

金庸小说有三个版本：旧版（连载版）、新版（三联版）和新修版。

1955 年至 1972 年的小说稿称为旧版，主要连载于报刊，故“旧版”也称“连载版”。连载后的各小说又出现了许多没有版权的单行本，现大多已散佚。

1970 年起，金庸着手修订所有作品，至 1980 年全部修订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授权三联书店出版发行，故“新版”俗称“三联版”。

1999 年，金庸又开始修订小说，正名为“新修版”，至今已全部修订完毕，分别授权大陆广州出版社、台湾远流出版社、香港明河社出版发行。

《天龙八部》，最初连载于 1963 年 9 月 3 日至 1966 年 5 月 27 日的“明报”，整整连载了近 3 年。其中最有名的是金庸远游欧洲期间，连载不能断，所以把构思告诉倪匡请他代写几万字，于是倪匡让萧远山、慕容博黑白

二僧提前亮相，又因不喜欢阿紫所以把她写瞎了，金庸在修订《天龙八部》后记中提到过。邝拾记报局在初回结集出版时保留了倪匡撰写的段落，大致为第七十四章“游坦之给溪水冲得咳嗽了一阵”开始至于第七十七章完。在后来的新版中，这一段被整体删去，只保留了其中一些情节。

释 名

一 青衫磊落险峰行

二 玉壁月华明

三 马疾香幽

四 崖高人远

五 微步縠纹生

六 谁家子弟谁家院

七 无计悔多情

八 虎啸龙吟

九 换巢鸾凤

十 剑气碧烟横

十一 向来痴

十二 从此醉

十三 水榭听香 指点群豪戏

十四 剧饮千杯男儿事

十五 杏子林中 商略平生义

十六 昔时因

十七 今日意

十八 胡汉恩仇 须倾英雄泪

十九 虽万人吾往矣

- 二十 悄立雁门 绝壁无余字
- 二十一 千里茫茫若梦
- 二十二 双眸粲粲如星
- 二十三 塞上牛羊空许约
- 二十四 烛畔鬓云有旧盟
- 二十五 莽苍踏雪行
- 二十六 赤手屠熊搏虎
- 二十七 金戈荡寇鏖兵
- 二十八 草木残生颇铸铁
- 二十九 虫豸凝寒掌作冰
- 三十 挥洒缚豪英
- 三十一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算
- 三十二 且自逍遥没谁管
- 三十三 奈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
- 三十四 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
- 三十五 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
- 三十六 梦里真真语真幻
- 三十七 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
- 三十八 糊涂醉 情长计短
- 三十九 解不了 名缰系嗔贪

四十 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

四十一 燕云十八飞骑 奔腾如虎风烟举

四十二 老魔小丑 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

四十三 王霸雄图 血海深恨 尽归尘土

四十四 念枉求美眷 良缘安在

四十五 枯井底 污泥处

四十六 酒罢问君三语

四十七 为谁开 茶花满路

四十八 王孙落魄 怎生消得 杨枝玉露

四十九 敝屣荣华 浮云生死 此身何惧

五十 教单于折箭 六军辟易 奋英雄怒

后 记

附录 陈世骧先生书函

## 释 名

“天龙八部”这名词出于佛经。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陀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非人”是形貌似人而实际不是人的众生。“天龙八部”都是“非人”，包括八种神道怪物，因为以“天”及“龙”为首，所以称为“天龙八部”。八部者，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呼罗迦。

“天”是指天神。在佛教中，天神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只不过比人能享受到更大、更长久的福报而已。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无常，天神的寿命终了之后，也是要死的。天神临死之前有五种征状：衣裳垢腻、头上花萎、身体臭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第五个征状或说是“玉女离散”），这就是所谓“天人五衰”，是天神最大的悲哀。帝释是众天神的领袖。

“龙”是指龙神。佛经中的龙，和我国传说中的龙大致差不多，不过没有脚，有时大蟒蛇也称为龙。事实上，中国人对龙和龙王的观念，一部分从佛经中而来。佛经中有五龙王、七龙王、八龙王等等名称。古印度人对龙很尊敬，认为水中生物以龙的力气最大，陆上生物以象的力气最大，因此对德行崇高的人尊称之为“龙象”，如“西来龙象”，那是指从西方来的高人、高僧。古印度人以为下雨是龙从大海中取水而洒下人间。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说法，历本上注明几龙取水，表示今年雨量的多寡。龙王之中，有一位叫做沙竭罗龙王，他的幼女八岁时到释迦牟尼所说法的灵鹫山前，转为男身，现成佛之相（印度人重男轻女，认为女身不能成佛，女子要成佛，须先转男身）。她成佛之时，为人及天龙八部所见。

“夜叉”是佛经中的一种鬼神，有“夜叉八大将”、“十六大夜叉将”等名词。“夜叉”的本义是能吃鬼的神，又有敏捷、勇健、轻灵、秘密等意思。《维摩经》注：“什曰：

‘夜叉有三种：一、在地，二、在空虚，三、天夜叉也。’”现在我们说到“夜叉”都是指恶鬼。但在佛经中，有很多夜叉是好的，夜叉八大将的任务是“维护众生界”。

“乾达婆”是一种不吃酒肉、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是服侍帝释的乐神之一，身上发出浓冽的香气。“乾达婆”在梵语中又是“变幻莫测”的意思，魔术师也叫“乾达婆”，海市蜃楼叫做“乾达婆城”。香气和音乐都是缥缈隐约，难以捉摸。

“阿修罗”这种神道非常特别，男的极丑陋，而女的极美丽。阿修罗王常常率部和帝释战斗，因为阿修罗有美女而无美好食物，帝释有美食而无美女，互相妒忌抢夺，每有恶战，总是打得天翻地覆。我们常称惨遭轰炸、尸横遍地的大战场为“修罗场”，就是由此而来。大战的结果，阿修罗王往往打败。有一次他大败之后，上天下地，无处可逃，于是化身潜入莲藕的丝孔之中。阿修罗王性子暴躁、执拗而善妒。释迦牟尼说法，说“四念处”，阿修罗



王也说法，说“五念处”；释迦牟尼说“三十七道品”，阿修罗王偏又多一品，说“三十八道品”。佛经中的神话故事大都是譬喻。阿修罗王权力很大，能力很大，就是爱搞“老子不信邪”、“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的事。阿修罗又疑心病很重，《大智度论·卷三十五》：“阿修罗其心不端故，常疑于佛，谓佛助天。佛为说‘五众’，谓有六众，不为说一；若说‘四谛’，谓有五谛，不说一事。”“五众”即“五蕴”，五蕴、四谛是佛法中的基本观念。阿修罗听佛说法，疑心佛偏袒帝释，故意少说了一样。从“六道轮回”的观点来分，天是神道，较人为高，其余七部都类似阿修罗，具有神通，处境介于人与畜生之间，恶性较人为重而较畜生为轻。

“迦楼罗”是一种大鸟，翅有种种庄严宝色，头上有一个大瘤，是如意珠。此鸟鸣声悲苦，以龙为食。旧说部《精忠岳传》中说岳飞是“大鹏金翅鸟”投胎转世，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它每天要吃一个龙王及五百条小龙。

到它命终时，诸龙吐毒，无法再吃，于是上下翻飞七次，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因为它一生以龙（大毒蛇）为食物，体内积蓄毒气极多，临死时毒发自焚。肉身烧去后只余一心，作纯青琉璃色。

“紧那罗”在梵语中为“人非人”之意。他形状和人一样，但头上生一只角，所以称为“人非人”，善于歌舞，是帝释的歌舞神。

“摩呼罗迦”是大蟒神，人身而蛇头。

这部小说以《天龙八部》为名，写的是北宋时宋、辽、大理等国的故事。

大理国在唐宋时是位于现今云南省中部的一个小国，是佛教国家，皇帝都崇信佛教，往往放弃皇位，出家为僧，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据历史记载，大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射雕英雄传》中所写的南帝段皇爷，就是大理国的皇帝。《天龙八部》的年代在《射雕英雄传》之前。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公元

1094 年前后。

天龙八部这八种神道精怪，各有奇特个性和神通，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这部小说里没有神道精怪，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就像《水浒》中有母夜叉孙二娘、摩云金翅欧鹏。

佛教认为：世间一切无常，终生（包括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除非修成“阿罗汉”，否则心中都有“贪、嗔、痴”三毒，难免无常之苦。本书所叙的人物都是常人（喜、怒、哀、乐、爱、恶、悲、愁等感情不异常人），书中所述史事大致正确，人物有真有假，故事则为虚构，人物的感情力求真实。但书中人物很多身具特异武功或内功（有许多是超现实的，实际人生中所不可能的），又颇有超现实的遭遇（有些人性格极奇极怪），因此以“天龙八部”为书名，强调这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带有魔幻性质、放纵想象力的作品（许多武侠小说都是这样）。

“天龙八部”本来就是神话性的，佛陀说法也多半以神话性的人物作譬喻，有一种比较抽象的含义。抽象则内容较为广泛，包含的范围较大，不像具体之人与事有特定所指。

本书内容常涉及佛教，但不是宗教性小说，主旨也不在宣扬佛教。因书中角色信仰佛教者甚多，且有出家之僧侣，因之故事不能不带佛教。大乘佛教含义极广，不单以人世为然，天上地下，无所不包。做人固然苦，做牛做马、做鬼做神也都苦。大乘佛法原是从印度部派佛法的“大众部”演变而来，其中包含了不少古印度民间的原始传说和信仰，现代人或觉其若干部分为迷信而不可信，但古老信仰常为象征，往往含有更广泛的真义。

## 一 青衫磊落险峰行

青光闪动，一柄青钢剑倏地刺出，指向中年汉子左肩，使剑少年不待剑招用老，腕抖剑斜，剑锋已削向那汉子右颈。那中年汉子竖剑挡格，铮的一声响，双剑相击，嗡嗡做声，震声未绝，双刃剑光霍霍，已拆了三招。中年汉子长剑猛地击落，直斩少年顶门。那少年避向右侧，左手剑诀斜引，青钢剑疾刺那汉子大腿。

两人剑法迅捷，全力相搏。

练武厅东边坐着二人。上首是个四十左右的中年道姑，铁青着脸，嘴唇紧闭。下首是个五十余岁的老者，右手捻着长须，神情甚是得意。两人的座位相距一丈有余，身后各站着二十余名男女弟子。西边一排椅子上坐着十余位宾客。东西双方的目光都集注于场中二人的角斗。

眼见那少年与中年汉子已拆到七十余招，剑招越来越紧，兀自未分胜败。突然中年汉子长剑挥出，用力猛了，身子微晃，似欲摔跌。

西边宾客中一个身穿青衫的年轻男子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他随即知道失态，忙伸手按住了口。

便在这时，场中少年左手挥掌拍出，击向那汉子后心。那汉子跨步避开，手中长剑蓦地圈转，喝一声：“着！”那少年左腿中剑，一个踉跄，长剑在地下一撑，站直身子待欲再斗，那中年汉子已还剑入鞘，笑道：“褚师弟，承让，承让，伤得不厉害么？”那少年脸色苍白，咬着嘴唇道：“多谢龚师兄剑下留情。”

那长须老者满脸得色，微微一笑，说道：“东宗已胜了三阵，看来这‘剑湖宫’又要让东宗再住五年了。辛师妹，咱们还得比下去么？”坐在他上首的那中年道姑强忍怒气，说道：“左师兄果然调教得好徒儿。但不知左师兄对‘无量玉壁’的钻研，这五年来可已大有心得么？”长须老者向她瞪了一眼，正色道：“师妹怎地忘了本派的规矩？”那道姑哼了一声，便不再说下去了。

这老者姓左，名叫子穆，是“无量剑”东宗的掌门。那道姑姓辛，道号双清，是“无量剑”西宗掌门。其地是大理国无量山中，其时是大宋元祐年间。

“无量剑”原分东、北、西三宗，北宗近数十年来已趋式微，东西二宗却均人材鼎盛。

“无量剑”于五代后汉年间在南诏无量山创派，掌门人居住无量山剑湖宫。自于大宋仁宗年间分为三宗之后，每隔五年，三宗门下弟子便在剑湖宫中比武斗剑，获胜的一宗可在剑湖宫居住五年，至第六年上重行比试。五场斗剑，赢得三场者为胜。这五年之中，败者固极力钻研，以图在下届剑会中洗雪前耻，胜者也丝毫不敢松懈。北宗于数十年前获胜而入住剑湖宫，五年后败阵出宫，掌门人率领门人迁往山西，此后即不再参与比剑，与东西两宗也不通音问。数十年来，东西二宗互有胜负。东宗胜过五次，西宗胜过三次，这次是第九次比剑。那龚姓中年汉子与褚姓少年相斗，已是本次比剑中的第四场，姓龚的汉子既胜，东宗四

赛三胜，第五场便不用比了。

西首锦凳上所坐的则是别派人士，其中有的是东西二宗掌门人共同出面邀请的公证人，其余则是前来观礼的嘉宾。这些人都是云南武林中的知名之士。坐在最下首的那个青衣少年却是个无名之辈，偏是 he 在那龚姓汉子佯作失足时失声发笑。

这少年乃随滇南普洱老武师马五德而来。马五德是大茶商，豪富好客，颇有孟尝之风，江湖上落魄的武师前去投奔，他必竭诚相待，因此人缘甚佳，武功却是平平。左子穆听马五德引见之时说这少年姓段，段姓是大理国的国姓，大理境内姓段的成千成万，左子穆当时听了也不以为意。心想他多半是马五德的弟子，这马老儿功夫稀松平常，教出来的弟子还高得到哪里去，连“久仰”两字也懒得说，只拱了拱手，便肃宾入座。不料这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当左子穆的得意弟子出招诱敌之时，竟失笑讥讽。

左子穆笑道：“辛师妹今年派出的四名弟



子，剑术上的造诣着实可观，尤其这第四场我们赢得更加侥幸。褚师侄年纪轻轻，居然练到了这般地步，前途不可限量，五年之后，只怕咱们东西两宗得换换位了，呵呵，呵呵！”说着不住大笑，突然眼光一转，瞧向那段姓青年，说道：“我那劣徒适才以虚招‘跌扑步’获胜，这位段世兄似乎颇不以为然。便请段世兄下场指点小徒一二如何？马五哥威震滇南，强将手下无弱兵，段世兄的手段定是挺高的。”

马五德脸上微微一红，忙道：“这位段兄弟不是我的弟子。你老哥哥这几手三脚猫的把式，怎配做人家师父？左贤弟可别当面取笑。这位段兄弟来到普洱舍下，听说我正要到无量山来，便跟着同来，说道无量山山水清幽，要来赏玩风景。”

左子穆心想：“他若是你弟子，碍着你的面子，我也不能做得太绝了，既是寻常宾客，那可不能客气了。有人竟敢在剑湖宫中讥笑‘无量剑’东宗的武功，若不叫他闹个灰头土

脸的下山，姓左的颜面何存？”冷笑一声，说道：“请教段兄大号如何称呼，是哪一位高入门下？”他见那青年眉清目秀，似是个书生，不像身有高明武功。

那姓段青年微笑道：“在下单名一誉字，从来没学过什么武艺。我看到别人摔跤，不论他真摔还是假摔，忍不住总是要笑的。”左子穆听他言语中全无恭敬之意，不禁心中有气，道：“那有什么好笑？”段誉轻摇手中折扇，轻描淡写地道：“一个人站着坐着，没什么好笑，躺在床上，也不好笑，要是躺在地下，哈哈，那就可笑得紧了。除非他是个三岁娃娃，那又作别论。”左子穆听他说话越来越狂妄，不禁气塞胸臆，向马五德道：“马五哥，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么？”

马五德和段誉也是初交，全不知对方底细，他生性随和，段誉要一同来无量山，他不便拒却，便带着来了，此时听左子穆的口气甚是着恼，势必出手便极厉害，大好一个青年，何必让他吃个大亏？便道：“段兄弟和我虽无

深交，咱们总是结伴来的。我瞧段兄弟斯斯文文的，未必会什么武功，适才这一笑定是出于无意。这样吧，老哥哥肚子也饿了，左贤弟赶快整治酒席，咱们贺你三杯。今日大好日子，左贤弟何必跟年轻晚辈计较？”

左子穆道：“段兄既然不是马五哥的好朋友，那么兄弟如有得罪，也不算是扫了马五哥的金面。光杰，刚才人家笑你呢，你下场请教请教吧。”

那中年汉子龚光杰巴不得师父有这句话，抽出长剑，往场中一站，倒转剑柄，拱手向段誉道：“段朋友，请！”段誉道：“很好，你练吧，我瞧着。”仍坐在椅中，并不起身。龚光杰脸皮紫涨，怒道：“你……你说什么？”段誉道：“你手里拿了一把剑这么东晃来西晃去，想是要练剑，那么你就练吧。我向来不爱瞧人家动刀使剑，可是既来之，则安之，那也不妨瞧着。”

龚光杰喝道：“我师父叫你这小子也下场来，咱们比划比划。”段誉轻挥折扇，摇了摇

头，说道：“你师父是你的师父，你师父可不是我的师父。你师父差得动你，你师父可差不动我。你师父叫你跟人家比剑，你已经跟人家比过了。你师父叫我跟你比剑，我一来不会，二来怕输，三来怕痛，四来怕死，因此是不比的。我说不比，就是不比。”

他这番话什么“你师父”“我师父”的，说得犹如拗口令一般，练武厅中许多人听着，忍不住都笑了出来。“无量剑”西宗门下男女各占其半，好几名女弟子格格娇笑。练武厅上庄严肃穆的气象，霎时间一扫无遗。

龚光杰大踏步过来，伸剑指向段誉胸口，喝道：“你到底是真的不会，还是装傻？”段誉见剑尖离胸不过数寸，只须轻轻一送，便刺入了心脏，脸上却丝毫不露惊慌之色，说道：“我自然真的不会，装傻有什么好装？”龚光杰道：“你到无量山剑湖宫中来撒野，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你是谁的门下？受了谁的指使？若不直说，莫怪大爷剑下无情。”

段誉道：“你这位大爷，怎地如此狠霸霸

的？我平生最不爱瞧人打架。贵派叫做无量剑，住在无量山中。佛经有云：‘无量有四：一慈、二悲、三喜、四舍。’这‘四无量’么，众位当然明白：与乐之心为慈，拔苦之心为悲，喜众生离苦获乐之心曰喜，于一切众生舍怨亲之念而平等一如曰舍。既为无量剑派，自当有慈悲喜舍之心，无量寿佛者，阿弥陀佛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唠唠叨叨地说佛念经，龚光杰长剑回收，突然左手挥出，啪的一声，结结实实地打了他一个耳光。段誉将头略侧，待欲闪避，对方手掌早已打过缩回，一张俊秀雪白的脸颊登时肿了起来，五个指印甚是清晰。

这一来众人都吃了一惊，眼见段誉漫不在乎，满嘴胡说八道，料想必是身负绝艺。哪知龚光杰随手一掌，他竟不能避开，看来当真是全然不会武功。武学高手故意装傻，玩弄敌手，那是常事，但决无不会武功之人如此胆大妄为的。龚光杰出掌得手，也不禁一呆，随即抓住段誉胸口，提起他身子，喝道：“我还道

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哪知竟是个脓包！”将他重重往地下摔落。段誉滚将出去，砰的一声，脑袋撞在桌子脚上。

马五德心中不忍，抢过去伸手扶起，说道：“原来老弟果然不会武功，那又何必到这里来厮混？”

段誉摸了摸额角，说道：“我本是来游山玩水的，谁知道他们要比剑打架了？这样你砍我杀的，有什么好看？还不如瞧人家耍猴儿戏好玩得多。马五爷，再见，再见，我这可要走了。”

左子穆身旁一名青年弟子纵身跃出，拦在段誉身前，说道：“你既不会武功，就这么夹着尾巴而走，那也罢了，怎么又说看我们比剑，还不如看耍猴儿戏？我给你两条路走，要么跟我比划比划，叫你领教一下比耍猴儿也还不差的剑法；要么跟我师父磕八个响头，自己说三声‘放屁’！”段誉笑道：“你放屁？不怎么臭啊！”

那人大怒，伸拳便向段誉面门击去，这一

拳势夹劲风，段誉不识避让，眼见要打得他面青目肿，不料拳到途中，突然半空中飞下一件物事，缠住了那青年的手腕。这东西冷冰冰、滑腻腻，一缠上手腕，随即蠕蠕而动。那青年吃了一惊，急忙缩手时，只见缠在腕上的竟是一条尺许长的赤练蛇，青红斑斓，甚是可怖。他大声惊呼，挥臂力振，但那蛇牢牢缠在腕上，说什么也甩不脱。忽然龚光杰大声叫道：“蛇，蛇！”脸色大变，伸手插入自己衣领，到背心掏摸，但掏不到什么，只急得双足乱跳，手忙脚乱地解衣。

这两下变故古怪之极，众人正惊奇间，忽听得头顶有人噗哧一笑。众人抬起头来，只见一个少女坐在梁上，双手抓的都是蛇。

那少女约莫十六七岁年纪，一身青衫，圆脸大眼，笑靥如花，显得甚为活泼，手中握着十来条尺许长小蛇。这些小蛇或青或花，头呈三角，均是毒蛇。但这少女拿在手上，便如是玩物一般，毫不惧怕。众人向她仰视，也只一瞥，听到龚光杰与他师弟大叫大嚷地惊呼，随

即又都转眼去瞧那二人。

段誉却仍抬起了头望她，见那少女双脚荡啊荡的，似乎这么坐在梁上甚是好玩，问道：

“姑娘，是你救我的么？”那少女道：“那恶人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段誉摇头道：

“我不会还手……”

忽听得“啊”的一声，众人齐声叫唤。段誉低下头来，只见左子穆手执长剑，剑锋上微带血痕，一条赤练蛇断成两截，鲜血淋漓的掉在地下，显是本来缠在那青年弟子手腕上而为他挥剑斩死。龚光杰上身衣服已然脱光，赤了膊乱蹦乱跳，一条小青蛇在他背上游走，他反手欲捉，抓了几次都抓不到。

左子穆喝道：“光杰，站着别动！”龚光杰一呆，只见白光一闪，青蛇已断为两截，左子穆出剑如风，众人大都没瞧清楚他如何出手，青蛇已然斩断，而龚光杰背上丝毫无损。众人都高声喝彩。

梁上少女叫道：“喂，喂！长胡子老头，你干吗弄死了我两条蛇儿，我可要跟你客气



了。”

左子穆怒道：“你是谁家女娃娃，到这儿来干什么？”心下暗暗纳罕，不知这少女何时爬到了梁上，竟然谁也没察觉，虽说各人都在凝神注视东西两宗比剑，但总不能不知头顶上伏得有人，这件事传将出去，“无量剑”的人可丢得大了。但见那少女双脚前后一荡一荡，穿着双葱绿色鞋儿，鞋边绣着几朵小小黄花，纯然是小姑娘的打扮，左子穆又道：“快跳下来！”

段誉忽道：“这么高，跳下来可不摔坏了么？你快叫人去拿架梯子来！”此言一出，又有几人忍不住笑了起来。西宗门下几名女弟子均想：“此人一表人才，却原来是个大呆子。这少女既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上得梁去，轻功自然不弱，怎么会要用梯子才爬得下来。”

那少女道：“你先赔了我的蛇儿，我再下来跟你说话。”左子穆道：“两条小蛇，有什么打紧？随便哪里都可去捉两条来。”他见这少女玩弄毒物，若无其事，她本人年纪幼小，

自不足畏，但她背后的师长父兄却只怕大有来头，因此言语中对她居然忍让三分。那少女道：“你倒说得容易，你去捉两条来给我瞧瞧！”

左子穆道：“快跳下来！”那少女道：“我不下来。”左子穆道：“你不下来，我要上来拉了。”那少女格格一笑，道：“你试试看，拉得我下来，算你本事！”左子穆以一派宗师，终不能当着许多武林好手、门人弟子之前，跟一个小女孩闹着玩，便向辛双清道：“辛师妹，请你派一名女弟子上去抓她下来吧。”

辛双清道：“西宗门下，没这么好的轻功。”左子穆脸色微沉，正要发话，那少女忽道：“你不赔我蛇儿，我给你个厉害的瞧瞧！”从左腰皮囊里掏出一团毛茸茸的物事，向龚光杰掷去。

龚光杰只道是件古怪暗器，不敢伸手去接，忙向旁避开。不料这团毛茸茸的东西竟是活的，在半空中一扭身，扑在龚光杰背上，众

人这才看清，原来是只灰白色的小貂。这貂儿灵活已极，在龚光杰背上、胸前、脸上、颈中，迅捷无伦地奔行来去。龚光杰双手急抓，他出手虽快，貂儿却比他快了十倍，他每一下抓打都落了空。旁人但见他双手急挥，在自己背上、胸前、脸上、颈中乱抓乱打，响声不绝，貂儿却仍游走不停。

段誉笑道：“妙啊，妙啊，这貂儿有趣得紧。”

这只小貂身長不满一尺，眼射红光，四脚爪子甚是锐利，片刻之间，龚光杰赤裸的上身已布满了一条条给貂爪抓出来的细血痕。

忽听得那少女口中嘘嘘嘘的吹了几声。白影闪动，那貂儿扑到了龚光杰脸上，毛松松的尾巴向他眼上扫去。龚光杰双手急抓，貂儿早已奔到了他颈后，龚光杰的手指险些便插入了自己眼中。

左子穆踏上两步，长剑倏地递出，这时那貂儿又已奔到龚光杰脸上，左子穆挺剑便向貂儿刺去。貂儿身子扭动，早奔到了龚光杰后

颈，左子穆的剑尖及于徒儿眼皮而止。这一剑虽没刺到貂儿，旁观众人无不叹服，只须剑尖多递得半寸，龚光杰这只眼睛便即毁了。辛双清暗服：“左师兄剑术了得，单这招‘金针渡劫’，我怎能有如此造诣？”

刷刷刷刷，左子穆连出四剑，剑招虽然迅捷异常，那貂儿终究还是快了一步。那少女叫道：“长胡子老头，你剑法很好。”口中尖声嘘嘘两下，那貂儿往下一蹿，忽地不见了。左子穆一呆之际，只见龚光杰双手往大腿上乱抓乱摸，原来那貂儿已从裤脚管中钻入他裤中。

段誉哈哈大笑，拍手说道：“今日当真是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了。”

龚光杰手忙脚乱地除下长裤，露出两条生满了黑毛的大腿。那少女叫道：“你这恶人爱欺侮人，叫你全身脱得精光，瞧你羞也不羞！”又是嘘嘘两声尖呼，那貂儿也真听话，爬上龚光杰左腿，立时钻入了他衬裤之中。练武厅上有不少女子，龚光杰这条衬裤是无论如何不肯脱的，双足乱跳，双手在自己小腹、屁

股上拍了一阵，大叫一声，跌跌撞撞地往外直奔。

☆☆☆

他刚奔到厅门，忽然门外抢进一个人来，砰的一声，两人撞了个满怀。这一出一入，势道都是奇急，龚光杰踉跄后退，门外进来那人却仰天一跤，摔倒在地。

左子穆失声叫道：“容师弟！”

龚光杰也顾不得裤中那只貂儿兀自从左腿爬到右腿、又从右腿爬上屁股，忙抢上将那人扶起。貂儿突然爬到了他前阴的要紧所在。他“啊”的一声大叫，双手忙去抓貂，那人又即摔倒。

梁上少女格格娇笑，说道：“整得你也够了！”“嘶”的一下长声呼叫。貂儿从龚光杰裤中钻了出来，沿墙直上，奔到梁上，白影闪动，回到了那少女怀中。那少女赞道：“乖貂儿！”右手两根手指抓着一一条小蛇的尾巴，倒提起来，在貂儿面前晃动。那貂儿前爪抓住，张口便吃，原来那少女手中这许多小蛇都是喂

貂的食料。

段誉前所未见，看得津津有味，见貂儿吃完一条小蛇，钻入了那少女腰间的皮囊。

龚光杰再次扶起那人，惊叫：“容师叔，你……你怎么啦？”左子穆抢上前去，见师弟容子矩双目圆睁，满脸愤恨之色，口鼻中却已没了气息。左子穆大惊，忙施推拿，已无法救活。左子穆知他武功虽较已为逊，比龚光杰却高得多了，这么一撞，他竟没能避开，而一撞之下便即毙命，定是进来之前已然身受重伤，忙解他上衣查伤。衣衫解开，只见他胸口赫然写着八个黑字：“神农帮诛灭无量剑”。众人不约而同地大声惊呼。

这八个黑字深入肌理，既非墨笔书写，也不是用尖利之物刻划而致，竟是以剧毒的药物写就，腐蚀之下，深陷肌肤。

左子穆略一凝视，不禁大怒，手中长剑一振，嗡嗡作响，喝道：“且瞧是神农帮诛灭无量剑，还是无量剑诛灭神农帮。此仇不报，何以为人？”再看容子矩身子各处，并无其他伤

痕，喝道：“光豪、光杰，外面瞧瞧去！”

干光豪、龚光杰两名大弟子各挺长剑，应声而出。

这一来厅上登时大乱，各人再也不去理会段誉和那梁上少女，围住了容子矩的尸身纷纷议论。此事连无量剑西宗也牵涉在内，辛双清脸色铁青，不做一声。马五德沉吟道：“左贤弟，不知神农帮如何跟贵派结下了梁子？”

左子穆心伤师弟惨亡，哽咽道：“那是为了采药。去年秋天，神农帮四名香主来剑湖宫求见，要到我们后山采几味药。采药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神农帮原是以采药、贩药为生，跟我们无量剑虽没什么交情，却也没梁子。但马五哥想必知道，我们这后山轻易不让外人进入，别说神农帮跟我们只是泛泛之交，便是各位好朋友，也从来没去后山游玩过。这是祖师爷传下的规矩，我们小辈不敢违犯而已，其实也没什么打紧……”

梁上那少女将手中十几条小蛇放入腰间的一个小竹篓里，从怀里摸出一把瓜子来吃，两

只脚仍一荡一荡的，忽将一粒瓜子往段誉头上掷去，正中他额头，笑道：“喂，你吃不吃瓜子？上来吧！”段誉道：“没梯子，我上不来。”

那少女道：“这个容易！”从腰间解下一条绿色绸带，垂了下来，道：“你抓住带子，我拉你上来。”段誉道：“我身子重，你拉不动的。”那少女笑道：“试试看嘛，摔你不死的。”段誉见衣带挂到面前，伸手便握住了。那少女道：“抓紧了！”轻轻一提，段誉身子离地。那少女力气不小，双手相互拉扯，几下便将 he 拉上横梁。

段誉道：“你这只貂儿真好玩，这么听话。”那少女从皮囊中摸出小貂，双手捧着。段誉见貂儿皮毛润滑，一双红眼精光闪闪地瞧着自己，甚是可爱，问道：“我摸摸它不打紧吗？”那少女道：“你摸好了。”段誉伸手在貂背上轻轻抚摸，只觉着手轻软温暖。

突然之间，那貂儿嗤的一声，钻入了少女腰间的皮囊。段誉没提防，向后急缩，一个没



坐稳，险些摔跌下去。那少女抓住他后领，拉他靠近自己身边，笑道：“你当真一点儿也不会武功，那可就奇了。”段誉道：“有什么奇怪？”那少女道：“你不会武功，却单身到这儿来，定会给这些恶人欺侮了。你来干什么？”

段誉正要相告，忽听得脚步声响，干光豪、龚光杰两人奔进大厅。

这时龚光杰已穿回长裤，上身却仍光着膀子。两人神色间颇显惊惶，走到左子穆跟前。干光豪道：“师父，神农帮在对面山上聚集，把守了山道，说道谁也不许下山。咱们见敌人多，不得师父号令，没敢随便动手。”左子穆道：“嗯，来了多少人？”干光豪道：“大约七八十人。”左子穆嘿嘿冷笑，道：“七八十人，便想诛灭无量剑了？只怕也没这么容易。”

龚光杰道：“他们用箭射过来一封信，封皮上写得好生无礼。”说着将信呈上。

左子穆见信封上写着“字谕左子穆”五个

大字，便不接信，说道：“你拆来瞧瞧。”龚光杰道：“是！”拆开信封，抽出信笺。

那少女在段誉耳边低声道：“打你的这个恶人便要死了。”段誉奇道：“为什么？”那少女低声道：“信封信笺上都有毒。”段誉道：“哪有这么厉害？”

只听龚光杰读道：“神农帮字谕左……听者（他不敢直呼师父之名，读到“左”字时，便将下面“子穆”二字略过了不念）：限尔等所有人众一个时辰之内，自断右手，折断兵刃，退出无量山剑湖宫，否则无量剑鸡犬不留。”

无量剑西宗掌门辛双清冷笑道：“神农帮是什么东西，夸下好大的海口！”

突然间砰的一声，龚光杰仰天便倒。干光豪站在他身旁，忙叫：“师弟！”伸手欲扶。左子穆抢上两步，伸臂拦在他胸前，劲力微吐，将他震出三步，喝道：“只怕有毒，别碰他身子！”只见龚光杰脸上肌肉不住抽搐，拿信的一手掌霎时间便成深黑，双足挺了几

下，便即死去。

前后只一顿饭功夫，“无量剑”东宗接连死了两名好手，众人无不骇然。

段誉低声道：“你也是神农帮的么？”那少女嗔道：“呸！我才不是呢，你胡说八道什么？”段誉道：“那你怎知信上有毒？”那少女笑道：“这下毒的功夫粗浅得紧，一眼便瞧出来了。这等笨法儿只能伤害无知之徒。”她这几句话厅上众人都听见了，一齐抬起头来，只见她兀自咬着瓜子，穿着花鞋的一双脚不住前后晃荡。

左子穆向龚光杰手中拿着的那信瞧去，不见有何异状，侧过了头再看，果见信封和信笺上都隐隐有磷光闪动，心中一凛，抬头向那少女道：“姑娘尊姓大名？”那少女道：“我的尊姓大名，可不能跟你说，这叫做天机不可泄漏。”在这当口还听到这两句话，左子穆怒火直冒，强自忍耐，才不发作，说道：“那么令尊是谁？尊师是哪一位？”那少女笑道：“哈哈，我才不上你的当呢。我跟你说我令尊是

谁，你便知道我的尊姓了。你既知我尊姓，便查得到我的大名了。我的尊师便是我妈。我妈的名字，更加不能跟你说。”

左子穆听她语声既娇且糯，是云南本地人无疑，寻思：“云南武林之中，有哪一对擅于轻功的夫妇会是她父母？”那少女没出过手，无法从她武功家数上推想，便道：“姑娘请下来，一起商议对策。神农帮说谁也不许下山，连你也要杀了。”

那少女笑道：“他们不会杀我的，神农帮只杀无量剑的人。我在路上听到了消息，因此赶着来瞧瞧杀人的热闹。长胡子老头，你们剑法不错，可是不会使毒，斗不过神农帮的。”

这几句正说中了“无量剑”的弱点，若凭真实功夫厮拚，无量剑东西两宗，再加上八位聘请前来作公证的各派好手，决不会敌不过神农帮，但说到用毒解毒，各人却都一窍不通。

左子穆听她口吻中全是幸灾乐祸之意，似乎“无量剑”越死得人多，她越加看得开心，冷哼一声，问道：“姑娘在路上听到什么消

息？”他一向颐指气使惯了，随便一句话，似乎都是叫人非好好回答不可。

那少女忽问：“你吃瓜子不吃？”

左子穆脸色微微发紫，若不是大敌在外，早已发作，当下强忍怒气，道：“不吃！”

段誉插口道：“你这是什么瓜子？桂花？玫瑰？还是松子味的？”那少女道：“啊哟！瓜子还有这许多讲究么？我可不知道了。我这瓜子是妈妈用蛇胆炒的，常吃眼目明亮，你试试看。”说着抓了一把，塞在段誉手中，又道：“吃不惯的人，觉得有点儿苦，其实很好吃的。”段誉不便拂她之意，拿了一粒瓜子送入口中，入口果觉辛涩，但略加辨味，便似谏果回甘，舌底生津，他将吃过的瓜子壳一片片放在梁上，那少女却肆无忌惮，顺口便往下吐出。瓜子壳在众人头顶乱飞，许多人都皱眉避开。

左子穆又问：“姑娘在道上听到什么消息，若能见告，在下……在下感激不尽。”他为了探听消息，只得言语客气几分。那少女

道：“我听神农帮的人说起什么‘无量玉璧’，那是什么玩意儿？”左子穆一怔，说道：“无量玉璧？难道无量山中有什么宝玉、宝璧么？倒没听说过。辛师妹，你听人说过么？”辛双清还未回答，那少女抢着道：“她自然没听说过。你俩不用一搭一档做戏，不肯说，那就干脆别说。哼，好稀罕么？”

左子穆神色尴尬，说道：“啊，我想起来了，神农帮所说的，多半是无量山白龙峰畔的镜面石。这块石头平滑如镜，能照见毛发，有人说是块美玉，其实呢，只是一块又白又光的大石头罢了。”

那少女道：“你早些说了，岂不是好？你怎么跟神农帮结的怨家啊？干吗他们要将你无量剑杀得鸡犬不留？”

左子穆眼见反客为主之势已成，要想这少女透露什么消息，非得自己先说不可，目下形势紧迫，又当着这许多外客，总不能抓下这小姑娘来强加拷问，便道：“姑娘请下来，待我详加奉告。”那少女双脚荡了荡，说道：“详

加奉告，那倒不用，反正你的话有真有假，我也只信得了这么三成四成，你随便说一些吧。”

左子穆双眉一竖，脸现怒容，随即收敛，说道：“去年神农帮要到我们后山采药，我没答允。他们便来偷采。我师弟容子矩和几名弟子撞见了，出言责备。他们说道：‘这里又不是金銮殿、御花园，外人为什么来不得？难道无量山是你们无量剑买下的么？’双方言语冲突，便动起手来。容师弟下手没留情，杀了他们二人。梁子便是这样结下的。后来在澜沧江畔，双方又动了一次手，再欠下了几条人命。”那少女道：“嗯，原来如此。他们要采的是什么药？”左子穆道：“这个倒不大清楚。”

那少女得意洋洋地道：“谅你也不知道。你已跟我说了结仇的经过，我也就跟你说两件事吧。那天我在山里捉蛇，给我的闪电貂吃……”段誉道：“你的貂儿叫闪电貂？”那少女道：“是啊，它奔跑起来，可不快得像闪

电一样？”段誉赞道：“正是，闪电貂，这名字取得好！”左子穆向他怒目而视，怪他打岔，但那少女正说到要紧当口，自己倘若斥责段誉，只怕她生气，就此不肯说了，当下只阴沉着脸不做声。

那少女向段誉道：“闪电貂爱吃毒蛇，别的什么也不吃。它是我从小养大的，今年四岁啦，就只听我一个儿的话，连我爹爹妈妈的话也不听。我叫它吓人就吓人，咬人就咬人。这貂儿真乖。”说着左手伸入皮囊，抚摸貂儿。

段誉道：“这位左先生等得好心焦了，你就跟他说了吧。”

那少女一笑，低头向左子穆道：“那时候我正在草丛里找蛇，听得有几个人走过来。一个说道：‘这一次若不把无量剑杀得鸡犬不留，占了他的无量山、剑湖宫，咱们神农帮人人便抹脖子吧。’我听说要杀得鸡犬不留，倒也好玩，便蹲着不做声。听得他们接着谈论，说什么奉了缥缈峰灵鹫宫的号令，要占剑湖宫，为的是要查明‘无量玉壁’的真相。”



她说到这里，左子穆与辛双清对望了一眼。

那少女问道：“缥缈峰灵鹫宫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神农帮要奉他的号令？”左子穆道：“缥缈峰灵鹫宫什么的，还是此刻第一遭从姑娘嘴里听到。我实不知神农帮原来还是奉了别人的号令，才来跟我们为难。”想到神农帮既须奉令行事，则那缥缈峰什么的自然厉害之极，云南千山万峰，可从来没听说有座缥缈峰，忧心更增，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那少女吃了两粒瓜子，说道：“那时又听得另一人说道：‘帮主身上这病根子，既然无量山中的通天草或能解得，众兄弟拚着身受千刀万剑，也要去采这通天草到手。’先一人叹了口气，说道：‘我身上这“生死符”，除了天山童姥她老人家本人，谁也没法解得。通天草虽药性灵异，也只是在“生死符”发作之时，稍稍减轻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苦楚而已……’他们几个人一面说，一面走远。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左子穆不答，低头沉思。辛双清道：“左师兄，那通天草也没什么了不起，神农帮帮主司空玄要用此草治病止痛，给他一些，不就是了？”左子穆怒道：“给他些通天草有什么打紧？但他们存心要占无量山剑湖宫，你没听见吗？”辛双清哼了一声，不再言语。

那少女伸出右臂，穿在段誉腋下，道：“下去吧！”一挺身便离梁跃下。段誉“啊”的一声惊呼，身子已在半空。那少女带着他轻轻落地，右臂仍是挽着他左臂，说道：“咱们外面瞧瞧去，看神农帮是怎生模样。”

左子穆抢上一步，说道：“且慢，还有几句话要请问。姑娘说道司空玄那老儿身上中了‘生死符’，发作起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是什么东西？‘天山童姥’又是什么人？”

那少女道：“第一，你问的两件事我都不知道。第二，你这么狠霸霸地问我，就算我知道了，也决不会跟你说。”

此刻“无量剑”大敌压境，左子穆实不愿又再树敌，但听这少女的话中含有不少重大关

节，关连到“无量剑”此后存亡荣辱，不能不详细问个明白。当下身形晃动，拦在那少女和段誉身前，说道：“姑娘，神农帮恶徒在外，姑娘贸然出去，倘若有甚闪失，我无量剑可过意不去。”那少女微笑道：“我又不是你请来的客人，再说呢，你也不知我尊姓大名。倘若我给神农帮杀了，我爹爹妈妈决不会怪你保护不周。”说着挽了段誉的手臂，向外便走。

左子穆右臂微动，自腰间拔出长剑，说道：“姑娘，请留步。”那少女道：“你要动武么？”左子穆道：“我只要你将刚才的话再说得仔细明白些。”那少女一摇头，说道：

“要是我不肯说，你就要杀我了？”左子穆道：“那我也就无法可想了。”长剑斜横胸前，拦住了去路。

那少女向段誉道：“这长须老儿要杀我呢，你说怎么办？”段誉摇了摇手中折扇，道：“姑娘说怎么办便怎么办。”那少女道：“要是他一剑杀死了我，那便如何是好？”段誉道：“咱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瓜子一齐

吃，刀剑一块挨。”那少女道：“这几句话说得挺好，你这人很够朋友，也不枉咱们相识一场，走吧！”拉着他手，跨步便往门外走去，对左子穆手中青光闪烁的长剑恍如不见。

左子穆长剑一抖，指向那少女左肩，他倒并无伤人之意，只不许她走出练武厅。旁边无量剑一名中年弟子抢上前来，抓住那少女手臂。

那少女在腰间皮囊上一拍，嘴里嘘嘘两声，忽然白影闪动，闪电貂蓦地跃出，扑向那弟子右臂。那人忙伸手去抓，可是闪电貂当真动若闪电，喀的一声，已在他右腕上咬了一口，随即钻入了那少女腰间皮囊。

那手腕遭咬的中年弟子大叫一声，一膝跪地，顷刻之间，便觉右腕麻木，叫道：“毒，毒！你……你这鬼貂儿有毒！”左手用力抓紧右腕，生怕毒性上行。

无量剑东宗众弟子纷纷抢上，两个人去扶那同门师兄，其余的各挺长剑，将那少女和段誉团团围住，左子穆叫道：“快，快拿解药

来，否则乱剑刺死了小丫头。”

那少女笑道：“我没解药。你们只须去采些通天草来，浓浓的煎上一碗，给他喝下去就没事了。不过三个时辰之内，可不能移动身子，否则毒入心脏，那就糟糕。你们大伙儿拦住我干吗？也想叫这貂儿来咬上一口吗？”说着从皮囊中摸出闪电貂来，捧在左手，右臂挽了段誉向外便走。

左子穆见到那弟子的狼狈模样，心知凭自己的功夫，也决避不开那小貂迅如电闪的扑咬，一时彷徨无策，只好眼睁睁地瞧着他二人走出练武厅。

来到剑湖宫的众宾客眼见闪电貂灵异迅捷，均自骇然，谁也不敢出头。

☆☆☆

那少女和段誉并肩出了大门。无量剑众弟子有的在练武厅内，有的在外守御，以防神农帮来攻。两人出得剑湖宫来，竟没遇上一人。

那少女低声道：“闪电貂这一生之中不知已吃了几千条毒蛇，牙齿毒得很，那个凶霸霸

的大汉给它咬了一口，当时就该立刻把右臂斩断，只消再拖延得几个时辰，那便活不到第八天上了。”段誉道：“你说只须采些通天草来，浓浓煎上一大碗，服了就可解毒？”那少女笑道：“我骗骗他们的。否则的话，他们怎肯放我们出来？”段誉惊道：“你等我一会儿，我进去跟他说。”那少女一把拉住，嗔道：“傻子，你这一说，咱们还有命吗？我这貂儿虽然厉害，可是他们一齐拥上，我又怎抵挡得了？你说过的，瓜子一齐吃，刀剑一块挨。我可不能抛下了你，自个儿逃走。”

段誉搔头道：“那就你给他些解药吧。”那少女道：“唉，你这人婆婆妈妈的，人家打你，你还这么好心。”段誉摸了摸脸颊，说道：“给他打了一下，早就不痛了，还尽记着干吗？唉，可惜打我的人却死了。孟子曰：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们的师父左子穆左先生虽然凶狠，对你说话倒也是客客气气的，他生了这么一大把胡子，对你这小姑娘却自称

‘在下’。”

那少女格的一笑，道：“那时我在梁上，他在地下，自然是‘在下’了。你尽说好话帮他，要我给解药。可是我真的没有啊。解药就只爹爹有。再说，他们无量剑转眼就会给神农帮杀得鸡犬不留。我去跟爹爹讨了解药来，那大汉脑袋都不在脖子上了，一个无头人身上有毒无毒，只怕也没多大相干了吧？”

段誉摇了摇头，只得不说解药之事，眼见明月初升，照在她白里泛红的脸蛋上，更映得她容色娇美，说道：“你的尊姓大名不能跟那长须老儿说，可能跟我说么？”那少女笑道：“什么尊姓大名了？我姓钟，爹爹妈妈叫我作‘灵儿’。尊姓是有的，大名可就没了，只有个小名。咱们到那边山坡上坐坐，你跟我说，你到无量山来干什么。”

两人并肩走向西北角的山坡。段誉一面走，一面说道：“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四处游荡。到普洱时身边没钱了，听人说那位马五德马五爷很好客，就到他家里吃闲饭去。他正

要上无量山来，我早听说无量山风景清幽，便跟着他来游山玩水。”钟灵点了点头，问道：

“你干吗要从家里逃出来？”段誉道：“爹爹要教我练武功，我不肯练。他逼得紧了，我只得逃走。”

钟灵睁着圆圆的大眼向他上下打量，甚是好奇，问道：“你为什么不肯学武，怕辛苦么？”段誉道：“辛苦我才不怕呢。我只是想来想去想不通，不听爹爹的话。爹爹生气了，他和妈妈又吵了起来……”钟灵微笑道：“你妈总是护着你，跟你爹爹吵，是不是？”段誉道：“是啊。”钟灵叹了口气道：“我妈也是这样。”眼望西方远处，出了一会神，又问：“你什么事想来想去想不通？”

段誉道：“我从小受了佛戒。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十多年来，我学的都是儒家的仁人之心，推己及人，佛家的戒杀戒嗔，慈悲为怀，忽然爹爹教我练武，学打人杀人的法子，我自然觉得不对头。爹爹跟我接连辩了三



天，我始终不服。他把许多佛经的句子都背错了，解得也不对。”

钟灵道：“于是你爹爹大怒，就打了你一顿，是不是？”

段誉摇头道：“我爹爹不是打我一顿，他伸手点了我两处穴道。一霎时间，我全身好像有一千一万只蚂蚁在咬，又像有许许多多蚊子同时在吸血。爹爹说：‘这滋味好不好受？我是你爹爹，待会自然跟你解了穴道。但若你遇到的是敌人，那时可叫你死不了，活不成。你倒试试自杀看。’我给他点了穴道后，要抬起一根手指头也是不能，哪里还能自杀。再说，我活得好好的，又干吗要自杀？后来我妈妈跟爹爹争吵，爹爹解了我的穴道。第二天我便偷偷地溜了。”

钟灵呆呆地听着，突然大声道：“原来你爹爹会点穴，点了之后人会麻痒，那是天下一等一的点穴功夫。是不是伸根手指在你身上什么地方一戳，你就动弹不得，麻痒难当？”段誉道：“是啊，那有什么奇怪？”钟灵脸上充

满惊奇的神色，道：“你说那有什么奇怪？你竟说那有什么奇怪？武林之中，倘若有人能学到几下你爹爹的点穴功夫，你叫他磕一万个头，求上十年二十年他也愿意，你却偏偏不肯学，当真奇怪之极了。”

段誉道：“这点穴功夫，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钟灵叹了口气，道：“你这话千万不能说，更加不能让人家知道了。”段誉奇道：“为什么？”

钟灵道：“你不会武功，江湖上许多坏事又不懂。你段家的点穴功夫天下无双，叫做‘一阳指’。学武的人一听到‘一阳指’三个字，个个垂涎三尺，羡慕得十天十夜睡不着觉。要是有人知道你爹爹会这功夫，说不定便起下歹心，将你绑架了去，要你爹爹用‘一阳指’的穴道谱诀来换。那怎么办？”

段誉曾听父母说过，他爹爹所会的确是“一阳指”，便搔头道：“我爹爹恼起来，就得跟那人好好地打上一架了。”钟灵道：“是啊。要跟你段家相斗，旁人自然不敢，可是为

了‘一阳指’的武功秘诀，那也就说不得了。何况你落在人家手里，事情就挺难办。这样吧，你以后别对人说自己姓段。”

段誉道：“咱们大理国姓段的人成千上万，也不见得个个都会‘一阳指’。我不姓段，你叫我姓什么？”钟灵微笑道：“那你便暂且跟我的姓吧！”段誉笑道：“那也好，那你得叫我做大哥了。你几岁？”钟灵道：“十六！你呢？”段誉道：“我大你三岁。”

钟灵摘起一片草叶，一段段地扯断，忽然摇了摇头，说道：“你居然不愿学‘一阳指’的功夫，我真不信。你在骗我，是不是？”

段誉笑了起来，道：“你将一阳指说得这么神妙，真能当饭吃么？我看你的闪电貂就厉害得多，只不过它一下子便咬死人，我可又不喜欢了。”钟灵叹道：“闪电貂要是不能一下子便咬死人，还有什么用？”段誉道：“你小小一个女孩儿，尽想着这些打架杀人的事干什么？”

钟灵道：“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在装腔作

势？”段誉奇道：“什么？”钟灵手指东方，道：“你瞧！”

段誉顺着她手指瞧去，只见东边山腰里冒起一条条袅袅青烟，共有十余丛之多，不知是什么意思。

钟灵道：“你不想杀人打架，可是旁人要杀你打你，你总不能伸出脖子来让他杀吧？这些青烟是神农帮在煮炼毒药，待会用来对付无量剑的。我只盼咱们能悄悄溜了出去，别受到牵累。”

段誉摇了摇折扇，大不以为然，道：“这种江湖上的凶杀斗殴，越来越不成话了。无量剑中有人杀了神农帮的人，现今那容子矩给神农帮害了，还饶上了那龚光杰，一报还一报，已经抵过数啦。就算还有什么不平之处，也当申明官府，请父母官禀公断决，怎可动不动的便杀人放火？咱们大理国难道没王法了么？”

钟灵啧、啧、啧的三声，脸现鄙夷之色，道：“听你口气倒像是什么皇亲国戚、官府大老爷似的。我们老百姓才不来理你呢。”抬头

看了看天色，指着西南角上，低声道：“待得有黑云遮住了月亮，咱们悄悄从这里出去，神农帮的人未必见到。”段誉道：“不成！我要去见他们帮主，晓谕一番，不许他们这样胡乱杀人。”钟灵眼中露出怜悯的神色，道：“段大哥，你这人太也不知天高地厚。神农帮阴险狠辣，善于使毒，刚才连杀二人的手段，你是亲眼见到了的，再杀你一个，他们也不会在乎。咱们别生事了，快些走吧！”段誉道：“不成，这件事我非管一管不可，你倘若害怕，便在这里等我。”说着站起身来，向东走去。

钟灵待他走出数丈，忽地纵身追去，右手探出，往他肩头拿去。段誉听到了背后脚步声，待要回头，右肩已给抓住。钟灵跟着脚下一勾，段誉站立不住，向前扑倒，鼻子撞上山石，登时流出鼻血。他气冲冲地爬起身来，怒道：“你干吗如此恶作剧？摔得我好痛。”钟灵道：“我要再试你一试，瞧你是假装呢，还是真的不会武功，我这是为你好。”

段誉忿忿地道：“好什么？”伸手背在鼻上一抹，只见满手是血，鲜血跟着流下，沾得他胸前殷红一滩。他受伤其实甚轻，但见血流得这么多，不禁“哎哟、哎哟”地叫了起来。

钟灵倒有些担心了，忙取出手帕给他抹血。段誉心中气恼，伸手一推，说道：“不用你来讨好，我不睬你。”他不会武功，出手全无部位，随手推出，手掌正对向她胸膛。钟灵不及思索，自然而然地反手勾住他手腕，顺势一带一送，段誉登时直摔出去，砰的一声，后脑撞在石上，便即晕倒。

钟灵见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下，喝道：“快起来，我有话跟你说。”待见他始终不动，心下有些慌了。过去俯身看时，只见他双目上翻，气息微弱，已晕了过去。忙伸手捏他人中，又用力搓揉他胸口。

过了良久，段誉才悠悠醒转，只觉背心所靠处甚是柔软，鼻中闻到一阵淡淡的幽香，慢慢睁开眼来，但见钟灵一双明净的眼睛正焦急地望着自己。钟灵见他醒转，长长舒了口气，

道：“幸好你没死。”段誉见自己身子倚靠在她怀中，后脑枕在她腰间，不禁心中一荡，随即觉到后脑撞伤处阵阵剧痛，忍不住“哎哟”一声大叫。

钟灵吓了一跳，道：“怎么啦？”段誉道：“我……我痛得厉害。”钟灵道：“你又没死，哇哇大叫些什么？”段誉道：“要是我死了，还能哇哇大叫么？”

钟灵噗哧一笑，扶起他头来，只见他后脑肿起了老大一个血瘤，足足有鸡蛋大小，虽不流血，想来也必甚痛楚，嗔道：“谁叫你出手轻薄下流，要是换作了别人，我当场便即杀了，叫你这么摔一跤，可还便宜了你呢。”

段誉坐起身来，奇道：“我……我轻薄下流了？哪有此事？真是天大冤枉！”

钟灵于男女之事似懂非懂，听了他的话，脸上微微一红，道：“我不跟你说了，总之是你自己不好，谁叫你伸手推我这里……这里……”指了指自己胸口。段誉登时省悟，便觉不好意思，要说什么话解释，又觉不便措

辞，只道：“我……我当真不是故意的，对不住！”说着站起身来。

钟灵也跟着站起，道：“不是故意，便饶了你吧。总算你醒了过来，可害我急得什么似的。”段誉道：“适才在剑湖宫中，若不是你出手相助，我定会多吃两记耳光。现下你摔了我两次，咱们大家扯了个直。总之是我命中注定，难逃此劫。”钟灵道：“你这么说，那是在生我的气了？”段誉道：“难道你打了我，还要我欢欢喜喜地说：‘姑娘打得好，打得妙’？还要我多谢你吗？”钟灵拉着他手，歉然道：“从今而后，我再也不打你啦。这一次你别生气吧。”段誉道：“除非你给我狠狠地打还两下。”

钟灵很不愿意，但见他怒气冲冲地转身欲行，便仰起头来，说道：“好，我让你打还两下就是。不过……不过你出手不要太重。”段誉道：“出手不重，那还算什么报仇？我是非重不可。要是你不给打，那就算了。”

钟灵叹了口气，闭了眼睛，低声道：“好



吧！你打还之后，可不能再生气了。”

过了半晌，没觉得段誉的手打下，睁开眼来，只见他似笑非笑地瞧着自己，钟灵奇道：

“你怎么还不打？”段誉弯起右手小指，在她左右双颊上分别轻弹一下，笑道：“就是这么两下重的，可痛得厉害么？”钟灵大喜，笑道：“我早知你这人很好。”

段誉见她站在自己身前，相距不过尺许，吹气如兰，越看越美，一时舍不得离开，隔了良久，才道：“好啦，我的大仇也报过了，我要找那个司空玄帮主去了。”

钟灵急道：“傻子，去不得的！江湖上的事你一点儿也不懂，犯了人家忌讳，我可救不得你。”段誉摇头笑道：“不用为我担心，我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这儿等我。”说着大踏步便向青烟升起处走去。

钟灵大叫阻止，段誉只是不听。钟灵怔了一阵，道：“好，你说过有瓜子同吃，有刀剑齐挨！”追上去和他并肩而行，不再劝说。

☆☆☆

两人走不到一盏茶时分，只见两名黄衣汉子快步迎上，左首一个年纪较老的喝道：“什么人？来干什么？”段誉见这两人都肩悬药囊，手执一柄刃身极阔的短刀，便道：“在下段誉，有事求见贵帮司空帮主。”那老汉道：“有什么事？”段誉道：“待见到贵帮主后，自会陈说。”那老汉道：“阁下属何门派？尊师上下如何称呼？”

段誉道：“我没门派。我受业师父姓孟，名讳上述下圣，字继儒。我师父专研易理，于说卦、系辞之学有颇深的造诣。”他说的师父，是教他读经作文的师父。可是那老汉听到什么“易理”、“说卦、系辞”，还道是两门特异的武功，又见段誉折扇轻摇，颇似身负绝艺、深藏不露之辈，倒也不敢怠慢了，虽想不起武林中有哪一号叫做“孟述圣”的人物，但对方既说他“有颇深的造诣”，想来也不见得是信口胡吹，便道：“既是如此，段少侠请稍候，我去通报。”

钟灵见他匆匆而去，转过了山坡，问道：

“你骗他易理、难理的，那是什么功夫？待会司空玄要是考较起来，只怕不易搪塞得过。”段誉道：“《周易》我是读得很熟的，其中的微言大义，司空玄若要考较，未必便难得倒我。”钟灵瞠目不知所对。

只见那老汉铁青着脸回来，说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帮主叫你去！”瞧他模样，显是受了司空玄的申斥。段誉点点头，和钟灵随他而行。

三人片刻间转过山坳，只见一大堆乱石之中团团坐着二十余人。段誉走近前去，见人丛中一个瘦小的老者坐在一块高岩之上，高出旁人，颀下一把山羊胡子，神态甚是倨傲，料来便是神农帮的帮主司空玄了，于是拱手一揖，说道：“司空帮主请了，在下段誉有礼。”

司空玄点点头，却不站起，问道：“阁下到此何事？”

段誉道：“听说贵帮跟无量剑结下了冤仇，在下适才眼见无量剑中二人惨死，心下不忍，特来劝解。要知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凶

殴斗杀，有违国法，若叫官府知道，大大的不便。请司空帮主悬崖勒马，急速归去，不可再向无量剑寻仇了。”

司空玄冷冷地听他说话，待他说完，始终默不作声，只斜眼侧睨，不置可否。

段誉又道：“在下这番话是金玉良言，还望帮主三思。”司空玄仍满脸好奇地瞧着他，突然仰天打个哈哈，说道：“你这小子是谁，却来寻老夫的消遣？是谁叫你来的？”段誉道：“有谁叫我来么？我自己来跟你说的。”

司空玄哼了一声，道：“老夫行走江湖四十年，从没见过你这等胆大妄为的胡闹小子。阿胜，将这两个小男女拿下了。”旁边一条大汉应声而出，伸手抓住了段誉右臂。

钟灵叫道：“且慢！司空帮主，这位相公好言相劝，你不允那也罢了，何必动蛮？”转头向段誉道：“大哥，神农帮不听你的话，咱们不用管人家的闲事了，走吧！”

那阿胜伸出大手，早将段誉的双手反在背后，紧紧握住，瞧着司空玄，只待他示下。司

空玄冷冷地道：“神农帮最不喜人家多管闲事。两个小娃娃来向我啰里啰唆，这中间多半另有蹊跷。阿洪，把这女娃娃也绑了起来。”另一名大汉应了，伸手来抓钟灵。

钟灵斜退三步，说道：“司空帮主，我可不是怕你。只不过我爹妈不许我在外多惹是非。你快叫这人放了我大哥，莫要逼得我非出手不可，那就多有不便。”

司空玄哈哈大笑，道：“女娃娃胡吹大气。阿洪，还不动手？”阿洪应道：“是！”伸手便向钟灵手臂握去。钟灵右臂疾缩，左掌倏出，掌缘如刀，已在阿洪的颈中斩了下去。阿洪低头避过，钟灵右手拳陡地上击，砰的一声，正中阿洪下颏，打得他仰天摔出。

司空玄淡淡地道：“这女娃娃还真的有两下子，可是要到神农帮来撒野，却还不够。”斜目向身旁一个高身材的老者使个眼色，右手轻挥。这老者立即站起，两步跨近，他比钟灵几乎高了二尺，居高临下，双手伸出，十指如鸟爪，抓向钟灵肩头。

钟灵见来势凶猛，急于向旁闪避。那高老者左手五指从她脸前五寸处急掠而过，钟灵只感劲风凌厉，心下害怕，叫道：“司空帮主，你快叫他住手。否则的话，我可要不客气了。将来爹爹骂我，你也没什么好。”她说话之间，那高老者已连续出手三次，每一次都给钟灵急闪避过。司空玄厉声道：“抓住她！”高老者左手斜引，右手划了个小小圆圈，陡地五指翻起，已抓住了钟灵右臂。

钟灵“啊”的一声惊呼，痛得花容失色，左手一抖，口中嘘嘘两声，突然间白光闪动，高老者闷哼一声，放脱她手臂，坐倒在地。闪电貂已在他手背上咬了一口，跃回钟灵手中。

司空玄身旁一名中年汉子急忙抢上前去，伸手扶起高老者，只觉他全身发颤，手背上黑漆一片。钟灵又是两声尖哨，闪电貂跃将出去，蹿向抓住段誉的阿胜面门。阿胜伸手欲格，闪电貂就势一口，咬中了他掌缘。阿胜武功不及高老者，更加抵受不住，缩作一团，大声叫嚷。钟灵挽了段誉的手臂，转身便走，低

声道：“祸已闯下，快走！”

围在司空玄身旁的都是神农帮中的好手，这些人一生采药使药，可说什么毒物都见识过了，但这闪电貂来去如电，又如此剧毒，却谁都不识其名。司空玄叫道：“快抓住这女娃娃，莫让她走了。”四条汉子应声跃起，分从两侧包抄了上来。

钟灵连声呼哨，闪电貂从这人身上跃到那一人身上，只一霎眼间，已将四条汉子一一咬过，每条汉子不是滚倒在地，便是缩成了一团。

神农帮帮众虽见这小貂甚是可怖，但在帮主之前谁也不敢退缩，又有七八人呼啸追来。钟灵叫道：“要性命的便别过来！”那七八人各执兵刃，有的是药锄，有的是阔身短刀，只盼用兵刃挡得住闪电貂的袭击。但那小貂快过世间任何暗器，只后足在刀背上一点，一弹之下便已咬中敌人，刹那间七八人又皆滚倒。

司空玄撩起长袍，从怀中急速取出一瓶药水，倒在掌心，匆匆在手掌及下臂涂抹了，两

三个起落，已拦在钟灵及段誉的身前，沉声喝道：“站住了！”

闪电貂从钟灵掌心弹起，蹿向司空玄鼻梁。司空玄竖掌一立，心下暗自发毛，不知自己这秘制蛇药是否奈何得了这只从所未见的毒貂，倘若无效，自己的性命和神农帮可都就此毁了。那貂儿刚张口往他掌心咬去，突然在空中一个转折，后足在他手指上一点，借力跃回。闪电貂体内聚集诸般蛇毒，司空玄的秘制蛇药极具灵效，善克蛇毒，闪电貂闻到药气强烈，立时抵受不住。司空玄大喜，左掌急拍而出，掌风凌厉，钟灵闪避不及，脚下踉跄，险些摔倒。司空玄掌风余势所至，噗的一声，将段誉击得仰天便倒。

钟灵大惊，连声呼哨，催动闪电貂攻敌。闪电貂再度蹿出，但司空玄掌上蛇药正是它的克星，要待咬他头脸大腿，司空玄双掌飞舞，逼得它无法近前。

司空玄见这貂儿纵跳若电，心下也觉害怕，不住口地连发号令。



数十名帮众从四面八方围将上来，手中各持一捆药草，点燃了火，浓烟直冒。段誉刚从地下爬起，突然一阵头晕，又即摔倒，迷迷糊糊之中只见钟灵不住摇晃，跟着也即跌倒。两名帮众奔上来想揪住钟灵，闪电貂护主，跳过去在两人身上各咬了一口。众人大骇倒退，四下里团团围住，叫嚷吆喝，却无从下手。

司空玄叫道：“东方烧雄黄，南方烧麝香，西方北方人人散开。”

诸帮众应命烧起麝香、雄黄。神农帮无药不备，药物更是无一而非上等精品。这麝香、雄黄质纯性劲，一经烧起，登时发出气味辛辣的浓烟，顺着东南风向钟灵吹去。不料闪电貂却不怕药气，仍然矫夭灵活，霎时间又咬倒了五名帮众。

司空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叫道：“铲泥掩盖，将女娃娃连毒貂一起活埋了。”帮众手上有的是挖掘药物的锄头，当即在山坡上挖起大块泥土，纷向钟灵身上抛去。

段誉心想祸事由己而起，钟灵惨遭活埋，

自己岂能独活，奋身跃起，扑在钟灵身上，抱住了她，叫道：“左右是同归于尽。”只觉土石如雨，当头盖落。

司空玄听到他“左右是同归于尽”这句话，心中一动，见四下里滚倒在地的有二十余名帮众，其中七八名更是帮中重要人物，连自己两个师弟亦在其内，若将这女娃娃杀了，虽出了口恶气，但这貂儿毒性大异寻常，如不得她独门解药，只怕难以救活众人，便道：“留下二人活口，别盖住头脸。”

片刻之间，土石已堆到二人颈边。钟灵只觉身上沉重之极，段誉抱住了自己，虽然两人身子都给埋在土里，只露出了两个头，倒也不怎么害怕。只听段誉低声道：“是我不听你的话，累得你这样，真正对不住了。”钟灵道：

“你对我倒挺讲义气，赶过来跟我同生共死，你是个好人。”段誉道：“跟你这样美丽的小姑娘一起死了，倒也挺快活。”钟灵嘻嘻一笑，低声道：“你是真的心里说我美丽呢，还是骗我开心说的？”段誉道：“自然真心不过

了。如果咱二人这次可以不死，以后你做我的好朋友，好不好？”钟灵嫣然一笑，道：“好啊。不过过得几天，你就忘记我了。”段誉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搂着她的双臂紧了一紧。此时两人脸颊相距不过寸许，段誉见她粉脸红润，小嘴微张，甚是可爱，伸过嘴去，在她脸上轻轻一吻。钟灵登时羞得满面通红。

司空玄冷笑道：“喂，你们两个要出来做小夫妻呢？还是就这样埋在土里，做对阴世冤家？”段誉道：“自然是出来的好！”司空玄道：“好！女娃娃，你快取解治貂毒的药物出来，我便饶你一命。”钟灵摇头道：“饶我一命不够，须得饶我们二人两命。”司空玄道：“好吧！饶你两人小命，那也可以。解药呢？”钟灵道：“我身上没解药。这闪电貂的剧毒只我爹爹能治。我早跟你说过，你别逼我动手，否则必定惹得我爹爹骂我，你又有什么好处？”司空玄厉声道：“小娃娃这时候还在胡说八道，老爷子一怒之下，让你两个活生生

地饿死在这里 。”

钟灵道：“我跟你说的全是实话，你偏不信。唉，总而言之，这件事糟糕之极，只怕瞒不过我爹爹，那便如何是好？”司空玄道：

“你爹爹叫什么名字？”钟灵道：“你这人年纪也不小啦，怎地如此不通情理？我爹爹的名字，怎能随便跟你说？”

司空玄行走江湖数十年，在武林中也算颇有名声，今日遇到了钟灵和段誉这两个活宝，也真束手无策。他牙齿一咬，说道：“拿火把来，待我先烧了这女娃娃的头发，瞧她说的不说。”一名帮众递过火把，司空玄拿在手里，走上两步。

钟灵在火光照耀之下见到他狰狞的眼色，心中害怕，叫道：“喂，喂，你别烧我头发，这头发一烧光，头上可有多痛！你不信，先烧烧你自己的胡子看。”司空玄狞笑道：“我当然知道很痛，又何必烧我胡子才知。”举起火把，在钟灵脸前一晃。钟灵吓得尖声叫了起来。

段誉将她紧紧搂住，叫道：“山羊胡子，这事是我惹起的，你来烧我的头发吧！”钟灵道：“不行！你也痛的。”司空玄道：“你既怕痛，那就快取解药出来，救治我众兄弟。”

钟灵道：“你这人真笨得可以啦。我早跟你说，只有我爹爹能治闪电貂的毒，连我妈妈也不会。这闪电貂世所罕见，是天生神物，牙齿上的剧毒怪异之极，你道好容易治么？”

司空玄听得四周被闪电貂咬过的人不住口怪声呻叫，料想这貂毒确是难当已极，否则这些人都是极要面子的好汉，纵使给人斫断一手一脚，也不能哼叫一声。他们早已由旁人敷上了解治蛇毒的药物，但听着这呻吟之声，显然本帮素有灵验的蛇药并不生效，更有人取出治蝎毒、治蜈蚣毒、治毒蜘蛛毒的诸般药物，在给闪电貂咬过的小辈帮众身上试用，那些人只有叫得更加惨厉。司空玄怒目瞪着钟灵，喝道：“你老子是谁？快说他名字！”

钟灵道：“你真的要我说？你不害怕么？”

司空玄大怒，举起火把，便要往钟灵头发上烧去，突然间后颈中一下剧痛，给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司空玄大骇，忙提一口气护住心头，抛下火把，反手至颈后去抓，突觉手背上又是一痛。原来闪电貂给埋在土中之后，悄悄钻了出来，乘着司空玄不防，忽施奇袭。司空玄出手之前，曾在掌心及下臂搽了蛇药，但后颈和手背却没搽上。他接连让闪电貂咬了两口，只吓得心胆俱裂，当即盘膝坐地，运功驱毒。诸帮众忙铲沙土往闪电貂身上盖去。闪电貂跳起来咬倒两人，黑暗中白影闪了几闪，逃入草丛中不见了。

司空玄手下急忙取过蛇药，外敷内服，服侍帮主，又将一枚野山人参塞入他口中。司空玄同时运功抗御两处貂毒，不到一盏茶时分，便已支持不住，一咬牙，左手从腰间抽出一柄短刀，刷的一下，将右手齐腕斩落。正所谓毒蛇螫腕，壮士断臂，但后颈中了蛇毒，总不成将脑袋也砍了下来。诸帮众心下栗栗，忙倒金创药替他敷上，可是断手处血如泉涌，金创药

一敷上去便给血水冲掉。有人撕下衣襟，用力扎紧他臂弯，血才渐止。

钟灵看到这等惨象，吓得脸也白了，不敢再做一声。司空玄沉声问道：“给这鬼毒貂咬了，活得几日？”钟灵颤声道：“我爹爹说，可活得七天，不过……不过你司空帮主内力深厚，武功了不起，只怕……定能多活几天。”

司空玄哼了一声，道：“拉这小子出来。”诸帮众答应了，将段誉从土石中拉了出来。钟灵急叫：“喂，喂，这不干他的事，可别害他！”手足乱撑，想趁机爬出。诸帮众忙用泥土填满段誉先前容身的洞穴，钟灵随即转动不得，不禁放声大哭。

段誉也甚害怕，但强自镇定，微笑道：“钟姑娘，大丈夫视死如归，在这些恶人之前不可示弱。”钟灵哭道：“我不是大丈夫！我不要视死如归！我偏要示弱！”

司空玄沉声道：“给这小子服了断肠散。用七日的分量。”一名帮众从药瓶中倒了半瓶红色药末，逼段誉吞服。钟灵大叫：“这是毒

药，吃不得的。”段誉一听“断肠散”之名，便知是厉害毒药，但想身落他人之手，又岂能拒不服药？当即慨然吞下，咂了咂滋味，笑道：“味道甜滋滋的，司空帮主，你也吃半瓶么？”

司空玄怒哼一声。钟灵破涕为笑，随即又哭了起来。

司空玄道：“这断肠散七日之后毒发，肚肠寸断而亡。你快去取貂毒解药，若在七日之内赶回，我给你解毒，再放了这小姑娘。”钟灵道：“单是解药还不够，尚须我爹爹运使独门内功，才解得了这闪电貂之毒。”司空玄道：“那么叫他请你爹爹来此救你。”钟灵道：“你这人话倒说得容易，我爹爹是不肯出谷的。”司空玄沉吟不语。

段誉道：“这样吧，咱们大伙儿齐去钟姑娘府上，请她爹爹医治解毒，不是更快捷么？”钟灵道：“不成，不成！我爹爹有言在先，不论是谁，只要踏进我家谷中一步，便非死不可。”



司空玄心想：“此间无量剑之事未了，也不能离此他去。倘若误了这里的事，天山童姥怎能饶我？只有死得更惨。”后颈上貂咬之处越来越麻痒，忍不住呻吟了几声。

钟灵道：“司空帮主，对不住了！”司空玄怒喝：“对不住个屁！”段誉道：“司空帮主，你对钟姑娘口出污言，未免有失君子风度。”

司空玄怒道：“君子你个奶奶！”心想：“我身上给种下了‘生死符’，发作之时苦楚难熬，不如就此死了，一干二净。”向钟灵道：“我管不了这许多，你不去请你爹爹也成，咱们同归于尽便了。”言语中竟有凄惻自伤之意。

钟灵想了想，说道：“你放我出来，待我写封信给爹爹，求他前来救你。你派个不怕死的人送去。”司空玄道：“我叫这姓段的小子去，为什么另行派人？”钟灵道：“你怎知他姓段？”司空玄道：“刚才他自己说的。”钟灵急道：“可是不论是谁踏进我家谷中一步，

便非死不可。我早说过了的。我不愿段大哥死了，你知不知道？”司空玄阴沉沉地道：“他不能死，难道我手下的人便该死了？不去便不去，大家都死好了。瞧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

钟灵呜呜咽咽地又哭了起来，叫道：“你老头儿好不要脸，只管欺侮我小姑娘！这会儿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啦！大家都在说神农帮司空帮主声名扫地，不是英雄好汉的行径！”

司空玄自管运功抗毒，不去理她。

段誉道：“由我去好了。钟姑娘，令尊见我是去报讯，请他前来救你，想来也不致于害我。”钟灵忽然面露喜色，道：“有了！我教你个法儿，你别跟我爹爹说我在这里，他如杀了你，就不知我在什么地方了。不过你一带他到这儿，马上便得逃走，否则他定要杀你。”段誉点头道：“这法子倒也使得。”

钟灵对司空玄道：“司空帮主，段大哥一到便即逃走，你这断肠散的解药如何给他？”司空玄指着远处西北角的一块大岩石，道：

“我派人拿了解药，候在那边。段君逃到那块岩石之后，便能得到解药。”他要段誉请人前来救命，称呼上便客气些了，于是传下号令，命帮众将钟灵掘了出来，先用铁铐铐住她双手，再掘开盖在她下身的泥土。

钟灵道：“你不放开我双手，怎能写信？”司空玄道：“你这小妮子刁钻古怪，要是写什么信，多半又要弄鬼。你拿一件身边的信物，叫段君去见令尊便了。”

钟灵笑道：“我最不爱写字，你叫我不用写信，再好也没有。我有什么信物呢？嗯，段大哥，你将我这双鞋子脱下来，我爹爹妈妈见了自然认得。”

段誉点点头，俯身去除她鞋子，左手拿住她足踝，只觉入手纤细，不盈一握，心中微微一荡，抬起头来，和钟灵相对一笑。段誉在火光之下，见到她脸颊上亮晶晶地兀自挂着几滴泪珠，目光中却蕴满笑意，不由得看得痴了。

司空玄看得老大不耐烦，喝道：“快去，快去，两个小娃娃尽是你瞧我、我瞧你的干什

么？段兄弟，你赶快请了人回来，我自然放这小姑娘给你做老婆。你要摸她的脚，将来日子长着呢。”

段誉和钟灵都不禁满脸飞红。段誉忙除下钟灵脚上一对花鞋，揣入怀中，情不自禁地又向钟灵瞧去。钟灵格的一声，笑了出来。

司空玄道：“段兄弟，早去早归！大家命在旦夕，倘若道上有甚耽搁，谁都没了性命。钟姑娘，此间前往尊府，几日可以来回？”钟灵道：“走得快些，两天能到，最多四天，也便回来了。”司空玄稍觉放心，催道：“快快去吧！”

钟灵道：“我说道路给段大哥听，你们大伙儿走开些，谁都不许偷听。”司空玄挥了挥手，诸帮众都走得远远的。钟灵道：“你也走开。”司空玄暗暗切齿，心想：“待我伤愈之后，若不狠狠摆布你这小娃娃，我司空玄枉自为人了。”当下站起身来，也走了开去。

钟灵叹了口气，道：“段大哥，咱二人今日刚会面，便要分开了。”段誉笑道：“来回

四天，也快得很，只是我有点儿舍不得跟你分开。”

钟灵一双大眼向他凝视半晌，又叹了口气，才道：“你先去见我妈妈，跟她说知情由，再让我妈去跟我爹说，事情就易办得多。”于是伸出脚尖，在地下划明道路。原来钟灵所居是在澜沧江西岸一处山谷之中，路程倒也不远，但地势隐秘，入口处又设有机关暗号，若非指明，外人万难进谷。段誉记心极佳，钟灵所说的道路东转西曲，南弯北绕，他听过之后便记住，待钟灵说完，道：“好，我去啦。”转身便走。

钟灵待他走出十余步，忽然想起一事，道：“喂，你回来！”段誉道：“什么？”又转身回来。钟灵道：“你别说姓段，更加不可说起你爹爹会使一阳指。因为……因为我爹爹说不定会起别样心思。”段誉一笑，道：“是了！”心想这姑娘小小年纪，心眼儿却多，当下哼着曲子，扬长而去。

## 二 玉壁月华明

折腾了这许久，月亮已渐到中天。段誉径向西行。他虽不会武功，但年轻力壮，脚下也甚迅捷。走出十余里，已绕到无量山主峰的后山，只听得水声淙淙，前面有条山溪。他正感口渴，寻声来到溪旁，月光下见溪水清澈异常，刚伸手入溪，忽听得远处地下枯枝格的一响，跟着有两人的脚步之声，段誉忙俯伏溪边岩石之后，不敢稍动。

只听得一人说道：“这里有溪水，喝些水再走吧。”声音有些熟悉，随即想起，便是左子穆的弟子干光豪，段誉更加不敢动弹。只听两人走到溪水上游，跟着便有掬水和饮水之声。过了一会，干光豪道：“葛师妹，咱们已脱险境，你走得累了，咱们歇一会儿再赶路。”一个女子声音嗯了一声，溪边窸窣有声，想是二人坐了下来。

只听那女子道：“你料得定神农帮不会派人守在这里吗？”语音微微发颤，显得颇为害怕。干光豪安慰道：“你放心。这条山道再也隐僻不过，连我们东宗弟子来过的人也不多，

神农帮决计不会知道。”那女子问道：“你又怎么知道这条小路？”干光豪道：“师父每隔五天，便带众弟子来钻研‘无量玉壁’上的秘奥，这么多年下来，大伙儿尽呆呆瞪着这块大石头，什么也瞧不出来。师父老是说什么‘成大功者，须得有恒心毅力’，又说什么‘有志者事竟成’。可是我实在瞧得忒煞腻了，有时假装要大解，便出来到处乱走，才发现了这条小路。”

那女子轻轻一笑，道：“原来你不用功，偷懒逃学。你众同门之中，该算你最没恒心毅力了。”干光豪笑道：“葛师妹，五年前剑湖宫比剑，我败在你剑下之后……”那女子道：“别再说你败在我剑下。当时你假装内力不济，故意让我，别人虽瞧不出来，难道我自己也不知道？”

段誉听到这里，心道：“原来这女子是无量剑西宗的。”

只听干光豪道：“我一见你面，心里就发下了重誓，说什么也要跟你终身厮守。幸好今

日碰上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神农帮突然来攻，又有两个小狗男女带了一只毒貂来，闹得剑湖宫中人人手忙脚乱，咱们便趁机逃了出来，这不是有志者事竟成吗？”那女子轻轻一笑，柔声道：“我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干光豪道：“葛师妹，你待我这样，我一生一世，永远听你的话。”语音中显得喜不自胜。

那女子叹了口气，说道：“咱们这番背师私逃，武林中是再也不能立足了。该当逃得越远越好，总得找个十分隐僻的所在，悄悄躲了起来，别让咱们师父与同门发现了踪迹才好。想起来我可真害怕。”干光豪道：“那倒不用担心。我瞧这次神农帮有备而来，咱们东西两宗，除了咱二人之外，只怕谁也难逃毒手。”那女子又叹了口气，道：“但愿如此。”

段誉只听得气往上冲，寻思：“你们要结为夫妇，见到师门有难，趁机自行逃走，那也罢了，怎地反盼望自己师长同门尽遭毒手？用心忒也狠毒。”想到他二人如此险狠，自己若给他们发觉，必定会给杀了灭口，当下更连大



气也不敢喘上一口。

那女子道：“这‘无量玉壁’到底有什么希奇古怪，你们在这里已住了十年，难道当真连半点端倪也瞧不出吗？”

干光豪道：“咱们是一家人了，我怎么还会瞒你？师父说，许多年之前，那时是我太师父当东宗掌门。他在月明之夜，常见到玉壁上出现舞剑的人影，有时是男子，有时是女子，有时更是男女对使，互相击刺。玉壁上所显现的剑法之精，我太师父别说生平从所未见，连做梦也想像不到。剑光有时又红又绿，现出彩色，那自是仙人使剑了。我太师父只盼能学到几招仙剑，可是壁上剑影实在太快太奇，又淡淡的若有若无，说什么也看不清楚，连学上半招也是难能。仙剑的影子又不是时时显现，有时晚晚看见，有时隔上一两个月也不显现一次。太师父沉迷于玉壁剑影，反将本门剑法荒疏了，也不用心督率弟子练剑，因此后来比剑便败给你们西宗。葛师妹，你太师父带同弟子入住剑湖宫，可见到了什么？”

那女子道：“听我师父说，这壁上剑影我太师父也见到了，可是后来便只见到一个女子使剑，那男剑仙却不见了。想来因为我太师父是女子，是以便只女剑仙现身指点。但过得两年，连那女剑仙也不见了。太师父也说，玉壁上显现的仙影，身法剑法固奇妙之极，然而太过模糊朦胧，又实在太快，说什么也看不清。这玉壁隔着深谷和剑湖，又不能飞渡天险，走近去看。太师父明明遇上了仙缘，偏没福泽学上一招半式，得以扬威武林，心中这份难受也就可想而知。仙影隐没之后，我太师父日日晚晚只在山峰上徘徊，对着玉壁出神，越来越憔悴，过不上半年就病死了。她老人家是倒在山峰上死的，便在奄奄一息之时，仍不许弟子们移她回入剑湖宫。我师父说，太师父断气之时，双眼还呆呆地望着玉壁。”她顿了一顿，问道：“干师哥，你说世上当真有仙人？还是你我两位太师父都说来骗人的？”

干光豪道：“要说你我两位太师父都编造这样一套话来欺骗弟子，想来不会，骗信了人

也没什么好处啊。再说，我听沈师伯说，他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过这剑仙的影子。但世上是不是真有仙人，我就知道了。”那女子道：

“会不会有两位武林高人在玉壁之前使剑，影子映上了玉壁？”干光豪道：“太师父当时也想到了。但玉壁之前就是剑湖，湖西又是深谷，那两位高人就算能凌波踏水，在湖面上使剑，太师父也必瞧得见。要说是在剑湖这一边的山上使剑，隔得这么远，影子也决计照不上玉壁去。”那女子道：“我太师父去世后，众弟子每晚在玉壁之前焚香礼拜，祝祷许愿，只盼剑仙的仙影再现，但始终就没再看到一次。我师父只盼能再来瞧瞧，偏偏十年来两次比剑，都输了给你们东宗。”

干光豪道：“自今而后，咱二人再也不分什么东宗西宗啦。我俩东宗西宗联姻，合为一体……”只听那女子鼻中唔唔几声，低声道：

“别……别这样。”显是干光豪有甚亲热举动，那女子却在推拒。干光豪道：“你依了我，倘若我日后负心，就掉在这水里，变个大

王八。”那女子格格娇笑，腻声道：“你做王八，可不是骂我不规矩吗？”

段誉听到这里，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这一笑既出，便知不妙，立即跳起身来，发足狂奔。只听得背后干光豪大喝：“什么人？”跟着脚步声响，急步追来。

段誉暗暗叫苦，没命价急奔，一瞥眼间，西首白光闪动，一个女子手执长剑，从山坡边奔来，显是要拦住他去路。段誉叫声：“啊哟！”折而向东，心中只叫：“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佑弟子段誉得脱大难。”耳听得干光豪不停步地追来，过不多时，段誉跑得气也喘不过来了，只听干光豪叫道：“葛师妹，你拦住了那边山口！”

段誉心想：“我送了命不打紧，累得钟姑娘也活不成，还害死了神农帮这许多条人命，那当真是罪过，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心中又道：“段誉啊段誉，他们变王八也好，不规矩也好，跟你又有什么相干了？为什么要没来由的笑上一声？这一笑岂不是笑去几十条人

命？人家是绝色美女，才一笑倾国，一笑倾城，你段誉又是什么东西了？也来这么笑上一笑，倾他几十条人命？”心中自怨自艾，脚下却未敢稍慢，慌不择路，只管往林木深密处钻去。

又奔出一阵，双腿酸软，气喘吁吁，猛听得水声响亮，轰轰隆隆，便如潮水大至一般，抬头看时，只见西北角上犹如银河倒悬，一条大瀑布从高崖上直泻下来。只听得背后干光豪叫道：“前面是本派禁地，任何外人不得擅入。你再向前数丈，干犯禁忌，可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段誉心想：“我就算不闯你无量剑的禁地，难道你就能饶我了？最多也不过是死有葬身之地而已。有无葬身之地，似乎也没多大分别。”脚下加紧，跑得更加快了。干光豪大叫：“快停步，你不要性命了吗？前面是……”

段誉笑道：“我要性命，这才逃走……”一言未毕，突然脚下踏了个空。他不会武功，急奔之下，如何收势得住？身子登时直堕了下

去。他大叫：“啊哟！”身离崖边失足之处已有数十丈了。

他身在半空，双手乱挥，只盼能抓到什么东西。这么乱挥一阵，又下堕了百余丈，突然间蓬的一声，屁股撞上了什么物事，身子向上弹起，原来恰好撞到崖边伸出的一株古松。喀喇喇几声响，古松粗大的枝干登时断折，但下堕的巨力却也消了。

段誉再次落下，双臂伸出，牢牢抱住了古松的另一根树枝，登时挂在半空，不住摇晃，只觉屁股撞上古松处一阵阵剧烈疼痛。向下望去，深谷中云雾弥漫，兀自不见尽头。便在此时，身子一晃，已靠到了崖壁，忙伸出左手，牢牢揪住了崖旁短枝，双足也找到了站立之处，这才惊魂略定，慢慢地移身崖壁，向那株古松道：“松树老爷子，亏得你今日大显神通，救了我段誉一命。当年你的祖先为秦始皇遮雨，秦始皇封他为‘五大夫’。救人性命，又怎是遮蔽风雨之可比？我要封你为‘六大夫’，不，‘七大夫’、‘八大夫’。”

细看山崖中裂开一条大缝，勉强可攀援而下。他喘息了一阵，心想：“干光豪和他那个葛师妹，定然以为我已摔成了肉酱，万万料不到有‘八大夫’救命。他们必定逃下山去，卿卿我我，东宗西宗联宗为一去了。这谷底只怕凶险甚多，我这条性命反正是捡来的，送在哪里都一样。”

于是沿着崖缝，慢慢爬落。崖缝中尽多砂石草木，倒也不致一溜而下。但山崖似乎无穷无尽，爬到后来，衣衫早给荆棘扯得东破一块，西烂一条，手脚上更到处破损。也不知爬了多少时候，仍然未到谷底，幸好这山崖越到底下越倾斜，不再是危崖笔立。到得后来他伏在坡上，半滚半爬，慢慢溜下，便已无凶险。

耳听得轰隆轰隆的声音越来越响，不禁又吃惊起来：“这下面若是怒涛汹涌的激流，可糟糕之极了。”只觉水珠如下大雨般溅到头脸之上，隐隐生疼。

这当儿也不容他多所思量迟疑，片刻间便已到了谷底，站直身子，不禁猛喝一声彩。只

见左边山崖上一条大瀑布如玉龙悬空，滚滚而下，倾入一座大湖之中。大瀑布不断注入，湖水却不满溢，想来另有泄水之处。瀑布注入处湖水翻滚，只离得瀑布十余丈，湖水便一平如镜，清澈异常。月亮照入湖中，湖心也有个皎洁明净的圆月。

面对这造化的奇景，只瞧得目瞪口呆，惊叹不已，一斜眼，只见湖畔生着一丛丛茶花，在月色下摇曳生姿。云南茶花甲于天下，段誉素所喜爱，这时竟没想到身处危地，走过去细细品赏起来，喃喃地道：“此处茶花虽多，品类也只寥寥，只有这几本‘羽衣霓裳’，倒比我家的长得好。这几株‘步步生莲’，品种就不纯了。”

赏玩了一会茶花，走到湖边，抄起几口湖水吃了，入口清冽，甘美异常，一条冰凉的水线直通入腹中。定了定神，沿湖走去，寻觅出谷的通道。

这湖作椭圆之形，大半部隐在花树丛中，他自西而东、又自东向西，兜了个圈子，约有



三里远近，东南西北尽是悬崖峭壁，绝无出路，只有他滑下来的山坡稍斜，其余各处决计无法攀上，仰望高崖，白雾封谷，下来已这般艰难，再想上去，自是绝无这等能耐，心道：

“就算武功绝顶之人，也未必能够上去，可见有无武功，倒也没甚分别。”

这时天将黎明，但见谷中静悄悄的，别说人迹，连兽踪也无半点，唯闻鸟语间关，遥相和呼。他见了这等情景，又发起愁来，心想我饿死在这里不打紧，累了钟姑娘的性命，那可太也对不起人家。爹爹妈妈又必天天忧愁记挂，我段誉当真不孝之极了。

坐在湖边，空自烦恼，没半点计较处。失望之中，心生幻想：“倘若我变作一条游鱼，从瀑布中逆水而上，便能游上峭壁。”眼光逆着瀑布自下而上的看去，只见瀑布之右一片石壁光润如玉，料想千万年前瀑布比今日更大，不知经过多少年的冲激磨洗，将这半面石壁磨得如此平整，后来瀑布水量减少，才露了这片如琉璃、如明镜的石壁出来。

突然之间，干光豪与他葛师妹的一番说话在心头涌起，寻思：“看来这便是他们所说的‘无量玉壁’了。他们说，当年无量剑东宗、西宗的掌门人，常在月明之夕见到玉壁上有舞剑的仙人影子。这玉壁贴湖而立，仙人的影子要映到玉壁上，确是非得在湖中舞剑不可。要是在我这边湖东舞剑，影子倒也能照映过去，可是东边高崖笔立，挡住了月光，没有月光，便无人影。啊，是了，定是湖面上有水鸟飞翔，影子映到山壁上去，远远望来，自然身法灵动，又快又奇。他们心中先入为主，认定是仙人舞剑，朦朦胧胧的却又瞧不出个所以然来，终于入了魔道。”

想明白此节，不禁哑然失笑。自从在剑湖宫中吃了酒宴，到此刻已有七八个时辰，早饿得狠了。见崖边一大丛小树上生满了青红色的野果，便去采了一枚，咬了一口，入口酸涩，饥饿之下，也不加理会，一口气吃了十来枚，饥火稍抑，但浑身筋骨酸痛，臀部尤其痛得厉害，躺在草地上休憩少时，便沉沉睡去。

这一觉睡得甚酣，待得醒转，日已偏西，湖上幻出一条长虹，艳丽无伦。段誉知道有瀑布处水气映日，往往便现彩虹，心想我临死之时，还得目睹美景，福缘不小，而葬身于湖畔花下，倒也风雅得紧，明湖绝丽，就可惜茶花并非佳种，略嫌美中不足。

睡了这觉之后，精神大振，心想：“说不定山谷有个出口，隐在花木山石之后。昨晚黑夜之中，又走得匆忙，是以未曾发现。”当即口中唱着曲子，兴高采烈地沿湖寻去。一路上所有隐蔽之处都细细探寻到了。但花树草丛之后尽是坚岩巨石，每块岩石都连在高插入云的峭壁上，别说出路，连蛇穴兽窟也没一个。

他口中曲声越唱越低，心头也越来越沉重，待得回到睡觉之处，脚也软了，颓然坐倒，心想：“钟姑娘为了救我，却枉自送了性命。”

想到钟灵，伸手入怀，摸出她那对花鞋来在手中把玩，想像她足踝纤细，面容娇美，不自禁将鞋子拿到口边亲了几下，又揣入怀中，

心想：“我这番定是没命的了，钟姑娘自也活不成。要是她也在这里，咱二人一起双双死在这碧湖之畔，倒也是件美事。只可惜她此刻伴着那山羊胡子司空玄，实在无味得紧。这当儿我正在想她，她多半也在想我吧。”

百无聊赖之中，又去摘酸果来吃，忽想：“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反是这里没找过。别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拨开酸果树丛，登时便摇了摇头。树丛后光秃秃的一大片石壁，爬满了藤蔓，哪里又有什么出路？但见这片石壁平整异常，宛然似一面铜镜，只是比之湖西的山壁却小得多了，心中一动：“莫非这才是真正的‘无量玉壁’？”当即拉去石壁上的藤蔓。但见这石壁也只平整光滑而已，别无他异。

忽然动念：“我死在这深谷之中，永远无人得知，不妨在这片石壁上刻下几个字，嗯，就刻‘大理段誉毕命于斯’八字，倒也好玩。”

于是将石壁上的藤蔓撕得干净，除下长

袍，到湖中浸湿了，把湖水绞在石壁上，再拔些青草来洗刷一番，那石壁更显得莹白如玉。

在地下拣了一块尖石，便在石壁上划字。石壁坚硬异常，累了半天，“大理”两字刻得既浅且斜，殊无半点间架笔意，心想：“后人倘若见到，还道我段誉连字也不会写，这八个字刻下来，委实遣臭万年。”又觉手腕酸痛，便抛下尖石不刻了。

到得天黑，吃了些酸果，躺倒又睡。睡梦中只见一对花鞋在眼前飞来飞去，绿鞋黄花，正是钟灵那对花鞋，忙伸手去捉，可是那对花鞋便如蝴蝶一般，上下飞舞，始终捉不到。过了一会，花鞋越飞越高，段誉大叫：“鞋儿别飞走了！”一惊而醒，才知是做梦。揉了揉眼睛，伸手摸时，一对花鞋好端端便在怀中，站起身来，抬头见月亮正圆，清光在湖面上便如镀了一层白银一般，眼光顺着湖面一路伸展出去，突然间全身一震，只见对面玉壁上赫然有个人影。

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随即喜意充塞胸

臆，大叫：“仙人，救我！仙人，救我！”那人影微微晃动，却不答话。段誉定了定神，凝神看去，那人影淡淡的看不清楚，然而长袍儒巾，显是个男子。他向前急冲几步，便到了湖边，又叫：“仙人，救我！”只见玉壁上的人影晃动几下，却大了一些。段誉立定脚步，那人影也即不动。

他一怔之下，便即省悟：“是我自己的影子？”身子左晃，壁上人影跟着左晃，身子向右侧去，壁上人影跟着侧右，此时已无怀疑，但兀自不解：“月亮挂于西南，却如何能将我的影子映到对面石壁上？”

回过身来，只见日间刻过“大理”两字的那石壁上也有个人影，只是身形既小，影子也浓得多，登即恍然：“原来月亮先将我的影子映在这块小石壁上，再映到隔湖的大石壁上。我便如站在两面镜子之间，大镜子照出了小镜子中的我。”

微一凝思，只觉这迷惑了“无量剑”数十年的“玉壁仙影”之谜，更无丝毫神奇之处：

“当年确有人站在这里使剑，人影映上玉壁。本来有一男一女，后来那男的不知是走了还是死了，只剩下一个女的，她在这幽谷中寂寞孤单，过不了两年也就死了。”想像佳人失侣，独处幽谷，郁郁而终，不禁黯然。

既明白了这个道理，心中先前的狂喜自即无影无踪。百无聊赖之际，便即手舞足蹈，拳打足踢，心想：“最好左子穆、辛双清他们这时便在崖顶，见到玉壁上忽现‘仙影’，认定这是仙人在演示神奇武功，于是将我这套‘武功’用心学了去，拚命钻研，传之后世。哈哈，哈哈！”越想越有趣，忍不住纵声狂笑。

蓦地里笑声陡止，心中想到了一事：“这两位前辈既时时在此舞剑，那么若不是住在这谷中，便是有条出入此谷的路径。否则他们武功再高，若须时时攀山到这里来舞剑，终究也太麻烦了。偶一为之则可，总不能‘时时’。”登时眼前出现一线光明，心道：“明天我再好好寻找出路。那个干光豪不是说‘有志者事竟成’么？哈哈，哈哈。他立志要娶他葛师妹为

妻，我则立志要逃出生天。”

抱膝坐下，静观湖上月色，四下里清冷幽绝，心想：“‘有志者事竟成’，这话虽然不错，可是孔夫子言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话更加合我脾胃。爹爹妈妈常叫我‘痴儿’，说我从小对喜爱的事物痴痴迷迷，说我七岁那年，对着一株‘十八学士’茶花从朝瞧到晚，半夜里也偷偷起床对着它发呆，吃饭时想着它，读书时想着它，直瞧到它谢了，接连哭了几天。后来我学下棋，又是废寝忘食，日日夜夜，心中想着的便是一副棋枰，别的什么也不理。这一次爹爹叫我开始练武，恰好我正在研读《易经》，连吃饭时筷子伸出去夹菜，也想着这一筷的方位是‘大有’呢还是‘同人’。我不肯学武，到底是为了不肯抛下《易经》不理呢，还是当真认定不该学打人杀人的法子？爹爹说我‘强词夺理’，只怕我当真有点强词夺理，也未可知。妈最明白我的脾气，劝我爹爹说：‘这痴儿哪一天爱上了武功，你就是逼他少练一会儿，他



也不会听。他此刻既不肯学，硬揪着牛头喝水，终究不成。’唉，要我立志做什么事可难得很，倒盼望我哪一天迷上了练武，爹爹、妈妈，还有伯父，自然欢喜得很。我练好了武功，不打人、不杀人就是了，练武也不是非杀人不可。伯父武功这样高强，他性子仁慈，只怕从来没出手杀过一个人。只不过他要杀人，又怎用得着亲自动手？”

坐在湖边，思如走马，不觉时光之过。一瞥眼间，忽见身畔石壁上隐隐似有色彩流动，凝神瞧去，只见所刻的那个“理”字之下，赫然有一把长剑的影子，剑影清晰异常，剑柄、护手、剑身、剑尖、无一不是似到十足，剑尖斜指向下，而剑影中更发出彩虹一般的晕光，闪烁流动，游走不定。

心下大奇：“怎地影子中会有彩色？”抬头向月亮瞧去，却已见不到月亮。原来皓月西沉，已落到了西首峭壁之后，峭壁上有个洞孔，月光自洞孔彼端照射过来，洞孔中隐隐有光彩流动。登时省悟：“是了，原来这峭壁中

悬有一剑，剑上镶嵌了诸色宝石，月光将剑影与宝石映到玉壁之上，无怪如此艳丽不可方物！”

又想：“须得凿空剑身，镶上宝石，月光方能透过宝石，映出这彩色影子。倘若剑刃上不凿出空洞，宝石便没法透光了。打造这柄怪剑，倒也费事得紧。那干光豪说玉壁上偶有彩色剑光，便是此故了。”见宝剑所在的洞孔距地高达数十丈，没法上去瞧个明白，从下面望将上去，也只隐约见到宝石微光，但照在石壁上的影子却奇幻极丽，观之神为之夺。

看不到一盏茶时分，月亮移动，影子由浓而淡，由淡而无，石壁上只余一片灰白。寻思：“这柄宝剑，想来便是那两位使剑的男女高人放上去的。山谷这么深险，无量剑中那些人任谁也没胆子爬下来探查。而站在高崖之上，既见不到小石壁，也见不到峭壁中的洞孔与所悬宝剑，这个秘密，无量剑的人就算再在高崖上对着石壁呆望一百年，也决计不会发现。不过就算得到了宝剑，又有什么了不起

了？彩光由无而显，顷刻间便即隐没，此所谓‘无常’。”出了一会神，便又睡去。

睡梦之中，突然间一跳醒转，心道：“要将这宝剑悬上峭壁，可也大大的费事，纵有极高强的武功，也不易办到。如此费力的安排，其中定有深意。多半这峭壁的洞孔之中，还藏着什么武学秘笈之类。”一想到武功，登时兴味索然：“这些武学秘笈，无量剑的人当做宝贝，可是便掉在我面前，我也不屑去拾起来瞧上几眼。”

次日在湖畔周围漫步游荡，肚子饿了，便以酸涩的青果为食，算来堕入谷中已是第三日，心想再过得四天，肚中断肠散剧毒发作，便再找到出路也没用了。

当晚睡到半夜，便即醒转，等候月亮西沉。到四更时分，月亮透过峭壁洞孔，又将那彩色缤纷的剑影映到小石壁上。只见壁上的剑影斜指向北，剑尖刚好对准了一块大岩石，段誉心中一动：“难道这块岩石有点道理？”走到岩边伸手推去，手掌沾到岩上青苔，但觉滑

腻腻的，那块岩石竟似微微摇晃。他双手出力狠推，摇晃之感更甚。岩高齐胸，没二千斤也有一千斤，按理决计推之不动，伸手到岩石底下摸去，原来巨岩是凌空置于一块小岩石之顶，也不知是天生还是人力所安。他心中怦的一跳：“这里有古怪！”

双手齐推岩石右侧，岩石又晃了一下，但一晃即回，石底发出藤萝之类断绝声音，心知大小岩石之间藤草缠结。其时月光渐隐，瞧出来一切都已模模糊糊，心想：“今晚瞧不明白了，等天亮了再细细推究。”

于是躺在岩边又小睡片刻，直至天色大明，站起身来察看那大岩周遭情景。俯身将大小岩石之间的蔓草葛藤尽数拉去，拨净了泥沙，然后伸手再推。果然那岩石缓缓转动，便如一扇大门相似，只转到一半，便见岩后露出一个三尺来高的洞穴。

大喜之下，也没去多想洞中是否有危险，便弯腰走进洞去，走得十余步，洞中已没丝毫光亮。他双手伸出，每一步跨出都先行试过虚

实，但觉脚下平整，便似走在石板路上一般。料想洞中道路必曾经过人工修整，欣喜之意更盛，只是道路不住向下倾斜，显然越走越低。突然之间，右手碰到一件凉冰冰的圆物，碰触之下，那圆物当的一下，发出响声，声音清亮，伸手再摸，原来是个门环。

既有门环，必有大门，他双手摸索，当即摸到十余枚碗大的门钉，心中惊喜交集：“这门里倘若住得有人，那可奇怪之极了。”提起门环当当当的连击三下，过了一会儿，门内没人答应，他又击了三下，仍无人应门，于是伸手推门。那门似是用钢铁铸成，甚是沉重，但里面并未闩上，手劲使将上去，那门便缓缓开了。他朗声说道：“在下段誉，擅闯贵府，还望主人恕罪。”停了一会，不听得门内有何声息，便举步跨了进去。

他睁大眼睛，仍然看不到任何物事，只觉霉气刺鼻，似乎洞内已久无人居。他继续向前，突然间砰的一声，额头撞上了什么东西。幸好他走得甚慢，这一下碰撞也不如何疼痛，

伸手摸去，原来前边又是一扇门。他手上使劲，慢慢推开了门，眼前陡然光亮。

他立刻闭眼，心中怦怦乱跳，过了片刻，才慢慢睁眼。只见所处之地是座圆形石室，光亮从左边透来，但朦朦胧胧的不似天光。

走向光亮之处，忽见一只大虾在窗外游过。这一下心下大奇，再走上几步，又见一条花纹斑斓的鲤鱼在窗外悠然而过。细看那窗时，原来是镶在石壁上的一块大水晶，约有铜盆大小，光亮便从水晶中透入。

双眼贴着水晶向外瞧去，只见碧绿水流不住晃动，鱼虾水族来回游动，极目所至，竟无尽处。他恍然大悟，原来处身之地竟在水底，当年建造石室之人花了偌大心力，将外面的水光引了进来，这块大水晶更是极难得的宝物。定神凝思，暗暗叫苦：“糟糕，糟糕。我这可走到剑湖的湖底来啦！一路上在黑暗之中摸索，已不知转了几个弯，既深入湖底，那还是逃不出去。”

回过身来，见室中放着一只石桌，桌前有

凳，桌上竖着一面铜镜，镜旁放着些梳子钗钏之属，看来竟是闺阁所居。铜镜上生满了铜绿，桌上也是尘土寸积，不知已有多少年无人来此。

他瞧着这等情景，不由得呆了，心道：

“许多年之前，定是有个女子在此幽居，不知她为了何事，如此伤心，竟远离人间，退隐于斯！嗯，多半便是那个在石壁前使剑的女子。”出了一会神，再看那石室时，只见壁上东一块、西一块的镶满了铜镜，随便一数，便已有三十余面，寻思：“想来这女子定是绝世丽质，爱侣既逝，独守空闺，每日里惟有顾影自怜。此情此景，当真令人神伤。”

在室中走去，一会儿书空咄咄，一会儿喟然长叹，怜惜这石室的旧主人。过了好一阵，突然动念：“唉！我只顾得为古人难过，却忘了自己身陷绝境。”自言自语：“我段誉是个臭男子，倘若死在此处，不免唐突佳人，该当死在门外湖边才是。否则后人来到，见到我的遗骸，还道是佳人的枯骨，岂不是……岂不

是……” 还没想到“岂不是”什么，忽见东首一面斜置的铜镜反映光亮，照向西南隅，石壁上似有一道缝隙。他忙抢将过去，使力推那石壁，果然是一道门，缓缓移开，露出一个洞来。向洞内望去，见有一道石级。

他拍手大叫，手舞足蹈一番，这才顺着石级走下。石级向下十余级后，面前隐隐约约的似有一门，伸手推门，眼前陡然一亮，失声惊呼：“啊哟！”

眼前一个宫装美女，手持长剑，剑尖对准了他胸膛。

过了良久，只见那女子始终一动不动，他定睛看时，见这女子虽仪态万方，却似乎并非活人，大着胆子再行细看，才瞧出乃是座白玉雕成的玉像。这玉像与生人一般大小，身上一件破旧的淡黄色绸衫微微颤动；更奇的是一对眸子莹然有光，神采飞扬。段誉口中只说：

“对不住，对不住！我这般瞪眼瞧着姑娘，忒也无礼。”明知无礼，眼光却始终无法避开她这对眸子，也不知呆看了多少时候，才知这对



眼珠乃以黑宝石雕成，只觉越看越深，眼里隐隐有光彩流转。这玉像所以似极了活人，主因当在眼光灵动之故。

玉像脸上白玉的纹理中隐隐透出晕红之色，更与常人肌肤无异。段誉侧过身子看那玉像时，只见她眼光跟着转将过来，便似活了一般。他大吃一惊，侧头向右，玉像的眼光似乎也对着他移动。不论他站在哪一边，玉像的眼光始终向着他，眼光中的神色更加难以捉摸，似怨似愁，似是喜悦无限，又似有所盼望期待。瞧她容貌约莫十八九岁，眉梢眼角，颇有天真稚气，嘴角边微露笑容，说不尽的妩媚可亲，上唇处有一点细细黑痣，更增淡雅。

他呆了半晌，深深一揖，说道：“神仙姊姊，小生段誉今日得睹芳容，死而无憾。姊姊在此离世独居，不也太寂寞了么？”玉像目中宝石神光变幻，竟似听了他的话而深有所感。

此时段誉神驰目眩，竟如着魔中邪，眼光再也离不开玉像，说道：“不知神仙姊姊如何称呼？”心想：“且看一旁是否留有姊姊芳

名。”

四周打量，见东壁上写着许多字，但无心多看，随即回头去看那玉像。这时发现玉像头上的头发是真的人发，云鬓如雾，松松挽着一髻，鬓边插着一只玉钗，上面镶着两粒小指头般大的明珠，莹然生光。又见壁上也是镶满了明珠钻石，宝光交相辉映，西边壁上镶着六块大水晶，水晶外绿水隐隐，映得石室中比第一间石室明亮了数倍。

他又向玉像呆望良久，这才转头，见东壁上刮磨平整，刻着数十行字，都是《庄子》中的句子，大都出自《逍遥游》、《养生主》、《秋水》、《至乐》几篇，笔法飘逸，似以极强腕力使利器刻成，每一笔都深入石壁几近半寸。文末题着一行字云：“无涯子为秋水妹书。洞中无日月，人间至乐也。”

段誉瞧着这行字出神半晌，寻思：“这‘无涯子’和‘秋水妹’，想来便是数十年前在谷底舞剑的那两位男女高人了。这座玉像多半便是那位‘秋水妹’，无涯子得能伴着她长

居幽谷密洞，的的确确是人间至乐。其实岂仅是人间至乐而已，天上又焉有此乐？”

眼光转到石壁的几行字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当即转头去瞧那玉像，心想：“庄子这几句话，拿来形容这位神仙姊姊，当真再也贴切不过。”走到玉像面前，痴痴呆看，瞧着她那有若冰雪的肌肤，说什么也不敢伸出一根小指头去轻轻触摸一下，心中着魔，鼻端竟似隐隐闻到兰麝般馥郁馨香，由爱生敬，由敬成痴。

过了良久，禁不住大声说道：“神仙姊姊，你若能活过来跟我说一句话，我便为你死一千遍，一万遍，也如身登极乐，欢喜无限。”突然双膝跪倒，拜了下去。

跪下便即发觉，原来玉像前本有两个蒲团，似是供人跪拜之用，他双膝跪着的是个较大蒲团，玉像足前另有一较小蒲团，想是让人磕头用的。他一个头磕下去，只见玉像双脚的鞋子内侧似乎绣得有字。凝目看去，认出右足

鞋上绣的是“磕首千遍，供我驱策”八字，左足鞋上绣的是“遵行我命，百死无悔”八个字。

这十六个字比蝇头还小，鞋子是湖绿色，十六个字以葱绿细丝绣成，只比底色略深，石室中光影朦胧，若非磕下头去，又再凝神细看，决计不会见到。只觉磕首千遍，原是天经地义之事，若能供其驱策，更是求之不得，至于遵行这位美人的命令，不论赴汤蹈火，自然百死无悔，绝无丝毫犹豫。神魂颠倒之下，当即“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口中数着，恭恭敬敬地向玉像磕起头来。

他磕到五六百个头，已觉腰酸背痛，头颈渐渐僵硬，但想无论如何必须支持到底，要磕满一千个头才罢。连神仙姊姊第一个命令也不遵行，还说什么“百死无悔”？待磕到八百余下，小蒲团面上一层薄薄的蒲草已然破裂，露出内层有物。他也不加理会，仍毕恭毕敬地磕足一千个头，待要站起，蓦觉腰间酸软，仰天一跤摔倒。

他就此躺着休息，只觉已遵玉像之命而做成了一件事，全身越疲累酸疼，心中越感快慰。过了好一会，慢慢爬起，伸手到小蒲团的破裂处去掏摸，触手柔滑，里面是个绸包，心想：“原来神仙姊姊早有安排，我若非磕足一千个头，小蒲团不会破裂，她赐给我的宝贝就不会出现了。”他于珠玉珍宝向来不放在心上，但这绸包既是神仙姊姊所赐，即使其中所包的只是树叶枯草、烂布碎纸，那也是无价的宝物。右手一经取出绸包，左手便即伸过去拿住了，双手捧到胸前。

这绸包一尺来长，白绸上写着几行细字：“汝既磕首千遍，自当供我驱策，终身无悔。此卷为我逍遥派武功精要，每日卯午酉三时，务须用心修习一次，若稍有懈惰，余将蹙眉痛心矣。神功既成，可至琅嬛福地遍阅诸般典籍，天下各门派武功家数尽集于斯，亦即尽为汝用。勉之勉之。学成下山，为余杀尽逍遥派弟子，有一遗漏，余于天上地下耿耿长恨也。”

他捧着绸包的双手不禁剧烈颤抖，只想：“那是什么意思？我不要学武功，杀尽逍遥派弟子的事，更加决计不做。但神仙姊姊的命令焉可不遵？我向她磕足一千个头，便是答允供她驱策，奉行她的命令。可是她教我学武杀人，这便如何是好？”

脑海中一团混乱，又想：“她叫我学她的逍遥派武功，却又吩咐我去杀尽逍遥派弟子，这就真正奇了。嗯，想来她逍遥派的师兄弟、师姊妹们害苦了她，因此她要报仇。她直到临终，此仇始终未报，于是想收个弟子来完成遗志。这些人既害得神仙姊姊这般伤心，自是大大的坏人恶人，尽数杀了也是该的。孔夫子教导：‘以直报怨’，就是这个道理。爹爹也说，遇上坏人恶人，你不杀他，他便要杀你，倘若不会武功，惟有任其宰割。这话其实也是不错的。”他父亲逼他练武之时，他搬出大批儒家、佛家的大道理来，坚称不可学武，他父亲于书本子上的学问颇不如他，难以辩驳。他此刻为玉像着迷，便觉父亲之言有理了。

又想：“神仙姊姊仙去多年，世上也不知还有没有逍遥派之人。常言道：恶有恶报，最好他们早已个个恶贯满盈，再不用我动手去杀。世上既已没了逍遥派弟子，神仙姊姊的心愿已偿，她在天上地下，也不用耿耿长恨了。”

言念及此，登时心下坦然，默默祷祝：

“神仙姊姊，你吩咐下来的事，段誉自当遵行不误，但愿你法力无边，逍遥派弟子早已个个无疾而终。”战战兢兢地打开绸包，里面是个卷成一卷的帛卷。

展将开来，第一行写着“北冥神功”四字。字迹娟秀而有力，便与绸包外所书的笔致相同。其后写道：

“《庄子》‘逍遥游’有云：‘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也。’又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是故本派武功，以积蓄内力为第一要义。内力既

厚，天下武功无不为我所用，犹之北冥，大舟小舟无不载，大鱼小鱼无不容。是故内力为本，招数为末。以下诸图，务须用心修习。”

段誉赞道：“神仙姊姊这段话说得再也明白不过了。”再想：“这北冥神功是修积内力的功夫，学了自然丝毫无碍。”左手慢慢展开帛卷，突然间“啊”的一声，心中怦怦乱跳，霎时间面红耳赤，全身发烧。

但见帛卷上赫然出现一个横卧的裸女画像，全身一丝不挂，面貌竟与那玉像一般无异。段誉只觉多瞧一眼也是褻渎了神仙姊姊，忙掩卷不看。过了良久，心想：“神仙姊姊吩咐：‘以下诸图，务须用心修习。’我不过遵命而行，不算不敬。”

于是颤抖着手翻过帛卷，但见画中裸女嫣然微笑，眉梢眼角，唇边颊上，尽是娇媚，比之那玉像的庄严宝相，容貌虽似，神情却是大异。他似乎听到自己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动之声，斜眼偷看那裸女身子时，只见有一条绿色细线起自左肩，横至颈下，斜行而至右乳。



他看到画中裸女椒乳坟起，心中大动，急忙闭眼，过了良久才睁眼再看，见绿线通至腋下，延至右臂，经手腕至右手大拇指而止。他越看越宽心，心想看看神仙姊姊的手臂、手指是不打紧的，但藕臂葱指，毕竟也不能不为之心动。

另一条绿线却是至颈口向下延伸，经肚腹不住向下，至离肚脐数分处而止。段誉对这条绿线不敢多看，凝目看手臂上那条绿线时，见线旁以细字注满了“云门”、“中府”、“天府”、“侠白”、“尺泽”、“孔最”、“列缺”、“经渠”、“大渊”、“鱼际”等字样，至拇指的“少商”而止。他平时常听爹爹与妈妈谈论武功，虽不留意，但听得多了，知道“云门”、“中府”等等都是人身穴道名称。

当下将帛卷又展开少些，见下面的字是：“北冥神功系引世人之内力而为我。北冥大水，非由自生。语云：百川汇海，大海之水以容百川而得。汪洋巨浸，端在积聚。此‘手太阴肺经’为北冥神功之第一课。”下面写的是

这门功夫的详细练法。

最后写道：“世人练功，皆自云门而至少商，我逍遥派则反其道而行之，自少商而至云门，拇指与人相接，彼之内力即入我身，贮于云门等诸穴。然敌之内力若胜于我，则海水倒灌而入江河，凶险莫甚，慎之，慎之。本派旁支，未窥要道，惟能消敌内力，不能引之而为我用，犹日取千金而复弃之于地，暴殄珍物，殊可哂也。”

段誉长叹一声，隐隐觉得这门功夫颇不光明，引入之内力而为己有，岂非有如偷盗旁人财物？殊不合正人君子之道，便想弃之不观。但随即转念：“神仙姊姊这譬喻说得甚好，百川汇海，是百川自行流入大海，并不是大海去强抢百川之水。我说神仙姊姊去偷盗别人财物，真是胡说八道。该打，该打！”

提起手来，在自己脸颊上各击一掌，左颊打得颇重，甚是疼痛，再打到右颊上那一掌自然而然放轻了些，心道：“坏人恶人来冒犯神仙姊姊，神仙姊姊才引他们的内力而为己用，

那是除去坏人恶人的为祸之力，犹似抢下屠夫手中的屠刀，又不是杀了屠夫。”

再展帛卷，长卷上源源皆是裸女画像，或立或卧，或现前胸，或见后背。人像的面容都是一般，但或喜或愁，或含情凝眸，或轻嗔薄怒，神情各异。一共有三十六幅图像，每幅像上均有颜色细线，注明穴道部位及练功法诀。

帛卷尽处题着“凌波微步”四字，其后绘的是无数足印，注明“妇妹”、“无妄”等等字样，尽是《易经》中的方位。段誉前几日还正全心全意地钻研《易经》，一见到这些名称，登时精神大振，便似遇到故交良友一般。只见足印密密麻麻，不知有几千百个，自一个足印至另一个足印均有绿线贯串，线上绘有箭头，最后写着一行字道：“步法神妙，保身避敌，待积内力，再取敌命。”

段誉心道：“神仙姊姊所遗的步法，必定精妙之极，遇到强敌时脱身逃走，那就很好，‘再取敌命’也就不必了。”

卷好帛卷，对之作了两个揖，珍而重之地

揣入怀中，转身对那玉像道：“神仙姊姊，你吩咐我朝午晚三次练功，段誉不敢有违。今后我对人加倍客气，别人不会来打我，我自然也不会去吸他内力。你这套‘凌波微步’我更要用心得练熟，眼见不对，立刻溜之大吉，就吸不到他内力了。”至于“杀尽我逍遥派弟子”一节，却想也不敢去想。

见左侧有个月洞门，缓步走了进去，里面又是一间石室，有张石床，床前摆着一张小小的木制摇篮。他怔怔地瞧着这张摇篮，寻思：

“难道神仙姊姊生了个孩子？不对，不对，那样美丽的姑娘，怎么会生孩子？”想到“绰约如处子”的神仙姊姊生了个孩子，不禁沮丧失望之极，一转念间：“啊，是了，这是神仙姊姊小时候睡的摇篮，是她爹爹妈妈给她做的，那个无涯子和秋水妹就是她的爹娘，对了，定是如此。”也不去多想自己的揣测是否有何漏洞，登时便高兴起来。

室中并无衾枕衣服，只壁上悬了一张七弦琴，弦线俱已断绝。又见床左有张石几，几上

刻了十九道棋盘，棋局上布着两百余枚棋子，然黑白对峙，这一局并未下毕。琴犹在，局未终，而佳人已邈。段誉悄立室中，忍不住悲从中来，颊上流下两行清泪。

蓦地里心中一凛：“啊哟，既有棋局，自必曾有两人在此下棋，只怕神仙姊姊就是那个‘秋水妹’，和她丈夫无涯子在此下棋，唉，这个……这个……啊，是了，这局棋不是两个人下的，是神仙姊姊孤居幽谷，寂寥之际，自己跟自己下的。”走近去细看棋局，凝思片刻，不由得越看越心惊。

但见这局棋变化繁复无比，劫中有劫，既有共活，又有长生、倒脱靴，有征有解，花五聚六，变化多端。段誉于弈理曾钻研数年，当日沉迷于此道之时，整日价就与账房中的霍先生对弈。他天资聪颖，只短短一年时光，便自受让四子而转为倒让霍先生三子，棋力已可算是大理国的高手。但眼前这局棋后果如何，却实在推算不出。他观看良久，光亮越来越模糊。见几上有两座烛台，兀自插着半截残烛，

烛台的托盘上放着火刀火石和纸媒，便打着了火，点烛再看，只看得头晕脑胀，心口烦恶，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蓦地心惊：“这局棋实在太难，我便再想上十天八天，也未必解索得开，那时我的性命固已不在，钟姑娘也早给神农帮活埋在地下了。”

转过身子，反手拿起烛台，决不让目光再与棋局相触。突然一阵狂喜：“是了，这局棋如此繁复艰深，定是神仙姊姊独自布下的‘珍珑’，决不是两个人下成的！”

一抬头，只见石床床尾又有一个月洞门，门旁壁上凿着四字：“琅嬛福地”。想起神仙姊姊写在帛卷外的字，心道：“原来‘琅嬛福地’便在这里。神仙姊姊言道，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学典籍，尽集于斯。我不想学武功，这些典籍不看也罢。只不过神仙姊姊有命，违拗不得。”于是秉烛走进月洞门内。

一踏进门，举目四望，登时吁了口长气，大为宽心。原来这“琅嬛福地”是个极大的石洞，比之外面的石室大了数倍，洞中一排排的

列满木制书架，可是架上却空洞洞的连一本书册也无。他持烛走近，见书架上贴满了签条，尽是“昆仑派”、“少林派”、“四川青城派”、“山东蓬莱派”等等名称，其中赫然也有“大理段氏”的签条。但在“少林派”的签条下注“缺易筋经”，在“丐帮”的签条下注“缺降龙二十八掌”，在“大理段氏”的签条下注“缺一阳指法、六脉神剑剑法，憾甚”的字样。

想像当年架上所列，皆是各门各派武功的图谱经籍，然而架上书册却已为人搬走一空。这一来，段誉心中如一块大石落地，欢喜不尽：“既然武功典籍都不见了，我不学武功，便算不得是不奉神仙姊姊的命令。”但内心即生愧意：“段誉啊段誉，你以不遵神仙姊姊之令为喜，即是对她不忠。你不见武功典籍，该当沮丧懊恼才是，怎地反而欢喜？神仙姊姊天上地下有灵，原宥则个。”

见这“琅嬛福地”中并无其他门户，又回到玉像所处的石室。只与玉像的双眸一对，心

下便又痴迷颠倒起来，呆看了半晌，这才一揖到地，说道：“神仙姊姊，今日我身有要事，只得暂且别过，救出钟家姑娘之后，再来和姊姊相聚。”

狠一狠心，拿着烛台，大踏步走出石室，待欲另寻出路。只见室旁一条石级斜向上引，初进来时因一眼便见到玉像，于这石级全未在意。他跨步而上，一步三犹豫，几次三番地想回头去再瞧那玉美人，最后咬紧牙关，下了好大决心，这才踏步上前。

走到一百多级时，已转了三个弯，隐隐听到轰隆轰隆的水声，又行二百余级，水声已震耳欲聋，前面并有光亮透入。他加快脚步，走到石级的尽头，前面是个仅可容身的洞穴，探头向外张望，只吓得心中怦怦乱跳。

一眼望出去，外边怒涛汹涌，水流湍急，竟是一条大江。江岸山石壁立，嶙峋巍峨，看这情势，已到了澜沧江畔。他又惊又喜，慢慢爬出洞来，见容身处离江面有十来丈高，江水纵然大涨，也不会淹进洞来，但要走到江岸，



却也着实不易，当下手脚齐用，狼狈不堪地爬上，同时将四下地形牢牢记住，打算救人之事一了，再来此处陪伴神仙姊姊。

☆☆☆

江岸尽是山石，小路也没一条，七高八低地走出七八里地，见到一株野生桃树，树上结实累累，虽仍青酸，还是采来吃了个饱，又走了十余里，才见到一条小径。沿着小径行去，将近黄昏，终于见到了过江的铁索桥，桥边石上刻着“善人渡”三个大字。

他心下大喜，钟灵指点他的途径正是要过“善人渡”铁索桥，这下子可走上了正道啦。当下扶着铁索，踏上桥板。那桥共是四条铁索，两条在下，上铺木板，以供行走，两条在旁作为扶手。一踏上桥，几条铁索便即晃动，行到江心，铁索晃得更加厉害。一瞥眼间，但见江水荡荡，激起无数泡沫，如快马奔腾般从脚底飞过。他不敢向下再看，双眼望前，一步步的终于挨到了桥头。

坐在桥边歇了一阵，才依着钟灵指点的路

径，快步而行。走得大半个时辰，迎面是黑压压的一座大森林，心知已到了钟灵所居的“万劫谷”谷口。走近前去，果见左首一排九株大松树参天并列，他自右数到第四株，依着钟灵的指点，绕到树后，拨开长草，树上出现个洞口，心想：“这‘万劫谷’的所在当真隐蔽，若不是钟姑娘告知，又有谁能知道谷口竟是在一株大松树中。”

钻进树洞，左手拨开枯草，右手摸到一个大铁环，用力提起，木板掀开，下面是一道石级。他走下几级，双手托着木板放回原处，沿石级向下走去，三十余级后石级右转，数丈后折而向上，上行三十余级，来到平地。

眼前大片草地，尽头处又全是一株株松树。走过草地，只见一株大松树上削下了丈许长、尺许宽的一片，漆上白漆，写着九个大字：“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八字黑色，那“杀”字却漆成殷红之色。

段誉心想：“这谷主干吗如此恨我姓段的？就算有姓段之人得罪了他，天下姓段之人

成千成万，怎能个个都杀？”其时天色朦胧，这九个字又写得张牙舞爪，那个“杀”字下红漆淋漓，似是洒满了鲜血一般，更是惨厉可怖。寻思：“钟姑娘叫我别说姓段，原来如此。她叫我在九个大字的第二字上敲击三下，便是要我敲这个‘段’字了，她当时不明言‘段’字，定是怕我生气。敲就敲好了，打什么紧？她救了我性命，又是这么个美姑娘，别说只在‘段’字上敲三下，就在我段誉头上猛敲三下，那也无妨。”

见树上钉着一枚铁钉，钉上悬着一柄小铁锤，便提起来向那“段”字上敲去。铁锤击落，发出铮的一下金属响声，着实响亮，段誉出乎不意，微微一惊，才知“段”字之下镶有铁板，板后中空，因外面漆了白漆，一时瞧不出来。他又敲击了两下，挂回铁锤。

过了一会，听得松树后一个少女声音叫道：“小姐回来了！”语音中充满了喜悦。

段誉道：“我受钟姑娘之托，前来拜见谷主。”那少女“咦”的一声，似乎颇感惊讶，

问道：“我家小姐呢？”段誉见不到她身子，说道：“钟姑娘遭遇凶险，我特地赶来报讯。”那女子惊问：“什么凶险？”段誉道：“钟姑娘为人所擒，只怕有性命危险。”那少女道：“啊哟！你……你等一会，待我去禀报夫人。”段誉道：“如此甚好。”心道：“钟姑娘本来叫我先见她母亲。”

他站了半晌，只听得树后脚步声响，先前那少女说道：“夫人有请。”说着转身出来。那少女约莫十五六岁年纪，作丫鬟打扮，说道：“尊客……公子请随我来。”段誉道：“姊姊如何称呼？”那丫鬟摇了摇手，示意不可说话。段誉便也不敢再问。

那丫鬟引着他穿过一座树林，沿着小径向左首走去，来到一间瓦屋之前。她推开了门，向段誉招招手，让在一旁，请他先行。段誉走进门去，见是一间小厅，桌上点着一对巨烛，厅虽不大，布置却颇精雅。他坐下后，那丫鬟献上茶来，说道：“公子请用茶，夫人便即前来相见。”

段誉喝了两口茶，见东壁上四幅屏条，绘的是梅兰竹菊四般花卉，可是次序却挂成了兰竹菊梅；西壁上的四幅春夏秋冬，则挂成了冬夏春秋，心想：“钟姑娘的爹娘是武人，不懂书画，那也怪不得。”

只听得环珮丁东，内堂出来一个美妇人，身穿淡绿绸衫，约莫三十三四岁左右年纪，容貌清秀，眉目间依稀与钟灵相似，知道便是钟夫人了。段誉站起一揖，说道：“晚生段誉，拜见伯母。”言语出口，脸上登时变色，暗叫：“啊哟，怎地我把自己姓名叫了出来？我只管打量她跟钟姑娘的相貌像不像，竟忘了捏造个假姓名。”

钟夫人一怔，敛衽回礼，说道：“公子万福！”随即说道：“你……你姓段。”神色间颇有异样。段誉既已自报姓名，再要撒谎已来不及了，只得道：“晚生姓段。”钟夫人道：“公子仙乡何处？令尊名讳如何称呼？”

段誉心想：“这两件事可得说个大谎了，免得令她猜破我的身世。”便道：“晚生是江

南临安府人氏，家父单名一个‘龙’字。”钟夫人脸有怀疑之色，道：“可是公子说的却是大理口音？”段誉道：“晚生在大理已住了三年，学说本地口音，只怕不像，倒叫夫人见笑了。”

钟夫人长嘘了一口气，说道：“口音像得很，便跟本地人一般无异，足见公子聪明。公子请坐。”

两人坐下后，钟夫人左看右瞧，不住地打量他。段誉给她看得浑身不自在，说道：“晚生途中遇险，以致衣衫破烂，好生失礼。令爱身遭危难，晚生特来报讯。只以事在紧急，不及更换衣冠，尚请恕罪。”

钟夫人本来神色恍惚，一听之下，似乎突然从梦中惊醒，忙问：“小女怎么了？”

段誉从怀里摸出钟灵的那对花鞋，说道：“钟姑娘吩咐晚生以此为信物，前来拜见夫人。”钟夫人接过花鞋，道：“多谢公子，不知小女遇上了什么事？”段誉便将如何与钟灵在无量山剑湖宫中相遇，如何自己多管闲事而

惹上了神农帮，如何钟灵被迫放闪电貂咬伤多人，如何钟灵遭扣而命自己前来求救，如何跌入山谷而耽搁多日等情一一说了，只没提到洞中玉像一节。

钟夫人默不作声地听着，脸上忧色越来越浓，待段誉说完，悠悠叹了口气，道：“这女孩子一出去就闯祸。”段誉道：“此事全由晚生身上而起，须怪不得钟姑娘。”

钟夫人怔怔地瞧着他，低低地道：“是啊，这原也难怪，当年……当年我也是这样……”段誉道：“怎么？”钟夫人一怔，一朵红云飞上双颊，她虽人至中年，娇羞之态却不减妙龄少女，忸怩道：“我……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说了这句话，脸上红得更厉害了，忙岔口道：“我……我想这件事……有点……有点棘手。”

段誉见她扭扭捏捏，心道：“这事当然棘手，可是你又何必羞得连耳根子也红了。你女儿可比你大方得多。”

便在此时，忽听得门外一个男子粗声粗气

地说道：“好端端的，进喜儿又怎会让人家杀了？”

钟夫人吃了一惊，低声道：“外子来了，他……他最多疑，段公子暂且躲一躲。”段誉道：“晚生终须拜见前辈，不如……”钟夫人左手伸出，立时按住了他口，右手拉着他手臂，将他拖入东边厢房，低声道：“你躲在这里，千万不可出半点声音。外子性如烈火，稍有疏虞，你性命难保，我也救你不得。”

莫看她娇怯怯的模样，竟然一身武功，这一拖一拉，段誉半点也反抗不得，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暗暗生气：“我远道前来报讯，好歹也是客人，这般躲躲闪闪的，可不像个小偷么？”钟夫人向他微微一笑，模样甚是温柔。段誉一见到这笑容，气恼登时消了，便点了点头。钟夫人转身出房，带上了房门，回到堂中。

☆☆☆

跟着便听得两人走进堂来，一个男子叫了声：“夫人。”段誉从板壁缝中张去，见一个



三十来岁的汉子作家人打扮，神色甚是惊惶；另一个黑衣男子身形极高极瘦，面向堂外，瞧不见他相貌，但见到他一双小扇子般的大手垂在身旁，手背上满是青筋，心想：“钟姑娘爹爹的手好大！”

钟夫人问道：“进喜儿死了？是怎么回事？”那家人道：“老爷派进喜儿和小的去北庄迎接客人。老爷吩咐说共有四位客人。今日中午先到了一位，说是姓岳。老爷曾吩咐说，见到姓岳的就叫他‘三老爷’。进喜儿迎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叫了声‘三老爷’。不料那人立刻暴跳起来，喝道：‘我是岳老二，干吗叫我三老爷？你存心瞧我不起！’啪的一掌，就把进喜儿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下。”钟夫人皱眉道：“世上哪有这等横蛮之人！岳老三几时又变成岳老二了？”

钟谷主道：“岳老三向来脾气暴躁，又疯疯癫癫的。”说着转过身来。

段誉隔着板壁瞧去，不禁吃了一惊，只见他好长一张马脸，眼睛生得甚高，一个圆圆的

大鼻子却和嘴巴挤在一块，以致眼睛与鼻子之间，留下了一大块一无所有的空白。钟灵容貌明媚照人，哪想到她父亲竟如此丑陋，幸好她只像母亲，半点也不似父亲。

钟谷主本来满脸不愉之色，一转过来对着娘子，立时转为柔和，一张丑脸上带了三分可亲神态，说道：“岳老三这等蛮子，我就是怕他惊吓了夫人，因此不让他进谷。这种小事，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段誉暗暗奇怪：“适才钟夫人一听丈夫到来，便吓得什么似的，但瞧钟谷主的神情，却对她既爱且敬。”

钟夫人道：“怎么是小事了？进喜儿忠心耿耿地服侍了咱们这多年，却给你的猪朋狗友杀了，我心里难受得很。”钟谷主赔笑道：

“是，是，你体惜下人，那是你的好心。”

钟夫人问那家人道：“来福儿，后来又怎样？”

来福儿道：“进喜儿给他打倒在地，当时也还没死。小的连忙大叫：‘二老爷，二老

爷，你老人家别生气。’他就笑了起来，很是高兴。小的扶了进喜儿起来，摆酒席请那姓岳的吃。他问：‘钟……钟……怎么不来接我？’小的说：‘我们老爷还不知道二老爷大驾光临，否则早就亲自来迎接了。小的这就去禀报。’那人点点头，见进喜儿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侍候，就问他：‘刚才我打了你一掌，你心里在骂我，是不是？’进喜儿忙道：

‘不，不！小的不敢，万万不敢。’那人道：‘你心里一定在说我是个大恶人，恶得不能再恶了，哈哈！’进喜儿道：‘不，不！二老爷是位大大的好人，一点儿也不恶。’那人眉毛竖了起来，喝道：‘你说我一点儿也不恶？’进喜儿吓得浑身发抖，说道：‘你……二老爷……一点也不恶，半……半点也不恶。’那人哇哇怒叫，突然伸出手来，扭断了进喜儿的脖子……”他语音发颤，显是惊魂未定。

钟夫人叹了口气，挥挥手道：“你这可受够了惊吓，下去歇一会儿吧。”来福儿应道：“是！”退出堂去。

钟夫人摇了摇头，叹口长气，说道：“我心里挺不痛快，要安静一会儿。”钟谷主道：“是。我这就去瞧岳老三，别要再生出什么事来。”钟夫人道：“我劝你还是叫他作‘岳老二’的好。”钟谷主道：“哼，岳老三虽凶，我可也不怕他，只是念着他千里迢迢地赶来助拳，很给我面子。杀死进喜儿的事，就不跟他计较了。”

钟夫人摇摇头，说道：“咱二人安安静静地住在这里，十年之中，我足不出谷，你还有什么不心足的？为什么定要去请这‘四大恶人’来闹个天翻地覆？你……平时对我甜言蜜语地说得挺好听，其实嘛，你一点也没把我放在心上。”钟谷主急道：“我……我怎么不将你放在心上？我去请这四个人来，还不是为了你？”钟夫人哼了一声，道：“为了我，这可谢谢你啦。你要是真的为我，乖乖的快把这‘四大恶人’送走了吧！”

段誉在隔房听得好生奇怪：“那岳老三毫没来由的便出手杀人，实是恶之透顶，难道另

外还有三个跟他一般恶的恶人？”

只见钟谷主在堂上大踏步踱来踱去，气呼呼地道：“那姓段的辱我太甚，此仇不报，我钟万仇有何脸面生于天地之间？”

段誉心道：“原来你名叫钟万仇。这个名字就取得不妥。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记一仇已然不是好事，何况万仇？难怪你一张脸拉得这么长。以你如此形象，娶了钟夫人这般如花似玉的老婆，真是饶天下之大幸，该当改名为钟万幸才是。”

钟夫人蹙起眉头，冷冷地道：“其实你是心中恨我，可不是恨人家。你若真要跟人家为难，干吗不自个儿找上门去，一拳一脚地决个胜败？请人助拳，就算打赢了，也未必有什么光彩。”钟万仇额头青筋暴起，叫道：“人家手下虾兵蟹将多得很，你不知道么？我要单打独斗，他老避不见面，我有什么法子？”钟夫人垂头不语，泪珠儿扑簌簌地掉在衣襟上。

钟万仇忙道：“对不住，阿宝，好阿宝，你别生气！我不该对你这般大声嚷嚷的。”钟

夫人不语，泪水掉得更多了。钟万仇扒头搔耳，十分着急，只是说：“阿宝，你别生气，我一时管不住自己，真是该死。”

钟夫人低声道：“你心中念念不忘的，总是记着那回事，我做人实在也没意味。你不如一掌打死了我，从此一了百了，免得你心中老是不痛快。你另外再去娶个美貌夫人吧！”

钟万仇提起手掌，在自己脸上啪啪两掌，说道：“我该死，我该死！”

段誉见到他一只大手掌拍在长长的马脸之上，委实滑稽无比，再也忍耐不住，终于嗤的一声，笑了出来。笑声甫出，立知这一次的祸可闯得更加大了，只盼钟万仇没听见，可是立即听到他暴喝：“什么人？”跟着砰的一声，有人踢开房门，纵进房来。段誉只觉后领一紧，已被人抓将出去，重重摔在堂上，只摔得他眼前发黑，似乎全身骨骼都断裂了。

钟万仇随即左手抓住他后领，提将起来，喝道：“你是谁？躲在我夫人房里干什么？”见到他容貌清秀，疑云大起，转头问钟夫人

道：“阿宝，你……又……”

钟夫人嗔道：“什么又不又的？又什么了？快放下他，他是来给咱们报讯的。”钟万仇道：“报什么讯？”仍提得段誉双脚离地，喝道：“臭小子，我瞧你油头粉脸，决不是好东西，你干吗鬼鬼祟祟地躲在我夫人房里？快说，快说！只要有半句虚言，我打得你脑袋瓜子稀巴烂。”砰的一拳击落，喀喇喇一声响，一张梨木桌子登时塌了半边。

段誉给他摔得好不疼痛，给他提在半空，挣扎不得，而听他言语，竟是怀疑自己跟钟夫人有甚苟且之事，心中不惧反怒，大声道：

“我姓段，你要杀就快快动手。不清不楚地胡言乱语什么？”

钟万仇提起右掌，怒喝：“你这小子也姓段？又是姓段的，又……又是姓段的！”说到后来，愤怒之意竟尔变为凄凉，圆圆的眼眶中涌上了泪水。

突然之间，段誉对这条大汉不自禁地心生悲悯，料想此人自知才貌与妻子不配，以致动

不动地就喝无名醋，其实也甚可怜。竟没再想到自己命悬人手，温言安慰道：“我姓段，我以前从没见过钟夫人之面，你不必瞎疑心，不用难受。”

钟万仇脸现喜色，嘶哑着嗓子道：“当真？你从来没见过……没见过阿宝的面？”段誉道：“我来到这里，前后还不到半个时辰。”钟万仇咧开了大嘴巴，呵呵呵地笑了几声，说道：“对，对，阿宝已有十年没出谷去了，十年之前，你还只八九岁年纪，自然不能……不能……不能……”但兀自提着段誉不放。

钟夫人脸上一阵晕红，道：“快放下段公子！”钟万仇忙道：“是，是！”轻轻放下段誉，突然脸上又布满疑云，说道：“段公子？段公子？你……你爹爹是谁？”

段誉心想：“我若再说谎话，倒似有甚亏心事一般。”昂然道：“我刚才没跟钟夫人说实话，其实不该隐瞒。我名叫段誉，字和誉，大理人氏。我爹爹的名讳上正下淳。”



钟万仇一时还没想到“上正下淳”四字是什么意思，钟夫人颤声道：“你爹爹是……是段……段正淳？”段誉点头道：“正是！”

钟万仇大叫：“段正淳！”这三字当真叫得惊天动地，霎时间满脸通红，全身发抖，叫道：“你……你是段正淳这狗贼的儿子？”

段誉大怒，喝道：“你胆敢辱骂我爹爹？”

钟万仇怒道：“我为什么不敢？段正淳，你这狗贼，混账王八蛋！”

段誉登时明白：他在谷外漆上“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九个大字，料想他必是恨极了我爹爹，才迁怒于所有姓段之人，凜然道：“钟谷主，你既跟我爹爹有仇，就该光明正大地了断此事。你有种就去当面骂我爹爹，要打就决个胜负，背后骂人，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爹爹便在大理城中，你要找他，容易得紧，干吗只在自己门口竖块牌子，说什么‘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

钟万仇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似乎段誉所

说，句句打中了他心坎。他眸子中凶光猛射，看来举手便要杀人，呆了半晌，突然间砰砰两拳，将两张椅子打得背断脚折，跟着飞腿踢出，板壁上登时裂出个大洞，叫道：“我不是怕斗不过你爹爹，我……我是怕……怕你爹爹知道……知道阿宝住在这里……”说到这句话时，声音中竟有呜咽之意，双手掩面，叫道：“我是胆小鬼，我是胆小鬼！”猛地发足奔出，但听得砰嘭、啪啦响声不绝，沿途撞倒了不少架子、花盆、石凳。

段誉愕然良久，心道：“我爹爹知道你夫人住在这里，那又怎样了？难道便会来杀了她么？”但想自己所说的言语确是重了，刺得钟万仇如此伤心，深感歉疚，转过头来，只见钟夫人正凝望着自己。

钟夫人和他目光相接，立即转开，苍白的脸上霎时涌上一片红云，又过一会，低声问道：“段公子，令尊这些年来身子安好？一切都顺遂吧？”

段誉听她问到自己父亲，当即站直身子，

恭恭敬敬地答道：“家严身子安健，托赖诸事平安。”

钟夫人道：“那就很好。我……我也……”

段誉见她长长的睫毛下又泪珠莹然，一句话没说完便背过身子，伸袖拭泪，不由得心生怜惜，安慰她道：“伯母，钟谷主虽然脾气暴躁些，对你可委实敬爱之极。你两位姻缘美满，小小言语失和，伯母也不必伤心。”

钟夫人回过头来，微微一笑，说道：“你这么一点儿年纪，又懂得什么姻缘美满不美满了？”

段誉见她这一笑颇有天真烂漫之态，心中一动，登时想起了钟灵，目光转过去瞧放在小几上的钟灵那对花鞋，说道：“晚生适才言语无礼，请伯母带我去向谷主谢罪，这就请谷主启程，去相救令爱。”

钟夫人道：“外子忙着接待他远道而来的朋友，确实难以分身。公子刚才想必已经听到了，这几个朋友行径古怪，动不动便出手杀

人，倘若对待他们礼数稍有不周，难免后患无穷。嗯，事到如今，我随公子去吧。”段誉喜道：“伯母亲自前去，再好也没有了。”想起钟灵说过的一句话，问道：“伯母能治得闪电貂之毒么？”钟夫人摇了摇头，道：“我不能治。”段誉犹豫道：“这个……那么……”

钟夫人回进卧室，匆匆提笔蘸墨，留下一张字条，略一结束，取了一柄长剑悬在腰间，回到堂中，说道：“咱们走吧！”当先便行。

段誉顺手将钟灵那对花鞋揣入怀中。钟夫人黯然摇头，想说什么话，终于忍住不说。

两人一走出树洞，钟夫人便加快脚步，别瞧她娇怯怯的模样，脚下却比段誉快速得多。

段誉终不放心，说道：“伯母既不会治疗貂毒，只怕神农帮不肯便放了令爱。”

钟夫人淡淡地道：“谁要他们放人？神农帮胆敢扣留我女儿，要胁于我，可活得不耐烦了。我不会救人，难道杀人也不会么？”

段誉不禁打了个寒噤，只觉她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言语之中，所含杀人如草芥之意，实不

下于那岳老三凶神恶煞的行径。

钟夫人问道：“你爹爹一共有几个妾侍？”段誉道：“没有，一个也没有。我妈妈不许的。”钟夫人道：“你爹爹很怕你妈妈吗？”段誉笑道：“也不是怕，多半是由爱生敬，就像谷主对伯母一样。”钟夫人道：

“嗯，你爹爹是不是每天都勤练武功？这些年来，功力又大进了吧？”段誉道：“爹爹每天都练功的，功力怎样，我可一窍不通了。”钟夫人道：“他功夫没搁下，我……我就放心了。你怎地一点武功也不会？”

两人说话之间，已行出里许，段誉正要回答，忽听得一人厉声喊道：“阿宝，你……你到哪儿去？”段誉回过头来，只见钟万仇从大路上如飞般追来。

钟夫人伸手穿到段誉腋下，喝道：“快走！”提起他身子，疾蹿而前。段誉双足离地，在钟夫人提掖之下，已身不由主。二前一后，三人顷刻间奔出数十丈。钟夫人轻功不弱于丈夫，但她终究多带了个人，钟万仇渐渐追

近。又奔了十余丈，段誉觉到钟万仇的呼吸竟已喷到后颈。突然嗤的一声响，他背上一凉，后心衣服给钟万仇扯去了一块。

钟夫人左手运劲一送，将段誉掷出丈许，喝道：“快跑！”右手已抽出长剑向后刺去。凭着钟万仇的武功，这一剑自是刺他不中，何况钟夫人绝无伤害丈夫之意，不过意在阻他追赶。不料她一剑刺出，只觉剑身微微受阻，剑尖竟已刺中了丈夫胸口。

原来钟万仇不避不让，反而挺胸迎剑。

钟夫人大吃一惊，急忙回头，只见丈夫一脸愤激之色，眼眶中隐隐含泪，胸口中剑处鲜血渗出，颤声道：“阿宝，你……终于要离我而去了？”

钟夫人见这一剑刺中他胸口正中，虽不及心，但剑锋深入数寸，丈夫生死难料，惶急之下，忙拔出长剑，扑上去按住他的剑创，但见血如泉涌，从手指缝中喷了出来。

钟夫人怒道：“我又不想伤你，你为什么不避？”钟万仇苦笑道：“你……你……要离

我而去，我……我还不如死了的好。”说着连连咳嗽。钟夫人道：“谁说我离你而去？我出去几天就回来的。我是去救咱们女儿。我在字条上不写得明明白白的吗？”钟谷主道：“我没见到什么字条。”钟夫人道：“唉，你就是这么粗心。”三言两语，将钟灵被神农帮擒住的事说了。

段誉见到这等情形，早吓得呆了，定了定神，忙撕下衣襟，手忙脚乱地来给钟万仇裹伤。钟万仇忽地飞出左腿，将他踢了个筋斗，喝道：“小杂种，我不要见你。”对钟夫人道：“你骗我，我不信。明明是他……是他来叫你去。这小杂种是他儿子……他还出言羞辱于我……”说着大咳起来，这一咳，伤口中的血流得更加厉害了，向段誉道：“上来啊，我虽身上受伤，却也不怕你的一阳指！上来动手啊！”

段誉这一跤摔跌，左颊撞上了一块尖石，狼狈万状地爬起身来，半边脸上都是鲜血，说道：“我不会使一阳指。就算会使，也不会跟

你动手。”钟万仇又咳了几声，怒道：“小杂种，你装什么蒜？你……你去叫你的老子来吧！”他这一发怒，咳得更加狠了。

钟夫人道：“你这瞎疑心的老毛病终究不肯改。你既不能信我，不如我先在你面前死了干净。”说着拾起地下长剑，便往颈中刎去。

钟万仇夹手夺过，脸上登现喜色，颤声道：“阿宝，你真的不是随这小杂种而去？”

钟夫人嗔道：“人家是好好的段公子，什么老杂种、小杂种的！我随段公子去，是要杀尽神农帮，救回咱们的宝贝女儿。”钟万仇听妻子说并非弃他而去，心中已然狂喜，见她轻嗔薄怒，爱怜之情更甚，陪笑道：“既然如此，那就算是我的不是。不过……不过，我既追来，你又干吗不停下来好好跟我说个明白？”钟夫人脸上微微一红，道：“我不想你再见到段公子。”钟万仇突然又起疑心，问道：“这小……这段公子，不是你的儿子吧？”

钟夫人又羞又怒，呸的一声，说道：“你



胡说八道什么？一会儿疑心他是我情郎，一会儿又疑心他是我儿子。老实跟你说，他是我的老子，是你的泰山老丈人！”说着不禁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钟万仇一怔，明白妻子是说笑，当即捧腹狂笑。这一大笑，伤口中鲜血更似泉涌。

钟夫人流泪道：“怎……怎么是好？”钟万仇大喜，伸手揽住她腰，道：“阿宝，你为我这么担心，我便立时死去，也不枉了。”钟夫人晕生双颊，轻轻推开了他，道：“段公子在这儿，你也这么疯疯癫癫的。”钟万仇呵呵而笑，笑几声，咳几下。

钟夫人眼见丈夫神情委顿，脸色渐白，甚是担心，扶起了丈夫，向段誉道：“段公子，你去跟司空玄说：我丈夫是当年纵横江湖的

‘见人就杀’钟万仇。我是甘宝宝，有个外号可不大好听，叫作‘俏药叉’。他若胆敢动我们女儿一根毫毛，叫他别忘了我们夫妻俩辣手无情。”她说一句，钟万仇便说一声：“对，不错！”

段誉见到这等情景，料想钟万仇固不能亲行，钟夫人也不能舍了丈夫而去搭救女儿。单凭钟万仇和甘宝宝两人的名头，是否就此能吓倒司空玄，实在大有疑问，看来自己腹中这“断肠散”的剧毒，也是万万不能解救的了。心想：“事已如此，多说也是无益。”便道：“是，晚生这便前去传话。”

钟夫人见他说去便去，发足即行，做事之潇洒无碍，又令她想起心中那个人来，叫道：“段公子，我还有一句话。”轻轻放开钟万仇的身子，纵到段誉身前，从怀中摸出一件物事，塞在段誉手中，低声道：“你将这东西赶去交给你爹爹，请他出手救我们的女儿。”

段誉道：“我爹爹如肯出手，自然救得了钟姑娘。只不过此去大理路途不近，就怕来不及。”钟夫人道：“我去借匹好马给你，请你在此稍候。”凑近脸去，压低声音说道：“别忘了跟你爹爹说，钟夫人说：‘请他出手救我们的女儿。’这十个字。”不等段誉回答，转身奔到丈夫身畔，扶起了他，径自去了。

段誉提起手来，见钟夫人塞在他手中的，是只镶嵌精致的黄金钿盒。揭开盒盖，见盒中有块纸片，色转残旧，显是时日已久，纸上隐隐还溅着几滴血迹，上写“乙卯年十二月初五丑时女”十一字，笔致柔弱，似是出于女子之手，书法可算十分拙劣，此外更无别物。段誉寻思：“这是谁的生辰八字？钟夫人要我去交给爹爹，不知有何用意？乙卯年，乙卯年……”屈指一算，那是十六年之前，“……难道是钟姑娘的年庚八字？钟夫人要将女儿许配给我，因此要我爹爹去救他媳妇？”虽殊无娶妻之意，但想到钟灵明媚可喜，不禁心中一动。

正沉吟间，听得一个男子声音叫道：“段公子！”

### 三 马疾香幽

段誉回过头来，只见一个身穿家人服色的汉子快步走来，便是先前隔着板壁所见的来福儿。他走到近处，行了一礼，道：“小人来福儿，奉夫人之命陪公子去借马。”段誉点头

道：“甚好。有劳管家了。”

来福儿在前领路，穿过大松林后，折而向北，走上另一条小路，行了六七里，来到一所大屋之前。来福儿上前执着门环，轻击两下，停了一停，再击四下，然后又击三下。

那门呀的一声，开了一道门缝。来福儿在门外低声和应门之人说了一阵子话。其时天色已黑，段誉望着天上疏星，忽然想起了谷中山洞的神仙姊姊来。

猛听得门内忽律律一声长声马嘶，段誉不自禁地喝彩：“好马！”大门打开，探出一个马头，一对马眼在黑夜中闪闪发光，顾盼之际，已显得神骏非凡，嗒嗒两声轻响，一匹黑马跨出门来。马蹄着地甚轻，身形瘦削，但四腿修长，雄伟高昂。牵马的是个垂鬟小婢，黑暗中看不清面貌，似是十四五岁年纪。

来福儿道：“段公子，夫人怕你不能及时赶到大理，特向这里的小姐借得骏马，以供乘坐。这马脚力非凡，这里的小姐是我家姑娘的朋友，得知公子是去救我家姑娘，这才相借，

实是天大的面子。”段誉见过骏马甚多，单闻这马嘶鸣之声，已知是万中选一的良驹，说道：“多谢了！”便伸手去接马缰。

那小婢轻抚马颈中的鬃毛，柔声道：“黑玫瑰啊黑玫瑰，姑娘借你给这位公子爷乘坐，你可得乖乖地听话，早去早归。”黑马转过头来，在她手臂上挨挨擦擦，神态甚为亲热。那小婢将缰绳交给段誉，道：“这马儿不能鞭打，你待它越好，它跑得越快。”

段誉道：“是！”心想：“马名黑玫瑰，必是雌马。”说道：“黑玫瑰小姐，小生这厢有礼了！”说着向马作了一揖。那小婢嗤的一笑，道：“你这人倒也有趣。喂，可别摔下来啊。”段誉轻轻跨上马背，向小婢道：“多谢你家小姐！”那小婢笑道：“你不谢我么？”段誉拱手道：“多谢姊姊。回来时我多带些蜜饯果子给你吃。”那小婢道：“果子倒不用带。你千万小心，别骑伤了马儿。”段誉应了。

来福儿道：“此去一直向北，便是上大理

的大路。公子保重。”段誉扬了扬手，那马放开西蹄，几个起落，已在数十丈外。

这黑玫瑰不用推送，黑夜中奔行如飞，段誉但觉路旁树林犹如倒退一般，不住从眼边掠过，更妙的是马背平稳异常，绝少颠簸起伏，心道：“这马如此快法，明日午后，准能赶到大理。”

不到一盏茶时分，便已驰出十余里之遥，黑夜中凉风习习，草木清气扑面而来。段誉心道：“良夜驰马，人生一乐。”突然前面有人喝道：“贼贱人，站住！”黑暗中刀光闪动，一柄单刀劈将过来。但黑马奔得极快，这刀砍落时，黑马已纵出丈许。段誉回头看去，只见两条大汉一持单刀、一持花枪，迈开大步急急赶来。两人破口大骂：“贼贱人！女扮男装，便瞒得过老爷了么？”一晃眼间，黑马已将二人抛得老远。两条大汉虽快步急追，片刻间连叫喊声也听不见了。

段誉寻思：“这两个莽夫怎地骂我‘贼贱人’，说什么女扮男装？是了，他们要找这黑

玫瑰主人的晦气，认马不认人，真是莽撞。”

又驰出里许，突然想起：“啊哟，不好！我幸赖马快，逃脱这二人伏击。瞧这两条大汉似乎武功了得，倘若借马的小姐不知此事，毫没提防地走将出来，难免要遭暗算。我非得回去报讯不可！”当即勒马停步，说道：“黑玫瑰，有人要暗害你家小姐，咱们须得回去告知，请她小心，不可离家外出。”

当下掉转马头，又从原路回去，将到那大汉先前伏击之处，催马道：“快跑，快跑！”黑玫瑰似解人意，在这两声“快跑”的催促之下，果然奔驰更快。但那两条大汉却已不知去向。段誉更加急了：“倘若他二人到庄中去袭击那位小姐，岂不糟糕？”他不住吆喝“快跑”，黑玫瑰四蹄犹如离地一般，疾驰而归。

将到屋前，忽地两条杆棒贴地挥来，直击马蹄。黑玫瑰不等段誉应变，自行纵跃而过，后腿飞出，砰的一声，将一名持杆棒的汉子踢得直掼了出去。

黑玫瑰一蹶便到门前，黑暗中四五人同时

长身而起，伸手来扣黑玫瑰的辔头。段誉只觉右臂上一紧，已给人扯下马来。有人喝道：

“小子，你干什么来啦？瞎闯什么？”

段誉暗暗叫苦：“糟糕之极，屋子都让人围住了，不知主人是否已遭毒手。”但觉右臂给人紧紧握住，犹如套在一个铁箍中相似，半身酸麻，便道：“我来找此间主人，你这么凶横干什么？”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道：“这小子骑了那贱人的黑马，定是那贱人的相好，且放他进去，咱们斩草除根，一网打尽。”

段誉心中七上八下，惊惶不定：“我这叫做自投罗网。事已如此，只有进去再说。”只觉握住他手臂的那人松开了手，便整了整衣冠，挺身进门。

穿过一个院子，石道两旁种满了玫瑰，香气馥郁。石道曲曲折折地穿过一个月洞门，段誉顺着石道走去，但见两旁这边一个、那边一个，都布满了人。忽听得高处有人轻声咳嗽，他一抬头，见墙头上也站着七八人，手中兵刃上寒光在黑夜中闪动。他暗暗心惊：“庄子里



未必有多少人，怎么却来了这许多敌人，难道真的要赶尽杀绝么？”但见这些人在黑暗中向他恶狠狠地瞪眼，有的手按刀柄，意示威吓。

段誉唯有强自镇定，勉露微笑。石道尽头是座大厅，一排排落地长窗中透了灯火出来。他走到长窗之前，朗声道：“在下有事求见主人。”

厅里一个嗓子嘶哑的声音喝道：“什么人？滚进来。”

段誉心下有气，推开长窗，跨进门槛，一眼望去，厅上或坐或站，共有十七八人。中间椅上坐着个黑衣女子，背心朝外，瞧不见面貌，背影苗条，一丛乌油油的黑发作闺女装束。东边太师椅中坐着两个老妪，空着双手，其余十余名男女都手执兵刃。下首那老妪身前地下横着一人，颈中鲜血兀自汨汨流出，已然死去，看面貌正是领了段誉前来借马的来福儿。段誉心想这人对自己恭谨有礼，不料片刻间便惨遭横祸，说来也是因己之故，甚感不忍。

坐在上首那老姬满头白发，身子矮小，嘶声喝道：“喂，小子！你来干什么？”

段誉推开长窗跨进厅中之时，便已打定了主意：“既已身履险地，能设法脱身，自是上上大吉。否则瞧这些人凶神恶煞的模样，纵然跟他们多说好话，也是无用。”进厅后见来福儿尸横就地，更激起胸中气愤，昂首说道：

“老婆婆不过多活几岁年纪，如何小子长、小子短的，出言这等无礼？”

那老姬脸阔而短，满是皱纹，白眉下垂，一双眯成一条细缝的小眼中射出凶光杀气，不住上下打量段誉。坐在她下首的那老姬喝道：

“臭小子，这等不识好歹！瑞婆婆亲口跟你说话，算是瞧得起你小子了！你知道这位老婆婆是谁？当真有眼不识泰山。”这老姬甚是肥胖，肚子凸出，便似有了七八个月身孕一般，头发花白，满脸横肉，说话声音比寻常男子还粗了几分，左右腰间各插两柄阔刃短刀，一柄刀上沾满了鲜血，来福儿显是她杀的。

段誉见到这柄血刃，气往上冲，大声道：

“听你们口音都是外路人，竟来到大理胡乱杀人，要知道大理虽是小邦，却也有王法。瑞婆婆什么来头，在下全然不知，她就算是大宋国的皇太后，也不能来大理擅自杀人啊！”

那胖老嫗大怒，霍地站起，双手一挥，每只手中都已执了一柄短刀，喝道：“我偏要杀你，你瞧怎么样？大理国中没一个好人，个个该杀。”段誉仰天打个哈哈，说道：“蛮不讲理，可笑，可笑！”那胖老嫗抢上两步，左手刀便向段誉颈中砍去。

当的一声，一柄铁拐杖伸过来将短刀格开，却是那瑞婆婆出手拦阻。她低声道：“平婆婆且慢，先问个清楚，再杀不迟！”说着将铁拐杖靠在椅边，问段誉道：“你是什么人？”

段誉道：“我是大理国人。这胖婆婆说道大理国人个个该杀，我便是该杀之人了。”平婆婆怒道：“你叫我平婆婆便是，说什么胖不胖的？”段誉笑道：“你不妨自己摸摸肚皮，胖是不胖？”

平婆婆骂道：“操你奶奶的！”挥刀在他脸前一尺处虚劈两下，呼呼风响。段誉只吓得全是冷汗，一颗心怦怦乱跳，脸上却硬装洋洋自得。

瑞婆婆道：“你这小子油头粉脸，是这小贱人的相好吗？”说着向那黑衣女郎的背心一指。段誉道：“这位姑娘我生平从来没见过。不过瑞婆婆哪，我劝你说话客气些。你出口伤人，这位姑娘大人大量，不来跟你计较，你自己的人品可就不怎么高明了。”瑞婆婆呸的一声，道：“你这小子倒教训我起来啦。你既跟这小贱人素不相识，到这里来干吗？”

段誉道：“我来向此间主人报个讯。”瑞婆婆道：“报什么讯？”段誉叹了口气，道：“我来迟了一步，报不报讯也是一样了。”瑞婆婆道：“报什么讯，快快说来。”语气愈益严峻。

段誉道：“我见了此间主人，自会相告，跟你说有什么用？”瑞婆婆微微冷笑，隔了片刻，才道：“你要当面说，那就快说吧。稍待

片刻，你两个便得去阴世叙会了。”段誉转过语调，彬彬有礼地道：“主人是哪一位？在下要谢过借马之德。”

他此言一出，厅上众人的目光一齐望向坐在椅上的那黑衣女郎。

段誉一怔：“难道这姑娘便是此间主人？她一个娇弱女子，给这许多强敌围住了，当真糟糕之极。”

只听那女郎缓缓地道：“借马给你，是我冲着人家面子，用不着你来谢。你不赶去救人，又回来干吗？”她口中说话，脸孔仍然朝里，并不转头，声音轻柔动听。

段誉道：“在下骑了黑玫瑰，途中遇到伏击，有两个强徒误认在下便是姑娘，口出不逊之言，在下觉得不妥，非来向姑娘报个讯息不可。”

那女郎道：“报什么讯？”她语音清脆，但语气中却冷冰冰的不带丝毫暖意，听来说不出的不舒服，似乎她对世上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又似对人人怀有极大敌意，恨不得将世人

杀个干干净净。

段誉听她言语无礼，微觉不快，但随即想到她已落入强仇手中，处境凶险之极，心情不佳，原亦难怪，反起同情之心。温言道：“在下心想这两个强徒意欲加害姑娘，在下仗着马快，才得避脱危难。但姑娘却未必得知有仇人来袭，因此赶来报知，想请姑娘及早趋避，不料还是来迟了一步，仇人已然到临。真正抱憾之至。”

那女郎冷笑道：“你假惺惺的来讨好我，有什么用意？”段誉怒气上冲，朗声道：“在下与姑娘素不相识，但既知有人意欲加害，岂可置之不理？‘假惺惺讨好’五字，从何说起？”那女郎道：“你知我是谁？”段誉道：“不知。”

那女郎道：“我听来福儿说道，你不会武功，居然敢在万劫谷中直斥谷主之非，胆子当真不小。现下卷进了这场是非，你待怎样？”段誉一怔，说道：“我本想来报了这讯，便即赶回家去。”说到这里，又叹了口气道：“看

来姑娘固然身处险境，我自己也大祸临头了。却不知姑娘何以跟这干人结仇？”

那黑衣女郎冷笑一声，道：“你凭什么问我？”段誉又是一怔，说道：“旁人私事，我原不该多问。好啦，我讯已带到，这就对得住你了。”黑衣女郎道：“你没料到要在这儿送了性命吧？可后悔么？”段誉听出她语气中大有讥嘲之意，朗声说道：“大丈夫行事，但求义所当为，有何后悔可言？”

黑衣女郎哼了一声，道：“凭你这点能耐，居然也自称大丈夫了。”段誉道：“是否英雄好汉，岂在武功高下？武功纵然天下第一，倘若行事卑鄙齷齪，也就当不得‘大丈夫’三字。”黑衣女郎道：“嘿嘿，话倒不错。你仗义报讯，原来是想做大丈夫。待会给人家乱刀分尸，一个斩成了十七八块的大丈夫，怕也没什么英雄气概了。”

平婆婆突然粗声喝道：“小贱人，尽拖延干吗？起身动手吧！”双刀相击，铮铮之声刺耳。

黑衣女郎冷冷地道：“你已活了这大把年纪，要死也不争早在这一刻。苏州那姓王的恶婆娘干吗自己不来跟我动手，却派你们这批奴才来跟我啰唆？”

瑞婆婆道：“我们夫人何等尊贵，你这小贱人便想见我们夫人一面，那也千难万难。你知道好歹的，乖乖的跟我们去，向夫人叩几个响头，说不定我们夫人宽宏大量，饶了你小命。你再想逃走，那就趁早死了这条心。你师父呢？”

黑衣女子尖声叫道：“我师父就在你背后！”

瑞婆婆、平婆婆等都吃了一惊，一齐转头，背后却哪里有人？

段誉见这干人个个神色惊惶，都上了个大当，忍不住哈哈大笑。平婆婆怒道：“笑什么？”段誉笑道：“可笑，可笑！”平婆婆又问：“什么可笑？”段誉道：“哈哈，可笑之极！”平婆婆问道：“什么可笑之极？”段誉道：“嘿嘿，可笑之极矣，可笑之极矣哉！”



平婆婆怒道：“什么可笑矣啊哉的？”

瑞婆婆道：“平婆婆，别理这臭小子！”

向黑衣女郎道：“姑娘，你从江南一直逃到大理。我们万里迢迢地赶来，你想是不是还能善罢？我们就算人人都死在你手下，也非擒你回去不可。你出手吧！”

段誉听瑞婆婆的口气，对这黑衣女郎着实忌惮，不由得暗暗称奇。眼见大厅上十七八人横眉怒目，握着兵刃跃跃欲试，却没一个径自上前动手。平婆婆手握双刀，数次走近黑衣女郎背后，总是立即退回。

黑衣女郎道：“喂，报讯的，这许多人要打我一个，你说怎么办？”段誉道：“嗯，黑玫瑰就在外面，你如能突围而出，赶快骑了逃走。这马脚程极快，他们追你不上。”黑衣女郎道：“那你自己呢？”段誉沉吟道：“我跟他们素不相识，无怨无仇，说不定他们不来跟我为难，也未可知。”

黑衣女郎嘿嘿冷笑两声，道：“他们能这么讲理，也不会这许多人来围攻我一个了。你

的小命是活不成啦，要是我能逃脱，你有什么心愿，要我给你去办？”

段誉心下一阵难过，说道：“你的朋友钟姑娘在无量山中给神农帮扣住了，她妈妈给了我这只盒子，要我送去给我爹爹，请他设法救人。倘若……倘若……姑娘能够脱身，最好能替在下办了此事，我感激不尽。”说着走上几步，将那只金钿小盒递了过去。走到离她背后约莫两尺之处，忽然闻到一阵香气，似兰非兰，似麝非麝，气息虽不甚浓，但幽幽沉沉，甜甜腻腻，闻着不由心中一动。

黑衣女郎仍不回头，问道：“钟灵生得很美啊，是你的意中人么？”段誉道：“不是，不是。钟姑娘年纪甚小，天真烂漫，我哪有……哪有此意？”黑衣女郎左臂伸后，将金钿盒子取了去。段誉见她手上戴了一只薄薄的丝质黑色手套，不露出半点肌肤，说道：“我爹爹住在大理城中，你只须……”

黑衣女郎道：“慢慢再说不迟。”将钿盒放入怀中，说道：“姓祝的老头儿，你给我滚

出去！”一个须发苍然的老者颤声道：“你说什么？”黑衣女郎道：“你快滚出厅去，我今天不想杀你。”那老者手中长剑一挺，喝道：“你胡说什么？”声音发抖，也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害怕。

黑衣女郎道：“你又不是姓王的恶婆娘手下，只不过给这两个老太婆拉了来瞎凑热闹。一路之上，你对我还算客气，那些家伙老是想揭我面幕，你倒不断劝阻。哼，还算不该死，这就滚出去吧！”那老者脸如土色，手中长剑的剑尖慢慢垂了下来。

段誉劝道：“姑娘，你叫他出去，也就是了，不该用这个‘滚’字。你说话这么不客气，祝老爷子岂不要生气？”

哪知这姓祝老者脸色一阵犹豫、一阵恐惧，突然间当啷一声响，长剑落地，双手掩面，当真奔了出去。他刚伸手去推厅上长窗，平婆婆右手挥动，一柄短刀疾飞出去，正中他后心。那老者一跤摔倒，在地下爬了丈许，这才死去。

段誉怒道：“喂，胖婆婆，这位老爷子是你们自己人啊，你怎地忽下毒手？”

平婆婆右手从腰间另拔一柄短刀，双手仍各持一刀，全神贯注地凝视黑衣女郎，对段誉的说话宛似不闻。厅上余人都走上几步，作势要扑上攻击，眼见只须有人一声令下，十余件兵刃便齐向黑衣女郎身上砍落。

段誉见此情势，不由得义愤填膺，大喝：“你们这许多人，围攻一个赤手空拳的孤身弱女，还有天理王法么？”抢上数步，挡在黑衣女郎身后，喝道：“你们胆敢动手？”他虽不会半点武功，但正气凛然，自有一股威风。

瑞婆婆见他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心下倒不禁嘀咕，料想这少年若非身怀绝技，故意装模作样，便是背后有极大靠山。她奉命率众自江南来到大理追擒这黑衣女郎，在此异乡客地，实不愿多生枝节，说道：“阁下定要招揽这事了？”语气竟客气了些。段誉道：“不错，我不能让你们恃强欺弱。”瑞婆婆道：

“阁下属何门派？跟这小贱人是亲是故？受了

何人指使，前来横加插手？”

段誉摇头道：“我跟这位姑娘非亲非故，不过世上事情，总抬不过一个‘理’字，我劝各位得罢手时且罢手，这许多人一起来欺侮一个孤身少女，未免太不光彩，口出粗言，更非前辈风范。”低声道：“姑娘快逃，我设法稳住他们。”

黑衣女郎也低声道：“你为我送了性命，不后悔么？”段誉道：“死而无悔。”黑衣女郎又问：“你不怕死么？”段誉叹了口气，道：“我自然怕死，可是……可是……”

黑衣女郎突然大声道：“你手无缚鸡之力，逞什么英雄好汉？”右手突然挥动，两根彩带飞出，将段誉双手双脚分别缚住了。瑞婆婆、平婆婆等人见她突然袭击段誉，都大出意料之外，群相惊愕之际，黑衣女郎左手连扬。段誉耳中只听得咕咚、砰嘭之声连响，左右都有人摔倒，眼前刀剑光芒飞舞闪烁，蓦地里大厅上烛光齐熄，眼前陡黑，自己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已被提在空中。

这几下变故实在来得太快，他霎时间不知身在何处，但听得四下里吆喝纷作：“莫让贱人逃了！”“留神她毒箭！”“放飞刀！放飞刀！”跟着玎珰呛啷一阵乱响，他身子又向上飞，马蹄声响，已是身在马背，但手脚都被缚住了，动弹不得。

只觉自己后颈靠在一人身上，鼻中闻到阵阵幽香，正是那黑衣女郎身上的香气。蹄声得得，既轻且稳，敌人的追逐喊杀声已在身后渐渐远去。黑玫瑰全身黑毛，那女郎全身黑衣，黑夜中一团漆黑，睁眼什么都瞧不见，惟有一股芬馥之气缭绕鼻际，更增几分诡秘。

☆☆☆

黑玫瑰奔了一阵，敌人喧叫声已丝毫不闻。段誉道：“姑娘，没料到你这么好本事，请放我起来吧。”黑衣女郎哼了一声，并不理睬。段誉手脚给带子紧紧缚住了，黑玫瑰每跨一步，带子束缚处便收紧一下，手脚越来越痛，加之脚高头低，斜悬马背，头脑中一阵阵晕眩，当真说不出的难受，又道：“姑娘，快

放了我！”

突然间啪的一声，脸上热辣辣的已吃了一记耳光。那女郎冷冰冰地道：“别啰嗦，姑娘没问你，不许说话！”段誉怒道：“为什么？”啪啪两下，又接连吃了两记耳光。这两下更加沉重，只打得他右耳嗡嗡作响。

段誉大声叫道：“你动不动便打人，快放了我，我不要跟你在一起。”突觉身子一扬，砰的一声，摔到了地下，可是手足均遭带子缚住，带子的另一端仍握在那女郎手中，段誉便被黑玫瑰拉着，在地下横拖而前。

那女郎口中低喝，命黑玫瑰放慢脚步，问道：“你服了么？听我的话了么？”

段誉大声道：“不服，不服！不听，不听！适才我死在临头，尚自不惧。你小小折磨我一下，我怕……我怕……”他本想要说“我怕什么？”但此时恰好被拉过路上两个土丘，连抛两下，将两句“什么”都咽在口中，说不出来。

黑衣女郎冷冷地道：“你怕了吧！”一拉

彩带，将他提上马背。段誉道：“我是说‘我怕什么？’当然不怕！快放了我，我不愿给你牵着走！”那女郎哼的一声，道：“在我面前，谁有说话的份儿？我要折磨你，便要治得你死去活来，岂是‘小小折磨’这么便宜？”说着左手送出，又将他抛落马背，着地拖行。

段誉心下大怒，暗想：“这些人口口声声骂你小贱人，原来大有道理。”叫道：“你再不放手，我可要骂人了。”那女郎道：“你有胆子便骂。我这一生之中，给人骂得还不够么？”段誉听她最后这句话颇有凄苦之意，一句“小贱人”刚要吐出口来，心中一软，便即忍住。

那女郎等了片刻，见他不再做声，说道：“哼，料你也不敢骂！”

段誉道：“我听你说得可怜，不忍心骂，难道还怕了你不成？”

那女郎一声呼哨，催马快行，黑玫瑰放开四蹄，急奔起来。这一来段誉可就苦了，头脸手足给道上的沙石擦得鲜血淋漓。那女郎叫



道：“你投不投降？”段誉大声骂道：“你还不分好歹的泼辣女子！”那女郎道：“这不算骂！我本是泼辣女子，用得着你说？我自己不知道么？”

段誉道：“我……我……对你……对你……一片好心……”突然脑袋撞上路边一块突出的石头，登时昏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只觉头上一阵清凉，便醒了过来，接着口中汨汨进水，他急忙闭口，却忍不住咳嗽起来。这一来口鼻之中入水更多。原来他仍给缚在马后拖行，那女郎见他昏晕，便纵马穿过一条小溪，令他冷水浸身，便即醒转。幸好小溪甚窄，黑玫瑰几步间便跨了过去。段誉衣衫湿透，腹中又给水灌得胀胀的，全身到处是伤，说不出的难受。

那女郎问道：“你服了么？”段誉心想：“世间竟有如此蛮不讲理的女子，也算是造物不仁，我段誉该有此劫，既落在她手中，再跟她说话也是多余。”那女郎连问几声：“你服了么？苦头吃得够了么？”段誉不理不睬，只

作没听见。那女郎怒道：“你耳朵聋了么？怎地不答我话？”段誉仍是不理。

那女郎勒住了马，要看他是否尚未醒转。其时晨光曦微，东方已现光亮，却见他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怒气冲冲地瞪视着她，那女郎怒道：“好啊，你明明没昏过去，却装死跟我硬斗。咱们便斗个明白，瞧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说着跃下马来，轻轻一纵，已在一株大树上折了一根树枝，唰的一声，在段誉脸上抽了一记。

段誉这时首次和她正面朝相，见她脸上蒙了一张黑布面幕，只露出两个眼孔，一双眼亮如点漆，向他射来。段誉微微一笑，心道：

“自然是你厉害。你这泼辣女人，有谁厉害得过你？”

那女郎道：“这当口亏你还笑得出！你笑什么？”段誉向她装个鬼脸，咧嘴又笑了笑。那女郎扬手啪啪啪的连抽了七八下。段誉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洋洋不理，奋力微笑。只是这女郎落手阴毒，树枝每一下都打在他身上最吃

痛的所在，他几次忍不住要叫出声来，终于强自克制住了。

那女郎见他如此倔强，怒道：“好！你装聋作哑，我索性叫你真的做了聋子。”伸手入怀，摸出一柄匕首来，刃锋长约七寸，寒光闪闪，向着他走近两步，提起匕首对准他左耳，喝道：“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你这只耳朵还要不要了？”段誉仍然不理。那女郎眼露凶光，提高了手，匕首便要往他耳中刺落。

段誉大急，叫道：“喂，你真刺还是假刺？你刺聋了我耳朵，有本事治得好吗？”那女郎呸的一声，说道：“姑娘杀了人也治得活，你若不信，那就试试。”段誉忙道：“我信，我信！那倒不用试了！”

那女郎见他开口说话，算是服了自己，也就不再折磨他了，提起他放上马鞍，自己跃上马背，这一次居然将他放得头高脚低，优待了些。段誉不再受那倒悬之苦，手足受缚处虽仍疼痛，但比之适才在地下横拖倒曳，却已有天渊之别，也就不敢再说话惹她生气。

行得大半个时辰，段誉内急起来，想要那女郎放他解手，但双手被缚，没法打手势示意，何况纵然双手自由，这手势实在也不便打，只得说道：“我要解手，请姑娘放了我。”那女郎道：“好啊，现下你不是哑巴了？怎地跟我说话了？”段誉道：“事出无奈，不敢亵渎姑娘，姑娘身上好香，我倘成了个‘臭小子’，岂不大煞风景？”那女郎忍不住“嗤”的一声笑，心想事到如今，只得放他，于是拔剑割断了缚住他手足的带子，自行走开。

段誉给她缚了大半天，手足早已麻木不仁，动弹不得，在地下滚动了一会，方能站立。解完了手，见黑玫瑰站在一旁吃草，甚是驯顺，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悄悄跨上马背，黑玫瑰也并不抗拒。段誉一提马缰，纵马向北奔驰。

那女郎听到蹄声，追了过来，但黑玫瑰奔行神速无比，那女郎轻功再高，也追它不上。段誉拱手道：“姑娘，后会有期。你一切可得

小心！”只说得这两句话，黑玫瑰已蹿出二十余丈之外。他回过头来，只见那女郎的身子已被树木挡住，他得脱这女魔头的毒手，心下快慰无比，口中连连催促：“好马儿，乖马儿！快跑，快跑！”

黑玫瑰奔出里许，段誉心想：“耽搁了这么一晚，不知还来得及救钟姑娘吗？路上只有不吃饭，不睡觉，拚命地跑了，但不知黑玫瑰能不能挨？”正迟疑间，忽听得身后远远传来一声清啸。

黑玫瑰听得啸声，立时掉头，从来路奔回。段誉大吃一惊，忙叫：“好马儿，乖马儿，不能回去。”用力拉缰，要黑玫瑰转头。不料黑玫瑰的头虽被缰绳拉得偏了，身子还是笔直的向前直奔，全不听他指挥。

瞬息之间，黑玫瑰已奔到了那女郎身前，直立不动。段誉哭笑不得，神色极为尴尬。那女郎冷冷地道：“我本不想杀你，可是你私自逃走不算，还偷了我的黑玫瑰，这还算是大丈夫吗？”

段誉跳下马来，昂然道：“我又不是你奴仆，要走便走，怎说得上‘私自逃走’四字？黑玫瑰是你先前借给我的，我并没还你，可算不得偷。你要杀就杀好了。曾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我自反而缩，自然是大丈夫。”

那女郎道：“什么缩不缩的？你缩头我也是一剑。”显然不懂段誉这些引经据典的言语，手握剑柄，将长剑从鞘中抽出半截，说道：“你如此大胆，难道我真的不敢杀你？”说着两道清冷的眼光直射向他。

段誉和她目光相对，毫无畏缩之意。两人相向而立，凝视半晌，唰的一声，那女郎还剑入鞘，喝道：“你去吧！总算你临去时叫我‘一切小心’，对我还有份好心。你的脑袋暂且寄存在你脖子上，等得姑娘高兴，随时来取。”段誉本已拚着必死之心，没料到她竟会放过自己，一怔之下，也不多说，转身一跛一拐的去了。

☆☆☆

他走出十余丈，仍不听见马蹄之声，回头望去，只见那女郎兀自怔怔地站着出神，心想：“多半她又在想什么歹毒主意，像猫耍耗子般，要将我戏弄个够，这才杀我。好吧，反正我也逃不了，一切只好由她。”哪知他越走越远，始终没听到那女郎骑马追来。

他接连走上几条岔道，这才渐渐放心，心下稍宽，头脸手足擦破处便痛将起来，寻思：“这姑娘脾气如此古怪，说不定她父母双亡，一生遭逢过无数不幸。也说不定她相貌丑陋无比，以致不肯以面目示人，倒是个可怜人。啊哟，钟夫人那只黄金钿盒却还在她身边。”可是要回去向她取还，却无论如何不敢了，心想：“我见了爹爹，最多答允跟他学武功，爹爹自然会去救钟姑娘，就算爹爹不亲自去，派些人去便是，这只金盒也没多大用处。只是我没了坐骑，这般徒步而去大理，势必半路上毒发而死。钟姑娘苦待救援，度日如年，她见我既不回去，她父亲又不来救，只道我没给她送信，以为我是个无情无义之人。好歹我得赶到

无量山去，跟她死在一块，也好叫她明白我决不相负之意。”

心意已决，当即辨明方向，迈开大步，赶向无量山去。这澜沧江畔荒凉已极，连走数十里也不见人烟。这一日他唯有采些野果充饥，晚间便在山坳中胡乱睡了一觉。

次日午后，跨经另一座铁索桥，重渡澜沧江，行出二十余里后，到了一个小市镇上。他怀中所携银两早在跌入深谷时在峭壁间失去。自顾全身衣衫破烂不堪，肚中又觉饥饿，想起帽上所镶的一块碧玉是贵重之物，于是扯了下来，拿到镇上唯一的一家米店去求售。米店本不是售玉之所，但这镇上只这家米店较大，那店主见他气宇轩昂，倒也不敢小觑了。却不识得宝玉的珍贵，只肯出二两银子相购。段誉也不理会，取了二两银子，想去买套衣巾，小镇上并无沽衣之肆，于是到饭铺中去买饭吃。

在板凳上坐落，两个膝头登时便从裤子破孔中露了出来，长袍的前后襟都已撕去，裤子后臀也有几个大孔，屁股触到凳面，但觉凉飕



飏的，心想：“这等光屁股的模样实在太不雅观，该当及早设法才是。”饭店主人端上饭菜，说道：“今儿不逢集，没鱼没肉，相公将就吃些青菜豆腐下饭。”段誉道：“甚好，甚好。”端起饭碗便吃。他一生锦衣玉食，今日光着屁股吃此粗粝，只因数日没饭下肚，全凭野果充饥，虽是青菜豆腐，却也吃得十分香甜。

吃到第三碗饭时，忽听得店门外有人说道：“娘子，这里倒有家小饭店，且看有什么吃的。”一个女子声音笑道：“瞧你这副吃不饱的馋相儿。”

段誉听得声音好熟，立时想到正是无量剑的干光豪与他那葛师妹，心下惊慌，急忙转身朝里，暗想：“怎么叫起‘娘子’来了？嗯，原来东西联宗，做了夫妻啦。我这一卦是‘无妄卦’，‘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虽无牛系，但这位干老兄得了老婆，我段公子却遇上了灾难。”

只听干光豪笑道：“新婚夫妻，怎吃得

饱？”那葛师妹啐了一口，低声笑道：“好没良心！要是老夫老妻，那就饱了？”语音中满含荡意。两人走进饭店坐落，干光豪大声叫道：“店家，拿酒饭来，有牛肉先给切一盆……咦！”

段誉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一只大手搭上了右肩，将他身子扳转，登时与干光豪面面相相对。段誉苦笑道：“干老兄、干大嫂，恭喜你二位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无量剑东宗西宗合并归宗。”

干光豪哈哈大笑，回头向那葛师妹望了一眼，段誉顺着他目光瞧去，见那葛师妹一张鹅蛋脸，左颊上有几粒白麻子，倒也颇有几分姿色。只见她满脸诧异之色，渐渐地目露凶光，低沉着嗓子道：“问个清楚，他怎么到这里来啦？附近有无量剑的人没有？”

干光豪脸上登时收起笑容，恶狠狠地道：“我娘子的话你听见了没有？快说。”段誉心想：“我胡说八道一番，最好将他们吓得快快逃走，否则这二人非杀了我灭口不可。”说

道：“贵派有四位师兄，手提长剑，刚才匆匆忙忙的从门外走过，向东而去，似乎在追赶什么人。”

干光豪脸色大变，向那葛师妹道：“走吧！”那葛师妹站起身来，右掌虚劈，作个杀人的姿式。干光豪点点头，拔出长剑，径向段誉颈中斩落。

这一剑来得好快，段誉见到那葛师妹的手势，便知不妙，早已缩身向后，可是仍然避不开。眼见白刃及颈，突然间嗤的一声轻响，干光豪仰天便倒，长剑脱手掷出。跟着又是嗤的一声，那葛师妹正要跨出店门，听得干光豪的呼叫，刚要转头察看，便已摔倒在门槛上。两人都身子扭了几下，便即不动。干光豪喉头插了一枝黑色小箭，那葛师妹则是后颈中箭。听这嗤嗤两响，正是那黑衣女郎昨晚灭烛退敌的发射暗器之声。

段誉又惊又喜，回过头来，背后空荡荡的并无一人。却听得店门外嘘溜溜一声马嘶，果然那黑衣女郎骑了黑玫瑰缓缓走过。

段誉叫道：“多谢姑娘救我！”抢出门去。那女郎一眼也没瞧他，自行策马而行。段誉朗声道：“若不是你发了这两枚短箭，我这当儿脑袋已不在脖子上啦。”那女郎仍不理睬。

店主人追将出来，叫道：“相……相公，出……出了人命啦！可不得了啊！”段誉道：“啊哟，我还没给饭钱。”伸手要去掏银子，却见黑玫瑰已行出数丈，叫道：“死人身上有银子，他们摆喜酒请客，你自己拿吧！”急急忙忙地追到马后。

☆☆☆

那女郎策马缓行，片刻间出了市镇。段誉紧紧跟随，说道：“姑娘，你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不如连钟姑娘也一并救了吧。”那女郎冷冷地道：“钟灵是我朋友，我本来要去救她。可是我最恨人家求我。你求我去救钟灵，我就偏偏不去救了。”段誉忙道：“好，好。我不求姑娘！”那女郎道：“可是你已经求过了。”段誉道：“那么我刚才说过的不

算。”那女郎道：“哼，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说过的话怎能不算？”

段誉心道：“先前我在她面前老是自称大丈夫，她可见了怪啦，说不得，为了救钟姑娘一命，只好大丈夫也不做了。”说道：“我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我是全靠姑娘救了一条小命的可怜虫。”

那女郎嗤的一声笑，向他打量片刻，说道：“你对钟灵这小鬼头倒好。昨晚你宁可性命不要，也非充大丈夫不可，这会儿居然肯做可怜虫了。哼，我不去救钟灵！”

段誉急道：“那……那又为什么啊？”那女郎道：“我师父说，世上男人就没一个有良心的，个个都会花言巧语地骗女人，心里净是不怀好意。男人的话一句也听不得。”段誉道：“那也不尽然啊，好像……好像……”一时举不出什么例子，便道：“好像姑娘的爹爹，就是个大大的好人。”那女郎道：“我师父说，我爹爹就不是好人！”

段誉眼见那女郎催得黑玫瑰越走越快，自

己难以追上，叫道：“姑娘，慢走！”

突然间人影晃动，道旁林中蹿出四人，拦在当路。黑玫瑰陡然停步，倒退了两步。这四人都是年轻女子，一色的碧绿斗篷，手中各持双钩，居中一人喝道：“你们两个，便是无量剑的干光豪与葛光佩，是不是？”

段誉道：“不是，不是。干光豪和葛姑娘，早已那个……那个了。”那女子道：“什么那个、那个了？你二人一男一女，年纪轻轻，结伴同行，瞧模样定是私奔，还不是无量剑干葛两个叛徒？”段誉笑道：“姑娘说话太也无理。葛光佩脸上有麻子点儿，这位姑娘却是花容月貌，美丽无比，大大不同。”那女子向黑衣女郎喝道：“把面罩拉下来！”

蓦地里嗤嗤嗤嗤四声，黑衣女郎发出四枚短箭，铮铮两响，两个女子挥钩格落，另外两个女子却中箭倒地。这四箭射出之前全无征兆，去势又是快极，居然仍有两箭未中。黑衣女郎立即跃下马背，身在半空时已拔剑在手，左足一着地，右足立即跨前，唰唰两剑，分攻

两名女子，两女也正挥钩攻上，一女抵挡黑衣女郎，另一名女子挺钩向段誉刺去。

段誉“啊哟”一声，钻到了黑玫瑰肚子底下。那女子一怔，万想不到此人竟会出此怪招，正欲挺钩到马底去刺段誉，背心上一痛，登时摔倒，却是黑衣女郎趁机射了她一箭。但便这么一分神，黑衣女郎左臂已为敌钩钩中，嘶的一声响，拉下半只袖子，露出雪白手臂，臂上划出一条尺来长的伤口，登时鲜血淋漓。

黑衣女郎挥剑力攻，但那使钩女子武功着实了得，双钩挥动，招数巧妙，酣斗片刻，黑衣女郎左腿中钩，划破了裤子。她连射两箭，都被对方挥钩格开。那女子连声喝道：“你是什么人？你剑法不是无量剑的！”黑衣女郎不答，剑招加紧，突然“啊”的一声叫，长剑被单钩锁住，敌人手腕急转，黑衣女郎把握不住，长剑脱手飞出，急忙跃开。那使钩女子双钩连刺，都让她闪过。

段誉早就瞧得焦急万分，苦于无力上前相助。眼见黑衣女郎危殆，无法多想，匆忙中抱

起地下一具死尸，双手将死尸头前脚后的横持了，便似挺着一根巨棒，向那使钩女子疾冲过去。

使钩女子吃了一惊，见迎面冲来的正是自己姊妹的脑袋，心中悲痛，右手钩向段誉面门刺去，可是中间隔着一具尸体，这一钩差了半尺，没能刺到，砰的一下，胸口已给尸体脑袋撞中，就在这时，一枚短箭射入她右眼，仰天便倒。

段誉瞥眼见黑衣女郎左膝跪地，叫道：

“姑娘，你……你没事吧。”奔过去要扶。那女郎站起身来，不料段誉慌乱中兀自持着尸体，将死尸脑袋向着她胸口撞去。那女郎在死尸脑袋上一推，段誉“啊”的一声，摔了出去，尸体正好压在他身上。

那女郎见到他这等狼狈模样，忍不住笑出声来。想起适才这一战凶险万分，若不是先出其不意地杀了两人，又得段誉在旁援手，只怕连一个使钩女子也斗不过，这四个女子不知是什么来头，恁地武功了得？叫道：“喂，傻



子，你抱着个死人干什么？”

段誉爬起身来，放下尸体，说道：“罪过，罪过。唉，真正对不住了。你们认错了人，客客气气地问个明白就是了，胡说八道的，难怪惹得姑娘生气，岂不枉送了性命？姑娘，其实你也不用出手杀人，除下面幕来给她们瞧上一眼，不是什么事也没了？”

那女郎厉声道：“住嘴！我用得着你教训？谁叫她们说我跟你私……私……什么的？”段誉道：“是，是。这是她们胡说的不是，不过姑娘还是不必杀人。啊，你……你的伤口得包扎一下。”眼见她大腿上露出雪白的肌肤，不敢多看，忙转过了头。

那女郎听他老是责备自己不该杀人，本想上前挥手就打，听他提及伤口，登觉腿臂处伤口疼痛。幸好这两钩都入肉不深，没伤到筋骨，当及取出金创药敷上，撕破敌人的斗篷，包扎伤口。

段誉将尸体逐一拖入草丛，说道：“本来该当替你们起个坟墓才是，可惜这里没铲子。

唉，四位姑娘年纪轻轻，容貌虽不算美，也不丑陋……”

那女郎听他说到容貌美丑，问道：“喂，你怎知道我脸上没麻子，又是什么花容月貌了？”段誉笑道：“这是想当然耳！”那女郎道：“什么‘想当然耳’？”段誉道：“‘想当然耳’，就是想来当然是这样的。”那女郎道：“瞎说！你做梦也想不到我相貌，我满脸都是大麻子！”段誉道：“未必，未必！过谦，过谦！”

那女郎见衣袖裤脚都给铁钩钩破了，便走入草丛，从尸体上除下一件斗篷，披在身上。段誉突然叫道：“啊哟！”猛地想起自己裤子上有几个大洞，光着屁股跟这位姑娘在一起，成何体统？急忙倒身而行，不敢以屁股对着那女郎，也从一具尸体上除下斗篷，披在自己身上。那女郎嗤的一声笑。段誉面红过耳，想起自己裤子上的大破洞，委实羞愧无地。

那女郎在四具女尸上拔出短箭，放入怀中。

段誉道：“你的短箭见血封喉，剧毒无比。劝姑娘今后若非万不得已，千万不可再用，杀伤人命，实是有干天和，倘若……”那女郎喝道：“你再跟我啰唆，要不要试试见血封喉的味道？”右手一扬，嗤的一声响，一枚毒箭从段誉身侧飞过，插入地下。

段誉吓得面色惨白，再也不敢多说。那女郎道：“封了你的喉，你还能不能跟我啰唆？”说着过去拔起地下短箭，对着段誉又是一扬。段誉吓了一跳，急忙倒退。

那女郎笑了起来，将短箭放入囊中，向他瞪了一眼，说道：“你穿了这件斗篷，活脱便是个姑娘。把斗篷拉起来遮住头顶。再撞上人，人家也不会说咱们一男一女……”段誉道：“是，是。”依言除下头上方巾，揣入怀中，拉起斗篷的头罩套在头上。那女郎拍手大笑。

段誉见她笑得天真，心想：“瞧你这模样，只怕比我年纪还小，怎地杀起人来却这等辣手？”见她斗篷前面有块锦缎垂下来遮住胸

口，锦缎上绣着一头黑鹫，昂首蹲踞，神态威猛，自己斗篷上的黑鹫也一模一样，摇头叹道：“姑娘人家，衣衫上不绣花儿蝶儿，却绣上这般凶霸霸的鸟儿，好勇斗狠，唉！”说着又摇了摇头。

那女郎瞪眼道：“你讥讽我么？”段誉道：“不是，不是！不敢，不敢！”那女郎道：“到底是‘不是’，还是‘不敢’？”段誉道：“是不敢。”那女郎便不言语了。

段誉问道：“你伤口痛不痛？要不要休息一下？”那女郎道：“伤口当然痛！我在你身上割两刀，瞧你痛不痛？”段誉心道：“泼辣横蛮，莫此为甚。”那女郎又道：“你当真关心我痛不痛吗？天下可没这样好心的男子。你是盼望我快些去救钟灵，只不过说不出口。走吧！”说着走到黑玫瑰之旁，跃上马背，手指西北方，道：“无量剑的剑湖宫是在那边，是不是？”段誉道：“好像是的。”

两人一个乘马，一个步行，缓缓向西北方行去。走了一会，那女郎问道：“金盒子里的

时辰八字是谁的？”段誉心道：“原来你已打开来看过了。”说道：“我不知道。”那女郎道：“是钟灵的，是不是？”段誉道：“真的不知道。”那女郎道：“还在骗人？钟夫人将她女儿许配了给你，是不是？给我老老实实的说。”段誉道：“没有，的确没有。我段誉倘若欺骗了姑娘，你就给我来个见血封喉。”

那女郎问道：“你姓段？叫做段誉？”段誉道：“是啊，名誉的‘誉’。”那女郎道：

“哼！你名誉挺好么？我瞧不见得。”段誉笑道：“名誉挺坏的‘誉’，也就是这个字。”

那女郎笑道：“这就对啦！”段誉道：“姑娘尊姓？”那女郎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你的姓名是你自己说的，我又没问你。”

走了一段路，那女郎道：“待会咱们救出了钟灵，这小鬼头定会跟你说我的姓名，你不许听。”段誉忍笑道：“好，我不听。”那女郎似乎也觉这件事办不到，说道：“就算你听到了，也不许记得。”段誉道：“是，我就算记得了，也要拚命想法子忘记。”那女郎道：

“呸，你骗人，当我不知道么？”

说话之间，天色渐渐黑将下来，不久月亮东升，两人乘着月亮，觅路而行。走了约莫两个更次，远远望见对面山坡上繁星点点，烧着一堆堆火头，火头之东山峰耸峙，山脚下数十间大屋，正是无量剑湖宫。段誉指着火头，道：“神农帮就在那边。咱们悄悄过去，抢了钟灵就逃，好不好？”

那女郎冷冷地道：“怎么逃法？”段誉道：“你和钟灵骑了黑玫瑰快奔，神农帮追你们不上的。”那女郎道：“你呢？”段誉道：“我给神农帮逼着服了断肠散的毒药，司空玄帮主说是服后七天，毒发身亡，须得设法先骗到解药，这才逃走。”

那女郎道：“原来你已给他们逼着服了毒药。你怎么不想及早设法解毒，仍来给我报讯？”段誉道：“我本以为黑玫瑰脚程快，报个讯息，也耽搁不了多少时候。”那女郎道：“你到底是生来心好呢，还是个傻瓜？”段誉笑道：“只怕各有一半。傻气多些，好心少

些！”

那女郎哼了一声，道：“你的解药怎生骗法？”段誉踌躇道：“本来说好，是用闪电貂的解药，去换断肠散解药。他们拿不到毒貂解药，这断肠散的解药，倒不大容易骗到手。姑娘，你有什么法子？”那女郎道：“你们男人才会骗人，我有什么骗人的法子？跟他们硬要，要钟灵，要解药！”

段誉心头一凛，知道她又要大杀一场，心想：“最好……最好……”但“最好”怎样，自己可全无主意。

☆☆☆

两人并肩向火堆走去。行到离中央的大火堆数十丈处，黑暗中突然跃出两人，都是手执药锄，横持当胸。一人喝道：“什么人？干什么的？”

那女郎道：“司空玄呢？叫他来见我。”

那两人在月光下见那女郎与段誉身披碧绿锦缎斗篷，挡胸的锦缎上绣着一只黑鹫，登时大惊，立即跪倒。一人说道：“是，是！小人

不知是灵鹫宫圣使驾到，多……多有冒犯，请圣使恕罪。”语音颤抖，显是害怕之极。

段誉大奇：“什么灵鹫宫圣使？”随即省悟：“啊，是了，我和这姑娘都披上了绿色斗篷，他们认错人了。”跟着又记起数日前在剑湖宫中听得钟灵说道，她偷听到司空玄跟帮中下属的说话，奉了缥缈峰灵鹫宫天山童姥的号令，前来占无量山剑湖宫，然则神农帮是灵鹫宫的部属，难怪这两人如此惶惧。

那女郎显然不明就里，问道：“什么灵……”段誉怕她露出马脚，忙逼紧嗓子道：“快叫司空玄来。”那两人应道：“是，是！”站起身来，倒退几步，这才转身向大火堆奔去。

段誉向那女郎低声道：“灵鹫宫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扯下斗篷头罩，围住了口鼻，只露出一对眼睛。

那女郎还待再问，司空玄已飞奔而至，大声说道：“属下司空玄恭迎圣使，未曾远迎，尚请恕罪。”抢到身前，跪下磕头，说道：



“神农帮司空玄，恭请童姥万寿圣安！”

段誉心道：“童姥是什么人，又不是皇帝、皇太后，什么万寿圣安的，不伦不类。”当下点了点头，道：“起来吧。”司空玄道：“是！”又磕了两个头，这才站起。这时他身后已跪满了人，都是神农帮的帮众。

段誉道：“钟家那小姑娘呢？带她过来。”两名帮众也不等帮主吩咐，立即飞奔到大火堆畔，抬了钟灵过来。段誉道：“快松了绑。”司空玄道：“是。”拔出匕首，割断钟灵手足上绑着的绳索。段誉见她安好无恙，心下大喜，逼紧着嗓子说道：“钟灵，过来。”钟灵道：“你是什么人？”司空玄厉声喝道：“圣使面前，不得无礼。她老人家叫你过去。”钟灵心想：“管你是什么老人家小人家，反正你不让人家绑我，山羊胡子又这样怕你，听你的吩咐便了。”便走到段誉面前。

段誉伸左手拉住她手，扯在身边，捏了捏她手，打个招呼。料想她难以明白，也就不理会了，对司空玄道：“拿断肠散的解药来！”

司空玄微觉奇怪，但立即吩咐下属：“取我药箱来，快，快！”微一沉吟间，便即明白：“啊哟，定是那姓段的小子去求了灵鹫宫圣使，以致圣使来要人要药。”药箱拿到，他命人打开箱盖，左手入箱取出个瓷瓶，恭恭敬敬地呈上，说道：“请圣使赐收。这解药连服三天，每天一次，每次一钱已足。”段誉大喜，接在手中。

钟灵忽道：“喂，山羊胡子，这解药你还有吗？你答允了给我段大哥解毒的。要是尽数给了人家，段大哥请得我爹爹给你解毒时，岂不糟了？”段誉心下感激，又捏了捏她手。司空玄道：“这个……这个……”钟灵急道：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解不了他的毒，我叫爹爹也不给你解毒。”

那黑衣女郎忍不住喝道：“钟灵，别多嘴！你段大哥死不了。”钟灵听得她语音好熟，“咦”的一声，转头向她瞧去，见到她的面幕，登时便认了出来，欢然道：“啊，木……”立时想到不对，伸手按住了自己嘴

巴。

司空玄早在暗暗着急，屈膝说道：“启禀两位圣使：属下给这小姑娘所养的闪电貂咬伤了，毒性厉害，两位圣使开恩。”段誉心想若不给他解毒，只怕他情急拚命，对那黑衣女郎道：“姊姊，童姥的灵丹圣药，你便给他一些吧。”司空玄听得有童姥的灵丹圣药，大喜过望，在地上连连磕头，砰砰有声，说道：“多谢童姥大恩大德，圣使恩德，属下共有一十九人给毒貂咬伤。”

那女郎心想：“我有什么‘童姥的灵丹圣药’？只是我臂上腿上都受了伤，要照顾两个人可不容易。且听着这姓段的，耍耍这山羊胡子便了。”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道：“伸手。”司空玄道：“是，是！”左手伸出，摊开了手掌，双目下垂，不敢正视。那女郎在他手掌中倒了些绿色药末，说道：“内服一点儿，便可解毒了。”心道：“我这香粉采集不易，可不能给你太多了。”

司空玄当她一拔开瓶塞，便觉浓香馥郁，

冲鼻而至。他毕生钻研药性，却也全然猜不到是何种药物配成，待得药粉入掌，更是香得全身舒泰。心想天山童姥神通广大，这灵丹圣药果然非同小可，大喜之下，连连躬身称谢，只掌中托着药末，不能再磕头了。

段誉见大功告成，说道：“姊姊，走吧！”得意之际，竟忘了逼紧嗓子，幸好司空玄等全未起疑。

司空玄道：“启禀圣使：属下中毒受伤，又断了一只手，未能迅速办妥灵鹫宫交下的差使，有负童姥恩德，罪该万死。自当即刻统率部属，攻下剑湖宫。请圣使在此督战。”

段誉道：“不用了，我瞧这剑湖宫也不必攻打了，你们即刻退兵吧！”

司空玄大惊，素知童姥的脾气，所派使者说话越和气，此后责罚越重。灵鹫宫圣使惯说反话，料定圣使这几句话是怪他办事不力，忙道：“属下该死，属下该死。请圣使在童姥驾前美言几句。”

段誉不敢多说，挥了挥手，拉着钟灵转身

便走。司空玄高举左掌，托着香粉，双膝跪地，朗声说道：“神农帮恭送两位圣使，恭祝童姥她老人家万寿圣安。”他身后帮众一直跪在地下，这时齐声说道：“神农帮恭送两位圣使，恭祝童姥她老人家万寿圣安。”

段誉走出数丈，见这干人兀自跪在地下，实在好笑不过，大声说道：“恭祝你司空玄老人家也万寿圣安。”

司空玄一听之下，只觉这句反话煞是厉害，吓得魂不附体，险些晕倒。他身后两人见帮主簌簌发抖，生怕他掌中的灵丹圣药跌落，急忙抢上扶住。

☆☆☆

段誉和二女行出数十丈，再也听不到神农帮的声息。钟灵不住口中作哨，想召唤闪电貂回来，却始终不见，说道：“木姊姊，多谢你和这位姊姊前来救我，我要留在这儿。”

那女郎道：“留在这儿干吗？等你的毒貂吗？”钟灵道：“不！我在这儿等段大哥，他去请我爹爹来给神农帮这些人解毒。”转头向

段誉道：“这位姊姊，你那些断肠散的解药，给我一些吧。”那女郎道：“这姓段的不会再来了。”钟灵急道：“不会的，不会的。他说过要来的，就算我爹爹不肯来，段大哥自己还是会来。”那女郎道：“哼，男子说话就会骗人，他的话又怎信得？”钟灵呜咽道：“段大哥不会骗……骗我的。”

段誉哈哈大笑，掀开斗篷头罩，说道：“钟姑娘，你段大哥果然没骗你。”

钟灵向他凝视半晌，喜不自胜，扑上去搂住他脖子，叫道：“你没骗我，你没骗我！”

那女郎突然抓住她后领，提起她身子，推在一旁，冷冷地道：“不许这样！”钟灵吃了一惊，但心中欣喜，也不以为意，说道：“木姊姊，你两个怎地会遇见的？”那女郎哼了一声，不加理睬。

段誉道：“咱们一路走，一路说。”他担心司空玄发现解药不灵，追将上来。那女郎跃上马背，遥自前行。段誉于是将别来情由简略对钟灵说了，但于那女郎虐待他的事却避而不

提，只说她救了自己性命。钟灵大声道：“木姊姊，你救了段大哥，我可不知该怎么谢你好。”那女郎怒道：“我自救他，关你什么事？”钟灵向段誉伸伸舌头，扮个鬼脸。

那女郎说道：“喂，段誉，我的名字，不用钟灵这小鬼跟你说，我自己说好了，我叫木婉清。”段誉道：“啊，水木清华，婉兮清扬。姓得好，名字也好。”木婉清道：“好过你的一段木头，名誉极坏。”段誉哈哈大笑。

钟灵拉住段誉左手，轻轻地道：“段大哥，你待我真好。”段誉道：“只可惜你的貂儿找不到了。”钟灵又吹了几下口哨，说道：

“那也没什么，等这些恶人走了，过些时候我再来找。你陪我来找，好不好？”段誉道：

“好啊！”想起了那洞中玉像，又道：“以后我时时会到这里来的。”木婉清怒道：“不许你来。她要找貂儿，自己来好了。”段誉向钟灵伸伸舌头，扮个鬼脸，两人相对微笑。

三人不再说话，缓缓行出数里。木婉清忽然问道：“钟灵，你是十二月初五的生日，是

不是？”她骑在马上，说话时始终不回过头来。钟灵道：“是啊，木姊姊怎么知道？”木婉清大怒，厉声道：“段誉，你还不是骗人？”一提马缰，黑玫瑰急冲而前。

忽听得西北角上有人低声呼啸，跟着东北角上有人啪啪啪啪的连续击了四下手掌。一条人影迎面奔来，到得与三人相距七八丈处，倏然停定，嘶哑着嗓子喝道：“小贱人，你还逃得到哪里？”听这声音，正是瑞婆婆。便在此时，背后一人嘿嘿冷笑，段誉急忙回头，星月微光之中，只见正是那平婆婆，双手各握短刀，闪闪发亮。跟着左边右边又各到了一人，左边是个白须老者，手中横向执一柄铁铲，右首那人是个年纪不大的汉子，手持长剑。段誉依稀记得，这两人都曾参与围攻木婉清。

木婉清冷笑道：“你们阴魂不散，居然一直追到了这里，能耐倒也不小。”平婆婆道：“你这小贱人就是逃到天边，我们也追到天边。”木婉清嗤的一声，射出一枝短箭。那使剑汉子眼明手快，挥剑挡开。木婉清从鞍上纵



身而起，向那老者扑去。

那老者白须飘动，年纪已着实不小，应变倒也极快，右手疾抖，铁铲向木婉清撩去。木婉清身未落地，左足在铲柄上一借力，挺剑指向平婆婆。平婆婆挥刀格去，嚓的一声，刀头已给剑锋削断，白刃如霜，直劈下来。瑞婆婆急挥铁拐向木婉清背心扫去。木婉清不及剑伤平婆婆，长剑平拍，剑刃在平婆婆肩头一按，轻飘飘地蹿了出去。

瑞婆婆和两个男子同时攻上。木婉清剑光霍霍，在四人围攻下穿插来去。

钟灵在数丈外不住向段誉招手，叫道：“段大哥，快来。”段誉奔将过去，问道：“怎么？”钟灵道：“咱们快走。”段誉道：“木姑娘受人围攻，咱们怎能一走了之？”钟灵道：“木姊姊本领大得紧，她自有法子脱身。”段誉摇头道：“她为救你而来，倘若如此舍她而去，于心何安？”钟灵顿足道：“你这书呆子！你留在这里，又能帮得了木姊姊的忙吗？唉，可惜我的闪电貂还没回来。”

这时瑞婆婆等二女二男与木婉清斗得正紧，瑞婆婆的铁拐和那老者的铁铲都是长兵刃，舞开来呼呼风响。木婉清耳听八方，将段誉与钟灵的对答都听在耳里。

只听段誉又道：“钟姑娘，你先走吧！我若负了木姑娘，非做人之道，倘若她敌不过人家，我在旁好言相劝，说不定也可挽回大局。”钟灵道：“你除了白送自己一条性命，什么也不管用。快走吧！木姊姊不会怪你的。”段誉道：“若不是木姑娘好心相救，我这条性命早就没有了。迟送半日，便多活了半日，倒也不无小补。”钟灵急道：“你这呆子，再也跟你缠夹不清。”拉住他手臂便走。

段誉叫道：“我不走，我不走！”但他没钟灵力大，给她拉着，踉跄而行。

忽听木婉清尖声叫道：“钟灵，你自己给我快滚，不许拉他。”钟灵拉得段誉更快，突然间嗤的一声，她头髻一颤，一枚短箭插上了她发髻。木婉清喝道：“你再也不放手，我射你眼睛。”钟灵知她说得出，做得到。相识以来

虽然颇蒙她垂青，毕竟为时无多，没什么深厚交情，她既说要射自己眼睛，那就真的要射，只得放开了段誉手臂。

木婉清喝道：“钟灵，快给我滚到你爹爹、妈妈那里去，快走，快走！你若耽在旁边等你段大哥，我便射你三箭。”口中说话，手上不停，连续架开袭来的几件兵刃。

钟灵不敢违拗，向段誉道：“段大哥，你一切小心。”说着掩面疾走，没入黑暗中。

木婉清喝走钟灵，在四人之间穿来插去，腿上钩伤处隐隐作痛，剑招忽变，一缕缕剑光如流星飘絮，变幻无定。忽听得那老者大叫一声，胁下中剑，木婉清唰唰唰三剑，将瑞婆婆和那使剑汉子逼得跳出圈子相避，剑锋回转，已将平婆婆卷入剑光之中。顷刻之间，平婆婆身上已受了三处剑伤。她毫不理会，如疯虎般向木婉清扑去。余下三人回身再斗。平婆婆滚近木婉清身畔，右手短刀往她小腿上削去。木婉清飞腿将她踢了个筋斗，就在此时，瑞婆婆的铁拐已点到眉心。木婉清迅即回转长剑，格

开铁拐，顺势向敌人分心便刺。

瑞婆婆斜身闪过，横拐自保。木婉清轻吁一口气，正待变招，突然间噗的一声，左肩上一阵剧痛，原来那老者受伤之后，使不动铁铲，拔出钢锥扑上，乘虚插入了她肩头。木婉清反手一掌，只打得那老者一张脸血肉模糊，登时气绝。瑞婆婆等却又已上前夹击。平婆婆大叫：“小贱人受了伤，不用拿活口了，杀了便算。”

段誉见木婉清受伤，心中大急，待要依样葫芦，抢过去抱起那老者的尸体冲撞，但隔着相斗的四人，抢不过去。情急之下，扯下身上斗篷，冲上去猛力挥起，罩上平婆婆头顶。平婆婆眼不见物，大惊之下，忙伸手去扯，却忘了自己手中兀自握着短刀，一刀斩在自己脸上，叫得犹如杀猪一般。

木婉清无暇去拔左肩上的钢锥，强忍疼痛，向瑞婆婆急攻两剑，向使剑汉子刺出一剑，这三剑去势奥妙，瑞婆婆右颊立时划出一条血痕，使剑汉子颈边被剑锋一掠而过。两人

受伤虽轻，但中剑部位却是要害，大惊之下，同时向旁跳开，伸手往剑伤上摸去。

木婉清暗叫：“可惜，没杀了这两个家伙。”吸一口气，纵声呼啸，黑玫瑰奔将过来。木婉清纵身跃上，顺手拉住段誉后颈，将他提上马背。二人共骑，向西急驰。

没奔出十余丈，树林后忽然齐声呐喊，十余人蹿出来横在当路。中间一个高身材的老者喝道：“小贱人，老子在此等候你多时了。”伸手便去扣黑玫瑰的辔头。木婉清右手微扬，嗤嗤连声，三枝短箭射了出去。人丛中三人中箭，立时摔倒。那老者一怔之下，木婉清一提缰绳，黑玫瑰蓦地里平空跃起，从一千人头顶跃了过去。众人忌惮她毒箭厉害，虽发足追来，却各舞兵刃护住身前，与马上二人相距越来越远。但听那干人纷纷怒骂：“贼丫头，又给她逃了！”“任你逃到天边，也要捉到你来抽筋剥皮！”“大伙儿追啊！”

木婉清任由黑玫瑰在山中乱跑，来到一处山冈，只见前面是个深谷，只得纵马下山，另

觅出路。这无量山中山路迂回盘旋，东绕西转，难辨方向。

突然听到前面人声：“那马奔过来了！”

“向这边追！”“小贱人又回来啦！”木婉清重伤之下，无力再斗，忙拉转马头，从右首斜驰出去。这时慌不择路，所行的已非道路，幸亏黑玫瑰神骏，在满山乱石的山坡上仍奔行如飞。又驰了一阵，黑玫瑰前脚突然一跪，右前膝在岩石上撞了一下，奔驰登缓，一跛一拐地颠蹶起来。

段誉心中焦急，说道：“木姑娘，你让我下马吧，你一个人容易脱身。他们跟我无冤无仇，便拿住了我也不打紧。”木婉清哼的一声，道：“你知道什么？你是大理人，要是给他们拿住了，一刀便即砍了。”段誉道：“奇哉怪也，大理人这么多，杀得光吗？姑娘还是先走的为是。”

木婉清左肩背上一阵阵疼痛，听得段誉仍在啰唆不停，怒道：“你给我住口，不许多说。”段誉道：“好，那么你让我坐在你后

面。”木婉清道：“干什么？”段誉道：“我的斗篷罩在那胖婆婆头上了。”木婉清道：

“那又怎样？”段誉道：“我裤子上破了几个大洞，坐在姑娘身前，这个光……光……对着姑娘……嘿嘿，太……太也失礼。”

木婉清伤处痛得难忍，既好笑，又没好气，伸手抓住他肩头，咬着牙一用力，只捏得他肩骨格格直响，喝道：“住嘴！”段誉吃痛，忙道：“好啦，好啦，我不开口便是。”

#### 四 崖高人远

奔出数里，黑玫瑰走上了一条长岭。山岭渐见崎岖，黑玫瑰行得更加慢了，背后呐喊声隐隐传来。段誉叫道：“黑玫瑰啊，今日说什么也要辛苦你些，劳你驾跑得快点儿吧！”木婉清嗤之以鼻，斥道：“废话！”

又行里许，回头望见刀光闪烁，追兵渐近。木婉清不住催喝：“快，快！”黑玫瑰奋蹄加快脚步，突然之间，前面出现一条深涧，阔约数丈，黑黝黝的深不见底。黑玫瑰一声惊嘶，陡地收蹄，倒退几步。

木婉清见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问道：

“我要纵马跳将过去。你随我冒险呢，还是留下来？”段誉心想：“马背上少了一人，黑玫瑰便易跳得多。”说道：“姑娘先过去，再用带子来拉我。”木婉清回头看去，见追兵已相距不过数十丈，说道：“来不及啦！”拉马退了数丈，叫道：“噓！跳过去！”伸掌在马肚上轻拍两下。

黑玫瑰放开四蹄，急奔而前，到得深涧边上，使劲纵跃，直蹿过去。段誉但觉腾云驾雾一般，一颗心也如要从腔中跳了出来。

黑玫瑰受了主人催逼，出尽全力的这么一跃，前脚双蹄勉强踏到了对岸，但两边委实相距太宽，它彻夜奔驰，腿上又受了伤，后蹄终没能踏上山石，身子登时向深谷中坠落。

木婉清应变奇速，从马背上腾身而起，随手抓了段誉，向前蹿出。段誉先着了地，木婉清跟着摔下，正好跌在他怀中。段誉怕她受伤，双手牢牢抱住，只听得黑玫瑰长声悲嘶，已堕入下面万丈深谷。



木婉清心中难过，忙挣脱段誉的抱持，奔到涧边，但见白雾封谷，已看不到黑玫瑰的身躯，突然间一阵眩晕，只觉天旋地转，脚下一软，登时昏倒在地。

段誉大惊，生怕她摔入谷中，忙上前扶住，见她双目紧闭，已晕了过去。正没做理会处，忽听对涧有人大声叫道：“放箭，放箭！射死两个小贼！”段誉抬起头来，见对涧已站了七八人，忙俯身抱起木婉清，转身急奔，突然飏的一声，一枝羽箭从耳畔擦过。

他跌跌撞撞地冲了几步，蹲低身子，抱着木婉清而行，飏的一声，又有一箭从头顶飞过。段誉见左首有块大岩石，当即扑过去躲在石后，霎时间但听得噗噗噗之声不绝，无数暗器都打在石上，弹了开去。段誉一动也不敢动，突然呼的一声，一块拳头大的石子投了过来，飞过岩石，落在他身旁，投石之人显是膂力极强，居然将这么大一块石头投出十数丈外，幸好相距远了，难取准头。段誉心想此处未脱险境，当下抱起木婉清，一鼓作气地向前

疾奔，奔出十余丈，料想敌人的羽箭暗器再也射不到了，这才止步。

他喘了几口气，将木婉清稳稳放上草地，转身缩在山岩之后，向前望去。

只见对崖上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指手画脚，纷纷议论，偶尔山风吹送过来几句，都是怒骂呼喝之言，看来这些人一时没法追得过来。段誉心想：“倘若他们绕着山道，从那一边爬上山来，咱二人仍是无法得脱毒手。”

快步走向山崖彼端望去，不由得吓得脚也软了，几乎站立不定。只见崖下数百丈处波涛汹涌，一条碧绿大江滚滚而过，原来已到了澜沧江边。江水湍急无比，从这一边是无论如何上不来的，但敌人倘若走到谷底，越过深涧断崖，再攀援而上，终究能过来杀人。他叹了口气，心想暂脱危难，也是好的，以后如何，且待事到临头再说，适才说过的那句话又涌向心头：“多活得半日，却也不无小补。”

回到木婉清身边，见她仍昏迷未醒，正想设法相救，只见她背后左肩上赫然插着一枚钢

锥，鲜血染满了半边衣衫。段誉一惊，在马背上时坐在她身前，适才仓皇逃命，没发觉她竟受此重伤，第一个念头便是：“莫非她已经死了？”忙拉开她面幕，伸指到她鼻底一试，幸好微微尚有呼吸，心想：“须得拔去钢锥，止住流血。”伸手抓住锥柄，咬紧牙关，用力上拔，钢锥应手而起。他不知闪避，一股鲜血喷得满头满脸都是。

木婉清痛得大叫一声，醒了转来，跟着又即晕去。

段誉死命按住她伤口，不让鲜血流出，但血如泉涌，却哪里按得住？他无法可施，随手在地下拔些青草，嚼烂了敷上她伤口，鲜血涌出，立将草泥冲开，忽地记起：“先前她中了钩伤，曾从怀中取出药来敷上，不久便止了血。”

轻轻伸手到她怀中，将触手所及的物事一一掏出，除了装着钟灵年庚的那只小金盒外另有一支黄杨木梳、一面小铜镜、两块粉红色手帕，还有三只小木盒、一个瓷瓶。他见到这些

闺阁之物，一呆之下，方始意会到眼前这人是  
个姑娘，自己伸手到她衣袋中乱掏乱寻，未免  
太也无礼。而这些梳镜巾盒之属，跟这个杀人  
不眨眼的魔头却又实在难以联在一起。

他记不起木婉清先前用什么伤药治伤，只  
曾见她从瓷瓶中倒了些绿色粉末给司空玄，冒  
充是童姥的灵药，也不知这些绿粉能不能止  
血。揭开一只盒子，幽香扑鼻，见盒中盛的似  
是胭脂。第二只盒子装的是半盒白色粉末，第  
三盒是黄色粉末，放近鼻端嗅了嗅，白色粉末  
并无气息，黄色粉末却极辛辣，一嗅之下，登  
时打个喷嚏，心想：“不知这是金创药，还是  
杀人的毒药？倘若用错了，岂不糟糕。”伸指  
用力捏木婉清的人中，过了半晌，她微微睁开  
眼来。

段誉大喜，忙问：“木姑娘，哪一盒药能  
止血治伤？”木婉清道：“红色的。”说了三  
字，又闭上眼睛。段誉再问：“红色的？”她  
便不答了。段誉好生奇怪，心想红色的这一盒  
明明是胭脂，怎能治伤？但她既如此说，且试

一试再说，总是胜于将毒药敷上了伤口。

于是将她伤口附近的衣衫撕破一些，伸指挑些胭脂，轻轻敷上。手指碰到她伤口时，木婉清迷迷糊糊中仍然觉痛，身子一缩。段誉安慰道：“莫怕，莫怕，咱们先止了血再说。”说也奇怪，这胭脂竟具灵效，涂上伤口不久，流血便慢慢少了；又过了一会，伤口中渗出淡黄色水泡。段誉自言自语：“金创药也做得像胭脂一般，搽在雪白的皮肉上也真好看。”

他累了半天，到这时心神才略为宁定，听得对崖上叫骂喧哗声已然止息，寻思：“莫非他们真的从谷中攻上来么？”伏在地下爬到崖边张望，不出所料，果见对面山崖上十余人正慢慢向谷底攀援而下。山谷虽深，总有尽头，这些人只须到了谷底，便可攀到这边崖上，看来最多过得两三个时辰，敌人便即攻到。

虽身处绝境，总不能束手待毙。相度四周地势，见处身所在是座高崖，一面临江，三面皆是深谷，无路可逃。他长长叹了口气，将木婉清抱到一块突出的岩石底下，以避山风与暗

器，然后弓着身子搬集石块，聚在崖边低洼处。崖上乱石满地，没多时便搬了五六百块。诸事就绪，便坐在木婉清身旁闭目养神。

这一坐倒，便觉光屁股坐在沙砾之上，刺得微微生痛，心道：“我二人这是‘夬卦’，‘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次且’者，趑趄也，却行不顺也，这一卦再准也没有了。我是‘臀无肤’。这‘肤’字如改成个‘裤’字，就更加妙。她老是说男子爱骗人，正是‘闻言不信’。可是她‘牵羊悔亡’，我岂不是成了一头羊？但不知她是不是后悔？”

他彻夜未睡，实已疲累不堪，想了几句《易经》，便欲睡去，然知敌人不久即至，却哪里敢睡着？只闻到木婉清身上发出阵阵幽香，适才试探她鼻息之时，曾揭起她鼻子下面的面幕，当时悬念她生死，没留神她嘴巴鼻子长得如何，这时却不敢无端端的再去揭开她面幕瞧个清楚。回想起来，似乎她脸上肌肤白嫩，至少不会是她所说的那般“满脸大麻

皮”。

此刻木婉清昏迷不醒，倘若悄悄揭开她面幕，她决不会知道，他又想看，又不敢看，思潮起伏：“我跟她在此同生共死，十九要同归于尽，倘若直到一命呜呼之时仍不曾见过她一面，岂非死得好冤？”但心底隐隐又怕她当真是满脸的大麻皮，寻思：“她若不是丑逾常人，何以老是戴上面幕，不肯以真面目示人？这姑娘行事凶恶，料想和‘清秀美丽’四字无缘，不看也罢。”

一时心意难决，要想起个卦来决疑，却越来越倦，竟尔朦朦胧胧地睡去了。

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突然间听到喀喇声响，一惊而醒，忙奔到崖边，只见五六名汉子正悄没声地从这边山崖攀将上来。石块受触，堕下出声。山崖陡峭，那些人上得甚难。段誉暗叫：“好险，好险！”拿起一块石头，向崖边投下，叫道：“别上来，否则我可不客气了。”

他居高临下，投石极便，攀援上山的众汉

子和他相距数十丈，暗器射不上来，听到他的叫声，便即停步，迟疑了片刻，随即在山石后躲躲闪闪地继续爬上。段誉将五六块石头乱投下去，只听得啊、啊两声惨呼，两名汉子遭石块击中，堕入深谷，自必粉身碎骨而亡。其余汉子见势头不对，纷纷转身下逃，一人逃得急了，陡崖上一个失足，料必又是摔得身如肉酱。

段誉自幼从高僧学佛，连武艺也不肯学，此时生平第一次杀人，不禁吓得脸如土色。他原意是投石惊走众人，不意竟连杀两人，又累得一人摔死，虽知若不拒敌，敌人上山后自己与木婉清必然无幸，但终究难过之极。

他呆了半晌，回到木婉清身边，见她已然坐起，倚身山石。段誉又惊又喜，道：“木姑娘，你……你好啦！”木婉清不答，目光从面幕的两个圆孔中射出来，凝视着他，颇有严峻凶恶之意。段誉柔声劝道：“你躺着再歇一会儿，我去找些水给你喝。”木婉清道：“有人想爬上山来，是不是？”



段誉眼中泪水夺眶而出，举袖擦了擦眼泪，呜咽道：“我失手打死了两人，又……又吓得……吓得跌死了一人。”木婉清见他哭泣，好生奇怪，问道：“那便怎样？”段誉呜咽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我无故杀人，罪业非小。”顿足又道：“这三人家中或有父母妻儿，闻知讯息，定必悲伤万分，我……我如何对得起他们？如何对得起他们的家人？”木婉清冷笑道：“你也有父母妻儿，是不是？”段誉道：“我父母是有的，妻儿却还没有。”

木婉清眼光中闪过一阵奇怪神色，这目光一瞬即逝，随即回复原先锋利如刀、寒冷若冰的神情，说道：“他们上得山来，杀不杀你？杀不杀我？”段誉道：“那多半是要杀的。”木婉清道：“哼！你是宁可让人杀死，却不愿杀人？”

段誉沉吟道：“倘若单是为我自己，我决不愿杀人。不过……不过，我不能让他们害你。”木婉清厉声道：“为什么？”段誉道：

“你救过我，我自然要救你。”木婉清道：

“我问你一句话，你若有半分虚言，我袖中短箭立时取你性命。”说着右臂微抬，对准了他。段誉道：“你杀了这许多人，原来短箭是从袖中射出来的。”

木婉清道：“呆子，你怕不怕我？”段誉道：“你又不会杀我，我怕什么？”木婉清狠狠地道：“你惹恼了我，姑娘未必不杀你。我问你，你见过我的脸没有？”段誉摇摇头，道：“没有。”木婉清道：“当真没有？”她话声越来越低，额上面幕湿了一片，显是用力多了，冷汗不住渗出，但话声仍极严峻。

段誉道：“我何必骗你？你其实不用‘闻言不信’。”木婉清道：“我昏去之时，你何以不揭我面幕？”段誉摇头道：“我只顾治你背上伤口，没想到此事。”木婉清又气又急，喘息道：“你……你见到我背上肌肤了？你……你在我背上敷药了？”段誉道：“是啊，你的胭脂膏真灵，我万万料想不到这居然是金创妙药。”

木婉清道：“你过来，扶我一扶。”段誉道：“好！你原不该说这许多话，多歇一会，再想法子逃生。”说着走过去扶她，手掌尚未碰到她手臂，突然间啪的一声，左颊上热辣辣地吃了记耳光。她虽在重伤之余，出手仍极沉重。

段誉给她打得头晕眼花，身子打了个旋，双手捧住面颊，怒道：“你……你干吗打我？”木婉清怒道：“大胆小贼，你……你竟敢碰我身上肌肤，竟敢……竟敢偷看我的背脊……”急怒之下，登时晕倒，横斜在地。

段誉一惊，也不再恼她掌掴之辱，忙抢过去扶起。只见她背脊上又有大量血水渗出，适才她出掌打人，使力大了，本在慢慢收口的伤处复又破裂。

段誉一怔：“木姑娘怪我不该碰她身上肌肤，但若不救，她势必失血过多而死。事已如此，只好从权，最多不过给她再打两记耳光而已。”撕下衣襟，给她擦去伤口四周的血渍，但见她肌肤晶莹如玉，皓白如雪，更闻到阵阵

幽香，这时不敢多看，匆匆忙忙地挑些胭脂膏儿，敷上伤口，喃喃地道：“你的背脊我看了，但不是偷看。”

这一次木婉清不久便即醒转，一睁眼，便向他恶狠狠地瞪视。段誉怕她再打，离得远远的。木婉清道：“你……你又……”觉到背上伤口处阵阵清凉，知段誉又为自己敷上了新药。段誉道：“我……我不能见死不救。”木婉清不住喘气，没力气说话。

段誉听到左首淙淙水声，走将过去，见是一条清澈山溪。于是洗净了双手，俯下身去喝了几口，双手捧着一掬清水，走到木婉清身边，道：“张开嘴来，喝水吧！”木婉清微一迟疑，流了这许多血后，委实口渴得厉害，于是揭起面幕一角，露出嘴来。

其时日方正中，明亮的阳光照在她下半张脸上。段誉见她下颏尖尖，脸色白腻，一如其背，光滑晶莹，连半粒小麻子也没有。一张樱桃小口灵巧端正，嘴唇甚薄，两排细细的牙齿便如碎玉一般，不由得心中一动：“她……她

实是个绝色美女啊！”这时溪水已从手指缝中不住流下，溅得木婉清半边脸上都是水点，有如玉承明珠，花凝晓露。段誉一怔，便不敢多看，转头向着别处。

木婉清喝完了他手中溪水，道：“还要，再去拿些来。”段誉依言再去取水，接连捧了三次，她方始解渴。

段誉爬到崖边张望，见对面崖上还留着七八名汉子，各持弓箭，监视着这边。再向山谷中望时，不见有人爬上，料想敌人决不会就此死心，势必是另筹攻山之策。

他摇了摇头，又到溪边捧些水喝了，再洗去脸上从木婉清伤口中喷出来的血渍，心想：“那断肠散的解药，吃不吃其实也不相干，不过还是吃了吧。”从怀中取出瓷瓶，倒些解药送入口中，和些溪水吞服了，心道：“这解药苦得很，远不如断肠散甜甜的好吃。唉，想不到木姑娘竟这般美貌。最好是来个‘睽’卦‘初九’：‘丧马’，‘见恶人无咎’。”

又想：“这崖顶上有水无食，敌人其实不

必攻山，数日之后，咱二人饿也饿死了。”垂头丧气地回到木婉清身前，说道：“可惜这山上没果子，否则也好采几枚来给你充饥。”

木婉清道：“这些废话，说来有什么用？”过了一会，问道：“你怎么识得钟家小妞儿的？”段誉将如何在剑湖宫中初识钟灵、自己如何受辱而承她相救等情由说了。

木婉清一声不响地听完，冷笑道：“你不会武功，却多管江湖上闲事，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么？”段誉歉然道：“我自作自受，也没话好说，只是连累姑娘，心中好生不安。”

木婉清道：“你连累我什么？这些人的仇怨是我自己结下的，世上便没你这个人，他们还不是一般的来围攻我？只不过若没有你，我便可以了无牵挂……杀个……杀个痛快，给他们乱刀分尸，也胜于在这荒山上饿死。”她说到“了无牵挂”四字，顿了一顿，觉得亲口承认牵挂于他，大是不该，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烧。只是面幕遮住了她脸，段誉全没觉得，而她语音有异，段誉也没留神，只安慰她道：

“姑娘休息得几天，待背上伤处好了，那时再冲杀出去，他们也未必拦得住你。”木婉清冷笑道：“你倒说得稀松平常，我这伤几天之内怎好得了？对方好手着实不少……”

☆☆☆

猛听得对面崖上一声厉啸，只震得群山鸣响。木婉清不禁全身一震，颤声道：“那……那是谁？内功这等了得？”一伸手，抓住了段誉的手臂。只听得啸声回绕空际，久久不绝，群山所发出的回声来去冲击，似乎群鬼夜号，齐来索命。其时虽是天光白日，段誉于一刹那间好似眼前天也黑了下来。过了良久，啸声才渐渐止歇。

木婉清道：“这人武功厉害得紧，我说什么也是没命的了。你……你快快想法子逃命去吧，不用再管我了。”段誉微笑道：“木姑娘，你把段誉看得忒也小了。我姓段的虽然名誉极坏，也不至于坏到这样。”

木婉清一双妙目向他凝视半晌，目光中竟流露不胜凄婉之情，柔声道：“‘名誉极坏’

什么的，是我跟你闹着玩的，你别放在心上。你又何苦要陪着我一起死，那……那又有什么用？你逃得性命，有时能想念我一刻，也就是了。”

段誉从未听过她说话如此温柔，这啸声一起，她突然似乎变作了另一个人。只不过她恶狠狠、冷冰冰地说惯了，这些斯斯文文的话说来不免有些生硬。微笑道：“木姑娘，我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才像是个斯文美貌的好姑娘。我不是有时会想念你一刻，我会时时刻刻想念你。”

木婉清哼的一声，道：“时时刻刻想念我，那不累么？”段誉道：“不累，不累，想到你就会甜甜的。”木婉清摸了摸自己脸颊，冷笑道：“想到我打你，就会痛痛的……”突然厉声道：“你怎知我美貌？你见过我的容貌了，是不是？”手上一紧，便如一只铁箍般扣住了段誉手臂。段誉叹了口气，道：“我拿水给你喝时，见到你一半脸孔。便只一半容貌，便是世上罕有的美人儿。”



木婉清虽然凶狠，终究是女孩儿家，得人称赞，不免心头窃喜。何况她长带面幕，向来只听别人称赞自己武功了得，从没赞她容貌的，心中一高兴，便放松了手，道：“你快去躲了起来，不论见到什么，都不许出来。只怕那人顷刻间便要上来了。”

段誉吃了一惊，道：“不能让他上来。”跳起身来，奔到崖边，突然间眼前一花，只见一个黄色人影快速无伦地正扑上山来。山坡极为陡削，那人却登山如行平地，比之猿猴犹更矫捷。段誉心下骇然，叫道：“喂，你再上来，我要用石头掷你了！”那人哈哈大笑，反而纵跃得更加快了。

段誉见他在这一笑之间，便又上升了丈许，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上山，但又不愿再杀伤人命，便拾起一块石头在那人身旁几丈外投了下去。石头虽不甚大，但自高而落，呼呼声响，势道颇足惊人。段誉叫道：“喂，你瞧见了么？要是我投在你身上，你便没命了，快快退回去吧。”那人冷冷笑道：“臭小子，你不

要狗命了？敢对我这等无礼！”

段誉见他又纵上数丈，情势已渐危急，当下举起几块石头，对准他头顶掷了下去，双目一闭，不敢瞧他堕崖而亡的惨状。只听得呼呼两声，那人纵声长笑。段誉心中奇怪，睁开眼来，但见几块石头正向深谷中跌落，那人却丝毫无恙。段誉这一下可就急了，忙将石头接二连三地向他掷去。

那人待石头落到头顶，伸掌推拨，石头便即飞开，有时则轻轻一跃，避过石头。段誉一口气投了三十多块石头，只不过略阻他上跃之势，却损不到他毫发。段誉眼见他越跃越近，再也奈何他不得，狰狞可怖的面目已隐约可辨，忙回身奔到木婉清身旁，叫道：“木……木姑娘，那……那人好生厉害，咱们快逃。”木婉清冷冷地道：“来不及啦。”

段誉还待再说，猛然间背心上一股大力推到，登时凌空飞出，一跤摔入树丛，只跌得昏天黑地，幸好着地之处长满了矮树，除了脸上擦破数处，并未受伤。他挣扎着爬起，只见那

人已站在木婉清之前。

段誉快步奔前，挡在木婉清身前，问道：“尊驾是谁？为何出手伤人？”木婉清惊道：“你……你快逃，别在这里。”

那人哈哈大笑，说道：“逃不了啦。老子是南海鳄神，武功天下第……第……嘿嘿，两个小娃娃一定听到过我的名头，是不是？”

段誉心中怦怦乱跳，强自镇定，向那人瞧去。第一眼便见到他一个脑袋大得异乎寻常，一张阔嘴中露出白森森的利齿，一对眼睛却又圆又小，便如两颗豆子，两眼之下隔了好远，才有个圆圆的朝天鼻子。小眼中光芒四射，向段誉脸上骨碌碌地一转，段誉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但见他中等身材，上身粗壮，下肢瘦削，颌下一丛钢刷般的胡子，根根挺出，却瞧不出他年纪多大。身上一件黄袍，长仅及膝，袍子是上等锦缎，甚是华贵，下身却穿着条粗布裤子，污秽褴褛，颜色难辨。十根手指又尖又长，宛如鸡爪。段誉初见时只觉此人相貌丑陋，但越看越觉他五官形相、身材四肢，甚而

衣着打扮，尽皆不妥当到了极处。

木婉清道：“你过来，站在我身旁。”段誉道：“他……他会不会伤你？”木婉清冷笑道：“凭你这点点微末道行，能挡得住‘南海鳄神’吗？”但见他居然奋不顾身地来保护自己，却也不禁感动。

段誉心想不错，这怪人如要逐走自己，原只一举手之劳，倒是别惹怒他才是，于是站到木婉清身畔，说道：“原来尊驾是‘南海鳄神’，武功天下第……第……那个，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在下这几天来见识了不少英雄好汉，实以尊驾的武功最厉害。我投了几十块石头打你，居然一块也打不着。尊驾武功高强，了不起之至。”心想：“我大送高帽，不免卑鄙，可是他的确武功高强，这马屁倒也不是违心之拍。”

南海鳄神听段誉大赞他武功厉害，得意之极，干笑了两声，道：“小子的本领稀松平常，眼光倒还不错。你滚开吧，老子饶你性命。”段誉大喜，道：“那你老人家连木姑娘

也一起饶了吧！”南海鳄神一双圆眼一沉，一伸手，将段誉推得登登登接连退出几步，沉声道：“你走上一步，老子便不饶你了。”段誉心想：“这种江湖人物说得出，做得到，我还是站着不动的为妙。”

只见南海鳄神圆睁一双小眼，不住向木婉清打量，问道：“‘小煞神’孙三霸是你杀的，是不是？”木婉清道：“不错。”南海鳄神道：“他是我心爱的弟子，你知不知道？”段誉暗暗叫苦：“糟糕，糟糕！木姑娘杀了他的心爱弟子，这事就不易善罢了。我就是给他连戴十顶高帽子，只怕也不管事。”木婉清道：“杀的时候不知道，过了几天才知道。”南海鳄神道：“你怕我不怕？”木婉清道：“不怕！”

南海鳄神一声怒吼，声震山谷，喝道：“你胆敢不怕我？你……你好大的胆子！仗着谁的势头了？”

木婉清冷冷地道：“我便是仗了你的势头。”南海鳄神一呆，喝道：“胡说八道！你

能仗我什么势头了？”木婉清道：“你位列‘四大恶人’，这么高的身分，这么大的威名，岂能跟一个身受重伤的女子动手？”这句话捧中有套，南海鳄神一怔之下，仰天大笑，说道：“这话倒也有理。”

段誉听到“四大恶人”四字，心想原来他是钟灵之父钟万仇请来的朋友，不妨拉拉钟万仇的交情，或许有点用处，待听他说“这话倒也有理”，忙道：“江湖上到处都说南海鳄神是大大的英雄好汉，别说决不欺侮受了伤的女子，便是受了伤的男子也不打。大家又说，南海鳄神连单身男人也不打，对手越多，他打起来越高兴，这才显得他老人家武功高强！”

南海鳄神眯着一对圆眼，笑吟吟地听着，不住点头，问道：“这话倒也有理。你听谁说的？”段誉道：“无量剑东宗掌门左子穆，西宗掌门辛双清，神农帮帮主司空玄，万仇谷谷主‘见人就杀’钟万仇，他夫人‘俏药叉’甘宝宝，还有来自江南的瑞婆婆、平婆婆，嘿，太多，太多，我也记不清那许多了。”

南海鳄神点头道：“你这小子有意思。下次你听到有谁说老子英雄了得，须得牢牢记住他姓名。”转头问木婉清道：“听说你武功不错啊，怎地会受了重伤，是给谁伤的？”

木婉清悻悻地道：“他们四个打我一个啊。倘若是你南海鳄神，当然不怕，敌人越多越好，我可不成了。”南海鳄神道：“这话倒也有理。四个人打一个姑娘，好不要脸。”段誉忙道：“是啊！真正的英雄好汉，连单打独斗也不干，哪有四个打一个之理？只可惜你老人家当时没见到，否则你一手一个，登时便将他们打得筋折骨断。”南海鳄神摇头道：“不对！不对！不对！”

他大脑袋一摇，说声“不对”，段誉心中就是一跳，他连说三声“不对”，段誉心中大跳了三下，不知什么地方说错了。却听他道：

“我不把人家打得筋折骨断。我只这么喀喇一声，扭断了他龟儿子的脖子。筋折骨断，不一定死，那不好玩。扭断脖子，龟儿子就活不成了。你如不信，我就扭断了你的脖子试试。”

段誉忙道：“我信，我信，那倒不用试了。”随即记起，钟万仇的家人进喜儿接待“四大恶人”之一的岳老二，只因叫错了一句“三老爷”，又说他是“大大的好人，不是恶人”便给他扭断了脖子，看来这人便是岳老二了，说道：“是啊，你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有人说你是岳老二，我说该当叫岳老大才是。你岳老大扭断人脖子，哪里还能让他活命？”

南海鳄神大喜，抓住了他双肩连连摇晃，笑道：“对，对！你这小子真聪明，知道我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岳老大不成，老二是不错的。”

段誉只给他抓得双肩疼痛入骨，仍强装笑容，说道：“谁说的？‘岳老大’三字，当之无愧。”心中暗暗惭愧：“段誉啊段誉，你为了要救木姑娘，说话太也无耻，谄谀奉承，全无骨气。圣贤之书，读来何用？”又想：“倘若为我自己，那是半句违心之论也决计不说的，贪生怕死，算什么大丈夫？只不过为了木



姑娘，只得委屈一下了。《易·彖》曰：‘柔顺利贞，君子攸行’，以柔克刚，不失为君子之行。”言念及此，心下稍安。

南海鳄神放开段誉肩头，向木婉清道：

“岳老二是英雄好汉，不杀受了伤的女孩子……”段誉心想：“他始终不敢自居老大，不知那个老大更是何等恶人？”生怕得罪了他，不敢多问。只听他续道：“……下次待你人多势众之时，我再杀你便了，今日不能杀你了。我且问你，我听人说，你长年戴了面幕，不许别人见你容貌，倘若有人见到了，你如不杀他，便得嫁他，此言可真？”

段誉大吃一惊，只见木婉清点了点头，不由得惊疑更甚。

南海鳄神道：“你干吗立下这个怪规矩？”木婉清道：“这是我在师父跟前立下的毒誓，若非如此，师父便不传我武艺。”南海鳄神问道：“你师父是谁？这等稀奇古怪，乱七八糟，放屁，放屁！”木婉清傲然道：“我敬重你是前辈，尊你一声老人家。你出言不

逊，辱我师父，却是不该。”

南海鳄神手起一掌，击在身旁一块大石之上，登时石屑纷飞，几粒石屑溅到段誉脸上，弹得他甚是疼痛。段誉暗想：“一个人的武功竟可练到这般地步，如果击上血肉之躯，别人还有命么？”却见木婉清目不稍瞬，浑不露畏惧之意。

南海鳄神向她瞪视半晌，道：“好，算你说得有理。你师父是谁？嘿嘿，这等……等等……嘿嘿。”木婉清道：“我师父叫做‘幽谷客’。”南海鳄神沉吟道：“‘幽谷客’？没听说过。没名气！”段誉道：“她师父隐居幽谷，才叫‘幽谷客’啊！怎能跟你这般大名鼎鼎的人物相比？”

南海鳄神点头道：“这话倒也有理。”突然提高声音，喝问木婉清：“我那徒儿孙三霸，是不是想看你容貌，因而给你害死？”木婉清冷冷地道：“你知道自己徒儿的脾气。他只消学得你本事十成中的一成，我便杀他不了。”南海鳄神点头道：“这话倒也有理。”

但想到自己这一门的规矩，向来一徒单传，孙三霸一死，十余年传功督导的心血化为乌有，越想越恼，大喝一声：“他妈的！”

木婉清和段誉见他一张脸皮突转焦黄，神情狰狞可怖，都心下骇然，只听他大声喝道：“我要给徒儿报仇！”

段誉说道：“岳二爷，你说过不伤木姑娘的。再说，你徒弟学不到你武功的一成，死了反而更好，免得活在世上，让你大失面子。”南海鳄神点头道：“这话倒也有理。岳老二的面子是万万失不得的。”问木婉清道：“我徒儿看到了你容貌没有？”木婉清咬牙道：“没有！”南海鳄神道：“好！三霸这小子死不瞑目，让我来瞧瞧你的相貌。看你到底是个丑八怪，还是个天仙般的美女。”

木婉清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自己曾在师父之前立下毒誓，倘若南海鳄神伸手来强揭面幕，自己自然无法杀他，难道能嫁给此人？忙道：“你是武林中的成名高人，岂能做这等卑鄙下流之事？”

南海鳄神冷笑道：“卑鄙下流，打什么紧？我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做事越恶越好。老子生平只一条规矩，乃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此外是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恶到天理不容。你乖乖的自己除下面幕来，不必麻烦老子动手。”木婉清颤声道：“你当真非看不可？”南海鳄神怒道：“你再啰里啰唆，就不但除你面幕，连你全身衣衫也剥你妈个精光。老子不扭断你脖子，却扭断你两只手、两只脚，这总可以吧？”

木婉清心道：“我杀他不得，惟有自尽。”向段誉使个眼色，叫他赶快逃生。段誉摇了摇头，只见南海鳄神钢髯抖动，“嘿”的一声，伸出鸡爪般的五指，便去抓她面幕。

木婉清一掀袖中机括，噗噗噗，三枝短箭如闪电般激射而出，一齐射中南海鳄神小腹。哪知跟着啪啪啪三声响，三枝箭都落在地，似乎他衣内穿着什么护身皮甲。木婉清身子一颤，又是三枝毒箭射出，两枝奔向他胸膛，第三枝直射面门。射向他胸膛的两枝毒箭仍如中

硬革，落在地下。第三枝箭将到面门，南海鳄神伸出中指，轻轻在箭杆上一弹，那箭飞得无影无踪。

木婉清抽出长剑，便往自己颈中抹去，但重伤之后，出手不快，南海鳄神一把抢过，掷在地下，嘿嘿两声冷笑，说道：“我的规矩，乃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你射我六箭，那是向我先动手了。我要先看看你的脸蛋，再取你小命。这是你自己先动手的，可怪不得我坏了规矩。”

段誉叫道：“不对！”南海鳄神转头问道：“怎么？”段誉道：“你是英雄好汉，不能欺侮身受重伤的女子。”南海鳄神道：“她向我连射六枝毒箭，你没瞧见么？是身受重伤的女子欺侮英雄好汉，并不是英雄好汉欺侮身受重伤的女子。”段誉道：“这还是不对。”南海鳄神怒道：“怎么还是不对？放屁！”段誉道：“你的规矩，乃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这八个字，是不是？”南海鳄神圆睁豆眼，道：“不错！”段誉道：“这八个字能不

能改？”南海鳄神怒道：“老子的规矩定了下来，自然不能改。”段誉道：“一个字都不能改？”南海鳄神道：“半个字也不能改。”段誉道：“倘若改了，那是什么？”南海鳄神怒道：“那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段誉道：“很好，很好！你没有打木姑娘，木姑娘却放箭射你，这并不是‘还手’，这是‘先下手为强’。倘若你出手打她，她重伤之下，决计没有招架还手之力。因此她是有力下手，无力还手。你如杀她，那便是改了你的规矩，你如改了规矩，那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他幼读儒经佛经，于文义中的些少差异，辨析甚精，什么“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什么“白马非马，坚石非石”，什么“有相无性，非常非断”，钻研得一清二楚，当此紧急关头，抓住了南海鳄神一句话，便跟他辩驳起来。

南海鳄神狂吼一声，抓住了他双臂，喝道：“你胆敢骂我是乌龟儿子王八蛋！”叉开五指，便要伸向他头颈。

段誉道：“你如改了规矩，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倘若不改规矩，便不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你爱不爱做乌龟儿子王八蛋，全瞧你改不改规矩。”

木婉清见他生死系于一线，在这如此凶险的情境之下，仍“乌龟儿子王八蛋”地骂个不休，心想南海鳄神必定狂性大发，扭断了他脖子。心下一阵难过，眼泪夺眶而出，转过了头，不忍再看。

不料南海鳄神给他这几句话僵住了。心想我如扭断了他的脖子，便是杀了一个无力还手之人，岂非成了乌龟儿子王八蛋？一对小眼瞪视着他，左手渐渐使劲。段誉的臂骨格格作响，几欲断折，痛得几欲晕去，大声道：“我无力还手，你快杀了我吧！”南海鳄神道：

“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想叫我做乌龟儿子王八蛋，是不是？”说着提起他身子，重重往地下摔落。段誉只跌得眼前一片昏黑，似乎五脏六腑都碎裂了。

南海鳄神喃喃地道：“我不上当！我不杀

你这两个小鬼。”一伸手，抓住木婉清身上所披的绿缎斗篷，嘶的一响，扯将下来。木婉清惊呼一声，缩身向后。南海鳄神扬手挥出，那斗篷飞将起来，乘风飘起，宛似一张极大的荷叶，飘出山崖，落向澜沧江上，飘飘荡荡地向下流飞去。南海鳄神狞笑道：“你不取下面幕，老子再剥你的衣衫！”

木婉清向段誉招了招手，说道：“你过来。”段誉一跛一拐地走到她身前，凄然摇头。木婉清转头向他，背脊向着南海鳄神，低声道：“你是世上第一个见到我容貌的男子！”缓缓拉开了面幕。

段誉登时全身一震。眼前所见，如新月清晖，如花树堆雪，一张脸秀丽绝俗。只过于苍白，没半点血色，当因长时面幕蒙脸之故，两片薄薄的嘴唇，也是血色极淡，双目清亮，愁容中微带羞涩。段誉但觉她楚楚可怜，娇柔婉转，忍不住怜意大生，只想搂她在怀，细加慰抚，保护她平安喜乐。

木婉清放下面幕，向南海鳄神道：“你要



看我面貌，须得先问过我丈夫。”

南海鳄神奇道：“你已嫁了人么？你丈夫是谁？”

木婉清指着段誉道：“我曾立过毒誓，若有哪个男子见到了我脸，我如不杀他，便得嫁他。这人已见了我的容貌，我不愿杀他，只好嫁他。”

段誉大吃一惊，道：“这……这个……”

南海鳄神一呆，转过头来。段誉见他一双如蚕豆般的小眼向自己从上至下、又从下至上地细看，只给他瞧得心中发毛，背上发冷，只怕他狂怒之下，扑上来便扭断自己脖子。

忽听南海鳄神“啧啧啧”地赞美数声，脸现喜色，说道：“妙极，妙极！快快转过身来！”段誉不敢违抗，转过身来。南海鳄神又道：“妙极，妙极！你很像我，你很像我！”

不管他说什么话，都不及“你很像我”这四字令段誉与木婉清如此诧异，均想：“这话莫名其妙之至，你武功高强，容貌丑陋，像你什么啊？何况还加上一个‘很’字？”

南海鳄神一跳，跃到了段誉身边，摸摸他后脑，捏捏他手脚，又在他腰眼里用力揷了几下，咧开了一张四方形的阔嘴，哈哈大笑，道：“你真像我，真的像我！”拉住了他手臂，道：“跟我去吧！”段誉摸不着半点头脑，问道：“你叫我去哪里？”南海鳄神道：“跟着我去便是。快快叩头！求我收你为弟子。你一求，我立即答允。”

这一下当真大出段誉意料之外，嗫嚅道：“这个……这个……”

南海鳄神手舞足蹈，似乎拾到了天下最珍贵的宝贝一般，说道：“你手长足长，脑骨后凸，腰胁柔软，聪明机敏，年纪不大，又是男人，真是武学奇材。你瞧，我这后脑骨，不是跟你一般么？”说着转过身来。段誉见他后脑凸出，摸摸自己后脑，果觉自己的后脑骨和他似乎生得相像，哪料到他说“你很像我”，只不过是两人的一块脑骨相似。

南海鳄神笑吟吟地转身，说道：“咱们南海一派，向来有个规矩，每一代都是单传，只

能收一个徒儿。我那死了的徒儿‘小煞神’孙三霸，后脑骨远没你生得好，他学不到我一成本事，死得很好，一干二净，免得我亲手杀他，以便收你这个徒儿。”

段誉不禁打了个寒噤。心想这人如此残忍毒辣，只要见到有人资质较好，便要杀了自己徒儿，以便另换弟子。别说自己不愿学武，就算要学武功，也决计不肯拜这等人为师。但自己倘若拒绝，大祸便即临头，正当无计可施之际，南海鳄神忽然大喝：“你们鬼鬼祟祟地干什么？都给我滚过来！”

只见树丛之中钻出十几个人来，瑞婆婆、平婆婆、那使剑汉子都在其内。原来南海鳄神一上崖顶，段誉不能再掷石阻敌，这一干人便趁机攀上高崖。

这些人伏在树丛之中，虽都屏息不动，却哪里逃得过南海鳄神的耳朵？他乍得段誉这等美质良材，大喜之际，一时倒也不发脾气，笑嘻嘻地向瑞婆婆等横了一眼，喝道：“你们上来干什么？是来恭喜我老人家收了个好徒儿

么？”

瑞婆婆向木婉清一指，说道：“我们是来捉拿这小贱人，给伙伴们报仇。”

南海鳄神怒道：“这小姑娘是我徒儿的老婆，谁敢拿她？他妈的，都给我滚开！”

众人面面相觑，均感诧异。

段誉大着胆子道：“我不能拜你为师。我早有了师父啦。”南海鳄神大怒，喝道：“你师父是谁？他的本领还大得过我么？”段誉道：“我师父的功夫，料想你半点也不会。这《周易》中的‘卦象’、‘系辞’，你懂么？这‘明夷’、‘未济’的道理，你倒说给我听听。”南海鳄神搔了搔头皮，什么“卦象”、“系辞”，什么“明夷”、“未济”，果然连听也没听说过，可不知是什么神奇武功。

段誉见他大有为难之色，又道：“看来这些高深的本事你都是不会的了。因此老英雄的一番好意，我只有心领了，下次我请师父来跟你较量较量，看谁的本事大。如你胜过了我师父，我再拜你为师不迟。”

南海鳄神怒道：“你师父是谁？我还怕了他不成？什么时候比武？”

段誉原是一时缓兵之计，没料到他竟会真的订约比武，正踌躇间，忽听得远处传来一阵尖锐悠长的铁哨声，越过数个山峰，破空而至。这哨声良久不绝，吹哨者胸中气息竟似无穷无尽、永远不需换气。崖上众人初听之时，也不过觉得哨声凄厉，刺人耳鼓，但越听越惊异，相顾诧异。

南海鳄神拍了拍自己后脑，叫道：“老大的在叫我，我没空跟你多说。你师父什么时候跟我比武？在什么地方？快说，快说！”

段誉吞吞吐吐地道：“这个……我可不便代我师父订什么约会。你一走，这些人便将我们二人杀了，我怎能……怎能去告知我师父？”说着向瑞婆婆等人一指。

南海鳄神头也不回，左手反手伸出，已抓住那使剑汉子的胸口，身向左侧，右手五根手指按住他头盖，左手右转，右手左转，双手交叉一扭，喀喇一声，将那汉子的脖子扭断了。

那人脸朝背心，一颗脑袋软软垂将下来。他右手已将长剑拔出了一半，出手也算极快，但剑未出鞘，便已脸孔向后而毙，死相极为古怪。

这汉子先前与木婉清相斗，身子矫捷，曾挥剑击落她近身而发的毒箭，但在南海鳄神这犹似电闪的一扭之下，竟没半点施展余地，旁观众人无不吓得呆了。南海鳄神随手甩出，将他尸身掷在一旁。瑞婆婆手下三名大汉齐声虎吼，扑将上来。南海鳄神右足连踢三脚。三名大汉高高飞起，都摔入谷中了。惨呼声从谷中传将上来，群山回响，段誉只听得全身寒毛直竖。瑞婆婆等无不吓得倒退。南海鳄神笑道：

“喀喇一响，扭断了脖子，好玩，好玩。老子扭一个脖子不够，还要扭第二个。哪一个逃得慢的，老子便扭断他脖子。”

瑞婆婆、平婆婆等吓得魂飞魄散，飞快地奔到崖边，纷纷攀援而下。

南海鳄神连声怪笑，向段誉道：“你师父有这本事吗？你拜我为师，我即刻教你这门本事。你老婆武功不错，她如不听你话，你喀喇

一下，就扭断了她脖子……”

突然间铁哨声又作，这次却是叽叽、叽叽的声音短促，但仍连续不绝。南海鳄神叫道：

“来啦，来啦！你奶奶的，催得这么紧。”向段誉道：“你乖乖地等在这里，别走开。”急步奔出，往崖边纵身跳下。

段誉又惊又喜：“他这一跳下去，可不是死了么？”奔到崖边看时，只见他正一纵一跃地往崖下直落，一堕数丈，便伸手在崖边一按，身子跃起，又堕数丈，过不多时，已在谷口的白云中隐没。

☆☆☆

段誉伸了伸舌头，回到木婉清身边，笑道：“幸亏姑娘有急智，将这大恶人骗倒了。”木婉清道：“什么骗倒了？”段誉道：“这个……姑娘说第一个见到你面貌的男子，你便得……便得……”

木婉清道：“谁骗人了？我立过毒誓，怎能不算？从今而后，你便是我的丈夫了。不过我不许你拜这恶人为师，学了他的本事来扭我

脖子。”

段誉一呆，说道：“这是危急中骗骗那恶人的，如何当得真？我怎能做姑娘的……姑娘的……那个丈夫？不过不管做不做，我决不舍得扭你的脖子。”木婉清扶着岩壁，颤巍巍地站起来，颤声道：“什么？你不要我么？你嫌弃我，是不是？”

段誉见她恼怒之极，忙道：“姑娘身子要紧，这一时戏言，如何放在心上？”木婉清跨前一步，啪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但伤后腿上无力，站立不住，一跤摔在他怀中。段誉忙伸手搂住。

木婉清给他抱住了，想起他是自己丈夫，不禁全身一热，怒气便消，说道：“快放开我。”

段誉一抱她柔软的身子，心中柔情登生，说道：“别生气，咱们慢慢商量。”扶着木婉清坐倒，让她靠在岩壁之上，心想：“她性子本已乖张古怪，重伤之后，只怕更加糊里糊涂。眼下只有顺着她些，她说什么，我便答应



什么。这‘困’卦中不是说‘有言不信’吗？既然遇‘困’，也只好‘有言不信’了。否则的话，我既做大恶人的徒弟，又做这恶姑娘的丈夫，我段誉岂不也成了小恶人了？欲名誉不坏亦不可得。”想到此处，不禁暗暗好笑，便柔声慰道：“你休息一会，我去找些什么吃的。”

木婉清道：“这高崖光秃秃的，有什么可吃的？好在那些人都给吓走了。待我歇一歇，养足力气，背你下山。”段誉连连摇手，说道：“这个……这个……这万万不可，你路也走不动，怎么还能背我？”

木婉清道：“你宁可自己性命不要，也不肯离弃我。郎君，我木婉清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子，却也愿为自己丈夫舍了性命。”这几句话说来甚是坚决。

段誉道：“多谢你啦，你养养神再说。以后你不要再戴面幕了，好不好？”木婉清道：“你叫我不戴，我便不戴。”说着拉下了面幕。

段誉见到她清丽的容光，又是一呆，突然之间，腹中一阵剧烈的疼痛，不由得“啊哟”一声，叫了出来。这阵疼痛便如一把小刀在肚腹中不住绞动，将他肠子一寸寸地割断。段誉双手按住肚子，额头汗珠便如黄豆般一粒粒渗出来。

木婉清惊问：“你……你怎么啦？”段誉呻吟道：“这……这断肠散……断肠散……”木婉清道：“啊哟，你没服解药吗？”段誉道：“我服过了。”木婉清道：“只怕份量不够。”从他怀中取出瓷瓶，倒些解药给他服下，但见他仍痛得死去活来，拉着他坐在自己身旁，安慰道：“现下好些了么？”段誉只痛得眼前一片昏黑，呻吟道：“越来越痛……越痛了。这解药只怕是假……假的。”

木婉清怒道：“这司空玄使假药害人，待会咱们去把神农帮杀个干干净净。”段誉道：“咱们……咱们给他的也是……也是假药。司空玄以直报怨，倒也……倒也怪他不得。”

木婉清怒道：“什么怪他不得？咱们给他

假药不打紧，他怎么能给咱们假药？”伸袖子给他抹了抹汗，见他脸色惨白，不由得一阵心酸，垂下泪来，呜咽道：“你……你不能就此死了！”将右颊凑过去贴住他左颊，颤声道：“郎……郎君，你可别死！”

段誉的上身给她搂着，他一生之中，从未如此亲近过一个青年女子，脸上贴的是嫩颊柔腻，耳中听到的是“郎君、郎君”的娇呼，鼻中闻到的是她身上的幽香细细，如何不令他神魂飘荡？过得一会，腹中的疼痛渐渐止歇。原来司空玄所给的并非假药，但这断肠散实是霸道之极的毒药，此时发作之期渐近，虽然服了解药后毒性渐渐消除，腹中却难免一阵阵时歇时作的剧痛。这情形司空玄自然知晓，当时却不敢明言，生怕惹恼了灵鹫宫的圣使。

木婉清听他不再呻吟，问道：“痛得好些了么？”段誉道：“好一些了。不过……不过……”木婉清道：“不过怎样？”段誉道：“如果你离开了我，只怕又要痛起来。”木婉清脸上一红，推开他的身子，嗔道：“原来你

是假装的。”

段誉登时羞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腹中跟着一阵剧痛，忍不住又呻吟起来。

木婉清握住了他手，说道：“郎君，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咱俩同到阴曹地府，再结夫妻。”段誉不愿她为自己殉情，说道：“不，不！你得先替我报仇，然后每年来扫祭我的坟墓。我要你在我墓上扫祭三十年、四十年，我这才死得瞑目。”木婉清道：“你这人真怪，人死之后，还知道什么？我来扫墓，于你有什么好处？”

段誉道：“那你陪着我一起死了，我更加没好处。喏，我跟你说，你这么美貌，如果年年给我扫一次墓，我地下有知，瞧着你也开心。你还没来时，我就等着你来，那也挺开心。但如你陪着我一起死了，大家都变成了骷髅白骨，就没这么好看了。”

木婉清听他称赞自己，心下欢喜。但随即想到，今日刚将自己终身托付于他，他转眼却便要死去，不由得珠泪滚滚而下。

段誉伸手搂住了她纤腰，只觉触手温软，柔若无骨，心中又是一动，便低头往她唇上吻去。他生平第一次亲吻女子，不敢久吻，吻得片刻，便即仰头向后，痴痴瞧着她美丽的脸庞，叹道：“只可惜我命不久长，这样美丽的容貌，没多少时刻能见到了。”

木婉清给他一吻之后，一颗心怦怦乱跳，红晕生颊，娇羞无限，本来全无血色的脸上更增三分艳丽，说道：“你是世间第一个瞧见我面貌的男子，你死之后，我便划破脸面，再也不让第二个男子瞧见我本来面目。”

段誉本想出言阻止，但不知如何，心中竟然感到一阵妒意，实不愿别的男子再看到她这等容光艳色，劝阻之言到了口边，竟说不出来，却问道：“你当年为什么要立这么一个毒誓？这誓虽然古怪，倒也……倒也挺好！”

木婉清道：“你既是我夫郎，说了给你听那也无妨。我是个无父无母之人，一生出来便给人丢在荒山野地，幸蒙我师父救了去。她辛辛苦苦地将我养大，教我武艺。我师父说天下

男子个个负心，假使见了我容貌，定会千方百计地引诱我失足，因此从我十四岁上，便给我用面幕遮脸。我活了十八年，一直跟师父住在深山里，本来……”

段誉插口道：“嗯，你十八岁，小我一岁。”

木婉清点点头，续道：“今年春天，我们山里来了一个人，是师父的师妹‘俏药叉’甘宝宝派他送信来的……”段誉又插口道：

“‘俏药叉’甘宝宝？那不是钟灵的妈妈？”木婉清道：“是啊，她是我师叔。”突然脸一沉，道：“我不许你老是记着钟灵这小鬼。你是我丈夫，就只能想着我一个。”段誉伸伸舌头，做个鬼脸。

木婉清怒道：“你不听吗？我是你妻子，也就只想着你一个，别的男子，我都当他们是猪、是狗、是畜生。”段誉微笑道：“我可不能。”木婉清伸手欲打，厉声问道：“为什么？”段誉笑道：“我的妈妈，还有你的师父，那不都是‘别的女子’吗？我怎能当她们

都是畜生？”木婉清愕然，终于点了点头，说道：“但你不能老是想着钟灵那小鬼。”段誉道：“我没老是想着她。你提到钟夫人，我才想到钟灵。”心想这些时候来竟全没记挂钟灵，不禁暗觉歉疚，又问：“你师父的信里说什么啊？”

木婉清道：“我不知道。师父看了那信，十分生气，将那信撕得粉碎，对送信的人说：‘我都知道了，你回去吧。’那人去后，师父哭了好几天，饭也不吃，我劝她别烦恼，她不理睬，也不肯说什么原因，只说有两个女人对她不起。我说：‘师父，你不用生气。这两个坏女人这样害苦你，咱们就去杀了。’师父说：‘对！’于是我师徒俩就下山来，要去杀这两个坏女人。师父说，这些年来她一直不知，原来是这两个坏女人害得她这般伤心，幸亏甘宝宝跟她说了，又告知她这两个女人的所在。”

段誉心道：“只怕钟夫人自己恨这两个女人，却要她师父去杀了她们。钟夫人好似天真

烂漫、娇娇滴滴的，什么事都不懂，其实却厉害得很，耍得自己丈夫团团转的。”

木婉清续道：“我们下山之时，师父命我立下毒誓，倘若有人见到了我的脸，我若不杀他，便须嫁他。那人要是不肯娶我为妻，或者娶我后又将我遗弃，那么我务须亲手杀了这负心薄幸之人。我如不遵此言，师父得知后便即自刎。我师父说得出，做得到，可不是随口吓我。”

段誉暗暗心惊：“天下任何毒誓，总说若不如此，自己便如何如何身遭恶报。她师父却以自刎作为要胁，这誓确是万万违背不得。”

木婉清又道：“我师父便如是我父母一般，待我恩重如山，我如何能不听她的吩咐？何况她这番嘱咐，全是为了我好。当时我毫不思索，便跪下立誓。我师徒下得山来，便先到苏州去杀那姓王的坏女人。可是她住的地方十分古怪，岔来岔去的都是小河港湾，我跟师父杀了那姓王坏女人的好些手下，却始终见不到她本人。后来我师父说，咱二人分头去找，一



个月后倘若会合不到，便分头到大理来，因为另一个坏女人住在大理。哪知这姓王坏女人手下有不少武功了得的男女奴才，瑞婆婆和平婆婆这两个老家伙，便是这群奴才的头脑。我寡不敌众，边打边逃的便来到大理，找到了甘师叔。她叫我在她万劫谷外的庄子里住，说等我师父到来，再一起去杀大理那坏女人。不料我师父没来，瑞婆婆这群奴才却先到了。以后的事，你就都知道了。”

她说得有些倦了，闭目养神片刻，又道：“我初时只道你便如师父所说，也像天下所有的男子一般，都是无情无义之辈。哪知你借了我黑玫瑰去后，居然赶着回来向我报讯，这就不容易了。这群奴才围攻我，你不会武功，好心护着我。我……我又不是没良心之人，心中自然感激。”段誉心道：“你将我拖在马后，浸入溪水，动不动就打我耳光，原来是心中感激。对啦！若不是心中感激，早就一箭射死我了。”

木婉清又道：“你给我治伤，见到了我背

心，我又见到了你的光屁股。我早在想，不嫁你只怕不行了。后来这南海鳄神苦苦相逼，我只好让你看我的容貌。”说到这里，转头向段誉凝视，妙目中露出脉脉柔情。

段誉心中一动：“难道，难道她真的对我生情了么？”说道：“你见到我光……光什么的，不用放在心上。刚才为势所迫，你出于无奈，那也不用非遵守这毒誓不可。”

木婉清大怒，厉声道：“我发过的誓，怎能更改？你的光屁股挺好看么？丑也丑死了。你如不愿娶我，趁早明言，我便一箭将你射死，以免我违背誓言。”

段誉欲待辩解，突然间腹中剧痛又生，他双手按住了肚子，大声呻吟。木婉清道：“快说，你肯不肯娶我为妻？”段誉道：“我……我肚子……肚子好痛啊！”木婉清道：“你到底愿不愿做我丈夫？”段誉心想反正这么痛将下去，总是活不久长了，何必在身死之前又伤她的心，令她终身遗恨？娶了这样一个美女为妻，当真是上上大吉，《易》归妹卦：“归妹

愆期，迟归有时。” 嗯，她不能即时嫁我，要迟些时候，那也不打紧。突然之间，想到了那神仙姊姊，但想神仙姊姊可以为师，可以膜拜，却决不能为妻，两事并不矛盾，便道：

“我……我愿娶你为妻。”

木婉清手指本已扣住袖中发射毒箭的机括，听他这么说，登时欢喜无限。一张俏脸如春花初绽，手离机括，笑吟吟地搂住了他，说道：“好郎君，我跟你揉揉肚子。” 段誉道：

“不，不！咱俩还没成婚！男女……男女授受不亲……这个……这个使不得。” 木婉清道：

“呸，怎地你刚才又亲我了？” 段誉道：“我见你生得太美，实在忍不住，可对不住了。”

木婉清笑道：“也不用说对不住，你亲我，我也很欢喜呢。” 段誉心道：“她天真无邪，真情流露，可爱之极。”

木婉清抚摸他脸颊，柔声说道：“段郎，我打你骂你，又拉着你在地下拖动，真正对不住，请你别怪我吧！”

段誉道：“我爱你亲你，一点也不怪。我

只想劝你一句话：自今而后，最好别胡乱杀人。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给人杀了，也就不该杀人。别人有了危难苦楚，该当出手帮助，才是做人的道理。”

木婉清道：“那么我逢到危难苦楚，别人也来帮我么？为什么我遇见的人，除了师父和你之外，个个都是想杀我、害我、欺侮我，没有一个好好待我？老虎豹子要咬我、吃我，我便将它杀了。那些人要害我、杀我，我自然也将他们杀了。又有什么不同？”

这几句话只问得段誉哑口无言，浑忘了腹中疼痛，只得道：“坏人要害你，为了自卫，只得杀人。但好人却不可乱杀，如不知他是好人坏人，也不可乱杀。”木婉清道：“等到知道他是坏人，他早已先把你杀了。还来得及么？”段誉点头苦笑，道：“这话倒也有理。”

木婉清哼了一声，说道：“什么‘这话倒也有理’？你还没拜师父，倒已学会了师父的话。”段誉笑道：“南海鳄神还明白有理无

理，那也就没算恶得到家……”

忽听得木婉清“啊”的一声惊呼，扑入段誉怀中，叫道：“他……他又来了……”段誉转过头来，只见崖边黄影一晃，南海鳄神跃了上来。

他见到段誉，咧嘴笑道：“你还没磕头拜师，我放心不下，生怕给哪一个不要脸的家伙抢先收了去做徒儿。老大说，什么事都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好东西拿到了手才是你的，给人家抢去之后，再要抢回来就不容易了。老大的话总是不错的，我打他不过，就得听他的话。喂，小子，快快磕头拜师吧！”

段誉心想此人要强好胜，爱戴高帽，但输给老大却是直言不讳。眼见他左眼肿起乌青，嘴角边也裂了一大块，定是给那个老大打的，世上居然还有武功胜于他的，倒也奇了，拜师是决计不拜的，只有跟他东拉西扯，说道：

“刚才老大吹哨子叫你去，跟你打了一架？”南海鳄神道：“是啊。”段誉道：“你一定打赢了，老大给你打得落荒而逃，是不是？”

南海鳄神摇头道：“不是，不是！他武功还是比我强得多。多年不见，我只道这次就算仍然打他不过，抢不到‘四大恶人’中的老大，至少也能跟他斗上一二百回合，哪知道三拳两脚，就给他打得躺在地下爬不起来。老大仍是他做，我做老二便了。不过我倒也在他胯上重重踢了一脚。他说：‘岳老三，你武功很有长进了啊。’老大赞我武功很有长进，老大的话总是不错的。”

段誉道：“你是岳老二，不是岳老三。”南海鳄神脸有惭色，道：“多年不见，老大随口乱叫，他忘记了。”段誉道：“老大的话总是不错的。不会叫错了你排行吧？”

不料这句话正踏中了南海鳄神的痛脚，他大吼一声，怒道：“我是老二，不是老三！你快跪在地下，苦苦求我收你为徒，我假装不肯，你便求之再三，大磕其头，我才假装勉强答允，其实心中却十分欢喜。这是我南海派的规矩，以后你收徒儿，也该这样，不可忘了。”段誉道：“这规矩能不能改？”南海鳄

神道：“当然不能。”段誉道：“倘若改了，你便又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南海鳄神道：“正是。”

段誉道：“这规矩倒挺好，果然万万不能改，一改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南海鳄神道：“很好，快跪下求我吧。”

段誉摇头道：“我不跪在地下大磕其头，也不苦苦求你收我为徒。”

南海鳄神怒极，一张脸又转成焦黄，咧开了阔嘴，露出满口利齿，便如要扑上来咬人一般，叫道：“你不磕头求我？”段誉道：“不磕头，不求你！”南海鳄神踏前一步，喝道：

“我扭断你的脖子！”段誉道：“你扭好了，我无力还手！”南海鳄神左手一探，抓住他胸膛，右手已揪住他头盖。段誉道：“我无力还手，你杀了我，你便是什么？”南海鳄神道：“我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段誉道：“半点不错。”

南海鳄神无法可施，心想：“我既不能杀他，他又不肯求我，这就难了。”一瞥眼，见

木婉清满脸关切的神色，灵机忽动，猛地纵身过去，抓住她后领，将她身子高高提起，反身几下跳跃，已到了崖边。左足翘起，右足使招“金鸡独立”势，在那千仞壁立的高崖上摇摇晃晃，便似要和木婉清一齐摔将下去。

段誉不知他是在卖弄武功，生怕伤害了木婉清，惊叫：“小心，快过来！你……你快放手！”

南海鳄神狞笑道：“小子！你很像我，我非收你做徒儿不可。我要到那边山头上去等几个人……”说着向远处一座高峰一指，续道：“没功夫在这里跟你干耗。你快来求我收为徒儿，我便饶了你老婆性命，否则的话，哼哼！契里格拉，刻！”双手作个扭断木婉清头颈的手势，突然一个转身，向下跃落，左掌贴住山壁，带着木婉清便溜了下去。

段誉大叫：“喂，喂，小心！”奔到崖边，只见他已提着木婉清溜了十余丈。段誉颓然坐倒，腹中又大痛起来。

☆☆☆



木婉清给南海鳄神抓住背心，在高崖上溜落。只见他左掌贴住崖壁，每当下溜之势过快，两人的身子便会微微一顿，想是他以掌力阻住下溜。此时木婉清别说无力反抗，纵是有力，也决不敢身在半空而稍有挣扎。到得后来，她索性闭上了眼，过了一会，身子突然向上一弹，已然着地。南海鳄神丝毫没耽搁，着地即行。他是中等个子，木婉清在女子之中算是长挑身材，两人如并肩而立，差不多齐头，但南海鳄神抬臂将她提起，如举婴儿，竟似丝毫不费力气。

他在乱石嶙峋、水气濛濛的谷底纵跃向前，片刻间便已穿过谷底，到了山谷彼端，大声说道：“你是我徒儿的老婆，暂且不来难为于你。这小子若不来拜我为师，嘿嘿，那时他不是我徒儿，你也不是我徒儿的老婆了。南海鳄神见了美貌的娘儿们，向来先奸后杀，那是决不客气的。”

木婉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说道：“我丈夫不会武功，在那高崖顶上如何下来？”

他念我心切，势必舍命前来拜你为师，一个失足，便跌得粉身碎骨，那时你便没徒儿了。这般像你十足的人才，你一生一世再也找不到了。”

南海鳄神点头道：“这话倒也有理。我没想到这小子不会下山。”突然间长啸一声。

过不多时，山坡边转出两名黄袍汉子，躬身行礼。南海鳄神大声道：“到那边高崖顶上，瞧着那小子。他如肯来拜我为师，立刻背他来见我。他要是不肯，就跟他耗着，可别伤了他。那是老子拣定了的徒儿，千万不可让他拜别人为师。”那两名汉子应了便行。

南海鳄神一吩咐完毕，提着木婉清又走。木婉清心下略慰，情知段誉到来之前，自己当无危险，只是这郎君执拗无比，要他拜南海鳄神这等凶残之人为师，只怕宁死不屈，又想：

“他对我颇有侠义心肠，却似乎没很深的夫妻情意，未必肯为了我而做此恶入门徒。嗯，他如不爱我，怎地又这般紧紧抱住我亲我？好似爱得不得了一般？唉，只盼他平安无恙，别从

崖上摔下来才好。又不知他肚子痛得怎样了？”

她心头思潮起伏，南海鳄神已提着她上峰。这人的内力当真充沛悠长，上山后也不休憩，足不停步地便即下山，接连翻过四个山头，才到了群山中的最高峰上。

他放下木婉清，拉开裤子，便对着一株大树撒尿。木婉清心想此人粗鄙无礼之极，忙转身走开，取出面幕，罩在脸上，坐在一块大岩石旁，闭目养神。

南海鳄神撒完尿后拉好裤子，走到她身前，说道：“你罩上面幕，那就很好，否则给我多看上一会儿，只怕大大不妥。”木婉清心想：“你倒也有几分自知之明。”南海鳄神道：“你怎么不说话？又闭上了眼假装睡着，你瞧我不起，是不是？”

木婉清摇摇头，睁开眼来，说道：“岳老前辈，你的名字叫做什么？日后我丈夫做了你徒儿，我须得知道你名字才是。”南海鳄神道：“我叫岳……岳……他奶奶的，我的名字

是我爸爸给取的，名字不好听。我爸爸没做一件好事，简直是狗屁王八蛋！”

木婉清险些笑出声来，心道：“你爸爸是狗屁王八蛋，你自己是什么？连自己爸爸也骂，当真枉自为人了。”随即想起自己也不知道父亲是谁，师父只说他是负心汉子，只怕比南海鳄神也好不了多少，不禁黯然神伤，跟着又想起了段誉，心中只觉一阵甜蜜，一阵凄凉。

突然间半空中飘来有如游丝般的轻轻哭声，声音甚是凄婉，隐隐约约似乎是个女子在哭叫：“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南海鳄神“呸”的一声，在地下吐了口痰，说道：“哭丧的来啦！”提高声音叫道：“哭什么丧？老子在这儿等得久了。”那声音仍是若断若续地叫道：“我的儿啊，为娘的想得你好苦啊！”

木婉清奇道：“是你妈妈来了吗？”南海鳄神怒道：“什么我的妈妈？胡说八道！这婆娘‘无恶不作’叶二娘，‘四大恶人’之一。她这个‘恶’字排在第二。总有一日，我这

‘凶神恶煞’的外号要跟她对掉过来。”

木婉清恍然大悟：“原来外号中那‘恶’字排在第二的，便是天下第二恶人。”问道：“那么第一恶人的外号叫什么？第四的又叫什么？”

南海鳄神狠霸霸道道：“你少问几句成不成？老子不爱跟你说。”

忽然一个女子声音幽幽说道：“老大叫‘恶贯满盈’，老四叫‘穷凶极恶’。”

木婉清哪想得到这叶二娘说到便到，悄没声地已欺上峰来，不由得吃了一惊，忙转头往她看去。只见她身披一袭淡青色长衫，满头长发，约莫四十来岁，相貌颇为娟秀，但两边面颊上各有三条殷红血痕，自眼底直划到下颊，似乎刚给人手指抓破一般。她手中抱着个两岁大的男孩，肥头胖脑的甚是可爱，一块大大的红布包在男孩身上。

木婉清本想这“无恶不作”叶二娘既排名在“凶神恶煞”南海鳄神之上，必定是个狠恶可怖之极的人物，哪知居然颇有姿色，不由得

又向她瞧了几眼。叶二娘向她嫣然一笑，木婉清全身一颤，只觉她这笑容之中似乎隐藏着无穷愁苦、无限伤心，自己忍不住便要流泪，忙转过了头。

南海鳄神道：“三妹，老大、老四他们怎么还不来？”叶二娘幽幽地道：“瞧你这副鼻青目肿的模样，一定给老大狠狠揍过一顿了，居然还老起脸皮，假装问老大为什么还不来。你明明是老三，一心一意要爬过我的头去。你再叫一声三妹，做姊姊的可不跟你客气了。”南海鳄神怒道：“不客气便不客气，你是不是想打上一架？”叶二娘淡淡一笑，说道：“你要打架，随时奉陪。”

她手中抱着的小儿忽然哭叫：“妈妈，妈妈，我要妈妈！”叶二娘拍着他哄道：“乖孩子，我是你妈妈。”那小儿越哭越响，叫道：“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你不是我妈妈。”叶二娘轻轻摇晃他身子，唱起儿歌来：“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那小儿仍哭叫不休。

南海鳄神听得甚是烦躁，喝道：“你哄什么？要弄死他，趁早弄死了吧。”

叶二娘脸上笑咪咪的，不停口地唱歌：“……糖一包，果一包，吃了还要留一包。”

木婉清只听得毛骨悚然，越想越怕。听南海鳄神之言，似乎叶二娘竟要弄死小儿，不由得又愤怒，又害怕。只听叶二娘不断哄那小儿：“乖宝宝，妈妈拍拍乖宝宝，乖宝快睡觉。”语气中充满慈爱，心想南海鳄神之言未必是真。

南海鳄神怒道：“你每天去抢一个婴儿，玩上半天，弄得他死不死、活不活的，到晚上拿去送给了不相识的人家，累得孩子的父母牵肚挂肠，到处找寻不到，岂不啰唆。还是我给摔死了来得干脆！”叶二娘柔声道：“你别大声吆喝，吓惊了我乖孩儿。我爱他得紧，怎肯让你弄死他？”

南海鳄神猛地伸手，疾向那小儿抓去，想抓过来摔死了，免得他啼哭不休，乱人心意。哪知他出手极快，叶二娘却比她更快，身如鬼

魅般一转，南海鳄神这一抓便落了空。叶二娘嗲声嗲气地道：“啊哟，三弟，你平白无端地欺侮我孩儿作甚？”南海鳄神喝道：“我要摔死这小鬼。”叶二娘柔声哄那小儿道：“心肝宝贝，乖孩儿，妈妈疼你惜你，别怕这个丑八怪三叔，他斗不过你妈。你白白胖胖的，多么有趣，妈妈要玩你到晚上，这才抱去送人，这会儿可还真舍不得。”

木婉清听了这几句，不由得打个寒战，心想：“她玩弄孩儿，弄得他半死不活，再去送给不相识的人家，叫孩子的父母一辈子伤心，这般毫没来由的行凶作恶，确当排名在南海鳄神之上。这岳老三注定了要做‘凶神恶煞’，一辈子也别想爬过她头去。”

南海鳄神一抓不中，似知再动手也是无用，不住地走来走去，喃喃咒骂，突然大声喝道：“滚过来！那小子呢？怎不带他来拜我为师？”

两名黄衣汉子从山岩后畏畏缩缩地出来，远远站定，正是南海鳄神吩咐他们去背段誉前



来的那两人。一人结结巴巴地道：“小……小人上得那边山崖，不……不见有人。到处……到处都找不到。”

木婉清大惊：“难道他……他竟摔死了？”

只听南海鳄神喝道：“是不是你们去得迟了，那小子没福，在山谷中摔死了？”那两人不敢走近，另一人道：“小人两个在山……山谷中仔细看过，没见到他尸首。”南海鳄神喝道：“他还会飞上天去了不成？你们这两个鬼东西胆敢骗我？”两人立即跪下，砰砰砰地大力磕头，哀求饶命。只听得呼呼两声，南海鳄神掷了两块大石过去，登时将两人砸死。

这两人找不着段誉，木婉清也早恨极他们误事，南海鳄神将他们砸死，她只觉一阵痛快，霎时之间心思如潮：“他不在崖上，山谷中又没尸首，却到哪里去了？定是摔在偏僻之处，那两人找寻不到，又或是那两人明明见到尸首，却不敢直说？”她早已拿定了主意，段誉若死，她也决不能活，何况自己落在南海鳄

神手中，倘若不死，不知要受尽多少折磨荼毒。但不见段誉的尸首，总还存着一线指望，却也不肯就此糊里糊涂地死去。

南海鳄神烦恼已极，不住咒骂：“老大、老四这两个龟儿子到这时候还不来，我可不耐烦再等了。”叶二娘道：“你胆敢不等老大？”南海鳄神道：“老大叫我跟你说，咱们在这山顶上等他，要等足七天，七天之后他如仍不来，便叫咱们到万劫谷钟万仇家里等他，不见不散。”叶二娘淡淡地道：“我早说你给老大狠狠地揍过了，这可不能赖了吧？”南海鳄神怒道：“谁赖了？我打不过老大，那不错，给他揍了，那也不错，却不是狠狠的。”

叶二娘道：“原来不是狠狠地揍……乖宝别哭，妈妈疼你……嗯，是轻轻地揍了一顿……乖宝心肝肉……”

南海鳄神悻悻地道：“也不是轻轻地揍。你小心些，老大要揍你，你也逃不了。”叶二娘道：“我又不想做叶大娘，老大干吗会跟我过不去？乖宝心肝……”南海鳄神怒道：“你

别叫他妈的乖宝心肝了，成不成？”

叶二娘笑道：“三弟你别发脾气，你知不知道老四昨儿在道上遇到了对头，吃亏着实不小。”南海鳄神道：“什么？老四遇上了对头，是谁？”

叶二娘道：“这小丫头的模样儿不对，她心里在骂我不该每天搞走一个孩子。你先捏死了她，我再说给你听。”南海鳄神道：“她是我徒儿的老婆，我如捏死了她，我徒儿就不肯拜师了。”叶二娘道：“你徒儿不是在山谷中摔死了吗？”南海鳄神道：“那也未必，倘若摔死了，总有尸首。多半他躲了起来，过一会便来苦苦求我收他为徒。”

叶二娘笑道：“那么我来动手吧，叫你徒儿来找我便是。她这对眼睛生得太美，叫人见了好生羡慕，恨不得我也生上这么一对，我先挖出她的眼珠子。”木婉清背上冷汗淋漓，却听南海鳄神道：“不成！我这就点了她昏睡穴，让她睡他妈的一天两晚。”不待叶二娘答话，便伸指在木婉清腰间和肋下连点两指。木

婉清只感头脑一阵昏眩，闭上双眼，登时不省人事。

☆☆☆

木婉清昏迷中不知时刻之过，待得神智渐复，只觉得身上极冷，耳中却听到一阵桀桀笑声，这笑声虽说是笑，其中却无半分笑意，声音忽尔尖，忽尔粗，难听已极，木婉清知道自己只要稍有动弹，对方立时察觉，难免便有暴虐手段来对付自己，虽感四肢麻木，却不敢运气活血。

只听南海鳄神道：“老四，你不用胡吹啦，三妹说你吃了人家的大亏，你还抵赖什么？到底有几个敌人围攻你？”那声音忽尖忽粗的人道：“七个家伙打我一个，个个都是第一流高手。我本领再强，也不能将这七大高手一古脑儿杀得精光啊。”木婉清心道：“原来老四‘穷凶极恶’到了。”很想瞧瞧这“穷凶极恶”是怎么样一号人物，却不敢转头睁眼。

只听叶二娘道：“老四就爱吹牛，对方明明只有两人，另外又从哪里钻出五个高手来？

天下高手真有那么多？”老四怒道：“你怎么又知道了，你亲眼瞧见的么？”叶二娘轻轻一笑，道：“若不是我亲眼瞧见，我自然不会知道。那两人一个使根钓鱼杆儿，另一个使一对板斧，是不是？嘻嘻，你捏造出来的另外那五个人，可又使什么兵刃了？”老四大声说道：“当时你既在旁，怎不来帮我？你要我死在人家手里才开心，是不是？”叶二娘笑道：

“‘穷凶极恶’云中鹤，谁不知你轻功了得？斗不过人家，还跑不过人家么？”

木婉清心道：“原来老四叫做云中鹤。”

云中鹤更加恼怒，声音越提越高，说道：“我云老四栽在人家手下，你又有什么光彩？咱们‘四大恶人’这次聚会，所为何来？难道还真是给钟万仇那脓包蛋卖命？他又没送老婆女儿陪我睡觉。老大跟大理皇府仇深似海，他叫咱们来，大伙儿就联手齐上，我出师不利，你却隔岸看火烧，幸灾乐祸，瞧我跟不跟老大说？”

叶二娘轻轻一笑，说道：“四弟，我一生

之中，可从来没见过似你这般了得的轻功，云中一鹤，当真名不虚传。逝如轻烟，鹤翔九皋，那两个家伙固然望尘莫及，连我做姊姊的也追赶不上。否则的话，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似乎她怕云中鹤向老大告状，忙说些讨好的言语。云中鹤哼了一声，似乎怒气便消了。

南海鳄神问道：“老四，跟你为难的到底是谁？是皇府中的狗腿子么？”云中鹤怒道：“九成是皇府中的人。我不信大理境内，此外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能人。”叶二娘道：“你两个老说什么大闹皇府不费吹灰之力，要割大理皇帝的狗头，犹似探囊取物，我总说别把事情瞧得太容易了，这会儿可信了吧？”

云中鹤忽道：“老大到这时候还不到，约会的日期已过了三天，他从来不是这样子的，莫非……莫非……”叶二娘道：“莫非也出了什么岔子？”南海鳄神怒道：“呸！老大叫咱们等足七天，还有整整四天，你心急什么？老大是何等样的人物，难道也跟你一样，打不过

人家就跑？”叶二娘道：“打不过就跑，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是担心他真的受到七大高手、八大好汉围攻，纵然力屈，也不服输，当真应了他的外号，来个‘恶贯满盈’。”

南海鳄神连吐唾涎，说道：“呸！呸！呸！老大横行天下，怕过谁来？在这小小的大理国又怎会失手？他自称‘恶贯满盈’，是说要干尽了千桩万件大恶事，这才自行无疾而终。他已做了多少恶事？目前万万不够！他奶奶的，肚子又饿了！”拿起地下的一条牛腿，在身旁的一堆火上烤了起来，过不多时，香气渐渐透出。

木婉清心想：“听他们言语，原来我在这山峰上已昏睡了三天。段郎不知有讯息么？”她已四日不食，腹中饥饿已极，闻到烧烤牛肉的香气，肚中不自禁发出咕咕之声。

叶二娘笑道：“小妹妹肚子饿了，是不是？你早已醒啦，何必装腔作势地躺着不动？你想不想瞧瞧咱们‘穷凶极恶’云老四？”

南海鳄神知道云中鹤好色如命，一见到木

婉清的姿容，便性命不要，也图染指，不像自己是性之所至，这才强奸杀人。忙撕了一大块半生不熟的牛腿，掷到木婉清身前，喝道：

“你到那边去，给我走得远远的，别偷听我们说话。”

木婉清放粗了喉咙，将声音逼得十分难听，问道：“我丈夫来过了么？”

南海鳄神怒道：“他妈的，我到那边山崖和深谷中亲自仔细寻过，不见这小子的丝毫踪迹。这小子定是没死，不知给谁救去了。我在这儿等了三天，再等他四天，七天之内这小子倘若不来，哼哼，我将你烤来吃了。”

木婉清心下大慰，寻思：“这南海鳄神非是等闲之辈，他既去寻过，认定段郎未死，定然不错。唉，可不知段郎是否会将我挂在心上，到这儿来救我？”拾起地下牛肉，慢慢走向山岩之后。她久饿之余，更觉乏力，但静卧了三天，背上伤口却已愈合。

只听叶二娘问道：“那小子到底有什么好？令你这般爱才？”南海鳄神笑道：“这小



子真像我，学我南海一派武功，多半能青出于蓝。嘿嘿，天下四大恶人之中，我岳老……岳老二虽甘居第二，说到门徒传人，却是我的徒弟排定了第一，无人可比。”

木婉清渐走渐远，听得南海鳄神大吹段誉资质之佳，世间少有，心中又欢喜，又愁苦，又有几分好笑：“段郎书呆子一个，会什么武功？除了胆子不小之外，什么也不行。南海鳄神如收了这个宝贝徒儿，南海派非倒大霉不可。”在一块大岩下找了一个隐僻之处，坐下来撕着牛腿便吃，虽饿得厉害，但这三四斤重的大块牛肉，只吃了小半块也便饱了。暗自寻思：“等到第七天上，段郎若真负心薄幸，不来寻我，我得设法逃命。”想到此处，心中一酸：“我就算逃得性命，今后的日子又怎么过？”

如此心神不定，一晃又是数日。度日如年的滋味，这几天中当真尝得透了。日日夜夜，只盼山峰下传上来一点声音，纵使不是段誉到来，也胜于这般苦挨茫茫白日、漫漫长夜。每

过一个时辰，心中的凄苦便增一分，心头翻来覆去地只是想：“你若当真有心前来寻我，就算翻山越岭不易，第二天、第三天也必定来了，直到今日仍然不来，就决不会来了！你虽不肯拜这南海鳄神为师，然而对我真是没丝毫情义么？那你为什么又来吻我抱我？答应娶我为妻？”

她少女情窦初开，既认定了段誉是丈夫，一心一意便全放在他身上，越等越苦，师父所说“天下男子无不负心薄幸”之言尽在耳边响个不停，自己虽说“段郎未必如此”，终于也知只是自欺而已。幸好这几日中，南海鳄神、叶二娘和云中鹤并没向她啰唆。

那三人等候“恶贯满盈”这天下第一恶人到来，心情之焦急虽然及不上她，可也有如热锅上蚂蚁一般，万分烦躁。木婉清和三人相隔虽远，三人大声争吵的声音却时时传来。

到得第六天晚间，木婉清心想：“明日是最后一天，这负心郎是决计不来的了。今晚乘着天黑，须得悄悄逃走才是。否则一到天明，

可就再也难以脱身。”她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身子，将养了六日六夜之后，虽然精神委顿，伤处却仗着金创药灵效已好了七八成，寻思：“最好是待他们三人吵得不可开交之时，我偷偷逃出数十丈，找个山洞什么的躲了起来。这三人定往远处追我，说不定会追出数十里外，决不会想到我仍然在此峰上。待三人追远，我再逃走。”

转念又想：“唉，他们跟我无冤无仇，追我干什么？我逃走也好，不逃也好，他们又怎会放在心上？”

几次三番拔足欲行，总是牵挂着段誉：

“倘若这负心郎明天来找我呢？明天如不能和他相见，此后便永无再见之日。他决意来和我同生共死，我却一走了之，岂不是他没负我，反而是我负了他？”

思前想后，柔肠百转，直到东方发白，仍下不了决心。

五 微步縠纹生

天色一明，倒为木婉清解开了难题，反正

逃不走了，“这负心郎来也罢，不来也罢，我在这里等死便是。”正想到凄苦处，忽听得云中鹤尖嘎的嗓音隔着山岩传来：“二姊，你要去哪里？”

叶二娘远远地道：“我这孩儿玩得厌了，要去送给人家，另外换一个来玩玩。”云中鹤道：“老大来了怎么办？”叶二娘叫道：“你别多管闲事，我很快就回来。”

木婉清走向崖边，只见一个人影捷如飞鸟般向山下驰去，一起一落，形如鬼魅，正是“无恶不作”叶二娘。她手臂中红布飘动，还抱着那个娃儿。木婉清见她奔行这等神速，自己师父似也有所不及，霎时间百感丛生，坐倒在地。

蓦地里觉到背后微有凉气袭体，木婉清左足急点，向前蹿出。只听一阵忽尖忽粗的笑声发自身后，一人说道：“小姑娘，你老公撇下你不要了，不如跟了我吧。”正是“穷凶极恶”云中鹤。

他人随声到，手爪将要搭到木婉清肩膀，

斜刺里一掌挥到，架开他手，却是南海鳄神。他哇哇怒吼，喝道：“老四，我南海派门下，决不容你欺侮。”云中鹤几个起落，已避在十余丈外，笑道：“你徒儿收不成，这姑娘便不是南海派门下。”木婉清见这人身材极高，却又极瘦，便似根竹杆，一张脸也长得吓人。

南海鳄神喝道：“你怎知我徒儿不来？是你害死了他，是不是？是了，定是你瞧我徒儿资质太好，将他捉去，想要抢他为徒。你坏我大事，先捏死了你再说。”他也不问云中鹤是否真的暗中做了手脚，便向他扑去。

云中鹤叫道：“你徒儿是方是圆，是尖是扁，我从来没见过，怎说是我捉了去？”说着迅捷之极的连避南海鳄神两下闪电似的扑击。南海鳄神骂道：“放屁！谁信你的鬼话？你定是打架输了，一口冤气出在我徒儿身上！”云中鹤道：“你徒儿是男的还是女的？”南海鳄神道：“自然是男的，我收女徒弟干吗？”云中鹤道：“照啊！我云中鹤只抢女人，从来不要男人，难道你不知么？”

南海鳄神本已扑在空中，听他这话倒也有理，猛使个“千斤坠”，落将下来，右足踏上一块岩石，喝道：“那么我徒儿哪里去了？为什么到这时候还不来拜师？”云中鹤笑道：

“嘿嘿，你南海派的事，我管得着么？”南海鳄神苦候段誉，早已焦躁万分，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喝道：“你胆敢讥笑我？”

木婉清大声道：“不错，你徒儿定是给这云中鹤害了，否则他在那高崖之上，自己如何能下来？云中鹤轻功了得，定是蹿到崖上，将你徒儿带到隐僻处杀了，以免南海派中出个厉害人物，否则怎么连尸首也找不到？”

南海鳄神伸手一拍自己脑门，对云中鹤道：“你瞧，我徒弟的媳妇儿也这么说，难道还能冤枉你么？”

木婉清道：“我丈夫说道，他能拜到你这般的了不起的师父，当真三生有幸，定要用心习艺，使你南海鳄神的名头更加威震天下，让什么‘恶贯满盈’、‘无恶不作’，都瞧着你羡慕得不得了。哪知有个‘穷凶极恶’妒忌你，害

死了你的好徒儿！”她说一句，南海鳄神拍一下脑门。木婉清又道：“我丈夫的后脑骨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天资又跟你一般聪明，像这般十全十美的南海派传人，世间再也没第二个了。这云中鹤偏偏跟你为难，你还不为你的乖徒儿报仇？”

南海鳄神听到这里，目中凶光大盛，呼的一声，纵身向云中鹤扑去。云中鹤明知他受了木婉清的挑拨，但一时说不明白，自知武功较他稍逊，见他扑到，拔足便逃。南海鳄神双足在地下一点，又扑了过去。

木婉清叫道：“他逃走了，便是心虚。若不是他杀了你徒儿，何必逃走？”南海鳄神吼道：“对，对！这话倒也有理！还我徒儿的命来！”两人一追一逃，转眼间便绕到了山后。木婉清暗暗欢喜，片刻之间，只听得南海鳄神吼声自远而近，两人从山后追逐而来。

云中鹤的轻功比南海鳄神高明得多，他竹杆般的瘦长身子摇摇摆摆，东一晃，西一飘，南海鳄神老是落后了一大截。两人刚过木婉清

眼前，刹那间又已转到了山后。待得第二次追逐过来，云中鹤猛地转折，飘到木婉清身前，伸手往她肩头抓去。木婉清大惊，右手急挥，嗤的一声，一枝毒箭向他射去。云中鹤向左挪移半尺，避开毒箭，也不知他身形如何转动，长臂竟又抓到了木婉清面门。木婉清急忙闪避，终于慢了一步，脸上陡然一凉，面幕已被他抓去。

云中鹤见到她秀丽的面容，不禁一呆，淫笑道：“妙啊，这小娘儿好标致。不过不够风骚，不算十全十美……”说话之间，南海鳄神已然追到，呼的一掌，向他后心拍去。云中鹤右掌运气反击，蓬的一声大响，两股掌风相碰，木婉清只觉一阵窒息，气也透不过来，丈余方圆之内，尘沙飞扬。云中鹤借着南海鳄神这一掌之力，向前纵出二丈有余。南海鳄神吼道：“再吃我三掌。”云中鹤笑道：“你追我不上，我也打你不过。就再斗一天一晚，也不过这样。”

两人追逐已远，四周尘沙兀自未歇，木婉



清心想：“我须得设法拦住这云中鹤，否则两人永远动不上手。”等两人第三次绕山而来，木婉清纵身而上，嗤嗤嗤响声不绝，六七枝毒箭向云中鹤射去，大声叫道：“还我夫君命来。”云中鹤听着短箭破空之声，知道厉害，蹿高伏低，连连闪避。木婉清挺起长剑，唰唰两剑向他刺去。云中鹤知她心意，竟不抵敌，飘身闪避。但这样一阻，南海鳄神双掌已然拍到，掌风将他全身圈住。

云中鹤狞笑道：“老三，我几次让你，只是为了免伤咱们四大恶人的和气，难道我真怕了你？”双手在腰间一掏，两只手中各已握了一柄钢抓，这对钢抓柄长三尺，抓头各有一只人手，手指箕张，指头发蓝汪汪的闪光，左抓向右，右抓向左，封住了身前，摆个只守不攻之势。

南海鳄神喜道：“妙极，七年不见，你练成了一件古怪兵刃，瞧老子的！”解下背上包袱，取了两件兵刃出来。

木婉清退开几步。只见南海鳄神右手握着

一把短柄长口的奇形剪刀，剪口尽是锯齿，宛然是一只鳄鱼的嘴巴，左手拿着一条锯齿软鞭，成鳄鱼尾巴之形。

云中鹤斜眼向这两件古怪兵刃瞧了一眼，右手钢抓挺出，蓦地向南海鳄神面门抓去。南海鳄神左手鳄尾鞭翻起，啪的一声，荡开钢抓。云中鹤出手快极，右手钢抓尚未缩回，左手钢抓已然递出。只听得喀喇一声响，鳄嘴剪伸将上来，夹住他左手钢抓一绞。这钢抓是精钢打就，但鳄嘴剪的剪口居然更加锋利，竟将钢抓的五指剪断了两根。总算云中鹤缩手得快，保住了钢抓上另外三指，但他所练抓法，十根手指每一指都有功用，少了两指，威力登减，心下甚是懊丧。南海鳄神狂笑声中，鳄尾鞭疾卷而上。

突然间一条青影从二人之间轻飘飘地插入，正是叶二娘到了。她左掌横掠，贴在鳄尾鞭上，斜向外推，云中鹤已趁机跃开。叶二娘道：“老三、老四，干什么动起家伙来啦？”一转眼看到木婉清的容貌，脸色登变。

木婉清见她手中已换过一个男孩，约莫三四岁年纪，锦衣锦帽，唇红面白，甚是可爱。只听得那男孩大声叫道：“爸爸，爸爸！山山要爸爸。”叶二娘柔声道：“山山乖，爸爸待会儿就来啦。”木婉清听到她这般慈爱亲切的抚慰言语，想起她用意不善，登时打个寒战。

云中鹤笑道：“二姊，老三新练成的鳄嘴剪和鳄尾鞭可了不起啊。适才我跟他练了几手玩玩，当真难以抵挡。这七年来你练了什么功夫？能敌得过老三这两件厉害家伙吗？只怕你也不成吧。”他不提南海鳄神冤枉自己害死了他门徒，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便想引得叶二娘和南海鳄神动手。

叶二娘上峰之时，早已看到二人实是性命相搏，决非练武拆招，淡淡一笑，说道：“这七年来我勤修内功，兵刃拳脚上都生疏了，必定不是老三和你的对手。”

忽听得山腰中一人长声喝道：“兀那妇人，你抢去我儿子干吗？快还我儿子来！”声音甫歇，人已蹿上峰来，身法利落。这人五十

来岁年纪，身穿古铜色缎袍，手提长剑。

南海鳄神喝道：“你这家伙是谁？到这里来大呼小叫。我的徒儿是不是你偷了去？”叶二娘笑道：“这位老师是‘无量剑’东宗掌门人左子穆先生。剑法倒也罢了，生个儿子却挺肥白可爱。”

木婉清登即恍然：“原来叶二娘在无量山中找不到小儿，竟将无量剑掌门人的小儿掳了来。”

叶二娘道：“左先生，令郎生得真有趣，我抱来玩玩，明天就还给你。你不用着急。”说着在山山的脸颊上亲了亲，轻轻抚摸他头发，显得不胜爱怜。左山山见到父亲，大声叫唤：“爸爸，爸爸！”左子穆伸出左手，走近几步，说道：“小儿顽劣不堪，没什么好玩的，请即赐还，在下感激不尽。”他见到儿子，说话登时客气了，只怕这女子手上使劲，当下便捏死了他儿子。

南海鳄神笑道：“这位‘无恶不作’叶三娘，就算是皇帝的太子公主到了她手中，也是

决计不还的。”

左子穆身子一颤，问道：“你……你是叶三娘？那么叶二娘……叶二娘是尊驾何人？”他曾听说“四大恶人”中有个排名第二的女子叶二娘，每日清晨要抢一名婴儿来玩弄，玩到傍晚便去送人，送得不知去向。第二天又另抢一个婴儿来玩，婴儿日后纵然找回，也已给折磨得半死不活。只怕这“叶三娘”和叶二娘乃姊妹妯娌之属，性格差不多，那可糟了。

叶二娘格格娇笑，说道：“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我便是叶二娘，世上又有什么叶三娘了？”

左子穆一张脸霎时之间全无人色。他发觉幼儿被擒，便全力追赶而来，途中已觉察她武功远在自己之上，初时还想这妇人素不相识，与自己无怨无仇，不见得会难为了儿子。一听到她竟然便是“无恶不作”叶二娘，又想喝骂、又想求恳，言语塞在咽喉之中，竟说不出口。

叶二娘道：“你瞧这孩儿皮光肉滑，养得

多壮！血色红润，晶莹透明，毕竟是武学名家的子弟，跟寻常农家的孩儿大不相同。”一面说，一面拿起孩子的手掌对着太阳，察看 he 血色，啧啧称赞，接着把小手掌拿近嘴边，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在他小手指上轻轻咬落。

左子穆见她一副馋涎欲滴的模样，似乎转眼便要将自己的儿子吃了，如何不惊怒交迸？明知不敌，也得拚命，当下使招“白虹贯日”，剑尖向她咽喉刺去。

叶二娘浅笑一声，将山山的身子轻轻移过，左子穆这一剑倘若继续刺去，首先便刺中了爱儿。幸好他剑术精湛，招数未老，陡然收势，剑尖在半空中微微一抖，一个剑花，变招斜刺叶二娘右肩。叶二娘仍不闪避，将山山一移，挡在身前。霎时之间，左子穆上下左右连刺四剑，叶二娘以逸待劳，只将山山略加移动，这四下凌厉狠辣的剑招便都只使得半招而止。山山却已吓得放声大哭。

云中鹤给南海鳄神追得绕山三匝，钢抓又断了二指，一口怒气无处发泄，突然间纵身而

上，左手钢抓疾往左子穆头顶抓落。左子穆长剑上掠，使招“万卉争艳”，剑光乱颤，牢牢将上盘封住。当的一声轻响，两件兵刃相交，左子穆一招“顺水推舟”，剑锋正要乘势向敌人咽喉推去，蓦地里钢抓手指合拢，竟将剑刃抓住了。

左子穆大惊，却不肯就此撒剑，急运内力回夺，噗的一下，云中鹤左手钢抓已插入他肩头。幸好这柄钢抓的五根手指已给南海鳄神削去了两根，左子穆所受创伤稍轻，但也已鲜血迸流，三根钢指拿住了他肩骨牢牢不放。云中鹤上前补了一脚，将他踢倒，这几下免起鹬落，一个名门大派的掌门人竟全无招架余地。

南海鳄神赞道：“老四，这两下子不坏，还不算丢脸。”

叶二娘笑吟吟地道：“左大掌门，你见到我们老大没有？”左子穆右肩骨为钢指抓住，动弹不得，强忍痛楚，说道：“你老大是谁？我没见过。”南海鳄神也问：“你见过我徒儿没有？”左子穆又道：“你徒儿是谁？我没见

过。”南海鳄神怒道：“你既不知我徒儿是谁，怎能说没见过？放你妈的狗臭屁！三妹，快将他儿子吃了。”叶二娘道：“你二姊是不吃小孩儿的。左大掌门，你去吧，我们不要你的性命。”

左子穆道：“那就多谢。叶……叶二娘，请你还我儿子，我去另外给你找三四个小孩儿来。左某永感大德。”叶二娘笑咪咪地道：

“那也好！你去找八个孩儿来，我们这里一共四人，每人抱两个，够我八天用的了。老四，你放了他。”

云中鹤微微一笑，松了机括，钢指张开。左子穆咬牙站起，向叶二娘深深一揖，伸手去抱孩儿。叶二娘笑道：“你也是江湖上的人物，怎地不明规矩？没八个孩儿来换，我随随便便就将你孩子还你？”

左子穆见儿子给她搂在怀里，虽万分不愿，但格于情势，只得点头道：“我去挑选八个最肥壮的孩子给你，望你好好待我儿子。”叶二娘不再理他，口中又低声哼起儿歌来，只



道：“乖孙子，你奶奶疼你。”左子穆既在眼前，她就不肯叫孩子为“孩儿”了。

左子穆听这称呼，她竟是要做自己老娘，当真啼笑皆非，向儿子道：“山山，乖孩子，爸爸马上就回来抱你。”山山大声哭叫，挣扎着要扑到他怀里。左子穆恋恋不舍，向儿子瞧了几眼，左手按着肩头伤处，转过头来，慢慢向崖下走去。

木婉清见到那孩儿凄苦的情状，心想：

“这叶二娘没来由的强要他们父子分离，又不为了什么，只是硬要令别人心中悲伤，也真恶得可以了。”

突然间山峰后传来一阵尖锐的铁哨子声，连绵不绝。南海鳄神和云中鹤同时喜道：“老大到了！”两人纵身而起，一溜烟般向铁哨声来处奔去，片刻间便已隐没在岩后。

叶二娘却漫不在乎，仍慢条斯理地逗弄孩儿，向木婉清斜看一眼，笑道：“木姑娘，你这对眼珠子挺美啊，生在你这张美丽的脸上，更加不得了。”提高声音道：“左大掌门，你

帮个忙，给我挖了这小姑娘的眼珠出来。”

左子穆儿子在人掌握，不得不听从吩咐，回转身来，说道：“木姑娘，你还是顺从叶二娘的话吧，也免得多吃苦头。”说着挺剑便向木婉清刺去。木婉清叱道：“无耻小人！”仗剑反击，剑尖直指左子穆的左肩，三招过去，身子斜转，突然间左手向后微扬，嗤嗤嗤，三枝毒箭向叶二娘射去，要攻她个出其不意。左子穆大叫：“别伤我孩儿！”

不料这三箭去得虽快，叶二娘左手衫袖一拂，已卷下三枝短箭，甩在一旁，随手除了山山右脚的一只小鞋，向她后心掷去。木婉清听到风声，回剑挡格，但重伤之余，出剑不准，鞋子顺着剑锋滑溜而前，噗的一声，打在她右腰。叶二娘在鞋上使了阴劲，木婉清急运内力相抗，一口气提不上来，登时半身酸麻，长剑呛啷落地，便在此时，山山的第二只鞋子又已掷到，这一次正中胸口。她眼前一黑，再也支持不住，一跤坐倒。左子穆剑尖斜处，已抵住她胸口，伸出左手便去挖她右眼。

木婉清低叫一声：“段郎！”身子前扑，往剑尖上迎去，宁可死在他剑下，胜于受这挖目之惨。

☆☆☆

左子穆缩剑向后，猛地里手腕剧痛，长剑脱手上飞，势头带得他向后跌出两步。三人都是一惊，不约而同地抬头向长剑瞧去。只见剑身被一条细长软索卷住，软索尽头是根铁杆，持在一个身穿黄衣的军官手中。这人约莫三十来岁年纪，英气勃勃。叶二娘认得他于七日前曾与云中鹤相斗，武功颇为不弱，然而比之自己尚差一筹，也不怕他，只不知他的同伴是否也到了。斜目瞧去，果见另一个黄衣军官站在左首，这人腰间插着一对板斧。

叶二娘正要开言，忽听得背后微有响动，当即转身，只见东南和西南两边角上，各自站着一人，所穿服色与先前两人相同，黄衣褚色幞头，武官打扮。东南角上的手执一对判官笔，西南角上的则手执熟铜齐眉棍，四人分作四角，隐隐成合围之势。

左子穆朗声道：“原来宫中褚、古、傅、朱四大护卫都到了，在下无量剑左子穆这厢有礼。”说着向四人团团一揖。那持判官笔的护卫朱丹臣抱拳还礼，其余三人并不理会。

那最先赶到的护卫褚万里抖动铁杆，软索上所卷的长剑在空中不住晃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他冷笑一声，说道：“‘无量剑’在大理也算是名门大派，没想到掌门人竟是这般行止。段公子呢？他在哪里？”

木婉清本已决意一死，忽来救星，自是喜出望外，听他问到段公子，更加情切关心。

左子穆道：“段……段公子？是了，数日之前，曾见过段公子几面……现今却不知……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木婉清道：“段公子已给这婆娘的兄弟害死了。”说着手指叶二娘，又道：“那人叫做‘穷凶恶极’云中鹤，身材高瘦，好似根竹杆……”

褚万里大惊，喝道：“当真？便是那人？”那手持熟铜棍的护卫傅思归听得段誉给

人害死，悲怒交集，叫道：“段公子，我给你报仇。”熟铜棍向叶二娘当头砸落。

叶二娘闪身避开，叫道：“啊哟，大理国褚古傅朱四大护卫我的儿啊，你们短命而死，我做娘的好不伤心！你们四个短命的小心肝，黄泉路上，等一等你的亲娘叶二娘啊。”褚、古、傅、朱四人年纪也小不了她几岁，她却自称亲娘，“我的儿啊”、“短命的小心肝啊”叫将起来。

傅思归大怒，一根铜棍使得呼呼风响，霎时间化成一团黄雾，将她困住。叶二娘抱着左子穆的幼儿，在铜棍之间穿来插去地闪避，铜棍始终打她不着。那孩儿大声惊叫哭喊。左子穆急叫：“两位停手，两位停手！段公子现下没死！”

另一个护卫从腰间抽出板斧，喝问：“段公子在哪里？”左子穆急道：“先救了我儿，这就去救段公子。”那护卫道：“好，待我古笃诚先杀了‘无恶不作’再说。”身子着地卷去，出手便是“盘根错节十八斧”，左一斧，

右一斧地砍她下盘。叶二娘笑道：“这孩子碍手碍脚，你先将他砍死了吧！”将手中孩子往斧头上迎去。古笃诚一惊，急忙收斧，不料叶二娘裙底右腿飞出，正中他肩头，幸好他躯体粗壮，挨了这一腿只略一踉跄，并没受伤，扑上又打。叶二娘以小孩为护身符，古笃诚和傅思归兵刃递出去时便大受牵制。

左子穆急叫：“小心孩子！这是我的孩儿，小心！傅兄，你这一棍打得偏高了。古兄，你的斧头别……别往我孩儿身上招呼。”

正混乱间，山背后突然飘来一阵笛声，清亮激越，片刻间便响到近处，山坡后转出一个宽袍大袖的中年男子，三绺长须，形貌高雅，双手持着一枝铁笛，兀自凑在嘴边吹着。朱丹臣快步上前，走到他身边，低声说了几句。那人吹笛不停，曲调悠闲，缓步向正自激斗的三人走去。猛地里笛声急响，只震得各人耳鼓中一痛。他十根手指一齐按住笛孔，鼓气疾吹，铁笛尾端飞出一股劲风，向叶二娘脸上扑去。叶二娘忙转脸相避，铁笛一端已指向她咽喉。

这两下快得惊人，饶是叶二娘应变神速，也不禁手忙脚乱，百忙中腰肢微摆，上半身硬生生地让开尺许，将左山山往地下抛落，伸手便向铁笛抓去。宽袍客不等孩儿落地，大袖挥出，已卷起了婴儿。叶二娘刚抓到铁笛，只觉笛上烫如红炭，吃了一惊：“笛上敷有毒药？”急忙撒掌放笛，跃开几步。宽袍客大袖挥出，将山山稳稳地掷向左子穆。

叶二娘一瞥眼间，见到宽袍客左掌心殷红如血，又是一惊：“原来笛上并非敷有毒药，是他以上乘内力，烫得铁笛如同刚从熔炉中取出来一般。”不由自主地又退了数步，笑道：“阁下武功好生了得，想不到小小大理，竟有这般高人。请问尊姓大名？”

那宽袍客微微一笑，说道：“叶二娘驾临敝境，幸会，幸会。大理国该当一尽地主之谊才是。”左子穆抱住了儿子，正自惊喜交集，冲口而出：“尊驾是高……高君侯么？”那宽袍客微笑不答，问叶二娘道：“段公子在哪里？还盼见告。”

叶二娘冷笑道：“我不知道，便知道了，也不会说。”突然纵身而起，向山峰飘落。宽袍客道：“且慢！”飞身追去，蓦地里眼前亮光闪动，七八件暗器连珠般掷来，分打他头脸数处要害。宽袍客挥动铁笛，一一击落。只见她一飘一晃，去得已远，再也追不上了。再瞧落在地下的暗器时，每一件各不相同，均是悬在小儿身上的金器银器，或为长命牌，或为小锁片，他猛地想起：“这都是遭她抢去玩弄的众小儿之物。此害不除，大理国中不知更将有多少小儿遭殃。”

褚万里挥动铁杆，软索上卷着的长剑托地飞出，倒转剑柄，向左子穆飞去。左子穆伸手挽住，满脸羞惭，无言可说。褚万里跟着问道：“到底段公子怎样了？”

木婉清心想：“这些人看来都是段郎的朋友，我还是跟他们说了实话，好一齐去那边山崖上仔细寻访。”正待开言，忽听得半山里有人气急败坏地大叫：“木姑娘……木姑娘……你还在这儿么？南海鳄神，我来了，你千万别



害木姑娘，她是我的媳妇儿！拜不拜师父，咱们慢慢商量……木姑娘，木姑娘，你没事吧？”

宽袍客等一听，齐声欢呼：“是公子爷！”

木婉清苦等他七日七夜，早已心力交瘁，此刻蓦地里听到他声音，惊喜之下，眼前一黑，便即晕去。

昏迷之中，耳边只听有人低呼：“木姑娘，木姑娘，你快醒来！”她神智渐复，觉得自己躺在一人怀中，被人抱着肩背，便欲跳将起来，但随即想到：“是段郎来了。”心中又甜蜜，又酸苦，缓缓睁开眼，只见一双眼睛清静如秋水地凝视自己，却不是段誉是谁？只听他喜道：“啊，你终于醒转了。”木婉清泪水滚滚而下，反手一掌，重重打了他个耳光，身子却仍躺在他怀里，一时无力挣扎跃起。

段誉抚着自己脸颊，笑道：“你动不动地便打人，真够蛮横的了！”问道：“南海鳄神呢？他不在这里等我么？”木婉清道：“人家

已等了你好七日七夜，还不够么？他走啦。”段誉登时神采焕发，喜道：“妙极，妙极！我正好生担心。他若硬要逼我拜他为师，可不知如何是好了。”

木婉清道：“你既不愿做他徒儿，又到这儿来干吗？”段誉道：“咦！你落在他手中，我如不来，他定要难为你，那怎么得了？”木婉清心头一甜，道：“哼！你这人良心坏极，我恨不得一剑杀了你。干吗你迟不来，早不来，直等他走了，你有了帮手，这才来充好人？这七天七晚之中，你又不来寻我？”

段誉叹了口气，道：“我一直为人所制，动弹不得，日夜牵挂着你，真是焦急死了。我一得脱身，立即赶来。你是我媳妇儿，可不会赖吧？”木婉清微笑道：“我干吗要赖？”段誉大喜，抱得她更加紧了。

☆☆☆

那日南海鳄神掳了木婉清而去，段誉独处高崖，焦急万状：“我若不赶去求这恶人收我为徒，木姑娘性命难保。可是要我拜这恶人为

师，学那喀喇一声、扭断脖子的本事，终究是干不得的。他教我这套功夫之时，多半还要找些人来让我试练，试了一个又一个，那可糟糕之极。好在这恶人虽然凶恶，倒也讲理，我怎地跟他辩驳一场，叫他既放了木姑娘，又不必收我为徒。”

在崖边徘徊彷徨，肚中又隐隐作痛，突然想到：“啊哟，不好，糊涂透顶，我怎地忘了？我在那山洞之中，早已拜了神仙姊姊为师，已算是‘逍遥派’门徒。‘逍遥派’的弟子，又怎能改投南海鳄神门下？对了，我这就跟这恶人说去，理直气壮，谅他非连说‘这话倒也有理’不可。”

转念又想：“这恶人势必叫我露几手‘逍遥派’的武功来瞧瞧，我一点也不会，他自然不信我是‘逍遥派’弟子。”跟着想起：“神仙姊姊吩咐，叫我每天朝午晚三次，练她那个卷轴中的神功，这几天搞得七荤八素，可半次也没练过，当真该死。”心下歉仄，正要伸手入怀去摸那卷轴，忽听得身后脚步声响，他转

过身来，吃了一惊，只见崖边陆陆续续地上来数十人。

当先一人便是神农帮帮主司空玄，其后却是无量剑东宗掌门左子穆、西宗掌门辛双清，此外则是神农帮帮众、无量剑东西宗的弟子，数十人混杂在一起。段誉心道：“怎地双方不打架了？化敌为友，倒也很好。”只见这数十人分向两旁站开，恭恭敬敬地躬身，显在静候什么大人物上来。

片刻间绿影晃动，崖边蹿上八个女子，一色的碧绿斗篷，斗篷挡胸上绣着黑鹫。段誉暗暗叫苦：“我命休矣！”这八个女子四个一边的站在两旁，跟着又有一个身穿绿色斗篷的女子走上崖来。这女子二十来岁年纪，容貌清秀，眉目间却隐含煞气，向段誉瞪眼道：“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

段誉一听此言，心中大喜：“她不知我和木姑娘杀过她四个姊妹，又冒充过什么灵鹫宫圣使。幸好我的斗篷已裹在那胖老太婆平婆婆身上，木姑娘的斗篷又飘入了澜沧江。死无对

证，跟她推个一干二净便了。”说道：“在下大理段誉，跟着朋友到这位左先生的无量宫中做客……”

左子穆插口道：“段朋友，无量剑已归附天山灵鹫宫麾下，无量宫改称‘无量洞’，那无量宫三字，今后是不能叫的了。”

段誉心道：“原来你打不过人家，认输投降了，这主意倒也高明。”说道：“恭喜，恭喜。左先生弃暗投明，好得很啊。”

左子穆心想：“我本来有什么‘暗’？现下又有什么‘明’了？”但这话自然是不能说的，惟有苦笑。

段誉续道：“在下见到司空帮主跟左先生有点误会，一番好意想上前劝解，却不料弄得一团糟。本是奉司空帮主之命去取解药，岂知却遇上一个大恶人，叫做南海鳄神岳老三，说我资质不错，要收我为徒。我说我不学武功，可是这南海鳄神不讲道理，将我抓到了这里，高高搁起，非要我拜他为师不可。在下手无缚鸡之力，”说着双手一摊，又道：“这般高峰

险崖，说什么也下不去的。姑娘问我在这里干什么？那便是等死了。”他这番话倒无半句虚言，前段属实，后段也不假，只不过中间漏去了一大段，心想：“孔夫子笔削《春秋》，述而不作。删削删削，不违圣人之道，撒谎便非君子了。”

那女子“嗯”了一声，说道：“四大恶人果是到了大理。岳老三要收你为徒，你的资质有什么好？”也不等段誉回答，眼光向司空玄与左子穆两人扫去，问道：“他的话不假吧？”

左子穆道：“是。”司空玄道：“启禀圣使，这小子不会半点武功，却老是乱七八糟地瞎捣乱。”

那女子道：“你们说见到那两个冒充我姊姊的贱人逃到了这山峰上，却又在哪里？段相公，你可见到身穿绿色斗篷、跟我们一样打扮的两个姑娘没有？”

段誉道：“没有啊，没见到跟姊姊一样打扮的两个姑娘。”心道：“穿了绿色斗篷冒充

你们的，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姑娘。我没照镜子，瞧不见自己；木姑娘是‘一个姑娘’，不是‘两个姑娘’。”

那女子点点头，转头问司空玄道：“你在灵鹫宫属下，时候不少了吧？”司空玄战战兢兢地道：“有……有八年啦。”那女子道：

“连我们姊姊也认不出，这么糊涂，还能给童姥她老人家办什么事？今年生死符的解药，不用指望了吧。”司空玄脸如土色，跪倒在地，不住磕头，求道：“圣使开恩，圣使开恩。”

段誉心想：“这山羊胡子倒还没死，难道木姑娘给他的假解药管用，还是灵鹫宫给了他什么灵丹妙药？那‘生死符的解药’，却又是什么东西？”

那女子对司空玄不加理睬，对辛双清道：“带了段相公下去。四大恶人若来啰唆，叫他们上缥缈峰灵鹫宫来找我。擒拿那两个冒牌小贱人的事，着落在你们无量洞头上。哼哼，好大的胆子！还有，干光豪、葛光佩两个叛徒，务须抓回来杀了。见到我那四位姊姊，说我叫

她们径行回灵鹫宫，我不等她们了。”她说一句，辛双清答应一句，眼光竟不敢和她相接。那女子说罢，再也不向众人多瞧一眼，径自下峰，她属下八名女子跟随在后。

司空玄一直跪在地下，见九女下峰，忙跃起身来奔到崖边，叫道：“符圣使，请你上复童姥，司空玄对不起她老人家。”奔向高崖的另一边，踊身向澜沧江中跳了下去。

众人齐声惊呼。神农帮帮众纷纷奔到崖边，但见浊浪滚滚，汹涌而过，帮主早已落入江中，给江水冲得不知去向，有的便捶胸哭出声来。

无量剑众人见司空玄落得如此下场，面面相觑，尽皆神色黯然。

段誉心道：“这位司空玄帮主之死，跟我的干系可着实不小。”心下甚觉歉疚。

辛双清指着无量剑东宗的两名男弟子道：“你们照料着段相公下去。”那两人一个叫郁光标，一个叫钱光胜，一齐躬身答应。

段誉在郁钱二人携扶拖拉之下，好不辛苦



地来到山脚，吁了一口长气，向左子穆和辛双清拱手道：“多承相救下山，这就别过。”眼望南海鳄神先前所指的那座高峰，心想：“要上这座山峰，可比适才下峰加倍艰难，看来无量剑的人也不会这么好心，又将我拉上峰去。为了相救木姑娘，那也只有拚命了。”

不料辛双清道：“你不忙走，跟我一起去无量洞。”段誉忙道：“不，不。在下有要事在身，不能奉陪。恕罪，恕罪。”辛双清哼了一声，做个手势。郁钱两人各伸一臂，挽住了段誉双臂，径自前行。段誉叫道：“喂，喂，辛掌门，左掌门，我段誉可没得罪你们啊。刚才那位圣使姊姊吩咐你们带我下山，现今山已下了，我也已谢过了你们，又待怎地？”

辛双清和左子穆均不理睬。段誉在郁钱两人左右挟持之下，抗拒不得，只有跟着他们，脚下七高八低，口中气喘吁吁，来到了无量洞。

☆☆☆

郁钱两人带着他经过五进屋子，又穿过一

座大花园，来到三间小屋之前。钱光胜打开房门，郁光标将他推进门内，关上木门，只听得喀喇一声响，外面已上了锁。

段誉大叫：“你们无量剑讲理不讲？这不是把我当做了犯人吗？无量剑又不是官府，怎能胡乱关人？”可是外面声息阒然，任他大叫大嚷，没一人理会。

段誉叹了口气，心想：“既来之，则安之。那也只有听天由命了。”适才下峰行路，实已疲累万分，眼见房中有床有桌，躺在床上放头便睡。

睡不多久，有人送饭进来，饭菜倒也不恶。段誉向送饭的仆役道：“你去禀告左辛两位掌门，说我有话……”一句话没说完，郁光标在门外粗声喝道：“姓段的，你给我安安静静的，坐着也罢，躺着也罢，再要吵吵嚷嚷，莫怪我们不客气。你再开口说一句话，我就打你一个耳括子。两句话，两个耳光，三句三个。你会不会计数？”

段誉当即住口，心想：“这些粗人说得

出，做得到。给木姑娘打几个耳光，痛在脸上，甜在心里。给你老兄打上几下，滋味可大不相同。”吃了三大碗饭，倒在床上又睡，心想：“木姑娘这会儿不知怎么样了？最好是她放毒箭射死了那南海鳄神，脱身逃走，再来救我出去。唉，我怎地盼望她杀人？”胡思乱想一会，便睡着了。

这一觉睡到次日清晨才醒。只见房中陈设简陋，窗上铁条纵列，看来竟然便是无量剑关人的所在。幸得房间宽敞，尚无局促之感，心想第一件事，须得遵照神仙姊姊嘱咐，练她的“北冥神功”。于是从怀中摸出卷轴，放在桌上，一想到画中的裸像，一颗心便怦怦乱跳，面红耳赤，忙正襟危坐，心中默告：“神仙姊姊，我是遵你吩咐，修习神功，可不是想偷看你的贵体，亵渎莫怪。”

缓缓展开，将第一图后的小字看了几遍。这等文字上的功夫，在他自是犹如家常便饭一般，看一遍即已明白，第二遍已然记住，读到第三遍后便有所会心。他不敢多看图中女像，

记住了像上的经脉和穴位，便照着卷轴中所记的法门练了起来。

文中言道：本门内功，适与各家各派之内功逆其道而行，是以凡曾修习内功之人，务须尽忘已学，专心修习新功，若有丝毫混杂岔乱，则两功互冲，立时颠狂呕血，诸脉俱废，最是凶险不过。文中反复致意，说的都是这个重大关节。段誉从未练过内功，于这最艰难的一关竟可全然不加措意，倒也方便。

只小半个时辰，便已依照图中所示，将“手太阴肺经”的经脉穴道存想无误，不过身上内息全无，自也无法运息通行经脉。跟着便练“任脉”，此脉起于肛门与下阴之间的“会阴穴”，自曲骨、中极、关元、石门诸穴直通而上，经腹、胸、喉，而至口中下齿缝间的“断基穴”。任脉穴位甚多，经脉走势却是笔直一条，十分简易，段誉顷刻间便记住了诸穴的位置名称，伸手在自己身上逐个穴道地摸过去。此脉仍是逆练，由断基、承浆、廉泉、天突一路向下至会阴而止。

图中言道：“手太阴肺经暨任脉，乃北冥神功根基，其中拇指之少商穴及两乳间之膻中穴，尤为要中之要，前者取，后者贮。人有四海：胃者水谷之海，冲脉者十二经之海，膻中者气之海，脑者髓之海是也。食水谷而贮于胃，婴儿生而即能，不待练也。以少商取人内力而贮之于我气海，惟逍遥派正宗北冥神功能之。人食水谷，不过一日，尽泄诸外。我取人内力，则取一分，贮一分，不泄无尽，愈积愈厚，犹北冥天池之巨浸，可浮千里之鲲。”

段誉掩卷凝思：“这门功夫纯系损人利己，将别人辛辛苦苦练成的内力，取来积贮于自身，岂不是如同食人之血肉？又如重利盘剥，搜刮旁人钱财而据为己有？我已答应了神仙姊姊，不练是不成的了，但我此生决不取人内力。”

转念又想：“伯父常说，人生于世，不衣不食，无以为生，而一粥一饭，半丝半缕，尽皆取之于人。取人之物，殆无可免，端在如何报答。取之者寡而报之者厚，那就是了。取于

为富不仁之徒，用于贫困无依之辈，非但无愧于心，且是仁人义士的慈悲善举，儒家佛家，其理一般。取民脂民膏以供奉一己之穷奢极欲，是为残民以逞；以之兼善天下，博施济众，则为圣贤。是以不在取与不取，而在用之为善为恶。”想明白了此节，倒也不觉修习这门功夫是如何不该了。

心下坦然之余，又想：“总而言之，我这一生要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巨象可负千斤，蝼蚁仅曳一芥，力大则所做好事亦大，做起坏事来可也厉害。以南海鳄神的本领，倘若专做好事，岂非造福不浅？”想到这里，觉得就算拜了南海鳄神为师，只要专扭坏人的脖子，似乎“这话倒也有理”。

卷轴中此外诸种经脉修习之法甚多，皆是取人内力的法门，段誉虽自语宽解，总觉习之有违本性，单是贪多务得，便非好事，当下暂不理睬。

卷到卷轴末端，又见到了“凌波微步”那四字，登时便想起《洛神赋》中那些句子来：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曹子建那些千古名句，在脑海中缓缓流过：“秣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连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这些句子用在木婉清身上，“这话倒也有理”；但如用之于神仙姊姊，只怕更为适合。想到神仙姊姊的姿容体态，“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蓉出绿波”，但觉依她吩咐行事，实为人生至乐，心想：“我先来练这‘凌波微步’，此乃逃命之妙法，非害人之手段也，练之有百利而无一害。”

卷轴上既绘明步法，又详注《易经》六十四卦的方位，他熟习《易经》，学起来自不为难。但有时卷轴上步法甚怪，走了上一步后，无法接到下一步，直至想到须得凭空转一个身，这才极巧妙自然地接上了；有时则须跃前

纵后、左蹿右闪，方合于卷上的步法。他书呆子的劲道一发，遇到难题便苦苦钻研，一得悟解，乐趣之大，实是难以言宣，不禁觉得：

“武学之中，原来也有这般无穷乐趣，实不下于读书诵经。”

如此一日过去，卷上的步法已学得了两三成，晚饭过后，再学了十几步，便即上床。迷迷糊糊中似睡似醒，脑子中来来去去的不是少商、膻中、关元、中极诸穴道，便是同人、大有、归妹、未济等易卦方位。

睡到中夜，猛听得“江昂、江昂、江昂”几下巨吼，登时惊醒，过不多久，又听得“江昂、江昂、江昂”几下大吼，叫声似是牛鸣，却又多了几分凄厉之意，不知是什么猛兽。他知无量山中颇多奇禽怪兽，听得吼声停歇，便也不以为意，着枕又睡。

却听得隔室有人说道：“这‘莽牯朱蛤’已好久没出现了，今晚忽然鸣叫，不知主何吉凶？”另一人道：“咱们东宗落到这步田地，吉是吉不起来的，只要不凶到家，就已谢天谢



地了。”段誉知是那两名男弟子郁光标与钱光胜，料来他们睡在隔壁，奉命监视，以防自己逃走。

只听那钱光胜道：“咱们无量剑归属了灵鹫宫，虽然从此受制于人，不得自由，却也得了个大靠山，可说好坏参半。我最气不过的，西宗明明不及我们东宗，干吗那位符圣使却要辛师叔做无量洞之主，咱们师父反须听她号令。”郁光标道：“谁叫灵鹫宫中自天山童姥以下个个都是女人哪？她们说天下男子没一个靠得住。听说这位符圣使倒是好心，派辛师叔做了咱们头儿，灵鹫宫对无量洞就会另眼相看。你瞧，符圣使对神农帮司空玄何等辣手，对辛师叔的脸色就好得多。”钱光胜道：“郁师哥，这个我可又不明白了。符圣使对隔壁那小子怎地又客客气气？什么‘段相公’、‘段相公’的，叫得好不亲热。”

段誉听他们说到自己，更凝神倾听。

郁光标笑道：“这几句话哪，咱们可只能在这里悄悄地说。一个年轻姑娘，对一个小白

脸客客气气，‘段相公’、‘段相公’的叫……”他说到“段相公”三字时，压紧了嗓子，学着那灵鹫宫符圣使的腔调，自行再添上几分娇声嗲气，“……你猜是什么意思？”钱光胜道：“难道符圣使瞧中了这小白脸？”郁光标道：“小声些，别吵醒了小白脸。”接着笑道：“我又不是符圣使肚里的圣蛔虫，又怎明白她老人家的圣意？我猜辛师叔也是想到了这一着，因此叫咱们好好瞧着他，别让走了。”钱光胜道：“那可要关他到几时啊？”郁光标道：“符圣使在山峰上说：‘辛双清，带了段相公下去，四大恶人若来啰唆，叫他们上缥缈峰灵鹫宫找我。’……”这几句话又是学着那绿衣女子的腔调，“……可是带了段相公下山怎么样？她老人家不说，别人也就不敢问。要是符圣使有一天忽然派人传下话来：

‘辛双清，把段相公送上灵鹫宫来见我。’咱们却已把这姓段的小白脸杀了、放了，岂不是糟天下之大糕？”钱光胜道：“要是符圣使从此不提，咱们难道把这小白脸在这里关上一辈

子，以便随时恭候符圣使号令到来？”郁光标笑道：“可不是吗？”

段誉心里一连串地只叫：“苦也！苦也！”心道：“这位姓符的圣使姊姊尊称我一声‘段相公’，只不过见我是读书人，客气三分，你们歪七缠八，又想到哪里去啦？你们就把我关到胡子白了，那位圣使姊姊也决不会再想到我这个老白脸。”

正烦恼间，只听钱光胜道：“咱二人岂不是也要……”突然“江昂、江昂、江昂”三响，那“莽牯朱蛤”又吼了起来。钱光胜立即住口。隔了好一会，等莽牯朱蛤不再吼叫，他才又说道：“莽牯朱蛤一叫，我总是心惊肉跳，瘟神爷不知这次又要收多少条人命。”郁光标道：“大家说莽牯朱蛤是瘟神爷的坐骑，那也不过说说罢了。文殊菩萨骑狮子，普贤菩萨骑白象，太上老君骑青牛，这莽牯朱蛤是万毒之王，神通广大，毒性厉害，故老相传，就说他是瘟神菩萨的坐骑，其实也未必是真。”

钱光胜道：“郁师兄，你说这莽牯朱蛤到

底是什么样儿。”郁光标笑道：“你想不想瞧瞧？”钱光胜笑道：“还是你瞧过之后跟我说吧。”郁光标道：“我一见到莽牯朱蛤，毒气立时冲瞎了眼睛，跟着毒质入脑，只怕也没性命来跟你说这万毒之王的模样儿了。还是咱哥儿俩一起去瞧瞧吧。”说着只听得脚步声响，又是拔下门闩的声音。

钱光胜忙道：“别……别开这玩笑。”话声发颤，抢过去上回门闩，郁光标笑道：“哈哈，我难道真有这胆子去瞧？瞧你吓成了这副德性。”钱光胜道：“这种玩笑还是别开的为妙，莫要当真惹出什么事来。太太平平的，这就睡吧！”

郁光标转过话题，说道：“你猜干光豪跟葛光佩这对狗男女，是不是逃得掉？”钱光胜道：“隔了这么久还是不见影踪，只怕当真给他们逃掉了。”郁光标道：“干光豪有多大本事，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人贪懒好色，练剑又不用心，就只甜嘴蜜舌地骗女人倒有几下散手。大伙儿东南西北都找遍了，连灵鹫宫的

圣使也亲自出马，居然仍给他们溜了，老子就是不信。”钱光胜道：“你不信可也得信啊。”

郁光标道：“我猜这对狗男女定是逃入深山，撞上了莽牯朱蛤。”钱光胜“啊”的一声，大有惊惧之意。郁光标道：“这二人定是尽拣荒僻的地方逃去，一见到莽牯朱蛤，毒气入脑，全身化为一滩脓血，自然影踪全无。”钱光胜道：“这倒也有几分道理。”郁光标道：“哼，哼！若不是遇上了莽牯朱蛤，那就岂有此理。”钱光胜道：“说不定他二人耐不住啦，就在荒山野岭里这个那个起来，昏天黑地之际，两人来一招‘鲤鱼翻身’，啊哟，乖乖不得了，掉入了万丈深谷。”两人都吃吃地淫笑起来。

段誉寻思：“木姑娘在那小饭铺中射死了干葛二人，无量剑的人不会查不到啊。嗯，是了，定是那饭铺老板怕惹祸，快手快脚地将两具尸身埋了。无量剑的人去查问，市集上的人见到他们手执兵器，凶神恶煞的模样，谁也不

敢说出来。”

只听钱光胜道：“无量剑东西宗逃走了一男一女两个弟子，也不是什么大事。皇帝不急太监急，灵鹫宫的圣使又干吗这等着紧，非将这二人抓回来不可？”

郁光标道：“这你就得动动脑筋，想上一想了。”钱光胜沉默半晌，道：“你知道我的脑筋向来不灵，动来动去，动不出什么名堂来。”郁光标道：“我先问你：灵鹫宫要占咱们的无量宫，那为了什么？”钱光胜道：“听唐师哥说，多半是为了后山的无量玉壁。符圣使一到，三番四次的，就是查问无量玉壁上的仙影啦、剑法啦这些东西。对啦！咱们都遵照符圣使的吩咐，立下了毒誓，玉壁仙影的事，以后谁也不敢泄露。可是干光豪与葛光佩呢，他们可没立这个誓，既然叛离了本派，那还有不说出去的？”一拍大腿，叫道：“对，对！灵鹫宫是要杀了这两个家伙灭口。”

郁光标低声喝道：“别这么嚷嚷的，隔壁屋里有人，你忘了吗？”钱光胜忙道：“是，

是。”停了一会，说道：“干光豪这家伙倒也真艳福不浅，把葛光佩这白白嫩嫩的小麻皮搂在怀里，这么剥得她白羊儿似的，啧啧啧……他妈的，就算后来化成了一滩脓血，那也……那也……嘿嘿！”

两人此后说来说去，都是些猥亵粗俗的言语，段誉便不再听。可是隔墙的淫猥笑话不绝传来，不听却不行，于是默想“北冥神功”中的经脉穴道，过不多时，便潜心内想，隔墙之言说得再响，却一个字也听不到了。

次日他又练那“凌波微步”，照着卷中所绘步法，一步步地试演。这步法左歪右斜，没一步笔直进退，虽在室中，只须挪开了桌椅，也尽能施展得开。又学得十来步，蓦地心想：“待会送饭之人进来，我只须这么斜走歪步，立时便绕过了他，抢出门去，他未必能抓得着我。岂不是立刻便可逃走，不用在这屋里等到变成老白脸了？”想到此处，喜不自胜，心道：“我可要练得纯熟无比。只要走错了半步，便给他一把抓住，说不定从此在我脚上加

一副铁镣，再用根铁链锁住，那时凌波微步再妙，步来步去总是给铁链拉住了，欲不为老白脸亦不可得矣。”说着脑袋摆了个圈子。

当下将已学会了的一百多步从头至尾默想一遍，心道：“我可要想也不想，举步便对。唉，我段誉这么个臭男子，却去学那洛神宓妃袅袅娜娜的凌波微步，我又有什么‘罗袜生尘’了？光屁股生尘倒是有的。”哈哈一笑，左足跨出，踏上“中孚”，立转“既济”。不料甫上“泰”位，一个转身，右脚踏上“蛊”位，突然间丹田中一股热气冲将上来，全身麻痹，向前撞出，伏在桌上，再也动弹不得。

他一惊之下，伸手撑桌，想站起身来，不料四肢百骸没一处再听使唤，便要移动一根小指头儿也是不能，就似身处梦魇之中，愈着急，愈使不出半点力道。

他可不知这“凌波微步”乃是一门极上乘的武功，所以列于卷轴之末，原是要待人练成“北冥神功”，吸人内力，自身内力已颇为深厚之后再练。“凌波微步”每一步踏出，全身



行动与内力息息相关，决非单是迈步行走而已。段誉全无内功根基，走一步，想一想，退一步，又停顿片刻，血脉有缓息的余裕，自无阻碍。他想熟之后，突然一气呵成地走将起来，体内经脉错乱，登时瘫痪，几乎走火入魔。幸好他没跨得几步，步子又不如何迅速，总算没到绝经断脉的危境。

他惊慌之中，出力挣扎，可是越使力，胸腹间越难过，烦恶欲呕，却又呕吐不出。他长叹一声，唯有不动，这一任其自然，烦恶之感反而渐消。便这么一动不动地伏在桌上，眼见那个卷轴兀自展在面前，百无聊赖之中，再看卷上未学过的步法，心中虚拟脚步，一步步地想下去。大半个时辰后，已想通了二十余步，胸口烦恶之感竟然大减。

未到正午，所有步法已尽数想通。他心下默念，将卷轴上所绘的六十四卦步法，自“明夷”起始，经“贲”、“既济”、“家人”，一共踏遍六十四卦，恰好走了一个大圈而至“无妄”，自知全套步法已然学会。大喜之下，跳

起身来拍手叫道：“妙极，妙极！”这四个字一出口，才知自身已能活动。原来他内息不知不觉地随着思念运转，也走了一个大圈，胶结的经脉便此解开。

他又惊又喜，将这六十四卦的步法翻来覆去地又记了几遍，生怕重蹈覆辙，极缓慢地一步步踏出，踏一步，呼吸几下，待得六十四卦踏遍，脚步成圆，只感神清气爽，全身精力弥漫，再也忍耐不住，大叫：“妙极，妙极，妙之极矣！”

郁光标在门外粗声喝道：“大叫小呼的干什么？老子说过的话，没有不算数的，你说一句话，吃一个耳光。”说着开锁进门，说道：“刚才你连叫三声，该吃三个耳光。姑念初犯，三折一，让你吃一个耳光算了。”说着踏上两步，右掌便往段誉脸上打去。

这一掌并非什么精妙招数，但段誉仍无法挡格，脑袋微侧，足下自然而然地自“井”位斜行，踏到了“讼”位，竟然便将这一掌躲开了。郁光标大怒，左拳迅捷击出。段誉步法未

熟，待得要想该走哪一步，砰的一声，胸口早着，一拳正中“膻中穴”。

“膻中”是人身大穴，郁光标此拳既出，便觉后悔，生怕出手太重，闯出祸来。不料拳头打在段誉身上，手臂立时酸软无力，心中更有空空荡荡之感，微微一怔，便即无事，见段誉并未受伤，登即放心，说道：“你躲过耳光，胸口便吃一拳好的，一般算法！”反身出门，又将门锁上了。

段誉给他一拳打中，声音甚响，胸口中拳处却全无所感，不禁暗自奇怪。他自不知郁光标这一拳所含的内力，已尽数送入了他的膻中气海，积贮了起来。

那也是事有凑巧，这一拳倘若打在别处，他纵不受伤，也必疼痛非凡，膻中气海却正是积贮“北冥真气”的所在。他修习神功不过数次，可说全无根基，要他以拇指的少商穴去吸人内力，经“手太阴肺经”送至任脉的天突穴，再转而送至膻中穴贮藏，莫说他绝无这等能为，纵然修习已成，也不肯如此吸他人内力

以为己有。但对方自行将内力打入他的膻中穴，他全无抗拒之能，一拳中体，内力便入，实是自天外飞进他袋中的横财，他自己却兀自浑浑噩噩，全不知情，只想：“此人好生横蛮，我叫几声‘妙极’，又碍着他什么了？平白无端地便打我一拳。”

这一拳的内力在他气海中不住盘旋抖动，段誉登觉胸口窒闷，试行存想任脉和手太阴肺经两路经脉，只觉有一股淡淡的暖气在两处经脉中巡行一周，又再回入膻中穴，窒闷之感便消。他自不知只这么短短一个小周天的运行，这股内力便已永存体内，再也不会消失了。段誉自全无内力而至微有内力，便自胸口给郁光标这么猛击一拳而始。

也幸得郁光标内力平平，又未曾当真全力搏击，倘若给南海鳄神这等好手出力一拳打在膻中要穴，段誉全无内力根基，膻中气海不能立时容纳，非经脉震断、呕血身亡不可。郁光标内力所失有限，也就未曾察觉。

午饭过后，段誉又练“凌波微步”，走一

步，吸一口气，走第二步时将气呼出，六十四卦走完，四肢全无麻痹之感，料想呼吸顺畅，便无害处。第二次再走时连走两步吸一口气，再走两步始行呼出。这“凌波微步”是以内功修习内功，脚步踏遍六十四卦一个周天，内息自然而然地也转了一个周天。因此他每走一遍，内力便有一分进益。

他却不知这是在修练内功，只盼步子走得越来越熟，越走越快，心想：“先前那郁老兄打我脸孔，我从‘井’位到‘讼’位，这一步是不错的，躲过了一记耳光，跟着便该斜踏‘蛊’位，胸口那一拳也就可避过了。可是我只想上一想，没来得及跨步，对方拳头便已打到。这‘想上一想’，便是功夫未熟之故。要凭此步法脱身，不让他们抓住，务须练得纯熟无比，出步时想也不想。‘想也不想’与‘想上一想’，两字之差，便有生死之别。”

当下专心致志地练习步法，每日自朝至晚，除了吃饭睡觉，大便小便之外，竟然足不停步。有时想到：“我努力练这步法，只不过

想脱身逃走，去救木姑娘，并非遵照神仙姊姊的嘱咐，练她的‘北冥神功’。”这时思念活色生香的木婉清竟然较多，而念及山洞中肌肤若冰雪的神仙姊姊反而少了。想想过意不去，就练一练手太阴肺经和任脉，敷衍了事，以求心之所安。

这般练了几天，“凌波微步”已走得颇为纯熟，不须再数呼吸，纵然疾行，气息也已无所窒滞。心意既畅，跨步时渐渐想到《洛神赋》中那些与“凌波微步”有关的句子：“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

最后这十六个字，似乎更是这套步法的要旨所在，但脚步中要做到“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可不知要花多少功夫的苦练。有心再练上十天半月，以策万全，但屈指算来和木婉清相别已有七日，悬念她陪着南海鳄神度日如年的苦处，怜惜之念大

起，决意今日闯将出去，心想那送饭的仆人无甚武功，要避过他料来也不甚难。就算给郁光标、钱光胜他们抓住了，也不过挨几下老拳而已，这是为木姑娘而挨，也说得上是“痛在身上，甜在心里。”

☆☆☆

坐在床沿，心中默想步法，耐心等候。待听得锁启门开，脚步声响，那仆人托着饭盘进来，段誉慢慢走过去，突然在饭盘底下一掀，饭碗菜碗登时乒乒乓乓地向他头上倒去。那仆人大叫：“啊哟！”段誉三脚两步，抢出门去。

不料郁光标正守在门外，听到仆人叫声，急奔进门。门口狭隘，两人登时撞了个满怀。段誉自“豫”位踏“观”位，正待闪身从他身旁绕过，不料左足这一步却踏在门槛之上。

这一下大出他意料之外，“凌波微步”的注释之中，可没说明“要是踏上门槛，脚下忽高忽低，那便如何？”一个踉跄，第三步踏向“比”位这一脚，竟重重踹上了郁光标足背，

“要是踏上别人足背，对方哇哇叫痛，冲冲大怒，那便如何？”这个法门，卷轴的步法秘诀中更无记载，料想那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在洛水之中凌波微步，多半也不会踏上门槛，踹人脚背。段誉慌张失措之际，只觉左腕一紧，已被郁光标抓住，拖进门来。

数日计较，不料想事到临头，如意算盘竟打得粉碎。他心中连珠价叫苦，忙伸右手去扳郁光标的手指，同时左手出力挣扎。但郁光标五根手指牢牢抓住了他左腕，又怎扳得开？

突然间郁光标“咦”的一声，只觉手指一阵酸软，忍不住便要松手，急忙运劲，再行紧握，但立时又即酸软。他骂道：“他妈的！”再加劲力，转瞬之间，连手腕、手臂也酸软起来。他自不知段誉伸手去扳他手指，恰好是以大拇指去扳他大拇指，以少商穴对准了他少商穴，他正用力抓住段誉左腕，这股内力却源源不绝地给段誉右手大拇指吸了过去。他每催一次劲，内力便消失一分。

段誉自也丝毫不知其中缘故，但觉对方手



指一阵松、一阵紧，自己只须再加一把劲，似乎便可扳开他手指而脱身逃走，当此紧急关头，插在他拇指与自己左腕之间的那根大拇指，又如何肯抽将出来？

郁光标那天打他一拳，拳上内力送入了他膻中气海。单是这一拳，内力自也无几，但段誉以此为引，走顺了手太阴肺经和任脉间的通道。此时郁光标身上的内力，便顺着这条通道缓缓流入他的气海，那正是“北冥神功”中百川汇海的道理。两人倘若各不使劲，两个大拇指轻轻相对，段誉不会“北冥神功”，自也不能吸他内力。但此时两人各自拚命使劲，又已和郁光标早几日打他一拳的情景相同，郁光标以自身内力硬生生地逼入对方少商穴中，有如酒壶斟酒，酒水倾来，酒杯欲不受而不可得。

初时郁光标的内力尚远胜于他，倘若明白其中关窍，立即松手退开，段誉也不过夺门而出、逃之夭夭而已。但郁光标奉命看守，岂能让这小白脸脱身？手臂酸软，便即催劲，渐觉一只右臂抓他不住，于是左臂也伸过去抓住自

己右腕加力。这一来，内力流出更加快了，不多时全身内力竟有近半数转到了段誉体内。

僵持片刻，此消彼长，劲力便已及不上段誉，内力越流越快，到后来更如江河决堤，一泻如注，再也不可收拾，只盼放手逃开，但拇指被段誉五指抓住了，挣扎不脱。此时已成反客为主之势，段誉却丝毫不知，还是在使劲扳他手指，慌乱之中，浑没想到“扳开他手指”早已变成了“抓住他手指”。

郁光标全身如欲虚脱，骇极大叫：“钱师弟，钱光胜！快来，快来！”钱光胜正在上茅厕，听得郁师兄叫声惶急，双手提着裤子赶来。郁光标叫道：“小子要逃。我……我按他不住。”钱光胜放脱裤子，待要扑将上去帮同按住段誉。郁光标叫道：“你先拉开我！”叫声几乎有如号哭。

钱光胜应道：“是！”伸手扳住他双肩，要将他从段誉身上拉起，同时问道：“你受了伤吗？”心想以郁师兄的武功，怎能奈何不了这文弱书生。他一句话出口，便觉双臂一酸，

好似没了力气，忙催劲上臂，立即又是一阵酸软。原来此时段誉已吸干了郁光标的内力，跟着便吸钱光胜的，郁光标的身子倒成了传递内力的通路。

段誉既见对方来了帮手，郁光标抓住自己左腕的指力又忽加强，心中大急，更加出力去扳他手指。钱光胜只觉手酸脚软，连叫：“奇怪，奇怪！”却不放手。

那送饭的仆役见三人缠成一团，郁钱二人脸色大变，似乎势将不支，忙从三人背上爬出门去，大叫：“快来人哪，那小白脸要逃走啦！”

无量剑弟子听到叫声，登时便有二人奔到，接着又有三人过来，纷纷呼喝：“怎么啦？那小子呢？”段誉给郁钱二人压在身底，后来者一时瞧他不见。

郁光标这时已上气不接下气，再也说不出话来。钱光胜的内力也已十成中去了七成，气喘吁吁地道：“郁师兄给……给这小子抓住了，快……快来帮手。”

当下便有两名弟子扑上，分别去拉钱光胜的手臂，只一拉之下，手臂便即酸软，两人的内力又自钱光胜而郁光标、再自郁光标注入了段誉体内。其实段誉膻中穴内已积贮了郁钱二人大部分内力，再加上后来二人的部分内力，已胜过那二人合力。那二人一觉手臂酸软无力，自然而然地催劲，一催劲便成为硬送给段誉的礼物。段誉体内积蓄内力愈多，吸取对方内力便愈快，内力的倾注初时点点滴滴，渐而涓涓成流。

余下三人大奇。一名弟子笑道：“你们闹什么把戏？叠罗汉吗？”伸手拉扯，只拉得两下，手臂也似黏住了一般，叫道：“啊哟，黏住啦！”其余两名弟子同时去拉。三人一齐使力，刚拉得松动了些，随即臂腕俱感乏力。

无量剑七名弟子重重叠叠地挤在一道窄门内外，只压得段誉气也透不过来，眼见难以逃脱，只有认输再说，叫道：“放开我，我不走啦！”对方的内力又源源涌来，只塞得他膻中穴内郁闷难当，胸口如欲胀裂。他已不再去扳

郁光标的拇指，可是自己拇指给他的拇指压住了，难以抽动，忍不住大叫：“压死我啦，压死我啦！”

郁光标和钱光胜此时固已气息奄奄，先后赶来的五名弟子也都仓皇失措，惊骇之下拚命使劲，但越使劲，内力涌出越快。

八个人叠成一团，六个人大声叫嚷，谁也听不见旁人叫些什么。过得一会，变成四个人呼叫，接着只剩下三人。到后来只段誉一人大叫：“压死我啦，快放开我，我不逃了！”他每呼叫一声，胸口郁闷便似稍减，当下不住口地呼叫，声虽嘶而力不竭，越叫越响亮。

忽听得有人大声叫道：“那婆娘偷了我孩儿去啦，大家快追！你们四人截住大门，你们三人上屋守着，你们四人堵住东边门，你们五个堵住西边门。别……别让这婆娘抱我孩子走了！”虽是发号施令，语音中却充满了惊惶。

段誉依稀听得似是左子穆的声音，脑海中立时转过一个念头：“什么女人偷了他的孩儿去啦？啊，是木姑娘救我来啦，偷了他儿子，

要换她的丈夫。来个走马换将，这主意倒也不错。”当即住口不叫。一定神间，便觉郁光标抓住他手腕的五指已然松了，用力抖了几下，压在他身上的七人纷纷跌开。

他登时大喜：“他们师父的儿子给木姑娘偷了去，大家心慌意乱，再也顾不得捉我了。”当即从人堆中爬出，心下诧异：“怎地这些人爬在地下不动？是了，定是怕他们师父责罚，索性假装受伤。”一时也无暇去想这番推想太也不合情理，拔足便即飞奔，做梦也想不到，七名无量剑弟子的内力已尽数注入他的体内，七人几乎成了废人。

段誉三脚两步，抢到屋后，什么“既济”、“未济”的方位固然尽皆抛到脑后，“轻云蔽月，流风回雪”的神姿更加只当是曹子建的满口胡柴，当真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眼见无量剑群弟子手挺长剑，东奔西走，大叫：“别让那婆娘走了！”“快夺回小师弟来！”“你快去那边！”心想：“木姑娘这‘走马换将’之计变成了‘调虎离山’，更加妙不

可言。我自然要使那第三十六计了。”钻入草丛，爬出十余丈远，心道：“我这般手脚同时落地，算是‘凌波微爬’，还是什么？”

耳听得喊声渐远，无人追来，便站起身来，向后山密林中发足狂奔。奔行良久，竟丝毫不觉疲累，暗暗奇怪，寻思：“我可别怕得很了，跑脱了力。”便坐在一棵树下休息，可是全身精力充沛，惟觉力气太多，又用得什么休息？

心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到后来终究会支持不住的。‘震’卦六二：‘勿逐，七日得。’今天可不正是我被困的第七日吗？‘勿逐’两字，须得小心在意。”便将积在膻中穴的内力缓缓向手太阴肺经脉送去，但内力实在太多，来来去去，始终不绝，运到后来，不禁害怕起来：“此事不妙，只怕大有凶险。”反正胸口窒闷已减，便停了运息，站起身来又走，只想：“我怎地去和木姑娘相会，告知她我已脱险？左子穆的孩儿可以还他了，也免得他挂念儿子，提心吊胆。”

行出里许，乍听得吱吱两声，眼前灰影晃动，一只小兽迅捷异常地从身前掠过，依稀便是钟灵的那只闪电貂。不过它奔得实在太快，看不清楚，但这般奔行如电的小兽，定然非闪电貂不可。段誉大喜，心道：“钟姑娘到处找不着，原来你这小家伙逃到了这里。我抱你去还给你主人，她一定喜欢得不得了。”学着钟灵吹口哨的声音，噓溜溜地吹了几下。

灰影一闪，一只小兽从高树上急速跃落，蹲在他身前丈许之外，一对亮晶晶的小眼骨碌碌地转动，瞪视着他，正是那只闪电貂。段誉又噓溜溜地吹了几下，闪电貂上前两步，伏在地下不动。

段誉叫道：“乖貂儿，好貂儿，我带你去见你主人。”吹几下口哨，走上几步，闪电貂仍不动。段誉曾摸过它的背脊，知它虽来去如风，齿有剧毒，但对主人却十分顺驯，见它灵活的小眼转动不休，甚是可爱，吹几下口哨，又走上几步，慢慢蹲下，说道：“貂儿真乖。”缓缓伸手去抚它背脊，闪电貂仍伏着不



动。段誉轻抚貂背柔软光滑的皮毛，柔声道：“乖貂儿，咱们回家去啦！”左手伸过去抱起貂儿。

突然之间，双手一震，跟着左腿一下剧痛，灰影闪动，闪电貂已跃在丈许之外，仍蹲在地下，一双小眼光溜溜地瞪着他。段誉惊叫：“啊哟！你咬我。”只见左腿裤脚管破了一个小孔，急忙捋起裤筒，见左腿内侧给咬出了两排齿印，鲜血正自渗出。

他想起神农帮帮主司空玄自断右手的惨状，只吓得魂不附体，只叫：“你……你……怎么不讲道理？我是你主人的朋友啊！哎唷！”左腿一阵酸麻，跪倒在地，双手忙牢牢按住伤口上侧，想阻毒质上延，但跟着右腿酸麻，登时摔倒。他大惊之下，双手撑地，想要站起，可是手臂也已麻木无力。他向前爬了几步，闪电貂仍一动不动地瞧着他。

段誉暗暗叫苦，心想：“我可实在太也卤莽，这貂儿是钟姑娘养熟了的，只听她一人的话。我这口哨多半也吹得不对。这……这可如

何是好？”明知给闪电貂咬中，该当立即学司空玄的榜样，挥刀斩断左腿，但手边既无刀剑，也没司空玄这般当机立断的刚勇，再者刚学会了“凌波微步了”，少了一腿，只能施展“凌波独脚跳”，那跟神仙姊姊的嘱咐可相去太远了。

只自怨自艾得片刻，四肢百骸都渐渐僵硬，知剧毒已延及全身，到后来眼睛嘴巴都合不拢来，神智却仍清明，心想：“我如此死法，模样实在太不雅观，这般张大了嘴，是白痴鬼还是馋痨鬼？不过百害之中也有一利，木姑娘见到我这个光屁股大嘴僵尸鬼，心中作呕，悲戚思念之情便可大减，于她身子颇有好处。”

猛听得“江昂、江昂、江昂”三声大吼，跟着噗、噗、噗声响，草丛中跃出一物。段誉大惊：“啊哟，万毒之王‘莽牯朱蛤’到了。那两人说一见此物，全身便化为脓血，那便如何是好？”跟着便想：“糊涂东西！一滩脓血跟光屁股大嘴僵尸相比，哪个模样好看些？当

然是宁为脓血，毋为丑尸。”但听“江昂、江昂”叫声不绝，只是那物在己之右，头颈早已僵直，没法转头去看，却是欲化脓血而不可得。好在噗、噗、噗响声又作，那物向闪电貂跃去。

段誉一见，不禁诧异万分，跃过来的只是一只小小蛤蟆，长不逾两寸，全身殷红胜血，眼睛闪闪发出金光。它嘴一张，颈下薄皮震动，便是“江昂”一声牛鸣般的吼叫。如此小小身子，竟能发出偌大鸣叫，若非亲见，说什么也不能相信，心想：“这名字取得倒好，声若牯牛，全身朱红，果然是莽牯朱蛤。但既然如此，一见之下化为脓血的话便决计不对。

‘莽牯朱蛤’这个名字，定是见过它的人给取的。一滩脓血又怎能想出这个贴切的名字？”

闪电貂见到朱蛤，似颇有畏缩之意，转头想逃，却又不敢逃，突然间纵身扑起。朱蛤嘴一张，“江昂”一声叫，一股淡淡的红雾向闪电貂喷去，闪电貂正跃在空中，给红雾喷中，当即翻身摔落，一扑而上咬住了朱蛤背心。段

誉心道：“毕竟还是貂儿厉害。”不料心中刚转过这个念头，闪电貂已仰身翻倒，四腿挺了几下，便即一动不动了。

段誉心中叫声“啊哟！”这闪电貂虽然咬“死”了他，他却知纯系自己不会驯貂、卤莽胡为之故，倒也没怨怪这可爱的貂儿，眼见它毙命，心下痛惜：“唉，钟姑娘倘若知道了，可不知有多难过。”

只见朱蛤跃上闪电貂尸身，在它颊上吮吸，吸了左颊，又吸右颊。段誉心道：“莽牯朱蛤号称万毒之王，倒是名不虚传，貂儿齿有剧毒，咬在它身上反而毒死了自己，闪电貂固然活泼可爱，莽牯朱蛤红身金眼，模样更美丽之极，谁又想得到外形绝丽，内里却具剧毒。神仙姊姊，我可不是说你，更不是说我的媳妇儿木姑娘。”

那朱蛤从闪电貂身上跳下，“江昂、江昂”的叫了两声。草丛中簌簌声响，游出一条红黑斑斓的大蜈蚣来，足有七八寸长。朱蛤扑将上去，那蜈蚣游动极快，迅速逃命。朱蛤接

连追扑几下，竟没扑中，它“江昂”一声叫，正要喷射毒雾，那蜈蚣忽地笔直对准了段誉的嘴巴游来。

段誉大惊，苦于半点动弹不得，连合拢嘴巴也是不能，心中只叫：“喂，这是我嘴巴，老兄可莫弄错了，当作是蜈蚣洞……”簌簌细响，那蜈蚣竟老实不客气地爬上他舌头。段誉吓得几欲晕去，但觉咽喉、食道自上向下的一股麻痒，蜈蚣已钻入了他肚中。

岂知祸不单行，莽牯朱蛤纵身一跳，便也上了他舌头，但觉喉头一阵冰凉，朱蛤竟也钻入他肚中追逐蜈蚣去了，朱蛤皮肤极滑，下去得更快。段誉听得自己肚中隐隐发出“江昂、江昂”的叫声，但声音郁闷，只觉天下悲惨之事，无过于此，而滑稽之事亦无过于此，只想放声大哭，又想纵声大笑，但肌肉僵硬，又怎发得出半点声音？眼泪却滚滚而下，落上泥土。

顷刻之间，肚中便翻滚如沸，痛楚难当，也不知朱蛤捉住了蜈蚣没有，心中只叫：“朱

蛤仁兄，快快捉住蜈蚣，爬出来吧，在下这肚子里可没什么好玩。”过了一会，肚中居然不再翻滚，“江昂、江昂”的叫声也不再听到，疼痛却更加厉害。

又过半晌，他嘴巴突然合拢，牙齿咬住了舌头，一痛之下，舌头便缩进嘴里。他又惊又喜，叫道：“朱蛤仁兄，快快出来。”张大了嘴让它出来，等了良久，全无动静。他张口大叫：“江昂、江昂、江昂！”想引朱蛤爬出。岂知那朱蛤不知是听而不闻，还是听得叫声不对，不肯上当，竟然在他肚中全不理睬。

段誉焦急万状，伸手到嘴里去挖，又哪里挖得着，但挖得几下，便即醒觉：“咦，我的手能动了。”一挺腰便即站起，全身四肢麻木之感不知已于何时失去。他大叫：“奇怪，奇怪！”心想：“这位万毒之王在我肚里似有久居之计，这般安居乐业起来，如何了得？非请它来个乔迁之喜不可。”当下双手撑地，头下脚上的倒转过来，两只脚撑在一株树上，张大了嘴巴，猛力摇动身子，摇了半天，莽牯朱蛤

全无动静，竟似在他肚中安土重迁，打定主意要老死是乡了。

段誉无法可施，隐隐也已想到：“多半这位万毒之王和那条蜈蚣均已做了我肚中的食物，以毒攻毒，反而解了我身上的貂毒。我吃了这般剧毒之物，居然此刻肚子也不痛了，当真希奇古怪。”他可不知一般毒蛇毒虫的毒质混入血中，立即致命，若是吃在肚里，只须口腔、喉头、食道和肠胃并无内伤，那便全然无碍，是以有人若遭毒蛇咬中，可用口吮出毒质。只天下毒质千变万化，自不能一概而论。这莽牯朱蛤虽具奇毒，入胃也是无碍，反而自身为段誉的胃液所化。就这朱蛤而言，段誉的胃液反是剧毒，竟将它化成了一团脓血。

段誉站直身子，走了几步，忽觉肚中一团热气，有如炭火，不禁叫了声：“啊哟！”这团热气东冲西突，无处宣泄，他张口想呕它出来，但说什么也呕它不出，深深吸一口气，用力喷出，只盼莽牯朱蛤化成的毒气随之而出。哪知一喷之下，这团热气竟化成一条热线，缓

缓流入了他的任脉，心想：“好吧，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朱蛤老兄你阴魂不散，缠上了区区在下，我的膻中气海便做了你葬身之地吧。你想几时毒死我，段誉随时恭候便了。”依法呼纳运息，暖气果然顺着他运熟了的经脉，流入了膻中气海，就此更无异感。

闹了这半天，居然毫不疲累，当下捧些土石，盖在闪电貂的尸身之上，默默祷祝：“闪电貂小弟弟，下次我带你主人钟姑娘来你坟前祭奠，捉几条毒蛇给你上供。你刚才咬了我一口，出于无心，这事我不会跟你主人说，免得她怪你，你放心好啦。”

出得林来，不多时见到左子穆仗剑急奔，心想：“他是在追木站娘，我可不能置身事外。”悄悄跟随在后。此时他身上已有七名无量剑弟子的内力，殊不吃力地便跟着他一路上峰。左子穆挂念儿子安危，也没留神有人跟随。段誉怕他转身动蛮，又抓住自己来跟木婉清“走马换将”，和他相距甚远，来到半山腰时，想到即可与木婉清相会，心中热切，又怕



南海鳄神久等不耐，伤害了她，忍不住纵身大呼。

## 六 谁家子弟谁家院

段誉将木婉清搂在怀里，又欢喜，又关心，问道：“木姑娘，你伤处好些了么？那恶人没欺侮你吧？”木婉清嗔道：“我是你什么人？还是木姑娘、木姑娘的叫我。”

段誉见她轻嗔薄怒，更增三分丽色，这七日来确是牵记得她好苦，双臂一紧，柔声道：“婉妹，婉妹！我这么叫你好不好？”说着低下头来，去吻她嘴唇。木婉清“啊”的一声，满脸飞红地跳起，说道：“有旁人在这儿，你，你……怎么可以？噫！那些人呢？”向四周望去，只见那宽袍客和褚、古、傅、朱四人都已影踪不见，左子穆也已抱着儿子走了，周围竟一人也无。

段誉道：“有谁在这里？是南海鳄神么？”眼光中又流露出惊恐之色。木婉清问道：“你来了有多久啦？”段誉道：“刚只一会儿。我上得峰来，见你晕倒了，此外一个人

也没。婉妹，咱们快走，莫要给南海鳄神追上来。”木婉清道：“好！”自言自语道：“真奇怪，怎么这些人片刻间走了个干干净净？”

忽听得岩后有人长声吟道：“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高吟声中，转出一个人来，正是那四大护卫之一的朱丹臣。段誉喜叫：“朱兄！”朱丹臣抢前两步，躬身行礼，喜道：“公子爷，天幸你安然无恙，刚才这位姑娘那几句话，真吓得我们魂不附体。”段誉拱手还礼，道：“原来你们已见过了？你怎么到这儿来啦？真是巧极。”

朱丹臣微笑道：“我们四兄弟奉命来接公子爷回去，倒不是巧合。公子爷，你也忒煞大胆，孤身闯荡江湖。我们寻到马五德家中，又赶到无量山来，这几日可叫大伙儿担心得够了。”段誉笑道：“我也吃了不少苦头。伯父和爹爹大发脾气了，是不是？”朱丹臣道：

“那自然很不高兴了。不过我们出来之时，两位爷台的脾气已发过了，这几日定然挂念得紧。后来善阐侯得知四大恶人同来大理，生怕

公子爷撞上了他们，亲自赶了出来。”

段誉道：“高叔叔也来寻我了么？这如何过意得去？他在哪里？”朱丹臣道：“适才我们都在这儿。高侯爷出手赶走了一个恶女人，听到公子爷的叫声，他们都放了心，命我在这儿等你。他们追那恶女人去了。公子爷，咱们这就回府去吧，免得两位爷台多有牵挂。”段誉道：“原来你……你一直在这儿。”想到自己与木婉清言行亲密，都给他瞧见听见了，不禁面红过耳。

朱丹臣道：“适才我坐在岩石之后，诵读王昌龄诗集，他那首五绝‘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寥寥二十字之中，倜傥慷慨，真乃令人倾倒。”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卷书来，正是《王昌龄集》。段誉点头道：“王昌龄以七绝见称，五绝似非其长。这一首却确是佳构。另一首：《送郭司仓》，不也绸缪雅致么？”随即高吟道：“映门淮水绿，留骑主人心。明月随良椽，春潮夜夜深。”朱丹臣一揖到地，说道：“多谢公

子。”

段誉和木婉清适才一番亲密之状、缠绵之意，朱丹臣都听到见到了，但见段誉脸嫩害羞，便以王昌龄的诗句岔开。他所引“曾为大梁客”云云，是说自当如侯嬴、朱亥一般，以死相报公子。段誉所引王昌龄这四句诗，却是说为主人者对属吏深情诚厚，以友道相待。两人相视一笑，莫逆于心。

木婉清不通诗书，心道：“这书呆子忘了身在何处，一谈到诗文，便这般津津有味。这武官却也会拍马屁，随身竟带着本书。”她可不知朱丹臣文武全才，平素耽读诗书。

段誉转过身来，说道：“木……木姑娘，这位朱丹臣朱四哥，是我最好的朋友。”朱丹臣恭恭敬敬地行礼，说：“朱丹臣参见姑娘。”

木婉清还了一礼，见他对己恭谨，心下甚喜，叫了声：“朱四哥。”

朱丹臣笑道：“不敢当此称呼。”心想：“这姑娘相貌美丽，刚才出手打公子耳光，手

法灵动，看来武功也颇了得。公子爷吃了个耳光，竟笑嘻嘻的不以为意。他为了这个姑娘，竟敢离家这么久，可见对她十分迷恋。不知她是什么来历。公子爷年轻，不知江湖险恶，别要惑于美色，妨了声名德行。”笑嘻嘻地道：

“两位爷台挂念公子，请公子即回府去。木姑娘若无要事，也请到公子府上做客，盘桓数日。”他怕段誉不肯回家，但如能邀得这位姑娘同归，多半便肯回去了。

段誉踌躇道：“我怎……怎么对伯父、爹爹说？”木婉清红晕上脸，转过了头。

朱丹臣道：“那四大恶人武功甚高，适才善阐侯虽逐退了叶二娘，那也是攻其无备，带着三分侥幸。公子爷千金之体，不必身处险地，咱们快些走吧。”段誉想起南海鳄神的凶恶情状，也真不寒而栗，点头道：“好，咱们就走。朱四哥，对头既然厉害，你还是去帮高叔叔吧。我陪同木姑娘回家去。”朱丹臣笑道：“好容易找到了公子爷，在下自当护送公子回府。木姑娘武功卓绝，只是瞧姑娘神情，

似乎受伤后未曾复元，途中假如邂逅强敌，恐有凶险，还是让在下稍效绵薄的为是。”

木婉清哼了一声，道：“你跟我说话，不用叽哩咕噜地掉书包，我是个山野女子，没念过书。你文绉绉的话哪，我只懂得一半。”朱丹臣赔笑道：“是，是！在下虽是武官，却偏要冒充文士，酸溜溜的积习难除，姑娘莫怪。”

段誉不愿就此回家，但既给朱丹臣找到了，料想不回去也是不行，只有途中徐谋脱身之计，当下三人偕行下峰。木婉清一心想问他这七日七夜之中到了何处，但朱丹臣便在近旁，说话诸多不便，只得强自忍耐。朱丹臣身上携有干粮，取出来分给两人吃了。

三人到得峰下，又行数里，只见大树旁系着五匹骏马，原来是古笃诚等一行骑来的。朱丹臣走去牵过三匹，让段誉与木婉清上了马，自己这才上马，跟随在后。当晚三人在一处小客店中宿歇，分占三房。朱丹臣去买了一套衫裤来，段誉换上之后，始脱“臀无裤”之困。

木婉清关上房门，对着桌上一枝红烛，支颐而坐，又喜又愁，思潮起伏：“段郎不顾危难，前来寻我，足见他对我情意深重。这几天来我心中不断痛骂他负心薄幸，可错怪他了。瞧那朱丹臣对他如此恭谨，看来他定是大官的子弟。我一个姑娘儿家，虽与他订下了婚姻，但这般没来由地跟着到他家里，不知师父会怎么说？似乎他伯父和爹爹待他很凶，他们如对我轻视无礼，那便如何？哼哼，我放毒箭将他全家一古脑儿都射死了，只留段郎一个。”正想到凶野处，忽听得窗上两下轻轻弹击之声。

木婉清左手一扬，煽灭了烛火，只听得窗外段誉的声音说道：“是我。”木婉清听他深夜来寻自己，一颗心怦怦乱跳，黑暗中只觉双颊发烧，低声问：“干什么？”段誉道：“你开了窗子，我跟你说话。”木婉清道：“我不开。”她一身武艺，这时候居然怕起这文弱书生来，自己也觉奇怪。段誉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肯开窗，说道：“那么你快出来，咱们赶紧得走。”木婉清伸指刺破窗纸，问道：“为什

么？”段誉道：“朱四哥睡着了，别惊醒了  
他。我不愿回家去。”

木婉清大喜，她本在为了要见到段誉父母  
而发愁，于是轻轻推开窗子，跳了出去。段誉  
低声道：“我去牵马。”木婉清摇了摇头，伸  
臂托住他腰，提气一纵，上了墙头，随即带着  
他轻轻跃到墙外，低声道：“马蹄声一响，你  
朱四哥便知道了。”段誉低声笑道：“多亏你  
想得周到。”

两人手携着手，径向东行。走出数里，没  
听到有人追来，这才放心。木婉清道：“你干  
吗不愿回家？”段誉道：“我这一回家，伯父  
和爹爹定会关着我，再也不能出来。只怕再见  
你一面也不容易。婉妹，今后我要天天见你，  
再也不分开了。”木婉清心中甜甜的甚是喜  
欢，道：“我也这样。不去你家最好，从此咱  
两人浪荡江湖，岂不逍遥快活？咱们这会儿到  
哪里去？”段誉道：“第一别让朱四哥、高叔  
叔他们追到。第二须得躲开那南海鳄神。”木  
婉清点头道：“不错。咱们往西北方去，最好



是找个乡下人家，先避避风头，躲他个十天半月，待我背上的伤全好，那就什么都不怕了。”当下两人向西北方而行，路上也不敢逗留说话，只盼离无量山越远越好。

行到天明，木婉清道：“姑苏王家那批奴才定然还在找我。白天赶道，惹人眼目，咱们得找个歇宿之处。日间吃饭睡觉，晚上行路。”段誉于江湖上的事什么也不懂，道：

“任凭你拿主意便是。”木婉清道：“待会吃过饭后，你跟我好好地说，这七日七夜到哪里去了，若有半句虚言，小心你的……”一言未毕，忽然“咦”的一声。

只见前面柳荫下系着三匹马，一人坐在石上，手中拿着一卷书，正自摇头晃脑地吟哦，却不是朱丹臣是谁？段誉也见到了，吃了一惊，拉着木婉清的手，急道：“快走！”

木婉清心中雪亮，知道昨晚两人悄悄逃走，全给朱丹臣知觉了，他辨明了二人去路，便乘马绕道，拦在前路，当下皱眉道：“傻子，给他追到了，还逃得了么？”便迎将上

去，说道：“哼！大清早便在这儿读书，想考状元吗？”

朱丹臣一笑，向段誉道：“公子，你猜我是在读什么诗？”跟着高声吟道：“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段誉道：“这是魏徵的《述怀》吧？”朱丹臣笑道：“公子爷博览群书，佩服，佩服。”段誉明白他所以引述这首诗，意思说我半夜里不辞艰险地追你，为的是受了你伯父和父亲以国士相待之大恩，不敢有负托付；下面几句已在隐隐说他既已答允回家，说过了的话可不能不算。

木婉清过去解下马匹缰绳，说道：“到大理去，不知我们走的路对不对？”朱丹臣道：“左右无事，向东行也好，向西行也好，终究会到大理。”昨日他让段誉乘坐三匹马中脚力最佳的一匹，这时他却拉到自己身边，以防段木二人如驰马逃走，自己尽可追赶得上。

☆☆☆

段誉上鞍后，纵马向东。朱丹臣怕他着恼，一路上跟他说些诗词歌赋，只可惜不懂《易经》，否则更可投其所好。但段誉已然兴高采烈，大发议论。木婉清却一句话也插不进去。不久上了大路，行到午牌时分，三人在道旁一家小店中吃面。

忽然人影一闪，门外走进个又高又瘦的人来，一坐下，便伸掌在桌上一拍，叫道：“打两角酒，切两斤熟牛肉，快，快！”

木婉清不用看他形象，只听他说话声音忽尖忽粗，十分难听，便知是“穷凶极恶”云中鹤到了。幸好她脸向里厢，没跟他对面朝相，当即伸指在面汤中一蘸，在桌上写道：“第四恶人”。朱丹臣蘸汤写道：“快走，不用等我。”木婉清一扯段誉衣袖，两人走向内堂。朱丹臣闪入了屋角暗处。

云中鹤来到店堂后，一直眼望大路，听到身后有人走动，回过头来，见到木婉清的背影刚在壁柜后隐没，喝道：“是谁，给我站住

了！”离座而行，长臂伸出，便向木婉清背后抓来。

朱丹臣捧着一碗面汤，从暗处突然抢出，叫声：“啊哟！”假装失手，一碗滚热的面汤夹脸向他泼去。两人相距既近，朱丹臣泼得又快，小小店堂中实无回旋余地，云中鹤立即转身，一碗热汤避开了一半，余下一半仍泼上了脸，登时眼前模糊一片，大怒之下，伸手疾向朱丹臣抓去，准拟抓他个破胸开膛。但朱丹臣汤碗一脱手，随手便掀起桌子，桌上碗碟杯盘，齐向云中鹤飞去。噗的一声响，云中鹤五指插入桌面，碗碟杯盘随着一股劲风袭到。

客店中仓促遇敌，饶是他武功高强，也闹了个手忙脚乱，急运内劲布满全身，碗碟之类撞将上去，一一反弹出来，但汁水淋漓，不免狼狈万状。只听得门外马蹄声响，已有两人乘马向北驰去。云中鹤伸袖抹去眼上的面汤，猛觉风声飒然，有物点向胸口。他吸一口气，胸口陡然缩了半尺，左掌从空中直劈下来，反掌疾抓，四根手指已抓住了敌人点来的判官笔。

朱丹臣忙运劲还夺。他内力差了一筹，这一夺原本无法奏功，一件心爱的兵刃势要落入敌手，幸好云中鹤满手汤汁油腻，手指滑溜，拿捏不紧，竟让他抽回兵刃。

数招一过，朱丹臣已知敌人应变灵活，武功了得，大叫：“使铁杆子的，使板斧的，快快堵住了门，竹篙子逃不走啦！”他曾听褚万里和古笃诚说过，那晚与一个形如竹篙的人相遇，两人合力，才勉强取胜，是以虚张声势地叫将起来。云中鹤不知是计，心道：“糟糕，使铁杆子和板斧的两个家伙原来埋伏在外，我以一敌三，更非落败不可。”当下无心恋战，冲入后院，越墙而走。朱丹臣大叫：“竹篙子逃走啦，快追，这一次可不能再让他溜掉！”奔到门外，翻身上马，追赶段誉去了。

段誉和木婉清驰出数里，便收缰缓行，过不多时，听得马蹄声响，朱丹臣骑马追来。两人勒马相候，正待询问，木婉清忽道：“不好！那人追来了！”只见大道上一人一晃一飘，一根竹篙般再再而来。

朱丹臣骇然道：“这人轻功如此了得。”扬鞭在段誉的坐骑臀上抽了一记，三匹马十二只马蹄上下翻飞，顷刻间将云中鹤远远抛在后面。奔了数里，木婉清听得坐骑气喘甚急，只得收慢，但就这么一停，云中鹤又已追到。此人短程内的冲刺虽不如马匹，长力却绵绵不绝。

朱丹臣心知诡计被他识破，虚声恫吓已不管用，看来二十里路内，非给他追及不可。只要到得大理城去，自然天大的事也不必怕，但三匹马越奔越慢，情势渐急。又奔出数里，段誉的坐骑突然前腿跪倒，将他摔落。木婉清飞身下鞍，抢上前去，不等段誉着地，已一把抓住他后心，正好她坐骑奔到身旁，她左手在马鞍上一按，带着段誉一同跃上马背。朱丹臣遥遥在后阻敌，见木婉清及时出手，脱口叫道：“好身法！”

一声甫毕，突然脑后风响，兵器袭到，朱丹臣回过判官笔，当的一声格开钢抓。云中鹤乘势拖落，五根钢铸的手指只抓得马臀上鲜血

淋漓。那马吃痛，一声悲嘶，奔得反更加快了，不多时便和云中鹤相距甚远。但这么一来，一马双驮，一马受伤，势难持久，朱丹臣和木婉清都暗暗焦急。

段誉却不知事情凶险，问道：“这人很厉害么？难道朱四哥打他不过？”木婉清摇头道：“只可惜我受了伤，使不出力气，不能相助朱四哥跟这恶人一拚。”突然心生一计，说道：“我假装堕马受伤，躺在地下，冷不防射他两箭，或许能得手。你骑了马只管走，不用等待。”段誉大急，反转双臂，左手勾住她头颈，右手抱住她腰，连叫：“使不得，使不得！我舍不得让你冒险！”木婉清羞得满面通红，嗔道：“呆子，快放开我。给朱四哥瞧在眼里，成什么样子？”段誉一惊，道：“对不起！你别见怪。”木婉清道：“你是我丈夫，又有什么对不起了？”

说话之间，回头又已望见云中鹤再再而来，朱丹臣连连挥手，催他们快逃，跟着跃下马来，拦在道中，虽明知斗他不过，也要多挡

他一些时刻，免得他追上段誉。不料云中鹤一心要追上木婉清，陡然冲入道旁田野，绕过了朱丹臣，疾向段木二人追来。

木婉清出力鞭打坐骑，那马口吐白沫，已在挨命。段誉道：“倘若咱们骑的是你那黑玫瑰，料这恶人再也追赶不上。”木婉清道：“那还用你说？唉，可惜！”

那马转过了一个山冈，迎面笔直一条大道，已无躲避之处，只见西首绿柳丛中，小湖旁有一角黄墙露出。段誉喜道：“好啦！咱们向这边去。”木婉清道：“不行！那是死地，无路可走！”段誉道：“你听我的话便不错。”拉缰拨过马头，向绿柳丛中驰去。

奔到近处，木婉清见那黄墙原来是所寺观，匾额上写的似乎是“玉虚观”三字，心下飞快盘算：“这呆子逃到了这里，前无去路。我且躲在暗处，射这竹篙子一箭。”转眼间坐骑已奔到观前，猛听得身后一人哈哈大笑，正是云中鹤的声音，相距已不过数丈。

段誉大叫：“妈妈，妈妈，快来啊！”



妈！”木婉清心下恼怒，喝道：“呆子，叫妈妈有什么用？丑死了！”云中鹤笑道：“便叫奶奶爷爷，也没用了。”纵身扑上。木婉清左掌贴在段誉后心，运劲推出，叫道：“进观去！”右臂轻挥，一箭向后射出。云中鹤缩头闪开，见木婉清跃离马鞍，左手钢抓倏地递出，搭向她肩头。木婉清身子急缩，钻到马腹之下，飕飕飕连射三箭。云中鹤东闪西晃，后跃相避。

便在此时，观中走出一个道姑，见段誉刚从地下哎唷连声地爬起身来，便上前伸臂揽住了他，笑道：“又在淘什么气了，这么大呼小叫的？”

木婉清见这道姑年纪虽较段誉为大，但容貌秀丽，对段誉竟如此亲热，而段誉伸右臂围住了那道姑的腰，更是一脸喜欢之状，不由得醋意大盛。顾不得强敌在后，纵身过去，发掌便向那道姑迎面劈去，喝道：“你揽着他干嘛？快放开！”段誉急叫：“婉妹，不得无礼！”木婉清听他回护那道姑，气恼更甚，脚

未着地，掌上更增三分内劲。那道姑拂尘挥动，尘尾在半空中转了个小圈，已卷住她手腕。木婉清给拂尘一扯，不由自主地往旁冲出几步，这才站定，又急又怒地骂道：“你是出家人，也不怕丑！”

云中鹤初时见那道姑出来，姿容美貌，心中一喜：“今日运道来了，一箭双雕，两个美娘子一并掳了去。”待见那道姑拂尘出手，便将木婉清攻势凌厉的一掌轻轻化开，已知这道姑武功了得，便纵身上了马鞍，静观其变，心道：“两个娘儿都美，随便抢到一个，也就罢了。”

那道姑怒道：“小姑娘，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你……你是他什么人？”

木婉清道：“我是段郎的媳妇，你快放开他。”

那道姑一呆，忽然眉花眼笑，拉着段誉的耳朵，笑道：“是真是假？”段誉笑道：“也可说是真，也可说是假。”那道姑伸手在他面颊上重重扭了一把，笑道：“没学到你爹半分

武功，却学足了爹爹的风流胡闹，我不打断你狗腿才怪。”侧头向木婉清上下打量，说道：

“嗯，这姑娘也真美，就是太野，须得好好管教才成。”

木婉清怒道：“我野不野关你什么事？你再不放开他，我可要放箭射你了。”那道姑笑道：“你倒射射看。”段誉大叫：“婉妹，不可！你知道她是谁？”说着伸手搂住了那道姑项颈。木婉清更是恼怒欲狂，手腕一扬，飕飕两声，两枝毒箭向那道姑射去。

那道姑本来满脸笑容，蓦地见到小箭，脸色立变，拂尘挥出，裹住两枝小箭，厉声喝道：“‘修罗刀’秦红棉是你什么人？”木婉清道：“什么‘修罗刀’秦红棉？没听说过。快放开我段郎。”她明明见到此刻早已是段郎搂住道姑，而非道姑搂住段郎，但仍觉是道姑不对。

段誉见那道姑气得脸色惨白，劝道：

“妈，你别生气！”

“妈，你别生气”这五字钻入了木婉清耳

中，不由得她不大吃一惊，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叫道：“什么，她……她是你妈妈？”

段誉笑道：“刚才我大叫‘妈妈’，你没听见么？”转头向那道姑道：“妈，她是木婉清木姑娘，儿子这几日连遇凶险，很受恶人的欺侮，亏得木姑娘几次救了儿子性命。”

忽听得柳树丛外有人大叫：“玉虚散人！千万小心了，这是四大恶人之一！”跟着一人急奔而至，正是朱丹臣。他见那道姑神色有异，还道她已吃了云中鹤的亏，颤声道：

“你……你跟他动过了手么？”

云中鹤朗声笑道：“这时动手也还不迟。”一句话刚说完，双足已站上马鞍，便如马背上竖了一根旗杆，突然身子向前伸出，右足勾住马鞍，两柄钢抓同时向那道姑抓去。那道姑斜身欺到马左，拂尘卷着的两枝小箭激飞而出。云中鹤闪身避过。那道姑抢上挥拂尘击他左腿，云中鹤竟不闪避，左手钢抓勾向她背心。那道姑侧身避过，拂尘回击。云中鹤向前迈了一步，左足踏上马头，居高临下，右手钢

抓横扫而至。

朱丹臣喝道：“下来。”纵身跃上马臀，左手判官笔点向他左腰。云中鹤左手钢抓挡开，以长攻短，反击过去。玉虚散人拂尘抖处，又袭向他下盘。云中鹤双手钢抓飞舞，以一敌二。木婉清见他站在马上，不必守护胸腹，颇占便宜，飏的一箭射出，穿入那马左眼。那马一声惨嘶，便即跪倒。玉虚散人拂尘圈转，已缠住了云中鹤右手钢抓的手指。朱丹臣奋身而上，连攻三招。玉虚散人和云中鹤同时奋力回夺。

云中鹤内力虽然强得多，但分了半力去挡架朱丹臣的兵刃，又要防备木婉清的毒箭，手臂急震，拂尘和钢抓同时脱手，直飞上天。他知今日已讨不了好去，骂道：“大理国的家伙，专会倚多取胜。”双足力撑马鞍，身子如箭般飞出，左手钢抓勾住一株大柳树的树枝，一个翻身，已在数丈之外。木婉清发箭射去，啪的一声，短箭钉上了柳树，云中鹤却已不知所踪。跟着当啷啷一声响，拂尘和钢抓同时落

地。

朱丹臣躬身向玉虚散人拜倒，恭恭敬敬行礼，说道：“丹臣今日险些性命难保，多蒙相救。”玉虚散人微微一笑，道：“十多年没动兵刃，功夫全搁下了。朱兄弟，这人是什么来历？”朱丹臣道：“听说四大恶人齐来大理。这人位居四大恶人之末，武功已如此了得，其余三人可想而知。请您到王府中暂避一时，待料理了这四个恶人之后再说。”

玉虚散人脸色微变，愠道：“我还到王府中去干吗？四大恶人齐来，我敌不过，死了也就是了！”朱丹臣不敢再说，向段誉连使眼色，要他出言相求。

段誉拾起拂尘交在母亲手里，把云中鹤的钢抓远远抛开，说道：“妈，这四个恶人委实凶恶得紧，你既不愿回家，我陪你去伯父那里。”玉虚散人摇头道：“我不去！”眼圈一红，似乎便要掉下泪来。段誉道：“好，你不去，我就在这儿陪你。”转头向朱丹臣道：

“朱四哥，烦你去禀报我伯父和爹爹，说我母

子俩在这儿合力抵挡四大恶人！”

玉虚散人笑了出来，道：“不怕羞，你有什么本事，跟我合力抵挡四大恶人？”她虽给儿子引得笑了出来，但先前存在眼眶中的泪水终于流下了脸颊，她背转了身，举袖拭泪。

木婉清暗自诧异：“段郎的母亲怎地是个出家人？眼看云中鹤这一去，势必会同其余三个恶人联手来攻，他母亲如何抵敌？她为什么一定坚执不肯回家躲避？啊，是了！天下男子负心薄幸的多，段郎的父亲定是另有爱宠，以致他母亲着恼出家。”登时对她大生同情，说道：“玉虚散人，我帮你御敌。”

玉虚散人细细打量她相貌，突然厉声道：“你给我说实话，到底‘修罗刀’秦红棉是你什么人？”木婉清也气了，说道：“我早跟你说过了，我从来没听过这名字。秦红棉是男是女，是人是畜生，我全不知情。”

玉虚散人听她说到“是人是畜生”，登时释然，寻思：“她若是修罗刀的后辈亲人，决不会说‘畜生’两字。”虽听她出言顶撞，脸

色反温和了，笑道：“姑娘莫怪！我适才见你射箭的手法姿式，很像我所识的一个女子，甚至你的相貌也有三分相似，以致起疑。木姑娘，令尊、令堂的名讳如何称呼？你武功很好，想必是名门之女。”木婉清摇头道：“我从小没爹没娘，是师父养大我的。我不知爹爹、妈妈叫什么名字。”玉虚散人道：“那么尊师是哪一位？”木婉清道：“我师父叫做‘幽谷客’。”玉虚散人沉吟道：“幽谷客？幽谷客？”向着朱丹臣，眼色中示意询问。

朱丹臣摇了摇头，说道：“丹臣僻处南疆，孤陋寡闻，于中原前辈英侠，多有未知。这‘幽谷客’前辈，想必是位隐逸山林的高士。”这几句话，便是说从来没听说过“幽谷客”的名字。

说话之间，忽听得柳林外马蹄声响，远处有人呼叫：“四弟，公子爷无恙么？”朱丹臣叫道：“公子爷在这儿，平安大吉。”片刻之间，三乘马驰到观前停住，褚万里、古笃诚、傅思归三人下马走近，拜倒在地，向玉虚散人



行礼。

木婉清自幼在山野之中长大，见这些人礼数周至，颇感厌烦，心想：“这几个人武功都很高明，却怎地见人便拜？”

玉虚散人见这三人情状狼狈，傅思归脸上受了兵刃之伤，半张脸裹在白布之中，古笃诚身上血迹斑斑，褚万里那根长长的铁杆子只剩下了半截，忙问：“怎么？敌人很强么？思归的伤怎样？”傅思归听她问起，又勾起了满腔怒火，大声道：“思归学艺不精，惭愧得紧，倒劳王妃挂怀了。”玉虚散人幽幽地道：“你还叫我什么王妃？你记心得好一点才是。”傅思归低下了头，说道：“是！请王妃恕罪。”他说的仍是“王妃”，当是以往叫得惯了，不易改口。

朱丹臣道：“高侯爷呢？”褚万里道：“高侯爷受了点儿内伤，不便乘马快跑，这就来了。”玉虚散人轻轻“啊”的一声，道：“高侯爷也受了伤？不……不要紧么？”褚万里道：“高侯爷和南海鳄神对掌，正斗到紧急

处，叶二娘突然自后偷袭，侯爷分不了手，背心上给那婆娘印了一掌。”玉虚散人拉着段誉的手，道：“咱们瞧瞧高叔叔去。”娘儿俩一齐走出柳林，木婉清也跟着出去。褚万里等将坐骑系上柳树，跟随在后。

远处一骑马缓缓行来，马背上伏着一人。玉虚散人等快步迎上，只见那人正是善阐侯高昇泰。段誉快步抢上，问道：“高叔叔，觉得怎样？”高昇泰道：“还好。”抬起头来，见到了玉虚散人，挣扎着要下马行礼。玉虚散人道：“高侯爷，你身上有伤，不用多礼。”但高昇泰已然下马，躬身说道：“高昇泰敬问王妃安好。”玉虚散人回礼，说道：“誉儿，你扶住高叔叔。”

木婉清满腹疑窦：“这姓高的武功着着实得了，一枝铁笛，数招间便惊退了叶二娘，怎地见了段郎的母亲却也这般恭敬？也称她为‘王妃’？难道……段郎……段郎他……竟是什么王子么？可是这书呆子做事莫名其妙，哪里像什么王子了？”

玉虚散人道：“侯爷请即回大理休养。”高昇泰道：“是！四大恶人同来大理，情势凶险，请王妃暂回王府。”玉虚散人叹了口气，说道：“我这一生一世，是决计不回去了。”高昇泰道：“既然如此，我们便在玉虚观外守卫。”向傅思归道：“思归，你即速回去禀报。”傅思归应道：“是！”快步奔向系在玉虚观外的坐骑。

玉虚散人道：“且慢！”低头凝思。傅思归便即停步。

木婉清见玉虚散人脸色变幻，显是心中疑难不易决断。午后日光斜照在她面颊之上，晶莹华彩，虽已中年，芳姿不减，心道：“段郎的妈妈美得很啊，这模样挺像是画中的观音菩萨。”

过了半晌，玉虚散人抬起头来，说道：“好，咱们一起回大理去，总不成为我一人，叫大伙儿在这里涉险。”段誉大喜，跳了起来，搂住她头颈，叫道：“这才是我的好妈妈呢！”傅思归道：“属下先去报讯。”奔回去

解下坐骑，翻身上马，向北急驰而去。褚万里牵过马来，让玉虚散人、段誉、木婉清三人乘坐。

☆☆☆

一行人首途前赴大理，玉虚散人、木婉清、段誉、高昇泰四人乘马，褚万里、古笃诚、朱丹臣三人步行相随。行出数里，迎面驰来一小队骑兵。褚万里快步抢上，向那队长说了几句话。那队长一声号令，众骑兵一齐跃下马背，拜伏在地。段誉挥了挥手，笑道：“不必多礼。”那队长下令让出三匹马来，给褚万里等乘坐，自己率领骑兵，当先开路。铁蹄铮铮，向大道上驰去。

木婉清见了这等声势，料知段誉必非常人，忽生忧虑：“我还道他只是个落魄江湖的书生，因此上说嫁便嫁。瞧这小子的排场不小，倘若他是什么皇亲国戚，或是朝中大官，说不定瞧不起我这山野女子。师父言道，男人越富贵，越没良心，娶妻子要讲究什么门当户对。哼哼，他好好娶我便罢，倘若三心两意，

推三阻四，我不射他几箭才怪。我才不理他是多大的来头呢！”一想到这事，心里再也藏不住，纵马驰到段誉身边，问道：“喂，你到底是什么人？咱们在山顶上说过的话，算不算数？”

段誉见马前马后都是人，她忽然直截了当地问起婚姻大事，不禁颇为尴尬，笑道：“到了大理城内，我慢慢跟你说。”木婉清道：

“你如对我负……负心……我……我……”说了两个“我”字，终于说不下去了。段誉见她涨红了粉脸，眼中泪水盈盈，更增娇艳，心中爱念大盛，低声道：“我决不负心，你可也别负心。”木婉清道：“我怎会负心？”段誉道：“婉妹，你肯嫁我，我是求之不得。你放心，我妈妈也很喜欢你呢。”

木婉清破涕为笑，低声道：“你妈妈喜不喜欢我，我又理她作甚？”言下之意自是说“只要你喜欢我，那就成了！”

段誉心中一荡，眼光转处，见母亲正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两人，不由得大窘。

申牌时分，离大理城尚有二三十里，迎面尘头大起，成千名骑兵列队驰来。两面杏黄旗迎风招展，一面旗上绣着“镇南”两个红字，另一面旗上绣着“保国”两个黑字。段誉叫道：“妈，爹爹亲自迎接你来啦！”玉虚散人哼了一声，勒停了马。高昇泰等一千人一齐下马，让在道旁。段誉纵马上前，木婉清略一犹豫，也纵马跟了上去。

片刻间双方驰近，段誉大叫：“爹爹，妈回来啦！”

两名旗手向旁让开，一个紫袍人骑着一匹大白马迎面奔来，喝道：“誉儿，你当真胡闹，累得高叔叔身受重伤，瞧我不打断你两条腿！”

木婉清吃了一惊，心道：“哼，你要打断段郎的双腿，就算你是他父亲，那也决计不成。”见这紫袍人一张国字脸，神态威猛，浓眉大眼，凛然有王者之相，见到儿子无恙归来，三分怒色之外，倒有七分喜欢。木婉清心道：“幸好段郎的相貌像他妈妈，不像你。否

则似你这般凶霸霸的模样，我可不喜欢。”

段誉纵马向前，笑道：“爹爹，你老人家身子安好。”那紫袍人佯怒道：“好什么？总算没给你气死。”段誉笑道：“这趟若不是儿子出去，也接不到娘回来。儿子所立的这场汗马功劳，着实了不起。咱们就将功折罪，爹，你别生气吧！”紫袍人哼了一声，道：“就算我不揍你，你伯父也饶你不过。”双腿一夹，白马行走如飞，向玉虚散人奔去。

木婉清见那队骑兵身披锦衣，甲冑鲜明，兵器擦得闪闪生光，前面二十人手执仪仗，一面朱漆牌上写着“大理镇南王段”六字，另一面虎头牌上写着“保国大将军段”六字。她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儿，见了这等威仪排场，也不禁肃然，问段誉道：“喂，这镇南王、保国大将军，就是你爹爹吗？”

段誉笑着点头，低声道：“那就是你公公了！”

木婉清勒马呆立，心中一片茫然。她呆了半晌，纵马又向段誉身边驰去。大道上前后左

右都是人，她却突然只觉说不出的孤寂，须得靠近段誉，才稍觉平安。

镇南王在玉虚散人马前丈余处勒定了马，两人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谁都不开口。段誉道：“妈，爹爹亲自接你来啦。”玉虚散人道：“你去跟伯母说，我到她那里住几天，打退了敌人之后，我便回玉虚观去。”镇南王赔笑道：“夫人，你的气还没消吗？咱们回家之后，我慢慢跟你赔礼。”玉虚散人沉着脸道：“我不回家，我要进宫去。”

段誉道：“很好，咱们先进宫去，拜见了伯父、伯母再说。妈，这次儿子溜到外面去玩，伯父一定生气，爹爹多半是不肯给我说情的了。还是你帮儿子去说几句好话吧！”玉虚散人道：“你越大越不成话了，须得让伯父重重打一顿板子才成。”段誉笑道：“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里，还是别打的好。”玉虚散人给他逗得一笑，道：“呸！打得越重越好，我才不可怜呢。”

镇南王和玉虚散人之间本来甚是尴尬，给



段誉这么插科打诨，玉虚散人开颜一笑，僵局便打开了。段誉道：“爹，你的马好，怎地不让给妈骑？”玉虚散人说道：“我不骑！”向前直驰而去。

段誉纵马追上，挽住母亲坐骑的辔头。镇南王已下了马，牵过自己的马去。段誉嘻嘻直笑，抱起母亲，放在父亲的白马鞍上，笑道：

“妈，你这么一位绝世无双的美人儿，骑了这匹白马，更加好看了。可不真是观世音菩萨下凡吗？”玉虚散人笑道：“你那木姑娘才是绝世无双的美人儿，你取笑妈这老太婆么？”

镇南王转头向木婉清看去。段誉道：

“她……她是木姑娘，是儿子结交的……结交的好朋友。”镇南王见了儿子神色，已知其意，见木婉清容颜秀丽，暗暗喝彩：“誉儿眼光倒不错。”见木婉清眼光中野气甚浓，也不过来拜见，心道：“原来是个不知礼数的乡下女孩儿。”心中记挂着高昇泰的伤势，快步走到他身边，说道：“泰弟，你内伤怎样？”伸指搭他腕脉。高昇泰道：“我督脉上受了些

伤，并不碍事，你……你不用损耗功力……”一言未毕，镇南王已伸出右手食指，在他后颈中点了三指，右掌按住他腰间。

镇南王头顶冒出丝丝白气，过了一盏茶时分，才放开左掌。高昇泰道：“淳哥，大敌当前，你何苦在这时候为我耗损内力？”镇南王笑道：“你内伤不轻，早治一刻好一刻。待得见了大哥，他就不让我动手，自己要出指了。”

木婉清见高昇泰本来脸色白得怕人，但只这片刻之间，双颊便有了红晕，心道：“原来段郎的爹爹内功十分深厚，怎地段郎他……他却又全然不会武功？”

褚万里牵过一匹马来，服侍镇南王上马。镇南王和高昇泰并骑徐行，低声询问敌情。段誉与母亲有说有笑，在铁甲卫士前后拥卫下驰向大理城，却不免将木婉清冷落了。

☆☆☆

黄昏时分，一行人进了大理城南门。“镇南”、“保国”两面大旗所到之处，众百姓大声

欢呼：“镇南王爷千岁！”“大将军千岁！”镇南王挥手作答。

木婉清见大理城内人烟稠密，大街上青石平铺，市肆繁华。过得几条街道，眼前笔直一条大石路，大路尽头耸立着无数黄瓦宫殿，夕阳照在琉璃瓦上，金碧辉煌，令人目为之眩。一行人来到一座牌坊前，一齐下马。木婉清见牌坊上写着四个大金字“圣道广慈”，心想：“这是座大庙呢，还是大理国的皇宫？段郎的伯父竟住在宫里，想必是做大官的，也是个什么王爷、大将军之流。”

一行人走过牌坊，木婉清见宫门上的匾额写着“圣慈宫”三个金字。一个太监快步走将出来，说道：“启禀王爷：皇上与娘娘在王爷府中相候，请王爷、王妃回镇南王府见驾。”镇南王道：“是了！”段誉笑道：“妙极，妙极！”玉虚散人横他一眼，嗔道：“妙什么？我在皇宫中等候娘娘便是。”那太监道：“娘娘吩咐，务请王妃即时朝见，娘娘有要紧事和王妃商量。”玉虚散人低声道：“有什么要紧

事了？诡计多端！”段誉知道这是皇后故意安排，料到他母亲不肯回自己王府，是以先到镇南王府中去相候，实是撮合他父母和好的一番美意，心下甚喜。

一行人出牌坊后上马，折而向东，行了约莫两里路，来到一座大府第前。府门前两面大旗，旗上分别绣的是“镇南”、“保国”两字，府额上四个金字写的是“镇南王府”。门口站满了亲兵卫士，躬身行礼，恭迎王爷、王妃回府。

镇南王首先进了府门，玉虚散人踏上第一级石阶，忽然停步，眼眶一红，怔怔地掉下泪来。段誉半拉半推，将母亲拥进大门，说道：“爹，儿子请得妈回来，立下大功，爹爹有什么奖赏？”镇南王心中欢喜，道：“你向娘讨赏，娘说赏什么，我便照赏。”玉虚散人破涕为笑，道：“我说赏你一顿板子！”段誉伸了伸舌头。

高昇泰等到了大厅上，分站两旁，镇南王道：“泰弟，你身上有伤，快坐下。”段誉向

木婉清道：“你在此稍坐片刻，我见过皇上、皇后，便来陪你。”木婉清不愿他离去，但也没法阻止，只得委委屈屈地点了点头，径在首座第一张椅上坐了下来。其余诸人一直站着，直等镇南王夫妇和段誉进了内堂，高昇泰这才坐下，但褚万里、古笃诚、朱丹臣等人却仍垂手站立。

木婉清也不理会，放眼看那大厅。见正中一块横匾，写着“邦国柱石”四个大字，下首署着“乙丑御笔”四个小字，楹柱中堂悬满了字画，一时也看不了许多，何况好多字根本不识。侍仆送上清茶，恭恭敬敬地举盘过顶。木婉清心想：“这些人的古怪真多。”又见只她自己与高昇泰两人有茶。朱丹臣等一千人迎敌之时威风八面，到了镇南王府，却恭谨肃立，大气也不敢透一口，哪里像什么身负上乘武功的英雄好汉？

过得半个时辰，木婉清等得不耐烦起来，大声叫道：“段誉，段誉！干吗还不出来？”大厅上虽站满了人，人人屏息凝气，只声不

出，木婉清突然大叫，谁都吓了一跳。高昇泰微笑道：“姑娘请稍待，小王爷这就出来。”

木婉清奇道：“什么小王爷？”高昇泰道：“段公子是镇南王世子，那就是小王爷了。”木婉清自言自语：“小王爷，小王爷！这书呆子像什么王爷？”

这时内堂走出一名太监，说道：“皇上有旨：着善阐侯、木婉清进见。”高昇泰见那太监出来，早已恭恭敬敬地站立。木婉清却仍大刺刺地坐着，听那太监直呼己名，心中不喜，低声道：“姑娘也不称一声，我的名字是你随便叫得的么？”高昇泰道：“木姑娘，咱们去叩见皇上。”

木婉清虽然天不怕、地不怕，听说要去见皇帝，心头也有些发毛，只得跟在高昇泰之后，穿长廊，过庭院，只觉走不完的一间间屋子，终于来到一座花厅之外。

那太监报道：“善阐侯、木婉清朝见皇上、娘娘。”揭开了帘子。

高昇泰向木婉清使个眼色，走进花厅，向

正中坐着的一男一女跪了下去。

木婉清却不下跪，见那男人长须黄袍，相貌清俊，问道：“你就是皇帝么？”

这居中而坐的男子，正是大理国当今皇帝段正明，帝号称为保定帝。大理国于五代后晋天福二年建国，比之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还早了二十三年。大理段氏其先为凉州武威郡人，始祖段俭魏，佐南诏大蒙国蒙氏为清平官，六传至段思平，官通海节度使，丁酉年得国，称太祖神圣文武帝。十四传而到段正明，已历一百五十余年。

大理国僻处南疆，历代皇帝崇奉佛法，虽自建帝号，对大宋一向忍让恭顺，从不以兵戎相见。其时大理国四境宁静，国泰民安。

保定帝见木婉清不向自己跪拜，开口便问自己是否皇帝，不禁失笑，说道：“我便是皇帝了。你说大理城里好玩么？”木婉清道：

“我一进城便来见你了，还没玩过。”保定帝微笑道：“明儿让誉儿带你到处走走，瞧瞧我们大理的风光。”木婉清道：“很好，你陪我

们一起去吗？”她此言一出，众人都忍不住微笑。

保定帝回视坐在身旁的皇后，笑道：“皇后，这娃儿要咱们陪她，你说陪不陪？”皇后微笑未答。木婉清向她打量了几眼，道：“你是皇后娘娘吗？果然挺美丽的！”保定帝哈哈大笑，说道：“誉儿，木姑娘天真诚朴，有趣得紧。”

木婉清问道：“你叫他誉儿？他嘴里常说的伯父，就是你了，是不是？他这次私逃外出，很怕你生气，你别打他了，好不好？”保定帝微笑道：“我本要重重打他五十记板子，既是姑娘说情，那就饶过了。誉儿，你还不谢谢木姑娘！”

段誉见木婉清逗得皇上高兴，心下甚喜，知道伯父性子随和，便向木婉清深深一揖，说道：“谢过木姑娘说情之德。”木婉清还了一礼，低声道：“你伯父答允不打你，我就放心了，谢倒是不用谢的。”转头向保定帝道：

“我只道皇帝总是个很凶很可怕的人，哪知道



你……你很好！”

保定帝除了幼年时曾得父皇、母后如此称赞之外，十余年来人人见他恭敬畏惧，从没有人赞过他“你很好”三字。但见木婉清犹如浑金璞玉，全不通人情世故，更增三分喜欢。向皇后道：“你有什么东西赏她？”

皇后从左腕上褪下一只玉镯，递了过去，道：“赏了你吧。”

木婉清上前接过，戴上自己手腕，嫣然一笑，道：“谢谢你啦。下次我也去找一件好看的东西送给你。”皇后微微一笑，说道：“那我先谢谢你啦！”

忽听得西首数间屋外屋顶上格的一声响，跟着邻室的屋上又是格的一响。

☆☆☆

木婉清一惊，知有敌人来袭，那人来得好快。但听得飕飕数声，几个人上了屋顶，褚万里的声音喝道：“阁下深夜来到王府，意欲何为？”

一个嘶哑的嗓音粗声道：“我找徒儿来

啦！快叫我乖徒儿来见我。”正是南海鳄神。

木婉清吃惊更甚。虽知王府中戒备森严，卫士如云，镇南王、高昇泰、玉虚散人，褚古傅朱诸人均武功高强，但南海鳄神实在太厉害。如再得叶二娘、云中鹤，以及那个未曾露过面的“天下第一恶人”相助，四恶联手，倘要强掳段誉，只怕不易阻挡。

只听褚万里喝道：“阁下高徒是谁？镇南王府之中，哪有阁下的徒儿？快快退去！”

突然间嗤的一声响，半空中伸下一张大手，将厅门上悬着的帘子撕为两半，人影一晃，南海鳄神已站在厅中。他豆眼骨溜溜地一转，已见到段誉，哈哈大笑，叫道：“老四说得不错，乖徒儿果然在此。快快求我收你为徒，跟我去学功夫！”说着伸出鸡爪般的手来，抓向段誉肩头。

镇南王见他这一抓来势劲急，着实厉害，生怕他伤了爱子，当即挥掌拍去。两人手掌相碰，砰的一声，均感内力受震。南海鳄神心下暗惊，问道：“你是谁？我来带走我的徒儿，

关你什么事？”镇南王微笑道：“在下段正淳。这孩子是我儿子，几时拜你为师了？”

段誉笑道：“他硬要收我为徒，我说早拜过师父了，可是他偏偏不信。”

南海鳄神瞧瞧段誉，又瞧瞧镇南王段正淳，说道：“老的武功倒很强，小的却是一点不会，我就不信你们是爷儿俩。段正淳，咱们马马虎虎，就算他是你的儿子好了。可是你教武功的法子不对，你儿子太过脓包。可惜，嘿嘿，可惜！”段正淳道：“可惜什么？”南海鳄神道：“你儿子很像我，是块极难得的学武材料，只须跟我学得十年，包他成为武林中一个了不起的高手。”

段正淳又好气，又好笑，但适才跟他对掌，已知此人武功好生了得。正待回答，段誉已抢着说道：“岳老三，你武功不行，不配做我师父！你回南海去再练二十年，再来跟人谈论武学。”南海鳄神大怒，喝道：“凭你这小子，也配说我武功不行？”

段誉道：“我问你：‘风雷，益。君子以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那是什么意思？”南海鳄神一呆，怒道：“那有什么意思？胡说八道。”段誉道：“你连这几句最浅近的话也不懂，还谈什么武学？我再问你：‘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那又是什么意思？”

保定帝、镇南王、高昇泰等听到他引《易经》中的话来戏弄此人，都不禁好笑。木婉清虽不懂他说些什么，但猜到多半是酸秀才在掉书包。

南海鳄神一怔之间，见各人脸上均有嘲笑之意，料想段誉说的多半不是好话，大吼一声，便要出掌相击。段正淳踏上半步，拦在他与儿子之间。

南海鳄神道：“你儿子半点也不像你，多半不是你生的。他只像我，不像你！”段誉笑道：“岳老三，你说像我，你是我生的吗？”南海鳄神搔搔头，摇头道：“你不是我老子！”段誉道：“我刚才说的武功秘诀，奥妙无穷，料你也不懂。我拜的师父有的是玉洞神

仙，有的是饱学宿儒，有的是大德高僧。你啊，再学十年，也未必能拜我为师。”

南海鳄神大吼：“你拜的师父是谁？叫他出来，露几手给我瞧瞧。”

段正淳见来者只是四恶之一，武功虽然不弱，比自己可还差了一筹，不妨拿这浑人来戏耍一番，以博皇上、皇后与夫人一粲。当下由得儿子信口胡说，也不出言阻止。

段誉见伯父脸上笑嘻嘻的，父亲又对己纵容，更加得意了，向南海鳄神道：“好，你有胆子便留在这里，我去请我师父来，你别吓得逃走。”南海鳄神怒道：“我岳老二一生纵横江湖，怕过谁来？快去，快去！”段誉转身出房。

南海鳄神向各人脸上逐一瞧去，见人人均脸露微笑，心想：“我这徒儿武功这等差劲，狗屁不如，他师父会有什么能耐？老子半点也不用怕他。”

只听得靴声橐橐，两个人走近房来。段誉在门外说道：“岳老三这家伙逃走了么？爹，

你别让他逃走，我师父来啦。”南海鳄神吼道：“我逃什么？他妈的，快叫你师父进来。你不肯改投明师，想是你的暗师不答允。我先把你狗屁师父的脖子扭断，你没了师父，就非拜我为师不可。哈哈，这主意高明之极！”

他自称自赞声中，段誉带了一人进来，众人一见，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人小帽长袍，两撇焦黄鼠须，眯着一双红眼睛，缩头耸肩，形貌猥琐，玉虚散人等认得乃王府中管账师爷的手下霍先生。这人整日价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专爱和王府中仆役赌博。这时带着七分酒意，给段誉拖着手臂，畏畏缩缩的不敢进来。一进花厅，便向保定帝和皇后叩下头去。保定帝不认得他是谁，说道：“罢了！”

段誉挽着霍先生的手臂，向南海鳄神道：“岳老三，我诸位师尊之中，以这位师父武功最浅，你须得先胜了他，方能跟我另外的师父比武。”南海鳄神哇哇大叫，说道：“三招之内，我岳老二若不将他摔个稀巴烂，我拜你为

师。”段誉眼光一亮，说道：“你这话是真是假？男子汉大丈夫，说过的话倘若不作数，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南海鳄神叫道：“来，来，来！”段誉道：“倘若只比三招，那就不用我师父动手，我自己来接你三招也成。”

南海鳄神听到云中鹤的传言，匆匆忙忙赶来大理镇南王府，一心只想擒去段誉，要他作南海一派的传人。待得和段正淳对了一掌，始有惧意，觉得要在这许多高手环绕之下擒走段誉，多半挺不容易，单是徒儿的老子，恐怕就打他不过。听得段誉愿和自己动手，当真再好不过，一出手就可将他扣住。段正淳等武功再强，也就不敢动弹，只有眼睁睁地让自己将徒儿带走，便道：“好，你来接我三招，我不出真力，决不伤你便是。”

段誉道：“咱们话说在先，三招之内你如打我不倒，那便如何？”

南海鳄神哈哈大笑，他知段誉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别说三招，便半招也接不住，便道：“三招之内如打你不倒，我就拜你

为师。”段誉笑道：“这里大家都听见了，你赖不赖？”南海鳄神怒道：“岳老二说话，素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段誉道：“岳老三！”南海鳄神道：“岳老二！”段誉道：“一、二、三！岳老三！”南海鳄神道：“快来动手，啰里啰唆干吗？”段誉走上两步，和他相对而立。

厅中众人自保定帝、皇后而下，除木婉清外，人人都是看着段誉长大的，均知他好文厌武，从来没学过武功。这次保定帝和段正淳逼着他练武，他竟离家出走，别说和一流高手过招，就是平常的卫士兵卒，他也决非对手。初时众人均知他是故意戏弄这浑人，但到后来话说僵了，竟逼得真要和他放对。虽然南海鳄神一心想收他为徒，不致伤他性命，但这人性子凶野，说不定突然间狂性大发，段誉以金枝玉叶之体，如何可轻易冒险？玉虚散人首先出言拦阻：“誉儿莫胡闹！这等山野匹夫，不必多加理会。”皇后也道：“善阐侯，你下令擒了这个狂徒。”



善阐侯高昇泰躬身道：“臣高昇泰接旨。”转身喝道：“褚万里、古笃诚、傅思归、朱丹臣四人听令：娘娘有旨，擒了这个犯驾狂徒。”褚万里等四人一齐躬身道：“臣接旨。”

南海鳄神眼见众人要群起而攻，喝道：“你们大伙儿都来好了，老子也不怕。你两个是皇帝、皇后吗？你两个也上吧！”

段誉双手急摇，道：“慢来，慢来，让我跟他比了三招再说。”

保定帝素知这侄儿行事往往出人意表，说不定他暗中另有机谋。好在南海鳄神不会伤他性命，又有兄弟和善阐侯在旁照料，决无大碍，便道：“众人且住，让这狂徒领教一下大理国小王子的高招，也无不可。”

褚万里等四人本要一拥而上，听得皇上有旨，当即站定。

段誉道：“岳老三，咱们把话说明在先，你在三招中打我不倒，就拜我为师。我虽做你师父，但你资质太笨，武功我是不能教你的。

你答不答允？”南海鳄神怒道：“谁要你教武功？你又会什么狗屁武功了？”段誉道：

“好，那你答允了。拜师之后，师尊之命，便不可违逆，我要你做什么，你便须遵命而行，否则欺师灭祖，不合武林规矩。你答不答允？”南海鳄神不怒反笑，说道：“这个自然。你拜我为师之后，也是这样。”

段誉将所学的凌波微步默想了十几步，觉得要逃过他三招，似乎也并不难。但一生从未和人动过手，这南海鳄神武功又太高，毕竟全无把握，还是预留后步的为妙，说道：“就是这样。不过你要收我为徒，须得将我几位师父一一打败，显明你武功确比我各位师父都高，我才拜你为师。”心想：“要是给他三招之内一把抓住，我就将这里武功高强之人一个个说成是我师父，让他一个个打去便了。”南海鳄神道：“好吧！好吧！你尽说不练，那可不像我了。咱们南海派说打就打，不能含糊。”

段誉指着 he 身后，微笑道：“我一位师父早已站在你的背后……”南海鳄神不觉背后有

人，回头一看。段誉陡然间斜上一步，有若飘风，毛手毛脚地抓住了他胸口“膻中穴”，大拇指对准了穴道正中。这一下手法笨拙之极，但段誉身上蕴藏了无量剑七名弟子的内力，虽不会运用，一抓之下，劲道却也不小。南海鳄神只感胸口一窒，段誉左手又已抓住他肚脐上的“神阙穴”。“北冥神功”卷轴上所绘经脉穴道甚多，段誉只练过手太阴肺经和任脉两图，这“膻中”、“神阙”两穴，正是任脉中的两大要穴。

南海鳄神大惊之下，急运内力挣扎，突觉内力自膻中穴急泻而出，全身似欲脱力，更加惊惶无已。段誉已将他身子倒举，头下脚上地摔落，腾的一声，他一个光秃秃的大脑袋撞向地面。幸好花厅中铺着地毯，并不受伤，他急怒之下，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左手便向段誉抓去。

厅上众人见此变故，无不惊诧万分。段正淳见南海鳄神出抓凌厉，正要出手阻格，却见段誉向左斜走，步法古怪，只跨出一步，便避

开了对方奔雷闪电般的一抓。段正淳喝彩：

“妙极！”南海鳄神第二掌跟着劈到。段誉并不还手，斜走两步，又已闪开。

南海鳄神两招不中，又惊又怒。见段誉站在自己面前，相距不过三尺，突然间大声狂吼，双手齐出，向他胸腹间急抓过去，臂上、手上、指上全都使上了全力，狂怒之下，已顾不得双手倘若抓得实了，这个“南海派未来传人”便遭破胸开膛之祸。

保定帝、段正淳、玉虚散人、高昇泰四人齐声喝道：“小心！”却见段誉左踏一步，右跨一步，轻飘飘地已转到了南海鳄神背后，伸手在他秃顶上拍了一掌。

南海鳄神惊觉对方手掌居然神出鬼没地拍到了自己头顶，暗叫：“我命休矣！”但头皮和他掌心甫触，立知这一掌中全无内力，左掌翻上，嗤的一下，将段誉手背上抓破了五条血痕。段誉急忙缩手，南海鳄神这一抓余力未衰，五根手指滑将下来，竟在自己额头上也抓出了五条血痕。

段誉连避三招，本来已然得胜，但童心大起，在南海鳄神脑门上拍了一掌。他既不知自己内力已颇为不弱，自也丝毫不会使用，险些反遭擒住，脚步连错，躲到了父亲身后，已吓得脸上全无血色。

玉虚散人向儿子白了一眼，心道：“好啊，你向伯父与爹爹学了这等奇妙功夫，竟一直瞒着我。”

木婉清大声道：“岳老三，你三招打他不倒，自己反被他摔了一跤，快磕头拜师啊！”南海鳄神抓了抓耳根，红着脸道：“他又不是真的跟我动手，这个不算！”木婉清伸手指括脸，道：“羞不羞？你不拜师，那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你愿意拜师呢，还是想做乌龟儿子王八蛋？”南海鳄神怒道：“都不愿。我要跟他再打过！”

段正淳见儿子的步法巧妙异常，瞧不出其中端倪，低声在他耳边道：“你别伸手打他，只趁机拿他穴道。”段誉低声道：“儿子害怕起来了，只怕不成。”段正淳低声道：“不用

怕，我在旁边照料便是。”

段誉得父亲撑腰，胆气一壮，从段正淳背后转身出来，说道：“你三招打不倒我，便该拜我为师了。”南海鳄神大吼，发掌向他击去。

段誉向东北角踏出一步，轻而易举地便即避开，喀喇一声，南海鳄神这掌击烂了一张茶几。段誉凝神专志，轻轻念道：“观我生，进退。艮其背，不获其人；行其庭，不见其人。鼎耳革，其行塞。剥，不利有攸往。”口中念着《易经》，竟不看南海鳄神的掌势来路，自管自的左上右下，斜进直退，走着“凌波微步”。南海鳄神双掌加快，劲力增强，花厅中砰嘭、喀喇、呛啷、乒乓之声不绝，椅子、桌子、茶壶、茶杯纷纷随着他掌力而坏，但始终打不到段誉身上。

转眼间三十余招已过，保定帝和镇南王兄弟早瞧出段誉脚步虚浮，确然不会半点武功。只不知他如何得了高人传授，学会一套神奇步法，踏着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每一步都是匪夷

所思。他若当真和南海鳄神对敌，只一招便已毙于敌人掌底，但他只管自走自的，南海鳄神掌力虽强，始终打他不着。再看一会，两兄弟互视一眼，脸上都闪过一丝忧色，同时想到：

“这南海鳄神假如闭起眼睛，压根儿不去瞧誉儿到了何处，随手使一套拳法掌法，数招间便打倒他了。”但见南海鳄神的脸色越转越黄，眼睛越睁越大，却没想到这个法子，掌法变幻，总是和段誉的身子相差了一尺两尺。

然而这么缠斗下去，段誉纵然不受损伤，却也不能打倒对方。保定帝又看了半晌，说道：“誉儿，走慢一半，迎面过去，拿他胸口穴道。”

段誉应道：“是！”放慢了脚步，迎面向南海鳄神走去，目光和他那张凶狠焦黄的脸一对，怯意登生，脚下微一窒滞，已偏了方位。南海鳄神一抓，从段誉脑袋左侧直插下去，插得他左耳登时鲜血淋漓。段誉耳上疼痛，怯意更甚，加快脚步横转直退，躲到了段正淳背后，苦笑道：“伯父，我不成！”

段正淳怒道：“我大理段氏子孙，焉有与人对敌而临阵退缩的？快去打过，伯父教的不错！”玉虚散人疼惜儿子，插口道：“誉儿已和他对了六十余招，段氏门中有此佳儿，你还嫌不足么？誉儿，你早胜啦，不用打了！”段正淳道：“不用担心，我担保他没事。”玉虚散人心中气苦，泪水盈盈，便欲夺眶而出。

段誉见了母亲这等情景，心下不忍，鼓起勇气，大步而出，喝道：“我再跟你斗过。”这次横了心，左穿右插地回旋而行，越走越慢，待得与南海鳄神相对，眼光不和他相接，伸出双手，便往他胸口拿去。

南海鳄神见他出手虚软无力，哈哈大笑，斜身反手，来抓他肩头。不料段誉脚下变化无方，两人同时移身变位，两下里一靠，南海鳄神的胸口刚好凑到段誉手指上。段誉看准穴道方位，右手抓住了他“膻中穴”，左手抓住了“神阙穴”。他内力全然不会运使，虽已抓住了两处要穴，但若南海鳄神置之不理，不运内力而缓缓摆脱，段誉原也丝毫奈何他不得。可



是南海鳄神要害受制，心中惊了，双手急伸，突袭对方面门。这一招以攻为守，攻的是段誉眼目要害，武学中所谓“攻敌之不得不救”，敌人再强，也非回手自救不可，那就摆脱了自己的危难，原是极高明的打法。不料段誉于临敌之道一窍不通，对方手指抓到，他全没想到急速退避，双手仍抓住南海鳄神的穴道。

这一下可就错有错着。南海鳄神正全力攻敌，体内气血翻滚，内力涌到两个穴道处忽遇阻碍，同时“膻中穴”中内力又汹涌而出，双手伸到与段誉双眼相距半尺之处，手臂便不听使唤，再也伸不过去。他吸一口真气，再运内力。

段誉右手大拇指的“少商穴”中只觉一股大力急速涌入。南海鳄神内力之强，与无量剑七名弟子自不可相提并论，段誉登时身子摇晃，立足不定。他知局势危急，只须双手一离对方穴道，自己立时便有性命之忧，是以身上虽说不出的难受，仍勉力支撑。

段正淳和段誉相距不过数尺，见他脸如涂

丹，越来越红，当即伸出食指抵在他后心“大椎穴”上。大理段氏“一阳指”神功驰名天下，非同小可，一股融和的暖气透将过去，激发段誉体内原有的内力。南海鳄神全身剧震，慢慢软倒。段正淳伸手扶住儿子。段誉内息回顺，将南海鳄神送入自己手太阴肺经的内力缓缓贮向气海，一时却也说不出话来。

段正淳以“一阳指”暗助儿子，合父子二人之力方将南海鳄神制服，厅上众人均了然于心。虽是如此，南海鳄神折服在段誉之下，却也无可抵赖。

此人也真了得，段誉双手既离穴道，他略一运气，便即跃起身来，眯着一对豆眼凝视段誉，脸上神情古怪之极，既诧异，又伤心，更气愤。

木婉清叫道：“岳老三，我瞧你定然甘心做乌龟儿子王八蛋，拜师是不肯拜的了。”南海鳄神怒道：“我偏叫你料想不到，拜师便拜师，这乌龟儿子王八蛋，岳老二是决计不做的。”说着突然跪倒在地，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向段誉连磕了八个响头，大声叫道：“师父，弟子岳老二给你磕头。”

段誉一呆，尚未回答，南海鳄神已纵身跃起，出厅上了屋顶。屋上“啊”的一声惨呼，跟着砰的一响，一个人被掷进厅来，却是一名王府卫士，胸口鲜血淋漓，心脏已遭他伸指挖去，手足乱动，未即便死，神情甚是可怖。这卫士的武功虽不及褚万里等，却也并非泛泛，居然给他举手间便将心挖去，四大护卫近在身旁，竟不及相救。众人见了无不变色。

木婉清怒道：“郎君，你收的徒儿太也岂有此理。下次遇到，非叫他吃点苦头不可。”段誉一颗心兀自怦怦大跳，颤声道：“我侥幸得胜，全仗爹爹相助。下次若再遇到，只怕我的心也叫他挖了去，有什么本事叫他吃点苦头？”

古笃诚和傅思归将那卫士的尸体抬出，段正淳吩咐厚加抚恤，妥为安葬。

那七分醉、三分醒的霍先生只吓得簌簌发抖，退了出去。

保定帝道：“誉儿，你这套步法，当是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中化将出来的，却是何人所授？当真高明。”段誉道：“孩儿是从一个山洞中胡乱学来的，却不知对也不对，请伯父指点。”保定帝问道：“如何从山洞中学来？”

段誉于是略叙如何跌入无量山深谷，闯进山洞，发现一个绘有步法的卷轴。至于玉像、裸女等等，自然略而不提，这些身子裸露的神仙姊姊图像，如何能给伯父、伯母、爹爹、妈妈见到？而木婉清得知自己为神仙姊姊发癫发痴，更非大发脾气不可。叙述简略，那也是夫子笔削春秋，只重史事要略，不及其余、述而不作的遗意了。

段誉说罢，保定帝道：“这六十四卦的步法之中，显然隐伏有一门上乘内功，你倒从头至尾地走一遍看。”段誉应道：“是！”微一凝思，一步步地走将起来。保定帝、段正淳、高昇泰等都是内功深厚之人，但于这步法的奥妙，却也只能看出了二三成。段誉六十四卦走完，刚好绕了一个大圈，回归原地。

保定帝喜道：“好极！这步法天下无双，吾儿实是遇上了极难得的福缘。你母亲今日回府，吾儿陪娘多喝一杯吧。”转头向皇后道：“咱们回去了吧！”皇后站起身来，应道：“是！”

段正淳等恭送皇帝、皇后起驾回宫，直送至镇南王府的牌楼之外。

注：本回回目为《少年游》中一句：“谁家子弟谁家院”，“子弟”两字，在古文及诗词中颇为寻常，意指少年人，与“父兄”相对。《史记·项羽本纪》：“（项）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后来项羽打了败仗，八千子弟尽丧，项羽说“无面目见江东父兄”，就此自刎乌江。《晋书·谢玄传》：“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意思说少年人未必能做大事，但使他们有机会多经历练，便能成材。此回“谁家子弟谁家院”一句，意指木婉清随段誉归大理王府，不知他是皇家子弟，不知去的是王府内院，以致满心迷惘。有评者著专书批评拙作，卓见甚多，本书作者甚为拜嘉，不

少已据之修改，殊感。但这位先生根据元曲而坚认“子弟”为“嫖客”之意，未免过求“甚解”。元曲后出，不宜将其俗用移之于宋人，以致将此回目解为不伦不类之“嫖客嫖院”。若评者之说成立，则杜牧名诗《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否该解作：

“江东嫖客有很多人聪明能干，只要项羽带了他们再来战斗一番，也有可能打败刘邦”呢？今日通用语常称“高干子弟”，意谓“高级干部的儿子或弟弟”，总不是说“高级干部做嫖客”吧？又，“子弟兵”一词，今日仍常用，指以关系密切的青年组成的队伍，决非指“嫖客部队”。

## 七 无计悔多情

段正淳等恭送御驾后，高昇泰告辞，褚万里等四大护卫不负责在王府守夜，也告辞自回。段正淳以高昇泰身上有伤，也不留宴，回入内堂暖阁张宴。一桌筵席除段正淳夫妇和段誉之外，便只木婉清一人，在旁侍候的婢仆倒

有十七八人。木婉清一生之中，又怎见过如此荣华富贵的气象？每一道菜都是闻所未闻，从未所尝。她见镇南王夫妇将自己视作家人，俨然是两代夫妇同席欢叙，芳心窃喜。

段誉见母亲对父亲的神色仍冷冷的，既不喝酒，也不吃荤，只夹些素菜来吃，便斟了一杯酒，双手捧着站起，说道：“妈，儿子敬你一杯。恭贺你跟爹爹团聚，咱三人得享天伦之乐。”玉虚散人道：“我不喝酒。”段誉又斟了一杯，向木婉清使个眼色，道：“木姑娘也敬你一杯。”木婉清捧着酒杯站起来。

玉虚散人心想对木婉清不便太过冷淡，便微微一笑，说道：“姑娘，我这个孩儿淘气得紧，爹娘管他不住，以后你得帮我管管他才是。”木婉清道：“他不听话，我便老大耳括子打他！”玉虚散人嗤的一笑，斜眼向丈夫瞧去。段正淳笑道：“正该如此！”

玉虚散人伸左手去接木婉清手中的酒杯。烛光之下，木婉清见她素手纤纤，晶莹如玉，手背上近腕处有块殷红如血的红记，不由得全

身一震，颤声道：“你……你的名字……可叫做刀白凤？”玉虚散人笑道：“我这姓氏很怪，你怎知道？”木婉清颤声问：“你……你便是刀白凤？你是摆夷女子，从前是使软鞭的，是不是？”玉虚散人见她神情有异，但仍不疑有他，微笑道：“誉儿待你真好，连我的闺名也跟你说了。你的郎君便有一半是摆夷人（按：“摆夷”旧名不佳，今已改称“白族”），难怪他也这么野。”木婉清道：“你当真是刀白凤？”玉虚散人微笑道：“是啊！”

木婉清叫道：“师恩深重，师命难违！”右手急扬，两枚毒箭向刀白凤当胸射去。

筵席之间，四人言笑晏晏，亲如家人，哪料到木婉清竟会突然发难？刀白凤的武功本较木婉清略强，但这时两人相距极近，又是变起俄顷，猝不及防，眼看这两枝毒箭势非射中不可。段正淳坐在对席，是在木婉清背后，“啊哟”一声叫，伸指急点，但这一指只能制住木婉清，却不能救得妻子。

段誉曾数次见木婉清言谈间便飞箭杀人，



她箭上喂的毒药厉害非常，端的是见血封喉，一见她挥动衣袖，便知不妙，他站在母亲身旁，苦于不会武功，无法代为挡格，当即脚下使出“凌波微步”，斜刺里穿到，挡在母亲身前，卜卜两声，两枚毒箭正中他胸口。木婉清同时背心一麻，伏在桌上，再也不能动弹。

段正淳应变奇速，飞指而出，连点段誉中箭处周围八处穴道，使得毒血暂时不能归心，反手勾出，喀的一声，已卸脱木婉清右臂关节，令她不能再发毒箭，然后拍开她穴道，厉声道：“取解药来！”

木婉清颤声道：“我……我只要杀刀白凤，不是要害段郎。”忍住右臂剧痛，左手忙从怀中取出两只小木盒，急道：“黄色的内服，白色的外敷，快，快！迟了便来不及啦。啊哟……真的遭了！”

刀白凤见她对段誉的关切确出真心，已约略猜到其中原由。夹手夺过小木盒打开，不理红色的胭脂膏，取一撮黄色粉末喂入儿子口中，再喂几口清水让他吞服，然后抓住箭尾，

轻轻拔出两枝短箭，在伤处敷上白色药粉。木婉清十分惊惶，说道：“谢天谢地，他……他性命无碍，不然我……我……”

三人焦急万状，却不知段誉自吞了万毒之王的“莽牯朱蛤”后，血液变质，已诸毒不侵。木婉清箭上剧毒对他丝毫无损，就算不服解药，也仍无碍。不过他中箭后胸口剧痛，这毒箭中者立毙，他见得多了，只道自己这一次非死不可，惊吓之下，昏倒在母亲怀中。

段正淳夫妇目不转瞬地瞧着伤口，见流出来的血顷刻间便自黑转紫，自紫转红，这才同时吁了一口气，知道儿子的性命已然保住。

刀白凤抱起儿子，送入他卧室，给他盖上了被，再搭他脉息，只觉脉搏均匀有力，殊无半分虚弱迹象，心下喜慰，却又不禁诧异，回到暖阁来。

段正淳问道：“不碍吧？”刀白凤不答，向木婉清道：“你去跟修罗刀秦红棉说……”段正淳听到“修罗刀秦红棉”六字，脸色一变，说：“你……你……”刀白凤不理丈夫，

仍向着木婉清道：“你跟她说明，要我性命，尽管光明正大地来要。这等鬼蜮伎俩，岂不叫人笑歪了嘴？”木婉清道：“我不知修罗刀秦红棉是谁！”刀白凤奇道：“那么是谁叫你来杀我的？”

木婉清道：“是我师父。我师父叫我来杀两个人。第一个便是你，她说你手上有一块红记，名叫刀白凤，是摆夷女子，相貌很美，以软鞭作兵刃。她没……没说你是道姑打扮。我见你使的兵刃是拂尘，又叫做玉虚散人，全没想到便是师父要杀……要杀之人，更没想到你是段郎的妈妈……”说到这里，珠泪滚滚而下。

刀白凤道：“你师父叫你去杀的第二个人，是‘俏药叉’甘宝宝？”木婉清道：

“不，不！‘俏药叉’甘宝宝是我师叔。她叫人送信给我师父，说是两个女子害苦了我师父一生，这大仇非报不可……”刀白凤道：

“啊，是了。那另一个女子姓王，住在苏州，是不是？”木婉清奇道：“是啊！你怎知道？”

我和师父先去苏州杀她，这坏女人手下奴才真多，住的地方又怪，我没见到她面，反给她手下的奴才一直追到大理来。”

段正淳低头听着，脸上青一阵，红一阵。

刀白凤腮边忽然滚下眼泪，向段正淳道：“望你好好管教誉儿。我……我去了。”段正淳道：“凤凰儿，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何必放在心上？”刀白凤幽幽地道：“你不放在心上，我却放在心上，人家也都放在心上！”突然间飞身而起，从窗口跃了出去。

段正淳伸手拉她衣袖，刀白凤回手挥掌，向他脸上击去。段正淳侧头避开，嗤的一声，已将她衣袖拉下了半截。刀白凤转过头来，怒道：“你真要动武么？”段正淳道：“凤凰儿，你……”刀白凤双足一蹬，跃到了对面屋上，几个起伏，已在十余丈外。

远远听得褚万里的声音喝道：“是谁？”刀白凤道：“是我。”褚万里道：“啊，是王妃……”原来高昇泰、褚万里等辞别后，回归途中发觉敌踪，似是来偷袭镇南王府，于是重

行折回，暗中守御。

段正淳悄立半晌，叹了口气，回入暖阁，见木婉清脸色惨白，却并不逃走。段正淳走近身去，双手抓住她右臂，喀的一声，给她接上了关节。木婉清心想：“我发毒箭射他妻子，不知他要如何折磨我？”却见他颓然坐入椅中，慢慢斟了一杯酒，咕的一声，便喝干了，望着妻子跃出去的窗口，呆呆出神，过了半晌，又慢慢斟了一杯酒，咕的一下又喝干了。这么自斟自饮，一连喝了十二三杯，一壶干了，便从另一壶里斟酒，斟得极慢，但饮得极快。

木婉清终于不耐烦了，叫道：“你要想什么古怪的法子整治我，快快下手！”

段正淳抬起头来，目不转瞬地向她凝视，隔了良久，缓缓摇头，叹道：“真像，真像！我早该便瞧了出来，这般的模样，这般的脾气……”

木婉清听得没头没脑，问道：“你说什么？胡说八道。”

段正淳不答，站起身来，忽地左掌向后斜劈，飕的一声轻响，身后一枝红烛随掌风而灭，跟着右掌向后斜劈，又一枝红烛陡然熄灭。如此连出五掌，劈熄了五枝红烛，眼光始终向前，出掌却如行云流水，潇洒之极。

木婉清惊道：“这……这是‘五罗轻烟掌’，你怎么也会？”段正淳苦笑道：“你师父教过你吧？”木婉清道：“我师父说，这套掌法她决不传人，日后要带进棺材里去。”段正淳道：“嗯，她说过决不传人，日后要带入土中？”木婉清道：“是啊！不过师父当我不在面前之时，时常自个儿练，我暗中却瞧得多了。”段正淳道：“她独自常常使这掌法？”木婉清点头道：“是。师父每次练了这套掌法，便要流眼泪，又胡乱发脾气骂我。你……你怎么也会？好像你使得比我师父还好。”

段正淳叹了口气，道：“这‘五罗轻烟掌’，是我教你师父的。”

木婉清吃了一惊，却又不得不信。她见师父掌劈红烛之时，往往一掌不熄，要劈到第二

三掌方始奏功，决不如段正淳这般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结结巴巴地道：“那么你是我师父的师父，是我的太师父？”

段正淳摇头道：“不是！”以手支颐，轻轻自言自语：“她每次练了掌法，便要流眼泪，发脾气，她说这掌法决不传人，要带进棺材里去……”木婉清又问：“那么你……”段正淳摇摇手，叫她别多问，隔了一会儿，忽然问道：“你今年十八岁，是九月间的生日，是不是？”木婉清跳起身来，奇道：“我的事你什么都知道，你到底是我师父什么人？”

段正淳脸上满是痛苦之色，嘶哑着声音道：“我……我对不起你师父。婉儿，你……”木婉清道：“为什么？我瞧你这个人挺和气，挺好的啊！”段正淳道：“你师父的名字，她没跟你说么？”木婉清道：“我师父说她叫做‘幽谷客’，到底姓什么，叫什么，我便知道了。”段正淳喃喃地道：“幽谷客，幽谷客……”蓦地里记起了杜甫那首《佳人》诗来，诗句的一个个字似乎都在刺痛他

心：“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不由得眼眶红了。

过了半晌，又问：“这些年来，你师父怎生过日子？你们住在哪里？”木婉清道：“我和师父住在一座高山背后的一个山谷里，师父说那便叫做幽谷，直到这次，我们俩才一起出来。”段正淳道：“你爹娘是谁？你师父没跟你说么？”木婉清道：“我师父说，我是个给爹娘遗弃了的孤儿，我师父将我从路边捡回来养大的。”段正淳道：“你恨你爹娘不恨？”木婉清侧着头，轻轻咬着左手小指头。

段正淳见着这等情景，心中酸楚不禁。木婉清见他两滴清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不由得大是奇怪，问道：“你为什么哭了？”段正淳背转脸去，擦干了泪水，强笑道：“我哪里哭了？多喝了几杯，酒气上涌。”木婉清不信，道：“我明明见到你哭。女人才哭，男人也会哭么？我从来没见过男人哭过，除非是小孩



儿。”

段正淳见她不明世事，更加难过，说道：“婉儿，日后我要好好待你，方能补我一些过失。你有什么心愿，说给我听，我一定尽力给你办到。”

木婉清箭射段夫人后，正自十分担忧，听他这般说，喜道：“我用箭射你夫人，你不怪我么？幸好没伤到她。”段正淳道：“正如你说，‘师恩深重，师命难违’，上代的事，跟你可不相干。我并不怪你。只是你以后却不可再对我夫人无礼。”木婉清道：“日后师父问起来，那怎么办？”

段正淳道：“你带我去见你师父，我亲自跟她说。”木婉清拍手道：“好，好！”随即皱眉道：“我师父常说，天下男子都负心薄幸，她从来不见男人。”

段正淳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神色，问道：“你师父从来不见男子？”木婉清道：“是啊，师父买米买盐，都叫梁阿婆去买。有一次梁阿婆病了，叫她儿子代买了送来。师父很生

气，叫他远远放在门外，不许他提进屋来。”

段正淳叹道：“红棉，红棉，你又何必如此自苦？”

木婉清道：“你又说‘红棉’了，到底‘红棉’是谁？”段正淳微一踌躇，道：“这件事不能永远瞒着你，你师父的真名字，叫做秦红棉，她外号叫做修罗刀。”木婉清点头道：“嗯，怪不得你夫人一见我发射短箭的手法，便恶狠狠地问我，‘修罗刀秦红棉’是我什么人。那时我可真的不知道，倒不是有意撒谎。原来我师父叫做秦红棉，这名字挺美啊，不知她干吗不跟我说。”

段正淳道：“我适才弄痛了你手臂，这时候还痛么？”木婉清见他神色温和慈祥，微笑道：“好得多了。咱们去瞧瞧……瞧瞧你儿子，好不好？我怕箭上的毒性一时去不净。”段正淳道：“好！”站起身来，又道：“你有什么心愿，说给我听吧！”

木婉清突然满脸红晕，脸色颇为忸怩，低下了头道：“只怕……只怕我射过你夫人，

她……她恼了我。”段正淳道：“咱们慢慢求她，盼望她将来就不恼了。”木婉清道：“我本来是不求人的，不过为了段郎，求求她也不打紧。”突然鼓起了勇气，道：“镇南王，我说了我的心愿，你真的……真的一定给我办到吗？”

段正淳道：“只须我力之所及，定要叫你心愿得偿。”木婉清道：“你说过的话，可不能赖。”段正淳脸现微笑，走到她身边，伸手轻轻抚摸她头发，眼光中爱怜横溢，说道：

“我自然不赖。”木婉清道：“我和他的婚事，你要给我们做主，不许他负心薄幸！”说了这几句话，脸上神采焕发。

段正淳脸色大变，慢慢退开，坐倒在椅中，良久良久，一言不发。木婉清感到情形不对，颤声道：“你……你不答允么？”段正淳说道：“你决计不能嫁给誉儿。”他喉音涩滞，语气却十分肯定。木婉清心中冰冷，凄然道：“为什么？他……亲口答应了我的。”段正淳只说：“冤孽，冤孽！”木婉清道：“他

如不要我，我……我便杀了他，然后自杀。  
我……我在师父面前立过誓的。”段正淳缓缓摇头，说道：“不能够的！”木婉清急道：“我这就去问他，为什么不能？”

段正淳道：“誉儿……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见木婉清神色凄苦，便如十八年前秦红棉陡闻噩耗时一般，心中酸苦，再也无法忍耐，冲口说道：“你不能和誉儿成婚，也不能杀他。”木婉清道：“为什么？”段正淳道：“因为……因为……因为段誉是你的亲哥哥！”

木婉清一对眼睛睁得大大地，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颤声道：“什……什么？你说段郎是我哥哥？”段正淳道：“婉儿，你可知你师父是你什么人？她是你的亲娘。我……我是你的爹爹。”

木婉清又惊恐，又愤怒，脸上已无半分血色，顿足叫道：“我不信！我不信！我……我不要！”

突然间窗外幽幽一声长叹，一个女子声音

说道：“婉儿，咱们回家去吧！”木婉清蓦地回身，叫道：“师父！”窗子呀的一声开了，窗外站着个中年女子，尖尖的脸蛋，双眉修长，相貌甚美，眼光中带着三分倔强，三分凶狠。

段正淳见到昔日的情人秦红棉突然现身，又惊诧，又喜欢，叫道：“红棉，红棉，这几年来，我……我想得你好苦！”

秦红棉叫道：“婉儿出来！这负心薄幸之人的家里，片刻也停留不得。”

木婉清见了师父和段正淳的神情，心底更是凉了，道：“师父，他……他骗我，说你是我妈妈，说他是我……是我爹爹。”秦红棉道：“你妈早死了，你爹爹也早死了。”

段正淳抢到窗口，柔声道：“红棉，你进来，让我多瞧你一会儿。你从此别走了，咱俩永远厮守在一块。”秦红棉眼光突然明亮，喜道：“你说咱俩永远厮守在一块，这话可是真的？”段正淳道：“当真！红棉，我没有一天不在想念你。”秦红棉道：“你舍得刀白凤

么？”段正淳踌躇不答，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秦红棉道：“你要是可怜咱俩这女儿，那你就跟我走，永远不再想起刀白凤，永远不再回来。”

木婉清听着他二人对答，一颗心不住地向下沉，向下沉，双眼泪水盈眶，望出来师父和段正淳的面目都已模糊一片。她已知这两人真是自己亲生父母，硬要不信，也是不成。这几日来情深爱重、魂牵梦萦的段郎，原来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什么鸳鸯比翼、白头偕老的心愿，霎时间化为云烟。

只听段正淳柔声道：“只不过我是大理国镇南王，总揽文武机要，公务繁重，一天也走不开……”秦红棉厉声道：“十八年前你这么说，十八年后的今天，你仍这么说。段正淳啊段正淳，你这负心薄幸的汉子，我……我好恨你……”

突然东边屋顶上啪啪啪三声击掌，西边屋顶也有人击掌相应。跟着褚万里和古笃诚的声音同时叫了起来：“有刺客！众兄弟各守原

位，不得妄动。”

秦红棉喝道：“婉儿，你还不出来？”

木婉清应道：“是！”飞身跃出窗外，扑在这慈母兼为恩师的怀中。

段正淳道：“红棉，你真的就此舍我而去吗？”说得甚是凄苦。

秦红棉语音突转柔和，说道：“淳哥，你做了几十年王爷，也该做够了。你随我去吧！从今而后，我对你千依百顺，决不敢再骂你半句话，打你半下。这样可爱的女儿，难道你不疼惜吗？”段正淳心中一动，冲口而出，道：“好，我随你去！”秦红棉大喜，伸出右手，等他来握。

背后一个女子的声音冷冷地道：“师姊，你……你又上他当了。他哄得你几天，还不是又回来做他的王爷。”段正淳心头一震，叫道：“宝宝，是你！你也来了。”

木婉清侧过头来，见说话的女子一身绿色绸衫，便是万劫谷钟夫人、自己的师叔“俏药叉”甘宝宝。她身后站着四人，一是叶二娘，

一是云中鹤，第三个是去而复来的南海鳄神，更令她大吃一惊的是第四人，赫然便是段誉。而南海鳄神的一只大手却扣在他脖子里，似乎随时便可喀喇一响，扭断他脖子。木婉清叫道：“段郎，你怎么啦？”

段誉在床上养伤，迷迷糊糊中给南海鳄神跳进房来抱了出去。他本来就没中毒，木婉清毒箭的厉害处在毒不在箭，小小箭伤，无足轻重，他一惊之下，神智便即清醒。在暖阁窗外听到了父亲与木婉清、秦红棉三人的说话，虽然没听得全，却也揣摸了个十之八九。他听木婉清仍叫自己为“段郎”，心中一酸，说道：“妹子，以后咱兄妹俩相亲相爱，那……那也是一样。”

木婉清怒道：“不，不一样。你是第一个见了我脸的男人。”但想到自己和他同是段正淳所生，兄妹终究不能成亲。倘若世间有人阻挠她的婚事，尽可一箭射杀，现下拦在这中间的却是冥冥中的天意，任你多高的武功，多大的权势，都不可挽回。霎时之间但觉万念俱



灰，双足一顿，向外疾奔。

秦红棉急叫：“婉儿，你去哪里？”

木婉清连师父也不睬了，说道：“你害了我，我不理你。”奔得更加快了。

王府中一名卫士伸开双手相拦，喝问：“是谁？”木婉清毒箭射出，正中那卫士咽喉。她脚下丝毫不停，顷刻间没入了黑暗之中。

☆☆☆

段正淳见儿子为南海鳄神所掳，顾不得女儿到了何处，伸指便向南海鳄神点去。叶二娘挥掌上拂，切他腕脉，段正淳反手勾打，叶二娘格格娇笑，中指弹向他手背。刹那之间，两人交了三招，段正淳心头暗惊：“这婆娘恁地了得！”

秦红棉伸掌按住段誉头顶，叫道：“你要不要儿子性命？”段正淳一惊住手，知她向来脾气暴躁，对自己元配夫人刀白凤又一直恨之入骨，说不定掌力吐出，便伤了段誉性命，急道：“红棉，我孩儿中了你女儿的毒箭，受伤

不轻！”秦红棉道：“他已服解药，死不了，我暂且带去。瞧你是愿做王爷呢，还是要儿子。”南海鳄神哈哈大笑，说道：“这小子终究非拜我为师不可。”段正淳道：“红棉，我什么都答允，你……你放了我孩儿！”

秦红棉对段正淳的情意，并不因隔得十八年而丝毫淡了，今日重逢，只有更加情浓，听他说得如此情急，登时心软，道：“你真的……真的什么都答允？”段正淳道：“是，是！”钟夫人插口道：“师姊，这负心汉子的话，你又信得的？岳二先生，咱们走吧！”

南海鳄神纵起身来，抱着段誉在半空中一个转身，已落在对面屋上。跟着砰砰两声，叶二娘和云中鹤分别将两名王府卫士击下地去。

钟夫人叫道：“段正淳，咱们今晚要不要打上一架？”

段正淳虽知集王府中人力，拚力一战，未必不能截下这些人来，但儿子落入对方手中，有了顾忌，难凭武力决胜，何况眼前这对师姊妹均是自己衷心所疼爱，自己曾爱得她们神魂

颠倒，死去活来，柔声道：“宝宝，你……你也来和我为难么？”钟夫人道：“我是钟万仇的妻子，你胡说八道地乱叫什么？”段正淳道：“宝宝，这些日子来，我不断地在想念你！”钟夫人眼眶一红，道：“那日知道段公子是你的孩儿之后，我心里……心里好生难过……”声音也柔和起来。秦红棉叫道：“师妹，你也要上他当吗？”钟夫人挽了秦红棉的手，硬起心肠，叫道：“好，咱们走。”回头道：“你提了刀白凤那贱人的首级，一步一步拜上万劫谷来，我们或许便还了你儿子。”

段正淳道：“万劫谷！”见南海鳄神抱着段誉已越奔越远，高昇泰和褚万里等正四面拦截。段正淳叹了口气，叫道：“高贤弟，放他们去吧。”高昇泰叫道：“小王爷……”

段正淳道：“慢慢再想法子。”一面说，一面飞身纵到高昇泰身前，叫道：“刺客已退，各归原位。”身形一晃，欺到钟夫人身旁，柔声道：“宝宝，你这几年可好？”钟夫人道：“有什么不好？”段正淳反手出指，无

声无息，点中了她腰间“章门穴”。钟夫人猝不及防，便即软倒。段正淳伸左手揽住了她，假作惊惶，叫道：“啊哟！宝宝，你怎……怎么啦？”

秦红棉不虞有诈，奔过来问道：“师妹，什么事？”段正淳“一阳指”点出，点中的同样是她腰间“章门穴”。

秦红棉和钟夫人要穴遭点，被段正淳一手一个搂住，二人不约而同地向他恨恨瞪了一眼，均想：“又上了他当。我怎地如此糊涂？这一生中上了他这般大当，今日事到临头，心里又糊涂了，仍不知提防。”

段正淳道：“高贤弟，你内伤未愈，快进去休息！万里，你率领人众，四下守卫。”高昇泰和褚万里躬身答应。

段正淳乍与两个旧情人重聚，而妻子又凑巧不在，真是得其所哉之至，挟着二女回入暖阁，命厨子、侍婢重开筵席，再整杯盘。

待众人退下，段正淳点了二女腿上“环跳”、“曲泉”两穴，使她们无法走动，然后笑

吟吟地拍开二女腰间“章门穴”。秦红棉大叫：“段正淳，你……你还来欺侮人……”段正淳转过身来，向两人一揖到地，说道：“多多得罪，我这里先行赔礼了！”秦红棉怒道：“谁要你赔礼？快放开我们。”

段正淳道：“咱三人十多年不见了，难得今日重会，正有千言万语要说。红棉，你还是这么急性子。宝宝，你越长越秀气啦，倒似比咱们当年在一起时还年轻了些。”钟夫人尚未答话，秦红棉怒道：“快放我走！我师妹越长越秀气，我便越长越丑怪，你瞧着我这丑老太婆有什么好？”段正淳叹道：“红棉，你倒照照镜子看，倘若你是丑老太婆，那些写文章的人形容一个绝世美人之时，都要说：‘沉鱼落雁之容，丑老太婆之貌’了。”

秦红棉忍不住嗤的一笑，正要顿足，却腿足麻痹，动弹不得，嗔道：“这当儿谁来跟你说笑？嬉皮笑脸的猢猻儿，像什么王爷？”烛光之下，段正淳见到她轻颦薄怒的神情，回忆昔日定情之夕，不由得怦然心动，走上前去在

她颊上香了一下。秦红棉上身却能动弹，左手啪的一声，清脆响亮地给他一记耳光。段正淳若要闪避挡架，原非难事，却故意挨了她这一掌，在她耳边低声道：“修罗刀下死，做鬼也风流！”

秦红棉全身一颤，泪水扑簌簌而下，放声大哭，哭道：“你……你又来说这些风话。”原来当年秦红棉以一对修罗刀纵横江湖，外号便叫做“修罗刀”，失身给段正淳那天晚上，便是给他亲了一下面颊，打了他一记耳光，段正淳当年所说的便正是那两句话。十八年来，这“修罗刀下死，做鬼也风流”十个字，在她心头耳边，不知萦回了几千几万遍。此刻陡然间听得他又亲口说了出来。当真又喜又怒，又甜又苦，百感俱至。

钟夫人低声道：“师姊，这家伙就会甜言蜜语，讨人欢喜，你别再信他的话。”秦红棉道：“不错，不错！我再也不信你的鬼话。”这句话却是对着段正淳说的。

段正淳走到钟夫人身边，笑道：“宝宝，

我也香香你的脸，许不许？”钟夫人庄言道：

“我是有夫之妇，决不能坏了我丈夫的名声。你只要碰我一下，我立时咬断舌头，死在你面前。”

段正淳见她神色凛然，说得斩钉截铁，倒也不敢褻读，问道：“宝宝，你嫁了怎样个丈夫啊？”钟夫人道：“我丈夫样子丑陋，脾气古怪，武功不如你，人才不如你，更没你的富贵荣华。可是他一心一意地待我，决没第二个女人。我也一心一意地待他。我如有半分对不起他，叫我甘宝宝天诛地灭，万劫不得超生。我跟你讲，我跟他住的地方叫做‘万劫谷’，那名字便因我这毒誓而来。”

段正淳不由得肃然起敬，不敢再提旧日的情意。嘴里虽不提，但见到甘宝宝白嫩的脸庞俊俏如昔，微微掀起的嘴唇樱红如昔，又怎忘得了昔日的情意？听她言语中对丈夫这么好，不由得剧烈心酸，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宝宝，我没福气，不能让你这般待我。本来……本来是我先识得你，

唉，都是我自己不好！”

钟夫人听他语气凄凉，情意深挚，确不是空言说来骗人的，不禁眼眶又红了。

三人默然相对，都忆起了旧事，眉间心上，时喜时愁。

过了良久，段正淳轻轻地道：“你们掳了我孩儿去，却为了什么？宝宝，你那万劫谷在哪里？”

忽然窗外一个涩哑的嗓子说道：“千万别跟他说！”段正淳吃了一惊，心想：“外边有褚万里等一千人把守，怎地有人悄没声地欺了过来？”钟夫人脸色一沉，道：“你伤没好，也来干什么了？”跟着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钟先生，请进吧！”段正淳更吃了一惊，不由得面红过耳。

暖阁的帷子掀起，刀白凤走了进来，满面怒色，后面跟着个容貌极丑的汉子，好长一张马脸。

☆☆☆

原来秦红棉赴姑苏行刺不成，反与爱女失



散，便依照约定，南来大理，到师妹处相会。姑苏王家派出的瑞婆婆、平婆婆等全力追击木婉清，秦红棉落后了八九日路程，一路倒平安无事。来到万劫谷，问知情由，便与钟夫人一齐出来探访，途中遇到叶二娘、南海鳄神和云中鹤“三恶”。这“三恶”是钟万仇请来向段正淳为难的帮手，便向钟夫人说起经过。南海鳄神投入段誉门下的丑事，自然是不说的。秦红棉听得木婉清失陷在大理镇南王府中，当即偕同前来。

钟万仇对妻子爱逾性命，醋性又是奇重，自她走后，坐立不安，心绪难宁，顾不得创伤未愈，半夜中跟踪而来。在镇南王府之外，正好遇到刀白凤忿忿而出，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两人一言不合，便即动手。斗到酣处，刀白凤渐感不支，突然一个黑衣人影从身旁掠过，掩面呜咽，却是木婉清。两人齐声招呼，木婉清不理而去。

钟万仇叫道：“我去寻老婆要紧，没功夫跟你缠斗。”刀白凤道：“你到哪里去寻老

婆？”钟万仇道：“到段正淳那狗贼家中。我老婆一见段正淳，大事不妙。”刀白凤问道：“为什么大事不妙？”钟万仇道：“段正淳花言巧语，是个最会诱骗女子的小白脸，老子非杀了他不可。”

刀白凤心想：“正淳四十多岁年纪，胡子一大把，还是什么‘小白脸’了？但他风流成性，这马脸汉子的话倒不可不防。”问起他夫妇的姓名来历，原来他夫人便是甘宝宝。她早知“俏药叉”甘宝宝是丈夫昔日的情人之一，这醋劲可就更加大了，当即陪同钟万仇来到王府。

镇南王府四下里虽守卫森严，但众卫士见是王妃，自不会阻拦，是以两人欺到暖阁之下，无人出声示警。段正淳对秦红棉、甘宝宝师姊妹俩这番风言风语、打情骂俏，窗外两人一一听入耳中，只恼得刀白凤没的气炸了胸膛。钟万仇听妻子以礼自防，却大喜过望。

钟万仇奔到妻子身旁，又疼惜，又高兴，绕着她转来转去，不住说道：“宝宝，多谢

你，你待我真好。他如敢欺侮你，我跟他拚命。”过得好半晌，才想到妻子穴道受点，转头向段正淳道：“快，快解开我老婆的穴道。”段正淳道：“我儿子被你们掳了去，你回去放还我儿子，我自然解救尊夫人。”

钟万仇伸手在妻子腰间肋下又捏又拍，虽然他内功甚强，但段家“一阳指”手法天下独一无二，旁人无所措手，只累得他满额青筋暴起，钟夫人被他拍捏得又痛又痒，腿上穴道却未解开半分。钟夫人嗔道：“傻瓜，别献丑啦！”钟万仇讪讪地住手，一口气无处可出，大声喝道：“段正淳，来跟我斗他妈的三百回合！”摩拳擦掌，便要上前厮拚。

钟夫人冷冷地道：“段王爷，你公子给南海鳄神他们掳了去，拙夫要他们放，这几个恶人未必肯听。我和师姊回去，俟机解救，或有指望。至少也不让他们难为了公子。”

段正淳摇头道：“我信不过。钟先生，你请回吧，领了我孩儿来，换你夫人回去。”

钟万仇大怒，厉声道：“你这镇南王府是

荒淫无耻之地，我老婆留在这儿危险万分。”段正淳脸上一红，喝道：“你再口出无礼之言，莫怪我姓段的不客气了。”

刀白凤进屋之后，一直一言不发，这时突然插口道：“你要留这两个女子在此，端的是何用意？是为誉儿呢，还是为你自己？”语气冷冰冰的甚是严厉。

段正淳叹了口气道：“连你也不信我！”反手出指，点在秦红棉腰间，解开了她穴道，走上一步，伸指便要往钟夫人腰间点去。

钟万仇闪身拦在妻子之前，双手急摇，大叫：“你这家伙鬼鬼祟祟，最会占女人家的便宜。我老婆的身子你碰也碰不得。”段正淳苦笑道：“在下这点穴功夫虽然粗浅，旁人却也解救不得。时刻久了，只怕尊夫人一双腿会有残疾。”钟万仇怒道：“我好端端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要是变了跛子，我把你的狗杂种儿子碎尸万段。”段正淳笑道：“你要我替尊夫人解穴，却不许我碰她身子，到底要我怎地？”钟万仇无言可答，忽地勃然大怒，喝

道：“谁叫你当初点了她穴道？啊哟！不好！你点我老婆穴道之时，她身子已给你碰过了。我要在你老婆身上也点上一指，才不吃亏。”钟夫人白了他一眼，嗔道：“又来胡说八道了，也不怕人家笑话。”钟万仇道：“什么好笑话的？我可不能吃这个大亏。”

正闹得不可开交，门帷掀起，缓步走进一人，黄缎长袍，三绺长须，眉清目秀，正是大理国皇帝段正明。

段正淳叫道：“皇兄！”保定帝点了点头，身子微侧，凭空出指，往钟夫人胸腹之间点去。钟夫人只觉丹田上首一热，两道暖流通向双腿，登时血脉畅通，站起身来。

钟万仇见他露了这手“隔空解穴”的神技，满脸惊异之色，张大了口，一句话也说不出，实不信世间居然有这等不可思议的能耐。

段正淳道：“皇兄，誉儿给他们掳了去啦。”保定帝点了点头，说道：“善阐侯已跟我说了。淳弟，咱段氏子孙既落入人手，自有

他父母伯父前去搭救，咱们不能扣人为质。”段正淳脸上一红，应道：“是！”保定帝这几句话光明磊落，极具身分，言下之意是说：

“你扣人用质，意图交换，岂非自堕大理段氏的名声？咱们堂堂皇室子弟，怎能跟几个草莽女子相提并论？”他顿了一顿，向钟万仇道：“三位请便吧。三日之内，段家自有人到万劫谷来要人。”

钟万仇道：“我万劫谷甚是隐秘，你未必找得到，要不要我跟你说说路程方向？”他盼望保定帝出口相询，自己却偏又不说，刁难他一下。

哪知保定帝并不理会，衣袖一挥，说道：“送客！”

钟万仇性子暴躁，可是在这不怒自威的保定帝之前，却不由得手足无措，一听他说“送客”，便道：“好，咱们走！老子生平最恨的是姓段之人。世上姓段的没一个好人！”挽了妻子的手，怒气冲冲地大踏步出房。

钟夫人一扯秦红棉的衣袖，道：“师姊，

咱们走吧。”秦红棉向段正淳望了一眼，见他木然不语，并没示意挽留，不禁心中酸苦，狠狠地向刀白凤瞪了一眼，低头而出。三人一出房，便即纵跃上屋。

高昇泰站在屋檐角上微微躬身，道：“送客！”钟万仇在屋顶上吐了一口唾沫，忿然道：“假惺惺，装模作样，没一个好人！”提气飞身，一间屋、一间屋地跃去，眼见将到围墙，他提气跃起，伸左足踏向墙头。突然之间，眼前多了一个人，站在他本拟落足之处的墙上，宽袍缓带，正是送客的高昇泰。此人本在钟万仇身后，不知如何，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抢到了前面，看准了他的落足点抢先占住。

钟万仇人在半空，退固不能，转向亦已不得，喝道：“让开！”双掌齐出，向高昇泰击去。他想我这双掌之力足可开碑裂石，对方若是硬接，定须将他震下墙去，就算对方和自己功力相若，也可借他之力，转向站上他身旁墙头。眼见双掌便要击上对方胸口，高昇泰身子突向后仰，凌空使个“铁板桥”，两足仍牢牢

钉在墙头，却已让开了双掌的扑击。

钟万仇一击不中，暗叫：“不好！”已从高昇泰横卧的身上越过，这一着失了先机，胸腹下肢，尽皆门户大开，成了听由敌人任意宰割的局面。幸喜高昇泰并不趁机袭击，钟万仇双足落地，暗叫：“还好！”跟着钟夫人和秦红棉越墙而出。

高昇泰站直身子，转身一揖，说道：“不送了！”钟万仇哼了一声，突觉裤子向下直堕，急忙伸手抓住，才算没出丑，一摸之下，裤带已断，才知适才从高昇泰身上横越而过时，被人家伸指捏断了裤带。若非对方手下留情，这一指运力戳中丹田要穴，此刻已然尸横就地了，心下又惊又怒，咳嗽一声，回头对准围墙吐一口浓痰。啪的一声响，这口浓痰倒吐得既准且劲。

☆☆☆

木婉清迷迷惘惘地从镇南王府中出来，段王妃刀白凤和钟万仇向她招呼，她听而不闻，径自掩面疾奔。只觉莽莽大地，再无一处安身



之所。在荒山野岭中乱闯乱奔，直到黎明，只累得两腿酸软，这才停步，倚在一株大树之上，顿足叫道：“我宁可死了！不要活了！”

虽有满腹怨愤，却不知去恨谁恼谁才好。

“段郎并非对我负心薄幸，只因阴差阳错，偏偏是我同父的哥哥。师父原来便是我亲娘。这十多年来，母亲含辛茹苦地将我抚养成人，恩重如山，如何能怪她……镇南王却是我爹爹，虽然他对我妈不起，但说不定其中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他对我和颜悦色，极为慈爱，说道我有什么心愿，必当尽力使我如愿以偿。偏偏这心愿他无能为力。妈不能跟爹做夫妻，定是刀白凤从中作梗，因此妈叫我杀她……但将心比心，我若嫁了段郎，也决不肯让他再有第二个女人，连他要想钟灵那小鬼头也不行。何况刀白凤出家做了道姑，当然哪，爹爹也对她不起，他娶了她做老婆，生了儿子，又去跟我妈勾勾搭搭，令她一生伤心。我在玉虚观外射她两箭，她并不生气，在王府中又射她两箭，伤了她的独生爱儿，她仍没跟我为难，看

来……看来她也并不是个凶狠恶毒的女子……”

左思右想，只是伤心，说道：“我要忘了段誉，从此不再想他！”但口中说说容易，便要有片刻不想，也没法做到，每当段誉俊美的脸庞、修长的身躯在脑海中涌现，胸口就如给人狠狠打了一拳。过了一会，自解自慰：“我以后当他是哥哥，也就是了。我本来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现下爹也有了，妈也有了，还多了一个好哥哥，正该快活才是。傻丫头，你又伤什么心了？”

然而情网既陷，柔丝愈缠愈紧。她在无量山高峰上苦候七日七夜，于那望穿秋水之际，已然情根深种，再也无法自拔了。

只听轰隆、轰隆，奔腾澎湃的水声不断传来，木婉清万念俱绝，忽萌死志。顺步循声走去，翻过一个山头，但见澜沧江浩浩荡荡地从山脚下涌过，她叹了一口气，寻思：“我只须踊身一跳，就再没什么烦恼了。”沿着山坡走到江边，朝阳初升，照得碧玉般的江面上犹如镶了一层黄金一般，要是跳了下去，这般壮

丽无比的景色，还有别的许许多多好看东西，就都再也看不见了。

悄立江边，思涌如江水奔腾，突然眼角瞥处，见数十丈外一块岩石上坐得有人。这人始终一动不动，身上又穿着青袍，与青岩同色，是以她虽在江边良久，一直没发觉。木婉清看了他几眼，心道：“多半是个死尸。死尸怎么坐着？嗯，是个坐着的死尸。”

她举手便即杀人，自也不怕什么死人，好奇心起，快步走近去察看。见这青袍人是个老者，长须垂胸，根根漆黑，脸上一个长长的刀疤，自额头至下颏，直斩下来，色作殷红，甚为可怖，一双眼睁得大大的，望着江心，一眨也不眨。

木婉清道：“原来不是死尸！”但仔细再瞧几眼，见他全身纹丝不动，连眼珠竟也绝不稍转，显然又非活人，便道：“原来是死尸！死尸当然不眨眼，半点也不奇。死尸如果眨眼，可就奇了！”

仔细又看了一会，见这死尸双眼湛湛有

神，脸上又有血色。木婉清伸出手去，到他鼻子底下一探，只觉气息若有若无，再摸他脸颊，却忽冷忽热，索性到他胸口去摸时，只觉他一颗心似停似跳。不禁大奇，自言自语：

“这人真怪，说他是死人，却像是活人。说他是活人吧，却又像是死人。”

忽然有个声音说道：“我是活人！”

木婉清大吃一惊，急忙回头，却不见背后有人。江边尽是鹅卵大的乱石，放眼望去，没处可以隐藏，而她明明一直瞧着那个怪人，声音入耳之时，并未见到他动唇说话。她大声叫道：“是谁戏弄姑娘？你活得不耐烦了么？”退后两步，背向大江，眼望三方。

只听得有声音说道：“我确是活得不耐烦了。”木婉清一惊非小，眼前就只这个怪人，然而清清楚楚地见到他嘴唇紧闭，决不是他在说话。她大声喝问：“谁在说话？”那声音道：“你自己在说话啊！”木婉清道：“跟我说话的人是谁？”那声音道：“没人跟你说话。”木婉清急速转身三次，除了自己的影子

外，什么也看不到。

这时已料定是这青袍客作怪。走近身去，大着胆子，伸手按住他嘴唇，问道：“是你跟我说话吗？”那声音道：“不是！”木婉清手掌中丝毫不觉颤动，又问：“明明有人跟我说话，为什么说没人？”那声音道：“我不是人，我也不是我，这世界上没有我了。”

木婉清陡然间毛骨悚然，心想：“难道真的有鬼？”问道：“你……你是鬼么？”那声音道：“你自己说不想活了，你要去变鬼，又为什么这般怕鬼？”木婉清强道：“谁说我怕鬼？我是天不怕，地不怕！”

那声音道：“你就怕一件事。”木婉清道：“哼，我什么也不怕。”

那声音道：“你怕的，你怕的。你就怕好好一个丈夫，忽然变成了亲哥哥！”

这句话便如当头一记闷棍，木婉清双腿酸软，坐倒在地，呆了半晌，喃喃地道：“你是鬼，你是鬼！”那声音道：“我有个法子，能叫段誉变成不是你的亲哥哥，又成为你的好丈

夫。”木婉清颤声道：“你……你骗我。这是老天爷注定了的，变……变不来的。”那声音道：“老天爷该死，是混蛋，咱们不用理他。我有法子，能叫你哥哥变成你丈夫，你要不要？”

木婉清本已心灰意懒，万念俱绝，这句话当真是天降纶音，虽然将信将疑，仍急忙应道：“我要的，我要的！”那声音便不再响。

过了一会，木婉清道：“你是谁啊？让我见见你的相貌，成不成？”那声音道：“你已瞧了我很久啦，还看不够么？”自始至终，语音平平板板，并没高低起伏。木婉清道：

“你……你就是……这个你么？”那声音道：“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我。唉！”直到最后这声长叹，才流露了他心中充满着郁闷悲苦之情。

木婉清更无怀疑，情知声音便是眼前青袍老者所发，问道：“你口唇不动，怎么会说话？”那声音道：“我是活死人，嘴唇动不来的，声音从肚子里发出来。”

木婉清年纪尚小，童心未脱，片刻之前还满腹哀愁，这时听他说居然能口唇不动而说话，不由得大感有趣，说道：“用肚子也会说话，可真奇了。”青袍客道：“你伸手摸摸我肚皮，就知道了。”木婉清伸手按在他肚上。那青袍客道：“我肚子在震动，你觉到了么？”木婉清掌心之中，果然觉到他肚子随着声音而波动起伏，笑道：“哈哈，真古怪！”她不知这青袍客所练的乃一门腹语术。世上玩傀儡戏的会者甚多，但要说得如他这般清楚明白，那就着实不易，非有深湛内功者莫办。

木婉清绕着他身子转了几个圈子，细细察看，问道：“你嘴唇不会动，怎么吃饭？”青袍客伸出双手，一手拉上唇，一手拉下唇，将自己的嘴巴拉开，随即以左手两根手指撑住，右手投了一块东西进口，咕嘟一声，吞了下去，说道：“便是这样。”木婉清叹道：

“唉！真可怜，那不是什么滋味都辨不出来么？”这时发觉他面部肌肉僵硬，眼皮似乎也没法闭上，脸上自更无喜怒哀乐之情，初见面

时只道他是个死尸，便是因此。

她恐惧之情虽消，但随即想到，此人自身有极大困难，无法解除，又如何能逆天行事，将自己的亲哥哥变作丈夫？看来先前的一番说话不过是胡说八道罢了。但觉他可怜，说道：

“你有什么事我能帮得上吗？”那人道：“多谢了，没有！”木婉清沉吟半晌，叹了口气，转过身来，缓缓迈步走开。只听那声音道：

“我要叫段誉做你丈夫，你不能离开我。”木婉清淡淡一笑，向西走了几步，忽然停步，转身问道：“你我素不相识，你怎知道我的心事？你……你识得段郎么？”

青袍客道：“你的心事，我自然知道。”双手衣袖中分别伸出一根细细的黑铁杖，说道：“走吧！”左手铁杖在岩石上一点，已纵身而起，轻飘飘地落在丈许之外。木婉清见他双足凌空，虽只一根铁杖支地，身子却平稳之极，奇道：“你的两只脚……”青袍客道：

“我双足残废已久。好了，从今以后，我的事你不可再问一句。”



木婉清道：“我要是再问呢？”几个字刚出口，突然双腿酸软，摔倒在地，原来青袍客快若飘风般欺近，右手铁杖在她膝弯连点两下，跟着举杖击下，只打得她双腿痛入骨髓，“啊”的一声大叫出来。青袍客接着铁杖连点，解开了她穴道，手法奇快。木婉清急跃而起，怒道：“你这人好生无礼！”扣住袖中短箭，便欲发射。

那青袍客道：“你射我一箭，我打你一记屁股。你射我十箭，我便打你十记。不信就试试。”木婉清心想：“我一箭若射得中，当场便要了他性命，怎么还能打我？这人也不太坏，又很可怜，何必杀他？而且这人武功似乎比南海鳄神还高，多半射他不中。当真打我屁股，那可糟糕。”只听他道：“你不敢射我，就乖乖地听我吩咐，不得有违。”木婉清道：“我见你可怜，不想杀你，不是不敢射。我才不乖乖地听你吩咐呢！”这么说着，右手手指却离开了发箭的机括。

青袍客两根细铁杖代替双足，向前行去。

木婉清跟在他身后，只见他每根铁杖都有七八尺长，跨出一步，比平常人步子长了一倍有余。木婉清提气疾追，勉强方能跟上。青袍客上山过岭，如行平地，却不走山间已有的道路，不论是何乱石荆棘，铁杖一点便迈步而前。这一来可苦了木婉清，衣衫下摆被荆棘撕成一片一片，却也不抱怨示弱。

翻过几个山头，远远望见一座黑压压的大树林。木婉清心道：“到了万劫谷来啦！”问道：“咱们到万劫谷去干吗？”青袍客转过身来，突然铁杖飞出，飕的一下，在她右腿上叩了一记，说道：“你再啰唆不啰唆？”依着木婉清向来的性儿，虽明知不敌，也决不肯受人如此欺侮，但此刻心底隐隐觉得，这青袍客本领如此高强，或许真能助自己达成心愿，便道：“姑娘可不怕你，暂且让你一让。”

青袍客道：“走吧！”他却不钻树洞，绕道山谷旁斜坡，走向谷后。他对谷中途径竟十分熟识，只见他左转右转，越走越远，深入谷后。木婉清到万劫谷来见师叔甘宝宝时，在谷

中曾住了数日。此时青袍客带着她所到之处，她却从未来过，没料想万劫谷中居然还有这等荒凉幽僻的所在。

行了半晌，进入一座大树林中，四周都是参天古木，其时阳光灿烂，林中却黑沉沉地宛若黄昏，越走树林越密，到后来须得侧身而行。再行出数十丈，前面一株株古树互相挤在一起，便如一堵大墙相似，再也走不过去。青袍客左手铁杖伸出，靠在她背上一挥，木婉清身不由主地腾空而起，落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上。却见青袍客已轻飘飘地跃在半空，铁杖在一株大树上一插，身子飞起，越过了树墙。木婉清无此能耐，老老实实地钻过大树枝叶，在树墙彼侧跳下地来。

只见眼前一大片空地，中间孤零零的一间石屋。那石屋模样奇怪，乃以无数块大石砌成，凹凹凸凸，宛然是座小山，前有一个山洞般的门口。青袍客喝道：“进去！”木婉清向石屋内望去，黑黝黝的不知里面藏着什么怪物，如何敢贸然走进？突觉一只手掌按到了背

心，急待闪避，青袍客掌心劲力已吐，将她推进屋去。

她左掌护身，使招“晓风拂柳”，护住面门，只怕黑暗中有什么怪物来袭，只听得轰隆一声，屋门已为什么重物封住。她大吃一惊，抢到门口伸手去推时，着手处粗糙异常，原来是块花岗巨岩。

她双臂运劲，尽力推出，巨岩纹丝不动。木婉清奋力又推，当真便如蜻蜓撼石柱，哪里动摇得了。她大声急叫：“喂，你关我在这里干什么？”只听那青袍客道：“你求我的事，自己也忘了吗？”声音从巨岩边上的洞孔中透进来，倒听得十分清楚。木婉清定了定神，见巨岩堵住屋门，岩边到处露出空隙，有的只两三寸宽，有的却有半尺，但身子万万钻不出去。

木婉清大叫：“放我出来，放我出来！”外面再无声息，凑眼从孔穴中望将出去，遥见青袍客正跃在高空，有如一头青色大鸟般越过了树墙。

☆☆☆

她回过身来，睁大眼睛，见屋角中有桌有床，床上坐着一人，她又是一惊，叫道：

“你……你……”

那人站起身来，走上两步，叫道：“婉妹，你也来了？”语音中充满着惊喜，原来竟是段誉。

木婉清在绝望中乍见情郎，欢喜得几乎一颗心停了跳动，扑将上去，投在他怀里。石屋中光亮微弱，段誉隐约见她脸色惨白，两滴泪水夺眶而出，甚是怜惜，紧紧搂住了她，见她两片樱唇微颤，忍不住低头便吻了下去。两人四唇甫接，同时想起：“咱俩是兄妹，决不可这样。”身子都是一震，立即放开缠接着的双臂，各自退回。两人背靠石室一壁，怔怔对视。木婉清“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段誉柔声安慰：“婉妹，这是上天命中注定，你也不必难过。我有你这样一个妹子，很是欢喜。”木婉清连连顿足，哭道：“我偏要难过，我偏不欢喜！你心中欢喜，你就好没良

心。”段誉叹道：“那有什么法子？当初我没遇到你，那就好了。”

木婉清顿足道：“又不是我想见你的。谁叫你来找我？我没你报讯，也不见得就死在人家手里。你害死了我的黑玫瑰，害得我心中老大不痛快，害得我师父变成了我妈妈，害得你爹爹成为我爹爹，害得你自己变成我的哥哥！我不要，我通统不要。你害得我关在这里，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段誉道：“婉妹，都是我不好。你别生气，咱们慢慢想法子逃出去。”木婉清道：

“我不逃出去，我死在这里也好，死在外边也好，都是一样。我不出去！我不出去！”她刚才还在大叫“我要出去”，可是一会儿便又大叫“我不出去”。段誉知她心情激动，一时无可理喻，便不再说话。

木婉清发了一阵脾气，见他不理，问道：“你干吗不说话？”段誉道：“你要我说什么？”木婉清道：“你说你在这儿干什么？”段誉道：“我徒儿捉了我来……”木婉

清奇道：“你的徒儿？”但随即记起，不由得破涕为笑，笑道：“不错，是南海鳄神。他捉了你来，关在这里？”段誉道：“正是。”木婉清笑道：“你就该摆起师父架子，叫他放你啊。”段誉道：“我说过何止一次，架子也摆得着实不小，但他说只有我反过来拜他为师，方能放我。”木婉清道：“嘿，多半是你的架子摆得不像。”段誉叹道：“或许便是如此，婉妹，你又是给谁捉了来的？”

木婉清于是将那青袍客的事简略一说，但自己要他“将哥哥变成丈夫”这一节，却省了不提。段誉听说这人嘴唇不会动，却会腹中说话，双足残废而奔行如飞，不禁大感有趣，不住追问详情，啧啧称异。

两人说了良久，忽听得屋外喀的一响，洞孔中塞进一只碗来，有人说话：“吃饭吧！”段誉伸手接过，碗中是热烘烘、香喷喷的一碗红烧肉，跟着又递进十个馒头。段誉将肉馒头放在桌上，低声问道：“你说食物里有没毒药？”木婉清道：“他们要杀咱俩，再也容易

不过，不送饭便是了，不必下毒。”

段誉心想不错，肚子也实在饿了，说道：“吃吧！”将红烧肉夹入馒头，先递给木婉清，然后自己吃了起来。外边那人道：“吃完后将碗儿抛出来，自会有人收取。”说罢径自去了。木婉清从洞中望出去，见那人攀援上树，从树墙的另一面跳了下去，心想：“这送饭的身手寻常。”走到段誉身边，和他同吃夹着红烧肉的馒头。

段誉一面吃，一面说道：“你不用担心，伯父和爹爹定会来救咱们。南海鳄神、叶二娘他们武功虽高，未必是我爹爹的敌手。我伯父倘若亲自出马，那更如风扫落叶，定然杀得他们望风披靡。”木婉清道：“哼，他不过是大理国的皇帝而已，武功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不信他能敌得过那青袍怪人。他多半是带领几千铁甲骑兵，攻打进来。”段誉连连摇头，道：“不然，不然！我段氏先祖原是中原武林人士，虽在大理得国称帝，决不敢忘了中原武林的规矩。倘然仗势欺人，倚多为胜，大理段氏



岂不叫天下英雄耻笑？”

木婉清道：“嗯，原来你家中的人做皇帝、王爷，却不肯失了江湖好汉的身分。”段誉道：“我伯父和爹爹时常言道，这叫做为人不可忘本。”木婉清哼了一声，道：“呸！嘴上说得仁义道德，做起事来就卑鄙无耻。爹爹既有了你妈妈，为什么又……又对我师父不起？”段誉一怔，道：“咦！你怎可骂我爹爹！我爹爹不就是你的爹爹么！再说，普天下的王公贵胄，哪一个不是有几位夫人？便有十个八个夫人，也不打紧啊。”

其实方当北宋年间，北为契丹、中为大宋、西北西夏、西南吐蕃、南为大理。大宋皇帝三宫六院，后宫三千，那不必说了，其余四国王公，除正妻外无不广有姬妾，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就算次一等的公侯贵官，也必有姬人侍妾。自古以来，历朝如此，世人早已视作理所当然。

木婉清一听，心头升起一股怒火，重重挥掌打去，正中他右颊，啪的一声，清脆响亮，

只打得他目瞪口呆，手中咬去了一半的馒头也掉在地下，只道：“你……你……”木婉清怒道：“我不叫他爹爹！男子多娶妻室，就是没良心。一个人三心两意，便是无情无义。”段誉抚摸着肿起的面颊，苦笑道：“我是你兄长，你做妹子的，不可对我这般无礼。”木婉清胸中郁怒难宣，提掌又打了过去。

这一次段誉有了防备，脚下一错，使出“凌波微步”，已闪到了她身后。木婉清反手一掌，段誉又已躲开。石室不过丈许见方，但“凌波微步”委实神妙之极，木婉清出掌越来越快，却再也打他不到。木婉清越加气恼，突然“哎哟”一声，假意摔倒，段誉惊道：“怎么了？”俯身伸手去扶。木婉清软洋洋地靠在他身上，左臂勾住他脖子，蓦地里手臂一紧，笑道：“你还逃得了么？”右掌啪的一下，清脆之极地在他左颊上打了一掌。

段誉吃痛，只叫了一声“啊唷”，突然丹田中一股热气急速上升，霎时间血脉贲张，情欲如潮，不可遏止，但觉搂在怀里的姑娘娇喘

细细，幽香阵阵，心情大乱，便往她唇上吻去。

这一吻之下，木婉清登时全身酸软。段誉抱起她身子，往床上放落，伸手解开了她的一个衣扣。木婉清低声说：“你……你是我亲哥哥啊！”段誉神智虽乱，这句话却如晴天一个霹雳，一呆之下，急速放开了她，倒退三步，双手左右开弓，啪啪啪啪，重重地连打自己四个嘴巴，骂道：“该死，该死！”

木婉清见他双目如血，放出异光，脸上肌肉扭动，鼻孔不住一张一缩，惊道：“啊哟！段郎，食物里有毒，咱俩着了人家道儿！”

段誉这时全身发滚，犹如在蒸笼中为人蒸焙相似，听得木婉清说食物中有毒，反而一喜：“原来是毒药迷乱了我本性，致想对婉妹做乱伦之行，倒不是我枉读了圣贤书，突然丧心病狂，如禽兽一般。”

但身上委实热得难忍，将衣服一件件地脱落，脱到只剩一身单衣单裤，便不再脱，盘膝坐下，眼观鼻，鼻观心，强自克制心猿意马。

他自服食了“莽牯朱蛤”，本已万毒不侵，但红烧肉中所混的并非伤人性命的毒药，而是激发情欲的春药。男女大欲，人之天性，这春药只是激发人人有生俱来的情欲，使之变本加厉，难以自制。“莽牯朱蛤”能除万毒，这春药却非毒物，“莽牯朱蛤”对之便无能为力了。

木婉清亦是一般的烦躁炽热，到后来忍无可忍，也除下外裳。

段誉叫道：“你不可再脱，背脊靠着石壁，便可清凉些。”两人都将背心靠住石壁，背心虽然凉了，但胸腹四肢、头脸项颈，却没有一处不是热得火滚。段誉见木婉清双颊如火，说不出的娇艳可爱，一双眼水汪汪的，显然只想扑到自己怀中来。他想：“此刻咱们决心与药性相抗，但人力有时而尽，倘若做出乱伦的行径来，当真丢尽了段家颜面，百死不足以赎此大罪。”说道：“你给我一枝毒箭。”

木婉清道：“干什么？”段誉道：

“我……我如抵挡不住药力，便一箭戳死自

己，免得害你。”木婉清道：“我不给你。”两人却均不知箭上的毒质其实已害他不死。段誉道：“你答允我一件事。”木婉清道：“什么？”段誉道：“我只要伸手碰到你身子，你便一箭射死我。”木婉清道：“我不答允。”段誉道：“求求你，答允了吧。我大理段氏数百年的清誉，不能在我手里坏了。否则我死之后，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

忽听得石室外有声音说道：“大理段氏本来是了不起的，可是到了段正明手中，嘴上仁义道德，实则狼心狗肺，早已全无清誉之可言。”

段誉怒道：“你是谁？胡说八道！”木婉清低声道：“他便是那个青袍怪人。”

只听那青袍客道：“木姑娘，我答允了你，叫你哥哥变作你的丈夫，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必定做到。”木婉清怒道：“你这是下毒害人，跟我求你的事有何相干？”青袍客道：“那碗红烧肉之中，我下了好大份量的‘阴阳和合散’，服食之后，若不是阴阳调和，男女

成为夫妻，那便肌肤寸裂、七孔流血而死。这和合散的药性，一天厉害过一天，到得第八天上，凭你是大罗金仙，也难抵挡。”

段誉怒道：“我跟你无怨无仇，何以使这毒计害我？你要我此后再无面目做人，叫我伯父和父母终身蒙羞，我……宁可死一百次，也决不干那无耻乱伦之行。”

那青袍客道：“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伯父却和我仇深似海。段正明、段正淳这两个小子终身蒙羞，没面目见人，那是再好不过，妙极，妙极！嘿嘿，嘿嘿！”他嘴不能动，笑声从喉头发出来，更是古怪难听。

段誉欲再辩说，一斜眼间，见到木婉清海棠春睡般的脸庞、芙蓉初放般的身子，一颗心怦怦猛跳，几乎连自己心跳的声音也听见了，脑中一阵糊涂，便想：“婉妹和我本有婚姻之约，若不是两人同回大理，又有谁知道她和我是一同胞兄妹？这是上代阴差阳错结成的冤孽，跟咱两个又有甚相干？”想到此处，颤巍巍地便站起身来，只见木婉清手扶墙壁，也正慢慢

站起，突然间心中如电光石火般的一闪：“不可，不可！段誉啊段誉，人兽关头，原只一念之差，你今日倘若失足，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连伯父和父亲也给你害了！”当即大声喝道：

“婉妹，我是你亲哥哥，你是我亲妹子，知道么？你懂不懂《易经》？”

木婉清在迷迷糊糊中，听他突作此问，便道：“什么易经？我不懂。”段誉道：“好！我来教你，这《易经》之学，甚为艰深，你好好听着。”木婉清奇道：“我学来干什么？”段誉道：“你学了之后，大有用处。说不定咱二人便可凭此而脱困境。”

他自觉欲念如狂，当此人兽关头，千钧一发，要是木婉清扑过身来稍加引诱，堤防非崩溃不可，是以想到要教她《易经》。只盼一个教，一个学，两人心有专注，便不去想那男女之事，说道：“《易经》的基本，在于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你知道八卦的图形么？”木婉清道：“不知道，烦死啦！段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段誉道：“我是你哥哥，别叫我段郎，该叫我大哥。我把八卦图形的歌诀说给你听，你要用心记住。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木婉清依声念了一遍，问道：“水盂饭碗的，干什么？”段誉道：“这说的是八卦形状。要知八卦的含义，天地万物，无所不包，就一家人来说吧，乾为父，坤为母，震是长子，巽是长女……咱俩是兄妹，我是‘震’卦，你就是‘巽’卦了。”

木婉清懒洋洋地道：“不，你是乾卦，我是坤卦，两人结成夫妻，日后生儿育女，再生下震卦、巽卦来……”段誉听她言语滞涩娇媚，不由得怦然心动，惊道：“你别胡思乱想，再听我说。”木婉清道：“你……你坐到我身边来，我就听你说。”

只听那青袍客在屋外说道：“很好，很好！你两人成了夫妻，生下儿女，我就放你们出来。我不但不杀你们，还传你二人一身武功，叫你夫妻横行天下。”段誉怒道：“到得



最后关头，我自会在石壁上一头撞死，我大理段氏子孙，宁死不辱，你想在我身上报仇，再也休想。”青袍客道：“你死也好，活也好，我才不理呢。你们倘若自寻死路，我将你们二人的尸体剥得赤条条的，身上一丝不挂，写明是大理段正明的侄儿侄女，段正淳的儿子女儿，私下通奸，遭人撞见，以致羞愤自杀。我将你二人的尸身用盐腌了，先在大理市上悬挂三日，然后再到汴梁、洛阳、临安、广州到处去示众。”

段誉怒极，大声喝道：“我段家到底怎样得罪了你，你要如此恶毒报复？”

青袍客道：“我自己的事，何必跟你这小子说？”说了这两句话，从此再无声息。

段誉情知和木婉清多说一句话，便多一分危险，面壁而坐，思索“凌波微步”中一步步复杂的步法，昏昏沉沉地过了良久，忽想：

“那石洞中的神仙姊姊比婉妹美丽十倍，我若要娶妻，只有娶得那位神仙姊姊，这才不枉了。”迷糊中转过头来，只见木婉清活色生

香，娇媚万状，委实比那冷冰冰的神仙姊姊可爱得多，忍不住想：“人死之后，一了百了，身后是非，如何能管得？”转念又想：“爹娘和伯父对我何等疼爱，如何能令段门贻笑天下？”

忽听木婉清道：“段郎，我要用毒箭自杀了，免得害你。”段誉叫道：“且慢，咱兄妹便是死了，这万恶之徒也不肯放过咱们。此人阴险毒辣，比之玩弄小儿的叶二娘、挖人心脏的南海鳄神更加恶毒！不知他到底是谁？”

只听得那青袍客的声音说道：“小子倒也有点见识。老夫位居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便是我！”

## 八 虎啸龙吟

镇南王府内堂之中，善阐侯高昇泰还报，钟万仇夫妇及秦红棉已离府远去。镇南王妃刀白凤挂念爱子，说道：“皇上，那万劫谷的所在，皇上可知道么？”保定帝段正明道：“万劫谷这名字，今日首次听见，但想来离大理不远。”刀白凤急道：“听那钟万仇之言：似乎

这地方甚为隐秘，只怕不易寻找。誉儿要是在敌人手中久了……”保定帝微笑道：“誉儿娇生惯养，不知人间险恶，让他多经历一些艰难，磨练磨练，也未始没有益处。”刀白凤甚是焦急，却已不敢多说。

保定帝向段正淳道：“淳弟，拿些酒菜出来，犒劳犒劳咱们。”段正淳道：“是！”吩咐下去，片刻间便是满席山珍海味。保定帝命各人同席共饮。

大理是南鄙小邦，国中百族杂处，摆夷族人数最多，镇南王妃刀白凤便是摆夷人。国人受中原教化未深，诸般朝仪礼法，本就远较大宋宽简。保定帝更为人慈和，只消不是在朝廷庙堂之间，一向不喜拘礼，因此段正淳夫妇与高昇泰三人便入座下首相陪。

饮食之间，保定帝绝口不提适才事情。刀白凤双眉深蹙，食而不知其味。黎明时分，门外侍卫禀道：“巴司空参见皇上。”保定帝道：“进来！”门帷掀起，一个又瘦又矮的黑汉子走了进来，躬身向保定帝行礼，说道：

“启奏皇上：那万劫谷过善人渡后，经铁索桥便到了，须得自一株大树洞中进谷。”

刀白凤拍手笑道：“早知有巴司空出马，哪有寻不到敌人巢穴之理？我也不用担这半天心啦。”那黑汉子微微躬身，道：“王妃过奖。巴天石愧不敢当。”

这黑瘦汉子巴天石虽形貌不扬，却是个十分精明能干的人物，曾为朝廷立下不少功劳，目下在大理国位居司空。司徒、司马、司空三公之位，在朝中极为尊荣。巴天石武功卓绝，尤其擅长轻功，这次奉保定帝之命探查敌人的驻足之地，他暗中跟踪钟万仇一行，果然查到了万劫谷的所在。

保定帝微笑道：“天石，你坐下吃个饱，咱们这便出发。”巴天石深知皇上不喜人对他跪拜，对臣子爱以兄弟朋友称呼，倘若臣下过分恭谨，他反要着恼，当下答应一声，捧起饭碗便吃。他身材瘦瘦小小，滴酒不饮，饭量却大得惊人，片刻间便连吃了七大碗饭。段氏兄弟、高昇泰和他相交日久，自不以为异。

巴天石一吃完，站起身来，伸衣袖一抹嘴上油腻，说道：“臣巴天石引路。”当先走出。保定帝、段正淳夫妇、高昇泰随后鱼贯而出。出得镇南王府，见褚古傅朱四大护卫已牵了马匹在门外侍候，另有数十名从人捧了保定帝等的兵刃站在其后。

段氏祖先是凉州人氏，以中原武林世家在大理得国，数百年来不失祖宗遗风。段正明、正淳兄弟虽富贵无极，仍时时微服出游，遇到武林中人前来探访或寻仇，也必按照武林规矩对待，从不摆皇室架子。保定帝这日御驾亲征，众随从见得多了，人人均已换上常服，在不识者眼中，只道是缙绅大户带了从人出游而已。

刀白凤见巴天石的从人之中，有二十几名带着大斧长锯，笑问：“巴司空，咱们去做木匠起大屋吗？”巴天石道：“锯树拆屋。”

一行人所乘都是骏马，奔行如风，未到日中，已抵万劫谷外的树林。巴天石指挥从人，将挡路的大树砍倒锯开。来到谷口，保定帝指

着那株漆着“姓段者入此谷杀无赦”的大树，笑道：“这万劫谷主人，跟咱家好大的怨仇哪！”段正淳却知钟万仇是怕自己进谷去探访甘宝宝，向妻子斜目瞧去，见她只是冷笑。

四名汉子提着大斧抢上，片刻间便将那株数人合抱的大树砍倒了。

巴天石命众人牵马在谷口相候。

褚、古、傅、朱四大护卫当先而行，其后是巴天石与高昇泰，又其后是镇南王夫妇，保定帝走在最后。进得万劫谷后，四下静悄悄的，无人出迎。巴天石按照江湖规矩，手持段正明、段正淳两兄弟的名帖，大踏步来到正屋之前，朗声说道：“大理国段氏兄弟，前来拜会钟谷主。”

话声甫毕，左侧树丛中突然蹿出一条长长人影，迅捷绝伦地扑到，伸手向巴天石手中的名帖抓来。巴天石向右错出三步，喝道：“尊驾是谁？”那人正是“穷凶极恶”云中鹤，一抓不中，更不停步，又向巴天石扑去。巴天石见他轻功了得，有心要跟他较量较量，当下又

向前抢出三步。云中鹤跟着追了三步。巴天石发足便奔，云中鹤随后追去。一个矮，一个高，霎时间在屋外绕了三个圈子。云中鹤步幅奇大，但巴天石一跳一跃，脚步起落却比他快得多，两人之间始终相距数尺。云中鹤固然追他不到，巴天石却也避他不脱。两人一向都自负轻功天下无匹，此刻陡然间遇上劲敌，均是心下暗惊。两人越奔越快，衣襟带风，发出呼呼声响，虽只两人追逐，旁人看来，便如五六人绕圈而行一般。到得后来，两人相距渐远，变成了绕屋奔跑，已不知是云中鹤在追巴天石，还是巴天石在追云中鹤。倘若巴天石追到了云中鹤背后，这场轻功比试自然是他胜了，但云中鹤猛地发劲，又将巴天石抛落数丈。

只听得呀的一声，正屋大门打开，钟万仇走了出来。巴天石足下不停，暗运内劲，右手送出，名帖平平向钟万仇飞了过去。

钟万仇伸手接住，怒道：“姓段的，你既按江湖规矩前来拜山，干吗毁我谷门？”

褚万里喝道：“皇上至尊，岂能钻你这树

洞地道？”

刀白凤悬念爱子，忍不住问道：“我的孩儿呢？你们将他藏在哪里？”

屋中忽又跃出一个女子，尖声道：“你来迟了！这姓段的小子，我们已将他开膛破肚，喂了狗啦！”她双手各持一刀，刀身细如柳叶，发出蓝印印的光芒，正是见血即毙的修罗刀。

这两个女子十八九年之前便因妒生恨，结下极深的怨仇。刀白凤明知秦红棉所言非实，但听她将自己独生爱子说得如此惨酷，旧恨新怒齐迸，冷冷地道：“我是问钟谷主，谁来跟下贱女人说话？”蓦地里当当两声响，秦红棉双刀齐出，快如飘风般近前，向她急砍两刀。这“十字斫”是她成名绝技，不知有多少江湖好汉曾丧在她修罗双刀这毒招之下。刀白凤抽出拂尘，及时格开，身形转处，尘尾点向她后心。

段正淳好生尴尬，一个是结发爱妻，一个是昔日情侣。他对刀白凤钟情固深，对秦红棉



却也旧恩难忘，但见两女一动上手便生死相搏，不论是谁受伤，自己都是终生之恨，喝道：“且慢动手！”斜身欺近，拔出长剑，要格开两人兵刃。

钟万仇一见到段正淳便满肚子怒火，呛啷啷大环刀出手，向他迎头砍去。褚万里道：

“不劳王爷动手，待小人料理他！”铁杆挥出，戳向钟万仇头颈。他原来的铁杆给叶二娘拗断了，此时所使是赶着新铸的。钟万仇骂道：“我早知姓段的就只仗着人多势众。”

段正淳笑道：“万里退下，我正要见识见识钟谷主的武功。”长剑挺出，弹开褚万里的铁杆，顺势从钟万仇大环刀的刀背上掠下，直削他手指。这一招弹、掠、削三式一气呵成，中间没半分变招痕迹。钟万仇一惊：“这段贼剑法好生凌厉。”收起怒火，横刀守住门户，强敌当前，已不敢浮嚣轻忽。

段正淳挺剑疾刺，钟万仇见来势凌厉，难以硬挡，向后跃开三步。段正淳只求他不过来纠缠，闪身抢近刀白凤和秦红棉，只见秦红棉

刀法已微见散乱，刀白凤步步进逼。蓦地里嗤嗤连响，秦红棉接连射出三枝毒箭。她这短箭形状和木婉清所发的相同，手法却高明得多，三枝箭分射左右中，叫对方难以闪避。刀白凤纵身高跃，三枝短箭都从她脚底飞过，不料她身子尚在半空，又有三枝箭射来，第一枝射她小腹，第二枝射她双足之间，第三枝却是对准了她足底。其时刀白凤无法再向上跃，身子落下来时，三枝箭正好射中她头、胸、腹三处，委实毒辣之极。

刀白凤心下惊惶，拂尘急掠，卷开了第一枝毒箭，身子急速落下，眼看第二枝、第三枝箭对准胸膛，小腹射到，已万难闪避挡格。突然眼前白光急闪，一柄长剑自下而上地在她面前掠过，将这两枝短箭斩为四截，同时有人晃身挡在她身前，正是段正淳抢过来救了她性命。倘若他出剑稍有不准，斩不到短箭，这两枝短箭势必都钉在他身上。

这一下刀白凤和秦红棉都吓得脸色惨白，心中怦怦乱跳。刀白凤叫道：“我不领你的

情！”闪身绕过丈夫，挥拂尘向秦红棉抽去。她恨极秦红棉手段阴毒，拂尘斜扫直击，叫对方缓不出手来发射毒箭。秦红棉适才这两箭险些射中段正淳，又见他不顾性命地相救妻子，偏心已极，惊慌再加气苦，登时挡不住拂尘的急攻。刀白凤拂尘一招“凤栖于梧”，向她头顶击落，秦红棉急向右闪，刀白凤左掌正好同时击出，眼见便可正中秦红棉胸口，立时便要打得她狂吐鲜血。手掌离她胸口尚有半尺，忽然旁边一只男子手掌伸将过来，将她这一掌掠开了，正是段正淳出手相救，说道：“凤凰儿，别这么狠！”

秦红棉一怔，怒道：“什么凤凰儿、孔雀儿，叫得这般亲热！”左手刀向段正淳肩头砍落。刀白凤也正恼丈夫相救情妇，掠开自己势必中敌的一招，挥拂尘向他脸上扫去。

二女同时出手，同时见到对方向段正淳攻击，齐叫：“啊哟！”同时要回护郎君。刀白凤拂尘转向，去挡格修罗刀；秦红棉飞足向刀白凤踢去，要她收转拂尘。

段正淳斜身闪开，砰的一声，秦红棉这一脚重重踢中在他臀上。刀白凤怒道：“你干吗踢我丈夫？”秦红棉道：“段郎，我不是故意的，你……你很疼吗？”段正淳故意让秦红棉踢中，好让她消气，装腔作势大叫：“哎唷！痛死我啦！”蹲下身来。

钟万仇瞧出便宜，举刀搂头向段正淳劈落。刀白凤叫道：“住手！”秦红棉叫道：

“打他！”拂尘与修罗刀齐向钟万仇攻去。钟万仇只得回刀招架，大叫：“姓段的臭贼，你这老白脸，靠女人救你性命，算什么好汉？”段正淳哈哈大笑，倏地跃起，唰唰唰三剑，只逼得钟万仇踉跄倒退。秦红棉一怔，怒道：

“你没受伤，装假！”刀白凤也道：“这家伙最会骗人，怎能信他？”秦红棉叫道：“看刀！”刀白凤叫道：“打他！”这一次二女却是联手向段正淳进攻。

保定帝见兄弟跟两个女人纠缠不清，摇头暗笑，向褚万里道：“你们进去搜搜！”褚万里应道：“是！”

褚、古、傅、朱四人奔进屋门。古笃诚左足刚跨过门槛，突觉头顶冷风飒然。他左足未曾踏实，右足跟疾撑，已倒退跃出，只见一片极薄极阔的刀刃从面前直削下去，相距不过数寸，只要慢得顷刻，就算脑袋幸而不致一分为二，至少鼻子也得削去了。古笃诚背上冷汗直流，看清楚忽施暗袭的是个面貌俊秀的中年女子，正是“无恶不作”叶二娘。她这薄刀作长方形，薄薄的一片，四周全都锋利无比，她抓着短短的刀柄，略加挥舞，便卷成一圈圆光。古笃诚起初这一惊着实厉害，略一定神，大声呼喝，挥起板斧，便往她薄刀上砍去。叶二娘的薄刀不住旋转，不敢和板斧这等沉重的兵刃相碰。古笃诚使出七十二路乱披风斧法，双斧直上直下地砍去。叶二娘阴阳怪气，说几句调侃的言语。朱丹臣见她好整以暇，刀法却诡异莫测，生怕时候一长，古笃诚抵敌不住，挺判官双笔上前夹击。

其时巴天石和云中鹤二人兀自在大兜圈子，两人轻功相若，均知非一时三刻能分胜

败，这时所较量者已是内力高下。巴天石奔了这百余个圈子，已知云中鹤的下盘功夫飘逸有余，沉凝不足，不如自己一弹一跃之际行有余力，只消陡然停住，击他三掌，他势必抵受不住。但巴天石一心要在轻功上考较他下去，不愿以拳脚功夫取胜，仍一股劲儿地奔跑。

忽听得一人粗声骂道：“妈巴羔子的，吵得老子睡不着觉，是那儿来的兔崽子？”只见南海鳄神手持鳄嘴剪，一跳一跳地跃近。

傅思归喝道：“是你师父的爹爹来啦！”南海鳄神喝道：“什么我师父的爹爹？”傅思归指着段正淳道：“镇南王是段公子的爹爹，段公子是你的师父，你想赖么？”南海鳄神虽恶事多为，却有一桩好处，说过了的话向来算数，一闻此言，气得脸色焦黄，可不敢公然否认，喝道：“我拜我的师父，跟你龟儿子有甚相干？”傅思归笑道：“我又不是你儿子，为什么叫我龟儿子？”

南海鳄神一怔，想了半天，才知他是绕着弯儿骂自己为乌龟，一想通此点，哇哇大叫，

鳄嘴剪啪啪啪地向他夹去。此人头脑迟钝，手脚可着实快速，鳄嘴剪中一口森森白牙，便如狼牙棒上的尖刺相似。傅思归一根熟铜棍接得三招，便觉双臂酸麻。褚万里长杆扬动，杆上连着的钢丝软鞭荡出，向南海鳄神脸上抽去，南海鳄神掏出鳄尾鞭挡开。

保定帝眼看战局，己方各人均无危险，对高昇泰道：“你在这儿掠阵。”

高昇泰道：“是！”负手站在一旁。

保定帝走进屋中，叫道：“誉儿，你在这里么？”不听有人回答。他推开左边厢房门，又叫道：“誉儿，誉儿！”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从门背后转了出来，脸色惊惶，问道：“你……你是谁？”保定帝道：“段公子在哪里？”那少女道：“你找段公子干吗？”保定帝道：“我要救他出去！”

那少女摇头道：“你救他不出的。他给人用大石堵在石屋之中，门口又有人看守。”保定帝道：“你带我去。我打倒看守之人，推开大石，就救他出来了。”那少女摇头道：“不

成！我如帶了你去，我爹爹要杀我的。”保定帝问：“你爹爹是谁？”那少女道：“我姓钟，我爹爹就是这里的谷主。”这少女便是从无量山逃回来的钟灵。

保定帝点了点头，心想对付这样一个少女，不论用言语套问，或以武力胁逼，均不免有失身分。段誉既在此谷中，总不难寻到，于是从屋中回出，要另行觅人带路。

☆☆☆

段誉和木婉清在石屋之中，听说门外那青袍客竟是天下第一恶人“恶贯满盈”，大惊之下，扑向对方，搂在一起。段誉低声道：“咱们原来落在‘天下第一恶人’手中，那真糟之极矣！”木婉清“唔”的一声，将头钻在他怀中。段誉轻抚她头发，安慰道：“别怕。”

两人上下衣衫均已汗湿，便如刚从水中爬起来而肌肤密贴一般。两人全身火热，体气蒸薰，闻在对方鼻中，更增诱惑。一个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个是情苗深种的少女，就算没受春药激动，也已把持不定，何况“阴阳和合



散”霸道异常，能令端士成为淫徒，贞女化作荡妇，只教心神一迷，圣贤也成禽兽。此时全仗段誉一灵不昧，念念不忘于段氏的清誉令德，这才勉力克制。

青袍客得意之极，怪声大笑，说道：“你兄妹二人快些成其好事，早一日生下孩儿，早一日得脱牢笼。我去也！”说罢，越过树墙而去。

段誉大叫：“岳老三，岳老二！你师父有难，快快前来相救。”叫了半天，却哪里有人答应？

寻思：“当此危急之际，便是拜他为师，也说得不得了。拜错恶人为师，不过是我一人之事，须不致连累伯父和爹爹。”又纵声大叫：“南海鳄神，我情愿拜你为师了，愿意做南海派的传人，你快来救你徒弟啊。我死之后，你可没徒弟了。”乱叫乱喊了一阵，始终不闻南海鳄神的声息，突然想到：“啊哟不好！南海鳄神最怕的便是他这个老大‘恶贯满盈’，就算听到我叫唤，也不敢来救。”心中不住叫

苦。

木婉清忽道：“段郎，我和你成婚之后，咱们第一个孩儿，你喜欢男的还是女的？”段誉迷迷糊糊地答道：“男的！”

忽然石屋外一个少女的声音接口道：“段公子，你是她哥哥，决不能跟她成婚。”段誉一楞，道：“你……你是钟姑娘么？”那少女正是钟灵，说道：“是我啊。我偷听到了这青袍恶人的话，我定要想法子救你和木姊姊。”段誉大喜，道：“那好极了，你去偷毒药的解药给我。”木婉清怒道：“钟灵你这小鬼快走开，谁要你救？”钟灵道：“我还是想法子推开这大石头，先救你们出来的好。”段誉道：“不，不！你去偷解药。我……我抵受不住，快……快要死了。”钟灵惊道：“什么抵受不住？你肚子痛吗？”段誉道：“不是肚子痛。”钟灵又问：“你是头痛么？”段誉道：“也不是头痛。”钟灵道：“那你什么地方不舒服？”

段誉情欲难遏之事，如何能对这小姑娘说

得出口？只得道：“我全身不舒服，你只想法子去盗来解药便了。”钟灵皱眉道：“你不说病状，我就不知道要寻什么解药。我爹爹解药很多，但得先知你是肚痛、头痛，还是心痛。”段誉叹了口气道：“我什么也不痛。我是……我是服了一种叫做‘阴阳和合散’的毒药。”钟灵拍手道：“你知道毒药的名字，那就好办了。段大哥，我这就去跟爹爹要解药。”

她匆匆爬过树墙，便去缠着父亲拿那“阴阳和合散”的解药。那“阴阳和合散”是青袍客的药物，但钟万仇一听名字，就知是什么玩意儿，马脸一沉，斥道：“小女娃娃，东问西问这些不打紧的东西干吗？你再胡说八道，我老大耳括子打你。”钟灵急道：“不是胡说八道……”

便在此时，保定帝等一千人攻进万劫谷来，钟万仇忙出去应敌，将钟灵一人留在屋内。她听得屋外兵刃交作，斗得厉害，也不去理会，自在父亲的藏药之所东翻西找。钟万仇

的数百个药瓶之上都贴有药名，但偏偏就不见“阴阳和合散”的解药。正不知如何是好，听得有人进来，出去一看，便遇到了保定帝。

保定帝想寻人带路，一时却不见有人，忽听得身后脚步声响，回头见是钟灵奔来，当即停步等候。钟灵奔近，说道：“我找不到解药，还是带你去吧！不知你能不能推开那块大石头。”保定帝莫名其妙，问道：“什么解药？”钟灵道：“你跟我来便知道了。”

万劫谷中道路曲折，但在钟灵带领之下，片刻即至。保定帝托着钟灵手臂，也不见他纵身跳跃，突然间凌空而起，平平稳稳地越过树墙。钟灵拍手赞道：“妙极，妙极！你好像会飞！啊哟，不好！”

但见石屋之前端坐着一人，正是那青袍怪客！

钟灵对这个半死半活之人最是害怕，低声道：“咱们快走，等这人走了再来。”保定帝见了这青袍怪人也极感诧异，安慰她道：“有我在这里，你不用怕。段誉便是在这石屋之

中，是不是？”钟灵点了点头，缩在他身后。

保定帝缓步上前，说道：“尊驾请让一步！”青袍客便如不闻不见，凝坐不动。

保定帝道：“尊驾不肯让道，在下无礼莫怪。”侧身从青袍客左侧闪过，右掌斜起，按住巨石，正要运劲推动，只见青袍客从腋下伸出一根细细的铁杖，点向自己“缺盆穴”。铁杖伸到离他身子尺许之处便即停住，不住颤动，只待保定帝劲力一发，胸腹间门户大开，铁杖点将过来，便无可闪避。保定帝一凛：

“这人点穴功夫高明之极，却是何人？”右掌微扬，劈向铁杖，左掌从右掌底穿出，又已按在石上。青袍客铁杖移位，指向他“天池穴”。保定帝掌势如风，连变七次方位，青袍客跟着移动铁杖，每一次均虚点穴道，制住形势，令他虽手按大石，却不敢发劲。

两人接连变招，青袍客总使得保定帝无法运劲推石，认穴功夫之准，保定帝自觉与己不相伯仲，犹在兄弟段正淳之上。他左掌斜削，突然间变掌为指，嗤的一声响，使出一阳指

力，疾点铁杖，这一指倘若点实了，铁杖非弯曲不可。不料那铁杖也是嗤的一声点来，两股力道在空中一碰，保定帝退了一步，青袍客也身子一晃。保定帝脸上红光微闪，青袍客脸上则隐隐透出一层青气，均是一现即逝。

保定帝大奇，心想：“这人武功不但奇高，而且与我显然颇有渊源。他这杖法明明跟一阳指有关。”当即拱手道：“前辈尊姓大名，盼能见示。”只听一个声音响道：“你是段正明吧？这些年来倒没老了。”保定帝见他口唇丝毫不动，居然能够说话，更加诧异，说道：“在下段正明。”青袍客道：“哼，你便是大理国当今保定帝？”保定帝道：“正是。”青袍客道：“你的武功和我相较，谁高谁下？”

保定帝沉吟半晌，说道：“武功是你稍胜半筹，但若当真动手，我能胜你。”青袍客道：“不错，我终究是吃了身子残废的亏。唉，想不到你坐上了这位子，这些年来竟丝毫没搁下练功。”他腹中发出的声音虽怪，仍听

得出语音中充满了怅恨之情。

保定帝猜不透他来历，心中霎时间转过了无数疑问。忽听得石屋内传出一声声急躁的嘶叫，正是段誉的声音，保定帝叫道：“誉儿，你怎么了？不必惊慌，我就来救你。”钟灵惊道：“段大哥，段大哥！”

原来段誉和木婉清受猛烈春药催激，越来越难与情欲相抗拒。到后来木婉清神智迷糊，早忘了段誉是亲哥哥，只叫：“段郎，抱我，抱住我！”她是处女之身，于男女之事一知半解，但觉燥热难当，非要段誉搂抱住了不可，便向段誉扑去。段誉叫道：“使不得！”闪身避开，脚下自然而然地使出了凌波微步。木婉清一扑不中，斜身摔在床上，便晕了过去。

段誉接连走了几步，内息自然而然地顺着经脉运行，愈走愈快，胸口郁闷无比，似乎透不过气来，忍不住大叫一声。这一声叫，郁闷竟然略减，当下他走几步，呼叫一声，情欲之念倒是淡了，保定帝和青袍客在屋外的对答，以及保定帝叫他不必惊慌的言语，却都已听而

不闻。

青袍客道：“这小子定力不错，服了我的‘阴阳和合散’，居然还能支撑到这时候。”保定帝吃了一惊，问道：“那是什么毒药？”青袍客道：“不是毒药，只不过是一种猛烈的春药而已。”保定帝道：“你给他服食这等药物，其意何居？”青袍客道：“这石屋之中，另有一个女子，是段正淳的私生女儿，段誉的胞妹。”

保定帝一听之下，不由得一惊，他修养再好，也禁不住勃然大怒，长袖挥处，嗤的一指向他点去。青袍客横杖挡开，保定帝第二指又已点出，这一指直趋他喉下七突穴，那是致命死穴，料想他定要全力反击。

哪知青袍客“嘿嘿”两声，既不闪避，也不招架。保定帝见他不避不架，心中大疑，立时收指，问道：“你为何甘愿受死？”青袍客道：“我死在你手下，那就再好不过，你的罪孽，又深了一层。”保定帝问道：“你到底是谁？”青袍客低声说了一句话。



保定帝一听，脸色立变，道：“我不信！”青袍客将右手中的铁杖交于左手，右手食指嗤的一声，向保定帝点去，保定帝斜身闪开，还了一指。青袍客以中指直戳，保定帝脸色凝重，以中指相还。青袍客第三招以无名指横扫，第四招以小指轻挑，保定帝一一照式还报。到得第五招时，青袍客以大拇指捺将过来，五指中大拇指最短，因而也最为迟钝不灵，然而指上力道却是最强，保定帝不敢怠慢，大拇指一翘，也捺了过去。

钟灵在一旁看得好生奇怪，忘了对青袍客的畏惧之意，笑道：“你们两个在猜拳么？你伸一指，我伸一指的，却是谁赢了？”一面说，一面走近身去。蓦地里一股劲风无声无息地袭到，钟灵一怔之际，左肩剧痛，几欲晕倒。保定帝反手挥掌，将她身子平平推出，跟着向后纵跃，将她扶住，说道：“站着别动。”钟灵怔怔地道：“他……他要杀我？”保定帝摇头道：“不是。我和他在比试武功，旁人不能走近。”伸掌在她背心上轻抚数下。

那青袍客道：“你信了没有？”保定帝抢上数步，躬身道：“正明参见前辈！”青袍客道：“你只叫我前辈，是不肯认我呢，还是意下犹有未信？”保定帝道：“正明身为一国之主，言行自当郑重。正明无子，这段誉身负宗庙社稷的重寄，请前辈释放。”青袍客道：

“我正要大理段氏乱伦败德，断子绝孙。我好不容易等到今日，岂能轻易放手？”保定帝厉声道：“段正明万万不许！”

青袍客道：“嘿嘿！你自称是大理国皇帝，我却只当你是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你有胆子，尽管去调神策军、御林军来好了。我跟你讲，我势力固然远不如你，可是要先杀段誉这小贼却易如反掌。你此刻跟我动手，数百招后或能胜得了我，但想杀我，却也千难万难。我只要不死，你便救不了段誉性命。”

保定帝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知他这话不假。别说去调神策军、御林军来，自己只须再多一个帮手，这青袍客抵敌不住，便会立时加害段誉，何况以此人身分，也决不能杀了他，

说道：“你要如何，方能放人？”青袍客道：

“不难！你只须答允去天龙寺出家为僧，将大位让我，我便解了段誉体内药性，还你一个鲜龙活跳、德行无亏的好侄儿。”保定帝道：

“祖宗基业，岂能随便拱手送人？”

青袍客道：“嘿嘿，这是你的基业，还是我的基业？物归原主，岂是随便送人？我不追究你谋朝篡位的大罪，已算宽宏大量之极了。你若执意不肯，不妨耐心等候，等段誉和她胞妹生下一男半女，我便放他。”保定帝道：

“那你还是趁早杀了他的好。”

青袍客道：“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路。”

保定帝问道：“什么？”青袍客道：“第一条路，你突施暗算，猝不及防地将我杀了，那你自可放他出来。”保定帝道：“我不能暗算于你。”青袍客道：“你就想暗算，也未必能成。第二条路，你叫段誉自己用一阳指功夫跟我较量，只须胜得了我，他自己不就走了吗？嘿嘿，嘿嘿！”

保定帝怒气上冲，忍不住便要发作，终于

强自抑制，说道：“段誉不会丝毫武功，更没学过一阳指功夫。”青袍客道：“大理段正明的侄子不会一阳指，有谁能信？”保定帝道：

“段誉幼读诗书佛经，心地慈悲，坚决不肯学武。”青袍客道：“又是一个假仁假义、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这样的人若做大理国君，实非苍生之福，早一日杀了倒好。”

保定帝厉声道：“前辈，是否另有其他道路可行？”青袍客道：“当年我若有其他道路可行，也不至落到这般死不死、活不活的田地。别人不给我路走，我为什么要给你路走？”

保定帝低头沉吟半晌，猛地抬起头来，一脸刚毅肃穆之色，叫道：“誉儿，我便设法来救你。你可别忘了自己是段家子孙！”

只听石屋内段誉叫道：“伯父，你进来一指……一指将我处死了吧。”这时他已停步，靠在封门大石上稍息，已听清楚了保定帝与青袍客后半段的对答。保定帝厉声道：“什么？你做了败坏我段氏门风的行径么？”段誉道：

“不！不是，侄儿……侄儿燥热难当，活……活不成了！”

保定帝朗声道：“生死有命，任其自然。”托住钟灵手臂，奔过空地，跃过树墙，说道：“小姑娘，多谢你带路，日后当有报答。”循着原路，来到正屋之前。

只见褚万里和傅思归双战南海鳄神，仍然胜败难分。朱丹臣和古笃诚那一对却给叶二娘的方刀逼得渐渐支持不住。那边厢云中鹤脚下虽仍丝毫不缓，但大声喘气，有若疲牛，巴天石却一纵一跃，轻松自在。高昇泰负着双手踱来踱去，对身旁的激斗似乎漠不关心，其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神笼罩全局，己方只要无人遇险，就用不着出手相援。段正淳夫妇与秦红棉、钟万仇四人却已不见。

保定帝问道：“淳弟呢？”高昇泰道：“镇南王逐开了钟谷主，和王妃一起找寻段公子去了。”保定帝纵声叫道：“此间诸事另有计较，各人且退！”

巴天石陡然驻足，云中鹤直扑过来，巴天

石砰的一掌，击将出去。云中鹤双掌一挡，只感胸中气血翻涌，险些喷出血来。他强自忍住，双眼望出来模糊一片，已看不清对手拳脚来路。巴天石却并不乘胜追击，嘿嘿冷笑，说道：“领教了。”

只听左首树丛后段正淳的声音说道：“这里也没有，咱们再到后面去找。”刀白凤道：“找个人来问问就好了，谷中怎地一个下人也没有。”秦红棉道：“我师妹叫他们都躲起来啦。”保定帝和高昇泰、巴天石三人相视一笑，均觉镇南王神通广大，不知使上了什么巧妙法儿，竟叫这两个适才还在性命相扑的女子联手同去找寻段誉。只听段正淳道：“那么咱们去问你师妹，她一定知道誉儿关在什么地方。”刀白凤怒道：“不许你去见甘宝宝。不怀好意！”秦红棉道：“我师妹说过了，从此永远不再见你面。”

三人说着从树丛中出来。段正淳见到兄长，问道：“大哥，救出……找到誉儿了么？”他本想说“救出誉儿”，但不见儿子在

侧，便即改口。保定帝点头道：“找到了，咱们回去再说。”

褚万里、朱丹臣等听得皇上下旨停战，均欲住手，但叶二娘和南海鳄神打得兴起，缠住了恶战不休。保定帝眉头微蹙，说道：“咱们走吧！”

高昇泰道：“是！”怀中取出铁笛，挺笛指向南海鳄神咽喉，跟着扬臂反手，横笛扫向叶二娘。这两记笛招都是攻向敌人极要紧的空隙。南海鳄神一个筋斗避过，啪的一声，铁笛重重击中叶二娘左臂。叶二娘大叫一声，忙飘身逃开。

高昇泰的武功其实并不比这两人强了多少，但他旁观已久，心中早已拟就了对付这两人的绝招。这招似乎纯在对付南海鳄神，其实却是佯攻，突然出其不意地给叶二娘来一下狠的，以报前日背上那一掌之仇。看来似乎轻描淡写，随意挥洒，实则这一招在他心中已盘算了无数遍，实是毕生功力之所聚，已然出尽全力。

南海鳄神圆睁豆眼，又惊又佩，说道：

“妈巴羔子，好家伙，瞧你不出……”下面的话没再说下去，意思自然是说：“瞧你不出，居然胜了我三妹，老子只怕还不是你这小子的对手。”

刀白凤问保定帝道：“皇上，誉儿怎样？”保定帝心下担忧，但丝毫不动声色，淡然道：“没什么。眼前是个让他磨练的大好机会，过得几天自会出来，一切回宫再说。”说着转身便走。

巴天石抢前开路。段正淳夫妇跟在兄长之后，其后是褚、古、傅、朱四护卫，最后是高昇泰。他适才这凌厉绝伦的一招镇慑了敌人，南海鳄神虽然凶悍，却也不敢上前挑战。

段正淳走出十余丈，忍不住回头向秦红棉望去，秦红棉也怔怔地正瞧着他背影，四目相对，不由得都痴了。

只见钟万仇手执大环刀，气急败坏地从屋后奔出来，叫道：“段正淳，你这次没见到我夫人，算你运气好，我就不来难为你。我夫人



已发了誓，以后决不再见你。不过……不过那也靠不住，她要是见到你这家伙，说不定他妈的又……总而言之，你不能再来！”他和段正淳拚斗，数招不胜，便即回去守住夫人，以防段正淳前来勾引。听得夫人立誓决不再见段正淳之面，心下大慰，忙奔将出来，将这句要紧之极的言语说了。

段正淳心下黯然，暗道：“为什么？为什么再也不见我面？你已是有夫之妇，我岂能再败坏你的名节？大理段二虽然风流好色，却非卑鄙无耻之徒。让我再瞧瞧你，就算咱两人离得远远的，一句话也不说，那也好啊。”回过头来，见妻子正冷冷第瞧着自己，心头一凛，当即加快脚步，出谷而去。

☆☆☆

一行人回到大理。保定帝道：“大伙到宫中商议。”来到皇宫内书房，保定帝坐在中间一张铺着豹皮的大椅上，段正淳夫妇坐在下首，高昇泰一千人均垂手侍立。保定帝吩咐内侍取过凳子，命各人坐下，挥退内侍，将段誉

如何落入敌人情形说了。

段正淳不由得一阵羞惭，低声禀告保定帝：“皇兄，那木姑娘确是臣弟的私生女儿，这青袍客将他兄妹二人囚于一处，用心恶毒……”保定帝点点头，心下了然。

众人均知关键是在那青袍客身上，听保定帝说此人不仅会一阳指，且功力犹在他之上，谁都不敢多口，各自低头沉吟。均知一阳指是段家世代相传的功夫，传子不传女，更加不传外人，青袍客既会这门功夫，自是段氏的嫡系子孙了。（按：直到段氏后世子孙段智兴一灯大师手中，为了要制住大敌西毒欧阳锋，才破了不传外人的祖规，将这门神功先传给王重阳，再传于渔樵耕读四大弟子。详见《射雕英雄传》。）

保定帝向段正淳道：“淳弟，你猜此人是谁？”段正淳摇头道：“我猜不出，难道是天龙寺中有人还俗改装？”保定帝摇头道：“不是，是延庆太子！”

此言一出，众人都大吃一惊。段正淳道：

“延庆太子早已不在人世，此人多半是冒名招摇。”保定帝叹道：“名字可以乱冒，一阳指的功夫却假冒不得。偷师学招之事，武林中原亦寻常，然而这等内功心法，又如何能偷？此人是延庆太子，决无可疑。”

段正淳沉思半晌，问道：“那么他是我段家佼佼的人物，何以反而要败坏我家的门风清誉？”保定帝叹道：“此人周身残疾，自是性情大异，一切不可以常理度之。何况大理国皇座既由我居之，他自必心怀愤懑，要害得我兄弟俩身败名裂而后快。”

段正淳道：“大哥登位已久，臣民拥戴，四境升平，别说只延庆太子出世，就算上德帝复生，也不能再居此位。”

高昇泰站起身来，说道：“镇南王此言甚是。延庆太子好好将段公子交出便罢，否则咱们也不认他什么太子不太子，只当他是天下四大恶人之首，人人得而诛之。他武功虽高，终究好汉敌不过人多。”

原来十多年前的上德五年，大理国上德帝

段廉义在位，朝中忽生大变，上德帝为奸臣杨义贞所弑，其后上德帝的侄子段寿辉得天龙寺中诸高僧及忠臣高智昇之助，平灭杨义贞。段寿辉接登帝位，称为上明帝。上明帝不乐为帝，只在位一年，便赴天龙寺出家为僧，将帝位传给堂弟段正明，是为保定帝。上德帝本有一个亲子，当时朝中称为延庆太子，当奸臣杨义贞谋朝篡位之际，举国大乱，延庆太子不知去向，人人都以为是给杨义贞杀了，没想到事隔多年，竟会突然出现。

保定帝听了高昇泰的话，摇头道：“皇位本是延庆太子的。当日只因找他不着，上明帝这才接位，后来又传位给我。延庆太子既然复出，我这皇位便该当还他。”转头向高昇泰道：“令尊倘若在世，想来也有此意。”高昇泰是大功臣高智昇之子，当年锄奸除逆，全仗高智昇出了大力。

高昇泰走上一步，伏地禀道：“先父忠君爱民。这青袍怪客号称是四恶之首，若在大理国君临万民，众百姓不知要吃多少苦头。皇上

让位之议，臣昇泰万死不敢奉诏。”

巴天石也伏地奏道：“适才天石听得那南海鳄神怪声大叫，说他们四恶之首叫做什么‘恶贯满盈’。这恶人若不是延庆太子，自不能觊觎大宝。就算他是延庆太子，如此凶恶奸险之徒，怎能让他治理大理国政？倘若不幸如此，势必是国家倾覆，社稷沦丧，千万百姓受苦无穷。”

保定帝挥手道：“两位请起，你们所说的也言之成理。但誉儿落入了他手中，除了我避位相让，更有什么法子能让誉儿归来？”

段正淳道：“大哥，自来只有君父有难，为臣子的才当舍身以赴。誉儿虽为大哥所爱，怎能为了他而甘舍大位？否则誉儿纵然脱险，却也成了大理国的千古罪人。”

保定帝站起身来，左手摸着额下长须，右手两指在额上轻轻弹击，在书房中缓缓而行。众人均知他每逢有大事难决，便如此出神思索，谁也不敢做声扰他思路。保定帝踱来踱去，过得良久，说道：“这延庆太子手段毒

辣，给誉儿所服的‘阴阳和合散’药性甚是厉害，常人极难抵挡。只怕……只怕他这时已为药性所迷，也未可知。唉，这是旁人以奸计摆布，下毒嫁祸，须怪誉儿不得。”

段正淳低下了头，羞愧无地，心想归根结底，都是由自己风流成性起祸。

保定帝走回坐入椅中，说道：“巴司空，传下旨意，命翰林院草制，册封我弟正淳为皇太弟。”

段正淳吃了一惊，忙跪下道：“大哥春秋正盛，功德在民，皇天必定保佑，子孙绵绵。这皇太弟一事尽可缓议。”

保定帝伸手扶起，说道：“你我兄弟一体，这大理国江山原是你我兄弟同掌，别说我并无子嗣，就是有子有孙，也要传位于你。淳弟，我立你为嗣，此心早决，通国皆知。今日早定名份，也好令延庆太子息了此念。”

段正淳数次推辞，均不获准，只得叩首谢恩。高昇泰等上前道贺。保定帝并无子息，皇位日后势必传于段正淳，原是意料中事，谁也

不以为奇。

保定帝道：“大家去歇歇吧。延庆太子之事，只可告知华司徒、范司马两人，此外不可泄露。”众人齐声接旨，躬身告退。巴天石去向翰林学士宣诏，草制册封。

☆☆☆

保定帝用过御膳，小睡片刻，醒来时隐隐听得宫外鼓乐声喧，爆竹连天。内监进来服侍更衣，禀道：“陛下册封镇南王为皇太弟，众百姓欢呼庆祝，甚是热闹。”大理国近年来兵革不兴，朝政清明，庶民安居乐业，众百姓对皇帝及镇南王、善阐侯等当国君臣均甚爱戴。保定帝道：“传我旨意，明日大放花灯，大理城金吾不禁，犒赏三军，以酒肉赏赐耆老孤儿。”旨意传了下去，大理全城百姓更欢忭如沸。

到得傍晚，保定帝换了便装，独自出宫。他将大帽压住眉檐，遮住面目。一路上只见众百姓拍手讴歌，青年男女，载歌载舞。大理国种族繁多，当时中原人士视大理国为蛮夷之

地，礼仪与中土颇不相同，大街上青年男女携手同行，调情嬉笑，旁若无人，谁也不以为异。保定帝心下暗祝：“但愿我大理众百姓世世代代，皆能如此欢乐。”

他出城后快步前行，行得二十余里后上山，越走越荒僻，转过四个山坳，来到一座小小古庙前，庙门上写着“拈花寺”三字。佛教是大理国教，大理京城内外，大寺数十，小庙以百计，这座“拈花寺”地处偏僻，无甚香火，大理人多数不知。

保定帝站在寺前，默祝片刻，然后上前在寺门上轻叩三下。过得半晌，寺门推开，走出一名小沙弥来，合十问道：“尊客光降，有何贵干？”保定帝道：“相烦通报黄眉大师，便道故人段正明求见。”小沙弥道：“请进。”转身肃客。保定帝举步入寺，只听得叮叮两声清磬，悠悠从后院传出，霎时之间，只感遍体清凉，意静神闲。

他踏着寺院中落叶，走向后院。小沙弥道：“尊客请在此稍候，我去禀报师父。”保



定帝道：“是。”负手站在庭中，见庭中一株公孙树上一片黄叶缓缓飞落。他一生极少有如此站在门外等候别人，但一到这拈花寺中，俗念尽消，浑忘了自己天南为帝。

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笑道：“段贤弟，你心中有何难题？”保定帝回过头来，只见一个满脸皱纹、身形高大的老僧从小舍中推门出来。这老僧两道焦黄长眉，眉尾下垂，正是黄眉和尚。

保定帝双手拱了拱，道：“打扰大师清修了。”黄眉和尚微笑道：“请进。”保定帝跨步走进小舍，见两个中年和尚躬身行礼。保定帝知是黄眉和尚的弟子，举手还礼，在西首一个蒲团上盘膝坐下。待黄眉和尚在东首的蒲团坐定，便道：“我有个侄儿段誉，他七岁时，我曾抱来听师兄讲经。”黄眉僧微笑道：“此子颇有悟性，好孩子，好孩子！”保定帝道：“他受了佛法点化，生性慈悲，不肯学武，以免杀生。”黄眉僧道：“不会武功，也能杀人。会了武功，也未必杀人。”

保定帝道：“是！”于是将段誉如何坚决不肯学武、私逃出门，如何结识了木婉清，如何被号称“天下第一恶人”的延庆太子囚入石室，诱服春药等情，原原本本地说了。黄眉僧凝神倾听，不插一言。两名弟子在他身后垂手侍立，更连脸上的肌肉也不牵动半点。

待保定帝说完，黄眉僧缓缓道：“这位延庆太子既是你堂兄，你自己固不便和他动手，便派遣下属前去强行救人，恐也不妥。”保定帝道：“师兄明鉴。”黄眉僧道：“天龙寺中的高僧大德，武功固有高于贤弟的，但他们皆系出段氏，不便参与本族内争，偏袒贤弟。因此也不能向天龙寺求助。”保定帝道：“正是。”

黄眉僧点点头，缓缓伸出中指，向保定帝胸前点去。保定帝微微一笑，伸出食指，对准他的中指一戳，两人都身形一晃，便即收指。黄眉僧道：“段贤弟，我的金刚指力，可胜不过你的一阳指啊。”保定帝道：“师兄大智大慧，不必纯以指力取胜。”黄眉僧低头不语。

保定帝站起来，说道：“五年之前，师兄命我免了大理百姓的盐税，一来国用未足，二来小弟意欲待吾弟正淳接位，再行此项仁政，以便庶民归德吾弟，以致未遵师兄吩咐。明天一早，小弟就颁令废除盐税。”

黄眉僧站起身来，躬身下拜，恭恭敬敬地道：“贤弟造福万民，老僧感德不尽。”

保定帝下拜还礼，不再说话，飘然出寺。

保定帝回到宫中，即命内监宣巴司空前来，告以废除盐税之事。巴天石躬身谢恩，说道：“皇上鸿恩，实为庶民之福。”保定帝道：“宫中用度，尽量裁减撙节。你去跟华司徒、范司马二人商议，瞧政费国用有什么可省的。”巴天石答应了。

☆☆☆

巴天石辞出宫后，即去约了司徒华赫艮，一齐来到司马范骅府中，告以废除盐税。至于段誉被掳一节，巴天石已先行对华范二人说过。

范骅沉吟道：“镇南世子落入奸人之手，

皇上下旨免除盐税，想必是意欲邀天之怜，令镇南世子得以无恙归来。咱们不能分君父之忧，有何脸面立身朝堂之上？”巴天石道：

“正是，二哥有何妙计，可以救得世子？”范骅道：“对手既是延庆太子，皇上万不愿跟他正面为敌。我倒有一条计策，只不过要偏劳大哥了。”华司徒忙道：“哪有什么偏劳的？二弟快说。”范骅道：“皇上言道，那延庆太子的武功尚胜皇上半筹。咱们硬碰硬的去救人，自然不能。大哥，你二十年前的旧营生，不妨再干他一次。”华司徒紫膛色的脸上微微一红，笑道：“二弟又来取笑了。”

这华司徒华赫艮本名阿根，出身贫贱，现今大理国位列三公，未发迹时，干的却是盗墓掘坟的勾当，最擅长的本领是偷盗王公巨贾的坟墓。这些富贵人物死后，必有珍异宝物殉葬，华阿根从极远处挖掘地道，通入坟墓，然后盗取宝物。花的工程虽巨，却由此而从未为人发觉。有一次他掘入一坟，在棺木中得到了一本殉葬的武功秘诀，依法修习，练成了一身

卓绝的外门功夫，便舍弃了这下贱营生，辅佐保定帝，累立奇功，终于升到司徒之职。他居官后嫌旧时的名字太俗，改名赫艮，除了范骅和巴天石这两个生死之交，极少有人知道他的出身。

范骅道：“小弟何敢取笑大哥？我是想咱们混进万劫谷中，挖掘一条地道，通入镇南世子的石室，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救他出来。”

华赫艮一拍大腿，叫道：“妙极，妙极！”他于盗墓一事，实有天生嗜好，二十年来虽再不干此营生，偶尔想起，仍禁不住手痒，只盼有机会重作冯妇，但身居高官，富贵已极，再去盗坟掘墓，成何体统？这时听范骅一提，不禁大喜。

范骅笑道：“大哥且慢欢喜，这中间着实有些难处。四大恶人都在万劫谷中，钟万仇夫妇和修罗刀也均是厉害人物，要避过他们耳目委实不易。再说，那延庆太子坐镇石屋之前，地道在他身底通过，如何方能令他不会察

觉？”

华赫良沉吟半晌，说道：“地道当从石屋之后通过去，避开延庆太子的所在。”巴天石道：“镇南世子时时刻刻都有危险，咱们挖掘地道，只怕工程不小，可来得及么？地底倘若多有坚石，就更难了。”华赫良道：“那就咱哥儿三人一起干，委屈你们两位，跟我学一学做盗墓的小贼。”巴天石笑道：“既位居大理国三公，大哥以身作则，小弟等自当追随，义不容辞。”三人拊掌大笑。

华赫良道：“事不宜迟，说干便干。”当下巴天石绘出万劫谷中的图形，华赫良拟订地道的入口路线。至于如何避人耳目，如何运出地道中所挖的泥土等等，原是他的无双绝技。华赫良又去传了一批昔日熟手的下属前来相助。

☆☆☆

这一日一晚之间，段誉每觉炎热烦躁，便展开“凌波微步”身法，在斗室中快步行走，只须走得一两个圈子，内功增进，心头便感清

凉。木婉清却身发高热，神智迷糊，大半时刻都是昏昏沉沉地倚壁而睡。

次日午间，段誉又在室中疾行，忽听得石屋外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纵横十九道，迷煞多少人。居士可有清兴，与老僧手谈一局么？”段誉心下奇怪，当即放缓脚步，又走出十几步，这才停住，凑眼到送饭进来的洞孔向外张望。

只见一个满脸皱纹、眉毛焦黄的老僧，左手拿着一个饭碗大小的铁木鱼，右手举起一根黑黝黝的木鱼槌，在铁木鱼上铮铮铮地敲击数下，听所发声音，这根木鱼槌也是钢铁所制。他口宣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俯身将木鱼槌往石屋前的一块大青石上划去，嗤嗤声响，石屑纷飞，登时刻了一条直线。段誉暗暗奇怪，这老僧的面貌依稀似乎见过，他手上劲道好大，随手划去，石上便现深痕，就同石匠以铁凿、铁锤慢慢打击出来一般。而这条线笔直无曲，石匠要凿这样一条直线，更非先用墨斗弹线不可。

石屋前一个郁闷的声音说道：“金刚指力，好功夫！”正是那青袍客“恶贯满盈”。他右手铁杖伸出，在青石上划了一条横线，和黄眉僧所刻直线相交，一般的也深入石面，毫无歪斜。黄眉僧笑道：“施主肯予赐教，好极，好极！”又用铁槌在青石上刻了一道直线。青袍客跟着刻了一道横线。如此你刻一道，我刻一道，两人凝聚功力，槌杖越划越慢，不愿自己所刻直线有何深浅不同，歪斜不齐，就此输给了对方。

不到一顿饭时分，一张纵横十九道的棋盘已整整齐齐地刻就。黄眉僧寻思：“正明贤弟所说不错，这延庆太子的内力果然了得。”延庆太子不知黄眉僧乃有备而来，心下更加骇异：“从哪里钻了这么个厉害的老和尚出来？显是段正明邀来的帮手。这和尚跟我缠上了，段正明便乘虚而入去救段誉，我可没法分身抵挡。”

黄眉僧道：“段施主功力高深，佩服、佩服，棋力想必也胜老僧十倍，老僧要请施主饶



上四子。”青袍客一怔，心想：“你指力如此了得，自是大有身分的高人。你来向我挑战，怎能一开口就要我相让？”便道：“大师何必过谦？要决胜败，自然是平下。”黄眉僧道：“四子是一定要饶的。”青袍客淡然道：“大师既自承棋艺不及，也就不必比了。”黄眉僧道：“那么就饶三子吧？”青袍客道：“便让一先，也是相让。”

黄眉僧道：“哈哈，原来你在棋艺上的造诣有限，不妨我饶你三子。”青袍客道：“那也不用，咱们分先对弈便是。”黄眉僧心下惕忌更甚：“此人不骄不躁，稳狠阴沉，实是劲敌，不管我如何相激，他始终不动声色。”原来黄眉僧并无必胜把握，素知爱弈之人多半好胜，自己开口求对方饶个三子、四子，对方往往答允。他是方外之人，于这虚名看得极淡，倘若延庆太子自逞其能，答应饶子，自己大占便宜，在这场拚斗中自然多居赢面。不料延庆太子既不让人占便宜，也不占人便宜，一丝不苟，严谨之极。

黄眉僧道：“好，你是主人，我是客人，我先下了。”青袍客道：“不！强龙不压地头蛇，我先。”黄眉僧道：“那只有猜枚以定先后。请你猜猜老僧今年的岁数，是奇是偶？猜得对，你先下；猜错了，老僧先下。”青袍客道：“我便猜中，你也要抵赖。”黄眉僧道：“好吧！那你猜一样我不能赖的。你猜老僧到了七十岁后，两只脚的足趾，是奇数呢，还是偶数？”

这谜面出得甚是古怪。青袍客心想：“常人足趾都是十个，当然是偶数。他说明到了七十岁后，自是引我去想他在七十岁上少了一枚足趾。兵法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他便是十个足趾头，却来故弄玄虚，我焉能上这个当？”说道：“是偶数。”黄眉僧道：“错了，是奇数。”青袍客道：“脱鞋验明。”

黄眉僧除下左足鞋袜，五个足趾完好无缺。青袍客凝视对方脸色，见他微露笑容，神情镇定，心想：“原来他右足当真只四个足趾。”见他缓缓除下右足布鞋，伸手又去脱

袜，正想说：“不必验了，由你先下就是。”心念一动：“不可上他当。”只见黄眉僧又除下右足布袜，右足赫然也是五根足趾，哪有什么残缺？

青袍客霎时间转过了无数念头，揣摸对方此举是何用意。只见黄眉僧提起小铁槌挥击下去，喀的一声轻响，将自己右足小趾斩了下来。他身后两名弟子突见师父自残肢体，血流于前，忍不住都“噫”了一声。大弟子破疑从怀中取出金创药，给师父敷上，撕下一片衣袖，包上伤口。

黄眉僧笑道：“老僧今年六十九岁，到得七十岁时，我的足趾是奇数。”

青袍客道：“不错。大师先下。”他号称“天下第一恶人”，什么凶残毒辣的事没干过见过，于斩下一个小脚趾的事哪会放在心上？但想这老和尚为了争一着之先，不惜出此手段，可见这盘棋他志在必胜，倘若自己输了，他所提出的条款也必苛刻无比。

黄眉僧道：“承让了。”提起小铁槌在两

对角的四四路上各刻了一个小圈，便似是下了两枚白子。青袍客伸出铁杖，在另外两处的四四路上各捺一下，石上出现两处低凹，便如是下了两枚黑子。四角四四路上黑白各落两子，称为“势子”，是中国围棋古法，下子白先黑后，与后世亦复相反。黄眉僧跟着在“平位”六三路下了一子，青袍客在九三路应以一子。初时两人下得甚快，黄眉僧不敢丝毫大意，稳稳不失以一根小脚趾换来的先手。

到得十七八子后，每一着针锋相对，角斗甚剧，同时两人指上劲力不断损耗，一面凝思求胜，一面运气培力，弈得渐渐慢了。

黄眉僧的二弟子破嗔也是此道好手，见师父与青袍客一上手便短兵相接，妙着纷呈，心下暗自惊佩赞叹。看到第二十四着时，青袍客奇兵突出，登起巨变，黄眉僧假使不应，右下角“入位”隐伏极大危险，但如应以一子坚守，先手便失。

黄眉僧沉吟良久，一时难以参决，忽听得石屋中传出声音说道：“反击‘去位’，

不失先手。”原来段誉自幼便即善弈，这时看着两人枰上酣斗，不由得多口。

常言道得好：“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段誉的棋力本就高于黄眉僧，再加旁观，更易瞧出关键的所在。黄眉僧道：“老僧原有此意，只是一时难定取舍，施主此语，释了老僧心中之疑。”当即在“去位”的七三路下了一子。中国古法，棋局分为“平上去入”四格，“去位”是在右上角。

青袍客淡淡地道：“旁观不语真君子，自作主张大丈夫。”段誉叫道：“你将我关在这里，你早就不是真君子了。”黄眉僧笑道：“我是大和尚，不是大丈夫。”青袍客道：“无耻，无耻！”凝思片刻，在“去位”捺了个凹洞。

兵交数合，黄眉僧又遇险着。破嗔和尚看得心急，段誉却又不做一声，于是走到石屋之前，低声说道：“段公子，这一着该当如何下才是？”段誉也低声道：“我已想到了法子，只是这路棋先后共有七着，倘若说了出来，让

敌人听到，就不灵了，因此迟疑不说。”破嗔低声道：“写我掌上。”将手掌从洞穴中伸进石屋，口中却道：“既是如此，倒也没法子了。”他知青袍客内功深湛，纵然段誉低声耳语，也恐给他听去。

段誉心想此计大妙，当即伸指在他掌中写了七步棋子，说道：“尊师棋力高明，必有妙着，却也不须在下指点。”破嗔想了一想，觉得这七步棋确是甚妙，于是回到师父身后，伸指在他背上写了起来。他僧袍的大袖罩住了手掌，青袍客自瞧不见他弄什么玄虚。黄眉僧凝思片刻，依言落子。

青袍客哼了一声，说道：“这是旁人所教，以大师棋力，似乎尚未达此境界。”黄眉僧笑道：“弈棋原是斗智之戏。良贾深藏若虚，能者示人以不能。老僧的棋力若让施主料得洞若观火，这局棋还用下么？”青袍客道：“狡狴伎俩，袖底把戏。”他瞧出破嗔和尚来来去去，以袖子覆在黄眉僧背上，其中必有古怪，只是专注棋局变化，心无旁鹜，不能再去

揣摩别事。

黄眉僧依着段誉所授，依次下了六步棋，这六步不必费神思索，只须专注运功，小铁槌在青石上所刻六个小圈既圆且深，显得神完气足，有余不尽。青袍客见这六步棋越来越凶，每一步都要凝思对付，全然处于守势，铁杖所捺的圆孔便微有深浅不同。到得黄眉僧下了第六步棋，青袍客出神半晌，突然在“入位”下了一子。

这一子奇峰突起，与段誉所设想的毫不相关，黄眉僧一愕，寻思：“段公子这七步棋构思精微，待得下到第七子，我已可从一先进而占到两先。但这么一来，我这第七步可就下不得了，那不是前功尽弃么？”原来青袍客眼见形势不利，不论如何应付都是不妥，竟然置之不理，却去攻击对方的另一块棋，这是“不应之应”，着实厉害。黄眉僧皱起了眉头，想不出善着。

破嗔见棋局陡变，师父应接为难，当即奔到石屋之旁。段誉早已想好，将六着棋在他掌

中一一写明。破嗔奔回师父身后，伸指在黄眉僧背上书写。

青袍客号称“天下第一恶人”，怎容得对方如此不断弄鬼？左手铁杖伸出，向破嗔肩头凭虚点去，喝道：“晚辈弟子，站开了些！”一点之下，发出嗤嗤声响。

黄眉僧眼见弟子抵挡不住，难免身受重伤，伸左掌向杖头抓去。青袍客杖头颤动，点向他左乳下穴道。黄眉僧手掌变抓为斩，斩向铁杖，那铁杖又已变招，顷刻之间，两人拆了八招。黄眉僧心想自己臂短，对方杖长，如此拆招，那是处于只守不攻、有败无胜的局面，见铁杖戳来，一指倏出，对准杖头点去。青袍客也不退让，铁杖杖头和他手指相碰，两人各运内力拚斗。铁杖和手指登时僵持不动。

青袍客道：“大师这一子迟迟不下，棋局上是认输了么？”黄眉僧哈哈一笑，道：“阁下是前辈高人，何以出手向我弟子偷袭？未免太失身分了吧。”右手小铁槌在青石上刻个小圈。青袍客更不思索，右手又下了一子。这么



一来，两人各挺左手比拚内力，固丝毫松懈不得，而右手下棋，步步紧逼，亦着着针锋相对。

黄眉僧五年前为大理通国百姓请命，求保定帝免了盐税，保定帝直到此时方允，双方心照不宣，那是务必为他救出段誉。黄眉僧心想：“我自己送了性命不打紧，若不救出段誉，如何对得起正明贤弟？”武学之士修习内功，须得绝无杂念，所谓返照空明，物我两忘，但下棋却须着着争先，一局棋三百六十一路，每一路均须想到，当真锱铢必较，务须计算精确。这两者互为矛盾，大相啮衄。黄眉僧禅定功夫虽深，棋力却不如对方，潜运内力抗敌，便疏忽了棋局，要是凝神想棋，内力比拚却又难免处于下风，眼见局势凶险，只有决心一死以报知己，不以一己安危为念。古人言道：“哀兵必胜”，黄眉僧这时哀则哀矣，“必胜”却不见得。

☆☆☆

大理国三司徒华赫良、司马范骅、司空

巴天石，率领三十多名力大手巧的下属，带了木材、铁铲、孔明灯等物，进入万劫谷后森林，择定地形，挖掘地道。幸好地下均是坚土，并无大石，三十多人挖了一夜，已开了一条数十丈地道。第二日又挖了半天，到得午后，算来与石屋已相距不远。华赫艮命部属退后接土，单由他三人挖掘。三人心知延庆太子武功了得，挖土时着地落铲，不敢发出丝毫声响，这么一来，进程便慢了许多。他们却不知延庆太子此时正自殚精竭虑，与黄眉僧既比棋艺，又拚内力，再也不能察觉地底的声响。

掘到申牌时分，算来已到段誉被囚的石室之下。该地和延庆太子所坐处相距或许不到一丈，更须加倍小心，决不可发出半点声响。华赫艮放下铁铲，便以十根手指抓土，“虎爪功”使将出来，十指便如两只铁爪相似，将泥土一大块一大块地抓将下来。范骅和巴天石在后传递，将他抓下的泥土搬运出去。这时华赫艮已非向前挖掘，转为自下而上。工程将毕，是否能救出段誉，转眼便见分晓，三人都不由

得心跳加速。

这般自下而上的挖土远为省力，泥土一松，自行跌落，华赫艮站直身子之后，出手更是利落，他挖一会便住手倾听，留神头顶有何响动。这般挖得两炷香时分，估计距地面已不过尺许，华赫艮出手更慢，轻轻拨开泥土，终于碰到了一块平整的木板，心头一喜：“石屋地下铺的是地板。行事可更加方便了。”

他凝力于指，慢慢在地板下划了个两尺见方的正方形，托住木板的手一松，切成方块的木板便跌了下来，露出一个可容一人出入的洞孔。华赫艮举起铁铲在洞口挥舞一圈，以防有人突袭，猛听得“啊”的一声，一个女子的声音尖声惊呼。

华赫艮低声道：“木姑娘别叫，是朋友，救你们来啦！”踊身从洞中跳了上去。

放眼看时，这一惊大是不小。这哪里是囚人的石屋了？但见窗明几净，橱中、架上，到处放满了瓶瓶罐罐，一个少女满脸惊惶之色，缩在一角。华赫艮立知自己计算有误，掘错了

地方。那石屋的所在全凭保定帝跟巴天石说了，巴天石再转告于他，他怕计谋败露，不敢亲去勘察。这么辗转传告，所差既非厘毫，所谬亦非千里，但总之是大大的不对了。

原来华赫艮所到之处是钟万仇夫妇的两开间居室。一间是他夫妇卧室，另一间是起居室，钟万仇的药物、甘宝宝的衣物首饰等都放在其内。那少女却是钟灵。她正在父亲房中东翻西抄，要找寻解药去给段誉，不料地底下突然钻出一条汉子，叫她如何不大惊失色？

华赫艮心念动得极快：“既掘错了地方，只有重新掘过。我踪迹已现，倘若杀了这小姑娘灭口，万劫谷中见她的尸体，立时大举搜寻，不等我掘到石屋，这地道便让人发现了。只有暂且将她带入地道，旁人寻她，定会到谷外去找。”

便在此时，忽听得房外脚步声响，有人走近。华赫艮向钟灵摇了摇手，示意不可声张，转过身来，左足跨入洞口，似乎要从洞中钻下，突然反身倒跃，左掌翻过来按在她嘴上，

右手拦腰一抱，将她抱到洞边，塞了下去。范骅伸手接过，抓了一团泥土塞在她嘴里。华赫艮跃回地道，将切下的一块方形地板砌回原处，侧耳从板缝中倾听上面声息。

只听得两人走进室来。一个男子声音说道：“你定是对他余情未断，否则我要败坏段家声誉，你为什么要一力阻拦？”一个女子声音嗔道：“什么余不余的？我从来对他就没情。从来没有，‘余’从何来？”那男子道：“那就最好不过。好极，好极！”语声中甚是欢喜。那女子道：“不过木姑娘是我师姊的女儿，总是自己人，你怎能这般难为她？”

华赫艮已知这二人便是钟谷主夫妇。听他们商量的事与段誉有关，更留神倾听。

只听钟万仇道：“你师姊想去偷偷放走段誉，幸得给叶二娘发觉。你师妹跟咱们已成了对头。你何必再去管她女儿？夫人，厅上这些客人都是大理武林的成名人物，你对他们毫不理睬，瞪瞪眼便走了进来，未免太……太这个……礼貌欠周。”钟夫人悻悻地道：“你请

这些家伙来干什么？这些人跟咱们又没多大交情，他们还敢得罪大理国当今皇上么？”

钟万仇道：“我又不是请他们来助拳，要他们跟段正明作对造反。凑巧他们都在大理城里，我就邀了来喝酒，好让大家作个见证，段正淳的亲生儿子和亲生女儿同处一室，淫秽乱伦，如同禽兽。今日请来的宾客之中，还有几个是来自北边的中原豪杰。明儿一早，咱们去打开石屋门，让大家开开眼界，瞧瞧一阳指段家传人的德性，那不是有趣得紧么？这还不名扬江湖么？”说着哈哈大笑，极是得意。

钟夫人哼的一声，道：“卑鄙，卑鄙！无耻，无耻！”钟万仇道：“你骂谁卑鄙无耻了？”钟夫人道：“谁干卑鄙无耻之事，谁就卑鄙无耻，用不着我来骂。”钟万仇道：“是啊，段正淳这恶徒自逞风流，多造冤孽，到头来自己的亲生儿女相恋成奸，当真是卑鄙无耻之极了。”钟夫人冷笑了两声，并不回答。钟万仇道：“你为什么冷笑？‘卑鄙无耻’四个字，骂的不是段正淳么？”钟夫人冷笑道：

“自己斗不过段家，一生在谷中缩头不出，那也罢了，所谓知耻近乎勇，这还算是个人。那知你却用这等手段去摆布他的儿子女儿，天下英雄耻笑的决不是他，而是你钟万仇！”

钟万仇跳了起来，怒道：“你……你骂我卑鄙无耻？”

钟夫人流下泪来，哽咽道：“想不到我所嫁的丈夫，寄托终身的良人，竟是……竟是这么一号英雄了得、光明磊落的人物。我……我……我好命苦啊！”

钟万仇一见妻子流泪，不由得慌了手脚，道：“好！好！你爱骂我，就骂个痛快吧！”在室中大踱步走来走去，想说几句向妻子赔罪的言语，一时却想不出如何措词，说道：“这又不是我的主意。段誉是南海鳄神捉来的，木婉清是‘恶贯满盈’所擒，那‘阴阳和合散’也是他的。我怎会有这等卑鄙无耻的药物？”这时只想推卸责任。钟夫人冷笑道：“你如知道什么是卑鄙无耻，倒也好了。你要是不赞成这主意，那就该将木姑娘放出来啊。”钟万仇

道：“那不成，那不成！放了木婉清，段誉这小鬼一个人还做得出什么好戏？”

钟夫人道：“好！你卑鄙无耻，我也就做点卑鄙无耻的事给你瞧瞧。”钟万仇大惊，忙问：“你……你……你要做什么？”钟夫人哼了一声，道：“你自己去想好了。”钟万仇颤声道：“你……你又要跟段正淳……段正淳这恶贼去私通么？”钟夫人怒道：“什么又不什么的！”钟万仇忙赔笑道：“夫人，你别生气，我说错了话，你从来没跟他……跟他这个……那个过。你说要做些卑鄙无耻的事给我瞧瞧，这不是真的，不过是开开玩笑吧？”钟夫人不答。

钟万仇心惊意乱，一瞥眼见到后房藏药室中瓶罐凌乱，便道：“哼，灵儿这孩子也真胡闹，小小年纪，居然来问我‘阴阳和合散’什么的，不知她从哪里听来的，又到这里来乱搅一气。”说着走到药架边去整理药瓶，一足踏在那块切割下来的方板之上。华赫艮忙使劲托住，防他发觉。



钟夫人道：“灵儿呢？她到哪里去了？你刚才又何必带她到大厅上去见客？”钟万仇笑道：“我跟你生下这么个美貌姑娘，怎可不让好朋友们见见？”钟夫人道：“猴儿献宝吗？我瞧云中鹤这家伙的一对贼眼，不断骨溜溜地向灵儿打量，你可得小心些。”钟万仇笑道：“我只小心你一个人，似你这般花容月貌的美人儿，哪一个不想打你的主意？”

钟夫人啐了一口，叫道：“灵儿，灵儿！”一名丫环走了过来，道：“小姐刚才还来过的。”钟夫人点了点头，道：“你去请小姐来，我有话说。”

钟灵在地板之下，对父母的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苦于无法叫嚷，心下惶急，而口中塞满了泥土，更难受之极。

钟万仇道：“你歇一会儿，我出去陪客。”钟夫人冷冷地道：“还是你歇一会，我去陪客。”钟万仇道：“咱俩一起去吧。”钟夫人道：“客人想瞧我的花容月貌啊，瞧着你这张马脸挺有趣吗？哪一天连我也瞧得厌了，

你就知道味道了。”

这几日来钟万仇动辄得咎，不论说什么话，总是给妻子没头没脑地讥嘲一番，明知她是和段正淳久别重逢，念及旧情，心绪不佳。他心下虽恼，却也得装作漫不在乎，往大厅而去，一路上只想：“她要做什么卑鄙无耻之事给我瞧瞧？她说‘哪一天连我也瞧得厌了’，那么现下对我还没瞧厌，大事倒还不妨。就只怕段正淳这狗贼……”

## 九 换巢鸾凤

保定帝下旨免了盐税，大理国万民感恩。云南产盐不多，通国只白井、黑井、云龙等九井产盐，每年须向蜀中买盐，盐税甚重，边远贫民一年中往往有数月淡食。保定帝知盐税一免，黄眉僧定要设法去救段誉以报。他素来佩服黄眉僧的机智武功，又知他两名弟子也武功不弱，师徒三人齐出，当可成功。

哪知等了一日一夜，竟全无消息，待要命巴天石去探听动静，不料巴天石以及华司徒、范司马三人都不见了。保定帝心想：“莫非延

庆太子当真如此厉害，黄眉师兄师徒三人，连我朝中三公，尽数失陷在万劫谷中？”当即宣召皇太弟段正淳、善阐侯高昇泰、褚万里等四大护卫，连同镇南王妃刀白凤，再往万劫谷而去。刀白凤爱子心切，求保定帝带同御林军，索性一举将万劫谷扫平。保定帝道：“非到最后关头，咱们仍当按照江湖规矩行事。段氏数百年来的祖训，不可违背了。”

一行人来到万劫谷口，云中鹤笑吟吟地迎了上来，深深一揖，说道：“我们‘天下四恶’和钟谷主料到大驾今日定要再度光临，在下已在此恭候多时。倘若阁下带得有铁甲军马，我们便逃之夭夭，带同镇南王的公子和千金一走了之。要是按江湖规矩，以武会友，便请进大厅奉茶。”

保定帝见对方十分镇定，显是有恃无恐，不像前日一上来便乒乒乓乓的大战一场，反而更为心惊，还了一揖，说道：“甚好！”云中鹤当先领路，一行人来到大厅。

保定帝踏进厅门，但见厅中济济一堂，坐

满了江湖豪杰，叶二娘、南海鳄神皆在其内，却不见延庆太子，心下暗自戒备。云中鹤大声道：“天南段家掌门人段老师到。”他不说道：“大理国皇帝陛下”，却以武林中名号相称，点明一切要以江湖规矩行事。

段正明别说是一国之尊，单以他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而论，也是人人敬仰的高手宗师，群雄一听，都即站起。只南海鳄神却仍是大剌剌地坐着，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皇帝老儿。你好啊？”钟万仇抢上数步，说道：“钟万仇未克远迎，还请怨罪。”保定帝道：“好说，好说！”

各人分宾主就坐。既是按江湖规矩行事，段正淳夫妇和高昇泰就不守君臣之礼，坐在保定帝下首。褚万里等四人则站在保定帝身后。谷中侍仆献上茶来。保定帝见黄眉僧师徒和巴天石等不在厅上，心下盘算如何出言相询。只听钟万仇道：“段掌门再次光临，在下的面子可就大得很了。难得许多位好朋友同时在此，我给段掌门引见引见。”于是说了厅上群豪的

名头，有几个是来自北边的中原豪杰，其余均是大理武林中的成名人物，辛双清、左子穆、马五德等都在其内。保定帝大半不曾见过，却也均闻其名。这些江湖群豪与保定帝一一见礼。有些加倍恭谨，有些故意的特别傲慢，有些则以武林后辈的身分相见。

钟万仇道：“段老师难得来此，不妨多盘桓几日，也好令众位兄弟多多请益。”保定帝道：“舍侄段誉得罪了钟谷主，为贵处扣留，在下今日一来求情，二来请罪。还望钟谷主瞧在下薄面，恕过小儿无知，在下感激不尽。”

群豪一听，都暗暗钦佩：“久闻大理段皇爷以武林规矩接待同道，果然名不虚传。此处是大理国治下，他只须派遣数百兵马，立时便可拿人，但他居然亲身前来，好言相求。”

钟万仇哈哈一笑，尚未答话。马五德说道：“原来段公子得罪了钟谷主。段公子这次去到普洱舍下，和兄弟同去无量山游览，在下照顾不周，以致生出许多事来。在下也要加求一份情。”

南海鳄神突然大声喝道：“我徒儿的事，谁要你来啰里啰唆？”高昇泰冷冷地道：“段公子是你师父，你是磕过头、拜过师的，难道想赖账？”南海鳄神满脸通红，骂道：“你奶奶的，老子不赖。老子今天就杀了这个有名无实的师父。老子一不小心，拜了这小子为师，丑也丑死了。”众人不明就里，无不大感诧异。

刀白凤道：“钟谷主，放与不放，但凭阁下一言。”钟万仇笑道：“放，放，放！自然放，我留着令郎干什么？”云中鹤插口道：

“段公子风流英俊，钟夫人‘俏药叉’又是位美貌佳人，将段公子留在谷中，那不是引狼入室、养虎贻患吗？钟谷主自然要放，不能不放，不敢不放！”群豪一听，无不愕然，均觉这“穷凶极恶”云中鹤说话肆无忌惮，丝毫不将钟万仇放在眼里，“穷凶极恶”之名，端的不假。钟万仇大怒，转头说道：“云兄，此间事了之后，在下还要领教阁下高招。”云中鹤道：“妙极，妙极！我早就想杀其夫而占其

妻，谋其财而居其谷。”

群豪尽皆失色。无量洞洞主辛双清道：

“江湖上英雄好汉并未死绝，你‘天下四恶’身手再高，终究要难逃公道。”叶二娘娇声嗲气地道：“辛道友，我叶二娘可没冒犯你啊，怎地把我也牵扯在一起了？”左子穆想起她掳劫自己幼儿之事，兀自心有余悸，偷偷斜睨她一眼。叶二娘吃吃而笑，说道：“左先生，你的小公子长得更加肥肥白白了吧？”左子穆不敢不答，低声道：“上次他受了风寒，迄今患病未愈。”叶二娘笑道：“啊，那都是我不好。回头我瞧瞧山山我那乖孙子去。”左子穆大惊，忙道：“不敢劳动大驾。”

保定帝寻思：“‘四恶’为非作歹，结怨甚多。这些江湖豪士显然并非他们的帮手，事情便又好办得多。待救出誉儿之后，不妨俟机除去大害。‘四恶’之首的延庆太子虽为段门中人，我不便亲自下手，但他终究有当真‘恶贯满盈’之日。”

刀白凤听众人言语杂乱，将话题岔了开

去，霍地站起，说道：“钟谷主既答允归还小儿，便请唤他出来，好让我母子相见。”

钟万仇也站了起来，道：“是！”突然转头，狠狠瞪了段正淳一眼，叹道：“段正淳，你已有了这样的好老婆、好儿子，还不够么？今日声名扫地，是你自作自受，须怪我钟万仇不得。”

段正淳听钟万仇答允归还儿子，料想事情决不会如此轻易了结，对方定然安排下阴谋诡计，此时听他如此说，当即站起，走到他身前，说道：“钟谷主，你若蓄意害人，段正淳自也有法子教你痛悔一世。”

钟万仇见他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气度清贵高华，自己委实远远不如，这一自惭形秽，登时妒火填膺，大声道：“事已如此，钟万仇便家破人亡，碎尸万段，也跟你干到底了。你要儿子，跟我来吧！”说着大踏步走出厅门。

☆☆☆

一行人随着钟万仇来到树墙之前，云中鹤炫耀轻功，首先一跃而过。段正淳心想今日之



事已无善罢之理，不如先行立威，好叫对方知难而退，便道：“笃诚，砍下几株树来，好让大伙儿行走。”古笃诚应道：“是！”举起钢斧，嚓嚓嚓几响，登时将一株大树砍断。傅思归双掌推出，那断树喀喇喇声响，倒在一旁。钢斧白光闪耀，接连挥动，响声不绝，大树一株株倒下，片刻间便砍倒了五株。

钟万仇这树墙栽植不易，当年着实费了一番心血，被古笃诚接连砍倒五株大树，不禁勃然大怒，但转念又想：“大理段氏今日要大大地出丑，这些小事，我也不来跟你计较。”当即从空缺处走了进去。

只见树墙之后，黄眉僧和青袍客的左手均抵住一根铁杖，头顶白气蒸腾，正在比拚内力。黄眉僧忽然伸出右手，用小铁槌在身前青石上画了个圈。青袍客略一思索，右手铁杖在青石上捺落。保定帝凝目看去，登时明白：

“原来黄眉师兄一面跟延庆太子下棋，一面跟他比拚内力，既斗智，复斗力，这等别开生面的比赛，实在凶险不过。他一直没给我回音，

看来这场比赛已持续了一日一夜，兀自未分胜败。”向棋局上一瞥，见两人正在打一个“生死劫”，胜负之数，全系于此劫，不过黄眉僧落的是后手，一块大棋苦苦求活。黄眉僧的两名弟子破疑、破嗔却已倒在地下，动弹不得。原来二僧见师父势危，出手夹击青袍客，却均为他铁杖点倒。

段正淳上前解开了二人穴道，喝道：“万里，你们去推开大石，放誉儿出来。”褚万里等四人齐声答应，并肩上前。

钟万仇喝道：“且慢！你们可知这石屋之中，还有什么人在内？”段正淳怒道：“钟谷主，你若以歹毒手段摆布我儿，须知你自己也有妻女。”钟万仇冷笑道：“嘿嘿，不错，我钟万仇有妻有女，天幸我没有儿子，我儿子更不会和我亲生女儿干那乱伦的兽行！”段正淳脸色铁青，喝道：“你胡说八道什么？”钟万仇道：“木婉清是你的私生女儿，是不是？”段正淳怒道：“木姑娘的身世，要你多管什么闲事？”

钟万仇笑道：“哈哈，那也未必是什么闲事。大理段氏，天南为皇，武林中也有响当当的声名。各位英雄好汉，大家睁开眼睛瞧瞧，段正淳的亲生儿子和亲生女儿，却在这儿乱伦，就如禽兽般地结成夫妻啦！”他向南海鳄神打个手势，两人伸手便去推那挡在石屋前面的大石。

段正淳道：“且慢！”伸手去拦。叶二娘和云中鹤各出一掌，分从左右袭来。段正淳竖掌一挡。高昇泰侧身斜上，去格云中鹤的手掌。不料叶云二人这两掌都是虚招，右掌一晃之际，左掌同时反推，也都击在大石之上。这大石虽有千斤之重，但在钟万仇、南海鳄神、叶二娘、云中鹤四人合力推击之下，登时便滚在一旁。这一招是四人事先计议定当了，虚虚实实，段正淳竟然无法拦阻。其实段正淳也是急于早见爱子，并没真的如何出力拦阻。但见大石滚开，露出一道门户，望进去黑黝黝的，瞧不清屋内情景。

钟万仇笑道：“孤男寡女，赤身露体地躲

在一间黑屋子里，还能有什么好事做出来？哈哈，哈哈，大家瞧明白了！”

钟万仇大笑声中，只见一个青年男子披头散发，赤裸着上身走将出来，下身只系着一条短裤，露出了两条大腿，正是段誉，手中横抱着一个女子。那女子缩在他怀里，也只穿着贴身小衣，露出了手臂、大腿、背心上雪白粉嫩的肌肤。

保定帝满脸羞惭。段正淳低下了头不敢抬起。刀白凤双目含泪，喃喃地道：“冤孽，冤孽！”高昇泰解下长袍，要去给段誉披在身上。马五德一心要讨好段氏兄弟，忙闪身遮在段誉身前。南海鳄神叫道：“王八羔子，滚开！”

钟万仇哈哈大笑，十分得意，突然间笑声止歇，顿了一顿，蓦地里惨声大叫：“灵儿，怎么是你？”

群豪听到他叫声，无不心中一凛，只见钟万仇扑向段誉身前，夹手去夺他手中横抱着的女子。这时众人已然看清这女子的面目，但见

她年纪比木婉清幼小，身材也较纤细，脸上未脱童稚之态，哪里是木婉清了？却是钟万仇的亲生女儿钟灵。当群豪初到万劫谷时，钟万仇曾带夫人和女儿到大厅上拜见宾客，炫示他家中妇女的美丽可爱。

段誉迷惘中见到许多人围在身前，认出伯父和父母都到了，忙脱手放开钟灵，任由钟万仇抱去，叫道：“妈，伯父，爹爹！”刀白凤忙抢上前去，将他搂在怀里，问道：“誉儿，你……你怎么了？”段誉手足无措，说道：

“我……我不知道啊！”

钟万仇万不料害人反而害了自己，哪想得到段誉从石屋中抱将出来的，竟会是自己的女儿？他一呆之下，放下女儿。钟灵只穿着贴身的短衣衫裤，陡然见到这许多人，只羞着满脸飞红。钟万仇解下身上长袍，将她裹住，跟着重重便是一掌，击得她左颊红肿了起来，骂道：“不要脸！谁叫你跟这小畜生在一起？”钟灵满腹含冤，哭了起来，一时哪里能够分辩？

钟万仇忽想：“那木婉清必定还在屋内，我叫她出来，让她分担灵儿的羞辱。”大声叫道：“木姑娘，快出来吧！”他连叫三声，石屋内全无声息。钟万仇冲进门去，石屋只丈许见方，一目了然，哪里有半个人影？钟万仇气得几乎要炸破胸膛，翻身出来，挥掌又向女儿打去，喝道：“我毙了你这臭丫头！”

蓦地里旁边伸出一只手掌，无名指和小指拂向他手腕。钟万仇急忙缩手相避，见出手拦阻的正是段正淳，怒道：“我自管教我女儿，跟你有什么相干？”

段正淳笑吟吟地道：“钟谷主，你对我孩儿可优待得紧啊，怕他独自一个儿寂寞，竟命你令爱千金相陪。在下委实感激之至。既然如此，令爱已是我段家的人了，在下这可不能不管。”钟万仇怒道：“怎么是你段家的人？”段正淳笑道：“令爱在这石屋之中服侍小儿段誉，历时已久。孤男寡女，赤身露体地躲在一间黑屋子里，还能有什么好事做出来？我儿是镇南王世子，虽然未必能娶令爱为世子正妃，

但三妻四妾，有何不可？你我这可不是成了亲家么？哈哈，哈哈，呵呵呵！”钟万仇狂怒不可抑制，扑将过来，呼呼呼连击三掌。段正淳笑声不绝，一一化解。

群豪均想：“大理段氏果真厉害，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竟将钟谷主的女儿掉了包，囚在石室之中。钟万仇身在大理，却无端端地去跟段家作对，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原来这正是华赫艮等三人做下的手脚。华赫艮将钟灵擒入地道，本意是不令她泄漏了地道秘密，后来听到钟万仇夫妇的对话，三人在地道中低声商议，均觉此事牵连重大，且甚为紧急。一待钟夫人离去，巴天石当即悄悄钻出，施展轻功，踏勘了那石屋的准确方位和距离，由华赫艮重定地道路径。众人加紧挖掘，又忙了一夜，直到次晨，才掘到了石屋之下。

华赫艮掘入石屋，见段誉正在斗室中狂奔疾走，状若疯颠，当即伸手去拉，岂知段誉身法既迅捷又怪异，始终拉他不着。巴天石和范骅齐上合围，向中央挤拢。石室实在太小，段

誉无处可以闪避，华赫艮一把抓住了他手腕，登时全身大震，有如碰到一块热炭相似，当下用力相拉，只盼将他拉入地道，迅速逃走。哪知刚一使劲，体内真气便向外急涌，忍不住

“哎哟”一声，叫了出来。巴天石和范骅拉着华赫艮用力后扯，三人合力，才脱去了“北冥神功”吸引真气之厄。大理三公的功力，比之无量剑弟子自高得多了，幸好见机极快，应变神速，饶是如此，三人都已吓出了一身冷汗，心中均道：“延庆太子的邪法当真厉害。”再也不敢去碰段誉身子。

正在无法可施的当儿，屋外人声喧扰，听得保定帝、镇南王等都已到来，钟万仇大声讥嘲。巴天石灵机一动：“这钟万仇好生可恶，咱们给他大大地开个玩笑。”除下钟灵的外衫，给木婉清穿上，再抱起钟灵，交给段誉。段誉迷迷糊糊地接过。华赫艮等三人拉着木婉清进了地道，合上石板，哪里还有半点踪迹可寻？

☆☆☆



保定帝见侄儿无恙，想不到事情竟演变成这样，既感欣慰，又觉好笑，一时也推想不出其中原由，但想黄眉僧和延庆太子比拚内力，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稍有差池，立时便有性命之忧，当即回身去看两人角逐。只见黄眉僧额头汗粒如豆，一滴滴地落上棋局，延庆太子却仍神色不变，若无其事，显然胜败已判。

段誉神智一清，也即关心棋局的成败，走到两人身侧，观看棋局，见黄眉僧劫材已尽，延庆太子再打一个劫，黄眉僧便无棋可下，非认输不可。只见延庆太子铁杖伸出，便往棋局中点下，所指之处，正是当前的关键，这一子下定，黄眉僧便无可救药，段誉大急，心想：“我且给他混赖一下。”伸手便向铁杖抓去。

延庆太子的铁杖刚要点到“上位”的三七路上，突然间掌心一震，右臂运得正如张弓满弦般的真力如飞般奔泻而出。他这一惊自是不小，斜眼微睨，见段誉拇指和食指正捏住了铁杖杖头。段誉只盼将铁杖拨开，不让他在这棋局中的关键处落子，但这根铁杖竟如铸定在空中

一般，纹丝不动，当即使劲推拨，延庆太子的内力便由段誉少商穴而涌入体内。

延庆太子大惊之下，只想：“星宿海丁老怪的化功大法！”当下气运丹田，劲贯手臂，铁杖上登时出一股大力，一震之下，便将段誉的手指震离铁杖。

段誉只觉半身酸麻，便欲晕倒，身子晃了几下，伸手扶住面前青石，这才稳住。但延庆太子所发出的雄浑内劲，却也有一小半犹如石沉大海，不知去向，他心中惊骇，委实非同小可，铁杖垂下，正好点在“上位”的七八路上。只因段誉这么一阻，他内力收发不能自如，铁杖下垂，尚挟余劲，自然而然地重重戳落。延庆太子暗叫：“不好！”急忙提起铁杖，但七八路的交叉线上，已戳出了一个小小凹洞。

高手下棋，自是讲究落子无悔，何况刻石为枰，陷石为子，内力所到处石为之碎，如何能下了不算？但这“上”位的七八路，乃是自己填塞了一只眼。只要稍明弈理之人，均知两

眼是活，一眼即死。延庆太子这一大块棋早已做成两眼，以此为攻逼黄眉僧的基地，决无自己去塞死一只活眼之理。然而此子既落，虽为弈理所无，总是功力内劲上有所不足。

延庆太子暗叹：“棋差一着，满盘皆输，这真是天意吗？”他是大有身分之人，决不肯为此而与黄眉僧争执，站起身来，双手按在青石岩上，注视棋局，良久不动。

群豪大半未曾见过此人，见他神情奇特，群相注目。只见他瞧了半晌，突然间一言不发地撑着铁杖，杖头点地，犹如踩高跷一般，步子奇大，远远地去了。

蓦地里喀喀声响，青石岩晃动几下，裂成六七块散石，崩裂在地，这震烁古今的一局棋就此不存人世。群豪惊噫出声，相顾骇然，除了保定帝、黄眉僧师徒、三大恶人之外，均想：“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活尸一般的青袍客，武功竟这等厉害。”

黄眉僧侥幸胜了这局棋，双手据膝，怔怔出神，回思适才种种惊险情状，心情始终难以

宁定，实不知延庆太子何以在稳操胜券之际，突然将他自己一块棋中的两只眼填塞了一只。难道眼见段正明这等高手到来，生怕受到围攻，因而认输逃走吗？但他这面帮手也是不少，未必便斗不过。

保定帝和段正淳、高昇泰等对这变故也均大惑不解，好在段誉已然救出，段氏清名丝毫无损，延庆太子败棋退走，这一役大获全胜，其中猜想不透的种种细节也不用即行查究。段正淳向钟万仇笑道：“钟谷主，令爱既成我儿姬妾，日内便即派人前来迎娶。愚夫妇自当爱护善待，有若亲女，你尽管放心好了。”

钟万仇正自怒不可遏，听得段正淳如此出言讥刺，唰的一声，拔出腰间佩刀，便往钟灵头上砍落，喝道：“气死我了，我先杀了这贱人再说。”

蓦地里一条长长的人影飘将过来，迅速无比地抱住钟灵，便如一阵风般倏然而过，已飘在数丈之外。嗒的一声响，钟万仇一刀砍在地下，瞧抱着钟灵那人时，却是“穷凶极恶”云

中鹤，怒喝：“你……你干什么？”

云中鹤笑道：“你这个女儿自己不要了，就算已经砍死了，那就送给我吧。”说着又飘出数丈。他知保定帝和黄眉僧的武功多半远胜于己，而段正淳和高昇泰也均是了不起的人物，是以打定主意抱着钟灵便溜，眼见巴天石并不在场，自己只要施展轻功，这些人中便没有一个追赶得上。

钟万仇知他轻功了得，只急得双足乱跳，破口大骂。保定帝等日前见过他和巴天石绕圈追逐的身手，这时见他虽然抱着钟灵，仍是一飘一晃的手中轻如无物，也都奈何他不得。

段誉灵机一动，叫道：“岳老三，你师父有命，快将这个小姑娘夺下来。”南海鳄神一怔，怒道：“妈巴羔子，你说什么？”段誉道：“你拜了我为师，头也磕过了，难道想赖？你说过的话是放屁么？你定是想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南海鳄神横眉怒目地喝道：

“我说过的话自然算数，你是我师父便怎样？老子恼将起来，连你这师父也一刀砍了。”段

誉道：“你认了便好。这姓钟的小姑娘是我老婆，也就是你的师娘，快去给我夺回来。这云中鹤侮辱她，就是辱你师娘，你太也丢脸了，太不是英雄好汉了。”

南海鳄神一怔，心想这话倒也有理，忽然想起木婉清是他老婆，怎么这姓钟的小姑娘也是他老婆了？问道：“究竟我有几个师娘？”段誉道：“你别多问了，那个是大师娘，这个是小师娘。倘若你夺不回你这小师娘，你就太也丢脸。这里许多好汉个个亲眼看见，你连第四恶人云中鹤也斗不过，那你就降为第五恶人，说不定是第六恶人了。”要南海鳄神排名在云中鹤之下，那比杀了他的头还要难过，一声狂吼，拔足便向云中鹤赶去，叫道：“快放下我小师娘！”

云中鹤纵身向前飘行，叫道：“岳老三真是大傻瓜，你上了人家大当啦！”南海鳄神最爱自认了不起，云中鹤当着这许多人的面说他上了人家的当，更令他怒火冲天，大叫：“我岳老二怎会上别人的当？”当即提气急追。两

人一前一后，片刻间已转过了山坳。

钟万仇狂怒中刀砍女儿，但这时见女儿为恶徒所擒，毕竟父女情深，又想到妻子问起时无法交代，情急之下，也提刀追了下去。

☆☆☆

保定帝当下和群豪作别，一行离了万劫谷，径回大理城，一齐来到镇南王府。华赫艮、范骅、巴天石三人从府中迎出，身旁一个少女衣饰华丽，明媚照人，正是木婉清。

范骅向保定帝禀报华赫艮挖掘地道、将钟灵送入并救出木婉清等情由，众人才知钟万仇害人不成，反害自己，原来竟因如此，尽皆庆幸。

那“阴阳和合散”药性虽猛，却非毒药，段誉和木婉清服了些清泻之剂，又饮了几大碗冷水，便即消解。

午间王府设宴。众人在席上兴高采烈地谈起万劫谷之事，都说此役以黄眉僧与华赫艮两人功劳最大，若不是黄眉僧牵制住了段延庆，则挖掘地道非给他发觉不可。

刀白凤忽道：“华大哥，我还想请你再辛苦一趟。”华赫艮道：“王妃吩咐，自当遵命。”刀白凤道：“请你派人将这条地道堵死了。”华赫艮一怔，应道：“是。”却不明她用意。刀白凤向段正淳瞪了一眼，说道：“这条地道通入钟夫人的居室，若不堵死，就怕咱们这里有一位仁兄，从此天天晚上要去钻地道。”众人哈哈大笑。

木婉清隔不多久，便向段誉偷眼瞧去，每当与他目光相接，两人立即转头避开。她自知此生此世与他已不能成为夫妇，想起这几天两人石屋共处的情景，更加黯然神伤。只听众人谈论钟灵要成为段誉的姬妾，又说她虽给云中鹤擒去，但南海鳄神与钟万仇两人联手，定能将她救回，又听保定帝吩咐褚古傅朱四人，饭后即去打探钟灵的讯息，设法保护。木婉清越听越怒，从怀中摸出一只小小金盒，便是当日钟夫人要段誉来求父亲相救钟灵的信物，伸手递到段正淳面前，说道：“甘宝宝给你的！”

段正淳一愕，道：“什么？”木婉清怒



道：“是钟灵这小丫头的生辰八字。” 持着金盒将段誉一指，又道：“甘宝宝叫他给你。”

段正淳接了过来，心中一酸，他早认出这金盒是当年自己与甘宝宝定情之夕给她的，打开盒盖，见盒中一张小小红纸，写着：“乙卯年十二月初五丑时女”十一个小字，字迹歪歪斜斜，正是甘宝宝的手笔。

刀白凤冷冷地道：“好得很啊，人家把女儿的生辰八字也送过来了。”

段正淳翻过红纸，见背后写着几行极细的小字：“伤心苦候，万念俱灰。然是儿不能无父，十六年前朝思暮盼，只待君来。迫不得已，于乙卯年六月归于钟氏。”字体纤细，若非凝目以观，几乎看不出来。段正淳想起对甘宝宝辜负良深，眼眶登时红了，突然间心念一动，顷刻间便明白了这几行字的含义：“宝宝于乙卯年六月嫁给钟万仇，钟灵却是该年十二月初五生的，自然便不是钟万仇的女儿。宝宝苦苦等候我不至，说‘是儿不能无父’，又说‘迫不得已’而嫁，自是因为有了身孕，不能

未嫁生儿。那么钟灵这孩儿却是我的女儿。正是……正是那时候，十六年前的春天，和她欢好两个月，便有了钟灵这孩儿……”想明白此节，脱口叫道：“啊哟，不成！”

刀白凤问道：“什么不成？”段正淳摇摇头，苦笑道：“钟万仇这家伙……这家伙心术太坏，安排了这等毒计，陷害我段氏满门，咱们决不能……决不能跟他结成亲家。此事无论如何不可！”刀白凤听他这几句吞吞吐吐，显然言不由衷，将他手中的红纸条接过来一看，略一凝思，已明其理，登时怒不可抑，说道：“原来……原来，嘿，钟灵这小丫头，也是你的私生女儿！”反手就是一掌。段正淳侧头避开。

厅上众人俱感尴尬。保定帝微笑道：“既是如此，这事也只好作罢了……”

只见一名家将走到厅口，双手捧着一张名帖，躬身说道：“虎牢关过彦之过大爷求见王爷。”段正淳心想这过彦之是伏牛派掌门柯百岁的大弟子，外号叫做“追魂鞭”，据说武功

颇为了得，只是跟段家素无往来，不知路远迢迢地前来何事。当即站起，向保定帝道：“这人不知来干什么，兄弟出去瞧瞧。”

保定帝微笑点头，心想：“这‘追魂鞭’来得巧，你正好趁机脱身。”

段正淳走出花厅，高昇泰与褚、古、傅、朱跟随在后。踏进大厅，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坐在西首椅上。那人一身丧服，头戴麻冠，满脸风尘之色，双目红肿，显是家有丧事、死了亲人。见到段正淳进厅，便即站起，躬身行礼，说道：“河南过彦之拜见王爷。”段正淳还礼道：“过老师光临大理，小弟段正淳未曾远迎，还乞恕罪。”过彦之心想：“素闻大理段氏兄弟大富大贵而不骄，果然名不虚传。”说道：“过彦之草野匹夫，求见王爷，实是冒昧。”段正淳道：“‘王爷’爵位仅为俗人而设。过老师的名头在下素所仰慕，大家兄弟相称，不必拘这虚礼。”引见高昇泰后，分宾主坐下。

过彦之道：“王爷，我师叔在府上寄居甚

久，便请告知，请出一见。”段正淳奇道：

“过兄的师叔？”心想：“我府里哪里有什么伏牛派的人物？”过彦之道：“敝师叔改名换姓，借尊府避难，未敢向王爷言明，实是大大不敬，还请王爷宽宏大量，不予见怪，在下这里谢过了。”说着站起来深深一揖。段正淳一面还礼，一面思索，实想不起他师叔是谁？

高昇泰也自寻思：“是谁？是谁？”他辅佐段氏兄弟，一直留心朝廷宫中及镇南王府中事务，蓦地里想起了那人的外号和姓氏，心道：“必定是他！”向身旁家丁道：“到账房去对霍先生说，河南追魂鞭过大爷到了，有要紧事禀告‘金算盘’崔老前辈，请他到大厅一叙。”

那家丁答应了进去。过不多时，只听得后堂踢踢跚跚脚步声响，一个人拖泥带水地走来，说道：“你来这一下子，我这口闲饭可就吃不成了。”

段正淳听到“金算盘崔老前辈”七字，脸色微变，心道：“难道‘金算盘崔百泉’竟隐

迹于此？我怎地不知？高贤弟却又不跟我说？”只见一个形貌猥琐的老头儿笑嘻嘻地走进厅来，却是账房中相助照管杂务的霍先生。此人每日里若非醺醺大醉，便是与下人赌钱，最为惫懒无聊，账房中只因他钱银面上倒十分规矩，十多年来也就一直容他胡混。段正淳大是惊讶：“这霍先生当真便是崔百泉？我有眼无珠，这张脸往哪里搁去？”幸好高昇泰一口便叫了出来，过彦之还道镇南王府中早已众所知晓。

那霍先生本是七分醉、三分醒，颠颠倒倒的神气，眼见过彦之全身丧服，不由得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过彦之抢上几步，拜倒在地，放声大哭，说道：“崔师叔，我师……师父给……给人害死了。”那霍先生崔百泉神色立变，一张焦黄精瘦的脸上霎时间全是阴鸷戒备的神气，缓缓问道：“仇人是谁？”过彦之哭道：“小侄无能，访查不到仇人确讯，但猜想起来，多半是姑苏慕容家的人物。”崔百泉脸上突然闪过一丝恐惧之色，但

惧色霎息即过，沉声道：“此事须得从长计议。”

段正淳和高昇泰对望一眼，均想：“‘北乔峰，南慕容’，他伏牛派与姑苏慕容氏结上了怨家，此仇只怕难报。”

崔百泉神色惨然，向过彦之道：“过贤侄，我师兄如何身亡归西，请你详述。”过彦之道：“师仇如同父仇，一日不报，小侄寝食难安。请师叔即行上道，小侄沿途细禀，以免耽误了时刻。”崔百泉鉴貌辨色，知他嫌大厅上耳目众多，说话不便，倒不争在这一时三刻的相差，心下盘算：“我在镇南王府寄居多年，不露形迹，哪料到这位高侯爷早就识破了我行藏。若不向段王爷致歉谢罪，便是大大得罪了段家。何况找姑苏慕容氏为师兄报仇，决非我一力可办，若得段家相助，那便判然不同，这一敌一友之间，出入甚大。”走到段正淳身前，双膝跪地，不住磕头，咚咚有声。

这一下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段正淳忙伸手相扶，不料一扶之下，崔百泉的身子竟如钉

在地下一般，牢牢不动。段正淳心道：“好酒鬼，原来武功如此了得，一向骗得我好苦。”劲贯双臂，往上一抬。崔百泉也不再运力撑拒，乘势站起，刚站直身子，只感周身百骸说不出的难受，有如乘了小舟在大海中猛受风涛颠簸之苦，因而晕船一般，情知是段正淳出手惩戒。他想我若运功抵御，镇南王这口气终究难消，说不定他更疑心我混入王府卧底，另有奸恶图谋，趁着体内真气激荡，便即一跤坐倒，索性顺势仰天摔了下去，模样狼狈已极，大叫：“啊哟！”

段正淳微微一笑，伸手拉他起身，拉中带捏，消解了他体内的烦恶。

崔百泉道：“王爷，崔百泉给仇人逼得无路可走，这才厚颜到府上投靠，托庇于王爷的威名之下，总算活到今日。崔百泉没向王爷吐露真相，当真罪该万死！”

高昇泰接口道：“崔兄何必太谦？王爷早已知道阁下身分来历，崔兄既然真人不露相，王爷也就不必叫破，别说王爷知晓，旁人何尝

不知？那日世子对付南海鳄神，不是拉着崔兄来充他师父吗？世子知道合府之中，除了王爷自己，只有崔兄才对付得了这姓岳的恶人。”其实那日段誉拉了崔百泉来冒充师父，全是误打误撞，只觉府中诸人以他的形貌最是难看猥琐，这才拉他来跟南海鳄神开个玩笑。但此刻崔百泉听来，却深信不疑，暗自惭愧。

高昇泰又道：“王爷素来好客，别说崔兄于我大理绝无恶意阴谋，就算有不利之心，王爷也当大量包容，以诚相待。崔兄何必多礼？”言下之意是说，只因你并无劣迹恶行，这才相容至今，否则的话，早就已料理了你。

崔百泉道：“高侯爷明鉴，话虽如此说，但姓崔的何以要投靠王府，于告辞之先务须陈明才是，否则太也不够光明。只是此事牵涉旁人，崔百泉斗胆请借一步说话。”

段正淳点了点头，向过彦之道：“过兄，师门深仇，事关重大，也不忙在这一时三刻。咱们慢慢商议不迟。”过彦之还未答应，崔百泉已抢着道：“王爷吩咐，自当遵命。”



☆☆☆

这时一名家将走到厅口躬身道：“启禀王爷：少林寺方丈派遣两位高僧前来下书。”少林寺自唐初以来，即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段正淳一听，当即站起，走到滴水檐前相迎。

只见两名中年僧人由两名家将引导，穿过天井。一名形貌干枯的僧人躬身合十，说道：“少林寺小僧慧真、慧观，参见王爷。”段正淳抱拳还礼，说道：“两位远道光临，可辛苦了，请厅上奉茶。”

来到厅上，二僧却不就座。慧真说道：“王爷，贫僧奉敝寺方丈之命，前来呈上书信，奉致保定皇爷和镇南王爷。”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裹，一层层地解开，露出一封黄皮书信，双手呈给段正淳。

段正淳接过，说道：“皇兄便在此间，两位正好相见。”向崔百泉与过彦之道：“两位请用些点心，待会再行详谈。”引着慧真、慧观入内。

其时保定帝已在暖阁中休憩，正与黄眉僧

清茗对谈，段誉坐在一旁静听，见到慧真、慧观进来，都站起身来。段正淳送过书信，保定帝拆开一看，见那信是写给他兄弟二人的，前面说了一大段什么“久慕英名，无由识荆”、

“威镇天南，仁德广被”、“万民仰望，豪杰归心”、“阐护佛法，宏扬圣道”等等的客套话，但说到正题时，只说：“敝师弟玄悲禅师率徒四人前来贵境，谨以同参佛祖、武林同道之谊，敬恳赐予照拂。”下面署名的是“少林禅寺释子玄慈合十百拜”。

保定帝站着读信，意思是敬重少林寺，慧真和慧观恭恭敬敬地在一旁垂手侍立。保定帝道：“两位请坐。少林方丈既有法谕，大家是佛门弟子，武林一派，但叫力所能及，自当遵命。玄悲大师明晓佛学，武功深湛，在下兄弟素所敬慕，不知大师法驾何时光临？在下兄弟扫榻相候。”

慧真、慧观突然双膝跪地，咚咚咚咚地磕头，跟着便痛哭失声。

保定帝、段正淳都是一惊，心道：“莫非

玄悲大师死了？”保定帝伸手扶起，说道：

“你我武林同道，不敢当此大礼。”慧真站直身子，果然说道：“我师父圆寂了！”保定帝心想：“这通书信本是要玄悲大师亲自送来的，莫非他死在大理境内？”说道：“玄悲大师西归，佛门少一高僧，武林失一高手，实深悼惜。不知玄悲大师于何日圆寂？”

慧真道：“方丈师伯月前得到讯息，‘天下四大恶人’要来大理跟皇爷与镇南王为难。大理段氏威镇天南，自不惧他区区‘四大恶人’，但恐两位不知，手下的执事部属中了暗算，因此派我师父率同四名弟子，前来大理禀告皇爷，并听由差遣。”

保定帝好生感激，心想：“无怪少林派数百年来众所敬服，玄慈方丈以天下武林安危为己任，我们虽远在南鄙，他竟也关心及之。他信上说要我们照拂玄悲大师师徒，其实却是派人来报讯助拳。”当即微微躬身，说道：“方丈大师隆情厚意，我兄弟不知何以为报。”

慧真道：“皇爷太谦了。我师徒兼程南

来，上月廿八，在大理陆凉州身戒寺挂单，哪知道廿九清晨，我们师兄弟四人起身，竟见到师父……我们师父受人暗算，死在身戒寺的大殿之上……”说到这里，已呜咽不能成声。

保定帝长叹一声，问道：“玄悲大师是中了歹毒暗器吗？”慧真道：“不是。”保定帝与黄眉僧、段正淳、高昇泰四人均有诧异之色，都想：“以玄悲大师的武功，若不是身中见血封喉的歹毒暗器，就算敌人在背后忽施突袭，也决不会全无抗拒之力，就此毙命。大理国中，又有哪一个邪派高手能有这般本领下此毒手？”

段正淳道：“今儿初三，上月月小，廿八晚间是四天之前。誉儿被擒入万劫谷是廿九晚间。”保定帝点头道：“不是‘四大恶人’。”段延庆这几日中都在万劫谷，决不能分身到千里之外的陆凉州去杀人，何况即是段延庆，也未必能无声无息地一下子就打死了玄悲大师。

慧真道：“我们扶起师父，他老人家身子冰冷，圆寂已然多时，大殿上也没动过手的痕

迹。我们追出寺去，身戒寺的师兄们也帮同搜寻，但数十里内找不到凶手的半点线索。”

保定帝黯然道：“玄悲大师为我段氏而死，又是在大理国境内遭难，在情在理，我兄弟决不能置身事外。”

慧真、慧观二僧同时合十道谢。慧真又道：“我师兄弟四人和身戒寺方丈五叶大师商议之后，将师父遗体暂厝在身戒寺，不敢就此火化，以便日后掌门师伯检视。我两个师兄赶回少林寺禀报掌门师伯，小僧和慧观师弟赶来大理，向皇爷与镇南王禀报。”

保定帝道：“五叶方丈年高德劭，见识渊博，多知武林掌故，他老人家如何说？”

慧真道：“五叶方丈言道：十之八九，凶手是姑苏慕容家的人物。”

段正淳和高昇泰对望一眼，心中都道：“又是‘姑苏慕容’！”

黄眉僧一直静听不语，忽然插口道：“玄悲大师可是胸口中了敌人的一招‘大韦陀杵’而圆寂么？”慧真一惊，说道：“大师所料不

错，不知如何……如何……”黄眉僧道：“久闻少林玄悲大师‘大韦陀杵’功夫乃武林一绝，中杵者肋骨根根断折。这门武功自然厉害之极，但终究太过霸道，似乎非我佛门弟子……唉！”段誉插嘴道：“是啊，这门功夫太过狠辣。”

慧真、慧观听黄眉僧评论自己师父，已然不满，但敬他是前辈高僧，不敢还嘴，待听段誉也在一旁多嘴多舌，不禁怒目瞪视。段誉只当不见，毫不理会。

段正淳问道：“师兄怎知玄悲大师中了‘大韦陀杵’而圆寂？”黄眉僧叹道：“身戒寺方丈五叶大师料定凶手是姑苏慕容氏，自然不是胡乱猜测的。段二弟，姑苏慕容氏有一句话，叫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听见过么？”段正淳沉吟道：“这句话倒也曾听说过，只不大明白其中含意。”黄眉僧喃喃地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脸上突然间闪过一丝恐惧之色。保定帝、段正淳和他相识数十年，从未见

他生过惧意，今日他与延庆太子生死相搏，明明已经落败，虽然狼狈周章，神色却仍坦然，此刻竟然露出惧色，可见对手确实可畏可怖。

暖阁中一时寂静无声。过了半晌，黄眉僧缓缓地道：“老僧听说，姑苏慕容世家的武功，当真渊博到了极处。似乎武林中不论哪一派哪一家的绝技，他们无一不精，无一不会。更奇的是，他们若要制人死命，必是使用那人的成名绝技。”段誉道：“这当真匪夷所思了，天下有这许许多多武功，他们又怎学得周全？”黄眉僧道：“贤侄此言不错，学如渊海，一人如何能够穷尽？可是慕容家的仇人原亦不多。听说他们若学不会仇人的绝招，不能以这绝招致对方死命，他们就不会动手。”

保定帝道：“我也听说过中原有这么个武林世家。河北骆氏三雄善使飞锥，后来三人都身中飞锥丧命。山东章虚道人杀人时必定斩去敌人四肢，让他哀叫半日方死。这章虚道人自己也遭此惨报，慕容博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八个字，就是从章虚道人口中传出来

的。”顿了一顿，又道：“当时济南闹市之中，不知有多少人围观章虚道人在地下翻滚号叫。”他说到这里，似乎依稀见到章虚道人临死时的惨状，脸色间既有不忍，又有不满之色。

段正淳点头道：“那就是了。”突然想起一事，说道：“过彦之过大爷的师父柯百岁，听说擅用软鞭，鞭上的劲力却是纯刚一路，杀敌时往往一鞭击得对方头盖粉碎，难道他……他……”击掌三下，召来一名侍仆，道：“请崔先生和过大爷到这里，说我有事相商。”那侍仆应道：“是！”但他不知崔先生是谁，迟疑不走。高昇泰笑道：“崔先生便是账房中那个霍先生。”那侍仆这才大声应了一个“是”，转身出去。

不多时崔百泉和过彦之来到暖阁。段正淳先给保定帝、黄眉僧等引见了，说道：“过兄，在下有一事请问，尚盼勿怪。”过彦之道：“不敢。”段正淳道：“请问令师柯老前辈如何中人暗算？是拳脚还是兵刃上受了致命



之伤？”

过彦之突然满脸通红，甚是惭愧，嗫嚅半晌，才道：“家师是伤在软鞭的一招‘天灵千裂’之下。凶手的劲力刚猛异常，纵然家师自己，也不能……也不能……”

保定帝、段正淳、黄眉僧等相互望了一眼，心中都不由自主地一凛。

慧真走到崔百泉和过彦之跟前，合十一礼，说道：“贫僧师兄弟和两位敌忾同仇，若不灭了姑苏慕容……”说到这里，心想是否能灭得姑苏慕容氏，实在难说，一咬牙，说道：“贫僧将性命交在他手里便了。”过彦之双目含泪，说道：“少林派和姑苏慕容氏也结下深仇么？”慧真便将如何料想师父玄悲死于慕容氏手下之事简略说了。

过彦之神色悲愤，咬牙痛恨。崔百泉却垂头丧气的不语，似乎浑没将师兄的血仇放在心上。慧观和尚冲口说道：“崔先生，你怕了姑苏慕容氏么？”慧真忙喝：“师弟，不得无礼！”崔百泉东边瞧瞧，西边望望，似怕隔墙

有耳，又似怕有极厉害的敌人来袭，一副心惊胆战的模样。慧观哼的一声，自言自语：“大丈夫死就死了，又有什么好怕的？”慧真也颇不以崔百泉的胆怯为然，对师弟的出言冲撞就不再制止。

黄眉僧轻轻咳嗽一声，说道：“这事……”崔百泉全身一抖，跳了起来，将几上的一只茶碗带翻了，乒乓一声，在地下打得粉碎。他定了定神，见众人目光都瞧在自己身上，不由得面红耳赤，说道：“对不住，对不住！”过彦之皱着眉头，俯身拾起茶杯碎片。

段正淳心想：“这崔百泉是个脓包。”向黄眉僧道：“师兄，怎样？”

黄眉僧喝了一口茶，缓缓地道：“崔施主想来曾见过慕容博？”崔百泉听到“慕容博”三字，“哦”的一声惊呼，双手撑在椅上，颤声道：“我没有……是……是见过……没有……”慧观大声问道：“崔先生到底见过慕容博，还是没见过？”崔百泉双目向空瞪视，神不守舍，段正淳等都暗暗摇头。过彦之见师

叔如此出丑，更加尴尬难受。过了好一会。崔百泉才颤声道：“没有……嗯……大概……好像没有……这个……”

☆☆☆

黄眉僧道：“老衲曾有一件亲身经历，不妨说将出来，供各位参详。说来那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时老衲年轻力壮，刚出道不久，在江湖上也闯下了一点名声。当真是初生的牛犊儿不怕虎，只觉天下之大，除了师父之外，谁也不及我的武艺高强。那一年我护送一位任满回籍的京官和家眷，从汴梁回山东去，在青豹冈附近的山坳中遇上了四名盗匪。这四个匪徒一上来不抢财物，却去拉那京官的小姐。老衲当时年少气盛，自是容情不得，一出手便是辣招，使出金刚指力，都是一指刺入心窝，四名匪徒哼也没哼，便即一一毙命。

“我当时自觉不可一世，口沫横飞地向那京官夸口，说什么‘便再来十个八个大盗，我也一样的用金刚指送了他们性命。’便在那时，只听得蹄声得得，有两人骑着花驴从路旁

经过。忽然骑在花驴背上的一人哼了一声，似乎是女子声音，哼声中却充满轻蔑不屑之意。我转头看去，见一匹驴上坐的是个三十六七岁的妇人，另一匹驴上则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眉清目秀，甚是俊雅，两人都全身缟素，服着重孝。却听那少年道：‘妈，金刚指有什么了不起，却在这儿胡吹大气！’”

黄眉僧的出身来历，连保定帝兄弟都不深知。但他在万劫谷中以金刚指力划石为局，陷石成子，和延庆太子搏斗不屈，众人均十分敬仰，而他的金刚指力更无人不服，这时听他述说那少年之言，均觉小小孩童，当真胡说八道。

不料黄眉僧轻轻叹了口气，接着道：“当时我听了这句话虽然气恼，但想一个黄口孺子的胡言何足计较？只向他怒目瞪了一眼，也不理睬。却听得那妇人斥道：‘这人的金刚指是福建泉州达摩下院的正宗，已有三成火候。小孩儿家懂得什么？你出指就没他这般准。’”

“我一听之下，自然又惊又怒。我的师门

渊源江湖上极少人知，这少妇居然一口道破，而说我的金刚指力只三成火候，我当然大不服气。唉，其实那时候我太也不知天高地厚，以其时的功力而论，说我有三成火候，还是说得高了，最多也不过二成六七分而已。我便大声道：‘这位夫人尊姓？小麒在下的金刚指力，是有意赐教数招么？’那少年勒住花驴，便要答话。那少妇忽然双目一红，含泪欲滴，说道：‘你爹临终时说过什么话来。你立时便忘了么？’那少年道：‘是，孩儿不敢忘记。’两人挥鞭催驴，便向前奔。

“我越想越不服，纵马追了上去，叫道：‘喂！胡说八道地指摘别人武功，不留下几招，便想一走了之吗？’我骑的是匹脚力极快的好马，说话之间，已越过两匹花驴，拦在二人之前。那妇人向那少年道：‘你瞧，你随口乱说，人家可不答应了。’那少年显然对母亲很孝顺，再也不敢向我瞧上一眼。我见他们怕了我，心想孤儿寡妇，胜之不武，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但听那妇人的语气，这少年似乎也

会金刚指力。我这门功夫足足花了十五年苦功，方始练成，这小小孩童如何能会？自然是胡吹大气，便道：‘今日便放你们走路，以后说话可得小心些。’

“那妇人仍正眼也不朝我瞧上一眼，向那少年道：‘这位叔叔说得不错，以后你说话可得小心些。’倘若就此罢休，岂不极好？可是那时候我年少气盛，勒马让在道边，那少妇纵驴先行，那少年一拍驴身，胯下花驴便也开步，我扬起马鞭，向花驴臀上抽去，大笑道：‘快快走吧！’马鞭距那花驴臀边尚有尺许，只听得嗤的一声，那少年回身一指，指力凌空而来，将我的马鞭荡得飞了出去。这一下可将我吓得呆了，他这一指指力凌厉，远胜于我。

只听那妇人道：‘既出了手，便得了结。’那少年道：‘是。’勒转花驴，向我冲过来。我伸左掌使一招‘拦云手’向他推去，突然间嗤的一声，他伸指戳出，我只觉左边胸口一痛，全身劲力尽失。”

黄眉僧说到这里，缓缓解开僧袍，露出瘦

骨嶙嶙的胸膛来，只见他左边胸口对准心脏处有个一寸来深的洞孔。洞孔虽已结疤，仍可想像得到昔日受创之重。所奇者这创口显已深及心脏，他居然不死，还能活到今日，众人都不禁骇然。

黄眉僧指着自己右边胸膛，说道：“诸位请看。”只见该处皮肉不住起伏跳动，众人这才明白，原来他生具异相，心脏偏右而不偏左，当年死里逃生，全由于此。

黄眉僧缚好僧袍上的布带，说道：“似这等心脏生于右边的情状，实是万中无一。那少年见一指戳中我心口，我居然并不立时丧命，将花驴拉开几步，神色极是诧异。我见自己胸口鲜血汨汨流出，只道性命已然不保，哪里还有什么顾忌，大声骂道：“小贼，你说会使金刚指，哼哼！达摩下院的金刚指，可有伤人见血却杀不了人的么！你这一指手法根本就不对，也决不是金刚指。”那少年纵身上前，又想伸指戳来，那时我全无抗御之能，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不料那妇人挥出手中马鞭，卷住

了少年的手臂。我迷迷糊糊之中，听得她在斥责儿子：‘姑苏姓慕容的，哪有你这等不争气的孩儿？你这指力既没练得到家，就不能杀他，罚你七天之内……’到底罚他七天之内怎么样，我已晕了过去，没能听到。”

崔百泉颤声问道：“大……大师，以后……以后你再遇到他们没有？”

黄眉僧道：“说来惭愧，老衲自从经此一役，心灰意懒，只觉人家小小一个少年，已有如此造诣，我便再练一辈子武功，也未必赶得上他。胸口伤势痊愈后，便离了大宋国境，远来大理，托庇于段皇爷的治下，过得几年，又出了家。老僧这些年来虽已参悟生死，没再将昔年荣辱放在心上，但偶尔回思，不免犹有余悸，当真是惊弓之鸟了。”

段誉问道：“大师，这少年倘若活到今日，该有六十岁了，他就是慕容博吗？”

黄眉僧摇头道：“说来惭愧，老衲不知。其实这少年当时这一指是否真是金刚指，我也没看清楚，只觉得出手不大像。但不管是不



是，总之是厉害得很，厉害得很……”

众人默然不语，对崔百泉鄙视之心都收起了大半，均想以黄眉僧这等武功修为，尚自对姑苏慕容氏如此忌惮，崔百泉吓得神不守舍，倒也情有可原。

☆☆☆

崔百泉说道：“黄眉大师这等身分，对往事也毫不隐瞒，姓崔的何等样人，又怕出什么丑了？在下本来就要将混入镇南王府的原由，详细禀报陛下和王爷，这里都不是外人，在下说将出来，请众位一起参详。”他说了这几句话，心情激荡，已感到喉干舌燥，将一碗茶喝得碗底向天，又将过彦之那碗茶也端过来喝了，才继续道：“我……我这件事，是起……起于十八年前……”他说到这里，不禁往窗外望了望。

他定了定神，才又道：“南阳府城中，有一家姓吕的土豪，为富不仁，欺压良民。我柯师哥有个朋友遭他陷害，全家都死在他手里。”过彦之道：“师叔，你说的是吕庆图这

贼子？”崔百泉道：“不错。你师父说起吕庆图来，常自切齿痛恨。你师父向官府递了状子告了几次，都被吕庆图使钱将官司按了下来。你师父倘能动动软鞭，要杀了这吕庆图原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在江湖上虽然英雄气概，在本乡本土却有家有业，自来不肯做触犯王法之事。我崔百泉可不同了，偷鸡摸狗，嫖舍赌钱，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干。这一晚我恼将起来，便摸到吕庆图家中，将他一家三十余口全宰了个干净。

“我从大门口杀起，直杀到后花园，连花匠婢女都一个不留。到得园中，只见一座小楼的窗上兀自透出灯火。我奔上楼去，踢开房门，原来是间书房，四壁一架架的摆满了书，一对男女并肩坐在桌旁，正在看书。

“那男子四十来岁年纪，相貌俊雅，穿着书生衣巾。那女的年纪较轻，背向着我，瞧不见她面貌，但见她穿着淡绿轻衫，烛光下看去，显得挺俊俏的，他奶奶的……”他本来说得甚是斯文，和他平时为人大不相同，哪知突

然之间来了一句污言秽语，众人都是一愕。崔百泉却浑没知觉，续道：“……我一口气杀了三十几个人，兴致越来越高，忽然见到这对狗男女，他奶奶的，觉得有些古怪。吕庆图家中的人个个粗暴凶恶，怎么忽然钻出这一对清秀的狗男女来？这不像戏文里的唐明皇和杨贵妃么？我有点奇怪，倒没想动手就杀了他们。只听得那男的说道：‘娘子，从龟妹到武王，不该这么排列。’”

段誉听到“从龟妹到武王”六字，寻思：“什么龟妹、武王？”一转念间，便即明白：“啊，是‘从归妹到无妄’，那男子在说《易经》。”登时精神一振。

只听崔百泉又道：“那女的沉吟了一会，说道：‘要是从东北角上斜行大哥，再转姊姊，你瞧走不走得通呢？’”段誉心道：“大哥？姊姊？啊，那是‘大过’、‘既济’。”跟着一惊：“这女子说的明明是‘凌波微步’中的步法，只不过位置略偏，并未全对。难道这女子和山洞中的神仙姊姊竟有什么关联？”

崔百泉续道：“我听他夫妇二人讲论不休，说什么乌龟妹子、大舅子、小姊姊，不耐烦起来，大声喝道：‘两个狗男女，你奶奶的，都给我滚出来！’不料这两人好像都是聋子，全没听到我的话，仍目不转睛地瞧着那本书。那女子细声细气地道：‘从这里到姊姊，共有九步，那是走不到的。’我又喝道：‘走走走！走到你姥姥家，见你们十八代祖宗去吧！’正要举步上前，那男的忽然双手一拍，大笑道：‘妙极，妙极！姥姥为坤，十八代祖宗，喂，二九一十八，该转坤位。这一步可想通了！’他顺手抓起书桌上一个算盘，不知怎样，三颗算盘珠儿突然飞出，我只感胸口一阵疼痛，身子已然钉住，再也动弹不得了。”

“这两人对我仍不加理会，自顾自谈论他们的小哥哥、小畜生，我心中可说不出的害怕。在下匪号‘金算盘’，随身携带一个黄金铸成的算盘，其中装有机括，九十一枚算珠随时可用弹簧弹出。可是眼见书桌上那算盘是红木所制，平平无奇，中间的一档竹柱已断为数

截，显然他是以内力震断竹柱，再以内力激动算珠射出，这功夫当真他奶奶的了不起。

“这一男一女越说越高兴，我却越来越害怕。我在这屋子里做下了三十几条人命的大血案，偏偏僵在这里，动是动不得，话又说不出。我自己杀人抵命，倒也罪有应得，可是这么一来，非连累到我柯师兄不可。这两个多时辰，真比受了十年二十年的苦刑还要难过。直等到四处鸡啼声起，那男子才笑了笑，说道：

‘娘子，下面这几步，今天想不出来了，咱们走吧！’那女子道：‘这位金算盘崔老师帮你想出了这一步妙法，该当酬谢他什么才是！’我又是一惊，原来他们早已知道我的匪号和姓名。那男子道：‘既然如此，且让他多活几年。下次遇着再取他性命吧！他胆敢骂你骂我，总不成骂过就算。’说着收起了书本，跟着左掌回转，在我背心上轻轻一拂，解开了我穴道。这对男女就从窗中跃了出去。我一低头，只见胸口衣衫上破了三个洞孔，三颗算盘珠儿整整齐齐地钉在我胸口，真是用尺来量，

也不容易准得这么厘毫不差。喏喏喏，诸位请瞧瞧我这副德行。”说着解开了衣衫。

众人一看，都忍不住失笑。但见两颗算盘珠恰好嵌在他两个乳头之上，两乳之间又是一颗，事隔多年，难得他竟然并不设法取出。

崔百泉摇摇头，扣起衫钮，说道：“这三颗算盘珠嵌在我身上，这罪可受得大了。我本想用小刀子挖了出来，但微一用力，撞动自己穴道，立时便会晕去，非得两个时辰不能醒转。慢慢用锉刀或沙纸来锉、来擦吧，还是疼得我爷爷奶奶地乱叫。这罪孽阴魂不散，跟定了我，只须一变天要下雨，我这三个地方就痛得他妈的好不难熬，真比乌龟壳儿还灵。”众人不由得既感骇异，又觉好笑。

崔百泉叹了口气道：“这人说下次见到再取我性命。这性命是不能让他取去的，可是只要遇上了他，不让他取可也不成。唯一的法子只有不让他遇上。事出无奈，只好远走高飞，混到镇南王爷的府上来。我这么打算，大理国僻处云南，中原武林人士等闲不会南来，万一

他奶奶的这龟儿子真要找上门来，这里有段王爷、高侯爷、褚朋友这许多高手在，终不成眼睁睁的袖手不顾，让我送了性命。这三颗劳什子嵌在我胸口上，一当痛将起来，只有拚命喝酒，糊里糊涂地熬一阵。什么雄心壮志、传宗接代，都他妈的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众人均想：“此人的遭际和黄眉僧其实大同小异，只不过一个出家为僧，一个隐姓埋名而已。”

段誉问道：“霍先生，你怎知这对夫妇是姑苏慕容家的？”他叫惯了霍先生，一时改不过口来。

崔百泉搔搔头皮，道：“那是我师哥推想出来的。我挨了这三颗算盘珠后，便去跟师哥商量，他说，武林中只有姑苏慕容氏一家，才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惯用算盘珠打人，他使用算盘珠打我。‘姑苏慕容’家人丁不旺，他妈的，幸亏他人丁稀少，要是千子百孙，江湖上还有什么人剩下来，就只他慕容氏一家了。”他这话对“大理段氏”实在颇为不

敬，但也无人理会。只听他续道：“他这家出名的人就只有一个慕容博，四十五年前，用金刚指力伤了这位大师的少年十五六岁，十八年前，给我身上装算盘珠的家伙当时四十来岁，算来就是这慕容博了，想不到我师哥又命丧他手。彦之，你师父怎地得罪他了？”

过彦之道：“师父这些年来专心做生意，常说‘和气生财’，从没跟人斗气，决不能得罪了‘姑苏慕容’家。我们在南阳，他们在苏州，路程可差了十万八千里。”

崔百泉道：“多半这慕容博找不到我这缩头乌龟，便去问你师父。你师父有义气，宁死也不肯说我是在大理，便遭了他毒手。柯师哥，是我害了你啦！”说着泪水鼻涕齐下，呜咽道：“慕容博，博博博，我剥你的皮！”他哭了几声，转头向段正淳道：“段王爷，我话也说明白了，这些年来多谢你照拂，又不拆穿我的底细，崔某真是感激之至，却也难以图报。我这可要上苏州去了。”段正淳奇道：

“你上苏州去？”



崔百泉道：“是啊。我师哥跟我是亲兄弟一般。杀兄之仇，岂能不报？彦之，咱们这就去吧！”说着向众人团团一揖，转身便出。过彦之也拱手为礼，跟了出去。

这一着倒大出众人意料之外，眼见他对姑苏慕容怕得如此厉害，但一说到为师兄报仇，明知此去必死，却也毫不畏惧。各人心下暗暗起敬。段正淳道：“两位不忙。过兄远来，今晚便在舍下歇一宿，明日一早动身不迟。”崔百泉停步转身，说道：“是，王爷吩咐，自当遵命，我们再扰一餐便了。彦之，咱们喝酒去。”带了过彦之出外。

☆☆☆

保定帝对段正淳道：“淳弟，明日你率同华司徒、范司马、巴司空，前去陆凉州身戒寺，代我在玄悲大师灵前上祭参拜。”段正淳答应了。慧真、慧观下拜致谢。保定帝又向段正淳道：“拜见五叶方丈后，便在身戒寺等候少林寺的大师们到来，请他们转呈我给玄慈方丈的书信。”向高昇泰道：“写下两通书信，

一通致少林寺方丈，一通致身戒寺方丈，再备两份礼物。”高昇泰躬身奉旨。保定帝道：

“你陪少林寺的两位大师下去休息吧。”

待高昇泰陪同慧真、慧观二僧出去，保定帝道：“我段氏源出中原武林，数百年来不敢忘本。中原武林朋友来到大理，咱们礼敬相待。可是我段氏先祖向有遗训，严禁段氏子孙参与中原武林的仇杀私斗。玄悲大师之死，我大理段家虽不能袖手不理，但报仇之事，仍当由少林派自行料理，我们不能插手。”段正淳道：“是，兄弟理会得。”

黄眉僧道：“这中间的分寸，当真不易拿捏。咱们非相助少林派不可，却又不能混入仇杀。慕容氏一家虽人丁不旺，但这样的武林世家，朋友和部属必定众多。少林派与姑苏慕容正面为敌，实是震惊武林的大事，腥风血雨，不知要杀伤多少人命。大理国这些年来国泰民安，咱们倘若卷入了这个漩涡，今后中原武人来大理寻衅生事，只怕要源源不绝了。”

保定帝道：“大师说得是。咱们只有一面

凭正道行事，一面谦逊自抑，处处让人一步。淳弟，你须牢牢记得‘持正忍让’这四个字。”段正淳躬身领训。

黄眉僧道：“两位贤弟，这就别过，我还得去万劫谷走一遭。”众人均感诧异。保定帝道：“师兄去万劫谷尚有何事？可要带什么人？”黄眉僧呵呵笑道：“我连两个小徒也不带。两位贤弟且猜上一猜，我去万劫谷何事？”保定帝与段正淳见他笑吟吟的，料来并非什么难事，却也猜想不透。黄眉僧对段誉笑道：“贤侄多半猜得到。”

段誉一怔：“为什么伯父和爹爹都猜不到，我反而猜得到？”一沉吟间，已知其理，笑道：“大师要去复局。”黄眉僧哈哈大笑，说道：“正是。这局棋的棋路，我心里都记得，但我怎地会赢得这一局，实在奇怪之极。延庆太子自己填死一只眼，那是什么缘故？”段誉摇头道：“小侄也想不明白。”黄眉僧道：“莫非石屋中或青石上有甚古怪？老衲非再去瞧瞧不可。”喜弈之人下了一局之后，不

论是胜是败，事后必定细加推敲，何处失着失先，何处过强过缓，何处该补不补，定要钻研明白，方得安心。黄眉僧这局棋胜得尤其奇怪，若不弄清楚这中间的关键所在，难免终身悬念。

当下保定帝起驾回宫。黄眉僧吩咐两个徒儿回拈花寺，自己独自来到万劫谷，将段延庆震裂了的青石棋局重行拼起，一着着的从头推想，再细察石屋和大青石的情状。

段正淳送了保定帝和黄眉僧出府，回到内室，想去和王妃叙话。不料刀白凤正在为他又多了个私生女儿钟灵而生气，闭门不纳。段正淳在门外哀告良久，刀白凤发话道：“你再不走，我立刻回玉虚观！”

段正淳无奈，只得到书房闷坐，想起钟灵为云中鹤掳去，不知钟万仇与南海鳄神是否能救得回来，褚万里等出去打探讯息，迄今未回报，好生放心不下。从怀中摸出甘宝宝交来的那只黄金钿盒，瞧着她所写那几行蝇头细字，回思十七年前和她欢聚的那段销魂蚀骨的时

光，再想像她苦候自己不至而被迫与钟万仇成婚的苦楚，不由得心中大痛：“那时她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她父亲和后母待她向来不好，腹中怀了我的孩儿，却叫她如何做人？”

越想越难过，突然之间，想起了先前刀白凤在席上对华司徒所说的那句话来：“这条地道通入钟夫人的居室，若不堵死，就怕咱们这里有一位仁兄，从此天天晚上要去钻地道。”当即召来亲兵，命他去把华司徒手下两名得力家将悄悄传来，不可泄漏风声。

☆☆☆

段誉在卧房中，心中翻来覆去只想着这些日子中的奇遇：跟木婉清订了夫妇之约，不料她竟是自己妹子，岂知奇上加奇，钟灵竟也是自己妹子。钟灵遭云中鹤掳去，不知是否已经脱险，好生牵挂。又想慕容博夫妇钻研“凌波微步”，不知跟洞中的神仙姊姊是否有什么瓜葛？难道他们是“逍遥派”的弟子？神仙姊姊吩咐我去杀尽“逍遥派”弟子，这对夫妇武功这般高强，他们不来杀我段誉已该谢天谢地，

要我去杀了他们，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又想这些日子给关在石屋之中，幸好没做下乱伦的事来，当真侥幸之至，“凌波微步”的步法练得倒熟了许多，可是神仙姊姊吩咐的功课却耽误得久了。探手入怀，要去取卷轴出来，手指刚碰到，便觉不妙，急忙取出，口中连珠价地只叫：“啊哟，啊哟！”但见那卷轴早已撕成了一片片碎帛，胡乱卷成一卷，一展开来，哪里还成模样？破帛碎缣，最多也只剩下两三成，卷上的图形文字更烂得不堪。神仙姊姊身形不完，面目全非。段誉全身如堕冰窖，心中只道：“怎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过了良久，才依稀想起，给青袍怪客关在石屋之时，他体内燥热难当，将全身衣衫乱撕乱扯，到后来狂走疾奔，仍不断乱撕衣衫，迷糊之中，那里还分得出是衣衫还是卷轴，自然是一并撕得稀烂，随手乱抛。

对着图中裸女的断手残肢发了一阵呆，又不自禁地大有如释重负之感，“卷轴已烂，神

仙姊姊的神功便练不成了，这不是我不肯练，而是没法练。什么杀尽‘逍遥派’弟子云云，一概不算了。”将破碎帛片投入火炉，烧成了灰烬。心想：“这卷轴中的裸体图形，多看一次，便对神仙姊姊褻渎冒犯了一次，如此火化，正乃天意。”

眼见天色已晚，于是到母亲房去，想陪她说话，跟她一起吃饭。来到房外，却见房门紧闭。服侍王妃的婢女道：“王妃睡了，公子明天来吧。”段誉心道：“啊，是了，爹爹在房里。”转身出来，想去找木婉清说话，走过一条回廊，忽想还是暂且避嫌的好，此时见面，徒然惹她伤心，可是心中委实牵记得紧。百无聊赖，信步走到后花园中。

其时天色已然朦胧，在池边亭中坐了一会，见一弯新月从东升起，心想这月光也会照到剑湖之畔的无量玉壁上，再过几个时辰，玉壁上现出一柄五彩缤纷的长剑，便会指着神仙姊姊所居的洞府。正想得出神，忽听得围墙外轻轻传来几下口哨声，停得一停，又响了几

下。若在往日，听了毫不在意，但他自经这几日来的一番阅历，心知有异，寻思：“莫非是江湖人物打暗号？”

过不多时，哨声又起，突见牡丹花坛外一个苗条的人影快速掠过，奔到围墙边，跃上了墙头。段誉失声叫道：“婉妹！”那人正是木婉清。只见她蹁身跃起，跳到了墙外。

段誉又叫了声：“婉妹！”奔到木婉清跃下之处，他可没能耐跃上墙头，花园后门就在旁边，但上了门，又有铁锁锁着，只得大叫：“婉妹，婉妹！”

只听木婉清在墙外大喊道：“你叫我干吗？我永远不再见你面。我跟我妈去了。”段誉急道：“你别走，千万别走！”木婉清不答。

过了一会，只听得墙外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子声音说道：“婉儿，咱们走吧！唉！没用的！”木婉清仍然不答。段誉料得那女子必是秦红棉，叫道：“秦阿姨，你们都请进来。”

秦红棉道：“进来干什么？好让你妈杀了



我吗？”

段誉语塞，用力捶打园门，叫道：“婉妹，你别走，咱们慢慢想法子。”木婉清道：“有什么法子好想？老天爷也没法子。”顿了一顿，突然叫道：“啊！有一个法子，你干不干？”段誉喜道：“好啊，什么法子？我干，我干！”

只听得嗤嗤声响，一片蓝印印的刀刃从门缝中插进来，切断了门闩，跟着砰砰两响，园门飞开，木婉清站在门口，手中执着那柄蓝印印的修罗刀，说道：“你伸过脖子来，让我一刀割断了，我立刻自杀。咱俩投胎再世做人，那时不是兄妹，就好做夫妻了。”

段誉吓得呆了，颤声道：“这……这不……不成的！”

木婉清道：“我肯，你为什么不肯？要不然你先杀我，你再自杀。”说着将修罗刀递将过来。段誉急退两步，说道：“不……不行的！”

木婉清慢慢转过身去，挽了母亲手臂，快

步走了。段誉呆呆望着她母女俩的背影隐没在黑暗之中，良久良久，凝立不动。

月亮渐渐升至中天，他兀自呆立沉思。突然间后颈一紧，身子被人凌空提起，一人低声笑道：“你要死还是要活？做我师父，是死师父，做我徒儿，是活徒儿！”正是南海鳄神的声音。

☆☆☆

段正淳带着华赫艮手下的两名得力家将，快马来到万劫谷。这两名家将曾随同华赫艮挖掘地道，知道地道的入口所在，搬开掩盖在入口上的树枝。一名家将道：“小人带路。”

段正淳道：“不用！你两个在这里等我。”正要向地道中爬去，忽见西首大树后人影一闪，身法迅捷。段正淳立即纵起，奔将过去，低声喝问：“什么人？”

大树后那人低声道：“王爷！是我，崔百泉。”斜着身子出来。段正淳奇道：“崔兄到这里来干什么？”崔百泉道：“小人听得王爷的千金给奸人掳了去，和过师侄两人分头出来

寻找。小人在路上见到了些线索，推想小姐逃到了这里，那奸人似乎仍在紧追不舍。”段正淳心下恍然：“这崔百泉是个恩怨分明的汉子，他在我家躲了这些年，有恩未报。此次去找姑苏慕容报仇，是决意将性命送在他手里。他只盼能为我找回灵儿，报答我这十多年来的相庇之情。”当即深深一揖，说道：“崔兄高义，在下感激不尽。”崔百泉道：“小人到那边去找。”身形一晃，没入了树林之中，轻功颇为了得。

段正淳略感宽怀，心想：“这崔兄的武功，不在万里、丹臣他们之下。”当下回到地道入口处，钻了进去。

爬行一程，地道分岔。他已问明华司徒的两名家将，知道地道东北通向先前因禁段誉与木婉清的石屋，西北通向钟氏夫妇的卧室，当即向西北方爬去。来到尽头，将头顶木板轻轻托起数寸，眼前便见光亮，从缝隙中望上去，只见到一双浅紫色的绣花鞋子踏在地下。

段正淳心头大震，将木板又托起两寸，只

听得甘宝宝长长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幽幽地道：“倘若你不是王爷，只是个耕田打猎的寻常汉子，要不然，是偷鸡摸狗的小贼也好，是打家劫舍的强人也好，我便能跟了你去……我一辈子跟了你去……”跟着几滴泪水掉下来，落在她花鞋边的地板上。段正淳胸口热血上涌，心道：“我不做王爷了，我做小贼、做强人去，让你一辈子跟着我。这王爷有什么做头？”

只听甘宝宝又道：“难道……难道这一辈子我真永远不再见你一面？连一面也见你不着？我……我还是死了的好……淳哥，淳哥……你想我不想？”这几下低呼，当真是荡气回肠。段正淳忍不住低声道：“宝宝，亲亲宝宝。”

甘宝宝吃了一惊，站起身来，随即又叹了口气，自言自语：“我又在做梦了，梦里又听到你在叫我啦。”

段正淳低声道：“亲亲宝宝，你不是做梦，真的是我在叫你。我一直在想你，记挂着

你。”

甘宝宝惊呼一声：“淳哥，当真是你？”段正淳揭开木板，钻了出来，低声道：“亲亲宝宝，是我！”甘宝宝突然见到段正淳，登时脸上全没了血色，走上几步，张开双臂，身子摇晃。段正淳抢上去将她搂住。甘宝宝身子颤抖，晕了过去。

段正淳忙捏她人中。甘宝宝悠悠醒转，觉到身在段正淳怀中，他正在亲自己的脸，欢喜得便似全身都要炸了开来，脑中晕眩，低声道：“淳哥，淳哥，我……我又在做梦啦。”段正淳紧紧抱住她温软的身子，在她耳边低声道：“亲亲宝宝，你不是做梦，是我在做梦！”

突然门外有人粗声喝道：“谁？谁在房里？我听到是个男人。”正是钟万仇的声音。

段正淳和甘宝宝都大吃一惊。甘宝宝大声道：“是我，什么男人、女人，又在胡说八道了！”段正淳在她耳边道：“你跟我逃走！我去做小贼、强盗，我不做王爷了！”甘宝宝大

喜，低声道：“我跟你去做小贼老婆，做强盗老婆。便做一天……也是好的。”

钟万仇一推房门，发觉房门内闷，但在窗外已见到一个男子的黑影，大叫：“房里有男人，我……我见到了！”等不及叫妻子来开门，砰的一声，飞足向门踢去。

☆☆☆

段誉给南海鳄神抓住了后领，提在半空，登时动弹不得。他的“北冥神功”只练成一路“手太阴肺经”，只有大拇指的少商穴和人相触，而对方又正在运劲推送，方能受人内力，其余穴道却全不管用。他正想张口呼叫，南海鳄神伸左手按住他口，抱起他发足疾驰，直到远离镇南王府的僻静之处，才放他下地，一手仍抓住他后领，生怕他使出古怪步法逃走。

段誉苦笑道：“原来你改变主意，不想做我徒儿，要做乌龟儿子王八蛋了。”南海鳄神道：“谁说的？你先磕还我八个响头，将我逐出门墙，不要我做徒儿了，然后再向我磕八个响头，拜我为师。咱们规规矩矩，一清二楚，

那我就没乌龟儿子王八蛋的事。”段誉哑然失笑，摇头道：“我不干！我此刻给你抓住，全无还手之力，你杀死我好了。”南海鳄神道：

“呸，我才不上你这个当，老子决不会给人骗得做上乌龟儿子王八蛋。你道我好蠢么？”段誉道：“你好聪明，十分聪明！”

南海鳄神想出了“妙计”，只道可以“规规矩矩、一清二楚”的手续完备，就可化徒为师，岂知对方宁死不磕十六个响头，盘算了几天的如意算盘全然打不响，不禁大感彷徨。

段誉道：“你南海派的规矩，徒儿可不可以杀师父？”南海鳄神道：“当然不可以！只有师父杀徒儿，决没徒儿杀师父的事。”段誉道：“那么徒儿听师父的吩咐呢，还是师父听徒儿的吩咐？”南海鳄神道：“自然是徒儿听师父的吩咐，你拜我为师之后，什么事都得听我吩咐。”段誉笑道：“现下你还是我徒儿，我叫你去夺回小师娘来，你办好了没有？”

南海鳄神道：“他妈的，我跟云老四动手打架，小师娘的老子也赶了来，趁机把小师娘

抢了去。”段誉听到钟灵已逃脱云中鹤毒手，心下大喜。

南海鳄神又道：“后来我又跟小师娘的老子打架，他打了一会就不肯打了，小师娘那时已自己走了。小师娘的老子跟着也走了。云老四说，咱们得去万劫谷杀了钟万仇。”段誉道：“为什么？”南海鳄神道：“这件大事不可不办，否则岳老二在江湖上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人人都瞧我不起。”段誉奇道：“那是什么道理？云老四骗人，你不用听他的。”

南海鳄神道：“不，不！云老四是为我好。你不明白这中间的道理，我来指点你。那小姑娘是我师娘，已长了我一辈，她的老子便长我两辈，他妈的，钟万仇是什么东西，怎能长我两辈？非杀了他不可。云老四还说，他要去抢钟万仇的老婆来做老婆，他是顾念‘四大恶人’的义气，完全为我出力，奋不顾身，勉为其难！”

段誉更加奇怪，问道：“那是什么道理？”南海鳄神道：“钟万仇的老婆，是我师



娘的母亲，眼下也长了我两辈。倘若云老四抢了她来做了老婆，那就是岳老二把弟的老婆，是我的弟妇。她的女儿就比我低了一辈，是我的侄女。你是我侄女的老公，是我的侄婿，也比我低了一辈。那时候我叫你师父，你叫我姻伯，咱两个不是两头大吗？哈哈！这法儿真妙。”

段誉哈哈大笑。南海鳄神道：“快走，快走，赶紧去办了这件大事，这世上决不容有比岳老二高上两辈之人。”抓住段誉手臂，飞步向万劫谷奔去。

☆☆☆

段正淳听得钟万仇踢门，幸好门闩牢固，房门一时没给踢开，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不能杀他！”轻轻挣脱甘宝宝的搂抱，钻入地洞，托好了洞口木板。

钟万仇再次踢门，终于手提大刀，冲进房来，却见房中便只甘宝宝一人，忙到衣橱、床底、门后各处搜寻，别说没男人，连鬼影也没半个，心中大奇。甘宝宝怒道：“你又来欺侮

我了，快一刀杀了我干净！”钟万仇找不到男人，早已喜悦不胜，忙抛开大刀，赔笑道：

“夫人，是我眼花，定是刚才多喝了几杯！”一面说，一面兀自东张西望。

突然门外脚步声急，钟灵大叫：“妈，妈！”飞步抢进房来。跟着云中鹤的声音叫道：“你逃到天边，我也要捉到你。”快步追了进来。

钟灵叫道：“爹，这恶人……这恶人又来追我……”她逃避云中鹤的追逐，早已上气不接下气，幸好自己家中门户熟悉，东躲西藏，而云中鹤在这些转弯抹角的所在，又施展不出轻功，才给她逃到了母亲房中。云中鹤见钟万仇夫妇都在房中，不禁大喜，心想正好就此杀了钟万仇，将钟夫人、钟灵两个一并掳去。

钟万仇连发三掌，都给云中鹤闪身避开。云中鹤绕过桌子，去追钟灵，心想：“得把小妞儿先点倒了，再杀其父而夺其母，顺手又夺其父之女。”钟灵叫道：“竹篙子，你再追我，我可要呵你痒了。”云中鹤一怔，叫道：

“你呵得我着？再试试看。”说着纵身向她扑去。

☆☆☆

原来今早钟灵给云中鹤抱了去，拚命挣扎，却那里挣得脱他的掌握？心里怕得要命，只听得南海鳄神远远追来，大叫：“小师娘，小师娘！你快伸手掏他的腋窝儿，这瘦竹篙可最怕痒。”钟灵心想：“呵痒吗？那倒是我的拿手本事。”伸出手来，便往云中鹤腋窝里呵去，不料云中鹤先听到南海鳄神的话，不等钟灵手到，忍不住已先笑了起来。这么一笑，气息岔了，便奔行不快，南海鳄神跟着追到。

云中鹤道：“岳老三，你可上了人家的当啦！”南海鳄神道：“胡说！岳老二一生决不上人家的当！快放下我小师娘，要不然便尝尝我鳄嘴剪的滋味。”云中鹤无可奈何，只得放下钟灵。钟灵趁云中鹤不备，伸手便去呵痒。云中鹤弯了腰，笑得喘不过气来。他越笑，钟灵越是不住手地呵。云中鹤一面笑，一面不住咳嗽，全然无力抗御。南海鳄神道：“小师

娘，你这就饶了他吧，再呵下去，他一口气接不上来，可活不成啦！”钟灵好生奇怪，这恶人武功很高，怎么会给人呵痒呵死？说道：

“我不信，我呵死他试试看。”南海鳄神道：

“不成，试不得，呵死了便活不转了。云中鹤的练功罩门是在腋下‘极泉穴’，这地方碰也碰不得。”

钟灵听他这么说，便放手不再呵痒。云中鹤站直身子，突然一口唾沫向南海鳄神吐去，骂道：“死鳄鱼，臭鳄鱼！我练功的罩门所在，为什么说与外人知道？”钟灵道：“好啊，你骂人！”伸手又呵他痒，不料，手指还没伸近，云中鹤已飞出一脚，将她踢了个筋斗，自己远远站在一旁。

南海鳄神扶起钟灵，只见钟万仇提刀追来，叫道：“臭丫头，你死在这里干什么？”南海鳄神回头喝道：“他妈的，你不干不净地嚷嚷什么？”钟万仇怒道：“我自己骂我女儿，关你什么事？”南海鳄神大发脾气，指着钟万仇大叫：“你……你这狗贼，居然想占我

便宜？我……我岳老二跟你拚了。”钟万仇道：“我占你什么便宜了？”南海鳄神道：

“她是我师娘，已比我大了一辈，那是事出无奈，我也没什么法子。你却自称是她老子，这……这……你……不是更比我大上两辈？岳老二在南海为尊，人人叫我老祖宗，老爷爷，来到中原，却处处比人矮上一两辈。老子不干，大大不干，万万不干！”

钟万仇道：“你不干就不干。她是我亲生女儿，我自然是她老子，又有什么‘自称’不‘自称’的？”南海鳄神歪着头向他父女瞧了一会，说道：“你当然是‘自称’。我小师娘这么美丽可爱，你却丑得像个妖怪，怎么会是她老子？我小师娘定是旁人生的，不是你生的。你是假老子，不是真老子！”钟万仇一听，气得脸也黑了，提刀向南海鳄神便砍。

钟灵忙劝道：“爹爹，这人将我从恶人手里救了出来，你别杀他！”

钟万仇怒火冲天，骂道：“臭丫头，我早疑心你不是我生的。连这大笨蛋都这么说，还

有什么假的？我先杀他，再来杀你！”

钟灵见二人斗了起来，一时胜败难分，大声叫道：“喂，岳老三，你不可伤我爹爹。”又叫：“爹爹，你不能伤了岳老三！”便自走了。

她回到万劫谷来，疲累万分，到自己房中倒头便睡。睡到半夜里，只听得云中鹤大呼小叫，一间间房挨次搜来，忙起身逃走。她逃入母亲卧室，云中鹤也跟着追到。

这时钟灵料知走不近身去呵云中鹤的痒，一瞥眼见到地洞口的木板，她曾被华赫艮由此擒入地道，当即奔过去掀开木板，钻了进去。

云中鹤和钟万仇陡见地下出现洞穴，都是大奇。云中鹤扑将过去，想抓钟灵脚，钟万仇出掌向他背心击去。云中鹤左手回掌格开，只恐钟灵这美貌小妞儿钻入地道之后，再也捉她不到，当即也钻了进去。

爬出丈余，黑暗中双手乱抓，突然抓到一只纤细的足踝，只听得钟灵大叫：“啊哟！”挥足要想挣脱。云中鹤大喜之下，怎容她挣

脱，臂上运劲，要拉她出来，哪知一拉之下，钟灵又是大叫：“啊哟！”却拉她不动，似乎前面有人拉住了她。便在此时，云中鹤只觉双脚足踝一紧，已给人紧紧握住了向外拉扯，但听得钟万仇叫道：“快出来，快出来！”却是钟万仇怕他伤害女儿，追入地道，要拉他出来。

钟万仇扯了两下不动，正欲运劲，突觉自己双脚足踝被人抓住，一股力道向外拉扯，身后南海鳄神嘶哑的嗓子叫道：“马脸的丑家伙，你‘自称’是我小师娘的老子，想高我岳老二两辈，今日非杀了你不可。”

原来南海鳄神恰于此时带着段誉赶到，在房外眼见钟灵、云中鹤、钟万仇三人钻进了地道，心想当务之急，莫过于杀了这个“自称高我两辈的家伙”，当即蹿入房中，跟着钻入地道，拉住了钟万仇双足。

段誉急忙奔进房来，对钟夫人道：“钟伯母，救钟灵妹子要紧。”正欲钻入地道，突然身子给人一推，当即摔倒。

一个女子叫道：“岳老三、云老四，你两个快快出来！老大吩咐，叫你们两个不得自己人打架！”正是“无恶不作”叶二娘，奉了段延庆之命，来召唤南海鳄神和云中鹤。她来得迟了一步，见到云中鹤钻入地道，钟万仇与南海鳄神先后钻进，只道南海鳄神要去追杀云中鹤。叫了几声，不见南海鳄神出来，当即钻进地洞，抓住了南海鳄神双脚，奋力要拉他出来。

段誉叫道：“喂喂，你们不可伤我钟灵妹子，她本来是我没过门的老婆，现下是我妹子啦！”但听得地道中吆喝叫嚷，声音杂乱，不知是谁在叫些什么，心想三大恶人挤在地道之中，钟灵难免凶多吉少，她对我有情有义，我虽无武功，也当拚命相救，当即扑到地洞口，抓住叶二娘的双脚足踝，用力要拉她出来。

他双手紧握，自然而然便是叶二娘足踝上低陷易握的所在，此处俗称“手一束”，刚好一手可以抓住，却是“足太阴脾经”中的“三阴交”大穴，乃是“足少阴肾经”、“足太阴脾



经”、“足厥阴肝经”三阴交会之处。他大拇指的“少商穴”一与叶二娘足踝“三阴交”要穴相接，双方同时使劲，叶二娘的内力立即倒泻而出，涌入段誉体内。

地道内转侧不易，云中鹤抓住钟灵足踝，钟万仇抓住云中鹤足踝，南海鳄神抓住钟万仇足踝，叶二娘抓住南海鳄神足踝，最后段誉拉住叶二娘足踝，除了钟灵之外，五个人都拚命要将前面之人拉出地道。钟灵无甚力气，本来云中鹤极易将她拉出，但不知如何，前面竟似有人紧紧拉住了她，不让她出来。

这一连串人都是拇指少商穴和前人足踝三阴交穴相连。叶二娘的内力泻向段誉，跟着内力传递，南海鳄神、钟万仇、云中鹤、钟灵四人的内力也奔泻而出。钟灵本来没甚内力，倒也罢了。余下四人却都吓得魂飞魄散，拚命挥脚，想摆脱后人的掌握，但在地道内仅可容身的狭窄处给紧紧抓住了，说什么也甩不脱，越用劲使力，内力越飞快散失。

云中鹤只觉钟灵脚上源源传来内力，跟着

又从自己脚上传出，心想这小妞儿如何有如此深厚内力，委实奇怪，好在自己脚上内力散失，手上却有来源，自然说什么也不肯放脱钟灵足踝，以免有去无来。钟万仇等也是一般的念头，尽管心中害怕，双手却越抓越紧，正如溺水之人死命抓着任何外物不放，逃生活命，全仗于此。

这一连串人在地道中什么也瞧不见，起初还惊唤叫嚷：“老大叫你们去！”“快放开我脚！”“老子宰了你！”“抓着我干什么？快松手！”“妈！妈！爹爹！”到后来突觉手上传来的内力渐弱，足踝上内力的去势却丝毫不减，惊骇渐甚而无可奈何。

段誉拉扯良久，但觉内力源源涌入身来，他先前在无量山有过经历，这时已能应付，每当燥热难当之际，便将涌来的内力储入膻中气海。过得好一会，膻中气海愈积愈多，渐渐容纳不下，似乎要胀裂一般，不禁害怕起来，但想钟灵遭遇极大凶险，无论如何不能放手，咬紧了牙齿拚命抵受。

甘宝宝眼见怪事接续而来，登时手足无措，心中兀自在回思适才给段正淳搂在怀中亲热的销魂滋味，坐在椅上呆呆出神，嘴里轻轻叫着：“淳哥，淳哥，他叫我‘亲亲宝宝’，他抱着我亲我，这次是真的，不是做梦！”

段誉胸口烦热难忍，手上力道却越来越大，这时地道中众人的内力，几有半数都移入了他体内。他终于将叶二娘慢慢拉出了地洞，跟着南海鳄神、钟万仇、云中鹤、钟灵一连串地拉扯着出来。段誉见到钟灵，心下大慰，当即放开叶二娘，抢前去扶钟灵，叫道：“灵妹，灵妹，你没受伤吗？”

叶二娘等四人的内力都耗了一半，一个个松开了手，坐在地板上呼呼喘气。

钟万仇突然叫道：“有男人！地道内有男人！是段正淳，段正淳！”他突然想明白了：“我们房内有此地道，必是段正淳干的好事，适才在房外听到男人声音，见到男人黑影，必是段正淳无疑。”妒火大炽，抢过去一把推开段誉，抓住钟灵后领，要将她掷在一旁，然后

冲进地道去揪段正淳出来。

甘宝宝听他大叫“段正淳”，登时从沉思中醒转，站起身来，心中只是叫苦。

钟万仇没想到自己内力大耗，抓住钟灵后领非但掷她不动，反而双足酸软，一跤坐倒。但他兀自不死心，仍要将钟灵扯离地洞，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了段正淳。

扯得几扯，只见地洞中伸上两只手来，握在钟灵双手手腕上，钟万仇大叫：“段正淳，你上来，我跟你拚个死活。”用力拉扯钟灵向后，地洞中果然慢慢带出一个人来。

这人果然是个男人！

钟万仇大叫：“段正淳！”放下钟灵，扑上去揪住他胸膛，提将起来，只见这人獐头鼠目，愁眉苦脸，歪嘴耸肩，身材瘦削，与段正淳大大不同。段誉叫道：“霍先生！你怎么在这里？”原来这人是金算盘崔百泉。

钟万仇大叫：“不是段正淳！”仰天摔倒，抓着崔百泉的五指兀自不放。突然之间，地洞中又伸出两只手，抓在崔百泉的双脚足踝

之上。钟万仇大叫：“段正淳！”用力拉扯，又扯出一个人来。

只见这人头顶无发，惟有香疤，满脸皱纹，双眉焦黄，不但是和尚，而且是个极老的和尚。段誉叫道：“黄眉大师，你怎么在这里？”原来这老僧正是黄眉大师。

钟万仇奋起残余的精力，再将黄眉僧拉出地洞，他足上却再没人手握着了。钟万仇冲进地道，过了良久，气喘喘地爬出来，叫道：

“没人了，地道内没人。”瞧瞧崔百泉，瞧瞧黄眉僧，这两人说什么也不能是钟夫人的情夫，心下大慰，叫道：“夫人，对不住，我……我又冤枉了你！”这时精力耗竭，爬在地洞口不住喘气，再也站不起来了。

黄眉僧、崔百泉、叶二娘、南海鳄神、云中鹤五人都坐在地下，运气调息。五人中黄眉僧功力远胜，不久便即站起，喝道：“三个恶人，今日便饶了你们性命，今后再到大理来啰唆，休怪老僧无情！”

叶二娘、南海鳄神、云中鹤于地道中的奇

变兀自摸不到丝毫头脑，只道是黄眉僧使的手脚，心想这老和尚连老大也斗他不过，他一下子取了我一半内力去，哪里还敢做声。三人又调息半晌，慢慢站起，向黄眉僧微微躬身，出房而去。此时三大恶人丧败之余，已全无半分恶气。

黄眉僧、崔百泉、段誉三人别过钟万仇夫妇与钟灵，出谷而去，来到谷口，段正淳带着两名家将正在等候。段正淳、段誉父子相见，俱感惊诧。

原来段正淳见钟万仇冲进房来，内心有愧，从地道中急速逃走，钻出地道时却见崔百泉在旁守候。崔百泉素知王爷的风流性格，当下也不多问，自告奋勇入地道探察，以防钟夫人遭了丈夫毒手，却遇到钟灵给云中鹤抓住了足踝。崔百泉当即抓住她手腕相助。正感支持不住，忽然足踝为人拉住。却是黄眉僧凝思棋局之际，听到地道中忽有异声，于是从石屋中钻入地道，循声寻至，辨明了崔百泉的口音，出手相助。黄眉僧内力强劲，足可与云中鹤、

钟万仇、南海鳄神、叶二娘等撑持良久，岂料在这一役中，黄眉僧与崔百泉的内力，却也有小半因此移入了段誉体内。

## 十 剑气碧烟横

次日清晨，段正淳与妻儿话别。听段誉说木婉清昨晚已随其母秦红棉而去，段正淳呆了半晌，叹了几口气，问起崔百泉、过彦之二人，却说早已首途北上。留下言语，对大理段氏感恩不尽。段正淳带同三公、四护卫到宫中向保定帝辞别，与慧真、慧观二僧向陆凉州而去。段誉送出东门十里方回。

这日午后，保定帝正在宫中禅房诵读佛经，一名太监进来禀报：“皇太弟府詹事启奏，皇太弟世子突然中邪，已请了太医前去诊治。”保定帝本就担心，段誉中了延庆太子的毒后，未必便能就此轻易清除，于是差两名太监前去探视。过了半个时辰，两名太监回报：“皇太弟世子病势不轻，似乎有点神智错乱。”

保定帝暗暗心惊，即刻到镇南王府亲去探

病。刚到段誉卧室之外，便听得砰嘭、乒乓、喀喇、呛啷之声不绝，尽是诸般器物碎裂之声。门外侍仆跪下接驾，神色惊惶。

保定帝推门进去，只见段誉在房中手舞足蹈，将桌子、椅子，以及各种器皿陈设、文房玩物乱推乱摔。两名太医东闪西避，神情狼狈。保定帝叫道：“誉儿，你怎么了？”

段誉神智却仍清醒，只不过体内真气内力太盛，似要迸破胸膛冲将出来一般，只要挥动手足，掷破些东西，便略觉舒服。他见保定帝进来，叫道：“伯父，我要死了！”跪下行礼，双手却在空中乱挥圈子。

刀白凤站在一旁，只是垂泪，说道：“大哥，誉儿今日早晨还好端端地送他爹出城，不知如何，突然发起疯来。”保定帝安慰道：

“弟妹不必惊慌，定是在万劫谷所中的毒未清，不难医治。”向段誉道：“觉得怎样？”

段誉不住顿足，叫道：“侄儿全身肿了起来，难受之极。”保定帝瞧他脸面与手上皮肤，一无异状，半点也不肿胀，这话显是神智



迷糊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原来段誉昨晚在万劫谷中得了六个高手的一半内力，当时还不觉得如何，送别父亲后睡了一觉，睡梦中真气失了导引，登时乱走乱闯起来。他跳起身来，展开“凌波微步”走动，越走越快，真气鼓荡，更加不可抑制，忍不住大声号叫，惊动了旁人。

一名太医道：“启奏皇上：世子脉搏洪盛之极，似乎血气太旺，微臣愚见，给世子放一些血，不知是否使得？”保定帝心想此法或许管用，点头道：“好，你给他放放血。”那太医应道：“是！”打开药箱，从一只磁盒中取出一条肥大的水蛭来。水蛭善于吸血，用以吸去病人身上的瘀血，最为方便，且不疼痛。那太医捏住段誉的手臂，将水蛭口对准他血管。水蛭碰到段誉手臂后，不住扭动，无论如何不肯咬上去。那太医大奇，用力按着水蛭，过得半晌，水蛭一挺，竟然死了。那太医在皇帝跟前出丑，额头汗水涔涔而下，忙取过第二只水蛭来，仍如此僵死。

另一名太医脸有忧色，说道：“启奏皇上，世子中了剧毒，连水蛭也毒死了。”他哪知段誉吞食了万毒之王的莽牯朱蛤后，任何蛇虫闻到他身上气息，便即远避，即令最厉害的毒蛇也都慑服，何况小小水蛭？

保定帝心中焦急，问道：“那是什么毒药，如此厉害？”一名太医道：“以臣愚见，世子脉象亢燥，是中了一种罕见的热毒，这名称么？这个……这个……微臣愚鲁……”另一名太医道：“不然。世子脉象阴虚，毒性唯寒，当用热毒中和。”段誉体内既有黄眉僧、南海鳄神、钟万仇阳刚的内力，复有叶二娘、云中鹤、崔百泉阴柔的内力，两名太医各见一偏，都说不出个真正的所以然来。

保定帝听他们争论不休，这二人是大理国医道最精的名医，见地却竟如此大相枘凿，可见侄儿体内的邪毒委实古怪之极。右手伸出食、中、无名三指，轻轻搭在段誉腕脉的“列缺穴”上。他段家子孙的脉搏往往不行于寸口，而行于列缺，医家称为“反关脉”。

两名太医见皇上一出手便显得深明医道，都好生佩服。一人道：“医书上言道：反关脉左手得之主贵，右手得之主富，左右俱反，大富大贵。陛下、镇南王、世子三位都是反关脉。”另一人道：“三位大富大贵，那也不用因反关脉而知。”先一人道：“不然。世子的脉象既大富大贵，足证此病虽然凶险，却无大碍。”另一名太医不以为然，心道：“大富大贵之人，难道就没横死的？”这句话却不便出口了。

保定帝只觉侄儿脉搏跳动既劲且快，这般跳将下去，心脏如何支持得住？手指上微一使劲，想查察他经络中更有什么异象，突然之间，自身内力急泻而出，霎时便无影无踪。他大吃一惊，急忙松手。他自不知段誉已练成了“北冥神功”中的手太阴肺经，而列缺穴正是这路经脉中的穴道。保定帝一运内劲，便是将内力强灌入段誉体内。

段誉叫声：“啊哟！”全身剧震，颤抖难止。

保定帝退后两步，说道：“誉儿，你遇过星宿海的丁春秋吗？”段誉道：“丁……丁春秋？侄儿不知他是谁。”保定帝道：“听说是个仙风道骨、面如冠玉、画中神仙一般的老人。”段誉道：“侄儿从来没见过他。”保定帝道：“这人有一身邪门功夫，善消别人内力，叫作‘化功大法’，能令人毕生武学修为废于一旦，天下武林之士，无不深恶痛绝。你既没见过他，怎……怎学到了这门邪功？”段誉忙道：“侄儿没学……学过。丁春秋和化功大法，侄儿刚才还是首次听伯父说到。”

保定帝料他不会撒谎，更不会来化自己内力，一转念间已明其理：“是了，定是延庆太子学过这门邪功，不知使了什么古怪法道，将此邪功渡入誉儿体内，让他不知不觉地便害了我和淳弟。嘿嘿，此人号称‘天下第一恶人’，果真名不虚传！”

但见段誉双手在身上乱搔乱抓，将衣服扯得稀烂，皮肤上搔出条条血痕，竭力忍住，才不号叫呼喊，口中不住呻吟。刀白凤不住安

慰：“誉儿，你耐着些儿，过一会儿便好了。”保定帝寻思：“这个难题，只有向天龙寺去求教了。”说道：“誉儿，我带你去拜见几位长辈，料想他们定有法子给你治好邪毒。”段誉应道：“是！”刀白凤忙取过衣衫给儿子换上。保定帝带同他出府，各乘一马，向点苍山驰去。

天龙寺在大理城外点苍山中岳峰之北，正式寺名叫做崇圣寺，但大理百姓叫惯了，都称之为天龙寺，背负苍山，面临洱水，极占形胜。寺有三塔，建于唐初，大者高二百余尺，十六级，塔顶有铁铸记云：“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相传天龙寺有五宝，三塔为五宝之首。

段氏历代祖先做皇帝的，往往避位为僧，都是在这天龙寺中出家，因此天龙寺便是大理皇室的家庙，于全国诸寺之中最为尊崇。每位皇帝出家后，子孙逢他生日，必到寺中朝拜，每朝拜一次，必有奉献装修。寺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厦，规模宏大，构筑精丽，即是

中原如五台、开元、九华、峨眉诸处佛门胜地的名山大寺，亦少有其比，只因僻处南疆，其名不彰。

段誉遵从伯父指点，一路在马背上疏导体内冲突不休的内息，烦恶稍减，这时随着伯父来到寺前。这天龙寺乃保定帝常到之地，当下便去谒见方丈本因大师。

本因大师若以俗家辈分排列，是保定帝的叔父，出家人既不拘君臣之礼，也不叙家人辈行，两人以平等礼法相见。保定帝将段誉如何为延庆太子所擒、如何中了邪毒、如何身染邪功、化人内力等情一一说了。

本因方丈沉吟片刻，道：“请随我去牟尼堂，见见三位师兄弟。”保定帝道：“打扰众位大和尚清修，罪过不小。”本因方丈道：

“镇南世子将来是我国嗣君，一身系全国百姓的祸福。你的见识内力在我之上，既来问我，自是大大的疑难。我一人难决，当与三位师兄弟共商。”

两名小沙弥在前引路，其后是本因方丈，

更后是保定帝叔侄，由左首瑞鹤门而入，经晃天门、清都瑶台、无无境、斗母宫、三元宫、兜率大士院、雨花院、般若台，来到一条长廊之侧。两名小沙弥躬身分站两旁，停步不行。三人沿长廊更向西行，来到几间大屋前。段誉曾来天龙寺多次，此处却从所未到，只见那几间大屋全以松木搭成，板门木柱，木料均不去皮，天然质朴，和一路行来金碧辉煌的殿堂全不相同。

本因方丈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本因有一事疑难不决，打扰三位师兄的功课。”屋内一人说道：“方丈请进！”本因伸手缓缓推门。这“牟尼堂”虽说是堂，开阔直如一座大殿。段誉随着方丈和伯父跨进门去，他听方丈说的是“三位师兄”，室中却有四个和尚分坐四个蒲团。三僧朝外，其中二僧容色枯槁，另一个壮大魁梧。东首的一个和尚身形瘦削，脸朝里壁，一动不动。

保定帝认得两个枯黄精瘦的僧人法名本观、本相，都是本因方丈的师兄，那魁梧的僧

人法名本参，是本因的师弟。他只知天龙寺牟尼堂共有“观、相、参”三位高僧，却不知另有一位僧人，当下躬身为礼。本观等三人微笑还礼。那面壁僧人不知是在入定，还是功课正到紧要关头，不能分心，始终没加理会。保定帝知“牟尼”两字乃寂静、沉默之意，此处既是牟尼堂，须当说话越少越好，于是言不烦，将段誉身中邪毒之事说了，最后道：“祈恳四位大德指点明路。”

本观沉吟半晌，又向段誉打量良久，说道：“两位师弟意下如何？”本参道：“便稍损内力，也未必就练不成六脉神剑。”保定帝听到“六脉神剑”四字，心中不由得一震，寻思：“幼时曾听爹爹说起，我段氏祖上有一门‘六脉神剑’的武功，威力无穷。但爹爹言道，那也只是传闻而已，没听说曾有哪一位祖先会此功夫，而这功夫到底如何神奇，更谁也不知。本参大师这么说，原来确有这么一门奇功。”转念又想：“本参大师这话之意，是要以内力为誉儿解毒，这样一来，势必累到他们



修练‘六剑神脉’的进境受阻。但誉儿所中的邪毒、邪功，古怪之极，若非咱们此间五人并力，如何能治？”心中虽感歉仄，终究没出言推辞。

本相和尚一言不发，站起身来，低头垂眉，斜占东北角方位。本观、本参也分立两处方位。本因方丈道：“善哉！善哉！”占了西南偏西的方位。

保定帝道：“誉儿，四位祖公长老，不惜损耗功力，为你驱治邪毒，快些叩谢。”段誉见了伯父的神色和四僧举止，情知此事非同小可，当即拜倒，向四僧一一磕头。四僧微笑点头。保定帝道：“誉儿，你盘膝坐下，心中什么也别想，全身更不可使半分力气，如有剧痛奇痒，皆是应有之象，不必惊怖。”段誉答应了，依言坐定。

本观和尚竖起右手拇指，微一凝气，便按在段誉后脑的风府穴上，一阳指力源源透入。那风府穴离发际一寸，属于督脉。跟着本相和尚点他任脉紫宫穴，本参和尚点他阴维脉大横

穴，本因方丈点他冲脉阴都穴和带脉五枢穴，保定帝点他阴跷脉睛明穴。奇经八脉共有八个经脉，五人留下阳维、阳跷两脉不点。五人使的都是一阳指功，以纯阳之力，要将他体内所中邪毒、邪功，自阳维、阳跷两脉的诸处穴道中泄出。

这段氏五大高手一阳指上的造诣均在伯仲之间，但听得嗤嗤声响，五股纯阳的内力同时透入段誉体内。段誉全身一震之下，登时暖洋洋地说不出来的舒服，便如冬日在太阳下曝晒一般。五人手指连动，只感自身内力进入段誉体内后渐渐消融，再也收不回来。段誉并未练过奇经八脉的“北冥神功”，但五大高手以一阳指手力强行注入，段誉却也无可奈何，内力一至他膻中气海，便即贮存。段氏五大高手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感惊疑不定。

猛听得“呜呼——”一声大喝，各人耳中均震得嗡嗡作响。保定帝知道这是佛门中一门极上乘的功夫，叫做“狮子吼”，一声断喝中蕴蓄深厚内力，大有摄敌警友之效。只听那面

壁而坐的僧人说道：“强敌日内便至，天龙寺百年威名，摇摇欲坠，这黄口乳子中毒也罢，着邪也罢，这当口值得为他白损功力吗？”这几句话中充满着威严。

本因方丈道：“师叔教训得是！”左手一挥，五人同时收指退后。

保定帝听本因方丈称那人为师叔，忙道：“不知枯荣长老在此，晚辈未及礼敬，多有罪业。”原来枯荣长老在天龙寺中辈分最高，面壁已数十年，天龙寺诸僧众，谁也没见过他真面目。保定帝也只闻其名，从没拜见过，一向听说他在双树院中独参枯禅，十多年没听人提起，只道他早已圆寂。

枯荣长老道：“事有轻重缓急，大雪山大轮明王之约，转眼就到。正明，你也来参详参详。”保定帝道：“是。”心想：“大雪山大轮明王佛法渊深，跟咱们有何瓜葛？”

本因方丈从怀中取出一封金光灿烂的信来，递在保定帝手中。保定帝接了过来，着手重甸甸的，见这信奇异之极，竟是用黄金打成

极薄的封皮，上用白金嵌出文字，乃是梵文。保定帝识得写的是：“书呈崇圣寺住持”，从金套中抽出信笺，也是一张极薄的金笺，上用梵文书写，大意说：“当年与姑苏慕容博先生相会，订交结友，谈论当世武功。慕容先生言下对贵寺‘六脉神剑’备至推崇，深以未得拜观为憾。近闻慕容先生仙逝，哀痛无已，为报知己，拟向贵寺讨求该经，焚化于慕容先生墓前，日内来取，勿却为幸。贫僧自当以贵重礼物还报，未敢空手妄取也。”信末署名“大雪山大轮寺释子鸠摩智合十百拜”。笺上梵文也以白金镶嵌而成，镶工极尽精细，显是高手匠人花费了无数心血方始制成。单是一个信封、一张信笺，便是两件弥足珍贵的宝物，这大轮明王的豪奢，可想而知。

保定帝素知大轮明王鸠摩智是吐蕃国的护国法王，但只听说他具大智慧，精通佛法，每隔五年，开坛讲经说法，西域天竺各地的高僧大德，云集大雪山大轮寺，执经问难，研讨内典，闻法既毕，无不欢喜赞叹而去。保定帝也

曾动念欲前去听经。这信中说与姑苏慕容博谈论武功，结为知己，然则也是一位武学高手。这等大智大慧之人，不学武则已，既为此道中人，自必非同小可。

本因方丈道：“《六脉神剑经》乃本寺镇寺之宝，大理段氏武学的至高法要。正明，我大理段氏最高深的武学是在天龙寺，你是世俗之人，虽是自己子侄，许多武学的秘奥，亦不能向你泄露。”保定帝道：“是，此节弟子理会的。”本观道：“本寺藏有《六脉神剑经》，连正明、正淳他们也不知晓，却不知那姑苏慕容氏如何得知。”

段誉听到这里，忽地想起，在无量山石洞的“琅嬛福地”中，一列列的空书架上，签条注明“大理段氏”之处，有“缺一阳指法”、

“缺六脉神剑剑法”的字样，心道：“神仙姊姊搜罗天下各家各派武谱拳经，但我家的‘一阳指法’和‘六脉神剑剑法’，她终究没得到。”心中有些得意，却也有些惆怅，神仙姊姊在签条上注了“憾甚”两字，想来颇以未窥

秘笈为憾。

只听本参气愤愤地道：“这大轮明王也算是举世闻名的高僧了，怎能恁地不通情理，胆敢向本寺强索此经？正明，方丈师兄知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此后果非小，自己做不得主，请枯荣师叔出来主持大局。”

本因道：“本寺虽藏有此经，但说也惭愧，我们无一人能练成经上所载神功，连稍窥堂奥也说不上。枯荣师叔所参枯禅，是本寺的另一路神功，也当再假时日，方克大成。我们未练成神功，外人自不得而知，难道大轮明王竟有恃无恐，不怕这六脉神剑的绝学吗？”

枯荣冷冷地道：“谅来他对六脉神剑是不敢轻视的。他信中对那慕容先生何等钦迟，而这慕容先生又心仪此经，大轮明王自知轻重。只是他料到本寺并无出类拔萃的高人，宝经虽珍，但如无人得能练成，也属枉然。”

本参大声道：“他如自己仰慕，相求借阅一观，咱们敬他是佛门高僧，最多不过婉言谢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最气人的，他竟要拿去

烧化给死人，岂不太也小觑了天龙寺么？”

本相喟然叹道：“师弟倒不必因此生嗔着恼，我瞧那大轮明王并非妄人，他是想效法吴季札墓上挂剑的遗意，看来他对那位慕容先生钦仰之极，唉，良友已逝，不见故人……”说着缓缓摇头。保定帝道：“本相大师可知那慕容先生的为人么？”本相道：“我不知道。但想大轮明王是何等样人，能得他如此钦佩，慕容先生自非常人也。”说时悠然神往。

本因方丈道：“师叔估量敌势，咱们若非赶紧练成六脉神剑，只怕宝经难免为人所夺，天龙寺一败涂地。只是这神剑功夫以内力为主，实非急切间一蹴可成。正明，非是我们对誉官所中邪毒袖手不理，就只怕大家内力耗损过多，强敌猝然而至，那就难以抵挡。看来誉官所中邪毒虽深，数日间性命无碍，这几天就让他在这里静养，伤势倘有急变，我们随时设法救治，待退了大敌之后，我们全力以赴，给他驱毒如何？”

保定帝虽担心段誉病势，但他究竟极识大

体，知天龙寺是大理段氏的根本。每逢皇室有难，天龙寺倾力赴援，总是转危为安。当年奸臣杨义贞弑上德帝篡位，全仗天龙寺会同忠臣高智昇靖难平乱。大理段氏于五代石晋天福二年丁酉得国，至今一百五十余年，中间经过无数大风大浪，社稷始终不堕，实与天龙寺稳镇京畿有莫大关联，今日天龙有警，与社稷遇危一般无二，说道：“方丈仁德，正明感激无已，但不知对付大轮明王一事之中，正明亦能稍尽绵薄么？”

本因沉吟道：“你是我段氏俗家第一高手，如能联手共御强敌，确能大增声威。可是你乃世俗之人，如参与佛门弟子的争端，难免令大轮明王笑我天龙寺无人。”

枯荣忽道：“咱们倘若分别练那六脉神剑，不论是谁，终究内力不足，都是练不成的。我也曾想到一个取巧的法子，各人修习一脉，六人一齐出手。虽然以六敌一，胜之不武，但我们并非跟他单独比武争雄，而是保经护寺，就算一百人斗他一人，却也说不得了。



只是算来算去，天龙寺中再也寻不出第六个内力相当的好手，为此踌躇难决。正明，你就来凑凑数吧。只不过你须得剃个光头，改穿僧装才成。”他越说越快，似乎颇为兴奋，但语气始终冷冰冰的。

保定帝道：“皈依我佛，原是正明的素志，唯神剑秘奥，正明从未得闻，仓促之际，只怕……”

本因道：“这路剑法的基本功夫，你早就已经会了，只须记一记剑法便成。”保定帝不解，道：“请方丈指点。”本因道：“你且坐下。”保定帝在一个蒲团上盘膝坐下。

本因道：“六脉神剑，并非真剑，乃是以一阳指的指力化作剑气，有质无形，可称无形气剑。所谓六脉，即手之六脉太阴肺经、厥阴心包经、少阴心经、太阳小肠经、阳明大肠经、少阳三焦经。”说着从本观的蒲团后面取出一个卷轴。

本参接过，悬在壁上，卷轴舒开，帛面因年深日久，已成焦黄之色，帛上绘着个裸体男

子的图形，身上注明穴位，以红线黑线绘着六脉的运走径道。保定帝是一阳指的大行家，这《六脉神剑经》以一阳指指力为根基，自是一看即明。

段誉躺在地下，见到帛轴和裸体男子的图形，登时想起了那个给自己撕烂了的帛轴，心想：“身上的穴道经脉，男女都是一般，神仙姊姊也真奇怪，为什么要绘成裸女之形，而且这裸女又绘上自己的相貌？”隐隐觉得不妥，似乎神仙姊姊有意以色相诱人，叫人不得不练图中神功，自己神智迷糊中撕了帛轴，说不定反而免去了一场劫难。但如此推想，未免冒犯了神仙姊姊，这念头只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再也不敢多想。

本因道：“正明，你是大理国一国之主，改装易服，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若给对方瞧出了破绽，颇损大理国威名。利害相参，盼你自决。”保定帝双手合十，说道：“护法护寺，义无反顾。”本因道：“很好。然这《六脉神剑经》不传俗家子弟，你须得剃度了，我

才传你。等退了强敌，你再还俗。”保定帝站起身来，双膝跪地，道：“请大师慈悲。”

枯荣大师道：“你过来，我给你剃度。”

保定帝走上前去，跪在他身后。段誉见伯父要剃度为僧，心下暗暗惊异，只见枯荣大师伸出右手，反过来按在保定帝头上，手掌上似无半点肌肉，皮肤之下包着的便是骨头。枯荣大师仍不转身，说偈道：“一微尘中入三昧，成就一切微尘定，而彼微尘亦不增，于一普现难思刹。”手掌提起，保定帝满头乌发尽数落下，头顶光秃秃的更无一根头发，便是用剃刀来剃亦没这等干净。段誉固大为惊讶，保定帝、本观、本因等也无不钦佩：“枯荣大师参修枯禅，功力竟已到如此高深境界。”

只听枯荣大师说道：“入我佛门，法名本尘。”保定帝合十道：“谢师父赐名。”佛门不叙世俗辈分，本因方丈虽是保定帝的叔父，但保定帝受枯荣剃度，便成了本因的师弟。当下保定帝去换上了僧袍僧鞋，俨然便是一位有道高僧。

枯荣大师道：“那大轮明王说不定今晚便至，本因，你将六脉神剑的秘奥传于本尘。”

本因道：“是！”指着壁上的经脉图，说道：

“本尘师弟，这六脉之中，你便专攻‘手少阳三焦经脉’，真气自丹田而至肩臂诸穴，由清冷渊而至肘弯中的天井，更下而至四渎、三阳络、会宗、外关、阳池、中渚、液门，凝聚真气，自无名指的‘关冲’穴中射出。”

保定帝依言运起真气，无名指点处，嗤嗤声响，真气自“关冲”穴中汹涌迸发。

枯荣大师喜道：“你内力修为不凡。这剑法虽变化繁复，但剑气既已成形，自能随意所之了。”

本因道：“依这六脉神剑的本意，该是一人同使六脉剑气，但当此末世，武学衰微，已无人能修聚到如此强劲浑厚的内力，咱们只好六人分使六脉剑气。师叔专练拇指少商剑，我专练食指商阳剑，本观师兄练中指中冲剑，本尘师弟练无名指关冲剑，本相师兄练小指少冲剑，本参师弟练左手小指少泽剑。事不宜迟，

咱们这便起始练剑。”

他再取出五幅图形，连先前已悬的一幅，共是六幅。将五幅悬于四壁，少商剑的图形则悬在枯荣大师面前。每幅图上都是纵横交叉的直线、圆圈和弧形。六人专注自己所练一剑的剑气图，伸出手指在空中虚点虚划。段誉缓缓坐起，只觉体内真气鼓荡，比先前更加难受。只因保定帝、本因等五人适才又以不少内力输进了他体内。段誉见伯父和方丈等正在凝神用功，不敢出声打扰，呆坐良久，甚感无聊，无意中向悬在枯荣大师面前壁上的那张经脉穴道图望去。只看了一会，便觉自己右手小臂不住抖动，似有什么东西要突破皮肤而迸发出来。那小老鼠一般的东西所要冲出来之处，正是穴道图上所注明的“孔最穴”。

这一路“手太阴肺经”他倒是练过的，壁间图形中的穴道与裸女图相同，但线路却截然大异。顺着经脉图上的红线一路看去，自孔最而至大渊，随即跳过来回到尺泽，再向下而至鱼际，虽然盘旋往复，但体内这股左冲右突的

真气，居然顺着心意，也迂回曲折地沿臂而上，升至肘弯，更升至上臂。真气顺着经脉运行，他全身的烦恶立时减轻，便专心凝志地将这股真气纳入膻中穴去。

但经脉运行既异，这股真气便不能如裸女帛轴上所示那样顺利贮入膻中，过不多时，便“啊唷，啊唷”地叫了出来。保定帝听得他叫唤，忙转头问道：“觉得怎样？”段誉道：

“我身上有无数气流奔突蹿跃，难过之极，我心里想着太师叔图上的红线，气流便归到了膻中穴，啊唷！嗯，可是膻中穴中越塞越满，放不下了。我……我……我……我胸膛要爆破了！”

这等内力的感应，只有身受者自身知觉，他只觉胸膛高高鼓起，立时便要胀破，在旁人看来却没半点异状。保定帝深知修习内功者的诸般幻象，本来膻中穴鼓胀欲破的情景，至少要练功至二十年后、内力浑厚无比之时方会出现，段誉从未学过内功，料来这幻象必是体内邪毒所致。保定帝暗暗惊异，知他若不导气归

虚，全身便会瘫痪，但将这些邪毒深藏而入内府，以后再要驱出便千难万难。他平素处理疑难大事，明断果敢，往往一言而决，然眼前之事关系段誉一生祸福，稍有差池，立有性命之忧，眼见段誉双目神光散乱，已显颠狂之态，更无犹豫余地，心意已决：“这当口便饮鸠止渴，也说得不得了。”说道：“誉儿，我教你导气归虚的法门。”连比带说，将法门传授了他。

段誉不及等到听完，便已一句一句地照行。大理段氏的内功法要，果然精妙绝伦，他一经照做，四外流窜的真气便即逐一收入脏腑。中国医书中称人体内部器官为“五脏六腑”，“脏”便是“藏”，“腑”便是“府”，原有聚集积蓄之意。段誉先吸得无量剑七弟子的全部内力，后来又吸得段延庆、黄眉僧、叶二娘、南海鳄神、云中鹤、钟万仇、崔百泉等高手的部分内力，这一日又得了保定帝、本观、本相、本因、本参段氏五大高手的一小部分内力，体内真气之厚，内力之强，几已可说得上

震古铄今，并世无二。这时得伯父指点，将这些真气内力逐步藏入内府，全身越来越舒畅，只觉轻飘飘的，似要凌空飞起一般。

保定帝见他脸露笑容，欢喜无已，还道他入魔已深，只怕这邪毒从此和他一生纠缠固结，再难尽除，不免成为终身之累，不由得暗暗叹息。

枯荣大师听得保定帝传功已毕，便道：

“本尘，诸业皆自作自受，休咎祸福，尽从心生。你不必太为旁人担忧，赶紧练那关冲剑吧！”保定帝应道：“是！”收摄心神，又去钻研关冲剑剑法。

段誉体内的真气充沛之极，非一时三刻所能收藏得尽，但那法门越行越熟，到后来也越收越快。牟尼堂中七人各自行功，不觉东方之既白。

但听得报晓鸡啼声喔喔，段誉自觉四肢百骸间已无残存真气，站起身来活动一下肢体，见伯父和五位高僧兀自在专心练剑。他不敢开门出去闲步，更不敢出声打扰六人用功，无事



可做，顺便向伯父那张经脉图望望，又向关冲剑的剑法图解瞧瞧，虽听本因师伯说过，六脉神剑不传俗家子弟，但想这等高深的武功我怎学得会，随便瞧瞧，当亦无碍。看得心神专注之时，突觉一股真气自行从丹田中涌出，冲至肩臂，顺着红线直至无名指的关冲穴。他不会运气冲出，但觉无名指的指端肿胀难受，心想：“还是让这股气回去吧。”心中这么想，那股气流果真顺着经脉回归丹田。

段誉不知无意之间已窥上乘内功的法要，只不过觉得一股气流在手臂中这么流来流去，随心所欲，甚是好玩。牟尼堂三僧之中，他觉以本相大师最为随和可亲，侧头去看他的“手少阴心经脉图”。见这路经脉起自腋下的极泉穴，循肘上三寸至青灵穴，至肘内陷后的少海穴，经灵道、通里、阴郄、神门、少府诸穴，通至小指的少冲穴。如此缓缓存想，一股真气果然便循着经脉路线运行，只是快慢洪纤，未能尽如意旨，有时甚灵，有时却全然不行，料想是功力未到之故，却也不在意下。

只半日工夫，段誉已将六张图形上所绘的各处穴道尽行通过。只觉精神爽利，左右无事，又逐一去看少商、商阳、中冲、关冲、少冲、少泽六路剑法的图形。但见红线黑线，纵横交错，头绪纷繁之极，心想：“这样烦难的剑招，又如何记得住？何况方丈师伯说过，俗家子弟是不能学的。”当下便不再看，腹中觉得有些饿了，心想：“小沙弥怎地还不送素斋素面食来？还是悄悄出去找些吃的吧。”便在此时，鼻端忽然闻到一阵柔和的檀香，跟着一声若有若无的梵唱远远飘来。

☆☆☆

枯荣大师说道：“善哉！善哉！大轮明王驾到。你们练得怎么样了？”本参道：“虽不纯熟，似乎也已足可迎敌。”枯荣道：“很好！本因，我不想走动，便请明王到牟尼堂来叙会吧。”本因方丈应道：“是！”走了出去。

本观取过五个蒲团，一排的放在东首，西首放了一个蒲团。自己坐了东首第一个蒲团，

本相第二，本参第四，将第三个蒲团空着留给本因方丈，保定帝坐了第五个蒲团。段誉没座位，便站在保定帝身后。枯荣、本观等最后再温习一遍剑法图解，才将帛图卷拢收起，都放在枯荣大师身前。

保定帝道：“誉儿，待会激战一起，室中剑气纵横，大是凶险，伯父不能分心护你。你到外面走走去吧。”段誉心中一阵难过：“听各人的口气，这大轮明王武功厉害之极，伯父的关冲剑法乃是新练，不知是否敌得过他，若有疏虞，如何是好？”便道：“伯伯，我……我要跟着你，我不放心你与人家斗剑……”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声音已哽咽了。保定帝心中也一动：“这孩子倒很有孝心。”

枯荣大师道：“誉儿，你坐在我身前，那大轮明王再厉害，也不能伤了你一根寒毛。”他声音仍冷冰冰的，但语意中颇有傲意。

段誉道：“是。”走到枯荣大师身前，不敢去看他脸，也盘膝面壁而坐。枯荣大师身躯比段誉高大得多，将他身子都遮住了。保定帝

既感激，又放心，适才枯荣大师以枯禅功为自己落发，这一手神功足以傲视当世，要保护段誉自当绰绰有余。

霎时间牟尼堂中寂静无声。

过了好一会，只听得本因方丈道：“明王法驾，请移步这边牟尼堂。”另一个声音道：“有劳方丈领路。”段誉听这声音亲切谦和，彬彬有礼，绝非强凶霸横之人。听脚步声约莫有十来个人，听得本因推开板门，说道：“明王请！”

大轮明王道：“得罪！”举步进了堂中，向枯荣大师躬身合十，说道：“吐蕃国晚辈鸠摩智，参见前辈大师。有常无常，双树枯荣，南北西东，非假非空！”

段誉寻思：“这四句偈言是什么意思？”枯荣大师却心中一惊：“大轮明王博学精深，果然名不虚传。他一见面便道破了我所参枯禅的来历。”

世尊释迦牟尼当年在娑罗双树之间入灭，东西南北，各有双树，每一面的两株树都是一

荣一枯，称之为“四枯四荣”。据佛经中言道：东方双树意为“常与无常”，南方双树意为“乐与无乐”，西方双树意为“我与无我”，北方双树意为“净与无净”。茂盛荣华之树意示涅槃觉相：常、乐、我、净；枯萎凋残之树显示世相：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如来佛在这八境界之间入灭，意为非枯非荣，非假非空。

枯荣大师数十年静参枯禅，还只能修到半枯半荣的境界，无法修到更高一层的“非枯非荣、亦枯亦荣”之境，是以一听到明王的话，便即凜然，说道：“明王远来，老衲未克远迎。明王慈悲。”

大轮明王鸠摩智道：“天龙威名，小僧素所钦慕，今日得见庄严宝相，大是欢喜。”

本因方丈道：“明王请坐。”鸠摩智道谢坐下。

段誉心想：“这位大轮明王不知是何模样？”悄悄侧过头来，从枯荣大师身畔瞧了出去，只见西首蒲团上坐着一个僧人，身穿黄色

僧袍，不到五十岁年纪，布衣芒鞋，脸上神采飞扬，隐隐似有宝光流动，便如是明珠宝玉，自然生辉。段誉向他只瞧得几眼，便心生钦仰亲近之意。再从板门中望出去，只见门外站着八九个汉子，面貌大都狰狞可畏，不似中土人士，自是大轮明王从吐蕃国带来的随从了。

鸠摩智双手合十，说道：“佛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小僧根器鲁钝，未能参透爱憎生死。小僧生平有一知交，是大宋姑苏人氏，复姓慕容，单名一个‘博’字。昔年小僧与彼邂逅相逢，讲武论剑。这位慕容先生于天下武学无所不窥，无所不精，小僧得彼指点数日，生平疑义，颇有所解，又得慕容先生慨赠上乘武学秘笈，深恩厚德，无敢或忘。不意大英雄天不假年，慕容先生西归极乐。小僧有一不情之请，还望众长老慈悲。”

本因方丈道：“明王与慕容先生相交一场，即是因缘，缘分既尽，何必强求？慕容先生往生极乐，莲池礼佛，于人间武学，岂再措意？明王此举，不嫌蛇足么？”

鸠摩智道：“方丈指点，确为至理。然小僧生性痴顽，殊乏慧根，闭关四十日，始终难断思念良友之情。慕容先生当年论及天下剑法，深信大理天龙寺‘六脉神剑’为天下诸剑中第一，恨未得见，引为平生最大憾事。”

本因道：“敝寺僻处南疆，得蒙慕容先生推爱，实感荣宠。但不知当年慕容先生何不亲来求借剑经一观？”

鸠摩智长叹一声，惨然色变，默然半晌，才道：“慕容先生情知此经是贵寺镇刹之宝，坦然求观，定不蒙允。他道大理段氏贵为帝皇，不忘昔年江湖义气，仁惠爱民，泽被苍生，他也不便出之于偷盗强取。”本因谢道：

“多承慕容先生夸奖。既然慕容先生很瞧得起大理段氏，明王是他好友，须当体念慕容先生的遗意。”

鸠摩智道：“只是那日小僧曾夸口言道：‘小僧是吐蕃国师，于大理段氏无亲无故，吐蕃大理两国，亦无亲厚邦交。慕容先生既不便亲取，由小僧代劳便是。’大丈夫一言既出，

生死无悔。小僧对慕容先生既有此约，决计不能食言。”说着双手轻轻击了三掌。门外两名汉子抬了一只檀木箱子进来，放在地下。鸠摩智袍袖一拂，箱盖无风自开，只见里面是一只灿然生光的黄金小箱。鸠摩智俯身取出金箱，托在手中。

本因心道：“我等方外之人，难道还贪图什么奇珍异宝？再说，段氏为大理一国之主，一百五十余年的积蓄，还怕少了金银器玩？”却见鸠摩智揭开金箱箱盖，取出来的竟是三本旧册。他随手翻动，本因等瞥眼瞧去，见册中有图有文，都是朱墨所书。鸠摩智凝视着这三本书，忽然间泪水滴滴而下，溅湿衣襟，神情哀切，悲不自胜。本因等无不大为诧异。

枯荣大师道：“明王心念故友，尘缘不净，岂不愧称‘高僧’两字？”

大轮明王垂首道：“大师具大智慧、大神通，非小僧所及。这三卷武功诀要，乃慕容先生手书，阐述少林派七十二门绝技的要旨、练法，以及破解之道。”



众人听了，都是一惊：“少林派七十二门绝技名震天下，据说少林自创派以来，除了宋初曾有一位高僧身兼二十三门绝技之外，从未有第二人曾练到二十门以上。这位慕容先生能知悉少林七十二门绝技的要旨，已然令人难信，至于连破解之道也尽皆通晓，那更加不可思议了。”

只听鸠摩智续道：“慕容先生将此三卷奇书赐赠，小僧披阅钻研之下，获益良多。现愿将这三卷奇书，与贵寺交换六脉神剑宝经。若蒙众位大师俯允，令小僧得完昔年信诺，实在感激不尽。”

本因方丈默然不语，心想：“这三卷书中所记，倘若真是少林寺七十二门绝技，那么本寺得此书后，武学上不但可与少林并驾齐驱，抑且更有胜过。盖天龙寺通悉少林绝技，本寺的绝技少林却无法知晓。”

鸠摩智道：“贵寺赐予宝经之时，尽可自留副本，众大师嘉惠小僧，泽及白骨，自身并无所损，一也。小僧拜领宝经后立即固封，决

不私窥，亲自送至慕容先生墓前焚化，贵寺高艺决不致因此而流传于外，二也。贵寺众大师武学渊深，原已不假外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少林寺七十二门绝技确有独到之秘，其中‘拈花指’、‘多罗叶指’、‘无相劫指’三项指法，与贵派一阳指颇有相互印证之功，三也。”

本因等最初见到他那通金叶书信之时，觉得他强索天龙寺的镇寺之宝，太也强横无理，但这时听他娓娓道来，颇为入情入理，似乎此举于天龙寺利益甚大而绝无所损，反倒是他亲身送上一份厚礼。本相大师生性谦退，雅愿与人方便，心下已有允意，但论尊则有师叔，论位则有方丈，轮不到自己随口说话。

鸠摩智道：“小僧年轻识浅，所言未必能取信于众位大师。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三门指法，不妨先在众位之前献丑。”说着站起身来，说道：“小僧当年不过是兴之所至，随意涉猎，所习甚为粗疏，还望众位指点。这一路指法是拈花指。”只见他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

搭住，似是拈住了一朵鲜花一般，脸露微笑，左手五指向右轻弹。

牟尼堂中除段誉之外，个个是毕生研习指法的大行家，但见他出指轻柔无比，左手每一次弹出，都像是要弹去右手鲜花上的露珠，却又生怕震落了花瓣，脸上始终慈和微笑，显得深有会心。据禅宗历来传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手拈金色波罗花遍示诸众，众人默然不语，只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释迦牟尼知迦叶已领悟心法，便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法门，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禅宗以心传顿悟为第一大事，少林寺属于禅宗，对这“拈花指”当是别有精研。

可是鸠摩智弹指之间却不见得具何神通，他连弹数十下后，举起右手衣袖，张口向袖子一吹，霎时间袖子上飘下一片片棋子大的圆布，衣袖上露出数十个破孔。原来他这数十下拈花指，都凌空点在自己衣袖之上，柔力损衣，初看完好无损，一经风吹，功力才露了出

来。本因与本观、本相、本参、保定帝等互望了几眼，均暗暗惊异：“凭我等功力，以一阳指虚点，破衣穿孔，亦能办到，但出指如此轻柔，温颜微笑间神功已运，却非我等所能。这拈花指与一阳指全然不同，其阴柔内力，确颇有足可借鉴之处。”

鸠摩智微笑道：“献丑了。小僧的拈花指指力，不及少林寺的玄渡大师远了。那‘多罗叶指’，只怕造诣更差。”身形转动，绕着地下木箱快步而行，十指快速连点，但见木箱上木屑纷飞，不住跳动，顷刻间一只木箱已成为一片片碎片。

保定帝等见他指裂木箱，亦未见奇，但见木箱的铰链、钢片、铁扣、搭钮等金属附件，俱在他指力下纷纷碎裂，这才不由得心惊。

鸠摩智笑道：“小僧使这多罗叶指，一味霸道，功夫浅陋得紧。”说着双手拢入衣袖。突然之间，那堆碎木片忽然飞舞跳跃起来，便似有人以一根无形的细棒，不住去挑动搅拨一般。看鸠摩智时，他脸上始终温和微笑，僧袖

连下摆也不飘动半分，原来他指力从衣袖中暗暗发出，全无形迹。本相忍不住脱口赞道：

“无相劫指，名不虚传，佩服，佩服！”鸠摩智躬身道：“大师夸奖了。木片跃动，便是有相。当真要名副其实，练至无形无相，以小僧浅陋，纵穷毕生之力，也不易有成。”本相大师道：“慕容先生所遗奇书之中，可有破解‘无相劫指’的法门？”鸠摩智道：“有的。破解之法，便从大师的法名上着想。”本相沉吟半晌，说道：“嗯，以本相破无相，高明之至。”

本因、本观、本相、本参四僧见了鸠摩智献演三门指力，都不禁怦然心动，已知三卷奇书中所载，确是名闻天下的少林寺七十二门绝技，但是否要将“六脉神剑”的图谱另录副本与之交换，确是大费踌躇。

本因道：“师叔，明王远来，其意甚诚。咱们该当如何应接，请师叔见示。”

枯荣大师道：“本因，咱们练功习艺，所为何来？”

本因方丈没料到师叔竟会如此询问，微微一愕，答道：“为的是弘法护国。”枯荣大师道：“外魔来时，要是吾等道浅，不能以佛法点化，非得出手降魔不可，该用何种功夫？”本因道：“若不得已而出手，当用一阳指。”枯荣大师问道：“你在一阳指上的修为，已到第几品境界？”本因额头出汗，答道：“弟子根钝，又兼未能精进，只修得到第四品，惭愧之极。”枯荣大师再问：“以你所见，大理段氏的一阳指与少林拈花指、多罗叶指、无相劫指三门指法相较，孰优孰劣？”本因道：“指法无优劣，功力有高下。”枯荣大师道：“不错。咱们的一阳指若能练到第一品，那便如何？”本因道：“渊深难测，弟子不敢妄说。”枯荣道：“倘若你再活一百岁，能练到第几品？”本因额上汗水涔涔而下，颤声道：“弟子不知。”枯荣道：“能修到第一品吗？”本因道：“决计不能。”枯荣大师就此不再说话。

本因道：“师叔指点甚是，咱们自己的一

阳指尚自修习不得周全，要旁人的武学奇技作甚？明王远来辛苦，待敝寺设斋接风。”这么说，自是拒绝了大轮明王所求。

鸠摩智长叹一声，说道：“都是小僧当年多嘴的不好，否则慕容先生人都不在了，这《六脉神剑经》求不求得到手，又有何分别？小僧今日狂妄，说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言语，这六脉神剑的剑法，要是真如慕容先生所说的那么精奥，只怕贵寺虽有图谱，却也无人得能练成。倘若有人练成，那么这路剑法，未必便如慕容先生所猜想的神妙。”

枯荣大师道：“老衲心有疑窦，要向明王请教。” 鸠摩智道：“不敢。” 枯荣大师道：“敝寺藏有《六脉神剑经》一事，纵是我段氏的俗家子弟亦不得知，慕容先生却从何处听来？” 鸠摩智道：“慕容先生于天下武学，所知极为渊博，各门各派的秘技武功，往往连本派掌门人亦所不知的，慕容先生却了如指掌。姑苏慕容那‘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八字，便由此而来。但慕容先生于大理段氏一阳指与六

脉神剑的秘奥，却始终未能得窥门径，生平耿耿，遗恨而没。”

枯荣大师“嗯”了一声，不再言语。保定帝等均想：“要是他得知了一阳指和六脉神剑的秘奥，只怕便要即以此道，来还施我段氏之身了。”

本因方丈道：“我师叔十余年来未见外客，明王是当世高僧，我师叔这才破例延见。明王请。”说着站起身来，示意送客。

鸠摩智却不站起，缓缓地道：“六脉神剑经既只徒具虚名，无裨实用，贵寺又何必如此重视？以至伤了天龙寺与大轮寺的和气，伤了大理国和吐蕃国的邦交？”

本因脸色微变，森然问道：“明王之言，是不是说：天龙寺若不允交经，大理、吐蕃两国便要兵戎相见？”保定帝一向派遣重兵，驻扎西北边疆，以防吐蕃国入侵，听鸠摩智如此说，自是全神贯注地倾听。

鸠摩智道：“我吐蕃国主久慕大理国风土人情，早有与贵国国主会猎大理之念，只是小



僧心想此举势必多伤人命，大违我佛慈悲本怀，数年来一直竭力劝止。”

本因等自都明白他言中所含威胁之意。他是吐蕃国师，吐蕃国自国主而下，人人崇信佛法，便与大理国无异，鸠摩智向得国王信任，是和是战，多半可凭他一言而决。倘若为了一部经书而致两国生灵涂炭，委实颇不值得。吐蕃强而大理弱，战事若起，大局可虑。但他这般一出言威吓，天龙寺便将镇寺之宝双手奉上，这可成何体统？

枯荣大师道：“明王既坚要此经，老衲等又何敢吝惜？明王愿以少林寺七十二门绝技交换，敝寺不敢拜领。明王既已精通少林七十二绝技，复又精擅大雪山大轮寺武功，料来当世已无敌手。”

鸠摩智双手合十，道：“大师之意，是要小僧出手献丑？”枯荣大师道：“明王言道，敝寺的《六脉神剑经》徒具虚名，不切实用。我们便以六脉神剑，领教明王几手高招。倘若确如明王所云，这路剑法徒具虚名，不切实

用，那又何足珍贵？明王尽管将剑经取去便了。”

鸠摩智暗暗惊异，他当年与慕容博谈论“六脉神剑”之时，略知剑法之意，纯系以内力使无形剑气，都觉不论剑法如何神奇高明，但以一人内力而同时运使六脉剑气，谅非人力所能企及。这时听枯荣大师的口气，不但他自己会使，而且其余诸僧也均会此剑法，天龙寺享名百余年，确不可小觑了。他神态一直恭谨，这时更微微躬身，说道：“诸位高僧肯显示神剑绝艺，令小僧大开眼界，幸何如之！”

本因方丈道：“明王用何兵刃，请取出来吧。”

鸠摩智双手一击，门外走进一名高大汉子。鸠摩智说了几句番话，那汉子点头答应，到门外的箱子中取过一束藏香，交了给鸠摩智，倒退着出门。

众人都觉奇怪，心想这线香一触即断，难道竟能用作兵刃？只见他左手拈了一枝藏香，右手取过地下的一些木屑，轻轻捏紧，将藏香

插入木屑之中。如此一连插了六枝藏香，排成一列，每枝藏香间相距约莫一尺。鸠摩智盘膝坐在香后，隔着五尺左右，突然双掌搓了几搓，向外挥出，六根香头一亮，同时点燃了。众人都是一惊，只觉这人内力之强，实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但各人随即闻到微微的硝磺之气，猜到这六枝藏香头上都有火药，鸠摩智并非以内力点香，乃是以内力磨擦火药，使之烧着香头。这事虽亦难能，但保定帝等自忖也可办到。

藏香所生烟气作碧绿之色，六条笔直的绿线袅袅升起。鸠摩智双掌如抱圆球，内力运出，六道碧烟慢慢向外弯曲，分别指着枯荣、本观、本相、本因、本参、保定帝六人。他这门掌力叫做“火焰刀”，虽然虚无缥缈，不可捉摸，却能以内力杀人于无形。此番他只志在得经，不欲伤人，是以点了六枝线香，以展示掌力的去向形迹，一来显得有恃无恐，二来暗示慈悲为怀，旨在较量武学修为，不求杀伤人命。

六条碧烟来到本因等身前三尺之处，便即停住不动。本因等都吃了一惊，心想以内力逼送碧烟并不为难，但将这飘荡无定的烟气凝在半空，那可难上十倍了。本参左手小指疾伸，一条气流从少泽穴中激射而出，指向身前的碧烟。那条烟柱受这道内力一逼，迅速无比地向鸠摩智倒射过去，射至他身前二尺时，鸠摩智的“火焰刀”内力加盛，烟柱无法再向前行。鸠摩智点了点头，道：“名不虚传，六脉神剑中果然有‘少泽剑’一路剑法。”两人的内力激荡数招，本参大师心知倘若坐定不动，难以施展剑法上的威力，起身向左斜行三步，左手小指的内力自左向右斜攻过去。鸠摩智左掌反拨，登时挡住。

本观中指竖立，“中冲剑”向前刺出。鸠摩智喝道：“好，是中冲剑法！”挥掌挡住，以一敌二，毫不见怯。

段誉坐在枯荣大师身前，斜身侧目，凝神观看这场武林中千载难逢的大斗剑，他虽不懂武功，却也知道这几位高僧以内力斗剑，其凶

险和厉害之处，更胜于手中真有兵刃。适才鸠摩智以空劲碎箱，这股内劲如着上血肉之躯，自有断首破腹之效。幸好鸠摩智点了六根线香，他可从碧烟的飘动来去之中，看到这三人的剑招刀法，看得十数招后，心念一动：

“啊，是了！本观大师的中冲剑法，便如图上所绘的一般无二。”他轻轻打开中冲剑法图谱，从碧烟的缭绕之中，对照图谱上的剑招，一看即明，再无难解之处。再看本参的少泽剑法时，也是如此。只不过中冲剑大开大阖，气势雄迈，少泽剑却忽来忽去，变化精微。

本因方丈见师兄师弟联手，占不到丝毫上风，心想我们练这剑法未熟，剑招易于使尽，六人越早出手越好，这大轮明王聪明绝顶，眼下他显是在观察本观、本参二人的剑法，并未全力攻防，当即说道：“本相师兄、本尘师弟，咱们都出手吧。”食指伸处，“商阳剑法”展动，跟着本相的“少冲剑”，保定帝的“关冲剑”，三路剑气齐向余下三条碧烟上击去。

段誉先瞧关冲剑，再瞧少冲剑，又瞧商阳剑，东看一招，西看一招，对照图谱之后虽能明白，终不免凌乱无章。正自凝神瞧着“少冲剑”的图谱时，忽见一根枯瘦的手指伸到图上，缓缓书了八个字：“只学一图，学完再换。”段誉心念一动，知是枯荣大师指点，回过头来，向他微微一笑，示意致谢。

这一看之下，他笑容登时僵住，原来眼前所出现的那张面容奇特之极，左边的一半脸色红润，皮光肉滑，有如婴儿，右边的一半却如枯骨，除了一张焦黄的面皮之外全无肌肉，骨头突了出来，宛然便是半个骷髅骨头。他一惊之下，立时转过了头，一颗心怦怦乱跳，明知这是枯荣大师修习枯荣禅功所致，但这张半枯半荣的脸孔，实在太过吓人，一时无无论如何不能定下心来。

只见枯荣大师的食指又在帛上写道：“良机莫失，凝神观剑。自观自学，不违祖训。”

段誉心下明白：“本因师伯先前对我伯父言道，六脉神剑不传段氏俗家子弟，是以我伯

父须得剃度之后，方蒙传授。但枯荣太师叔写道：‘自观自学，不违祖训’，想来祖宗遗训之中，并不禁段氏俗家子弟无师自学。太师叔吩咐我‘良机莫失，凝神观剑’，自然是盼我自观自学了。”当即恭恭敬敬地俯首受教，仔细观看伯父“关冲剑法”，大致看明白后，依次再看少冲、商阳两路剑法。凡人五指之中，无名指最为笨拙，食指则最灵活，因此关冲剑以拙滞古朴取胜，商阳剑法却巧妙活泼，难以捉摸。少冲剑法与少泽剑法同以小指运使，但一为右手小指，一为左手小指，剑法上便也有工、拙、捷、缓之分。但“拙”并非不佳，“缓”也威力不减，只奇正有别而已。

段誉先只一念好奇，从碧烟的来去之中，对照图谱上线路，不过像猜灯谜一般推详一番，既得枯荣大师指示嘱咐，这才专心一致地看了起来。待得于这三路剑法大致看明，本参与本观的剑法已第二遍再使。段誉不必再参照图谱，眼观碧烟，与心中所记剑法一一印证，便觉图上线路固定，而碧烟来去，变化无穷，

比之图谱上所绘可繁复得多了。

再观看一会，本因、本相、保定帝三人的剑法也已使完。本相小指一弹，剑招转弯斜刺，已是这路剑招的第二次使出。鸠摩智微微点头，跟着本因和保定帝的剑招也不得不从旧招中更求变化。突然之间，只听得鸠摩智身前嗤嗤声响，“火焰刀”威势大盛，将五人剑招上的内力都逼了回来。

原来鸠摩智初时只取守势，要看尽了六脉神剑的招数，再行反击，这一下自守转攻，五条碧烟回旋飞舞，灵动无比。那第六条碧烟却仍停在枯荣大师身后三尺之处，稳稳不动。枯荣大师有心要看透他底细，瞧他五攻一停，能支持到多少时候，因此始终不出手相攻。果然鸠摩智要长久稳住这六道碧烟，耗损内力颇多，终于这道碧烟也一寸一寸地向枯荣大师后脑移近。

段誉惊道：“太师叔，碧烟攻过来了。”枯荣点了点头，展开“少商剑”图谱，放在段誉面前。段誉见这路少商剑的剑法便如是一幅



泼墨山水，纵横倚斜，寥寥数笔，却是剑路雄劲，颇有石破天惊、风雨大至之势。段誉眼看剑谱，心中记挂着枯荣后脑的那股碧烟，一回头间，见碧烟离他后脑已不过三四寸远。惊叫：“小心！”

枯荣大师反过手来，双手拇指同时捺出，嗤嗤两声急响，分袭鸠摩智右胸左肩。他竟不挡敌人来侵，另遣两路奇兵急袭反攻。他料得鸠摩智的火焰刀内力上蓄势缓进，真要伤到自己，尚有片刻，倘若后发先至，当可打他个措手不及。

鸠摩智思虑周详，早有一路掌力伏在胸前，但他料到的只是一着攻势凌厉的少商剑，却没料到枯荣大师双剑齐出，分袭两处。鸠摩智手掌扬处，挡住了刺向自己右胸而来的一剑，跟着右足一点，向后急射而出，但他退得再快，总不及剑气来如电闪，一声轻响过去，肩头僧衣已破，迸出鲜血。枯荣双指回转，剑气缩回，六根藏香齐腰折断。本因、保定帝等也各收指停剑。各人久战无功，早在暗暗担

忧，这时方始放心。

鸠摩智跨步走进室内，微笑道：“枯荣大师的禅功非同小可，小僧佩服之极。那六脉神剑嘛，果然只徒具虚名而已。”本因方丈道：

“如何徒具虚名，倒要领教。”鸠摩智道：

“当年慕容先生所钦仰的，是六脉神剑的剑法，并不是六脉神剑的剑阵。天龙寺的这座剑阵确然威力甚大，但充其量，也只和少林寺的罗汉剑阵、昆仑派的混沌剑阵不相伯仲而已，似乎算不得是天下无双的剑法。”他说这是

“剑阵”而非“剑法”，是指摘对方六人一齐动手，排下阵势，并不是一个人使动六脉神剑，便如他使火焰刀一般。

本因方丈觉得他所言有理，无话可驳。本参却冷笑道：“剑法也罢，剑阵也罢，适才比刀论剑，是明王赢了，还是我们天龙寺赢了？”

鸠摩智不答，闭目默念，过得一盏茶时分，睁开眼来，说道：“第一仗贵寺稍占上风，第二仗小僧似乎已有胜算。”本因一惊，

问道：“明王还要比拚第二仗？”鸠摩智道：“大丈夫言而有信。小僧既已答允了慕容先生，岂能畏难而退？”本因道：“然则明王如何已有胜算？”

鸠摩智微微一笑，道：“众位武学渊深，难道猜想不透？请接招吧！”说着双掌缓缓推出。枯荣、本因、保定帝等六人同时感到各有两股内劲分从不同方向袭来。本因等均觉其势不能以六脉神剑的剑法挡架，也均双掌齐出，对这两股掌力一挡，只枯荣大师仍是双手拇指捺出，以少商剑法接了敌人内劲。

鸠摩智推出了这股掌力后便即收招，说道：“得罪！”

本因和本观等相互望了一眼，均已会意：“他一掌之上可同时生出数股力道，枯荣师叔的少商双剑若再分进合击，他也尽能抵御得住。咱们却必须舍剑使掌，这六脉神剑显是不及他的火焰刀了。”

便在此时，只见枯荣大师身前烟雾升起，一条黑烟分为四路，向鸠摩智攻了过去。鸠摩

智对这位面壁而坐、始终不转过头来的老和尚心下本甚忌惮，突见黑烟来袭，一时猜不透他用意，仍使出“火焰刀”法，分从四路挡架。他并不还击，一面防备本因等群起而攻，一面静以观变，看枯荣大师还有什么厉害的后着。

只见黑烟越来越浓，攻势极为凌厉。鸠摩智暗暗奇怪：“如此全力出击，所谓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又如何能持久？枯荣大师当世高僧，怎么会以这般急躁刚猛的手段应敌？”料想他决计不会这般没见识，必是另有诡计，当下紧守门户，一颗心灵活泼泼的，以便随机应变。过不到片刻，四道黑烟突然一分二、二分四，四道黑烟分为一十六道，四面八方鸠摩智推来。鸠摩智心想：“强弩之末，何足道哉？”展开火焰刀法，一一封住。双方力道一触，十六道黑烟忽然四散，室中刹时间烟雾弥漫。鸠摩智毫不畏惧，鼓荡真力，护住全身。

但见烟雾渐淡渐薄，蒙蒙烟气之中，只见本因等五僧跪在地下，神情庄严，而本观与本

参的眼色中更大显悲愤。鸠摩智一怔之下，登时省悟，暗叫：“不好！枯荣这老僧知道不敌，竟将六脉神剑的图谱烧了。”

他所料不错，枯荣大师以一阳指的内力逼得六张图谱焚烧起火，生怕鸠摩智阻止抢夺，于是推动烟气向他进击，使他着力抵御，待得烟气散尽，图谱已烧得干干净净。本因等均是精研一阳指的高手，一见黑烟，便知缘由，心想师叔宁为玉碎，不肯瓦全，甘心将这镇寺之宝毁去，决不让之落入敌手。好在六人心中分别记得一路剑法，待强敌退去，再行默写出来便是，只不过祖传的图谱却终于就此毁了。

☆☆☆

鸠摩智又惊又怒，他素以智计自负，今日却接连两次败在枯荣大师的手下，《六脉神剑经》既已毁去，则此行徒然结下了强仇，却毫无所得，空劳无功。他站起身来，合十说道：

“枯荣大师何必刚性乃尔？宁折不曲，颇见高致。贵寺宝经由此而毁，小僧大是过意不去，好在此经非一人之力所能练得，毁与不毁，原

无多大分别。这就告辞。”

他微一转身，不待枯荣和本因对答，突然伸手扣住了保定帝右手腕脉，说道：“敝国国主久仰保定帝风范，渴欲一见，便请陛下屈驾，赴吐蕃国一叙。”

这一下变出不意，人人都大吃一惊。这番僧忽施突袭，以保定帝武功之强，竟也着了道儿，被他扣住了手腕上“列缺”与“偏历”两穴。保定帝急运内力冲撞穴道，于霎息间连冲七次，始终没能挣脱。本因等都觉鸠摩智这一手太过卑鄙，大失绝顶高手的身分，空自愤怒，却无相救之策，因保定帝要穴被制，随时随刻可让他取了性命。

枯荣大师哈哈一笑，说道：“他从前是保定帝，现下已避位为僧，法名本尘。本尘，吐蕃国国主既要见你，你去去也好。”保定帝无可奈何，只得应道：“是！”他知枯荣大师的用意，鸠摩智当自己是一国之主，擒住了自己是奇货可居，但若信得自己已避位为僧，不过是擒拿了一个天龙寺的和尚，那就无足轻重，

说不定便会放手。

自鸠摩智踏进牟尼堂后，保定帝始终不发一言，未露任何异状，可是要使得动这六脉神剑，虽不过是六剑中的一剑，也须是第一流的武学高手，内力修为异常深湛之士。武林之中哪几位是第一流好手，各人相互均知。鸠摩智此番乃有备而来，于大理段氏及天龙寺僧俗名家的形貌年纪，都已查得清清楚楚，各人的脾气习性、武功造诣，也已琢磨了十之八九。他知天龙寺中除枯荣大师外，尚有四位高手，现下忽然多了个“本尘”出来，这人的名字从未听过，而内力之强，丝毫不逊于其余“本”字辈四僧，但看他雍容威严，神色间全是富贵尊荣之气，便猜到他是保定帝了。待听枯荣大师说他已“避位为僧”，鸠摩智心中一动：“久闻大理段氏历代帝皇，往往避位为僧，保定帝到天龙寺出家，原也不足为奇。但皇帝避位为僧，全国必有盛大仪典，饭僧礼佛，修塔造庙，定当轰动一时，决不致如此默默无闻。我吐蕃国得知讯息后，也当遣使来大理贺新君登

位。此事其中有诈。”便道：“保定帝出家也好，没出家也好，都请到吐蕃一游，朝见敝国国君。”说着拉了保定帝，便即跨步出门。

本因喝道：“且慢！”身形晃处，和本观一齐拦在门口。鸠摩智道：“小僧并无加害保定皇爷之意，但若众位相逼，可顾不得了。”右手虚拟，对准了保定帝的后心。他这“火焰刀”的掌力无坚不摧，保定帝脉门受扣，已成听由宰割之势，无可抗拒。天龙众僧若合力进攻，一来投鼠忌器，二来也无取胜把握。本因等兀自犹豫，保定帝是大理国一国之主，如何能让敌人挟持而去？

鸠摩智大声道：“素闻天龙寺诸高僧的大名，不料便这一件小事，也这般婆婆妈妈，效那儿女之态。请让路吧！”

段誉自见伯父被他挟持，便甚焦急，初时还想伯父武功何等高强，怕他何来，只不过暂且忍耐而已，时机一到，自会脱身；不料越看越不对，鸠摩智的语气与脸色傲意大盛，而本因、本观等人却均焦虑愤怒，而又无可奈何。



待见鸠摩智抓着保定帝的手腕，一步步走向门口，段誉惶急之下，不及多想，大声道：

“喂，你放开我伯父！”跟着从枯荣大师身前走了出来。

鸠摩智早见到枯荣大师身前藏有一人，一直猜想不透是何等样人，更不知坐在枯荣大师身前有何用意，这时见他长身走出，欲知就里，回头问道：“尊驾是谁？”

段誉道：“你莫问我是谁，先放开我伯父再说。”伸出右手，抓住了保定帝的左手。

保定帝道：“誉儿，你别理我，急速请你爹爹登基，接承大宝。我是闲云野鹤一老僧，更何足道？”

段誉使劲拉扯保定帝手腕，叫道：“快放开我伯父！”他大拇指少商穴与保定帝手腕上穴道相触，这么一使力，保定帝全身一震，登时便感到内力外泄。

便在同时，鸠摩智也觉察到自身真力急泻而出，登时脸色大变，心道：“大理段氏怎地学会了‘化功大法’？”当即凝气运力，欲抗

拒这阴毒邪功。

保定帝蓦地里觉到双手各有一股猛烈的力道向外拉扯，当即使出“借力打力”心法，将这两股力道的来势方向对在一起。他处身其间，敌我两力相拒不下，双手便不受力，一挥手便已脱却鸠摩智的束缚，带着段誉飘身后退，暗叫：“惭愧！今日多亏誉儿相救。”

鸠摩智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大理武林中，居然又出了一位大高手，我怎地全然不知？这人年纪轻轻，不过二十左右年纪，怎能有如此修为？这人叫保定帝为伯父，那么是大理段氏小一辈中的人物了。”缓缓点头，说道：“小僧一直以为大理段氏艺专祖学，不暇旁鹜，殊不知后辈英贤，却去结交星宿老人，研习‘化功大法’的奇门武学，奇怪啊，奇怪！”他虽渊博多智，却也误以为段誉的“北冥神功”乃“化功大法”，只是他自重身分，不肯出口伤人，因此称星宿“老怪”为“老人”。武林人士都称这“化功大法”为妖功邪术，他却称之为“奇门武学”。适才这么一交

手，他料想段誉的内力修为当不在星宿老怪丁春秋之下，不会是那老怪的弟子传人，是以用了“结交”两字。

保定帝冷笑道：“久仰大轮明王睿智圆通，识见非凡，却也口出谬论。星宿老怪擅于暗算偷袭，卑鄙无耻，我段氏子弟岂能跟他有何关连？”

鸠摩智一怔，脸上微微一红，保定帝言中“暗算偷袭，卑鄙无耻”这八个字，自是指斥他适才的举动。

段誉道：“大轮明王远来是客，天龙寺以礼相待，你却胆敢犯我伯父。咱们不过瞧着大家都是佛门弟子，这才处处容让，你却反而更加横蛮。出家人中，哪有如明王这般不守清规的？”

众人听段誉以大义相责，心下都暗暗称快，同时严神戒备，只恐鸠摩智恼羞成怒，突然发难，向段誉加害。

不料鸠摩智神色自若，说道：“今日结识高贤，幸何如之，尚请不吝赐教数招，俾小僧

有所进益。”段誉道：“我不会武功，从来没学过。”鸠摩智笑道：“高明，高明。小僧告辞了！”身形微侧，袍袖挥处，手掌从袖底穿出，四招“火焰刀”的招数同时向段誉砍来。

敌人最厉害的招数无影无踪地猝然攻至，段誉目无所见，自无所觉。保定帝和本相双指齐出，将他这四招“火焰刀”接下了，只是在鸠摩智极强内劲的陡然冲击之下，身形都是一晃。本相更“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

段誉见到本相吐血，这才省悟，原来适才鸠摩智又暗施偷袭，心下大怒，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蛮不讲理的番僧！”他右手食指这么用力一指，心与气通，自然而然地使出一招“商阳剑”剑法来。他内力之强，当世已极少有人能及，适才在枯荣大师身前观看了六脉神剑的图谱，以及七僧以无形刀剑相斗，一指之出，竟心不自知的与剑谱暗合。但听得嗤的一声响，一股浑厚无比的內劲疾向鸠摩智刺去。

鸠摩智一惊，忙出掌以“火焰刀”挡架。

段誉这一出手，不但鸠摩智大为惊奇，而枯荣、本因等亦大出意料之外，其中最感奇怪的，乃是保定帝与段誉自己。段誉心想：“这可古怪之极了。我随手这么一指，这和尚为什么要这般凝神挡拒？是了，是了，想是我出指的姿式很对，这和尚以为我会使六脉神剑。哈哈，既是如此，我且来吓他一吓。”大声道：“这商阳剑功夫，何足道哉！我使几招中冲剑的剑法给你瞧瞧。”说着中指点出。但他手法虽然对了，这一次却无内劲相随，只不过凌空虚点，毫无实劲。

鸠摩智见他中指点出，立即蓄势相迎，不料对方这一指竟没半点劲力，还道他虚虚实实，另有后招，待见他又点一指，仍是空空洞洞，不禁心中一乐：“我原说世上岂能有人既会使商阳剑，又会使中冲剑？果然这小子虚张声势地唬人，倒给他吓了一跳。”

他这次在天龙寺中连栽几个筋斗，心想若不显一显颜色，大轮明王威名受损不小，当下左掌分向左右连劈，以内劲封住保定帝等人的

赴援之路，跟着右掌斩出，直趋段誉右肩。这一招“白虹贯日”，是他“火焰刀”刀法的精妙之作，一刀便要將段譽的右肩卸了下來。保定帝、本因、本參等齊聲叫道：“小心！”各自伸指向鳩摩智點去。

他三人出招，自是上乘武功中攻敵之不得不救，哪知鳩摩智先以內勁封住周身要害，這一刀毫不退縮，仍然筆直砍落。段譽听得保定帝等人的惊呼，知道不妙，雙手同時出力揮出，他心下惊慌，真氣自然湧出，右手少冲劍，左手少澤劍，雙劍同時架開了火焰刀這一招，余勢未盡，嗤嗤聲響，向鳩摩智反擊過去。鳩摩智不暇多想，左手發勁擋擊。

段譽刺了這幾劍後，知道只要情勢緊急，鼓氣出指，內勁真氣登時激發，但何以如此，仍感莫名其妙。他中指輕彈，中冲劍法又使將出來。霎息之間，適才在图谱上见到的那六路劍法一一湧向心头，十指紛彈，此去彼來，連綿無盡。

鳩摩智大驚，心中暗服：“這少年原來當

真会使六脉神剑。”当下尽力催动内劲相抗，大堂中剑气纵横，刀劲飞舞，便似有无数迅雷疾风相互冲撞激荡。此时两人以内劲互击，其间已无碧烟示踪，六脉神剑与火焰刀的内劲都是有质而无形，渺不可见。鸠摩智武功精湛，尚可观察段誉出指的方向，揣测他无形剑气的来路，或侧身趋避，或发掌挡架。段誉却全不知火焰刀的来势去路，惊惶中唯有胡乱快击连刺，幸好鸠摩智心下怯了，全力守御，不敢还击，段誉才不致中刀殒命。斗得一会，鸠摩智只觉得对方内劲越来越强，剑法也是变化莫测，随时自创新意，与适才本因、本相等人的拘泥剑招大不相同。他自不知段誉记不明白六路剑法中这许多繁复的招式，不过危急中随指乱刺，哪里是什么自创新招了？心下既惊且悔：“天龙寺中居然伏得有这样一个青年高手，今日当真是自取其辱！”突然间嗤嗤嗤连砍三刀，叫道：“且住！”

段誉的真气却不能随意收发，听得对方喝叫“且住”，不知如何收回内劲，只得手指一

抬，向屋顶指去，心想：“我不该再发劲了，且听他有何话说。”

鸠摩智见段誉脸有迷惘之色，收敛真气时手忙脚乱，全然不知所云，心念微动，便即纵身而上，挥拳向他脸上击去。

段誉以诸般机缘巧合，才学会了六脉神剑这门最高深的武学，寻常的拳脚兵刃功夫却全然不会。鸠摩智这一拳隐伏七八招后着，原也是极高明的拳招，然而比之“火焰刀”以内劲伤人，其间深浅难易，相去自不可以道里计。本来世上任何技艺学问，决无会深不会浅、会难不会易之理，段誉的武功却是例外。他见鸠摩智挥拳打到，便即毛手毛脚地伸臂去格。鸠摩智右掌翻过，已抓住了他胸口“神封穴”。

段誉立时全身酸软，动弹不得。神封穴属“足少阴肾经”，他没练过。

鸠摩智虽已瞧出段誉武学之中隐伏有大大的破绽，一时敌不过他的六脉神剑，便想以别项高深武功胜他，却也决计料想不到，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手到擒来。他还生怕段誉故意装



模作样，另有诡计，一拿住他“神封穴”，立即伸指又点他“极泉”、“大椎”、“京门”数处大穴。这些穴道所属经脉，段誉也没练过。

鸠摩智倒退三步，说道：“这位小施主心中记得六脉神剑的图谱。原来的图谱已为枯荣大师焚去，小施主便是活图谱。”左掌扬处，向前连砍出五刀，抓住段誉退出了牟尼堂门外。

保定帝、本因、本观等纵前想要夺人，均遭他这连环五刀封住，无法抢上。

鸠摩智使劲将段誉抛出，掷给了守在门外的九名汉子，喝道：“快走！”两名汉子同时伸手过来，接过段誉，并不从原路出去，径自穿入牟尼堂外的树林。鸠摩智运起“火焰刀”，一刀刀的只是往牟尼堂的门口砍去。

保定帝等各以一阳指气功向外急冲，一时之间却攻不破他的无形刀网。

鸠摩智听得马蹄声响，心知九名部属已挟着段誉北去，长笑说道：“烧了死图谱，反得活图谱。慕容先生地下有人相伴，可不觉寂寞

了！”右掌斜劈，喀喇喇一声响，将牟尼堂的两根柱子劈倒，身形微晃，便如一溜轻烟般奔入林中，刹那间不知去向。

保定帝和本参双双抢出，见鸠摩智已然走远。保定帝道：“快追！”衣襟带风，一飘数丈。本参大师和他并肩齐行，向北追赶。

注：“六脉神剑”、“火焰刀”、少林派指法等将内劲凝聚集中，发出而化为毁物伤人的无形刀剑，仅为小说家夸大之言，并非真有其事，读者当做“寓言夸张”可也，在小说中仅为增添性味，不能作物理学、动力学之科学推究，尤其小读者不可信以为真。读者可视为当今医学中激光手术、“伽马刀”之类，镭射之力能凝聚光线以割除眼中白内障、体内瘤肿或胆石、肾石，化无质之力为有质之手术刀，产生功能，事固神奇，亦非绝无可能。本书叙事，多有虚妄想像、夸张之处，盖以“天龙八部”为名，多有象征抽象，已踏入魔幻之神奇境界矣。

十一 向来痴

段誉被鸠摩智点了穴道，全身动弹不得，给几名大汉横架在一匹马的鞍上，脸孔朝下，但见地面不住倒退，马蹄翻飞，溅得他口鼻中都是泥尘，耳听得众汉子大声吆喝，说的都是番话，也不知讲些什么。他一数马腿，共是十匹马。

奔出十余里后，来到一处岔路，只听得鸠摩智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话，五乘马向左边岔路行去，鸠摩智和带着段誉那人以及其余三乘则向右行。又奔数里，到了第二个岔路口，五乘马中又有两乘分道而行。段誉心知鸠摩智意在扰乱追兵，叫他们不知向何处追赶才是。

再奔得一阵，鸠摩智跃下马背，取过一根皮带，缚在段誉腰间，左手提着他身子，便从山坳里行去，另外两名汉子却纵马西驰。段誉暗暗叫苦，心道：“伯父便派遣铁甲骑兵不停追赶，至多也不过将这番僧的九名随从尽数擒去，可救我不得。

鸠摩智手中虽提了段誉，脚步仍极轻捷。他越走越高，三个时辰之中，尽在荒山野岭之

间穿行。段誉见太阳西斜，始终从左边射来，知道鸠摩智是带着自己北行。

到得傍晚，鸠摩智提着他身子架在一株大树的树枝上，将皮带缠住了树枝，不跟他说一句话，甚至目光也不和他相对，背着身子，递了几块干粮面饼给他，解开了他左手小臂的穴道，好让他取食。段誉暗自伸出左手，想运气以少泽剑剑法伤他，哪知身上要穴受封，全身真气阻塞，手指空自点点戳戳，全没半分内劲。

如此数日，鸠摩智提着他不停地向北行走。段誉几次撩他说话，问他何以擒住自己，带自己到北方去干什么，鸠摩智始终不答。段誉一肚子怨气，心想那次给妻子变妹子的木婉清擒住，虽然苦头吃得更多，却决不致如此气闷无聊。何况给一个美貌姑娘抓住，香泽微闻，俏叱时聆，比之给个强凶霸道、装聋作哑的番僧悬空而提，苦乐自是大不相同。

这般走了十余天，料想已出了大理国境，段誉察觉他行走的方向改为东北，仍避开大

路，始终取道于荒山野岭。只是地势越来越平坦，山渐少而水渐多，一日之中，往往要过渡数次。终于鸠摩智买了两匹马与段誉分乘，段誉身上的大穴自然不给解开，每隔一段时候，还补上几指，封他穴道。

有一次段誉解手之时，心想：“我如使出‘凌波微步’，这番僧未必追得上我？”可是只跨出两步，真气在闭塞的穴道处受阻，立时摔倒。他叹了口气，爬起身来，情知这最后一着也行不通了。本来穴道长时受封，必于身子有害，但段誉内力深厚，虽穴道多时不解，倒也并无大碍。

当晚两人在一座小城的一家客店中歇宿。鸠摩智命店伴取过纸墨笔砚，放在桌上，剔亮油灯，待店伴出房，说道：“段公子，小僧屈你大驾北来，多有得罪，好生过意不去。”段誉道：“好说，好说。”鸠摩智道：“公子可知小僧此举，是何用意？”

段誉一路之上，心中所想的只是这件事，眼见桌上放了纸墨笔砚，更料到了十之八九，

说道：“办不到！” 鸠摩智问道：“什么事办不到？” 段誉道：“你艳羨我段家的六脉神剑剑法，要逼我写出来给你。这件事办不到。”

鸠摩智摇头道：“段公子会错意了。小僧当年与慕容先生有约，要借贵门《六脉神剑经》去给他一观。此约未践，一直耿耿于怀。幸得段公子记得此经，无可奈何，只有将你带到慕容先生墓前焚化，好让小僧不致失信于故人。然而公子人中龙凤，小僧与你无冤无仇，岂敢伤残？其间尚有个两全其美之法。公子只须将经文图谱一无遗漏地写出，小僧自己决不看上一眼，立即固封，拿去在慕容先生墓前火化，了此宿愿，便即恭送公子回归大理。”

这番话鸠摩智于初入天龙寺时便曾说过，当时本相等均有允意，段誉也觉此法可行。但此后鸠摩智偷袭保定帝于先，擒拿自身于后，出手殊不光明，躲避追踪时诡计百出，对九名部属的生死安危全无丝毫顾念，险刻戾狠之意表露无遗，段誉如何再信得过他？心中早就觉得，南海鳄神等“四大恶人”摆明了是恶人，

反远较这伪装“圣僧”的吐蕃和尚人品高得多了。他虽无处世经历，但这二十余日来，对此事早已深思熟虑，想明白了其中关窍，说道：

“鸠摩智大师，你这番话是骗不倒我的”。

鸠摩智合十道：“阿弥陀佛，小僧对慕容先生当年一诺，尚且如此信守，岂肯为了守此一诺，另毁一诺？”

段誉摇头道：“你说当年对慕容先生有此诺言，是真是假，谁也不知。你拿到了六脉神剑剑谱，自己必定细读一番，是否要去慕容先生墓前焚化，更谁也不知。就算真要焚化，以大师的聪明才智，读得几遍之后，岂有记不住的？说不定还怕记错了，要笔录副本，然后再去焚化。”

鸠摩智双目精光大盛，恶狠狠地盯住段誉，但片刻之间，脸色便转慈和，缓缓地道：“你我均是佛门弟子，岂可如此胡言妄语，罪过，罪过！小僧迫不得已，只好稍加逼迫了。这是为了救公子性命，尚请勿怪。”说着伸出左手掌，轻轻按在段誉胸口，说道：“公子抵

受不住之时，愿意书写此经，只须点一点头，小僧便即放手。”

段誉苦笑道：“我不写此经，你终不死心，舍不得便杀了我。我倘若写了出来，你怎么还能容我活命？我写经便是自杀，鸠摩智大师，这一节，我在十三天之前便已想明白了。”

鸠摩智叹了口气，说道：“我佛慈悲！”掌心便即运劲，料想这股劲力传入段誉膻中大穴，他周身便如万蚁咬啮，苦楚难当。这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嘴上说得虽硬，当真身受死去活来的酷刑之时，势非屈服不可。不料劲力甫发，立觉一股内力去得无影无踪。他一惊之下，又即催劲，这次内力消失得更快，跟着体中内力汹涌奔泻而出。鸠摩智大惊失色，右掌急出，在段誉肩头奋力推去。段誉“啊”的一声，摔在床上，后脑重重撞上墙壁。

鸠摩智早以为段誉学过星宿老怪一门的“化功大法”，但要穴受封，不论正邪武功自然俱都半点施展不出。哪知他掌发内劲，却是



将自身内力硬挤入对方“膻中穴”去，便如当日段誉全身动弹不得，张大了嘴巴任由莽牯朱蛤钻入肚中一般，与身上穴道是否被封全不相干。

段誉哼哼唧唧地坐起，说道：“枉你自称得道高僧，高僧是这般出手打人的吗？”

鸠摩智厉声道：“你这‘化功大法’，到底是谁教你的？”

段誉摇摇头，说道：“化功大法，暴殄天物，犹日弃千金于地而不知自用，旁门左道，卑鄙无耻，可笑，可笑！”这几句话，他竟不知不觉地引述了玉洞帛轴上所写的字句。

鸠摩智不明其故，却也不敢再碰段誉身子，但先前点他神封、大椎、京门诸穴却又无碍，此人武功之怪异，实不可思议，料想这门功夫定是从一阳指与六脉神剑中变化出来，只是他初学乍练，功夫尚浅。这样一来，他对大理段氏的武学更加心向神往，突然举起手掌，凌空一招“火焰刀”，将段誉头上的书生巾削去了一片，喝道：“你当真不写？我这一刀只

消低得半尺，你的脑袋便怎样了？”

段誉害怕之极，心想他当真恼将起来，戳瞎我一只眼睛，又或削断我一条臂膀，那便怎么办？一路上反复思量而得的几句话立时到了脑中，说出口来：“我倘若受逼不过，只好胡乱写些，那就未必全对。你如伤残我肢体，我恨你切骨，写出来的剑谱更加不知所云。这样吧，反正我写的剑谱，你要拿去在慕容先生墓前焚化，你说过立即固封，决计不看上一眼，是对是错，跟你毫不相干。我胡乱书写，不过是我骗了慕容先生的阴魂，他在阴间练得走火入魔，自绝鬼脉，也不会来怪你。”说着走到桌边，提笔摊纸，作状欲写。

鸠摩智怒极，段誉这几句话，将自己骗取《六脉神剑剑谱》的意图尽皆揭破，同时说得明明白白，自己若用强逼迫，他写出来的剑谱也必残缺不全，伪者居多，那非但无用，阅之且有大害。他在天龙寺两度斗剑，六脉神剑的剑法真假自然一看便知，但这路剑法的要旨纯在内力运使，那就无法分辨。当下岂仅恼羞成

怒，直是大怒欲狂，一招“火焰刀”挥出，嗤的一声轻响，段誉手中笔管断为两截。

段誉大笑声中，鸠摩智喝道：“贼小子，佛爷好意饶你性命，你偏执迷不悟。只有拿你去慕容先生墓前焚烧。你心中所记得的剑谱，总不会是假的吧？”

段誉笑道：“我临死之时，只好将剑法故意多记错几招。对，就是这个主意，打从此刻起，我拼命记错，越记越错，到得后来，连我自己也必糊里糊涂，是非难辨，对错不分。世尊曰：‘对即是错，错即是对。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来云神剑，是名神剑，非真神剑。剑称六脉，写成七脉。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鸠摩智听得他乱背《金刚经》，怒目瞪视，眼中似乎也有火焰刀要喷将出来，恨不得手掌一挥，“火焰刀”的无形气劲就从这小子的头颈中一划而过。

☆☆☆

自此一路向东，又行了二十余日，段誉听

着途人的口音，渐觉清雅绵软，菜肴中也没了辣椒。

这一日终于到了苏州城外，段誉心想：

“这就要去上慕容博的坟了。番僧逼不到剑谱，不会就此当真杀我，但在那慕容博的墓前，将我烧上一烧，烤上一烤，熬几两人油出来，弄得半死不活，却也未始不可。”将心一横，也不去多想，纵目观看风景。这时正是三月天气，杏花夹径，绿柳垂湖，暖洋洋的春风吹在身上，当真醺醺欲醉。段誉不由得心怀大畅，脱口吟道：“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

鸠摩智冷笑道：“死到临头，亏你还有这等闲情逸致，兀自在吟诗唱词。”段誉笑道：“佛曰：‘色身无常，无常即苦。’天下无不死之人。最多不过多活几年，又有什么开心了？”

鸠摩智不去理他，向途人请问“参合庄”的所在。但他连问了七八人，没一个知道，言语不通，更加缠七夹八。最后一个老者说道：

“苏州城里城外，既不一个庄子叫做啥参合庄格。你这位大和尚，定是听错哉！” 鸠摩智道：“有一位姓慕容的大庄主，请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那老者道：“苏州城里么，姓顾、姓陆、姓沈、姓张、姓周、姓朱……都是大庄主，哪有什么姓慕容的？勿曾听说过。”

鸠摩智正没做理会处，忽听得西首小路上一人说道：“听说慕容氏住在城西三十里的燕子坞，咱们便过去瞧瞧。” 另一人道：“嗯，到了地头啦，可得小心在意才是。” 这两人说话声音甚轻，说的是河南中州口音，与当地苏州的吴侬软语大异。鸠摩智内功修为了得，听得清清楚楚，心道：“莫非这两人故意说给我听的？否则偏哪有这么巧？” 斜眼看去，只见一人气宇轩昂，身穿孝服，另一个却矮小瘦削，像是个痨病鬼扒手，也是披麻戴孝。

鸠摩智一眼之下，便知这两人身有武功，还没打定主意是否要出言相询，听得段誉已叫了起来：“霍先生，霍先生，你也来了？” 原来那形容猥琐的汉子正是金算盘崔百泉，另一

个便是他师侄追魂手过彦之。

他二人离了大理后，一心一意要为柯百岁报仇，明知慕容氏武功极高，此仇十九难报，还是勇气百倍地寻到了苏州来。打听到慕容氏住在燕子坞，而慕容博却已逝世多年，那么杀害柯百岁的，当是慕容家的另外一人。两人登觉报仇多了几分指望，赶到湖边，刚好和鸠摩智、段誉二人遇上。

崔百泉突然听到段誉的叫声，一愕之下，快步奔将过来，只见一个和尚骑在马上，左手拉住段誉坐骑的缰绳，段誉双手僵直，垂在身旁，显是给点中了穴道，奇道：“小王爷，是你啊！喂，大和尚，你干什么跟这位公子爷为难？你可知他是谁？”

鸠摩智自没将这两人放在眼里，但知慕容先生的家建于河港之中，七弯八曲，极难辨认，恰好有这两人领路，便道：“我要去慕容氏的府上，相烦两位带路。”

崔百泉道：“请问大师上下如何称呼？何以胆敢得罪段氏的小王爷？到慕容府去有何贵

干？” 鸠摩智道：“到时自知。” 崔百泉道：“大师是慕容家的朋友么？” 鸠摩智道：“不错，慕容先生所居的参合庄坐落何处，霍先生倘若得知，还请指引。” 鸠摩智听段誉称之为“霍先生”，还道他真是姓霍。崔百泉搔了搔头皮，向段誉道：“小王爷，我解开你手臂上的穴道再说。” 说着走上几步，伸手便要去给段誉解穴。

段誉心想鸠摩智武功高得出奇，当世只怕无人能敌，这崔过二人是万万打他不过的，若来妄图相救，只不过枉送两条性命，还是叫他二人赶快逃走的为妙，便道：“且慢！这位大师单身一人，打败了我伯父和大理的五位高手，将我擒来。他是慕容先生的知交好友。请霍先生和过大爷设法去告知我爹爹，前来相救！”

崔百泉和过彦之听说这和尚打败了保定帝等一众高手，已是一惊，待听说他是慕容氏的知交，更加震骇。崔百泉心想自己在镇南王府中躲了这十几年，今日小王爷有难，岂能袖手

不理？反正既来姑苏，这条性命早就豁出去不要了，不论死在正点儿的算盘珠下，还是旁人手中，也没太大分别，伸手入怀，掏出一个金光灿烂的算盘，高举摇晃，铮铮铮的乱响，说道：“大和尚，慕容先生是你的好朋友，这位小王爷却是我的好朋友，我劝你还是放开了他吧。”过彦之一抖手间，也已取下缠在腰间的软鞭。两人同时向鸠摩智马前抢去。

段誉大叫：“两位快走，你们打他不过的。”

鸠摩智淡淡一笑，说道：“真要动手么？”崔百泉道：“这一场架，叫做老虎头上拍苍蝇，明知打不过，也得试上一试，生死……啊唷，啊唷！”

“生死”什么的还没说出口，鸠摩智已伸手夺过过彦之的软鞭，跟着啪的一声，翻过软鞭，卷着崔百泉手中的金算盘，鞭子一扬，两件兵刃同时脱手飞向右侧湖中。眼见两件兵刃便要沉入湖底，哪知鸠摩智手上劲力使得恰到好处，软鞭鞭梢翻了过来，刚好缠住一根垂在



湖面的柳枝，柳枝柔软，一升一沉，不住摇动。金算盘款款拍着水面，点成一圈圈涟漪。

鸠摩智双手合十，说道：“有劳两位大驾，便请引路。”崔过二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鸠摩智道：“两位倘若不愿引路，便请示知燕子坞参合庄的途径，由小僧觅路自去，那也不妨。”崔过二人见他武功如此高强，而神态却又谦和之极，都觉翻脸也不是，不翻脸也不是。

便在此时，只听得欸乃声响，湖面绿波上漂来一叶小舟，一个绿衫少女手执双桨，缓缓划水而来，口中唱着小曲。段誉听那曲子是：

“菡萏香连十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歌声娇柔无邪，欢悦动心。

段誉在大理时诵读前人诗词文章，于江南风物早就深为倾倒，此刻一听此曲，不由得心魂俱醉。只见那少女一双纤手皓肤如玉，映着绿波，便如透明一般。崔百泉和过彦之虽大敌当前，也不禁转头向她瞧了两眼。

只鸠摩智视若不见，听如不闻，说道：“两位既不肯见告参合庄的所在，这就告辞。”

这时那少女划着小舟，已近岸边，听到鸠摩智的话，接口道：“这位大师父要去参合庄，阿有啥事体？”说话声音极甜极清，令人一听之下，说不出的舒适。这少女约莫十六七岁年纪，满脸都是温柔，全身尽是秀气。

段誉心道：“想不到江南女子，一美至斯。”其实这少女也非极美，比之木婉清尚有不如其人，但八分容貌，加上十二分的温雅，便不逊于十分人才的美女。

鸠摩智道：“小僧欲到参合庄去，小娘子能指点途径么？”那少女微笑道：“参合庄的名字，外边人勿会晓得，大师父从啥地方听来？”鸠摩智道：“小僧是慕容先生方外至交，特来老友墓前一祭，以践昔日之约。并盼得识慕容公子清范。”那少女沉吟道：“介末真正弗巧哉！慕容公子刚刚日前出仔门，大师父早来得几日末，介就碰着公子哉。”鸠摩智

道：“与公子缘慳一面，叫人好生惆怅，但小僧从吐蕃国万里迢迢来到中土，愿在慕容先生墓前一拜，以完当年心愿。”那少女道：“大师父是慕容老爷的好朋友，先请去用一杯清茶，我再给你传报，你讲好口伐？”鸠摩智道：“小娘子是公子府上何人？该当如何称呼才是？”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啊唷，我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叫做阿碧。你勿要大娘子、小娘子的介客气，叫我阿碧好哉！”她一口苏州土白，本来不易听懂，但她是武林世家的侍婢，想是平素官话听得多了，说话中尽量加上了些官话，鸠摩智与段誉等尚可勉强明白。当下鸠摩智恭恭敬敬地道：“不敢！”

（按：阿碧的吴语，书中只能略具韵味而已，倘若全部写成苏白，读者固然不懂，鸠摩智和段誉加二要弄勿清爽哉。）

阿碧道：“我是到城里来买玫瑰粽子糖的，这粽子糖嘛，下趟再买也勿要紧。这里去燕子坞琴韵小筑，都是水路，倘若这几位通统

要去，我划船相送，好口伐？”她每问一句“好口伐”，都是殷勤探询，软语商量，叫人难以拒却。

鸠摩智道：“如此有劳了。”携着段誉的手，轻轻跃上小舟。那小舟只略沉少许，却绝无半分摇晃。阿碧向鸠摩智和段誉微微一笑，似乎是说：“真好本事！”

过彦之低声道：“师叔，咋办？”他二人是来找慕容氏报仇的，但弄得如此狼狈，实在好不尴尬。

阿碧微笑道：“两位大爷来啊来到苏州哉，倘若无不啥要紧事体，介末请到敝处喝杯清茶，吃点点心。勿要看这只船小，再坐几个人也勿会沉格。”她轻轻划动小舟，来到柳树之下，伸出纤手收起了算盘和软鞭，随手拨弄算珠，铮铮有声。

段誉只听得几下，喜道：“姑娘，你弹的是《采桑子》么？”原来她随手拨动算珠，轻重疾徐，自成节奏，居然便是两句清脆灵动的《采桑子》。阿碧嫣然一笑，道：“公子，你

精通音律，也来弹一曲么？”段誉见她天真烂漫，和蔼可亲，笑道：“我可不会弹算盘。”转头向崔百泉道：“霍先生，人家把你的算盘打得这么好听。”

崔百泉涩然一笑，道：“不错，不错。姑娘真是雅人，我这件最俗气的家生，到了姑娘手里，就变成了一件乐器。”阿碧道：“啊哟，真正对勿起，这是霍大爷的么？这算盘打造得真考究。你屋里一定交关之有铜钱，连算盘也用金子做。霍大爷，还仔拨你。”她左手拿着算盘，伸长手臂。崔百泉人在岸上，没法拿到，他也真舍不得这个片刻不离身的老朋友，轻轻一纵，上了船头，伸手接过算盘，侧头向鸠摩智瞪了一眼。鸠摩智脸上始终慈和含笑，全无愠色。

阿碧左手拿着软鞭鞭梢提高了，右手五指在鞭上一勒而下，她手指甲上带着铜套，指甲触到软鞭一节节上凸起的棱角，登时发出叮、玲、咚、珑几下清亮声音。一条斗过大江南北、黑道白道英豪的兵刃，到了她一双洁白柔

嫩的手中，竟又成了一件动人心灵的乐器。

段誉叫道：“妙极，妙极！姑娘，你就弹它一曲。”阿碧向着过彦之道：“这软鞭是这位大爷的了？我乱七八糟地拿来玩弄，忒也无礼了。大爷，你也上船来吧，等一歇我拨你吃藕粉。”过彦之心切师仇，对姑苏慕容一家恨之切骨，但见这个小姑娘语笑嫣然，天真烂漫，他虽满腔恨毒，却也难以向她发作，心想：“她引我到庄上去，那是再好不过，好歹也得先杀他几个人给恩师报仇。”当下点了点头，跃上了船。

阿碧好好地卷拢软鞭，交给过彦之，木桨一扳，小舟便向西滑去。

崔百泉和过彦之交换了几个眼色，都想：“今日深入虎穴，不知生死如何。慕容氏出手毒辣之极，这个小姑娘柔和温雅，看来不假，但焉知不是慕容氏骄敌之计？先叫咱们去了防范之心，他便可趁机下手。”

舟行湖上，几个转折，便转入了一座大湖之中，极目望去，但见烟波浩渺，远水接天。

过彦之暗暗心惊：“这大湖想必就是太湖了。我和崔师叔都不会水性，这小妮子只须将船一翻，咱二人便沉入湖中喂了鱼鳖，还说什么替师父报仇？”崔百泉也想到了此节，他年轻时曾在河南洛水中划过船，寻思如能把木桨拿在手中，这小姑娘便想弄翻船，也没这么容易，便道：“姑娘，我来帮你划船，你只须指点方向便是。”阿碧笑道：“啊哟，介末不敢当。我家公子倘若晓得仔，定规要骂我怠慢了客人。”崔百泉见她不肯，疑心更甚，笑道：

“实不相瞒，我们是想听听姑娘在软鞭上弹曲的绝技。我们是粗人，这位段公子却是琴棋书画，样样都精的。”

阿碧向段誉瞧了一眼，笑道：“我弹着好白相，又算啥绝技了？段公子这样风雅，听仔笑啊笑煞快哉，我勿来！”

崔百泉从过彦之手中取过软鞭，交在她手里，道：“你弹，你弹！”一面就接过了她手中的木桨。阿碧笑道：“好吧，你的金算盘再借拨我一息。”崔百泉心下暗感危惧：“她要

将我们两件兵刃都收了去，莫非有甚阴谋？”事到其间，已不便拒却，只得将金算盘递给她。阿碧将算盘放在身前的船板上，左手握住软鞭短柄，左足轻踏鞭头，将软鞭拉得直了，右手五指飞转轮弹，软鞭登时发出叮咚之声，虽无琵琶的繁复清亮，爽朗却有过之。

阿碧五指弹抹之际，尚有余暇腾出手指在金算盘上拨弄，算盘珠的铮铮声夹在软鞭的玎玎声中，更增清韵。便在此时，只见两只燕子从船头掠过，向西疾飘而去。段誉心想：“慕容氏所在之处叫做燕子坞，想必燕子很多了。”

只听得阿碧漫声唱道：“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睹双飞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轻拂歌尘转。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

段誉听她歌声唱到柔曼之处，不由得回肠荡气，心想：“我若终生僻处南疆，如何得能聆此仙乐？‘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



卷’。慕容公子有婢如此，自是非常人物。”

阿碧一曲既罢，将算盘和软鞭还了给崔过二人，笑道：“唱得不好，客人勿要见笑。霍大爷，你划船倒划得蛮好，请向左边小港中划进去，就是了！”

崔百泉见她交还兵刃，登感宽心，当下依言将小舟划入一处小港，但见水面上铺满了荷叶，若不是她指点，决不知荷叶间竟有通路。崔百泉划了一会儿，阿碧又指示水路：“从这里划过去。”这边水面上也全是荷叶，清波之中，绿叶翠盖，清丽非凡。

阿碧从船舱旁拿了几块糖藕，分给众人。段誉一双手虽能动弹，但穴道被点之后全无半分力气，勉强拈起一块糖藕，见那糖藕微微透明，略沾糖霜和玫瑰花瓣，送入嘴中，甘香爽脆，清甜非凡，笑道：“这糖藕的滋味清而不腻，便和姑娘唱的小曲一般。”阿碧脸上微微一红，笑道：“拿我的歌儿来比糖藕，今朝倒是第一趟听到，多谢公子啦！”

荷塘尚未过完，阿碧又指引小舟从一丛芦

苇和茭白中穿了过去。这么一来，连鸠摩智也起了戒心，暗暗记忆小舟的来路，以备回时不致迷路，可是一眼望去，满湖荷叶、浮萍、芦苇、茭白，全都一模一样，兼之荷叶、浮萍在水面飘浮，随时一阵风来，便即变幻百端，就算此刻记得清清楚楚，霎时间局面便全然不同。鸠摩智和崔百泉、过彦之三人不断注视阿碧双目，都想从她眼光之中，瞧出她寻路的法子和指标。但她只是漫不经意地拨水，随口指引，似乎这许许多多纵横交错、棋盘一般的水道，便如她手掌中的掌纹一般明白，生而知之，不须辨认。

如此曲曲折折地划了两个多时辰，未牌时分，遥遥望见远处绿柳丛中，露出一角飞檐。阿碧道：“到啦！霍大爷，多谢你帮我划了半日船。”崔百泉苦笑道：“只要有糖藕可吃，清歌可听，我便这么划他十年八年船，那也不累。”阿碧拍手笑道：“你要听歌吃藕，介末交关便当？在这湖里一辈子勿出去好哉！”

崔百泉听到她说“在这湖里一辈子勿出

去”，不由得矍然心惊，斜着一双小眼向她端详了一会，但见她笑吟吟的似乎全无机心，心下略宽，却也不能就此放心。

☆☆☆

阿碧接过木桨，将船直向柳阴中划去，到得邻近，只见一座松树枝架成的木梯，垂下来通向水面。阿碧将小船系上树枝，忽听得柳枝上一只小鸟“莎莎都莎，莎莎都莎”地叫了起来，声音清脆。阿碧模仿鸟鸣，也叫了几下，回头笑道：“请上岸吧！”

众人逐一跨上岸去，见疏疏落落四五座房舍，建造在一个不知是小岛还是半岛之上。房舍小巧玲珑，颇为精雅。小舍匾额上写着“琴韵”两字，笔致颇为潇洒。鸠摩智道：“此间便是燕子坞参合庄么？”阿碧摇头道：“不。这是公子起给我住的，小小地方，实在不能接待贵客。不过这位大师父说要去拜祭慕容老爷的墓，我可做不了主，只好请几位在这里等一等，我去问问阿朱姊姊。”

鸠摩智一听，心头有气，脸色微微一沉。

他是吐蕃国护国法王，身份何等尊崇？别说在吐蕃国大受国主礼敬，即是来到大宋、大理、辽国、西夏的朝廷之中，各国君主也必待以贵宾之礼，何况他又是慕容先生的知交旧友，这番亲来祭奠，慕容公子事前不知，未能相迎，那也罢了，可是这下人不请他到正厅客舍隆重接待，却将他带到一个小婢的别院，实在太也气人。但他见阿碧天真烂漫，语笑盈盈，并无半分轻慢之意，心想：“这小丫头什么也不懂，我何必跟她一般见识。”想到此节，便即心平气和。

崔百泉问道：“你阿朱姊姊是谁？”阿碧笑道：“阿朱就是阿朱，伊只比我大一个月，介末就摆起阿姊架子来哉。我叫伊阿姊，介末叫做旣不法子，啥人叫伊大我一个月呢？你用勿着叫伊阿姊，你倘若叫伊阿姊末，伊越发要得意哩。”她咕咕咯咯地说着，语声清柔，若奏管弦，将四人引进屋去。

到得厅上，阿碧请各人就座，便有男仆奉上清茶糕点。段誉端起茶碗，扑鼻一阵清香，

揭开盖碗，只见淡绿茶水中飘浮着一粒粒深碧的茶叶，便像一颗颗小珠，生满纤细绒毛。段誉从未见过，喝了一口，只觉满嘴清香，舌底生津。鸠摩智和崔、过二人见茶叶古怪，茶水泛绿，都不敢喝。这圆珠状茶叶是太湖附近山峰的特产，后世称为“碧螺春”，其时还未有这雅致名称，本地人叫做“吓煞人香”，以极言其香。鸠摩智向在西域和吐蕃山地居住，喝惯了苦涩的黑色茶砖，见到这等碧绿有毛的茶叶，不免疑心有毒。

四色点心是玫瑰绿豆糕、茯苓软糕、翡翠甜饼、藕粉火腿饺，形状精雅，每件糕点都似不是做来吃的，而是用来玩赏一般。

段誉赞道：“这些点心如此精致，味道定是绝美的了，可是叫人又怎舍得张口去吃？”阿碧微笑道：“公子只管吃好哉，我们还有。”段誉吃一件赞一件，大快平生。鸠摩智和崔过二人却仍不敢食用。段誉心下起疑：

“这鸠摩智自称是慕容博的好友，如何他也处处严加提防？而慕容庄上接待他的礼数，似乎

也不大对劲。”

鸠摩智的耐心也真了得，等了半天，待段誉将茶水和四样糕点都尝了个遍，赞了个够，才道：“如此便请姑娘去通知你的阿朱姊姊。”

阿碧笑道：“阿朱的庄子离这里有四九水路，今朝来不及去哉，四位在这里住一晚，明朝一早，我送四位去‘听香水榭’。”崔百泉问道：“什么四九水路？”阿碧道：“一九是九里，二九十八里，四九就是三十六里。你拨拨算盘就算出来哉。”原来江南一带，说到路程距离，总是一九、二九地计算，不说“十”字。吴语“十”字与“贼”字音近，说来不雅。

鸠摩智道：“早知如此，姑娘径自送我们去听香水榭，岂不爽快？”阿碧笑道：“这里既不人陪我讲闲话，闷也闷煞快。好容易来了几个客人，几花好？介末总归要留你们几位住上一日。”

过彦之一直沉着气不说话，这时突然霍地

站起，喝道：“慕容家的亲人住在哪里？我过彦之上参合庄来，不是为了喝茶吃饭，更不是陪你说笑解闷，是来杀人报仇、流血送命的。姑娘，请你去说，我是伏牛派柯百岁的弟子，今日为师父报仇来啦！”说着软鞭一晃，喀喇喇一声响，将一张紫檀木茶几和一张湘妃竹椅子打成了碎片。

阿碧既不惊惶，也不生气，说道：“江湖上英雄豪杰来拜会公子的，每个月总有几起，也有很多像过大爷这般凶霸霸、恶狠狠的，我小丫头倒也既不吓煞……”

她话未说完，后堂转出一个须发如银的老人，手中撑着一根拐杖，说道：“阿碧，是谁在这里大呼小叫的？”说的却是官话，语音甚为纯正。

崔百泉纵身离椅，和过彦之并肩而立，喝问：“我师兄柯百岁到底是谁害死的？”

段誉见这老人弓腰曲背，满脸都是皱纹，没九十也有八十岁，只听他嘶哑着嗓子说道：“柯百岁，柯百岁，嗯，年纪活到一百岁，早

就该死啦！”

过彦之一到苏州，立时便想到慕容氏家中去大杀大砍一场，为恩师报仇，只是给鸠摩智夺去兵刃，折了锐气，再遇上阿碧这样天真可爱的一个小姑娘，满腔怨愤，无可发泄，这时听这老人说话无礼，软鞭挥出，鞭头便点向他背心。他见鸠摩智坐在西首，防他出手干预，这一鞭便从东边挥击过去。

哪知鸠摩智手臂一伸，掌心中如有磁力，远远地便将软鞭抓了过去，说道：“过大爷，咱们远来是客，有话好说，不必动武。”将软鞭卷成一团，还给了他。

过彦之满脸涨得通红，接又不是，不接又不是，转念心想：“今日报仇乃是大事，宁可受一时之辱，须得有兵刃在手。”便伸手接了。

鸠摩智向那老人道：“这位施主尊姓大名？是慕容先生的亲戚，还是朋友？”那老人裂嘴一笑，说道：“老头儿是公子爷的老仆，有什么尊姓大名？听说大师父是我们故世的老



爷的好朋友，不知有什么吩咐？” 鸠摩智道：“我的事要见到公子后当面奉告。” 那老人道：“那可是不巧了，公子爷几天前动身出门，说不定哪一天才回来。” 鸠摩智问道：“公子去了何处？” 那老人侧过了头，伸手敲敲自己的额角，道：“这个么，我可老糊涂了，好像是去西夏国，又说什么辽国，也说不定是吐蕃，要不然便是大理。”

鸠摩智哼了一声，心中不悦，当时天下五国分峙，除了当地是大宋所辖，这老人却把其余四国都说全了。他明知这老人是假装糊涂，说道：“既是如此，我也不等公子回来了，请管家带我去慕容先生墓前一拜，以尽故人之情。”

那老人双手乱摇，说道：“这个我可做不起主，我也不是什么管家。” 鸠摩智道：“那么尊府的管家是谁？请出来一见。” 那老人连连点头，说道：“很好！我去请管家来。” 转过身子，摇摇摆摆地走了出去，自言自语：

“这个年头儿啊，世上什么坏人都有，假扮了

和尚道士，便想来化缘骗人。又冒充亲戚、假扮朋友的，我老头儿什么没见过，才不上这老当呢！”

段誉哈哈一声，笑了出来。阿碧忙向鸠摩智道：“大师父，你勿要生气，老黄伯伯是个老糊涂。他说话虽然老实，不过总归要得罪人。”

崔百泉拉拉过彦之的衣袖，走到一旁，低声道：“这贼秃自称是慕容家的朋友，但这儿明明没将他当贵客看待。咱们且别莽撞，瞧个明白再说。”过彦之道：“是！”两个回归原座。但过彦之先前所坐的那只竹椅已给他自己打碎，变成了无处可坐。阿碧将自己的椅子端着送过去，微笑道：“过大爷，请坐！”过彦之点了点头，心想：“这小丫头倒待人不错。我纵能将慕容氏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个小丫头也得饶了。”

段誉当那老仆进来之时，隐隐约约觉得有件事十分别扭，显得非常不对，但什么事情不对，却全然说不上来。他仔细打量这小厅中的

陈设家俱，庭中花木，壁上书画，再瞧阿碧、鸠摩智、崔百泉、过彦之四人，什么特异之处都没发现，心中却越来越觉异样，不断寻思盘算。

过了半晌，内堂走出一个五十来岁的瘦子，脸色焦黄，颌下留一丛山羊短须，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身上衣着颇为讲究，左手小指戴一枚汉玉扳指，看来便是慕容府中的管家了。这瘦子向鸠摩智等行礼，说道：“小人孙三拜见各位。大师父，你老人家要到我们老爷墓前去拜祭，实在感激之至。可是公子爷出门去了，没人还礼，太不够恭敬。待公子爷回来，小人定将大师父这番心意转告便是……”

他说到这里，段誉忽然闻到一阵淡淡的香气，心中一动：“奇怪，奇怪。”

先前那老仆来到小厅，段誉便闻到一阵幽雅的香气。这香气依稀与木婉清身上的体香有一点儿相似，虽颇为不同，然而总之是女儿之香。起初段誉还道这香气发自阿碧，也不以为意，可是那老仆一走出厅堂，这股香气就此消

失，待那自称孙三的管家走进厅来，段誉又闻到了这股香气，这才领会到，先前自己所以大觉别扭，原来是为了在一个八九十岁老公公身上，闻到了十七八岁小姑娘的体香，寻思：

“莫非后堂种植了什么奇花异卉，有谁从后堂出来，身上便带幽香？要不然那老仆和这瘦子都是女子扮的。”

这香气虽令段誉起疑，其实气息极淡极微，鸠摩智等三人半点也没察觉。段誉所以能够辨认，只因他曾与木婉清在石室中经历了一段奇险的时刻，这淡淡的处女幽香，旁人丝毫不觉，于他却铭心刻骨，比什么麝香、檀香、花香还更强烈得多。鸠摩智内功虽然深厚，但一生严守色戒，红颜绿鬓，在他眼中只不过白骨骷髅，香粉胭脂，于他鼻端直如同脓血秽臭，浑不知男人女子体气之有异。

段誉虽疑心孙三是女子所扮，但瞧来瞧去，实无半点破绽，此人不但神情举止全是男人，而形貌声音亦无丝毫女态。忽然想起：

“女子要扮男人，这喉结须假装不来。”凝目

向孙三喉间瞧去，只见他山羊胡子垂将下来，刚好挡住了喉头。段誉站起身来，假意观赏壁上字画，走到孙三侧面，斜目偷睨，但见他喉头毫无突起之状，又见他胸间饱满，虽不能就此说是女子，但这样精瘦的一个男人，胸间决不会如此肌肉丰隆。段誉发觉了这个秘密，甚觉有趣，心想：“好戏还多着呢，且瞧她怎生做下去。”

鸠摩智叹道：“我和你家老爷当年在中州相识，谈论武功，彼此佩服，结成了好友。没想到天妒奇才，似我这等庸碌之辈，兀自在世上偷生，你家老爷却遽赴西方极乐。我从吐蕃国来到中土，只不过为了故友情重，要去他墓前一拜，有没有人还礼，那又打什么紧？相烦管家领路便是。”孙三皱起眉头，显得十分为难，说道：“这个……这个……”鸠摩智道：“不知这中间有何为难之处，倒要请教。”

孙三道：“大师父既是我家老爷生前的至交好友，自必知道老爷的脾气。我家老爷最怕有人上门拜访，他说来到我们府中的，不是来

寻仇生事，便是来拜师求艺，更下一等的，则是来打抽丰讨钱，要不然是混水摸鱼，顺手牵羊，想偷点什么东西去。他说和尚尼姑更加靠不住，尤其是和尚，啊哟……对不住……”说到这里，惊觉这几句话得罪了鸠摩智，忙伸手按住嘴巴。

这副神气却全然是个少女模样，睁着圆圆的眼睛，乌黑的眼珠骨碌碌地一转，虽然立即垂下眼皮，但段誉一直就在留心，不由得心中一乐：“这孙三不但是女子，而且还是个年轻姑娘。”斜眼瞧阿碧时，见她唇角边露出一丝狡狴的微笑，心下更无怀疑，暗想：“这孙三和那老黄明明便是一人，说不定就是那个阿朱姊姊。”

鸠摩智叹道：“世人险诈者多而诚信者少，慕容先生不愿多跟俗人结交，确也是应当的。”孙三道：“是啊。我家老爷遗言说道：如果有谁要来祭坟扫墓，一概挡驾。他说道：‘这些贼秃啊，多半没安着好心，定是想掘我坟墓。’啊哟，大师父，你可别多心，我家老

爷骂的贼秃，多半并不是说你。”

段誉暗暗好笑：“所谓‘当着和尚骂贼秃’，真是半点也不错。”又想：“这贼秃仍半点不动声色，越是大奸大恶之人，越沉得住气。这贼秃真是非同小可的贼秃。”

鸠摩智道：“你家老爷这几句遗言，原很有理。他生前威震天下，结下的仇家太多。有人当他在世之时奈何他不得，报不了仇，在他死后想去动他遗体，倒也不可不防。”

孙三道：“要动我家老爷的遗体，哈哈，那当真是‘老猫闻咸鱼’了。”鸠摩智一怔，问道：“什么‘老猫闻咸鱼’？”孙三道：“这叫做‘嗅鲞啊嗅鲞’，就是‘休想啊休想’！”

鸠摩智道：“嗯，原来如此。我和慕容先生知己交好，只是在故人墓前一拜，别无他意，管家不必多疑。”

孙三道：“实实在在，这件事小人做不起主，倘若违背了老爷遗命，公子爷回家后查问起来，可不要打折小人的腿么？这样吧，我去请老太太拿个主意，再来回复如何？”

鸠摩智

道：“老太太？是哪一位老太太？”孙三道：“慕容老太太，是我家老爷的叔母。每逢老爷的朋友们来到，都是要向她磕头行礼的。公子不在家，什么事便都得请示老太太了。”鸠摩智道：“如此甚好，请你向老太太禀告，说是吐蕃国鸠摩智向老夫人请安。”孙三道：“大师父太客气了，我们可不敢当。”说着走进内堂。

段誉寻思：“这位姑娘精灵古怪，戏弄鸠摩智这贼秃，不知是何用意？”

过了好一会，只听得珮环玎珰，内堂走出一位老夫人来，人未到，那淡淡的幽香已先传来。段誉禁不住微笑，心道：“这回却扮起老夫人来啦。”只见她身穿古铜缎子袄裙，腕戴玉镯，珠翠满头，打扮得雍容华贵，脸上皱纹甚多，眼睛迷迷濛濛的，似乎已瞧不见东西。段誉暗暗喝彩：“这小妮子当真了得，扮什么，像什么，更难得的是她只这么一会儿便即改装完毕，手脚之利落，着实令人赞叹。”

那老夫人撑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堂上，



说道：“阿碧，是你家老爷的朋友来了么？怎不向我磕头？”脑袋东转西转，像是两眼昏花，瞧不见谁在这里。阿碧向鸠摩智连打手势，低声道：“快磕头啊，你一磕头，太夫人就高兴了，什么事都能答允。”老夫人侧过了头，伸手掌张在耳边，以便听得清楚些，大声问道：“小丫头，你说什么，人家磕了头没有？”

鸠摩智道：“老夫人，你好，小僧给你老人家行礼了。”深深长揖，双手发劲，砖头上登时发出咚咚之声，便似是磕头一般。

崔百泉和过彦之对望一眼，均自骇然：

“这和尚的内劲如此了得，咱们只怕在他手底下走不了一招。”

老夫人点点头，说道：“很好，很好！如今这世界上奸诈的人多，老实的人少，就是磕一个头，有些坏胚子也要装神弄鬼，明明没磕头，却在地下弄出咚咚咚的声音来，欺我老太太瞧不见。你小娃儿很好，很乖，磕头磕得响。”

段誉忍不住嘿的一声，笑了出来。老夫人慢慢转过头来，说道：“阿碧，是有人放了个屁么？”说着伸手在鼻端扇动。阿碧忍笑道：“老太太，不是的。这位段公子笑了一声。”老夫人道：“断了，什么东西断了？”阿碧道：“不是断了，人家是姓段，段家的公子。”老夫人点头道：“嗯，公子长公子短的，好好一位公子，怎会断了开来？”阿碧微微一笑，说道：“老太太耳朵勿灵，讲闲话阿要牵丝扳藤？”

老夫人向着段誉道：“你这娃娃，见了老太太怎不磕头？”段誉道：“老太太，我有句话想跟你说。”老夫人问道：“你说什么？”段誉道：“我有一个侄女儿，最是聪明伶俐不过，可是却也顽皮透顶。她最爱扮小猴儿玩，今天扮公的，明儿扮母的，还会变把戏呢。老太太见了她一定喜欢。可惜这次没带她来向你老人家磕头。”

这老夫人正是慕容府中另一个小丫头阿朱所扮。她乔装改扮之术神乎其技，不但形状极

似，而言语举止，无不毕肖，可说没半点破绽，因此以鸠摩智之聪明机智，崔百泉之老于江湖，都没丝毫疑心，不料段誉却从她身上无法掩饰的一些淡淡幽香之中发觉了真相。

阿朱听段誉这么说，吃了一惊，但丝毫不动声色，仍一副老态龙钟、耳聋眼花的模样，说道：“乖孩子，乖孩子，真聪明，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精乖的孩子。乖孩子别多口，老太太定有好处给你！”

段誉心想：“她言下之意要我不可揭穿她底细。”便道：“老夫人尽可放心，在下既到尊府，一切但凭老夫人吩咐。”

阿朱说道：“你听我话，那才是乖孩子啊。好，先对老婆婆磕上三个响头，我决不会亏待了你。”

段誉一怔，心道：“我是堂堂大理国的皇太弟世子，岂能向你一个小丫头磕头。”

阿朱见他神色尴尬，嘿嘿冷笑，说道：“乖孩子，我跟你讲，还是向奶奶磕几个头来得便宜。”

段誉一转头，只见阿碧抿着嘴，笑吟吟地斜眼瞅着自己，微微点头。她肤白如新剥鲜菱，嘴角边一粒细细的黑痣，更增俏媚，不禁心中一动，问道：“阿碧姊姊，听说尊府还有一位阿朱姊姊，她……她可是跟你一般美丽俊雅么？”阿碧微笑道：“啊哟，我这种丑八怪算得啥介？阿朱姊姊倘使听得你直梗问法，一定要交关勿开心哉！我怎比得上人家，阿朱姊姊比我齐整十倍。”段誉道：“当真？”阿碧笑道：“骗你做啥？”段誉道：“比你俊美十倍的人，世上绝不会有，除非是……除非是那位玉像天仙。只要跟你差不多，便已是少有的美人了。”阿碧红晕上颊，羞道：“老夫人叫你磕头，啥人要你瞎三话四地讨好我？”

段誉道：“老夫人从前必定也是一位国色天香的美人。老实说，对我有没有好处，我段誉倒也没怎么放在心上，但对美人儿磕几个头，倒也是心甘情愿的。”说着便跪了下去，心想：“既然磕头，索性磕得响些，我对那个洞中玉像已磕了成百上千个头，对一位江南美

人再磕上三个头，又有何妨？”当下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

阿朱十分欢喜，心道：“这位公子爷明知我是个小丫头，居然还肯向我磕头，可当真难得。”说道：“乖孩子，很好，很好。可惜我身边没带见面钱……”阿碧抢着道：“老太太勿要忘记就是啦，下趟补给人家也是一样。”

阿朱白了她一眼，向崔百泉和过彦之道：“这两位客人怎不向老婆子磕头见礼？”过彦之哼了一声，粗声粗气地道：“你会武功不会？”阿朱道：“你说什么？”过彦之道：

“我问你会不会武功。倘若武功高强，姓过的在慕容老夫人手底领死！如不是武林中人，也不必跟你多说什么。”阿朱摇头道：“什么蜈蚣百脚？蜈蚣自然是有的，咬人很痛呢。”向鸠摩智道：“大和尚，听说你想去掘我侄儿的坟墓，你要偷盗什么宝贝啊？”

鸠摩智虽没瞧出她是少女假扮，却也已料到她是装聋作哑，决非当真老得糊涂了，心底增多了几分戒备之意，寻思：“慕容先生如此

了得，他家中的长辈自也决非泛泛。” 装作没听见“掘墓”的话，说道：“小僧与慕容先生是知交好友，闻知他逝世的噩耗，特地从吐蕃国赶来，要到他墓前一拜。小僧生前曾与慕容先生有约，要取得大理段氏六脉神剑的剑谱，送与慕容先生一观。此约不践，小僧心中有愧。”

阿朱与阿碧对看了一眼，均想：“这和尚终于说上正题啦。” 阿朱问道：“《六脉神剑剑谱》取得了怎样？取不到又怎样？” 鸠摩智道：“当年慕容先生与小僧约定，只须小僧取得《六脉神剑剑谱》给他观看几天，就让小僧在尊府‘还施水阁’看几天书。” 阿朱一凛：

“这和尚竟知道‘还施水阁’的名字，看来此人当非凡庸之辈。” 当下假装糊涂，问道：

“什么‘稀饭水饺’？你要香梗米稀饭、鸡汤水饺么？那倒容易，你是出家人，吃得荤腥么？”

鸠摩智转头向阿碧道：“这位老太太也不知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如此拒人于千里之

外，岂不令人心冷？”

阿朱道：“嗯，你的心凉了。阿碧，你去做碗热热的鸡鸭血汤，给大师父暖暖心肺。”

阿碧忍笑道：“大师父勿吃荤介。”阿朱点头道：“那么不要用真鸡真鸭，改用素鸡素鸭好了。”阿碧道：“老太太，勿来事格，素鸡既不血的。”阿朱道：“那怎么办呢？”

两个小姑娘一搭一挡，尽是胡扯。苏州人大都伶牙俐齿，后世苏州评弹之技名闻天下，便由于此。这两个小丫头平素本是顽闹说笑惯了的，这时作弄得鸠摩智当真无法可施。

他此番来到姑苏，原盼见到慕容公子后商议大事，哪知正主儿见不着，所见到之人一个个都缠夹不清，若有意，若无意，虚虚实实，令他不知如何着手才好。他略一凝思，已断定慕容老夫人、孙三、黄老仆、阿碧等人，都是意在推搪，既不让自己祭奠，当然更不让进入‘还施水阁’观看武学秘籍，眼下不管他们如何装腔作势，自当先将话说明白了，此后或以礼相待，或恃强用武，自己都是先占住了道

理，当下心平气和地道：“这六脉神剑剑谱，小僧是带来了，因此斗胆要依照旧约，到尊府‘还施水阁’去观看图书。”

阿碧道：“慕容老爷已经故世哉。一来口说无凭，二来大师父带来这本剑谱，我们这里也既不啥人看得懂，从前就算有啥旧约，自然是一概无效的了。”阿朱道：“什么剑谱？煎鸡脯还是蒸鸭脯？在哪里？先给我瞧瞧是真还是假的。”

鸠摩智指着段誉道：“这位段公子的心里，记着全套六脉神剑剑谱，我带了他人来，就如同是带了剑谱来一样。”阿碧微笑道：

“我还道真有什么剑谱呢，原来大师父是说笑的。”鸠摩智道：“小僧岂敢说笑？那六脉神剑的原本剑谱，已在大理天龙寺中为枯荣大师所毁，幸好段公子原原本本地记得。”阿碧道：“段公子记得，是段公子的事，就算是到‘还施水阁’看书，也应当请段公子去。同大师父有啥相干？”鸠摩智道：“小僧为践昔日之约，要将段公子在慕容先生墓前烧化了。”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一惊，但见他神色安定，一本正经，决不是随口说笑的模样，惊讶更甚。阿碧道：“大师父这不是讲笑话吗？好端端一个人，哪能拨你随便烧化？”鸠摩智淡淡地道：“小僧要烧了他，谅他也抗拒不得。”阿碧微笑道：“大师父说段公子心中记得全部六脉神剑剑谱，可见得全是瞎三话四。想这六脉神剑是何等厉害的功夫，段公子倘若当真会得这门剑法，又怎能任由你摆布？”鸠摩智点了点头，道：“姑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段公子被我点中了穴道，全身内劲使不出来。”

阿朱不住摇头，道：“我更加半点也不信了。你倒解开段公子的穴道，叫他施展施展六脉神剑看。我瞧你九成九是在说谎。”鸠摩智点点头，道：“很好，可以一试。”

段誉称赞阿碧美貌，对她的弹奏歌唱大为心醉，阿碧自是欢喜；他不揭穿阿朱乔装，反向她磕了三个响头，又讨得了阿朱的欢心，因此这两个小丫头听说段誉被点了穴道，都想骗

得鸠摩智解开他穴道。不料鸠摩智居然一口答应。

只见他伸出手掌，在段誉背上、胸前、腿前轻拍数掌。段誉经他这几掌一拍，只觉受封穴道中立时血脉畅通，微一运气，内息便即转动自如。

鸠摩智道：“段公子，慕容老夫人不信你已练会六脉神剑，请你一试身手。如我这般，将这株桂花树斩下一根枝桠来。”说着左掌斜斜劈出，掌上已蓄积真力，使出的正是“火焰刀”中的一招。只听得喀的一声轻响，庭中桂树上一条树枝无风自折，落下地来，便如用刀剑劈削一般。

崔百泉和过彦之禁不住“啊”的一声惊呼，他二人虽见这番僧武功怪异，总还当是旁门左道的邪术一类，这时见他以掌力切断树枝，才知他内力之深，实是罕见罕闻。

段誉摇头道：“我什么武功也不会，更加不会什么七脉神剑、八脉神刀。人家好端端一株桂花树，你干吗弄毁了它？”鸠摩智道：

“段公子何必过谦？大理段氏高手中，以你武功第一。当世除慕容公子和区区在下之外，能胜得过你的，只怕寥寥无几。姑苏慕容府上乃天下武学的府库，你施展几手，请老太太指点指点，那也是极大的美事啊。”段誉道：“大和尚，你一路上对我好生无礼，将我横拖直拉、顺提倒曳地带到江南来。我本来不想再跟你多说一句话，但到得苏州，见到这般宜人的美景、几位天仙一般的姑娘，觉得你还算大有功劳，我心中一口怨气倒也消了。咱们从此一刀两断，谁也不用理谁。”

阿朱与阿碧听他一副书呆子口气，不由得暗暗好笑，而他言语中转弯抹角，尽在赞誉自己，也都芳心窃喜。

鸠摩智道：“公子不肯施展六脉神剑，那不是显得我说话无稽么？”

段誉道：“你本来是信口开河嘛。你既与慕容先生有约，干吗不尽早到大理来取剑经？却等到慕容先生仙逝之后，死无对证，这才来啰嗦不休。我瞧你啊，乃是心慕姑苏慕容氏武

功高强，捏造一派谎话，想骗得老太太应允你到藏书阁中，去偷看慕容氏的拳经剑谱，学一学慕容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法门。人家既在武林中有这么大的名头，难道连这一点儿粗浅法门也不懂？倘若你只凭这么一番花言巧语，便能骗得到慕容氏的武功秘诀，天下的骗子还少得了？谁又不会来这么胡说八道一番？”

阿朱、阿碧同声称是。

鸠摩智摇头道：“段公子的猜测不对。小僧与慕容先生订约虽久，但因小僧闭关修习这‘火焰刀’功夫，不克前往大理。小僧的‘火焰刀’功夫要是练不成功，这次便不能全身而出天龙寺了。”

段誉道：“大和尚，你名气也有了，权位也有了，武功又这般高强，在吐蕃国做你的护国法王，岂不甚妙？又何必到江南来招摇撞骗？”

鸠摩智道：“公子倘若不肯施展六脉神剑，莫怪小僧无礼。”段誉道：“你早就无礼

过了，难道还有什么更无礼的？最多不过是一刀将我杀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 鸠摩智道：“好！看刀！” 左掌一立，一股劲风，直向段誉面门扑到。

段誉早打定了主意，自己武功远不及他，跟他斗与不斗，结果一样，他要向人证明自己会使六脉神剑，就偏偏不如他之意。因此当鸠摩智以内劲化成的刀势劈将过来，段誉将心一横，竟不挡不架。鸠摩智一惊，六脉神剑剑谱要着落在他身上取得，决不愿在得到剑谱之前便杀了他，手掌急抬，刷的一阵凉风过去，段誉的头发被剃下了一大片。

崔百泉和过彦之相顾骇然，阿朱与阿碧也不禁花容失色。

鸠摩智森然道：“段公子宁可送了性命，也不出手？”

段誉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哈哈一笑，说道：“贪嗔痴爱欲，大和尚一应俱全，居然妄称佛门高僧，当真浪得虚名！”

鸠摩智见段誉神色间一直对阿碧甚好，突

然挥掌向阿碧劈去，说道：“说不得，我先杀慕容府上一个小丫头立威。”

这一招突然而来，阿碧大吃一惊，斜身急闪避开，嚓的一声响，她身后一张椅子被这股内劲裂成两半。鸠摩智右手跟着又是一刀。阿碧伏地急滚，身手虽快，情势已甚为狼狈。鸠摩智暴喝声中，第三刀又已劈去。段誉大惊，叫道：“不可伤了小姑娘！”

阿碧吓得脸色惨白，对这无影无踪的内力实不知如何招架才好。阿朱不暇思索，挥杖便向鸠摩智背心击去。她站着说话，缓步而行，确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这一情急拼命，却是身法矫捷，轻灵之极。

鸠摩智一瞥之下便即瞧破了，笑道：“天下竟有十六七岁的老夫人，你到底想骗和尚到几时？”回手出掌，喀的一声，将她手中木杖斩成两截，跟着挥掌又向阿碧劈去。阿碧惊惶中反手抓起桌子，斜过桌面挡格，啪啪两声，一张紫檀木的桌子登时碎裂，她手中只剩下两条桌腿。

段誉见阿碧背靠墙壁，已退无可退，而鸠摩智挥掌又劈了过去，他对阿碧甚有好感，想到救人要紧，没再顾虑自己全不是鸠摩智的敌手，中指戳出，情急之下劲由心生，内劲自“中冲穴”激射而出，嗤嗤声响，正是中冲剑法。鸠摩智并非当真要杀阿碧，但求逼得段誉出手，否则“火焰刀”上的神妙招数使将出来，阿碧如何躲避得了？他见段誉果然出手，便回掌砍击阿朱。疾风到处，阿朱一个踉跄，肩头衣衫已为内劲撕裂，“啊”的一声，惊叫出来。段誉左手“少泽剑”跟着刺出，挡架他的左手“火焰刀”。

顷刻间阿朱、阿碧双双脱险，鸠摩智的双刀全由段誉的六脉神剑接了过去。鸠摩智卖弄本事，又要让人瞧见段誉确是会使六脉神剑的功夫，故意与他内劲相撞，嗤嗤有声。段誉集数大高手的修为于一身，其时的内力实已较鸠摩智为强，苦在不会半分武功，在天龙寺中所记剑法，也全然不会当真使用，又瞧不出火焰刀内劲的来路。鸠摩智把他浑厚的内力东引西

带，只刺得门窗板壁上一个个都是洞孔，连说：“这六脉神剑果然好厉害，无怪当年慕容先生私心窃慕。”

崔百泉大为惊讶：“我只道段公子全然不会武艺，哪知他神功如此精妙。大理段氏当真名不虚传。幸好我在镇南王府中没做丝毫歹事……”越想越心惊，额头背心都是汗水。

鸠摩智和段誉斗了一会儿，每一招都能随时制他死命，却故意拿他戏耍。但斗到后来，轻视之意渐去，察觉他内劲浑厚之极，犹在自己之上，只不知怎的，使出来时全然不是那回事。又拆数招，鸠摩智忽地心动：“倘若他将来福至心灵，一旦豁然贯通，领悟了武功要诀，以此内力和剑法，和尚就不是他对手了。”

段誉知道自己生死已全操于鸠摩智之手，叫道：“阿朱、阿碧两位姊姊，你们快快逃走，再迟便来不及了。”阿朱问道：“段公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们？”段誉道：“你们是我朋友啊！这和尚自恃武功高强，横行霸道地



欺侮人。只可惜我不会武功，敌他不过，你们快快走吧。”

鸠摩智笑道：“来不及啦。”跨上一步，左手手指伸出，点向段誉穴道。段誉叫声：

“啊哟！”待要闪避，却哪里能够？身上三处要穴又被他接连点中，立时双腿酸麻，摔倒在地，大叫：“阿朱、阿碧，快走，快走！”

鸠摩智笑道：“死在临头，自身难保，居然尚来怜香惜玉。”说着回身归座，向阿朱道：“你这位姑娘也不必再装神弄鬼了，府上之事，到底由谁作主？段公子心中记得有全套六脉神剑剑谱，不过他不会武功，不会使用。明日我把他在慕容先生墓前焚了，慕容先生地下有知，自会明白老友不负当年之约。”

阿朱心知今日“琴韵小筑”中无人是这和尚的敌手，眉头一皱，笑道：“好吧！大和尚的话，我们信了。老爷的坟墓离此有一日水程。今日天时已晚，明晨一早我姊妹亲自送大和尚和段公子去扫墓。四位请休息片刻，待会就用晚饭。”说着挽了阿碧的手，退入内堂。

☆☆☆

过得小半个时辰，一名男仆出来说道：

“阿碧姑娘请四位到‘锦瑟居’用晚饭。” 鸠摩智道：“多谢了！” 伸手挽住段誉的手臂，跟随那男仆而行。曲曲折折地走过数十丈鹅卵石铺成的小径，绕过几处山石花木，来到水边，只见柳树下停着一艘小船。那男仆指着水中央一座四面是窗的小木屋，道：“就在那边。” 鸠摩智、段誉、崔百泉、过彦之四人跨入小船，那男仆将船划向小屋，片刻即到。

段誉从松木梯阶走上“锦瑟居”门口，见阿碧站着候客，一身淡绿衣衫。她身旁站着个身穿淡绛纱衫的女郎，也是盈盈十六七年纪，向着段誉似笑非笑，一脸精灵顽皮的神气。阿碧是瓜子脸，清雅秀丽，这女郎是鹅蛋脸，眼珠灵动，另有一股动人气韵。

段誉一走近，便闻到她身上淡淡的幽香，笑道：“阿朱姊姊，你这样一个小美人，难为你扮老太太扮得这么像。” 那女郎正是阿朱，斜了他一眼，笑道：“你向我磕了三个头，心

中不服气，是不是？”段誉连连摇头，道：

“这三个头磕得大有道理，只不过我猜得不大对了。”阿朱道：“什么事猜错了？”段誉道：“我早料到姊姊跟阿碧姊姊一般，也是一位天下少见的美人，可是我心中啊，却将姊姊想得跟阿碧姊姊差不多，哪知道一见面，这个……这个……”阿朱抢着道：“原来远远及不上阿碧？”阿碧同时道：“你见她比我胜过十倍，大吃一惊，是不是？”

段誉摇头道：“都不是。我只觉老天爷的本事，当真令人大为钦佩。他既挖空心思，造了阿碧姊姊这样一位美人儿出来，江南的灵秀之气，该当一下子使得干干净净了。哪知又能另造一位阿朱姊姊。两个儿的相貌全然不同，却各有各的好看，叫我想赞美几句，却偏偏一句也说不出口。”

阿朱笑道：“呸，你油嘴滑舌地已赞了这么一大片，反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阿碧微微一笑，转头向鸠摩智等人道：

“四位驾临敝处，既不啥末事好吃，只有请各

位喝杯水酒，随使用些江南本地的时鲜。”请四人入座，她和阿朱坐在下首相陪。

段誉见那“锦瑟居”四面皆水，从窗中望出去，湖上烟波尽收眼底，回过头来，见席上杯碟都是精致的细瓷，心中先喝了声彩。

一会儿男仆端上蔬果点心。四碟素菜是为鸠摩智特备的，跟着便是一道道热菜，白果虾仁，荷叶冬笋汤，樱桃火腿，龙井茶叶鸡丁等等，每一道菜都甚别致。鱼虾肉食中混以花瓣鲜果，颜色既美，且别有天然清香。段誉每样菜肴都试了几筷，无不鲜美爽口，赞道：“有这般的山川，方有这般的人物。有了这般的人物，方有这般的聪明才智，做出这般清雅的菜肴来。”

阿朱道：“你猜是我做的呢，还是阿碧做的？”段誉道：“这樱桃火腿，梅花糟鸭，娇红芳香，想是姊姊做的。这荷叶冬笋汤，翡翠鱼圆，碧绿清新，当是阿碧姊姊手制了。”阿朱拍手笑道：“你猜谜儿的本事倒好，阿碧，你说该当奖他些什么才好？”阿碧微笑道：

“段公子有什么吩咐，我们自当尽力，什么奖不奖的，我们做丫头的配么？”阿朱道：“啊唷，你一张嘴就是会讨好人家，怪不得人人都说你好，说我坏。”

段誉笑道：“温柔斯文，活泼伶俐，两样一般的好。阿碧姊姊，我刚才听你在软鞭上弹奏，实感心旷神怡。想请你用真的乐器来演奏一曲，明日就算给这位大和尚烧成了灰烬，也可带着满脑子的飘飘仙乐做鬼去了。”

阿碧盈盈站起，说道：“只要公子勿怕难听，自当献丑，以娱嘉宾。”说着走到屏风后面，捧了一具古瑟出来。阿碧端坐锦凳，将古瑟放在身前几上，向段誉招招手，笑道：“段公子，你请过来看看，可识得我这是什么瑟。”

段誉走到她身前，见这瑟比之寻常所弹之瑟长了尺许，有五十条弦线，每弦颜色各不相同，沉吟道：“‘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是李商隐的锦瑟了。”阿朱走过去伸指在一条弦线上一拉一放，铿的一响，声

音甚是洪亮，原来这条弦是金属所制。段誉道：“姊姊这瑟……”

刚说了这四个字，突觉足底一虚，身子向下直沉，忍不住“啊哟”一声大叫，跟着便觉跌入一个软绵绵的所在，同时耳中不绝传来

“啊哟”、“不好”，又有扑通、扑通的水声，随即身子晃动，给什么东西托着移了出去。这一下变故来得奇怪之极，又是急遽之极，忙撑着坐起，只见自己已处身在一只小船之中，阿朱、阿碧二女分坐船头船尾，各持木桨急划。转过头来，只见鸠摩智、崔百泉、过彦之三人的脑袋刚从水面探上来。阿朱、阿碧二女只划得几下，小船离“锦瑟居”已有数丈。

猛见一人从湖中湿淋淋地跃起，正是鸠摩智，他踏上“锦瑟居”屋边实地，随手折断一根木柱，对准坐在船尾的阿碧急掷而至，呼呼声响、势道甚猛。阿碧叫道：“段公子，快伏低。”段誉与二女同时伏倒，半截木柱从头顶急掠而过，疾风只刮得颈中隐隐生疼。

阿朱弯着身子，扳桨又将小船划出丈许，

突然间扑通、扑通几声巨响，小船在水面上直抛而起，随即落下，大片湖水泼入船中，霎时间三人衣衫尽湿。段誉回过头来，只见鸠摩智已打烂了“锦瑟居”的板壁，不住将屋中的石鼓、香炉等重物投掷过来。阿碧看着物件的来势，扳桨移船相避，阿朱则一鼓劲儿地前划，每划得一桨，小船离“锦瑟居”便远得数尺。鸠摩智仍不住投掷，但物件落水处离小船越来越远，眼见他力气再大，却也投掷不到了。

二女仍不住手地扳桨。段誉回头遥望，见崔百泉和过彦之二人爬上了“锦瑟居”的梯阶，心中正自一喜，跟着叫道：“啊哟！”却见鸠摩智跳入了一艘小船。

阿朱叫道：“恶和尚追来啦！”她用力划了几桨，回头望去，突然哈哈大笑。段誉转过头去，只见鸠摩智的小船在水面上团团打转，原来他武功虽强，却不会划船。

三人登时宽心。可是过不多时，望见鸠摩智已弄直了小船，急划追来。阿碧叹道：“这个大师父实头聪明，伊不会格事体，一学就

会。”阿朱道：“咱们跟他捉迷藏。”木桨在左舷扳了几下，将小船划入密密层层荷叶丛中。太湖中千港百汊，小船转了几个弯，钻进了一条小浜，料想鸠摩智再也难以追踪。

段誉道：“可惜我身上穴道未解，不能帮两位姊姊划船。”阿碧安慰他道：“段公子勿要担心，大和尚追勿着哉。”

段誉道：“这‘锦瑟居’中的机关，倒也有趣。这只小船，刚好装在姊姊鼓瑟的几凳之下，是不是？”阿碧微笑道：“是啊，所以我请公子过来看瑟。阿朱姊姊在瑟上拨一声，就是信号，外头的男佣人听得仔，开了翻板，大家就扑通、扑通、扑通了！”三人齐声大笑。

阿碧急忙按住嘴巴，笑道：“勿要拨和尚听得仔。”忽听得远处声音传来：“阿朱姑娘，阿碧姑娘，你们将船划回来。快回来啊，和尚是你们公子的朋友，决不难为你们。”正是鸠摩智的声音，这几句话柔和可亲，令人不由自主地便要遵从他的吩咐。

阿朱一怔，说道：“大和尚叫咱们回去，



说决计不伤害我们。”说着停桨不划，颇似意动。阿碧也道：“那么我们回去吧！”段誉内力极强，丝毫不为鸠摩智的声音所惑，急道：“他是骗人的，说的话怎可相信？”只听鸠摩智和蔼的声音缓缓送入耳来：“两位小姑娘，你们公子爷回来了，要你们快划回来，对啦，快划回来！”阿朱道：“是！”提起木桨，掉转了船头。

段誉心想：“慕容公子倘若当真回来，自会出言招呼阿朱、阿碧，何必要他代叫？那多半是摄人心魄的邪术。”心念动处，伸手船外，在湖面上撕下几片荷叶，搓成一团，塞在阿碧耳中，跟着又去塞住了阿朱的耳朵。

阿朱一定神，失声道：“啊哟，好险！”阿碧也惊道：“这和尚会使勾魄法儿，我们险些着了其道儿。”阿朱掉过船头，用力划桨，叫道：“阿碧，快划、快划！”

两人划着小船，直向荷塘深处划了进去。过了好一阵，鸠摩智的呼声渐远渐轻，终于再也听不到了。段誉打手势叫二人取出耳中塞着

的荷叶。

阿碧拍拍心口，吁了口长气，说道：“吓煞快哉！阿朱姊姊，耐末你讲怎么办？”阿朱道：“我们就在这湖里跟这坏和尚大兜圈子，跟他耗着。肚子饿了，就挖藕来吃，就算跟他耗上十天半月，也不打紧。”阿碧微微一笑，道：“这法子倒有趣。勿晓得段公子嫌勿嫌气闷？”段誉拍手笑道：“湖中风光，观之不足，能得两位为伴，作十日遨游，就是做神仙也没这般快活。”阿碧抿嘴轻轻一笑，道：

“这里向东南去，小河支流最多，除了本地的捉鱼人，随便啥人也不容易认得路。我们一进了百曲湖，这和尚再也追不上了。”

☆☆☆

二女持桨缓缓荡舟。段誉平卧船底，仰望天上繁星闪烁，除了桨声以及荷叶和船身相擦的沙沙轻声，四下里一片寂静，湖上清风，夹着淡淡花香，心想：“就算一辈子这样，那也好得很啊。”又想：“阿朱、阿碧两位姊姊这样的好人，想来慕容公子也不是穷凶极恶之

辈，少林寺玄悲大师和霍先生的师兄，不知是不是他杀的？唉，我家服侍我的婢女虽多，却没一个及得上阿朱、阿碧两位姊姊。她们年纪小过我，是不是该叫她们妹子？叫妹子太过亲热，还是叫姊姊吧！”

过了良久，迷迷糊糊地正要合眼睡去，忽听得阿碧轻轻一笑，低声道：“阿朱姊姊，你过来啊。”阿朱也低声道：“做啥介？”阿碧道：“你过来啊，我同你讲。”阿朱放下木桨，走到船尾坐下。阿碧挽着她肩头，在她耳边低声笑道：“你同我想个法子，耐末丑煞人哉。”阿朱笑问：“啥事体介？”阿碧道：

“讲轻点。段公子阿困着？”阿朱道：“勿晓得，你问问俚看。”阿碧道：“问勿得，阿朱阿姊，我……我……我要解手。”

她二人说得声如蚊鸣，但段誉内力既强，自然而然听得清清楚楚，听阿碧这么说，当下不敢稍动，假装微微发出鼾声，免得阿碧尴尬。

只听阿朱低声笑道：“段公子困着哉。你

解手好了。”阿碧忸怩道：“勿来事格。倘若我解到仔一半，段公子醒仔转来，耐末勿得了。”阿朱忍不住格的一声笑，忙伸手按住了嘴巴，低声道：“有啥勿得了？人人都要解手，唔啥希奇。”阿碧摇摇她身子，央求道：“好阿姊，你同我想个法子。”阿朱道：“我遮住你，你解手好了，段公子就算醒转仔，也看勿见。”阿碧道：“有声音格，拨俚听见仔，我……我……”阿朱笑道：“介末旣不法子哉。你解手解在身上好哩，段公子闻勿到。”阿碧道：“我勿来，有人在我面前，我解勿出。”阿朱道：“解勿出，介就正好。”阿碧急得要哭了出来，只道：“勿来事格，勿来事格！”

阿朱突然又是格的一声笑，说道：“都是你勿好，你勿讲末，我倒也忘记脱哩，拨你讲三讲四，我也要解手哉。这里到王家舅太太府上，不过半九路，就划过去解手吧。”阿碧道：“王家舅太太不许我们上门，凶是凶得来，拨俚看见仔，定归要给我们几个耳光吃

吃。”阿朱道：“勿要紧格。王家舅太太同老太太寻相骂，老太太都故世哉，我同你两个小丫头，既啥事体得罪俚，做啥要请我们吃耳光？我俚悄悄上岸去，解完仔手马上落船划开，舅太太哪能晓得？”阿碧道：“倒勿错。”微一沉吟，说道：“格末等歇叫段公子也上岸去解手，否则……否则，俚急起上来，介末也尴尬。”

阿朱轻笑道：“你就是会体贴人。小心公子晓得仔吃醋。”阿碧叹了口气，说道：“格种小事体，公子真勿会放在心上。我俚两个小丫头，公子从来就勿曾放在心上。”阿朱道：“我要俚放在心上做啥？阿碧妹子，你也勿要一日到夜牵记公子，既不用格。”阿碧轻叹一声，却不回答。阿朱拍拍她肩头，低声道：“你又想解手，又想公子，两桩事体想在一淘，实头好笑！”阿碧轻轻一笑，说道：“阿姊讲闲话，阿要唔轻头？”

阿朱回到船头，提起木桨划船。两女划了一会儿，只见湖面上一片银光，却是天色渐渐

亮了。

段誉内力浑厚，穴道不会久闭，本来鸠摩智过得几个时辰便须补指，过了这些时候，只觉内息渐畅，被封住的几处穴道慢慢松开。他伸个懒腰，坐起身来，说道：“睡了一大觉，倒叫两位姊姊辛苦了。有一件事不便出口，两位莫怪，我……我要解手！”他想不如自己出口，免得两位姑娘为难。

阿朱、阿碧两人同时嗤的一声笑了出来。阿朱笑道：“过去不远，便是我们一家姓王的亲戚家里，公子上岸去方便就是。”段誉道：“如此再好不过。”阿朱随即正色道：“不过王家太太脾气很古怪，不许陌生男人上门。公子一上岸，立刻就得回到船里来，我们别在这里惹上麻烦。”段誉道：“是，我理会得。”

他心中平静，水声轻悠，湖上清香，晨曦初上，但见船尾阿碧划动木桨，皓腕如玉，绿衫微动，平时读过与江南美女有关的词句，一句句在心底流过：“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消魂。池塘别后，曾行处，

绿妒轻裙。恁时携素手，乱花飞絮里，缓步香茵。”“遍绿野，嬉游醉眠，莫负青春。”

段誉往日在天龙寺、皇宫等处壁画中，见过不少在天上飞翔歌舞的天竺天女像，这些天女容貌美丽，身材丰腴，衣带飘扬，白足纤细，酥胸半露，他少年心情，看到时颇涉遐思，往往流连几个时辰不肯遽去。后来在无量山山洞中见到神仙姊姊的玉像，乍见仙女，更是如痴如狂。及后邂逅木婉清，石屋中肌肤相接，两情如火，若非强自克制，几及于乱，自此日夕思念，颇难不涉男女之事。今日在江南初见阿碧，忽然又是一番光景，但觉此女清秀温雅，柔情似水，在她身畔，说不出的愉悦平和，弹几句《采桑子》，唱一曲《二杜良辰》，令人心神俱醉。心想倘若长卧小舟，以此女为伴，但求永为良友，共弄绿水，仰观星辰，此生更无他求了。

## 十二 从此醉

小船缓缓滑前，从湖面上望过去，岸上郁郁葱葱，青翠嫩绿，枝条随风飞舞，不知有几

千株柳树。段誉暗暗喝彩：“这等优雅景色，生平从所未见。”小船接着转过一排垂柳，远远看见水边一丛花树映水而红，灿若云霞。段誉“啊”的一声低呼。

阿朱道：“怎么啦？”段誉指着花树道：“这是我们大理的山茶花啊，怎么太湖之上，万绿丛中，居然也种得有这种滇茶？”山茶花以云南所产者最为有名，世称“滇茶”。阿朱道：“是么？这庄子叫做曼陀山庄，种满了山茶花。”段誉心道：“山茶花又名玉茗，另有个名字叫做曼陀罗花。此庄以曼陀为名，倒要看看有何名种。”

阿朱扳动木桨，小船直向山茶花树驶去，到得岸边，一眼望将出去，绿柳掩映间，到处是红白缤纷的茶花，却不见房屋。段誉生长大理，山茶花司空见惯，丝毫不以为异，心想：“此处山茶花虽多，似乎并无佳品，想来真正名种必是植于庄内。”

阿朱将船靠在岸旁，微笑道：“段公子，我们进去一会儿，立刻就出来。”携着阿碧之



手，正要跃上岸去，忽听得花林中歌声细细，走出一个青衣小丫鬟。

那小丫鬟手中拿着一束花草，望见了阿朱、阿碧，快步奔近，神色欢愉，说道：“阿朱、阿碧，你们好大胆子，又偷到这儿来啦。夫人说：‘快在两个小丫头脸上用刀划个十字，破了她们如花似玉的容貌。’”

阿朱笑道：“幽草阿姊，舅太太不在家么？”那小丫鬟幽草向段誉瞧了两眼，转头向阿朱、阿碧笑道：“夫人还说：‘两个小蹄子还带了陌生男人上庄子来，快把那人的两条腿砍了！’”她话没说完，已抿着嘴笑了起来。

阿碧拍拍心口，说道：“幽草阿姊，勿要吓人啊！到底是真是假？”

阿朱笑道：“阿碧，你勿要给俚吓，舅太太倘若在家里，这丫头胆敢这样嬉皮笑脸么？幽草妹子，舅太太到哪儿去啦？”幽草笑道：“呸！你几岁？也配做我阿姊？你这小精灵，居然猜到夫人不在家。”轻轻叹了口气，道：“阿朱、阿碧两位妹子，好容易你们来到这

里，我真想留你们住一两天。可是……”说着摇了摇头。阿碧道：“我哪能勿想多同你做一会儿伴？幽草阿姊，几时你到我们庄上来，我三日三夜不困地陪你，阿好？”两女说着跃上岸去。阿碧在幽草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幽草嗤地一笑，向段誉望了一眼。阿碧登时满脸通红。幽草一手拉着阿朱，一手拉着阿碧，笑道：“进屋去吧。”阿碧转头道：“段公子，请你在这儿等一歇，我们去去就来。”

段誉道：“好！”目送三个丫鬟手拉着手，亲亲热热地走入了花林。

他走上岸去，眼看四下无人，便在一株大树后解了手。在小船旁坐了一会，无聊起来，心想：“且去瞧瞧这里的曼陀罗花有何异种？”信步观赏，只见花林中除山茶外更无别样花卉，连最常见的牵牛花、凤仙花、月季花之类也一朵都没有。但所植山茶却均平平无奇，唯一好处只为数甚多而已。走出数十丈后，只见山茶品种渐多，偶尔也有一两本还算不错，却也栽种不得其法，心想：“这庄子枉

自以‘曼陀’为名，却把佳种山茶给糟蹋了。”

又想：“我得回去了，阿朱和阿碧回来不见了我，只怕心中着急。”转身没行得几步，暗叫一声：“糟糕！”他在花林中信步而行，所留神的只是茶花，忘了记忆路径，眼见小路东一条、西一条，不知哪一条才是来路，要回到小船停泊处可有点儿难了，心想：“先走到水边再说。”

可是越走越觉不对，眼中山茶都是先前没见过的，正暗暗担心，忽听得左首林中有人说话，正是阿朱的声音。段誉大喜，心想：“我且在这里等她们一阵，待她们说完了话，就好一齐回去。”

只听得阿朱说道：“公子身子很好，饭量也不错。这两个月中，他是在练丐帮的‘打狗棒法’，想来是要和丐帮中的人物较量较量。”段誉心想：“阿朱是在说慕容公子的话，我不该背后偷听旁人说话，该当走远些才好。可是又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她们说完了话

我还不知道。”

便在此时，只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轻轻一声叹息。

段誉不由得全身一震，一颗心怦怦跳动，心想：“这一声叹息如此好听，世上怎能有这样的声音？”只听得那声音轻轻问道：“他这次出门，要去哪里？”段誉听得一声叹息，已然心神震动，待听到这两句说话，更是全身热血如沸，心中又酸又苦，说不出的羡慕和妒忌：“她问的明明是慕容公子。她对慕容公子这般关切，这般挂在心怀。慕容公子，你何幸而得此仙福？”

只听阿朱道：“公子出门之时，说是要到洛阳去会会丐帮中的好手，邓大哥随同公子前去。姑娘放心好啦。”

那女子幽幽地道：“丐帮‘打狗棒法’与‘降龙二十八掌’两大神技，是丐帮的不传之秘。你们‘还施水阁’和我家‘琅嬛玉洞’的藏谱拼凑起来，也只一些残缺不全的棒法，运功的心法却全然没有。你家公子可怎生练？”

阿朱道：“公子说道，这‘打狗棒法’的心法既是人创的，他为什么就想不出？有了棒法，自己再想了心法加上去，那也不难。”

段誉心想：“慕容公子这话倒也有理，想来他人既聪明，又挺有志气。”

却听那女子又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就算能创得出，只怕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旦夕之间，又怎办得了？你们看到公子练棒法了么？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窒滞的地方？”阿朱道：“公子的棒法使得好快，从头至尾便如行云流水一般……”那女子“啊！”的一声轻呼，道：“不好！他……他当真使得很快？”阿朱道：“是啊，有什么不对么？”那女子道：“自然不对。打狗棒法的心法我虽然不知，但从‘水阁’中书册上看来，有几路定要越慢越好，有几路却要忽快忽慢，快中有慢，慢中有快。他……他一味抢快，跟丐帮中高手动上了手，只怕……只怕……你们……可有法子能带个信去给公子么？”

阿朱“嗯”了一声，道：“公子落脚在哪

里，我们就知道了，也不知这时候是不是已跟丐帮中的长老们会过面？公子临走时说道，丐帮冤枉他害死了他们的马副帮主，他到洛阳去，为的是分说这回事，倒也不是要跟丐帮中人争胜动手，否则他和邓大哥两个，终究好汉敌不过人多。就只怕说不明白，双方言语失和……”

只听阿碧的声音问道：“姑娘，这打狗棒法使得快了，当真不妥么？”那女子道：“自然不妥，还有什么可说的？他……临去之时，为什么不来见我一趟？”说着轻轻顿足，显得又烦躁，又关切，语音却仍娇柔动听。

段誉大为奇怪：“我在大理听人说到‘姑苏慕容’，无不既敬且畏。但听这位姑娘的话，似乎慕容公子的武艺，尚须让她来指点指点。难道这个年轻女子，竟有这么大的本领么？”正想得出神，脑袋突然撞上一根树枝，禁不住“啊”的一声，急忙掩口，已然不及。

那女子问道：“是谁？”

段誉知道躲不过了，便咳嗽一声，在树丛

后说道：“在下段誉，观赏贵庄玉茗，擅闯至此，还请恕罪。”

那女子低声道：“阿朱，是你们同来的那位相公么？”阿朱忙道：“是的。姑娘莫去理他，我们这就去了。”那女子道：“慢着，我要写封书信，跟他说明白，要是不得已跟丐帮中人动手，千万别使打狗棒法，只用原来的武功便是。什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本就是说来吓唬人的，哪能真这么容易施展？你们想法子把信交给他。”阿朱犹豫道：“这个……舅太太曾经说过……”

那女子道：“怎么？你们只听夫人的话，不听我的话吗？”言语中似乎微含怒气。阿朱忙道：“姑娘只要不让舅太太得知，婢子自然遵命。何况这于公子有益。”那女子道：“你们随我到书房中去拿信吧。”阿朱仍然迟疑，勉勉强强地应了声：“是！”

段誉自从听了那女子一声叹息之后，此后越听越着迷，听得她便要离去，这一去之后，只怕从此不能再见，不免为毕生憾事，拼着受

人责怪冒昧，务当见她一面，鼓起勇气道：

“阿碧姊姊，你在这里陪我，成不成？”说着从树丛后跨步出来。

那女子听得他走了出来，惊噫一声，背转了身子。

段誉一转过树丛，只见一个身穿藕色纱衫的女郎，脸朝花树，身形苗条，长发披向背心，用银色丝带轻轻挽住。段誉望着她的背影，只觉这女郎身旁似有烟霞轻笼，竟似非尘世中人，便深深一揖，说道：“在下段誉，拜见姑娘。”

那女子左足在地下一顿，嗔道：“阿朱、阿碧，都是你们闹的，我不见外间不相干的男人！”说着便向前行，几个转折，身形便在山茶花丛中再再隐没。

阿碧微微一笑，向段誉道：“段公子，这位姑娘脾气真大，咱们快些走吧。”阿朱也轻笑道：“多亏段公子来解围，否则王姑娘非要我们传信递柬不可，我姊妹这两条小命，可就有点儿危险了。”



段誉莽莽撞撞地闯将出来，被那女子数说了几句，老大没趣，只道阿朱和阿碧定要埋怨，不料她二人反有感激之意，倒非始料所及，只见那女子人虽远去，倩影似乎犹在眼前，心下一阵惆怅，呆呆地瞧着她背影隐没处的花丛。

阿碧轻轻扯他袖子，段誉兀自不觉。阿朱笑道：“段公子，咱们走吧！”段誉全身跳了起来，一定神，才道：“是，是。咱们真要走了吧？”见阿朱、阿碧当先而行，只得跟随在后，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

三人相偕回入小船。阿朱和阿碧提桨划船离岸。段誉凝望岸上的茶花，心道：“我段誉若是无福，怎地让我听到这位姑娘的几声叹息、几句言语？又让我见到了她神仙般的体态？若说有福，怎么连她的一面也见不到？”但见山茶花丛渐远，转眼间就给绿柳遮住了，心下黯然。

☆☆☆

突然之间，阿朱“啊”的一声惊呼，颤声

道：“舅太太……舅太太回来了。”

段誉回过头来，只见湖面上一艘快船迅速驶来，转眼间便已到了近处。快船船头上彩色缤纷的绘满了花朵，驶得更近些时便看出也都是茶花。阿朱、阿碧欲待划船避开，却已不及，只得站起身来，俯首低眉，神态既极恭敬，又甚惊惧。阿碧向段誉连打手势，要他也站起来。段誉微笑摇头，说道：“待主人出舱说话，我自当起身。男子汉大丈夫，也不必太过谦卑。”

只听得快船中一个女子声音喝道：“哪一个男子胆敢擅到曼陀山庄来？岂不知任何男子不请自来，均须斩断双足么？”声音甚具威严，可也颇为清脆动听。段誉朗声道：“在下段誉，避难途经宝庄，并非有意擅闯，谨此谢过。”那女子道：“你姓段？”语音微带诧异。段誉道：“正是！”

那女子道：“哼，阿朱、阿碧，是你们这两个小蹄子！复官这小子就是不学好，鬼鬼祟祟地专做歹事。”阿朱道：“启禀舅太太，婢

子是受敌人追逐，逃经曼陀山庄。我家公子出门去了，此事跟他绝无干系。”舱中女子冷笑道：“哼，花言巧语。别这么快就走了，跟我来！”阿朱、阿碧齐声应道：“是。”划着小船跟在快船之后。片刻间两船先后靠岸。

只听得环珮叮咚，快船中一对对地走出不少青衣女子，都作婢女打扮，手中各执长剑，霎时间白刃如霜，剑光映照花色，一直出来了九对女子。十八个女子排成两列，执剑腰间，斜向上指，一齐站定后，船中走出一个女子。

段誉一见那女子的形貌，忍不住“啊”的一声惊噫，张口结舌，宛如身在梦境，原来这女子身穿鹅黄绸衫，衣服装饰，竟似极了大理无量山山洞中的玉像。不过这女子是个中年美妇，四十岁不到年纪，洞中玉像却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段誉一惊之下，再看那美妇相貌时，见她比之洞中玉像，眉目口鼻均无这等美艳绝伦，年纪固然不同，脸上也颇有风霜岁月的痕迹，但依稀仍有五六分相似。阿朱和阿碧见他向王夫人目不转睛地呆看，实在无礼之

极，心中都连珠价地叫苦，连打手势，要他别瞧，可是段誉一双眼睛就盯住在王夫人脸上。

那女子向他斜睨一眼，冷冷地道：“此人如此无礼，待会先斩去他双足，再挖了眼睛，割了舌头。”一个婢女躬身应道：“是！”

段誉心中一沉：“真的将我杀了，那也不过如此。但要斩了我双足，挖了眼睛，割了舌头，弄得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罪可受得大了。”他直到此时，心中才真有恐惧之意，回头向阿朱、阿碧望去，只见她二人脸如死灰，呆若木鸡。

王夫人上岸后，舱中又走出两个青衣婢女，手中各持一条铁链，从舱中拖出两个男人来。两人都双手给反绑了，垂头丧气。一人面目清秀，似是富贵子弟，另一个段誉竟曾见过，是无量剑派中一名弟子，记得他在剑湖宫练武厅上自报姓名，说是姓唐。段誉大奇：

“此人本在大理，怎地给王夫人擒来了江南？”

只听王夫人向那姓唐的道：“你明明是大

理人，怎地抵赖不认？”那姓唐的道：“我是云南人，我家乡在大宋境内，不属大理国。”王夫人道：“你家乡距大理国多远？”那姓唐的道：“四百多里。”王夫人道：“不到五百里，也就算是大理国人。去活埋在曼陀花下，当做肥料。”那姓唐的大叫：“我到底犯了什么事？你给说个明白，否则我死不瞑目。”王夫人冷笑道：“只要是大理人，或者是姓段的，撞到了我便得活埋。你到苏州来干什么？既来到苏州，怎地还是满嘴大理口音，在酒楼上大声嚷嚷的？你虽非大理国人，但跟大理国邻近，那就一般办理。”

段誉心道：“啊哈，你明明冲着我来啦。我也不用你问，直截了当地自己承认便是。”大声道：“我是大理国人，又是姓段的，你要活埋，趁早动手。”王夫人冷冷地道：“你早就报过名了，自称叫做段誉，哼，大理段家的人，可没这么容易便死。”

她手一挥，一名婢女拉了那姓唐的便走。他不知是被点了穴道，还是受了重伤，竟没半

分抗御之力，不住大叫：“天下没这个规矩，大理国几十万人，你杀得完么？”但见他给拉入了花林深处，渐行渐远，呼声渐轻。

王夫人略略侧头，向那面目清秀的男子说道：“你怎么说？”那男子突然跪倒，哀求道：“家父在汴梁为官，膝下唯有我一个独子，求夫人饶命。夫人有什么吩咐，家父定必应承。”王夫人冷冷地道：“你父亲是朝中大官，我不知道么？要饶你性命，那也不难，你今日回去，即刻将家中结发妻子杀了，明天娶了你外面私下结识的苗姑娘，须得三书六礼，一应俱全。那就行了。”那公子道：“这个……要杀我妻子，实在下不了手。明媒正娶苗姑娘，家父家母也决计不能答允。这不是我……”王夫人道：“将他带去活埋了！”那牵着他的婢女应道：“是！”拖了铁链便走。那公子吓得浑身乱颤，说道：“我……我答允就是。”王夫人道：“小翠，你押送他回苏州城里，亲眼瞧着他杀了自己妻子，和苗姑娘拜堂成亲，这才回来。”小翠应道：“是！”拉

着那公子，走向岸边泊着的一艘小船。

那公子求道：“夫人开恩。拙荆和你无怨无仇，你又不认识苗姑娘，何必如此帮她，逼我杀妻另娶？我……我又素来不识得你，从来……从来不敢得罪了你。”王夫人道：“你已有了妻子，就不该再去纠缠别家闺女，既然花言巧语地将人家骗上了，那就非得娶她为妻不可。这种事我不听见便罢，只要给我知道了，当然这么办理。你这事又不是第一桩，抱怨什么？小翠，你说这是第几桩了？”小翠道：“婢子在常熟、昆山、无锡、湖州、常州等地，一共办过七起，还有小兰、小诗她们也办过一些。”

那公子听说惯例如此，只一叠连声地叫苦。小翠将那公子拖上小船，扳动木桨，划着小船自行去了。

段誉见这位王夫人行事不近情理之极，不由得目瞪口呆，全然傻了，心中所想到的只是“岂有此理”四个字，不知不觉之间，便顺口说了出来：“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王夫人

哼了一声，道：“天下更加岂有此理的事儿，还多着呢。”

段誉又失望，又难过，那日在无量山石洞中见了神仙姊姊的玉像，心中仰慕之极，眼前这人形貌与玉像着实相似，言行举止，却竟如妖魔鬼怪一般。

他低了头呆呆出神，只见四个婢女走入船舱，捧了四盆花出来。段誉一见，不由得精神一振。四盆都是山茶，均是颇为难得的名种。普天下山茶花以大理居首，而镇南王府中名种不可胜数，更是大理之最。段誉从小就看惯了，暇时听府中十余名花匠谈论讲评，山茶的优劣习性早已烂熟于胸，不习而知，犹如农家子弟必辨菽麦、渔家子弟必识鱼虾一般。他在曼陀山庄中行走里许，未见真正了不起的佳品，早觉“曼陀山庄”四字未免名不副实，此刻见到这四盆山茶，暗暗点头，心道：“这才有点儿道理。”

只听得王夫人道：“小茶，这四盆‘满月’山茶，得来不易，须得好好照料。”那叫



做小茶的婢女应道：“是！”段誉听她这句话太也外行，嘿的一声冷笑。王夫人又道：“湖中风大，这四盆花在船舱里放了几天，不见日光，快拿到日头里晒晒，多上些肥料。”小茶又应道：“是！”段誉再也忍耐不住，放声大笑。

王夫人听他笑得古怪，问道：“你笑什么？”段誉道：“我笑你不懂山茶，偏偏要种山茶。如此佳品不幸落入你手里，当真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之至。可惜，可惜，明珠暗投，好生令人心疼。”王夫人怒道：“我不懂山茶，难道你就懂了？”突然心念一动：“且慢！他是大理人姓段，说不定倒真懂得。”但兀自说得嘴硬：“本庄名叫曼陀山庄，庄内庄外都是曼陀罗花，你瞧长得何等茂盛烂漫？怎说我不懂山茶？”段誉微笑道：“庸脂俗粉，自然粗生粗长。这四盆白茶却是倾城之色，你这外行透顶之人要是能种得好，我就不姓段。”

王夫人极爱茶花，不惜重资，到处收购佳

种，但移植进庄后，竟没一本名贵茶花能欣欣向荣，往往长不多时，便即枯萎，要不然便奄奄一息。她常自为此烦恼，虽广觅花匠，也均无济于事。苏州园林甲天下，本来花卉名匠极多，但众匠祖业传承，所知尽为江南佳品，于云南茶花却全然不懂。

王夫人听了段誉的话后，不怒反喜，走上两步，问道：“我这四盆白茶有什么不同？要怎样才能种好？”段誉道：“你如向我请教，当有请教的礼数。倘若威逼拷问，你先砍了我的双脚，再问不迟，那时看我说的说不说。”王夫人怒道：“要斩你双脚，又有什么难处？小诗，先去将他左足砍了。”那名叫小诗的婢女答应了一声，挺剑上前。阿碧急欲回护段誉，大着胆子插口：“舅太太，勿来事格，你倘若伤仔俚，这人硬骨头得很，宁死也不肯说了。”王夫人原本意在恐吓段誉，挥手止住了小诗。

段誉笑道：“你砍下我的双脚，去埋在这四本白茶之旁，当真是上佳的肥料，这些白茶

就越开越大，说不定有海碗大小，哈哈，美啊，妙极，妙极！”

王夫人心中本就这样想，但听他语气说的全是反语，一时倒说不出话来，怔了一怔，才道：“你胡吹什么？我这四本白茶，有什么名贵之处，你且说来听听。倘若说得对了，再礼待你不迟。”

段誉道：“王夫人，你说这四本白茶都叫做‘满月’，压根儿就错了。你连花也不识，怎说得上懂花？其中一本叫做‘红妆素裹’，一本叫做‘抓破美人脸’。”王夫人奇道：

“‘抓破美人脸’？这名字怎地如此古怪？是哪一本？”

段誉道：“你要请教晚生，须得有礼才是。”

王夫人给他弄得没法子，但听他说这四株茶花居然各有一个特别名字，倒也十分欢喜，微笑道：“好！小诗，吩咐厨房在‘云锦楼’设宴，款待段公子。”小诗答应着去了。

阿碧和阿朱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见段誉

不但死里逃生，王夫人反而待以上宾之礼，都不得喜出望外。

先前押着那无量剑弟子而去的婢女回报：“那大理人姓唐的，已埋在‘红霞楼’前的红花旁了。”段誉心中一寒。只见王夫人漫不在乎地点头，说道：“段公子，请！”段誉道：“冒昧打扰，贤主人勿怪是幸。”王夫人道：“大贤光降，曼陀山庄蓬荜生辉。”两人客客气气地向前走去，全不似片刻之前段誉生死尚自系于一线。

王夫人陪着段誉穿过花林，过石桥，穿小径，来到一座小楼之前。段誉见小楼檐下一块匾额，写着“云锦楼”三个墨绿篆字，楼下前后左右种的都是茶花。但这些茶花在大理都不过是三四流货色，跟这精致的楼阁亭榭相比，未免不衬。

王夫人却甚有得意之色，说道：“段公子，你大理茶花最多，但和我这里相比，只怕犹有不如。”段誉点头道：“这种茶花，我们大理人确是不种的。”王夫人笑吟吟地道：

“是么？”段誉道：“大理就是寻常乡下人，也懂得种这些俗品茶花，未免太过不雅。”王夫人脸上变色，怒道：“你说什么？你说我这些茶花都是俗品？你这话未免……欺人太甚。”

段誉道：“晚生怎敢相欺？夫人既然不信，也只好由得你。”指着楼前一株五色斑斓的茶花，说道：“这一株，想来你是当做至宝了，嗯，这花旁的玉栏杆，乃是真正的和阗美玉，光润晶莹，没半点墨斑，很美，很美！”他啧啧称赏花旁的栏杆，于花朵本身却不置一词，就如品评名人书法，一味称赞墨色乌黑、纸张古雅一般。

这株茶花有红有白、有紫有黄，繁富华丽，王夫人向来视作珍品，这时见段誉颇有不屑之意，登时眉头蹙起，眼中露出了杀气。段誉道：“请问夫人，此花在江南叫做什么名字？”王夫人气忿忿地道：“我们也没什么特别名称，就叫它五色茶花。”段誉微笑道：

“我们大理人倒有一个名字，叫它作‘落第秀

才’。”

王夫人“呸”的一声，道：“这般难听，多半是你捏造出来的。这株花富丽堂皇，哪里像个落第秀才了？”段誉道：“夫人你倒数一数看，这株花的花朵共有几种颜色。”王夫人道：“我早数过了，至少也有十五六种。”段誉道：“请你再细数看看，共是十七种颜色。大理有一种名贵茶花，叫做‘十八学士’，那是天下极品，一株上共开十八朵花，朵朵颜色不同，红的就是全红，紫的便全紫，决没半分混杂。而且十八朵花形状朵朵不同，各有各的妙处，开时齐开，谢时齐谢，夫人可曾见过？”王夫人怔怔地听着，摇头道：“天下竟有这种茶花！我听也没听过。”

段誉道：“比之‘十八学士’次一等的，‘十三太保’是十三朵不同颜色的花生于一株，‘八仙过海’是八朵异色同株，‘七仙女’是七朵，‘风尘三侠’是三朵，‘二乔’是一红一白的两朵。这些茶花必须纯色，若是红中夹白，白中带紫，便属下品了。”王夫人

不由得悠然神往，抬起了头，轻轻自言自语：“怎么他从来不跟我说？唉，他每次见了茶花，便唉声叹气，定是想家想老婆。”

段誉又道：“‘八仙过海’中必须有深紫和淡红的花各一朵，那是铁拐李和何仙姑，要是少了这两种颜色，虽然八花异色，也不能算‘八仙过海’，只叫做‘八宝妆’，也算是名种，但比‘八仙过海’差了一级。”王夫人道：“原来如此。”

段誉又道：“再说‘风尘三侠’，也有正品和副品之分。凡是正品，三朵花中必须紫色者最大，那是虬髯客，白色者次之，那是李靖，红色者最娇艳而最小，那是红拂女。如果红花大过了紫花、白花，便属副品，身份就差得多了。”有言道是“如数家珍”，这些各种茶花原是段誉家中珍品，他说起来自是熟悉不过。王夫人听得津津有味，叹道：“我连副品也没见过，还说什么正品。”

段誉指着那株五色茶花道：“这一本茶花，论颜色，比十八学士少了一色，而且驳而

不纯，开花或迟或早，花朵有大有小。它处处东施效颦，学那十八学士，却总是不像，那不是个半瓶醋的酸丁么？因此我们叫它做‘落第秀才。’”王夫人不由得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道：“这名字起得忒也尖酸刻薄，多半是你们读书人想出来的。”

到了这一步，王夫人于段誉之熟知茶花习性自己全然信服，当下引着他上得云锦楼来。段誉见楼上陈设富丽，一幅中堂绘的是孔雀开屏，两旁一副木联，写的是：“漆叶云差密，茶花雪妒妍”，再旁边是一块绿漆字的木牌，写的是“小楼一夜听春雨”七字。不久开上了酒筵，王夫人请段誉上座，自己坐在下首相陪。

这酒筵中的菜肴，与阿朱、阿碧所请者大大不同。朱碧双鬟的菜肴以清淡雅致见长，于寻常事物之中别具匠心。这云锦楼的酒席却注重豪华珍异，什么熊掌、鱼翅，无一而非名贵之极。但段誉自幼生长于帝王之家，什么珍奇的菜肴没吃过？反觉曼陀山庄的酒筵远不如琴



韵小筑了。

酒过三巡，王夫人问道：“大理段氏乃武林世家，公子却何以不习武功？”段誉道：

“大理姓段者甚多，皇族宗室的贵胄子弟，方始习武，似晚生这等寻常百姓，就不会武功。”他想自己生死在人掌握之中，如此狼狽，决不能吐露身世真相，免得堕了伯父与父亲的威名。王夫人道：“公子是寻常百姓？”段誉道：“是。”王夫人道：“公子可识得几位姓段的皇室贵胄吗？”段誉一口回绝：“全然不识。”

王夫人出神半晌，转过话题，说道：“适才得闻公子畅说茶花品种，令我茅塞顿开。我这次所得的四盆白茶，苏州城中花儿匠说叫做‘满月’，公子却说其一叫做‘红妆素裹’，另一本叫做‘抓破美人脸’，不知如何分别，愿闻其详。”

段誉道：“那本大白花而微有隐隐黑斑的，才叫做‘满月’，那些黑斑，便是月中的桂枝。那本白瓣上有两个橄榄核儿黑斑的，却

叫做‘眼儿媚’。”王夫人喜道：“这名字取得好。”

段誉又道：“白瓣而洒红斑的，叫做‘红妆素裹’。白瓣而有一抹绿晕、一丝红条的，叫作‘抓破美人脸’，但如红丝多了，却又不是‘抓破美人脸’了，那叫做‘倚栏娇’。夫人请想，凡是美人，自当娴静温雅，脸上偶尔抓破一条血丝，总不会自己梳装时粗鲁弄损，也不会给人抓破，只有调弄鹦鹉之时，给鸟儿抓破一条血丝，却也是情理之常。因此花瓣这抹绿晕，是非有不可的，那就是绿毛鹦哥。倘若满脸都抓破了，这美人老是跟人打架……”说到这里，蓦地里想到了木婉清，接着道：

“虽仍娇美可爱，惹人疼惜，总不免蛮横了一点儿。”

王夫人本来听得不住点头，甚是欢喜，突然间脸色一沉，喝道：“大胆，你是讥刺于我吗？”

段誉吃了一惊，忙道：“不敢！不知怎地冒犯了夫人？”王夫人怒道：“你听了谁的言

语，捏造了这等鬼话，前来辱我？谁说一个女子学会了武功，就会不美？娴静温雅，又有什么好了？”段誉一怔，说道：“晚生所言，仅以常理猜度，会得武功的女子之中，原有不少既美貌、又颇通情理的。”不料这话在王夫人听来仍大为刺耳，厉声道：“你说我不通情理吗？”

段誉道：“通不通情理，夫人自知，晚生何敢妄言。只不过逼人杀妻另娶，这种行径，似乎有点儿于理不合。”他说到后来，心头也有气了，不再有何顾忌。

王夫人左手轻挥，在旁伺候的四名婢女一齐走上两步，躬身道：“是！”王夫人道：

“押这人下去，命他浇灌茶花。”四名婢女齐声应道：“是！”

王夫人道：“段誉，你是大理人，又是姓段的，早就该死之极。现下死罪暂且寄下了，罚你在庄前庄后照料茶花，尤其今日取来这四盆白花，务须小心在意。我跟你讲，这四盆白茶倘若死了一株，便砍去你一只手，死了两

株，砍去双手，四株齐死，你便四肢齐断。”

段誉道：“倘若四株都活呢？”王夫人道：

“四株种活之后，你再给我种植其他的名种茶花。什么十八学士、十三太保、八仙过海、七仙女、风尘三侠、二乔这些名种，每一种我都要几本。倘若办不到，我挖了你眼珠。”

段誉大声抗辩：“这些名种，便在大理也属罕见，在江南如何能轻易得到？每一种都有几本，哪还说得上什么名贵？‘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名花和倾国之色，都是百年难遇的，这才叫名贵啊！你趁早将我杀了是正经。今天砍手，明天挖眼，哪一天你侥幸得了什么名种茶花，只养得十天半月，没等开花，就已枯黄干瘪，一命呜呼了！”王夫人叱道：“你活得不耐烦了，在我面前胆敢如此放肆？押了下去！”

四名婢女走上前来，两人抓住了他衣袖，一人抓住他胸口，另一人伸掌在他背脊前推，五人拖拖拉拉地一齐下楼。这四名婢女都会武功，段誉在她们挟制之下，手脚不由自主，

“凌波微步”自是半步也施展不出，心中只暗叫：“倒霉，倒霉！”

☆☆☆

四名婢女又拉又推，将他拥到一处花圃，一婢将一柄锄头塞在他手中，一婢取过一只浇花的木桶，说道：“你听夫人吩咐，乖乖地种花，还可活得性命。你这般冲撞夫人，不立刻活埋了你，算你天大造化。”另一名婢女道：

“除了种花浇花，庄子中可不许乱闯乱走，藏书的所在更加一步不可踏进，否则那是自己寻死，谁也没法救你。”四婢十分郑重地嘱咐一阵，这才离去。段誉呆在当地，当真哭笑不得。

在大理国中，他位份仅次于伯父保定帝和父亲镇南王皇太弟，将来父亲继承皇位，他便是储君皇太子，岂知给人擒来江南，要烧要杀，要砍去手足、挖了双眼，那还不算，这会儿却让人逼着做起花匠来。虽然他生性随和，待人有平等之心，在大理皇宫和王府之中，也时时瞧着花匠修花剪草，锄地施肥，和他们谈

谈说说，但在王子心中，自当花匠是卑微之人。

幸好他天性活泼快乐，遇到逆境挫折，最多沮丧得一会儿，不久便高兴起来。自己譬解：“我在无量山玉洞之中，已拜了那位神仙姊姊为师。这位王夫人和那神仙姊姊相貌好像，只不过年纪大些，我便当她是我的师伯，有何不可？师长有命，弟子服其劳，本就应该的。何况莳花原是文人韵事，总比动力抡枪地学武高雅得多了。至于比之给鸠摩智在慕容先生的墓前活活烧死，更是在这儿种花快活千倍万倍。只可惜这些茶花品种太差，要大理王子来亲手服侍，未免是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了。哈哈，你是牛刀吗？有何种花大材？”

又想：“在曼陀山庄多耽些时候，总有机缘能见到那位身穿藕色衫子的姑娘一面，这叫做‘段誉种花，焉知非福’！”

一想到祸福，便拔了一把草，心下默祷：“且看我段誉几时能见到那位姑娘的面。”将这把草右手交左手，左手交右手地卜算，一卜

之下，得了个艮上艮下的“艮”卦，心道：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这卦可灵得很哪，虽不见其人，终究无咎。”

再卜一次，得了个兑上坎下的“困”卦，暗暗叫苦：“‘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三年都见不到，真乃困之极矣。”转念又想：“三年见不到，第四年便见到了。来日方长，何困之有？”

占卜不利，不敢再卜了，口中哼着小曲，负了锄头，信步而行，心道：“王夫人叫我种活那四盆白茶。这四盆花确是名种，须得找个十分优雅的处所种了起来，方得相衬。”一面走，一面打量四下景物，突然之间，哈哈地大声笑了出来，心道：“王夫人对茶花一窍不通，偏偏要在这里种茶花，居然又称这庄子为曼陀山庄。却全不知茶花喜阴不喜阳，种在阳光烈照之处，纵然不死，也难盛放，再大大地施上浓肥，什么名种都给她坑死了，可惜，可惜！好笑，好笑！”

他避开阳光，只往树荫深处行去，转过一座小山，只听得溪水淙淙，左首一排绿竹，右首一排垂柳，四下里甚是幽静。该地在山丘之阴，日光照射不到，略有少些日照，也都给柳枝遮去了，王夫人只道不宜种花，因此上一株茶花也无。段誉大喜，说道：“这里最妙不过。”

回到原地，将四盆白茶逐一搬到绿竹丛旁，相妥地形，以花锄挖了孔穴，打碎瓷盆，连着盆泥一起移植在地。他虽从未亲手种过，但自来看得多了，依样葫芦，居然做得极为妥帖。不到半个时辰，四株白茶已种在绿竹之畔，左首一株“抓破美人脸”，右首是“红妆素裹”和“满月”，那一株“眼儿媚”则斜斜地种在小溪旁一块大石之后，他自言自语：

“此所谓‘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也，要在掩掩映映之中，才增姿媚。”中国历来将花比做美人，莳花之道，也如装扮美人一般。段誉出身皇家，幼读诗书，于这等功夫自是高人一等。



☆☆☆

他伸手溪中，洗净了双手泥污，架起了脚坐在大石上，对那株“眼儿媚”正面瞧瞧，侧面望望，心想：“婉妹的容光眼色，也是这般妩媚。咦，奇了，她自叫我‘段郎’之后，对我便只有娇媚，决不再有半分横蛮。”又想：“阿碧眼中没半分媚态，却有天然的温柔，她不是‘眼儿媚’，是名种‘春水绿波’！”正想得高兴，忽听得脚步细碎，有两个女子走了过来。只听得一人道：“这里最是幽静，没人来的……”

语音入耳，段誉心头怦地一跳，分明是日间所见那身穿藕色纱衫的少女所说。段誉屏气凝息，半点声音也不敢出，心想：“她说过不见不相干的男子，我段誉自是个不相干的男子了。千万不能让她知道我在这里。”他脑袋本来斜斜侧着，这时竟然不敢回正，就让脑袋这么侧着，生恐颈骨中发出一丝半毫轻响，惊动了她。

只听那少女续道：“小茗，你听到了什

么……什么关于他的消息？”段誉不由得心中微酸，那少女口中的那个“他”，自然决不会是我段誉，而是慕容公子。从王夫人话中听来，那慕容公子似乎单名一个“复”字。那少女的询问声中显得满腔关切，满怀柔情。段誉不自禁既感艳羡，亦复自伤。只听小茗噤嚅半晌，似是不便直说。

那少女道：“你跟我说啊！我总忘不了你的好处便是。”小茗道：“我怕……怕夫人责怪。”那少女道：“你这傻丫头，你跟我说说了，我怎会对夫人说？”小茗道：“夫人倘若问你呢？”那少女道：“我自然也不说。”

小茗又迟疑了半晌，说道：“表少爷去了少林寺。”那少女道：“去了少林寺？阿朱、阿碧她们怎地说他去了洛阳丐帮？”

段誉心道：“怎么是表少爷？嗯，那慕容公子是她表哥，他二人是中表之亲，青梅竹马，那个……那个……”

小茗道：“夫人这次出外，在途中遇到公冶二爷，说道得知丐帮的头脑都来到了江南，

要向表少爷大兴问什么之师的。公冶二爷又说接到表少爷的书信，他到了洛阳，找不到那些叫化头儿，就上嵩山少林寺去。”那少女道：

“他去少林寺干什么？”小茗道：“公冶二爷说，表少爷信中言道，他在洛阳听到信息，少林寺有一个老和尚在大理死了，他们竟又冤枉是‘姑苏慕容’杀的。表少爷从来没去过大理，听了很生气，好在少林寺离洛阳不远，他就要去跟庙里的和尚说个明白。”

那少女道：“倘若说不明白，可不是要动手吗？夫人既得到了讯息，怎地反而回来，不赶去帮表少爷的忙？”小茗道：“这个……婢子就不知道了。想来，夫人不喜欢表少爷。”那少女愤愤地道：“哼，就算不喜欢，终究是自己人。姑苏慕容氏在外面丢了脸，咱们王家就好有光彩么？”小茗不敢接口。

那少女在绿竹丛旁走来走去，忽然间看到段誉所种的三株白茶，又见到地下的碎瓷盆，“咦”的一声，问道：“是谁在这里种茶花？”

段誉更不怠慢，从大石后闪身而出，长揖到地，说道：“小生奉夫人之命，在此种植茶花，冲撞了小姐。”他虽深深作揖，眼睛却仍是直视，深怕小姐说一句“我不见不相干的男子”，就此转身而去，又错过了见面的良机。

他一见到那位小姐，耳中“嗡”的一声响，但觉眼前昏昏沉沉，双膝一软，不由自主跪倒在地，若不强自撑住，几乎便要磕下头去，口中却终于叫了出来：“神仙姊姊，我……我想得你好苦！弟子段誉拜见师父。”

眼前这少女的相貌，便跟无量山石洞中的玉像全然无异。那王夫人已和玉像颇为相似了，毕竟年纪不同，容貌也不及玉像美艳。但眼前这少女除了服饰相异之外，脸型、眼睛、鼻子、嘴唇、耳朵、肤色、身材、手足，竟没一处不像，宛然便是那玉像复活。他在梦魂之中，已不知几千几百遍地思念那玉像，此刻眼前亲见，真不知身在何处，是人间还是天上？

那少女还道他是个疯子，轻呼一声，向后退了两步，惊道：“你……你……”

段誉站起身来，他目光一直瞪视着那少女，这时看得更加清楚了些，终于发觉，眼前少女与那洞中玉像毕竟略有不同：玉像冶艳灵动，颇有勾魂摄魄之态，眼前少女却端庄中带有稚气，相形之下，倒是玉像比之眼前这少女更加活些，说道：“自那日在石洞之中，拜见神仙姊姊的仙范，已然自庆福缘非浅，不意今日更亲眼见到姊姊容颜。世间真有仙子，当非虚语也！”

那少女向小茗道：“他说什么？他……他是谁？”小茗道：“他就是阿朱、阿碧带来的那个书呆子。他说会种茶花，夫人倒信了他的胡说八道。”那少女问段誉道：“书呆子，刚才我和她说的话，你都听见了么？”

段誉赔笑道：“小生姓段名誉，大理国人士，非书呆子也。神仙姊姊和这位小茗姊姊的言语，我无意之中都听到了，不过两位大可放心，小生决不泄漏片言只语，担保小茗姊姊决计不会受夫人责怪便是。”

那少女脸色一沉，道：“谁跟你姊姊妹妹

的乱叫？你还不认是书呆子，你几时又见过我了？”段誉道：“我不叫你神仙姊姊，却叫什么？”那少女道：“我姓王，你叫我王姑娘就是。”

段誉摇头道：“不行，不行，天下姓王的姑娘何止千千万万，如姑娘这般天仙人物，如何也只称一声‘王姑娘’？可是叫你做什么呢？那倒为难得紧了。称你做王仙子吗？似乎太俗气。叫你曼陀公主吧？大宋、大理、辽国、吐蕃、西夏，哪一国没有公主？哪一个能跟你相比？”

那少女听他口中念念有辞，越觉得他呆气十足，不过听他这般倾倒备至、失魂落魄地称赞自己美貌，终究也有点欢喜，微笑道：“总算你运气好，我妈没将你的两只脚砍了。”

段誉道：“令堂夫人和神仙姊姊一般容貌，只性情特别了些，动不动就杀人，未免跟这神仙体态不称……”

那少女秀眉微蹙，道：“你赶紧去种茶花吧，别在这里唠唠叨叨的，我们还有要紧话要

说呢？”神态间便当他是寻常花匠。

段誉却也不以为忤，只盼能多和她谈一会话，能多瞧上她几眼，心想：“要引得她心甘情愿地和我说话，只有跟她谈论慕容公子，除此之外，她什么事也不会关心在意。”便道：

“少林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寺中高僧好手没一千，也有八百，大都精通七十二门绝技。这次少林派玄悲大师在大理陆凉州身戒寺中被人毒手而死，众和尚认定是‘姑苏慕容’下的手。慕容公子孤身犯险，大大不妥。”

那少女果真身子一震。段誉不敢直视她脸色，心道：“她为了慕容复这小子而关心挂怀，我见了她的脸色，说不定会气得流下泪来。”但见到她藕色绸衫的下摆轻轻颤动，听到她比洞箫还要柔和的声调问道：“少林寺的和尚为什么冤枉‘姑苏慕容’？你可知道么？你……你快跟我说。”

段誉听她这般低语央求，心肠一软，立时便想将所知说了出来，转念又想：“我所知其实颇为有限，只不过玄悲大师身中‘大韦陀

杵”而死，大家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天下就只‘姑苏慕容’一家。这些情由，三言两语便说完了。我只一说完，她便又催我去种茶花，再要寻什么话题来跟她谈谈说说，那可不容易了。我须得短话长说，小题大做，每天只说这么一小点儿，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有多长就拖多长，叫她日日来寻我说话，只要寻我不着，那就心痒难搔。”咳嗽一声，说道：“我自己不会武功，什么‘金鸡独立’、‘黑虎偷心’，最容易的招式也不会一招。但我乡下有个朋友，姓朱，名叫朱丹臣，外号叫做‘笔砚生’，你别瞧他文文弱弱的，好像和我一样，只道也是个书呆子，嘿，他的武功可真不小。有一天我见他把扇子一收拢，倒了转来，噗的一声，扇子柄在一条大汉的肩膀上这么一点，那大汉便缩成了团，好似一堆烂泥那样，动也不会动了。”

那少女道：“嗯，这是‘清凉扇’法的打穴功夫，第三十八招‘透骨扇’，倒转扇柄，斜打肩贞。这位朱先生是昆仑旁支、三因观门



下弟子，这一派武功，用判官笔比用扇柄更厉害。你说正经的吧，不用跟我说武功。”

这一番话若叫朱丹臣听到了，非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可，那少女不但说出了这一招的名称手法，连他的师承来历、武学家数，也都说得清清楚楚。假如另一个武学名家听了，比如是段誉的伯父段正明、父亲段正淳，也要大吃一惊：“怎地这个年轻姑娘，于武学之道见识竟如此渊博精辟？”但段誉全然不会武功，这姑娘轻描淡写地说来，他也只轻描淡写地听着。他也不知这少女所说的对不对，一双眼只是瞧着她淡淡的眉毛这么一轩，红红的嘴唇这么一撇，只觉她话声好听得不得了，说话神态美得不得了，至于话语的内容，一个字也没入脑。

那少女问道：“那位朱先生怎么啦？”段誉指着绿竹旁一张青石条凳，道：“这事说来话长，小姐请移尊步，到那边安安稳稳地坐着，然后待我慢慢禀告。”那少女道：“你这人啰哩啰唆。爽爽快快不成么？我可没工夫听你的。”段誉道：“小姐今日没空，明日再来

找我，那也可以。倘若明日无空，过得几日也是一样。只要夫人没将我的舌头割去，小姐但有所问，我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少女左足在地下轻轻一顿，转过头不再理他，问小茗道：“夫人还说什么？”小茗道：“夫人说：‘哼，乱子越惹越大了。结上了丐帮这冤家，又成了少林派的对头，只怕你姑苏慕容家死……死无葬身之地。’”那少女急道：“妈明知表少爷处境凶险，怎地毫不理会？”小茗道：“是。小姐，怕夫人要找我了，我得去啦！刚才的话，小姐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婢子还想服侍你几年呢。”那少女道：“你放心好啦。我怎会害你？”小茗告别而去。段誉见她目光中流露恐惧的神气，心想：“王夫人杀人如草芥，确实令人魂飞魄散。”

那少女缓步走到青石凳前，轻轻巧巧地坐了下来，却并不叫段誉也坐。段誉自然不敢贸然坐在她身旁，但见一株白茶和她相距甚近，两株离得略远，美人名花，当真相得益彰，叹道：“‘名花倾国两相欢’，不及，不及。当

年李太白以芍药比喻杨贵妃之美，他若有福见到小姐，就知花朵虽美，然而无娇嗔，无软语，无喜笑，无忧思，那可万万不及了。”

那少女幽幽地道：“你不停地说我很美，我也不知真不真。”

段誉大为奇怪，说道：“不知子都之美者，无目者也。于男子尚且如此，何况如姑娘这般惊世绝艳？想是你一生之中听到赞美的话太多，以致听得厌了。”

那少女缓缓摇头，目光中露出了寂寞之意，说道：“从来没人对我说美还是不美。这曼陀山庄之中，除了我妈之外，都是婢女仆妇。她们只知道我是小姐，谁来管我是美是丑？”段誉道：“那么外面的人呢？”那少女道：“什么外面的人？”段誉道：“你到外面去，别人见到你这天仙般的美女，难道不惊喜赞叹、低头膜拜吗？”那少女道：“我从来不到外边去，到外边去干什么？妈妈也不许我出去。我到姑妈家的‘还施水阁’去看书，也遇不上什么外人，不过是他的几个朋友邓大哥、

公冶二哥、包三哥、风四哥他们，他们……又不像你这般呆头呆脑的。”说着微微一笑。

段誉道：“难道慕容公子……他也从来不说你很美吗？”

那少女慢慢低下了头，只听得瑟的一下极轻极轻的声响，跟着又是这么一声，几滴眼泪滴在地下的青草上，晶莹生光，便如是清晨露珠。

段誉不敢再问，也不敢说什么安慰的话。

过了好一会，那少女轻叹一声，说道：

“他……他是很忙的，一年到头，从早到晚，没什么空闲的时候。他和我在一起时，不是跟我谈论武功，便是谈论国家大事。我……我不喜欢武功。”

段誉一拍大腿，叫道：“不错，不错，我也讨厌武功。我伯父和我爹爹叫我学武，我说什么也不学，宁可偷偷逃了出来。”

那少女一声长叹，说道：“我为了要时时见他，虽然讨厌武功，但看了拳经刀谱，还是牢牢记在心中，他有什么地方不明白，我就好

说给他听。不过我自己却不学。女孩儿家抡刀使棒，总是不雅……”段誉打从心底里赞出来：“是啊，是啊！像你这样天下无双的美人儿，怎能跟人动手动脚，那太也不成话了。啊哟……”他突然想到，这句话可得罪了自己母亲，又得罪了木婉清和钟灵，而阿朱、阿碧显然也会一些武功。那少女却没留心他说些什么，续道：“那些历代帝皇将相，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的事，我实在不愿知道。可是他最爱谈这些，我只好去看这些书，说给他听。”

段誉奇道：“为什么要你看了说给他听，他自己不会看么？”那少女白了他一眼，嗔道：“你道他是瞎子么？他不识字么？”段誉忙道：“不，不！我说他是天下第一的好人，好不好？”他话是这么说，心中却忍不住一酸。

那少女嫣然一笑，说道：“他是我表哥。这庄子中，除了姑妈、姑丈和表哥外，很少有旁人来。但自从我姑丈去世之后，我妈跟姑妈

吵翻了。我妈连表哥也不许来。我也不知他是不是天下最好的人。天下的好人坏人，我谁也见不到。”段誉道：“怎不问你爹爹？”

那少女道：“我爹爹早故世了，我没生下来，他就已故世了，我……我从来没见过他一面。”说着眼圈儿一红，又是泫然欲涕。

段誉道：“嗯，你姑妈是你爹爹的姊姊，你姑丈是你姑妈的丈夫，他……他……他是你姑妈的儿子。”那少女笑了出来，说道：“瞧你这般傻里傻气的。我是我妈的女儿，他是我的表哥。”

段誉见逗引得她笑了，甚是高兴，说道：“啊，我知道了，想是你表哥很忙，没工夫看书，因此你就代他看。”那少女道：“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另外还有原因。我问你，少林寺的那些和尚，为什么冤枉我表哥杀了他们少林派的人？”

段誉见她长长的睫毛上兀自带着一滴泪珠，心想：“前人云：‘梨花一枝春带雨’，以此比拟美人之哭泣。可是梨花美则美矣，梨

树却太过臃肿，而且雨后梨花，片片花朵上都是泪水，又未免伤心过分。只有像王姑娘这么，山茶朝露，那才美了。”

那少女等了一会，见他始终不答，伸手在他手背上轻轻一推，道：“你怎么了？”段誉全身一震，跳起身来，叫道：“啊哟！”那少女给他吓了一跳，道：“怎么？”段誉满脸通红，道：“你手指在我手背上一推，我好象给你点了穴道。”

那少女睁着圆圆的眼睛，不知他在说笑，说道：“这边手背上没有穴道的。‘前谷’、‘后溪’、‘阳池’三穴都在掌缘，‘外观’、‘会宗’两穴近手腕了，离得更远。”她说说着伸出自己手背来比划。

段誉见到她左手食指如一根葱管，点在右手雪白娇嫩的手背之上，突觉喉头干燥，头脑中一阵晕眩，问道：“姑……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那少女微笑道：“你这人真是古里古怪的。好，说给你知道也不打紧。反正我就不

说，阿朱、阿碧两个丫头也会说的。”伸出手指，在自己手背上画了三个字：“王语嫣”。

段誉叫道：“妙极，妙极！语笑嫣然，和蔼可亲。”心想：“我把话说在头里，倘若她跟她妈妈一样，说得好端端的，也突然扳起脸孔，叫我去种花，那就跟她的名字不合了。”

王语嫣微笑道：“名字总是取得好听些的。史上那些大奸大恶之辈，名字也都挺美的。曹操不见得有什么德操，朱全忠更是大大的不忠。你叫段誉，你的名誉很好么？只怕有点儿沽名……”段誉接口道：“……钓誉！”两人同声大笑。

王语嫣秀美的面庞之上，本来总隐隐带着一丝忧色，这时纵声大笑，欢乐之际，更增娇丽。段誉心想：“我若能一辈子逗你引喜笑颜开，那就妙之极矣！”

不料她只欢喜得片刻，眼光中又出现了那朦朦胧胧的忧思，轻轻地道：“他……他老是一本正经的，从来不跟我说这些无聊的事。唉！燕国、燕国，就真那么重要么？”



“燕国，燕国”这四个字钻入段誉耳中，陡然之间，许多本来零零碎碎的字眼，都串连在一起了：“慕容氏”、“燕子坞”、“参合庄”、“燕国”……不禁脱口而出：“这位慕容公子，是五胡乱华时鲜卑人慕容氏的后代？他是胡人，不是中国人？”

王语嫣点头道：“是的，他是燕国慕容氏的旧王孙。可是已隔了这几百年，又何必还念念不忘地记着祖宗旧事？他想做胡人，不做中国人，连中国字也不想识，中国书也不想读。可是啊，我就瞧不出中国书有什么不好。有一次我说：‘表哥，你说中国书不好，那么有什么鲜卑字的书，我倒想瞧瞧。’他听了就大大生气，因为压根儿就没有鲜卑字的书。”

她微微抬起头，望着远处缓缓浮动的白云，柔声道：“他……他比我大十岁，一直当我是他的小妹妹，以为我除了读书、除了记书上的武功之外，什么也不懂。他一直不知道，我读书是为他读的，牢记武功也是为他记的。若不是为了他，我宁可养些小鸡儿玩玩，或者

是弹弹琴，写写字。”

段誉颤声问道：“他当真一点也不知你……你对他这么好？”

王语嫣道：“我对他好，他当然知道。他待我也是挺好的。可是……可是，咱俩就像同胞兄妹一般，他除了正经事情之外，从来不跟我说别的。从来不跟我说起，他有什么心思。也从来不问我，我有什么心事。”说到这里，玉颊上泛起淡淡的红晕，神态腼腆，目光中流露出羞意。

段誉本来想跟她开句玩笑，问她：“你有什么心事？”但见到她的丽色娇羞，便不敢唐突佳人，说道：“你也不用老是跟他谈论史事武学。诗词之中，不是有什么子夜歌、会真诗么？”此言一出，立即大悔：“就让她含情脉脉，无由自达，岂不是好？我何必教她法子？当真是傻瓜之至了。”

王语嫣更是害羞，忙道：“怎……怎么可以？我是规规矩矩的闺女，怎可提到这些……这些诗词，让表哥看轻了？”

段誉噓了口长气，正色道：“是，正该如此！”心下暗骂自己：“段誉，你这家伙不是正人君子。”

王语嫣这番心事，从来没跟谁说过，只在自己心中千番思量，百遍盘算，今日遇上段誉这个性格随随便便又知书识字之人，不知怎地，竟然对他十分信得过，将心底的柔情蜜意都吐露了出来。其实，她暗中思慕表哥，阿朱、阿碧，以及小茶、小茗、幽草等丫鬟何尝不知，只是谁都不说出口来而已。她说了一阵话，心中愁闷稍去，道：“我跟你说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没说到正题。少林寺到底为什么要跟我表哥为难？”

段誉眼见不能再敷衍拖延，只得道：“少林寺的方丈叫做玄慈大师，他有一个师弟叫做玄悲。玄悲大师最擅长的武功，乃是‘大韦陀杵’。”王语嫣点头道：“那是少林七十二绝艺中的第二十九门，一共只有十九招杵法，但招招极为威猛。”

段誉道：“这位玄悲大师来到我们大理，

在陆凉州的身戒寺中给人打死了，而敌人伤他的手法，正是玄悲大师最擅长的‘大韦陀杵’。他们说，这手法除玄悲大师外，只有姑苏慕容氏才会，叫什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王语嫣点头道：“说来倒也有理。”

段誉道：“除了少林派之外，还有别的人也要找慕容氏报仇。”王语嫣道：“还有些什么人？”段誉道：“伏牛派有个叫做柯百岁的人，他的拿手武功叫做什么‘天灵千裂’。”王语嫣道：“嗯，那是伏牛派百胜软鞭第二十七招中的第四变招，虽然招法古怪，却算不得是上乘武学，只不过力道十分刚猛而已。”段誉道：“这人也死在‘天灵千裂’这一招之下，他的师弟和徒弟，自是要找慕容氏报仇了。”

王语嫣沉吟道：“那个柯百岁，说不定真是我表哥杀的，玄悲和尚却一定不是。我表哥不会‘大韦陀杵’功夫，这门武功难练得很，没二十年以上的功力，使出来全不成模样。不过，你如见到我表哥，可别说他不会这门武功，更加不可说是我说的，他听了要大大生

气……”

正说到这里，忽听得两人急奔而来，却是小茗和幽草。

幽草神色惊惶，气急败坏地道：“小姐，不……不好啦，夫人吩咐将阿朱、阿碧二人……”说到这里，喉头塞住了，一时说不下去。小茗接着道：“要将她二人的右手砍了，罚她们擅闯曼陀山庄之罪。那……那怎么办呢？”

段誉急道：“王姑娘，你……你快得想个法儿救救她们才好！”

王语嫣也甚焦急，皱眉道：“阿朱、阿碧二女是表哥的心腹使婢，要是伤残了她们肢体，我如何对得起表哥？幽草，她们在哪里？”幽草和朱碧二女最是交好，听得小姐有意相救，登时生出一线指望，忙道：“夫人吩咐将二人送去‘花肥房’，我求严婆婆迟半个时辰动手，这时赶去求恳夫人，还来得及。”王语嫣心想：“向妈求恳，多半无用，可是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点了点头，带了幽

草、小茗二婢便去。

段誉瞧着她轻盈的背影，想追上去再跟她说几句话，但只跨出一步，便觉无话可说，怔怔地站住了，回想适才跟她这番对答，不由得痴了。

☆☆☆

王语嫣快步来到上房，见母亲正斜倚在床上，望着壁上的一幅茶花图出神，便叫了声：“妈！”

王夫人慢慢转过头来，脸上神色严峻，说道：“你想跟我说什么？要是跟慕容家有关，我便不听。”王语嫣道：“妈，阿朱和阿碧这次不是有意来的，你就饶了她们这一遭吧。”王夫人道：“你怎知她们不是有意来的？我斩了她们的手，你怕你表哥从此不睬你，是不是？”王语嫣眼中泪水滚动，道：“表哥是你的亲外甥，你……你何必这般恨他？就算姑妈得罪了你，你也不用恼恨表哥。”她鼓着勇气说了这几句话，但一出口，心中便怦怦乱跳，自惊怎地如此大胆，竟敢出言冲撞母亲。

王夫人眼光如冷电，在女儿脸上扫了几下，半晌不语，跟着便闭上了眼睛。王语嫣大气也不敢透一口，不知母亲心中在打什么主意。

过了好一阵，王夫人睁开眼来，说道：“你怎知姑妈得罪了我？她什么地方得罪了我。”王语嫣听得她声调寒冷，一时吓得话也答不出来。王夫人道：“你说好了。反正你如今年纪大了，不用听我话啦。”王语嫣又急又气，流下泪来，道：“妈，你……你这么恨姑妈家里，自然是姑妈得罪了你。可是她怎样得罪了你，你从来不跟我说。现下姑妈也过世啦，你……你也不用再记她的恨了。”王夫人厉声道：“你听谁说过没有？”王语嫣摇摇头，道：“你从来不许我出去，也不许外人进来，我听谁说啊？”

王夫人轻轻吁了口气，一直绷紧着的脸登时松了，语气也和缓了些，说道：“我是为你好。世界上坏人太多，杀不胜杀，你年纪轻轻，一个女孩儿家，还是别见坏人的好。”说

到这里，突然间想起一事，说道：“新来那个姓段的花匠，说话油腔滑调，不是好人。要是他跟你说一句话，立时便吩咐丫头将他杀了，不能让他说第二句，知不知道？”王语嫣心道：“什么第一句、第二句，只怕连一百句、二百句话也说过了。”

王夫人道：“怎么？似你这等面慈心软，这一生一世可不知要吃多少亏呢。”她拍掌两下，小茗走了过来。王夫人道：“你传下话去，有谁和那姓段的花匠多说一句话，两人一齐都割了舌头。”小茗神色木然，似乎王夫人所说的乃是宰鸡屠犬，应了声：“是！”便即退下。王夫人向女儿挥手道：“你也去吧！”

王语嫣应道：“是。”走到门边时，停了一停，回头道：“妈，你饶了阿朱、阿碧，令她们以后无论如何不可再来便是。”王夫人冷冷地道：“我说过的话，几时有过不作数的？你多说也无用。”

王语嫣咬了咬牙，低声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恨姑妈，为什么讨厌表哥。”左足轻轻一



顿，便即出房。

王夫人道：“回来！”这两个字说得并不如何响亮，却充满了威严。王语嫣重又进房，低头不语。王夫人望着几上香炉中那弯弯曲曲不住颤动的青烟，低声道：“嫣儿，你知道了什么？不用瞒我，什么都说出来好了。”王语嫣咬着下唇，说道：“姑妈怪你胡乱杀人，得罪官府，又跟武林中人多结仇家。”

王夫人道：“是啊，这是我王家的事，跟他慕容家又有什么相干？她不过是你爹爹的姊姊，凭什么来管我？哼，她慕容家几百年来，就只会做“兴复燕国”的大梦，只想联络天下英豪，为他慕容家所用，又联络又巴结，嘿，嘿，这会儿可连丐帮与少林派都得罪下来啦。”

王语嫣道：“妈，那少林派的玄悲和尚决不是表哥杀的，他不会使……”刚要说到“大韦陀杵”四字，急忙住口，母亲一查问这四字的来历，那段誉难免杀身之祸，转口道：

“……他的武功只怕还够不上。”

王夫人道：“是啊。这会儿他可上少林寺去啦。那些多嘴丫头们，自然巴巴地赶着来跟你说了。‘南慕容，北乔峰’，名头倒着实响亮。可是一个慕容复，再加上个邓百川，到少林寺去讨得了好吗？当真是不自量力，头重脚轻！”

王语嫣走上几步，柔声道：“妈，你怎生想法子救他一救，你派人去打一个接应好不好？他……他是慕容家的一线单传。倘若他有甚不测，姑苏慕容家就断宗绝代了。”王夫人冷笑道：“姑苏慕容，哼，慕容家跟我有什么相干？你姑妈说她慕容家‘还施水阁’的藏书，胜过了咱们‘琅嬛玉洞’的，那么让她宝贝儿子慕容复到少林寺去大显威风好了。”挥手道：“出去，出去！”王语嫣道：“妈，表哥……”王夫人厉声道：“你越来越放肆了！”

☆☆☆

王语嫣眼中含泪，低头走了出去，芳心无主，不知如何是好，走到西厢廊下，忽听得一

人低声问道：“姑娘，怎么了？”王语嫣抬头一看，正是段誉，忙道：“你……你别跟我说话。”

原来段誉见王语嫣去后，发了一阵呆，迷迷糊糊地便跟随而来，远远等候，待她从王夫人房中出来，又身不由主地跟了来。他见王语嫣脸色惨然，知道王夫人没答允，说道：“就算夫人不答允，也得想个法子救人。”王语嫣道：“妈没答允，那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她，她……我表哥身有危难，她袖手不理。”越说心中越委屈，忍不住又要掉泪。

段誉道：“嗯，慕容公子身有危难……”突然想起一事，问道：“你懂得这么多武功，为什么自己不去帮他？”王语嫣睁着乌溜溜的眼珠瞪视着他，似乎他这句话当真再也奇怪不过，隔了好一阵，才道：“我……我只懂得武功，却不会使。再说，我怎么能去？妈是决计不许的。”段誉微笑道：“你母亲自然不许，可是你不会自己偷偷走么？我便曾自行离家出走。后来回得家去，爹爹妈妈见到我开心得

很，也没怎样责骂。”至于回家时多带了一个后来的妹子，这事只在心中一闪而过，自不必提了。

王语嫣听了这几句话，登时茅塞顿开，双目一亮，心道：“是啊，我偷着出去帮表哥，就算回来给妈狠狠责打一场，那又有什么要紧？当真她要杀我，我总也已经帮了表哥。”想到能为了表哥而受苦受难，心中一阵辛酸，一阵甜蜜，又想：“这人说他曾偷偷逃跑，嗯，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这种事？”

段誉偷看她神色，显是意动，当下极力鼓吹，劝道：“你老是住在曼陀山庄之中，不去瞧瞧外面的花花世界么？”

王语嫣摇头道：“那有什么好瞧的？我只担心表哥。不过我从来没练过武功，他当真遇上了凶险，我也帮不上忙。”段誉道：“怎么帮不上忙？帮得上之至。你表哥跟人动手，你在旁边说上几句，大有帮助。这叫做‘旁观者清’。人家下棋，眼见输了，我在旁指点了几招，那人立刻就反败为胜，那还是刚不久之前

的事。”王语嫣甚觉有理，她本来对自己武学所知甚有信心，但终究鼓不起勇气，犹豫着：

“我从来没出过门，也不知少林寺在东在西。”

段誉立即自告奋勇，道：“我陪你去，路上有什么事，一切由我来应付就是。”至于他行走江湖的经历其实也高明得有限，此刻自然决计不提。

王语嫣秀目紧蹙，侧头沉吟，拿不定主意。段誉又问：“阿朱、阿碧她们怎样了？”

王语嫣道：“妈也是不肯相饶。”段誉道：

“一不做，二不休，倘若阿朱、阿碧给斩断了一只手，你表哥定要怪你，不如就去救了她二人，咱四人立即便走。”王语嫣伸了伸舌头，道：“这般的大逆不道，我妈怎肯干休？你这人胆子也忒大了！”

段誉情知此时除了她表哥之外，再无第二件事能打动她心，他要设法相救朱碧二女，当下以退为进，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即刻便走，任由你妈妈斩了阿朱、阿碧的一只手。日

后你表哥问起，你只推不知便了，我也决计不泄漏此事。”

王语嫣急道：“那怎么可以？这不是对表哥说谎了么？”心中大是踌躇，说道：“唉！朱碧二婢是他心腹，从小便服侍他的，要是有什么好歹，他慕容家和我王家的怨可结得更加深了。”左足一顿，道：“你跟我来！”

☆☆☆

段誉听到“你跟我来”这四字，当真喜从天降，一生之中，从未听说过有四个字是这般好听的，见她在前快步而行，便跟随在后。

片刻之间，王语嫣已来到一间大石屋外，说道：“严妈妈，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只听得石屋中桀桀怪笑，一个干枯的声音说道：“好姑娘，你来瞧严妈妈做花肥么？”

段誉先前听到幽草与小茗她们说起，什么阿朱、阿碧已给送到了“花肥房”中，当时并没在意，此刻听到这阴气森森的声音说到“做花肥”三字，心中一凛：“什么‘做花肥’？是做种花的肥料么？啊哟，是了，王夫人残忍

无比，将人活生生地宰了，当做茶花的肥料。要是我们已来迟了一步，朱碧二女的右手已给斩下来做了肥料，那便如何是好？”心中怦怦乱跳，他好生关怀二女，脸上登时全无血色。

王语嫣道：“严妈妈，我妈有事跟你说，请你过去。”石屋里那女子道：“我正忙着。夫人有什么要紧事，要小姐亲自来说？”王语嫣道：“我妈说……嗯，她们来了没有？”

说着走进石屋，只见阿朱和阿碧二人给绑在两根铁柱子上，口中塞了什么东西，眼泪汪汪的，却说不出话来。段誉探头一看，见朱碧二女尚自无恙，先放了一半心，再看两旁时，稍稍平静的心又大跳特跳起来。只见一个弓腰曲背的老婆子手里拿着一柄雪亮的长刀，身旁一锅沸水，煮得直冒水气。

王语嫣道：“严妈妈，妈说叫你先放了她们，妈有一件要紧事，要向她们问个清楚。”

严妈妈转过头来，段誉见她容貌丑陋，目光中尽是煞气，两根尖尖的犬齿露了出来，便似要咬人一口，顿觉说不出的恶心难受，只见

她点头道：“好，问明白之后，再送回来砍手。”喃喃自言自语：“严妈妈最不爱见的就是美貌姑娘。这两个小妞儿须得砍断一只手，那才好看。我跟夫人说说，该得两只手都斩了才是，近来花肥不太够。”段誉大怒，心想这老婆子作恶多端，不知已杀了多少人，只恨自己手无缚鸡之力，否则须当结结实实打她几个嘴巴，打掉她两三枚牙齿，这才去放朱碧二女。

严妈妈年纪虽老，耳朵仍灵，段誉在门外呼吸粗重，登时便给她听见了，问道：“谁在外边？”伸头出来一张，见到段誉，恶狠狠地问道：“你是谁？”段誉笑道：“我是夫人命我种茶花的花儿匠，请问严妈妈，有新鲜上好的花肥没有？”严妈妈道：“你等一会，好快就有了。”转头向王语嫣道：“小姐，表少爷很喜欢这两个丫头吧？”

王语嫣道：“是啊，你还是别伤了她们的好。”严妈妈点头道：“小姐，夫人吩咐，割了两个小丫头的右手，赶出庄去，再对她们



说：‘以后只要再给我见到，立刻砍了脑袋！’是不是？”王语嫣道：“是啊。”她这两字一出口，立时知道不对，急忙伸手按住了嘴唇。段誉暗暗叫苦：“唉，这位小姐，连撒个谎也不会。”

幸好严妈妈似乎年老糊涂，对这个大破绽全没留神，说道：“小姐，麻绳绑得很紧，你来帮我给她们解一解。”

王语嫣道：“好吧！”走到阿朱身旁，去解缚住她手腕的麻绳。蓦然间喀喇一声响，铁柱中伸出一根弧形钢条，套住了她纤腰，王语嫣“啊”的一声，惊呼出来。那钢条套住在她腰间，尚有数寸空隙，但要脱出，却万万不能。

段誉一惊，忙抢进屋来，喝道：“你干什么？快放了小姐。”

严妈妈叽叽叽地连声怪笑，说道：“夫人既说再见到两个小丫头，立时便砍了脑袋，怎会叫她们去问话？夫人有多少丫头，何必要小姐亲来？这中间古怪甚多。小姐，你在这儿待

一会，让我去亲自问过夫人再说。”

王语嫣怒道：“你没上没下的干什么？快放开我！”严妈妈道：“小姐，我对夫人忠心耿耿，不敢做半点错事。慕容家的姑太太实在对夫人不起，说了许多坏话，诽谤夫人的清白名声，连太夫人也说上了，更加万万不该。别说夫人生气，我们做下人的也都恨之入骨。哪一日只要夫人一点头，我们立时便去掘了姑太太的坟，将她尸骨拿到花肥房来，一般的做了花肥。小姐，我跟你说，姓慕容的没一个好人，这两个小丫头，夫人是定然不会相饶的。但小姐既这么吩咐，待我去问过夫人再说，倘然当真这样，老婆子再向小姐磕头陪不是，你用家法板子打老婆子背脊好了。”王语嫣大急，道：“喂，喂，你别去问夫人，我妈要生气的。”

严妈妈更无怀疑，小姐定是背了母亲弄鬼，为了维护表哥的使婢，假传号令。她要趁机领功，说道：“很好，很好！小姐稍待片刻，老婆子一会儿便来。”王语嫣叫道：“你

别去，先放开我再说。”严妈妈哪来理她，快步便走出屋去。

段誉见事情紧急，张开双手，拦住她去路，笑道：“你放了小姐，再去请问夫人，岂不是好？你是下人，怎可不听小姐的吩咐？”

严妈妈眯着一双小眼，侧过了头，说道：“你这小子很有点不妥。”一翻手便抓住了段誉的手腕，将他拖到铁柱边，扳动机柱，喀的一声，铁柱中伸出钢环，也圈住了他腰。段誉大急，伸右手牢牢抓住她左手手腕，死也不放。

严妈妈一给他抓住，立觉体中内力源源不断外泄，说不出的难受，怒喝：“放开手！”她一出声呼喝，内力外泄更加快了，猛力挣扎，脱不开段誉的掌握，心下大骇，叫道：“臭小子……你干什么？快放开我。”

段誉和她丑陋的脸孔相对，其间相距不过数寸。他背心给铁柱顶住了，脑袋无法后仰，眼见她既黄且脏的利齿似乎便要来咬自己咽喉，害怕之极，又想作呕，但知此刻千钧一

发，倘若放脱了她，王语嫣固受重责，自己与朱碧二女更将性命不保，只有闭上眼睛不去瞧她。突然之间，想起了围攻木婉清的平婆婆和瑞婆婆来，但觉那两个恶婆婆跟这个严妈妈一般无异，又想到她们领人追杀木婉清，从苏州追到大理，只怕这一伙恶人全都是王夫人的手下。各事凑拢一想，不少情形均若合符节。只许多事太过吓人，这时不愿多想，也无暇多想。

严妈妈道：“你……你快放开我……”语声已有气无力。段誉最初吸取无量剑七弟子的内力需时甚久，其后更得了不少高手的部份内力，他内力愈强，北冥神功的吸力也就愈大，这时再吸严妈妈的内力，只片刻之功。严妈妈虽凶悍，内力却颇有限，不到一盏茶时分，已然神情委顿，只上气不接下气地求道：

“放……开我，放……放……放手……”

段誉道：“你开机括先放我啊。”严妈妈道：“是，是！”蹲下身来，伸出右手拨动藏在桌子底下的机括，喀的一声，圈在段誉腰间

的钢环缩了回去。段誉指着王语嫣和朱碧二女，命她立即放人。

严妈妈伸指去扳扣住王语嫣的机括，扳了一阵，竟纹丝不动。段誉怒道：“你还不快放了小姐？”严妈妈愁眉苦脸地道：“我……半分力气也没有了。”

段誉伸手到桌子底下，摸到了机钮，用力一扳，喀的一声，圈在王语嫣腰间的钢环缓缓缩进铁柱。段誉大喜，但右手兀自不敢就此松开严妈妈的手腕，拾起地下长刀，挑断了缚在阿碧手上的麻绳。

阿碧接过刀来，割开阿朱手上的束缚。两人取出口中的麻核桃，又惊又喜，半晌说不出话来。

王语嫣向段誉瞪了几眼，脸上神色既甚诧异，又有些鄙夷，说道：“你怎么会使‘化功大法’？这等污秽的功夫，学来干什么？”

段誉摇头道：“我这不是‘化功大法’。”心想如从头述说，一则说来话长，二则她未必就信，不如随口捏造个名称，便道：“这是我

大理段氏家传的‘六阳融雪功’，是从一阳指和六脉神剑中变化出来的，和化功大法大有分别，一正一邪，一善一恶，决不可同日而语。”

王语嫣登时便信了，嫣然一笑，说道：

“对不起，那是我孤陋寡闻。大理段氏的一阳指和六脉神剑我是久仰的了，‘六阳融雪功’却是今日首次听到。日后还要请教。”

段誉听得美人肯向自己求教，自是求之不得，忙道：“小姐但有所询，自当和盘托出，不敢有半点藏私。”

阿朱和阿碧万万料不到段誉会在这紧急关头赶到相救，而见他和王小姐谈得这般投机，更大感诧异。阿朱道：“姑娘，段公子，多谢你们两位相救。我们须得带了这严妈妈去，免得她泄漏机密。”

严妈妈大急，心想给这小丫头带了去，十九性命难保，叫道：“小姐，小姐，慕容家姑太太说夫人偷汉子，说你外婆更加不正经……”阿朱左手捏住她面颊，右手便将自己

嘴里吐出来的麻核桃塞入她口中。

段誉笑道：“妙啊，这是慕容门风，叫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王语嫣听段誉称赞是“慕容门风”，心中极喜，说道：“我跟你们一起去，去瞧瞧他……”说着满脸红晕，低声道：“瞧瞧他……他怎样了。”她一直犹豫难决，刚才一场变故却帮她下了决心。

阿朱喜道：“姑娘肯去援手，再好也没有了。那么这严妈妈也不用带走啦。”二女拉过严妈妈，推到铁柱之旁，扳动机括，用钢环圈住了她。四人轻轻带上了石屋的石门，快步走向湖边。

王语嫣本想带些替换衣裳，却怕给母亲知道了，派人抓自己回去。幸好一路上没撞到庄上婢仆，四人上了朱碧二女划来的小船，扳桨向湖中划去。阿朱、阿碧、段誉三人一齐扳桨，直到再也望不见曼陀山庄花树垂柳的丝毫影子，四人这才放心。但怕王夫人驶了快船追来，仍是手不停划。

划了半天，眼见天色向晚，湖上烟雾渐浓，阿朱道：“姑娘，这儿离婢子的下处较近，今晚委屈你暂住一宵，再商量怎生去寻公子，好不好？”王语嫣道：“嗯，就是这样。”她一直不说话，离曼陀山庄越远，越是沉默。

段誉见湖上清风拂动她的衫子，黄昏时分，微有寒意，不禁想起：“王姑娘全心全意只在她表哥身上，哪有婉妹对我这么好。便是钟灵这小丫头，也对我好得多。”心头忽然感到一阵凄凉之意，初出来时的欢乐心情渐渐淡了。

又划良久，望出来各人的面目都已朦朦胧胧，只见东首天边有灯火闪烁。阿碧道：“那边有灯火处，就是阿朱姊姊的听香水榭。”小船向着灯火直划。段誉忽想：“此生此世，只怕再无今晚之情。如此湖上泛舟，若能永远到不了灯火处，岂不更好？”突然间眼前一亮，一颗大流星从天边划过，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



王语嫣低声说了句，段誉却没听得清楚。黑暗之中，只听她幽幽叹了口气。阿碧柔声道：“姑娘放心，公子这一生逢凶化吉，从来没遇到过什么危难。”王语嫣道：“少林寺享名数百年，毕竟非同小可。但愿寺中高僧明白道理，肯听表哥分说，我就只怕……就只怕表哥脾气大，跟少林寺的和尚们言语冲突起来，唉……”她顿了一顿，轻轻地道：“每逢天上飞过流星，我这愿总是许不成。”

江南自来相传，当流星横过天空之时，如有人能在流星消失前说一个愿望，则不论如何为难之事，都能称心如意。但流星每每一闪即没，许愿者没说得几个字，流星便已不见。千百年来，江南的小儿女不知因此而怀了多少梦想，遭了多少失望。王语嫣虽于武学所知极多，那儿女情怀，和寻常的农家女孩、湖上姑娘也没什么分别。

段誉听了这句话，又是一阵难过，明知她所许的愿望必和慕容公子有关，定是祈求他平安无恙，万事顺遂。蓦地想起：“在这世界

上，可也有哪一个少女，会如王姑娘这般的暗暗为我许愿么？婉妹从前爱我甚深，但她既知我是她的兄长之后，自当另有一番心情。这些日子中不知她到了何处？是否又遇上了如意郎君？钟灵呢？她知不知我是她的亲哥哥？就算不知，她偶尔想到我之时，也不过心中一动，片刻间便抛开了，决不至如王姑娘这般，对她意中人如此铭心刻骨地思念。”向阿碧瞧了一眼，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就算世上只有阿碧一人，偶然对我想念片刻，那也好得很了。唉，但即使是她，只怕也是思念慕容公子的多，思念我段誉的少。”

### 十三 水榭听香 指点群豪戏

小船越划越近，阿朱忽然低声道：“阿碧，你瞧，有点儿不对。”阿碧道：“嗯，怎么点了这许多灯？”轻笑了两声，说道：“阿朱阿姊，你家里在闹元宵吗？这般灯烛辉煌的，说不定他们在给你预做生日哩。”阿朱默不作声，只凝望着湖中的点点灯火。

段誉远远望去，见一个小洲上八九间房

屋，其中两座是楼房，每间房子窗中都有灯火映出来。他心道：“阿朱所住之处叫做‘听香水榭’，想来和阿碧的‘琴韵小筑’差不多。听香水榭中处处红烛高烧，想是因为阿朱姊姊爱玩热闹。”

小船离听香水榭约莫里许时，阿朱停住了桨，说道：“王姑娘，我家里来了敌人。”王语嫣吃了一惊，道：“什么？来了敌人？你怎知道？是谁？”阿朱道：“是什么敌人，那可不知。不过你闻啊，这般酒气薰天的，定是许多恶客乱搅出来的。”王语嫣和阿碧用力嗅了几下，都嗅不出什么。段誉辨得出的只少女体香，别的也就与常人无异。

阿朱的嗅觉却特别灵敏，说道：“糟啦，糟啦！他们打翻了我的茉莉花露、玫瑰花露，啊哟不好，我的寒梅花露也给他们糟蹋了……”说到后来，几乎要哭出声来。

段誉大是奇怪，问道：“你眼睛这么好，瞧见了么？”阿朱哽咽道：“不是的。我闻得到。我花了很多心思，才浸成了这些花露，这

些恶客定是当酒来喝了！”阿碧道：“阿朱姊姊，怎么办？咱们避开呢，还是上去动手？”阿朱道：“不知敌人是不是很厉害……”段誉道：“不错，倘若厉害呢，那就避之则吉。如是平庸之辈，还是去教训教训他们的好，免得阿朱姊姊的珍物再受损坏。”阿朱心中正没好气，听他这几句话说了等如没说，便道：“避强欺弱，这种事谁不会做？你怎知敌人很厉害呢，还是平庸之辈？”段誉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阿碧软语道：“阿朱阿姊，段公子是一番好意。”

阿朱道：“咱们这就过去瞧个明白，不过大伙儿得先换套衣衫，扮成了渔翁、渔婆儿一般。”她手指东首，说道：“那边所住的打渔人家，都认得我的。咱们借衣裳去。”段誉拍手笑道：“妙极，妙极！”阿朱木桨一扳，便向东边划去，想到乔装改扮，便即精神大振，于家中来了敌人之事也不再如何着恼了。

阿朱先和王语嫣、阿碧到渔家借过衣衫换了。她自己扮成个老渔婆，王语嫣和阿碧则扮

成了中年渔婆，然后再唤段誉过去，将他装成个四十来岁的渔人。阿朱的易容之术当真巧妙之极，拿些面粉粽膏，在四人脸上这里涂一块，那边黏一点，霎时之间，各人的年纪、容貌全都大异了。她又借了渔舟、渔网、渔篓、钓杆、活鱼等等，划了渔舟向听香水榭驶去。

段誉、王语嫣等相貌虽然变了，声音举止却不免处处露出破绽，阿朱那乔装的本事，他们连一成都学不上。王语嫣笑道：“阿朱，什么事都由你出头应付，我们只好装哑巴。”阿朱笑道：“是了，包你不穿便是。”

渔舟缓缓驶到水榭背后。段誉只见前后左右处处都是柳树，但阵阵粗暴的轰叫声不断从屋中传出来。这等叫嚷吆喝，和周遭精巧幽雅的屋宇花木大为不称。

阿朱叹了口气，十分不快。阿碧在她耳边道：“阿朱阿姊，赶走了敌人之后，我来帮你收作。”阿朱捏了捏她的手示谢。

她带着段誉等三人从屋后走到厨房，见厨师老顾忙得满头大汗，正不停口地向镬中吐唾

沫，跟着双手连搓，将污泥不住搓到镬中。阿朱又好气、又好笑，叫道：“老顾，你在干什么？”老顾吓了一跳，惊道：“你……

你……”阿朱笑道：“我是阿朱姑娘。”老顾大喜，道：“阿朱姑娘，来了好多坏东西，逼着我烧菜做饭，你瞧！”一面说，一面擤了些鼻涕抛在菜中，吃吃地笑了起来。阿朱皱眉

道：“你烧这般脏的菜。”老顾忙道：“姑娘吃的菜，我做的时候一双手洗得干干净净。坏人吃的，那是有多脏，便弄多脏。”阿朱道：

“下次我见到你做的菜，想起来便恶心。”老顾道：“不同，不同，完全不同！”阿朱虽是慕容公子的使婢，但在听香水榭却是主人，另有婢女、厨子、船夫、花匠等服侍。

阿朱问道：“有多少敌人？”老顾道：

“先来的一伙有十八九个，后来的一伙有二十多个。”阿朱道：“有两伙么？是些什么人？什么打扮？听口音是哪里人？”老顾骂道：

“触他伊啦娘……”骂人的言语一出口，忙伸手按住嘴巴，甚是惶恐，道：“阿朱姑娘，老

顾真该死。我……我气得糊涂了，这两起坏人，一批是北方蛮子，瞧来都是强盗。另一批是四川人，个个都穿白袍，也不知是啥路数。”阿朱道：“他们来找谁？有没伤人？”老顾道：“第一批强盗来找老爷，第二批怪人来找公子爷。我们说老爷故世了，公子爷不在，他们不信，前前后后大搜了一阵。庄上的丫头都避开了，就是我气不过，触……”本来又要骂人，一句粗话到得口边，总算及时缩回。阿朱等见他左眼乌黑，半边脸颊高高肿起，想是吃下几下狠的，无怪他要在菜肴中吐唾沫、擤鼻涕，聊以泄愤。

阿朱沉吟道：“咱们得亲自去瞧瞧，老顾也说不明白。”带着段誉、王语嫣、阿碧三人从厨房侧门出去，经过一片茉莉花坛，穿过两扇月洞门，来到花厅之外。离花厅后的门窗尚有数丈，已听得厅中一阵阵喧哗之声。

☆☆☆

阿朱悄悄走近，伸指甲挑破窗纸，凑眼向里张望，见大厅上灯烛辉煌，但只照亮了东边

一面，十八九个粗豪大汉正自放怀畅饮，桌上杯盘狼藉，地下椅子东倒西歪，有几人索性坐在桌上，有的手中抓着鸡腿、猪蹄大嚼。有的挥舞长刀，将盘中一块块牛肉用刀尖挑起了往口里送。

阿朱再往西首望去，初时也不在意，但多瞧得片刻，不由得心中发毛，背上暗生凉意。但见二十余人，都身穿白袍，肃然而坐，桌上只点了一根蜡烛，烛光所及不过数尺方圆，照见近处那六七人，个个脸上一片木然，既无喜容，亦无怒色，当真有若僵尸。这些人始终不言不动地坐着，若不是有几人眼珠偶尔转动，真还道个个都是死人。

阿碧凑近身去，握住阿朱的手，只觉她手掌冷冰冰的，更微微发颤，当下也挑破窗纸，向里张望，她眼光正好和一个蜡黄脸皮之人双目相对。那人半死不活地向她瞪了一眼，阿碧吃了一惊，不禁“啊”的一声低呼。

砰砰两声，长窗震破，四个人同时跃出，两个是北方大汉，两个是川中怪客，齐声喝



问：“是谁？”

阿朱道：“我们捉了几尾鲜鱼，来问老顾要勿要。今朝的虾儿也是鲜龙活跳的。”她说的是苏州土白，四条大汉原本不懂，但见四人都作渔人打扮，手中提着的鱼虾不住跳动，不懂也就懂了。一条大汉从阿朱手里将鱼儿抢过去，大声叫道：“厨子，厨子！拿去做醒酒汤喝。”另一个大汉去接段誉手中的鲜鱼。

那两个四川人见是卖鱼的，不再理会，转身便回入厅中。阿碧当他二人经过身旁时，闻到一阵浓烈的体臭，忍不住伸手掩鼻。一个四川客一瞥间见到她衣袖褪下，露出小臂肤白胜雪，嫩滑如脂，疑心大起：一个中年鱼婆，肌肤怎会如此白嫩？”反手一把抓住阿碧，问道：“格老子的，你几岁？”阿碧吃了一惊，反手甩脱他手掌：“说道：“你做啥介？动手动脚的？”她说话声音娇柔清脆，这一甩又出手矫捷，那四川客只觉手臂酸麻，一个踉跄，向外跌了几步。

这么一来，底细登时揭穿，厅外的四人同

声喝问，厅中又涌出十余人来，将段誉等团团围住。一条大汉伸手去扯段誉的胡子，假须应手而落。另一个汉子要抓阿碧，被阿碧斜身反推，跌倒在地。

众汉子更大声吵嚷：“是奸细，是奸细！”“乔装假扮的贼子！”“快吊起来拷打！”拥着四人走进厅内，向东首中坐的老者禀报道：“姚寨主，拿到了乔装的奸细。”

那老者身材魁梧雄伟，一部花白胡子长至胸口，喝道：“哪里来的奸细？装得鬼鬼崇崇的，想干什么坏事？”

王语嫣道：“扮作老太婆，一点也不好玩，阿朱，我不装啦。”说着伸手在脸上擦了几下，棕膏和面粉堆成的满脸皱纹登时纷纷跌落，众汉子见到一个中年渔婆突然变成了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无不目瞪口呆，霎时间大厅中鸦雀无声，坐在西首一众四川客的目光也都射到她身上。

王语嫣道：“你们都将乔装去了吧。”向阿碧笑道：“都是你不好，泄漏了机关。”阿

朱、阿碧、段誉三人当下各自除去了脸上的化装。众人看看王语嫣，又看看阿朱、阿碧，想不到世间竟有这般粉装玉琢似的姑娘。

隔了好一阵，那魁梧老者才问：“你们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阿朱换了北方口音，笑道：“我是这里主人，竟要旁人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岂不奇怪？你们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那老者点头道：“嗯，你是这里的主人，那好极了。你是慕容家的小姐？慕容博是你爹爹吧？”阿朱微笑道：“我只是个丫头，怎有福气做老爷的女儿？阁下是谁？到此何事？”那老者听她自称是个丫头，意似不信，沉吟半晌，才道：“你去请主人出来，我方能告知来意。”阿朱道：“我们老主人故世了，少主人出门去了，阁下有何贵干，就跟我说话好啦。阁下的姓名，难道不能示知么？”那老者道：“嗯，我是云州秦家寨的姚寨主，姚伯当便是。”阿朱道：“久仰，久仰。”姚伯当笑道：“你一个小小姑娘，久仰我什么？”

王语嫣道：“云州秦家寨，拿手的武功是

五虎断门刀，当年秦公望前辈自创这断门刀六十四招后，后人忘了五招，听说只有五十九招传下来。姚寨主，你学会了几招？”

姚伯当大吃一惊，冲口而出：“我秦家寨五虎断门刀原有六十四招，你怎么知道？”王语嫣道：“书上是这般写的，那多半不错吧？缺了的五招是‘白虎跳涧’、‘一啸风生’、‘剪扑自如’、‘雄霸群山’，那第五招嘛，嗯，是‘伏象胜狮’，对不对？”

姚伯当摸了摸胡须，本门刀法中有五招最精要的招数失传，他是知道的，但这五招是什么招数，本门之中却谁也不知。这时听她侃侃而谈，既吃惊，又起疑，对她这句问话却答不上来。

西首白袍客中一个三十余岁的汉子阴阳怪气地道：“秦家寨五虎断门刀少了哪五招，姚寨主贵人事忙，已记不起啦。这位姑娘，跟慕容博慕容先生如何称呼？”王语嫣道：“慕容老爷子是我姑丈。阁下尊姓大名？”那汉子冷笑道：“姑娘家学渊源，熟知姚家寨主的武功

家数。在下的来历，倒要请姑娘猜上一猜。”王语嫣微笑道：“那你得显一下身手才成。单凭几句说话，我可猜不出来。”

那汉子点头道：“不错。”左手伸入右手衣袖，右手伸入左手衣袖，便似冬日笼手取暖一般，随即双手伸出，手中已各握了一柄奇形兵刃，左手是柄六七寸长的铁锥，锥尖却曲了两曲，右手则是个八角小锤，锤柄长仅及尺，锤头还没常人的拳头大，两件兵器小巧玲珑，倒像是孩童的玩具，用以临敌，看来全无用处。东首的北方大汉见了这两件古怪兵器，便有数人笑出声来。一个大汉笑道：“川娃子的玩意儿，也拿出来丢人现眼！”西首众人齐向他怒目而视。

王语嫣道：“嗯，你这是‘雷公轰’，阁下想必长于轻功和暗器了。书上说‘雷公轰’是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的独门兵刃，‘青’字九打，‘城’字十八破，奇诡难测。阁下多半是复姓司马吧？”

那汉子一直脸色阴沉，听了她这几句话，

不禁耸然动容，和他身旁三名副手面面相觑。隔了半晌，才道：“姑苏慕容氏于武学一道渊博无比，果真名不虚传。在下司马林。请问姑娘，是否‘青’字真有九打，‘城’字真有十八破？”

王语嫣道：“小女子浅见，请阁下指教。我以为‘青’字称做十打较妥，铁菩提和铁莲子外形虽似，用法全然不同，可不能混为一谈。至于‘城’字的十八破，那‘破甲’、‘破盾’、‘破牌’三种招数相互之间并无甚大差异，似乎只拿来凑成十八之数，其实可以取消或者合并，称为十五破或十六破，反更为精要。”

司马林只听得目瞪口呆，他的武功‘青’字只学会了七打，铁莲子和铁菩提的分别更完全不知；至于破甲、破盾、破牌三种功夫，原是他毕生最得意的武学，向来是青城派的镇山绝技，不料这少女却说尽可取消。他先是一惊，随即大为恼怒，心道：“我的武功、姓名，慕容家自然早就知道了，他们想折辱于

我，便编了一套鬼话出来，命一个少女来大言炎炎。”当下也不发作，只道：“多谢姑娘指教，令在下茅塞顿开。”微一沉吟间，向他左首的副手道：“诸师弟，你不妨向这位姑娘领教领教。”

那副手诸保昆是个满脸麻皮的丑陋汉子，似比司马林还大了几岁，一身白袍之外，头上更用白布包缠，宛似满身丧服，于朦胧烛光之下更显得阴气森森。他站起身来，双手在衣袖中一拱，取出的也是一把短锥、一柄小锤，和司马林一模一样的一套“雷公轰”，说道：

“请姑娘指点。”

旁观众人均想：‘你的兵刃和那司马林全无分别，这位姑娘既识得司马林的，难道就不识得你的？’王语嫣也道：“阁下既使这‘雷公轰’，自然也是青城一派了。”司马林道：

“我这诸师弟是带艺从师。本来是哪一门哪一派，却要考较考较姑娘的慧眼。”心想：“诸师弟原来的功夫门派，连我也不大了然，你要是猜得出，那可奇了。”王语嫣心想：“这倒

确是个难题。”

她尚未开言，那边秦家寨的姚伯当抢着说道：“司马掌门，你要人家姑娘识出你师弟的本来面目，岂非没趣之极？”司马林愕然道：“什么没趣之极？”姚伯当笑道：“令师弟现下满脸密圈，雕琢得十分精细。他的本来面目嘛，自然就没这么考究了。”东首众大汉尽皆轰声大笑。

诸保昆生平最恨人嘲笑他的麻脸，听姚伯当这般公然讥嘲，如何忍耐得住？也不理姚伯当是北方大豪、一寨之主，左手钢锥尖对准了他胸膛，右手小锤在锥尾一出，嗤的一声急响，破空声有如尖啸，一枚暗器向姚伯当胸口疾射过去。

秦家寨和青城派一进听香水榭，暗中便较上了劲，双方互不为礼，你眼睛一瞪，我鼻孔一哼，倘若王语嫣等不来，一场架多半已打上了。姚伯当出口伤人，原是意在挑衅，但万万想不到对方说干就干，这暗器竟来得如此迅捷，危急中不及拔刀挡格，左手抢过身边桌上



的烛台，看准了暗器一挑。当的一声响，暗器转而向上，啪的一下，射入梁中，原来是根三寸长的钢针。钢针虽短，力道却异常强劲，姚伯当左手虎口一麻，烛台掉落，在地下呛唧唧地直响。

秦家寨群盗纷纷拔刀，大声叫嚷：“暗器伤人么？”“算是哪一门子的英雄好汉？”

“不要脸，操你奶奶的雄！”一个大胖子更满口污言秽语，将对方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上了。青城派众人却始终阴阳怪气地默不作声，对秦家寨群盗的叫骂宛似不闻。

姚伯当适才忙乱中去抢烛台，仓促之际，原没拿稳，但以数十年的功力修为，竟给小小一枚钢针打落了手中物事，以武林中的规矩而论，已是输了一招，心想：“对方的武功很有点儿邪门，听那小姑娘说，青城派有什么

‘青’字九打，似乎都是暗青子功夫，倘若一个不小心，怕要吃亏。”当下挥手止住属下群盗叫闹，笑道：“诸兄弟这一招功夫俊得很，可也阴毒得很哪！那叫什么名堂？”

诸保昆嘿嘿冷笑，并不答话。

秦家寨那大胖子道：“多半叫做‘不要脸皮，暗箭伤人’！”另一个中年人笑道：“人家本来是不要脸皮了嘛。这一招的名称很好，名副其实，有学问，有学问！”言语之中，又是取笑对方的麻脸。

王语嫣摇了摇头，柔声道：“姚寨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姚伯当道：“怎么？”王语嫣道：“任谁都难保有病痛伤残。小时候摔了一跤，运气不好便跌跛了腿。跟人交手，说不定便丢了一手一目。武林中的朋友们身上有什么损伤，那是平常之极的事，是不是？”姚伯当只得点了点头。王语嫣又道：“这位诸爷幼时染上天花，身上有些疤痕，那有什么可笑？男子汉大丈夫，第一论人品心肠，第二论才干事业，第三论文学武功。脸蛋儿俊不俊，有什么相干？”

姚伯当不由得哑口无言，哈哈一笑，说道：“小姑娘的言语倒也有些道理。这么说来，是老夫取笑诸兄弟的不是了。”

王语嫣嫣然一笑，道：“老爷子坦然自认其过，足见光明磊落。”转脸向诸保昆摇了摇头，道：“不行的，那没用！”说这句话时，脸上充满了温柔同情，便似一个做姊姊的，看到小兄弟忙得满头大汗要做一件力所不胜之事，因此出言规劝一般，语调也甚亲切。

诸保昆听她说武林中人身上有何损伤乃家常便饭，又说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品格功业为先，心中甚是舒畅，他一生始终为一张麻脸而郁郁不乐，从来没听人开解得如此诚恳有理，待听她最后说“不行的，那没用”，便问：

“姑娘说什么？”心想：“她说我这‘天王补心针’不行么？没用么？她不知我这锥中共有一十二枚钢针。倘若不停手地击锤连发，早就要了这老家伙的性命。只是在司马林之前，却不能泄漏了机关。”

只听王语嫣道：“你这‘天王补心针’，固然是一门极霸道的暗器……”诸保昆身子一震，“哦”一声。司马林和另外两个青城派高手不约而同地叫了出来：“什么？”诸保昆脸

色已变，说道：“姑娘错了，这不是天王补心针。这是我们青城派的暗器，是‘青’字第四打的功夫，叫做‘青蜂钉’”。

王语嫣微笑道：“‘青蜂钉’的外形倒是这样的。你发这天王补心针，所用的器具、手法，确和青蜂钉完全一样，但暗器的本质不在外形和发射的姿式，而在暗器的劲力和去势。大家发一枚钢镖，少林派有少林派的手劲，昆仑派有昆仑派的手劲，那是勉强不来的。你这是……”

诸保昆眼光中陡然杀气大盛，左手的钢锥倏忽举到胸前，只要锤子在锥尾这么一击，立时便有钢针射向王语嫣。旁观众人中倒有一半惊呼出声，适才见他发针射击姚伯当，去势之快，劲道之强，暗器中罕有其匹，显然那钢锥中空，里面装有强力的机簧，否则决非人力之所能，而锥尖弯曲，乃是伪饰，使人决计想不到可由此中发射暗器，谁知锥中空管却是笔直的。亏得姚伯当眼明手快，这才逃过了一劫，倘若他再向王语嫣射击，这样一个娇滴滴的美

人如何闪避得过？但诸保昆见她如此丽质，毕竟下不了杀手，又想到她适才为己辩解，心存感激，喝道：“姑娘，你别多嘴，自取其祸！”

就在此时，一人斜身抢过挡在王语嫣之前，却是段誉。

王语嫣微笑道：“段公子，多谢你啦。诸大爷，你不下手杀我，也多谢你。不过你就算杀了我，也没用的。青城、蓬莱两派世代为仇。你所图谋的事，八十余年之前，贵派第七代掌门人海风子道长就曾试过。他的才干武功，堪称顶尖好手，却也难以成功。”

青城派众人听了，目光都转向诸保昆，狠狠瞪视，无不起疑：“难道他竟是我们死对头蓬莱派的门下，到本派卧底来的？怎地他一口四川口音，丝豪不露山东乡谈？”

☆☆☆

原来山东半岛上的蓬莱派雄长东海，和川西青城派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距数千里，但百余年前两派高手结下了怨仇，从此辗转报

复，仇杀极惨。两派各有绝艺，互相克制，当年双方所以结怨生仇，也是因谈论武功而起。经过数十场大争斗、大仇杀，到头来蓬莱固然胜不了青城，青城也胜不了蓬莱。每斗到惨烈处，往往是双方好手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王语嫣所说的海风子乃蓬莱派中的杰出人才。他参究两派武功的优劣长短，心知凭自己修为，当可在这一代中盖过青城，但日后自己逝世，青城派中出了聪明才智之士，便又能盖过本派。为求一劳永逸，便派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混入青城派中偷学武功，以求知己知彼。可是那弟子武功没学全，便给青城派发觉，即行处死。这么一来，双方仇怨更深，而防备对方偷学本派武功的戒心，更是大增。

这数十年中，青城派规定不收北方人为徒，只要带一点儿北方口音，别说他是山东人，便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也都不收。后来规矩更加严了，变成非川人不收。

“青蜂钉”是青城派的独门暗器，“天王补心针”则是蓬莱派的功夫。诸保昆发的明明

是“青蜂钉”，王语嫣却称之为“天王补心针”，这一来青城派上下自均大为惊惧。蓬莱派和青城派一般的规矩，也是严定非山东人不收，其中更以鲁东人为佳，甚至鲁西、鲁南之人，要投入蓬莱派也是千难万难。一人乔装改扮，不易露出破绽，但说话的乡音语调，一千句话中总难免泄漏一句。诸保昆出自川西灌县诸家，那是西川的世家大族，怎会是蓬莱派门下？各人当真做梦也想不到。司马林先前要王语嫣猜他的师承来历，只不过出个题目难难这小姑娘，全无怀疑诸保昆之意，哪知竟得了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答案。

这其中吃惊最甚的，自然是诸保昆了。原来他师父都灵道人是蓬莱派高手，年轻时吃了青城派大亏，处心积虑地谋求报复，在四川各地暗中窥视，找寻青城派的可乘之隙。这一年在灌县见到了诸保昆，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但根骨极佳，实是学武的良材，于是筹划到一策。他命人扮作江洋大盗，潜入诸家，绑住诸家主人，大肆劫掠之后，拔刀要杀了全家灭

口，又欲奸淫诸家的两个女儿。都灵子早就守候在外，直到千钧一发的最危急之时，这才挺身而出，逐走一群假盗，夺还全部财物，令诸家两个姑娘得保清白。诸家主人自是千恩万谢，感激涕零。

都灵子动以言辞，说道：“若无上乘武艺，纵有万贯家财，也难免为歹徒所欺，这群盗贼武功不弱，这番受了挫折，难免不卷土重来。”那诸家是当地身家极重的世家，见家中所聘的护院武师给盗贼三拳两脚便即打倒在地，听说盗贼不久再来，吓得魂飞天外，苦苦哀求都灵子住下。都灵子假意推辞一番，才勉允所请，过不多时，便引得诸保昆拜之为师。

都灵子除了刻意与青城派为仇之外，为人倒也不坏，武功也甚了得。他嘱咐诸家严守秘密，暗中教导诸保昆练武，十年之后，诸保昆已成为蓬莱派中数一数二的人物。这都灵子也真耐得，他自在诸府定居之后，当即假装咽喉生疮，扮作哑巴，自始至终不与谁交谈一言半话，传授诸保昆功夫之时，除了手脚比划姿



式，一切指点讲授全都用笔书写，绝不吐出半句山东乡谈。因此诸保昆虽和他朝夕相处十年之久，却一句山东话也没听说过。

待得诸保昆武功大成，都灵子写下前因后果，要弟子自决，那假扮盗贼一节，自然隐瞒不提。在诸保昆心中，师父不但是全家的救命恩人，这十年来，更待己恩泽深厚，将全部蓬莱派的武功倾囊相授，早就感激无已，一明白师意，更无半分犹豫，便去投入青城派掌门司马卫门下。这司马卫，便是司马林的父亲。

其时诸保昆年纪已经不小，兼之自称曾跟家中护院的武师练过一些寻常武功，司马卫原不肯收。但诸家是川西大财主，有钱有势，青城派虽是武林，终究在川西生根，不愿失欢于当地豪门，再想收一个诸家的子弟为徒，颇增本派声势，就此答允了下来。待经传艺，发觉诸保昆的武功着实不错，盘问了几次，诸保昆总是依着都灵子事先的指点，捏造了一派说辞以答。司马卫碍着他父亲的面子，也不过分追究，心想这等富家子弟，能学到这般身手，已

算十分难得了。

诸保昆投入青城之后，得都灵子详加指点，哪几门青城派的武学须得加意钻研。他逢年过节，送师父、师兄，以及众同门的礼极重，师父有什么需求，不等开言示意，抢先便办得妥妥贴贴，反正家中有的是钱，一切轻而易举。司马卫心中过意不去，在武功传授上便也绝不藏私，如此七八年下来，诸保昆已尽得青城绝技。

本来在三四年之前，都灵子已命他离家出游，到山东蓬莱山去出示青城武功，以便尽知敌人的秘奥，然后一举而倾覆青城派。但诸保昆在青城门下数年，深感司马卫待己情意颇厚，便当自己是极亲厚弟子一般地传授武功，想到要亲手覆灭青城一派，诛杀司马卫全家，委实不忍，暗暗打定主意：“总须等司马卫师父去世之后，我方能动手。司马林师兄待我平平，杀了他也没什么。”因此上又拖了几年。都灵子几次催促，诸保昆总是推说：青城派中的“青”字九打和“城”字十八破并未学全。

都灵子花了这许多心血，自不肯功亏一篑，只待他尽得其秘，这才发难。

去年冬天，司马卫在川东白帝城附近，给人用“城”字十二破中的“破月锥”功夫穿破耳鼓，内力深入脑海，因而毙命。那“破月锥”功夫虽然名称中有个“锥”字，其实并非使用钢锥，而是五指成尖锥之形戳出，以浑厚内力穿破敌人耳鼓而入脑。

司马林和诸保昆在成都得到讯息，连夜东来，查明司马卫的伤势，两人又惊又悲，均想本派能使这“破月锥”功夫的，除司马卫自己之外，只有司马林、诸保昆，以及另外两名耆宿高手。但事发之时，四人明明皆在成都，正好在一起冬至聚宴，谁也没有嫌疑。然则杀害司马卫的凶手，除了那号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姑苏慕容氏之外，再也不可能有旁人了。当下青城派倾巢而出，尽集派中高手，到姑苏来寻慕容氏算账。

诸保昆临行之前，暗中曾向都灵子询问，是否蓬莱派作的手脚。都灵子用笔写道：“司

马卫武功与我在伯仲之间，我若施暗算，仅用天王补心针方能取他性命。倘若多人围攻，须用本派铁拐阵。”诸保昆心想不错，他此刻已深知两位师父的武功修为谁也奈何不了谁，说到要用“破月锥”杀死司马卫，别说都灵子不会这门功夫，就是会得，也无法胜过司马卫的功力。是以他更无怀疑，随着司马林到江南寻仇。都灵子也不加阻拦，只叫他事事小心，但求多增阅历见闻，不可枉自为青城派送了性命。

到得苏州，一行人四下打听，好容易来到听香水榭，恰好云州秦家寨的群盗先到了一步。青城派门规甚严，若无掌门人号令，谁也不敢乱说乱动，见秦家寨群盗这般乱七八糟，都好生瞧他们不起，双方言语间便颇不客气。青城派志在复仇，于听香水榭中的一草一木都不乱动半点，所吃的干粮也是自己带来。这一来反倒占了便宜，老顾的唾沫鼻涕、满手污垢，青城派众人就没尝到。

王语嫣、阿朱等四人突然到来，奇变陡

起。诸保昆以青城手法发射“青蜂钉”，连司马卫生前也丝毫不起疑心，哪知竟给王语嫣这小姑娘一口叫破。这一下诸保昆猝不及防，要待杀她灭口，只因一念之仁，下手稍慢，已然不及。何况“天王补心针”五字既让司马林等听了去，纵将王语嫣杀了，也已无济于事，徒然更显作贼心虚而已。

☆☆☆

这当儿诸保昆全身冷汗直淋，脑中一团混乱，一回头，只见司马林等各人双手笼在衣袖之中，都狠狠瞪着自己。

司马林冷冷地道：“诸爷，原来你是蓬莱派的？”他不再称诸保昆为师弟，改口称之为诸爷，显然不再当他是同门了。

诸保昆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神情极为尴尬。

司马林双目圆睁，怒道：“你到青城派来卧底，学会了‘破月锥’的绝招，便即害死我爹爹。你这狼心狗肺之徒，忒也狠毒。”双臂向外一张，手中已握了雷公轰双刃。他想，本

派功夫既被诸保昆学得，自去转授蓬莱派中高手。他父亲死时，诸保昆虽确在成都，但蓬莱派既学到了这手法，那就谁都可以用来害他父亲。

诸保昆脸色铁青，心想师父都灵子派他混入青城派，原是有此用意，但迄今为止，自己可的确没泄漏过半点青城派武功。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如何能够辩白？看来眼前便是一场恶战，对方人多势众，司马林及另外两位高手的功夫全不在自己之下，今日势必性命难保，心道：“我虽未做此事，但自来便有叛师之心，就算给青城派杀了，那也罪有应得。”将心一横，大声道：“师父决不是我害死的……”

司马林喝道：“自然不是你亲自下手，但这门功夫是你所传，同你亲自下手更有什么分别？”向身旁两个高高瘦瘦的老者说道：“姜师叔、孟师叔，对付这种叛徒，不必讲究武林中单打独斗的规矩，咱们一起上。”两名老者点了点头，双手从衣袖之中伸出，也都是左手持锥，右手握锤，分从左右围上。